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玖輯・壹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四庫未收書輯刊・學術顧問

季羨林　顧廷龍　王鍾翰　張岱年　周一良　侯仁之

楊明照　楊向奎　羅繼祖　蕭　璋　謝興堯　劉乃和

冀淑英　何兹全　王紹曾　黃永年　蔡美彪　孫欽善

倪其心　昌彼得　吳哲夫

四庫未收書輯刊・特邀顧問

徐引箎　李廷傑　張玉範　陳杏珍　王世偉　宮愛東

王效良　金沛霖　曾繁仁　孔方恩　陽海清　潘寅生

王運堂　金恩輝　賈寶琦　李廣山　何齡修　胡昭曦

周彥文　陳仕華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

榮譽主編　傅振倫

主　　編　羅　琳

副 主 編　張建輝（常務）　楊良志　翟　濱　劉　蕾
　　　　　馬池蘭

編　　委　吳廣義　杜澤遜　劉　榮　丁廣舉　宋平生
　　　　　吳　格　黃潤華　李際寧　陳　力　陳秉仁
　　　　　王清原　胡　越　童正倫　石洪運　徐麗華
　　　　　高　瑄　劉乃英　徐憶農　蕭魯陽　駱兆平

鮑時祥　沈治宏　朱　憲　劉小萌　戴利華
周金龍　周寧麗　陶宗寶　李國慶　萬　群
章伏源　鄧菊英　王志梅　鄂凌娟　劉積英
張曉萍　王海燕　李曉亞　厲　莉　毛景華
段秀芝　高　健　戴和冰　蘇位智　韓俐華
霍燦如　孫　威　趙淑琴　李昭淳　林子雄
顧大前　邱瑞中　李曉秋　李　峰　彭道傑
胡　剛

四庫未收書輯刊・工作委員會

主任　羅琳

副主任　吴廣義　張建輝

委員　丁廣舉　鞏濱　劉榮　劉薔　戴和冰

杜澤遜　楊良志

四庫未收書輯刊・出版委員會

顧問　周應鵬　張添喜　郭賢登

主任　朱述新　陶信成

副主任　楊良志　張建輝　吳廣義

委員　孫恆年　解重慶　管理洪　李曉波　李樹青

李海兵　梁健強

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擬目

經部

柯劭忞　江瀚　尚秉和　胡玉縉　徐審義
姜忠奎　王照　楊策

史部

王樹枏　王式通　奉寬　傅增湘　葉啓勳
賈恩紱　謝國楨　戴錫章　湯中　羅振玉

子部

倫明　劉培極　江庸　胡敦復　馮承鈞
周叔迦

集部

夏孫桐　楊鍾羲　章華　何振岱　王重民
向達　孫楷第　梁鴻志

四庫未收書輯刊·第玖輯總目錄

第壹册

周易外傳四卷〔清〕盧金鏡撰 一
讀易録十八卷〔清〕陳克緒撰 八三
韓詩外傳疏證十卷〔清〕陳士珂撰 三九九
夏小正校注四卷〔清〕魏本唐撰 六三五
春秋疑義録二卷〔清〕劉士毅撰 七一五

第貳册

越諺三卷越諺賸語二卷〔清〕范寅撰 一

說文拈字七卷補遺一卷 〔清〕王玉樹撰 八九
說文解字述誼二卷附說文新坿通誼二卷 〔清〕毛際盛撰 二三七
文字通釋略四卷 〔清〕鍾祖綬撰 三二三
六書會原十卷首一卷 〔清〕潘肇豐撰 四六九
六書假借經徵四卷 〔清〕朱駿聲撰 五六七
說文楬原二卷 〔清〕張行孚撰 六二三
六書古微十卷 〔清〕葉德輝撰 六六九
說文疊韻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劉熙載撰 七三九

第叁冊

說文分韻易知録十卷 〔清〕許巽行撰 一

説文韻譜校五卷 〔清〕王筠撰 三四九
字典考證十二卷 〔清〕王引之撰 四二七
歌麻古韻考四卷 〔清〕吳樹聲撰 六五九
古韻論三卷 〔清〕胡秉虔撰 七七五

第肆册

歷代帝王曆祚考八卷附歷代紹運國系之圖一卷歷代年號考同一卷歷代紹統年表一卷音釋一卷 〔明〕程揚撰 一
莊氏史案本末二卷 〔清〕傅以禮輯 一五一
從戎越南記一卷 〔清〕歐陽文靜撰 一七九
越南新聞録一卷 〔清〕王廷紱撰 二〇五

水經注箋四十卷·之一 〔明〕朱謀㙔撰 二五七

第伍册

水經注箋四十卷·之二 〔明〕朱謀㙔撰 一
今水經注要覽二卷 〔清〕黃錫齡撰 四八一
京省水道考六卷 〔清〕汪日暐撰 五一九
歷代河防類要六卷圖一卷 〔清〕徐璈撰 七一九

第陸册

黃運河口古今圖說不分卷 〔清〕麟慶輯 一
黃河圖黃河舊險工圖黃河新險工圖衆水歸淮圖運河圖
淮南諸河圖五水濟運圖不分卷 〔清〕靳輔撰 崔應階刪補 二一

桑園圍總志十四卷 〔清〕明之綱輯 四七

萬山綱目二十一卷 〔清〕李誠撰 四一一

少林寺志二十二卷 〔清〕葉封等纂 施奕簪等續纂 七〇五

第柒册

南朝寺考六卷 〔清〕劉世珩撰 一

重修昭覺寺志八卷首一卷 〔清〕釋中恂修 羅用霖纂 八三

道南淵源録十二卷 〔清〕郯鍾泉撰 二三七

西域考古録十八卷 〔清〕俞浩撰 五二五

新疆回部志四卷首一卷 〔清〕永貴 蘇爾德撰 七五三

第捌册

歷代紀年備考二十卷 〔清〕武文斌輯 一
淮北票鹽志略十四卷 〔清〕童濂修 魏源等纂 二三九
淮北票鹽續略十二卷 〔清〕許寶書纂修 四五三
災賑全書四卷 〔清〕楊西明輯 六二九
刺字統纂二卷 〔清〕孟樨撰 七五七

第玖册

重修名法指掌圖四卷 〔清〕沈稼叟撰 徐灝重訂 一
漢律考七卷 〔清〕程樹德撰 一五五
欽定武場條例十六卷 〔清〕景清等撰 二九七
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攷十卷 〔清〕曾樸撰 五七五

宋元本行格表二卷附録一卷補遺一卷 〔清〕江標撰 七六三

第拾册

經史析疑二十四卷 〔清〕陳蕃撰 一
乾坤大略十卷補遺一卷 〔清〕王餘祐撰 六〇九
廣嗣要方二卷呂純陽房術秘訣一卷孫真人金丹妙訣一卷
宮選經驗奇妙春方一卷 〔明〕不著撰者 六九三
三峰採戰房中妙術秘訣一卷
鍾呂二仙採真問答一卷種子秘訣真傳一卷 〔明〕不著撰者 七三五

第拾壹册

孫真人千金方衍義三十卷・之一 〔清〕張璐撰 一

第拾貳册

孫真人千金方衍義三十卷·之二　〔清〕張璐撰　一
矩線原本四卷一線表用六卷
推步惟是四卷學算存略三卷　〔清〕安清翹撰　二九三
秘抄本地理一卷　〔清〕不著撰者　六〇一
地理述八卷附地理述發明一卷
貴陽省城移向説一卷　〔清〕陳詵　陳應麟撰　六三七
陽宅正宗二卷　〔清〕姚承輿撰　七一九
廣象徹微二卷　〔清〕馬惪撰　七四五

第拾叁册

萬壽衢歌樂章六卷 〔清〕彭元瑞撰 一
葫頭集三卷 〔清〕鄭止源輯 五九
陰騭文像註四卷 〔清〕趙如升撰 一六七
禪宗精義二卷 〔清〕孫益謙輯 三二五
石畫龕論述二十四卷・之一 〔清〕杜堮撰 三八七

第拾肆册

石畫龕論述二十四卷・之二 〔清〕杜堮撰 一

第拾伍册

書林揚觶二卷 〔清〕方東樹撰 一
格致古微六卷 〔清〕王仁俊撰 五一

冰言十卷冰言補一卷 〔清〕李惺撰 一四九

翼教叢編六卷 〔清〕蘇輿輯 二二九

紅杏山房聞見隨筆二十八卷 〔清〕盧秉鈞撰 三四五

述記不分卷 〔清〕任兆麟輯 五六五

蔣氏萑經十二卷 〔明〕蔣德璟撰 七四一

第拾陸册

適可軒詩集四卷文集一卷 〔清〕胡文學撰 一

大觀堂文集二十二卷首一卷 〔清〕余縉撰 九五

碩園詩稾三十五卷詞稿一卷 〔清〕王昊撰 三九九

隨輦集十卷續集一卷經進文稾六卷 〔清〕高士奇撰 五五一

歸田集十四卷扈從東巡日録二卷附録一卷 〔清〕高士奇撰 六九一

第拾柒册

使滇集三卷 〔清〕史申義撰 一
含星集四卷 〔清〕王譽昌撰 三九
京華集一卷 〔清〕朱載震撰 七五
半處士詩集二卷 〔清〕馬惟敏撰 一〇七
陳學士文集十八卷 〔清〕陳儀撰 一三一
霞光集四卷 〔清〕沈鍾撰 五二五
延緑閣集十二卷 〔清〕華希閔撰 五八三

第拾捌册

橫山初集十六卷易皆軒二集六卷橫山文鈔一卷 〔清〕裘璉撰 一

香樹齋詩集十八卷詩續集三十六卷
文集二十八卷文集續鈔五卷・之一 〔清〕錢陳羣撰 一三三

第拾玖册

香樹齋詩集十八卷詩續集三十六卷
文集二十八卷文集續鈔五卷・之二 〔清〕錢陳羣撰 一

存硯樓二集二十五卷 〔清〕儲大文撰 四二七

第貳拾册

宮巖詩集四卷 〔清〕李予望撰 一

操齋集詩部十四卷首一卷文部十六卷

首一卷末一卷駢部二十三卷首一卷〔清〕蔡衍鎤撰　四三
積翠軒詩集二卷〔清〕高述明撰　六三三
舒嘯閣詩集十二卷〔清〕李兆齡撰　六七九

第貳拾壹册

俞寧世文集四卷〔清〕俞長城撰　一
紫瓊巖詩鈔三卷〔清〕允禧撰　一一三
紫瓊巖詩鈔續刻一卷〔清〕允禧撰　一四九
稽古齋全集八卷〔清〕弘晝撰　一七七
明善堂詩集十一卷〔清〕弘曉撰　四三三
班餘剪燭集十四卷〔清〕納蘭常安撰　五三一

張思齋示孫編六卷續編一卷　〔清〕張廷瑑撰　七〇三

第貳拾貳册

雪庵文集不分卷　〔清〕范爾梅撰　一
傳天集一卷　〔清〕高不騫撰　三七
花間堂詩鈔一卷　〔清〕允禧撰　五一
受宜堂集四十卷目録四卷　〔清〕納蘭常安撰　八一
虛白齋詩集七卷　〔清〕欽璉撰　六二七
運甓軒文集八卷　〔清〕陶士僙撰　六八七
晚聞存稿二卷　〔清〕陶正靖撰　七六七

第貳拾叁册

與我周旋集詩十二卷文二卷四六一卷
雜體一卷附寧武府志序一卷 〔清〕魏元樞撰 一
貞一齋集十卷詩說一卷 〔清〕李重華撰 二三五
生香書屋文集四卷 〔清〕陳浩撰 三四五
芝庭文稾八卷詩稿十四卷 〔清〕彭啓豐撰 四三五
志寧堂稿六卷 〔清〕徐文靖撰 七五三

第貳拾肆册

四知堂文集三十六卷首一卷崇祀録一卷 〔清〕楊錫紱撰 一
玉山詩鈔四卷文鈔四卷附刻一卷 〔清〕項樟撰 六三三

第貳拾伍册

南華山房詩鈔六卷賦一卷南華山人詩鈔十五卷 〔清〕張鵬翀撰 一

紫竹山房文集二十卷詩集十二卷附録一卷 〔清〕陳兆崙撰 二〇七

半舫齋編年詩二十卷 〔清〕夏之蓉撰 六二七

第貳拾陸册

半舫齋古文八卷 〔清〕夏之蓉撰 一

耕餘居士詩集十八卷 〔清〕鄭世元撰 一一五

春山先生文集四卷 〔清〕郭善鄰撰 二七七

夢堂詩稿十五卷 〔清〕英廉撰 三七七

力本文集十三卷 〔清〕馬榮祖撰 四八三

力本時文二卷 〔清〕馬榮祖撰 五七七

南坪詩鈔十卷 〔清〕張學舉撰 六一三
積山先生遺集十卷 〔清〕汪惟憲撰 七一七

第貳拾柒册

晴峰詩集一卷 〔清〕閻沛年撰 一
紫薇山人詩鈔八卷 〔清〕沈維基撰 三七
練江詩鈔八卷 〔清〕程之鵕撰 九七
寤硯齋集二卷 〔清〕戴晟撰 二一三
古雪山民詩後八卷 〔清〕吳銘道撰 二八五
松梧閣詩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四集一卷 〔清〕李暾撰 三七三
臥山詩鈔三卷 〔清〕胡栩然撰 四九一

韭溪漁唱集十卷補遺一卷 〔清〕秦時昌撰 五二三
青嶁詩鈔不分卷遺照手卷題辭二卷 〔清〕盛錦撰 五八三

第貳拾捌册

鶴關詩集四卷 〔清〕吳邦治撰 一
戢思堂詩鈔二卷 〔清〕李宏撰 五一
于邁草二卷續草一卷 〔清〕劉紹攽撰 九七
删後詩存十卷文集十六卷 〔清〕陳梓撰 一一五
雪杖山人詩集八卷 〔清〕鄭炎撰 四四五
益齋詩稿四卷 〔清〕永瑢撰 六三一
詩存四卷觀劇絶句一卷 〔清〕金德瑛撰 六八一

第貳拾玖册

緝齋文集八卷首一卷附録二卷詩稿八卷首一卷 〔清〕蔡新撰 一
花妥樓詩二十卷 〔清〕葛祖亮撰 三〇七
質菴文集五卷 〔清〕李滏撰 四四七
南屏山人詩集十卷賦一卷 〔清〕任端書撰 五三一
海山存稿二十卷 〔清〕周煌撰 六四一

第叁拾册

婁東詩派二十八卷 〔清〕汪學金輯 一
竹窻詞一卷蔬香詞一卷 〔清〕高士奇撰 四九三
新鐫出像點板怡春錦曲六卷 〔明〕沖和居士輯 五〇九

竹林答問一卷

〔清〕陳僅撰

四庫未收書輯刊

玖輯・壹册目録

周易外傳四卷　〔清〕盧金鏡撰　一
讀易録十八卷　〔清〕陳克緒撰　八三
韓詩外傳疏證十卷　〔清〕陳士珂撰　三九九
夏小正校注四卷　〔清〕魏本唐撰　六三五
春秋疑義録二卷　〔清〕劉士毅撰　七一五

〔清〕盧金鏡撰

周易外傳四卷

清乾隆高雲堂刻本

武寧盧秋水纂

周易外傳

鑑畧新語
嗣出

高雲堂藏版

例言

一讀易有數端曰理曰數曰象曰占而其用總歸於
趨吉避凶徵吉凶者事也則即以事解經惟欲明顯
易理會耳安敢謂易在是乎故稱外傳葢曰此特外
見之一斑也
一易文奇奥句讀疏解從無一定程傳過於煩本義
過於簡而諸家注疏多精確出傳義右者
御纂周易折中多采用之又折中所案論更多發前人所
未發信屬易學正宗足以範圍天下而不過凡書中

不合傳義處則皆恪遵折中者也
一引書率斷章取義如克施有政即進之曰是亦為
政之類是也此書所引皆依經取事惟欲傳會不敢
支吾特患未能盡合耳
一引事釋經意境囫圇隱躍須理會而後得之經旨
尚未明暢也因加按論以斷經旨其中辭意不無援
引湊合成一段說話者非敢剿掠前人特集腋成裘
未能一一標注姓氏亦勢使然與
一事取正合不敢牵强間有以反對見義者如匪其
彭无咎本言九四有過五之象因其處柔而非極其

盛者故无咎乃引霍氏侈僭事爲傳則正是對照法
也

一應諱字樣悉遵
部頒代字填寫雖襲引史集不敢不敬謹云
時

皇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歲次六月既望日武寧盧秋水
謹識

周易外傳卷一

武寧

大禹惜分陰克勤于邦傷父鯀治水績用弗成乃勞身焦思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惟荒度土功功既成舜將禪以位曰汝惟不怠總朕師禹即位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務南巡濟江黃龍負舟禹弗恐須臾龍俯首低尾而逝既濟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作樂曰大夏言能大堯舜之德也易曰乾元亨利貞

按乾健也陽之德天之道也惟自彊不息乃可以體天

右帝王繼天立極總不外篤恭執中敬天勤民數大端由是乾綱克振治化大行而休徵洽至年祚靈長莫非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之德爲之也於戲盛哉

邵雍字堯夫天性高邁迥出千古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既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程顥嘗稱之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當事屢薦用之皆固辭不起先是治平中雍與客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故雍曰洛陽向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

用南人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及王安石專政其言果驗雍知時不可爲故終身不出易曰潛龍勿用

按乾取龍象其潛見飛躍之異則係乎時初位時舍之候故爲潛龍宜隱而不宜見故戒以勿用惟勿用乃合時止則止之義而無用剛躁進之諐也郤子得之矣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說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

作春秋贊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束修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按乾之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象曰德施普也又曰天下文明蓋陽氣發見故曰見龍田是地上可營爲有益之處故曰在田孔子設教洙泗利益天下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焉者故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人君則利見大德之臣以贊其功天下則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故曰利見大人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復歸於亳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按九三過剛而處高位危地也惟能履危知謹朝有事而乾乾夕無爲而惕若則心存敬畏不少間斷雖危无咎矣

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仕道與曰仕道也仕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易曰或躍在淵无咎

按隨時進退慎重優游自无冒進之咎傳曰自試又曰疑之則知或躍者不敢必躍而遽離于淵正聖人行藏妙用而所謂爲之兆者獨能窺見大聖深心

周公相成王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治遠人率服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云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於宮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按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制作一新德教大行如龍之飛於天而霖雨天下故君子利見之以行其道小人利見之以蒙其休庶不負此明時也

光武帝幸章陵陵鄉春修園廟祠舊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易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按九者陽數之窮窮則變變則不過於剛而濟以柔矣故用九者謂剛變柔也龍剛德首尤剛之極者无首乃無太剛則折之患聖人垂戒不誠深切著明哉

漢成帝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女弟合德復召入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倢伃貴傾後宮未幾廢許后立飛燕為后后既立寵少衰而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後帝以無疾而崩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太后命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易曰履霜堅冰至

按陰之初生猶小人之始用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甚熾故設防微杜漸之詞以戒之霜者冰之幾冰即龍戰之事也至者危詞言後患將至不可不謹也故履霜防龍戰之禍始龍戰著履霜之漸終觀象傳馴致其道致字可見焉

張安世謹慎周密每與帝定大政已决輒移病出及聞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與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易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按韜晦章美如無他技者乃人臣之正也故本所蘊以從事不敢自專其成而代以有成則惟不炫露才能而敬慎不敗者必終濟國事且能以功名終也

黃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餘人徐穉至進酹哀哭置生芻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使陳留茅容追及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之問以國家事不答或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孺子其失人乎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饑寒不得而衣食之而為季偉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按六四重陰不中乃天地閉賢人隱不可有為之時誠謹守不出如括囊然則无要名之心自无妄動之咎漢末黨人率以標榜取禍由不明括囊之義故也惟孺子

則高不可及已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
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易曰黃裳元吉
　按美在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故爲黃裳之象黃中
　色裳下服備中順之德布元吉之休惟堯足以當之
侯景反引兵臨江至慈湖帝命宣城王大器及羊侃督兵
禦之遣賀季勞景詰曰此舉何名景曰欲爲帝耳蕭正德
開門迎景入帝走臺城景百道攻之晝夜不息凡五月臺
城陷帝安卧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景

欲害帝飲膳亦爲所裁抑帝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
曰荷荷遂殂易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按陰盛之極竟敢干犯名義而與陽抗陽雖微不肯直
　受遂至於戰而猶稱龍者以陽主之如春秋書王師敗
　績于戎天王狩於河陽一樣書法扶陽抑陰之意也戰
　無紀律曰野戰君臣交戰事出非常故稱於野兩敗俱
　傷故其血雜元黃之色
公孫述據蜀稱帝徵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
能致使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
毒酒融復力勸之業歎曰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重

餌乎融曰宜呼家室計之業曰大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
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又聘巴郡譙元元不赴亦遣使者
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元廬勸駕元曰保志全高死亦奚
恨遂受藥元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
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
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
於人乎皓先自刎使者持首還述怒遂誅其家屬嘉聞之
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易曰用六利永貞
　按用六者柔變而用剛也柔極則不能固守苟能用剛
　所謂沉潛剛克者有貞德矣貞而永之何至有過柔之

　失乎貞哉李業諸人千百世下猶令想見其人焉
劉曜入寇陷長安愍帝出降尋遇害凶問至建康晉王睿
斬衰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
年兩都播蕩宗室無主劉聰僭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
東南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韓績撤御座紀叱
績曰帝座上應天星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乃卽位易曰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按晉室中衰時方屯難王導等擁立元帝以係人心承
　正統自是元亨利貞之事惜其才性柔懦素無北伐之
　心狃於偏安卒鮮有爲之效故建侯不愧而勿用有攸

往亦合經旨
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性勤稼穡而兄縯任俠客
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乃之長安受尚書
畧通大義宛人李通以圖讖說之曰劉氏復興李氏爲輔
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伯兄素結賓客必舉大事且王莽
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時縯已會衆起兵諸家子
弟恐懼皆亡匿及期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
爲之乃稍自安及三輔豪傑誅莽更始無道諸將請上尊
號不聽固請仍不許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獻
乃即皇帝位易曰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按磐桓遲回不進之貌居貞守正而不欲速躁進也建
侯建此居貞之人爲侯以濟屯也光武之勤稼穡受尚
書適磐桓耳討賊與漢大義皎然而又固辭所請不肯
即位可謂能居貞矣宜其獲建侯之利也歟
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張昭薦於孫權亮不就人問
之亮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
也曹操亦使人招之亮陳不願仕操謝之曰義不使高士
辱於汚朝劉備在荆州訪士於司馬德徽曰識時務者在
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
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
駕顧之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易曰屯如邅如乘馬班如
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按六二有濟屯之才而留滯難進武侯之處隆中似之
至孫曹兩召匪寇婚媾也而拒而不納則得不字之貞
矣必三顧而後出非所謂十年乃字者乎
瓦剌陳也先分道入寇諸道守將皆逃匿警報日數十至
太監王振勸帝親征諸大臣率百官再三諫不聽帝至大
同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欲從蔚州邀帝幸
其家鄺埜請疾驅入關嚴兵爲備不報及發宣府也先襲

之從軍潰散畧盡次日至土木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
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即駐營土木掘井二丈不得
水明日虜圍部營不得發虜佯請和軍少退振遽令移營
行列已亂虜四面掩擊全軍皆沒虜遂擁帝北去將軍樊
忠誅王振復戰死從征官皆死無得還者易曰即鹿無虞
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按英宗惑於王振目昧親征無運籌帷幄之人無摧堅
陷銳之將是即鹿无虞也又不知幾遷緩悠忽卒致挫
辱如彼其極王振固不足恤如鄺埜朱勇張輔曹鼐陳
瀛井源梁成王貴王佐張益樊忠等五十人何辜乎

狄仁傑之入相也婁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武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武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不可謂知人乎仁傑出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由是仁傑薦用張柬之等卒反周爲唐論者謂仁傑之力實師德薦仁傑之力也易曰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按四柔不能濟屯如馬不能前進之象幸初九與爲正應誠虛己求之資其才力以濟時艱自獲功成之吉而无不利矣薦賢爲國卒安宗社厥功偉哉

韓侂胄擅政弄權有勸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乃議大舉伐金蘇師旦鄧友龍等附和之邱崈切諫不聽已而屢敗侂胄始知爲師旦所悞并友龍皆罷免之使方信孺如金師議和還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第言四事而止五不敢言侂胄固問徐曰罪首謀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然皆畏侂胄莫敢言一日史彌遠及皇子榮王力陳危廹之勢將不利於社稷請誅侂胄以安邦帝始允乃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縊殺之而以其首畀金始罷兵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按屯五當末造之時不能濟屯布澤故爲屯膏之象但可以行小事而不可以舉大事也若不審時量力妄覬大功雖所行合理而適以取禍其侂胄之謂歟

契丹入寇寇準贊帝親征從之準以王欽若多智懼其妄有關說疑沮大事出欽若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修齋誦經而已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按處屯之極才與時皆不可爲既不能進惟憂懼哭泣而已蓋不能出險必至喪亡懷忠愛之心者安得不憂從中來揮涕無從乎陸秀夫之泪濕朝衣亦雅合此爻之義

開元間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爲虜

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賈莊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得免死上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不聽竟赦之尋以爲范陽節度使因請爲貴妃兒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坐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久之遂以范陽反破潼關上聞變出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歸罪貴妃乃令縊殺之而後得幸蜀幾失國焉易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按山下有險蒙初六以柔居下其險蘊而未露然實爲包藏禍心之象故當先幾而發利於用刑則制治於未亂消禍於未形象傳所謂以正法者言法所必决斷不可姑息養奸也若說桎梏則反用刑之義必釀禍敗之羞九齡能執法且秉先見有以杜後患也明皇顧違之而赦之而寵之遂至流離播遷貽羞萬世可勝歎哉○本義以說桎梏爲暫舍程傳即以昏蒙爲桎梏惟二王氏謂用刑則利說桎梏則吝而折中取之以爲一正一反語氣解極精確故以明皇處祿山事當之

許及之爲吏部尙書諂事韓侂胄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

涕叙其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憐之改同知樞密院事位侂胄生辰羣公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闔未及關遂俯僂而入又有趙師𢍰諂附侂胄無所不至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𢍰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嘷叢薄中視之乃師𢍰也侂胄大笑問者莫不鄙之易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按男子之狥欲忘理猶女子之見利忘身惟有棄之而已何利之有如許及之趙師𢍰者則直見金夫不有躬矣甘爲犬畜良心安在哉

明神宗弱齡踐祚遵先帝遺命委任輔臣大學士張居正首上培養君德開導聖學疏請開經筵上日講儀注又上帝鑑圖說詔報曰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其即宣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居正故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而神宗虛心聽納愈益竭盡底蘊由是海內乂安委李成梁戚繼光以邊事拓地千里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削平力籌足國太倉粟可支十年內帑積金至四百萬兩一時政績炳然可觀信任專一之效也易曰童蒙吉

按象傳謂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則惟虛中受善乃期入行政之要道豈惟明神宗哉禹之聞善則拜舜之善與

人同胥是道也但童以未發而資於人爲義則惟神宗允協耳

漢後帝十二年丞相亮率師伐魏進軍渭水之南魏司馬懿引兵度渭背水爲壘以拒之相持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亮曰懿本無戰心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懿果卒不出戰已而亮病篤卒於軍中懿進爵太尉易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按上九處蒙之極義所當擊然使攻伐太急則不免過剛之虞故但利固守而不利進取也史稱司馬懿用兵

如神而終不敢與武侯戰不辭畏蜀之笑甘受巾幗之辱幸値中營星隕武侯薨逝遂得保全軍國亦可謂能協鞶象之旨者歟

潞公文彥博以太師致仕神宗以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賜宴瓊林苑餞其行當世榮之及其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尙齒不尙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顏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謂之洛社耆英會易曰君子以飮食宴樂

按宴謂身安無所營爲樂謂心寬無所係累需象傳本謂人君教化已修不必多所作爲但當優游以俟休和

之至而潞公輩之功成身退居易俟命者無愧焉

高祖厭羣臣飮酒爭功失儀度叔孫通請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易曰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按此需之得所者也魯兩生本高蹈之流抱道自重不肯爲雜就之儀誠利用恒而不失常矣叔孫通乃以不知時變鄙之鄙哉叔孫豈識賢者哉

來俊臣羅告任知古狄仁傑等七人謀反親鞫之仁傑承反是實而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轉授家人去綿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俊臣乃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太后因樂思晦男上變意稍寤召見仁傑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考掠矣太后曰何爲上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由是得貶後婁師德薦仁傑爲相太后敬信之卒建反周爲唐之勳易曰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按狄梁公委蛇女主之朝近於險矣果被讒譖適合需

沙有言之占幸而沉毅有爲布置盡善待時濟變遂其志而成其功不誠終吉矣乎

五王之平武氏也三思獲免薛季昶謂柬之曰二凶雖誅祿產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柬之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已而五王畏三思之讒以崔湜爲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五王悉以其謀告三思鄭愔亦說三思爲備於是悉爲三思謀主三思譖柬之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于社稷不若封以王而罷其政事上從之遂封五王罷知政事未幾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出上大怒命李承嘉

竊覈其事承嘉奏東之等所爲請族誅之上可其奏五王
遂爲三思所殺易曰需于泥致寇至
按九三過剛不中輕躁妄動冒險取禍自致之也五王
始焉不除三思固已跡矣又無知人之明悞用崔湜而
爲其所賣卒不能謝事而去種種跡虔殊乖敬慎不敗
之訓宜其受制於三思也三思豈能殺之哉
晉文公伐衞成公請盟弗許成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
君以悅晉成公出居襄牛甯武子從及元咺與成公訟殺
叔武事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公不勝殺士
榮刖鍼莊子謂武子忠而免之執公歸京師寘諸深室武

子職納橐饘晉侯使醫衍酖公武子賂衍薄其酖不死魯
侯請納穀於襄王與晉侯乃釋公歸復爲衞侯易曰需于
血出自穴
按傷而難乎血之象也六四入於險矣而不以輕躁取
禍能委曲挽回卒出險難甯武之不避艱險卒能保身
濟君得之矣
武帝嘗過竇太主家見主所幸賣珠兒董偃使之侍飲常
從遊戲馳逐觀鷄鞠角狗馬大歡樂之因爲主置酒宣室
使謁者引內偃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
入上曰何也朔遂數之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合
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
得入爲淫亂之漸其變爲篡上曰善詔置酒北宮引偃從
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易曰需于
酒食貞吉
按需五時值太平正當恭已無爲飲食宴樂之日第必
貞乃吉也漢武近於色荒不貞甚賴東方朔執義匡
拂朔洵可謂天子之大臣矣然武帝能納直諫改過不
吝則固英主也哉
初懷王約先入關中者爲王沛公先入項羽繼至沛公閉
函谷關羽攻破之范增勸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

良呼與俱去良曰吾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
義入具以告因因要伯入見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
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
以守關者備他盜也豈敢反乎願伯明言不敢倍德項伯
許諾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伯去具以告羽因曰人有
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
騎來謝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舉所佩玉玦以示者
三羽不應增出召項莊入前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
之項莊拔劍起舞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
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項莊舞劍其意常在沛公

也噲郎帶劍擁盾入軍門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羽曰壯士也賜之斗卮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啖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因數羽不當誅有功之人須臾沛公如厠亡去遂間行還灞上易曰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按需上六居極險之地是入于穴也幸而下應九三乃同心共濟之人不期而來因而敬之自能轉禍爲福終得吉矣項伯似不忠於羽然殺有功之人爲不義固羽之本心以義事君而不爲狡險伯亦未可厚非也至于沛公則深得敬之終吉之旨者矣

齊人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曰何恃而不恐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易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按初柔勢弱不敢訟而冀其終不成訟惟小有言辨以達其情則理無不伸爭無不白而終得無訟之吉也

孔子相魯侯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旍旄劍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齊侯心怍麾之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齊侯懼歸謫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于是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魯易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按齊人圖劫魯侯本欲訟者孔子裁以禮而止齊侯亦能以理自裁歸侵地以謝過則不克而逋可无眚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蒲之盜盜少止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

按子產當政寬民慢之日糾之以猛故鄭國大治因以教子此舊德之吉者太叔顧不忍而反之則不貞厲矣鄭國多盜則不貞吉矣及其悔而用兵卒以猛濟則仍是貞厲終吉之義曹參謹守何法食舊德而吉矣然飲

酒不治事不誠不能貞厲乎故識者病之

夏后啓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啟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不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二味琴瑟不設鐘鼓不備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易曰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按訟之九四能以理自裁不求勝於訟而反就正理變其好勝之心而安處於正是真能改過自修不損德構怨者吉之道也

于定國爲廷尉能持平朝廷爲之語曰張釋之爲廷尉天

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易曰訟元吉

按九五有中正之德聽訟而能得其平無復有冤民矣正所謂利見大人者故元吉也

初陶謙卒遺令迎劉備爲徐州牧呂布惡而攻之備敗走歸曹操詔以備爲豫州牧屯沛縣收散兵以圖布布復來攻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操因擊布引沂泗水灌城布困廹遂降操命縊布縛備勸操乃縊殺之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按上九以剛居訟終殆无理而健訟或能取勝故有錫帶之象然訟終必凶雖得之必失之因以三褫爲戒旨布之敗宜其然哉

七國反文帝拜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吳糧絕卒饑數挑戰終不出軍中嘗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餓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棄軍夜亡走楚王自殺吳楚悉平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

按師衆也下坎上坤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于至靜卦德有寓兵於農之義卦體有命將出師之象故名師師

貴有名又貴擇將故必奉天伐罪而貞又得老成練達之將如丈人者乃有獻馘奏凱之吉而無窮兵黷武之咎也

李光弼奉詔討賊軍河陽賊將史思明來攻光弼令諸將曰爾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卻者斬再戰郝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郤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至死呼聲動天地賊兵大潰明年魚朝恩上賊可滅狀請戰光弼固言未可輕動不聽出師北邙敗績易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按此戒辭一正一反語耳程傳兼禁亂誅暴師出有名
號令節制足以御衆二義言苟出師不以義及行師而
无節制皆失律而非以律者也光弼行師以律故有河
陽之捷至邙山撓于朝恩而敗所謂失律凶也咎豈在
光弼哉然足爲失律之鑒矣
先零楊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
將者充國對曰無踰于老臣者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
當用幾人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遥度請如金城圖上方
畧從之充國常以建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壘

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期於殄滅不貪小利因欲
罷兵屯田以待其敝三上奏報可遂屯田湟中明年羌人
之降并餓死者四萬餘人請罷屯田振旅而還羌若零等
斬楊王率衆降先零悉定易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按充國屯田以待敝不煩一兵卒定先零是能以靜鎮
制勝所謂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在師中在字是老將專
閫不動聲色足相鎮服之意中則以剛而得中道之謂
也充國有焉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上命郭子儀等
九節度率兵討之又以郭子儀李光弼皆元勲難相統屬

故不置元帥但以官者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諸
軍圍鄴城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壽與史思明刻
日決戰未及布陳忽大風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
辨兩軍驚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甲仗
遺棄殆盡諸節度各潰歸本鎮易曰師或輿尸凶
按輿尸本義謂載尸而歸程傳則謂衆人主之凶之道
也夫任將不專偏裨擅命權不出一者皆衆主也鮮不
敗者解亦不爲不妙但以六五弟子輿尸句視之衆主
之說又不穩協惟九節度之敗則可兼兩說耳
丞相亮率大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進軍於渭水之南司馬

懿引兵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
不出亮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亮曰彼本無
戰心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于其衆耳易曰師左次无咎
按左次退舍也六四陰柔不中故其象如此然能全師
以退賢於輿尸者矣故無咎司馬懿畏蜀如虎斷不敢
戰但能左次以全其軍而論者謂懿以善守扼武侯不
知天若祚蜀而假武侯以年中營之星不隕懿其終能
守哉
丞相亮伐魏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初魏
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豫而卒聞亮出

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魏主遣張郃督兵拒之亮以參軍馬謖督前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池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潰散亮進無所據乃還斬馬謖上疏請自貶三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按禽在田中侵害稼穡義宜搏執奉辭伐罪之象也但必使長子帥師則老成持重乃克有勳若不擇帥而用少年輕進是使弟子也必致輿尸之凶雖合利執言正義豈能免哉兩句一正一反以致戒正合彖詞丈人吉之旨者也

武王克商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又追思元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於營丘曰齊封周公於曲阜曰魯弟叔鮮於管召公奭於北燕畢公高於畢叔度於蔡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郕叔虔於霍康叔於衛聃季載皆少未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二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按諸儒注疏俱切師之終事論功行賞言故於小人勿用句頗費推敲不甚精確惟折中之說極為正解然恐謂開國之命即不就師終說但泛言封建而以勿用為戒建國者之詞俾知所謹亦似可通因錄武王封建事敢質高明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讓于皐陶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汝終陟元后禹曰枚卜功臣帝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帝崩禹乃即位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及會稽之會防風氏後至禹戮之易曰比吉原筮元永貞不寧方來後夫凶

按以四海而仰一人曰比原再也如原蠶原田原廟之類再則審而可決矣惟其永貞所以能當眾之比而向之不寧者皆來若不求親比而抗命獨後則雖夫亦凶況其弱者乎夫者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說本程傳

光武初為蕭王擊銅馬賊於鄗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視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眾遂數十萬終成帝業易曰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按胡氏曰與人交止於信親比之初能有誠信所以无咎及其誠信充實則非特无咎且有他吉也然則光武之推心置腹不其然乎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始幡然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易曰比之自內貞吉

按二與五皆得中正以中正相比吉之道也君雖衆賢而用而以身許人必由於己惟道同義合而進乃不失其正而得吉耳若揚雄之於莽荀彧之於操失身甚矣

能無凶乎

荀淑孫曰彧者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獻帝時天下大亂彧恐潁川有難先率宗族去聞曹操有才略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重用之彧亦竭盡底蘊以佐操及董昭等欲加操九錫殊禮彧撓其議操不悅操擊孫權彧參軍事以疾留壽春操餽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遂飲藥而死易曰比之匪人

按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比匪之傷古來名流多不免者揚雄美新蔡邕哭卓班固銘竇華歆佐丕宗元失足於叔文楊時拱殺於蔡京始爲無知人之明終焉無

勇退之節而惟功名富貴之是貪未有不傷害者也

征虜將軍祭遵卒范升上疏稱之曰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時賞賜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餘財兄午以其無子娶妾送之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事不敢圖繼嗣之計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此則諸公所不及者也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易曰外比之貞吉

按卦以下爲內上爲外比之六四不比于初而比于五故象傳謂外比于賢以從上也則是人臣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得以道事君之正者由是功在社稷澤及生民不亦吉乎

堯之爲君也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康衢之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故史臣之頌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按王者以正大光明之道親其民故曰顯比其象如解一面之網用三驅以田禽之向我而入者取之背而前去者則失之不求必得即其近屬亦喻上意不相警誡以求必得皆吉之道也故陳氏曰三驅失禽豈失得于

勿恤者狀蕩平之王心邑人不誡虽知識于大順者狀
煕皡之王化又折中云顯比之世凡有血氣皆莫不尊
親而所謂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者又如此兩解皆極簡
括

王欽若以天瑞之說惑帝帝沉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
若曰臣喻以聖意當無不可乃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之
帝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
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天書之事成
矣迷以旦爲玉淸昭應宮使每有大禮旦輒奉天書以行
常怏怏不樂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

之失令諸子削髮被緇以斂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
可乃止易曰比之无首凶

按凡比之道善始乃能善終苟無永貞之德則不足以
比人而無其始矣有不終凶者乎故象曰無所終也首
卽始也爻取上下之象曰无首象取始終之義曰无終
要皆凶之道也

尙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帝甚憚焉宦官黄皓便
辟佞慧帝愛之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
門丞允没後皓遂操弄威柄卒以覆國易曰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

按以陰畜陽力不能勝故雲雖密而不得雨西郊陰方
我文王自謂也蓋極言陰將爲害也苟不爲所畜而能
畜止之則善矣黃皓之邪敢抗允之正而不畏哉

武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
憚璟欲說其意虚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
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鄭杲謂璟曰中丞何卿
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
有舉坐悚惕時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
之禮二張積怒常欲中傷之武后知之故得免易曰復自
道何其咎吉

按以己之道義自守而不爲陰邪所畜絕不依阿亂於
小人之黨不惟无咎而且吉也

梁冀弑冲帝立桓帝威震朝野正月朔羣臣朝冀帶劍
入省尙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卽
劾奏冀詔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冀弟不
疑嘗舉陵孝廉謂陵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
以陵不才謬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慚色易
曰牽復吉

按二位近於陰而有剛中之德能介然自立絕不阿附
小人似與初九相牽而適道者故吉也

王安石欲行新法援呂惠卿爲助力薦之惠卿亦力阿安石遂禍天下司馬光嘗貽安石書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朝事異必將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及安石罷惠卿忌安石復用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韓絳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惠卿尋罷惠卿復上書訟安石矯罔事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問之實子雱之謀也帝頗厭安石所爲未幾亦免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惠卿福建人蓋深恨爲惠卿所悞也易曰輿說輻夫妻反目

按車毀而後輻脫輻脫則不能行矣小人無自守之節多比昵之私始則以術相籠絡狼狽而行燕安而處終則嫌忌攻擊無所不至矣故說輻者進不利所行之象反目者退不安其室之象也

安祿山反平原太守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賊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真卿又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十七郡皆應之推真卿爲盟主軍事皆禀焉易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按禍亂之時君子將起而靖之非孚眾心策羣力不足以有爲故必有至誠以感人而人乎信之若攣固然者斯其力之厚固藉眾力以爲力而得厚也要皆有孚之所以也

曾公亮疾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安石既執政以新法罔利惑帝引用羣小又贊帝以獨斷專任故一切諫疏悉不納多被斥逐帝嘗袖琦疏示執政曰朕始謂青苗法可以利民乃害民如此諭罷青苗法安石遂稱疾不出詔諭之乃起持新法益堅且條析琦疏爲不然刊石頒示天下蘇軾責公亮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於是韓琦司馬光呂誨范鎮等皆求退去朝廷矣呂公弼以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

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稿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罷公弼呂氏號嘉問爲家賊變法之禍卒敗天下論者謂公亮不得逃其責云易曰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按小畜以陰畜陽爲密雲不雨之象至上爻而陰極盛陽不能抗則既雨矣不雨時陽尚能往既雨則陽不能往而止矣處者止也陽既不能制陰而制於陰所以陰之勢益盈積如婦人之強幹者力能制夫亦危兆也因又設月幾望之象言陰盛陽衰小人得志君子苟不知止必受小人之害而凶矣安石專恣執拗諸君子無如

之何至於以疾要君要君者無上卒禍天下所謂婦貞
厲者也諫者卒遭罷斥則幾望征凶不昭然乎
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
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
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申天理人欲之論甚悉帝
曰久不見卿今當處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
郎官熹以足疾辭熹每進對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
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則舉而行講畢凡可以開
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熹在朝四十六日
進講者七次內引奏事者再熹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亦頗見嚴憚云易曰素履往无咎
按卒素行以往任國家即所謂不變塞者是也朱子以
生平所學事君不愧素履之往矣乃爲韓侂胄輩所沮
惜哉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刺史劉表候之曰夫
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
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
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
躬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歎息而去後攜妻子登鹿
門山因采藥不反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按幽人者志行寧靜之人也遵道而行是非榮辱一無
所係故無不坦坦自由者履道而後坦坦順理則裕之
謂也
司馬氏自懿專政以後懿子師昭世濟其惡張后與父緝
謀誅師事泄師殺緝及李豐夏侯元遂廢張后未幾廢
其君芳遷之河內迎高貴鄉公髦立之師死昭自爲相國
封晉公加九錫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
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王經諫
不聽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賈充
自外入逆與髦戰於南闕下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

充曰司馬公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抽
戈刺髦殂於車下昭使子炎迎常道鄉公璜於鄴立爲魏
帝及炎襲爵擅柄遂篡焉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
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按視欲正視而不正則眇者也行欲中行而不中則跛
者也不中不正又不安其分而一於進敢蹈危而取禍
故有致咥之凶此其暴戾恣睢如武人而憪然爲君徒
播惡耳非能善所履而遠到也
上官桀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旦上書言霍光出都肄
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

光出沐日奏之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畫室者張武帝所賜光周公負成王圖之室也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由知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有譖光者帝輒大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易曰履虎尾愬愬終吉

按愬愬敬懼貌人臣處危疑之地遭讒譖之時險如履虎勢極凶危而能敬畏以將之終無害而吉也

武宗初立即以李德裕同平章事親任之德裕盡忠竭力克上黨取太原三鎮不敢有異志然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韋宏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宜更領三司錢穀德裕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宏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貶宏質官由是衆怒愈甚及宣宗即位德裕奉册既罷帝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尋罷爲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政久位重有功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三貶而爲崖州司戶卒於崖州易曰夬履貞厲

按夬履者獨斷獨行行之過於果決者也才既傷於所

恃患必生於所忽雖得正道亦危厲矣

郭子儀討平安史之亂收復兩京再造唐室肅宗代宗德宗咸親禮之賜爵汾陽王尊稱尚父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爲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爲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高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之非年八十五而終綱目書曰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號官爵謚並書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人而已易曰視履

考祥其旋元吉

按視履之終以考其祥祥者休咎之兆也君能周旋完善絕無虧欠則得大吉惟汾陽王不愧焉

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力不足以報齊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乎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還君大怒涓人曰死者且猶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因爲改築宮室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

辛自趙往蘇子自周往鄒衍自齊往[illegible]景自衛往昭王以
樂毅爲亞卿任以國政卒報齊怨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
吉
按泰初與二三陽相連而進如拔茅而根從之象故人
君用賢一賢倡而衆賢隨之連類而進自成輔泰之功
而吉也
司馬光立十科取士法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
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
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
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

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
備講論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訟
獄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
十科取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
之有事須才執政按籍隨所舉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
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身仍具所舉姓名
其人任官不稱坐以謬舉之罪詔從之易曰包荒用馮河
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
按十科取士則待人寛恕信能包荒而不遺遐遠矣以
專引知識爲嫌於私則朋亡矣舉非其人即坐以罪可
謂能剛斷而用馮河之勇矣如是則寛而有制嚴而不
苛不已合乎中道而可以保泰哉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守廟者曰此謂何器
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
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戒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
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歎曰嗚
乎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盈有道乎
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
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
道也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
按陽盛陰衰乃爲泰九三則將過乎中泰極而否將來
矣平无不陂言陽當衰也往无不復言陰當盛也孚者
天道之必然故不可不盡人事以防之艱則操心危而
無怠可乘貞則持守嚴而無隙可攻斯可以无咎勿恤
而固有之福可長保也觀孔子論欹器之言不啻竦然
於所以持盈保泰者乎
宣仁皇后崩哲宗始親政楊畏上疏請紹述先政初呂大
防稱楊畏敢言且約畏助已竟超遷爲禮部侍郎至是首
叛大防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

道帝卽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卽疏章惇呂惠卿鄧伯溫
李清臣等乞召惇爲相帝深納之由是元祐諸君子不得
復立於朝矣易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按此泰極而否小人得志而呼羣引類之爻詞也翩翩
直進之勢故一人倡亂不必多人而同流合汚不待要
約紹述之禍可勝歎哉
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
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
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
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

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
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
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
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
王有慙色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按帝乙歸妹忘勢下賢不難於自屈之象人君能下賢
則羣賢相輔而政教修明自致治平之效泰寧之福也
從來聖帝哲王所以賢才輔而治化隆者莫不由虛心
好善尊德尚賢而致者威王其小者也特舉以見例耳
漢王圍項王垓下項王走自殺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
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
節乃持項王頭示之魯乃降易曰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
告命貞吝
按事勢已壞不可力爭故爲城崩而復于隍不可用師
之象卽有反身自治修其政令於私邑者然不能保邦
於未危而徒自全於既亂雖正固亦不能免羞吝也
哲宗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范祖禹諫曰陛
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
私於近習不可弗聽楊畏因上疏乞紹述先政帝問以故
臣孰可用畏卽疏章惇呂惠卿等乞召惇爲相帝深納之

遂起用蔡京章惇之黨追奪司馬光等贈謚及元祐諸君
子皆罷斥殆盡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按否塞之世正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時故匪人用事
而君子之貞不利焉大陽也小陰也往來卽消長也
唐莊宗好田獵獵中牟踐民田稼中牟令叩馬切諫爲民
請莊宗怒叱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
伶走追令擒至馬前責之曰爾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
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飢爾縣民而空此地
以備天子之馳騁爾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
之莊宗大笑令得免易曰包承小人吉

按小人之畏名義而順承乎君子謂之包承敬侮小人
耳乃能諷諫如此則與東方朔三諫殺上林鹿郭舍人
之救乳母事相似雖非畏義承順之端而止妄殺救過
失其善實[redacted]有足稱未嘗非天道人情之吉祥也
鄧綰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上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諸
新法誠不世之畏謨也復貽安石書極頌其美安石因力
薦於帝遂召對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對曰不識也帝
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明
日授集賢校理其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
笑罵好官還我為之易曰包羞

按小人之所為亦小人之所羞也而利祿熏心乃恬不
以為怪則內羞而外包之雖謂聖人言此以動其羞惡
之良終不得謂之有恥也
成王嘗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佚曰使之以時而敬
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
曰懼哉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讎也
夏殷之民讎桀紂而臣湯武若之何其不懼也易曰其亡
其亡繫于苞桑
按人苟自滿假竊幸天下已治已安也而安肆目偷不
小戒謹故常得亂亡之效惟雖休勿休心存敬畏若喪
亡之將至者而後無隙可窺無懈可擊守極其固如苞
桑之不可動搖矣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可不懼哉
而公起兵誅暴秦先入關中秦子嬰降項王欲攻之范增
謀殺於鴻門宴上賴項伯得脫走僅王之漢中稱漢王已
而與項王構兵敗於彭城太公呂后為所虜楚王圍滎陽
急紀信請詐楚出東門呼降楚兵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
出西門遁去明年與楚王戰於廣武伏弩射中漢王胸佯
捫足曰虜中吾指病創甚強起行軍以安士卒因馳入成
皋又明年圍項王垓下項王自殺漢王乃即皇帝位易曰
傾否先否後喜

按否之極當如水之傾而去之而必曰傾否者否不自
傾須竭人力以傾之也高祖之羅困者數矣而卒平禍
亂成帝業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卷一 全　男表遠帆參訂

武王觀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虐日甚囚箕子殺王子比干武王於是偏告諸侯東伐紂諸侯咸會陳師牧野紂亦發兵七十萬拒武王然卒無戰心皆倒戈歸武王紂兵潰登鹿臺衣其珠玉自焚死於是諸侯尊武王爲天子易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按與人同者不可以不公尤不可以不正誠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心而略無滯礙如相與於曠野然雖涉險大事無不同心戮力而終克濟也利貞則所以戒之耳

楚漢構兵審食其從太公呂氏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項王嘗置軍中爲質及漢取成皐楚軍食少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若烹汝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既而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爲界歸太公呂氏解兵而東漢王亦欲西歸而張良陳平說漢王擊羽圍羽垓下羽自殺漢王遂有天下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按同人之九三過剛不中又無正應內懷不測之險外起窺伺之謀故有伏兵望敵之象然勢有所屈計無所施雖經三歲終不能發安能遂所謀哉項王於是乎危矣

秦趙會於澠池趙王歸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嘗稱疾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庭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易曰乘其墉弗克攻吉

按九四剛而不中不免逞忿淩人之事卒能屈於理而自反則得吉矣乘墉弗攻取象極肖弗克者理不勝也廉將軍頗協此爻之義

董承稱受帝衣帶中詔與劉備謀討曹操備起兵殺徐州

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操擊備破之進拔下邳擒關羽使張遼說羽降羽表三約操從之備奔青州歸袁紹操壯羽之爲人而察其無久留之意使遼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白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解白馬之圍乃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按聲應氣求爲同人而或爲物所隔不無離索之悲然情義交孚始雖睽而終必合故有先號咷而後笑之象

而其所以得終合者則惟剛毅能斷不爲小人所搖惑如以大師克敵然故無害其爲同人也

漢末天下大亂公孫度威行海外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與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候之王烈器業過人名聞在原寧之右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因爲商賈以自汚乃免易曰同人于郊无悔

按同人固以通天下之志爲尚時不可爲而孤行寡合若處荒僻之地亦可免累而无悔也

厲王無道諸侯弗享周室衰矣王崩子宣王立周公名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任申伯仲山甫張仲更失理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又命尹吉甫伐玁狁方叔征荆蠻召虎征淮夷將相得人內外交治由是治化大行周遂中興焉易曰大有元亨

按大有所有者大也然非僅版圖之大而已必禮樂刑政無不精當推之四海而無不通乃爲有之大也故元是制作盡善亨是治化大行不可止作占詞看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

而悲其晚也易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按負大才當重任而能平天下之難往而有功如大車之能負重致遠以利天下也汾陽此行近之矣

太宗親任魏徵徵自以爲不世之遇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或言徵私其親戚上使温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之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上言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衰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

吾亦悔之易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按人臣遇賢君咸知己而盡獻納凡嘉謨嘉猷无不入告我后猶公侯朝獻於天子畢陳方物而无復留遺也然亦惟剛中之大臣能之若小人則不能奏效矣

霍光受遺詔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暨宣帝立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妻顯使醫弒許后因納其女為皇后光覺不忍發舉及光卒賜塋具如乘輿制度上思報光德乃以光子禹為右將軍襲爵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領尚書事雲為冠

陽侯自是競為奢侈僭肆無忌御史魏相顯切戒之會兩家奴爭道欲毀御史門人以告霍氏禹等始知憂又聞有欲發弒后事者急謀逆事覺雲山自殺禹腰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易曰匪其彭无咎

按彭盛貌人臣權位既大有威震其主之勢而能以盛滿為戒深自斂抑所謂不以寵利居成功則有而不居乃協匪其彭之戒也而霍氏反之其禍將焉逃邪

太宗神釆英毅群臣進見者多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詞色冀聞規諫一日上與貴臣宴慶善宮賦詩奏樂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居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葅醢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紀綱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飭無致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自職易曰厥孚交如威如吉

按人主推誠以待其臣而上下交孚吉之道也然太柔則廢又當濟之以威而後得寬猛互濟之宜乃吉耳

紂殺九侯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吾惟順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

演易卦而係以彖辭紂卒赦之易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按涉大川險難之象用涉與利涉不同謂惟謙而又謙用以涉險而無不吉也文王遇紂之暴可謂涉大川矣卒免於難而得吉非以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故乎

孟僖子誠其嗣懿子曰孔子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宋三命滋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有明德者

雖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子乎易曰鳴謙貞吉

按謙德充積於中而發見於聲音顏色不期鳴而自鳴則非過情之聲聞而行無不得矣故吉

契丹使蕭特末來言關南之地帝許增歲幣命富弼往報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遂以官爵賂耶弼至契丹與契丹主辨論再四又申辨於契丹諸臣明日復論劉六符建結婚姻之議富拒之契丹主諭弼還俟再至定議弼還帝復使持和親增幣二議往遂以增幣及契丹平帝復申前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

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爭故忍死耳敢受賞乎終不拜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按大臣功在宗社澤被生民不自以爲功而謙以居之君子之道也所謂惟不矜莫與爭功惟不伐莫與爭能者不終吉乎故當以勞謙君子爲句觀象傳自明

趙普有擁立之勳帝親信之獨相十年翰林學士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之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爲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後多遜果敗易曰无不利撝謙

按謙三爲有功之臣而四居其上故必發揮其謙於容貌詞氣間以示不安之意乃无不利也多遜昧于撝謙而反毀普何利之有哉抑其父則誠高識矣○傳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五字當作一句折中亦宗程傳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易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按行師謂用剛武也邑國私于已者也征者克已之謂也上六謙之極恐反爲太甚須用剛克以自治其私卽

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之義朱子謂謙自是用兵之道老子之退一步孔子之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陳涉起蕭何曹參說沛令招劉季時季已有數十百人矣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欲立之季辭父老曰夙聞季多珍異當貴且卜筮莫如季最吉乃立季爲沛公由是滅秦平楚五年遂成帝業易曰豫利建侯行師

按以和順而動動不違衆衆皆悅豫故利建侯而可以行師也

二世東行郡縣至咸陽謂趙高曰人生世間譬猶騁六驥

過鈌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從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且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不如深拱禁中使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日肆歡樂事皆决於高高卒弄權弑二世而亡秦易曰鳴豫凶

按卦以和豫爲義而爻辭多言逸樂鳴豫者不勝其樂至發於聲音凶之道也

楚元王以申公穆生白生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孫王戊嗣位亦常設後乃忘設焉

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生强起之不可竟謝病去未幾王戊與吳謀反申公白生諫戊胥靡之如穆生言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按豫主於樂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六二獨能以中正自守不爲所溺其介節如石之堅確焉所守既堅誠自生明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范蠡功成身退五湖之泛不少遲回可謂見幾而作者矣文種謀去不速卒不獲免惜哉

太宗聘鄭仁基之女爲充華冊使將發魏徵嘗聞其許嫁士人陸爽遽上疏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元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眘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爲外雖舍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耶易曰盱豫悔遲有悔

按盱上視也覬逸樂而至於不自安能無悔乎當乘此悔悟速改其過乃无咎若溺於豫而改之遲則悔無及矣太宗惟能悔而速改可謂改過不吝凡主所不能及也○太宗殺張蘊古而悔殺盧祖尙而悔責王珪溫彥博而悔伐高麗無功而悔易言悔无咎者善補

宗能悔如此則補過亦多矣宜其爲古今英主

昭烈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帝崩太子卽位政事無細咸决於亮亮下教曰夫參署者集衆思以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按由豫者由我而豫也大有得得大行其道也盍合也簪所以聚髮者人才咸聚之象也四以剛而能柔衆皆

附之得人心之和豫由此也然任大責重難以獨當必開誠布公集衆賢以相輔乃克長保其豫耳

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若何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君以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亾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愼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亾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乎易曰貞疾恒不死

按六五以柔居尊當豫之時易於沉溺必戰兢畏惕常如疾病在身乃得其恒而不死所謂生於憂患者也此何氏之說而折中取之雖與程朱說異然其識自高其解極確折中旣主所論固當終古不刊矣

武帝修封禪還詔群臣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於是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每對羣臣自歎鄉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桑宏羊請墾輪臺田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因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養民之意易曰冥豫成有渝无咎

按豫極而昏殆將習與性成矣苟能改變成心而悔過遷善則可以无咎聖人發此義所以開遷善之門也而乃於漢武見之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將帥三軍北定中原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易曰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按官主也初心也渝變也變其初心而隨所當隨則不失其正而得吉矣出門交謂本大公之心以相交而非私暱之比故有功也武侯本無心於出因感激而効馳驅遂成鼎足之業則渝而有功不誠然乎

隗囂初起兵應漢更始徵至長安尋逃歸復據隴右光武

既定天下班彪馬援咸勸囂歸漢不從而降公孫述帝進兵伐之囂眾悉降囂將妻子走後餓病死于西城易曰係小子失丈夫

按二比初初在下不正小子之象也二應五五爲正應丈夫之象也舍正應而從不正可乎光武正主而囂失之其滅非不幸矣

元末盜起大盜劉聚得常遇春愛重之遇春察聚鹵莽無遠志會太祖駐兵和州遇春率所部數十人來歸遂佐太祖成帝業論功與徐達等及卒封開平王謚忠武太祖親祭之命配享太廟肖像祀功臣廟位皆第二子茂封鄭國

公次子昇封開國公易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按遇春識眞主舍不正而歸至正遂建開國大勳功名爛然福延後裔深合此爻之旨矣

韓信去楚歸漢拔趙城定齊地立爲齊王楚王懼使武涉說信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不納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可謂也徹曰楚漢分爭智勇俱困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爲楚則楚勝爲漢則漢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鄉利而倍義乎曰僕聞之勇略震主者身死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遂謝徹及天下已定封楚王高祖終疑忌之會有告信反者呂后紿信殺之易曰隨有獲貞凶

按信從高祖立功封王隨有獲矣不聽涉徹之說不肯背漢可謂貞矣而卒不免於夷滅之凶徒以威震其主

自取疑忌故耳隨四有陵五之勢因有貞凶之古而信適合之可哀也

郭子儀爲上將擁强兵程元振魚朝恩讒忌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犯遣兵衛送出境易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郭氏曰尊近之臣勢疑於君必有至誠之道使天下無疑焉斯无咎龔氏曰心所孚信在於道而以光明自處何咎之有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有上章言其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者帝封章示異異皇恐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誼屬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㝷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亦願朝廷無忘河北之難臣無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西還易曰孚于嘉吉

按有嘉美之臣而以肝胆相固結則上下交而德業成何吉如之信其臣者治之源能推誠以從善固吉之道

也

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以犬馬皮幣珠玉卒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三傳遂有天下易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岐山

按折中云九五上六有相隨之義故有係維之象下乃云王用亨于岐山明其所係者王也凡言用亨者謂用如此爻者之人以亨山川上帝也蓋賢者山川所生上帝所簡故使主祭而神享之也

初沈克助王敦構逆被殺子勁醜之志欲立功名以雪恥因王[redacted]之之薦自表請助陳祐守洛陽拜將軍及慕容恪與吳王垂合兵來攻陳祐以糧絶無援度不能守乃以五百人付勁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城陷被執神色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然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遂殺之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按沈勁可謂能幹父之蠱而允爲有子矣雖不免被殺而見危授命殺身成仁名列晋史忠義傳到今稱之所

謂厲終吉者又何愧焉

梁孝王景帝弟也太后寵之粟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爲嗣言於帝帝詭曰諾袁盎等力言不可議遂格梁王銜之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盎等十數人帝意梁逐賊果梁所爲遣田叔往按捕勝詭勝詭自殺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叔曰死罪有之帝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見太后曰梁王不知所知者幸臣羊勝公孫詭

之屬耳巳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請朝至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初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

按子幹母蠱易於專斷故戒以不可貞梁王之事禍由太后母之蠱也而田叔如此治其獄不惟善處人母子且切合易義矣蘇子曰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所以尤難也然則不可貞者當委曲周旋使不失其正不可固執以爲貞耳

宣仁太后初臨朝卽出延侍尤無狀者十三人罷戶馬保馬軍器匠物貨場免役錢免行錢保甲錢方田團將新法

十餘事事出中旨大臣不知也起用司馬光等而王安石之黨呂惠卿章惇蔡確呂嘉問鄧綰等皆斥外光議復差役蘇軾力爭不可光不聽卒復之畢仲游致書中論光爲矜然然元祐之治固與慶歷並稱矣易曰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按剛斷之才易失於太過宜有悔也曰小有悔若不足其過剛繼之曰无大咎則猶幸其能剛矣

范蠡事越王句踐既滅吳報會稽之恥句踐以霸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作書辭句踐將去之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

程傳謂高尙非一端有懷抱道德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知足退而自保者有韜光晦迹安于不求知者有淸介自高不屑天下之事者○按此係蠱上爻詞是當幹蠱之終無事之時身處事外應屬功成身退說乃合卦爻之義後來如留侯鄴侯皆是也○蠱者事也不以幹蠱爲事而以高尙爲事傳釋之曰志可則謂可廉頑起懦爲世之則初非無補於世徒爲隱遯者流也

成王少周公留相之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易曰至臨无咎

按臨之六四柔而得正下應初九爲懇至下賢之象則無忝於以人事君之義宜无咎也

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又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涉幽明庶績咸熙故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其斯以爲舜乎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
按不自用而任人知之事而君之宜吉之道也舜之所
以爲大知者卽此不自用而取諸人之道耳吉何如之
陶潛字淵明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爲
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吏白
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
卽日解印綬去入宋徵著作郎不就自以先世晉臣不肯
仕宋室開三徑門植五柳高臥北牕自謂羲皇上人素琴
無絃自得於音律之外既卒世稱靖節先生易曰觀我生
進退

按我生我之所行也行自吾身而生故曰我生觀我生
者不觀人而觀已恐以漫不可用之身負時會故審自
檢省可進則進不可進則退也淵明能先得之
吳元濟據淮西憲宗命將討之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
有以驢耕者官軍屢敗帝亦病之諸臣多請罷兵獨裴度
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詣行營諸將恐臣
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帝從之度將行言於帝曰臣若滅
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帝爲之流涕裴至督戰
益力李愬乘雪夜入蔡州擒元濟檻送京師淮西平易曰
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按腊肉之乾而有骨者堅韌之物也故噬而遇毒傷
口爲治人而人不服之象然噬所當噬吝亦小而咎則
无也淮西之役未嘗不遇毒矣而卒平之豈惟无咎已
乎
石璞剛介有治才所至著稱爲江西副使時有民取婦三
日壻婦往拜其家壻先歸婦後失之偏索不獲婦翁訟壻
殺女壻不勝搒掠自誣服璞獨疑殺人而棄尸必深怨者
爲之彼新昏燕好胡乃爾夜齋沐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
萬一婦與人私而夫枉死且受汙名於理安邪神其以夢
示我果夢神授一麥字璞曰此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

比明令械囚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窺門內乃令人牽
入曰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師令偵某囚事乎童子大
驚吐實乃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叢麥中人莫不服其
神明因號之曰斷鬼石易曰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按璞治此獄人無不服得黃金矣當其疑其祝而以綱
常爲心則又能貞厲矣至誠感神卒成奇績吾願服官
政者咸存此心以治事也○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
後聽之金取其堅矢取其直
武攸緒武后親屬也拜納言封安平王然少有志行恬淡
寡欲頗不樂武后所爲一日求棄官隱嵩山之陽武后疑

其詐許之以觀其行攸緒遂優游嵩鄧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及中宗復位徵入朝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屢加寵錫皆辭不受故綱目再三予之易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按君子修飾以道其行不苟義或不協則舍車輿而安徒步趾所以行也車從皆行之義既无所施於天下惟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諸武方爲天派驕縱無厭而攸緒獨能恬淡遠引傳所謂義弗乘者是也不誠高人數等哉

范蠡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爲大名之下難

以久居遂乘輕舟遊五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號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歎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閒行止於陶稱陶朱公易曰白賁无咎

按程傳謂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僞惟能反乎質乃無過失之咎要不使華沒實耳范少伯處富貴華耀極地乃一則曰大名難久居再則曰久受尊名不祥而飄然去之遂使身名俱泰爲古今第一流人何其高也顏觸謂歸眞反樸則終身不辱殆均有得於白賁之旨者與

魏主禪位於司馬炎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晋至極尊寵之常有憂色臨終遺令以有魏貞士表其墓易曰剝之无咎

按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之時獨去其黨而從正義當无咎是乃剝時之无咎者也四字作一句讀

靖康之難康王師次濟州金人立張邦昌攝二帝去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眞欲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耶邦昌曰是何言也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直兵威耳女直一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當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邦昌然之

好問又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邦昌遣人迎康王康王不許好問使人謂康王曰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納之乃至應天卽位以好問爲尚書右丞勞之曰宗社獲全卿之力也易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按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六五爲衆陰之長率其類而受制於陽故有此象凡近必相比五比上九上比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逼得處剝之善而受陽之庇自无不利也好問有焉

靖康間金人攻陷京城邀帝再至營留之并擄上皇太后及皇后太子皇孫親王等北去獨康王在濟州獲免先是康王嘗如金師爲質議和金人詰責遣約用兵之故從臣張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爲動金人怪之縱使還而更名他王未幾詔康王復如金師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詞以致大王其兵已逼復去何益願王勿行百姓亦遮道請留遂次於相州已而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而爲士民所留此天意也乞令帥府入衞會京城陷遂次於濟州故獨免於北狩而吕好問宗澤皆言舉族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請亟正位號以係

人心圖恢復乃即位卒成中興之業其悞國致寇如蔡攸童貫趙良嗣梁師成朱勔王黼皆早已伏誅矣易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按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爲民所載君小人則無所容其身矣果中有仁生生之心存焉剝極所以爲復也時當中興則君子道長民載之以行矣小人道消何能安其身乎南渡中興庶幾近之

漢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行權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按復之初九一陽始生於下失之未遠而能復於善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祇音抵至也丁鴻之讓非有先君之命嫡庶之嫌而徒讓焉雖欲效跡西山未盡善也卒感義而不終其讓異於鄧彪劉愷之不反者則可謂能不遠復矣

程顥初習舉子業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棄去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子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復棄去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遂成大儒易曰休復吉

按復之六二近於初九處中正而比乎陽能下仁也朱

子曰學莫便於近仁能親仁則資其善以自益不勞而學美矣故其復休美何吉如之

宋仁宗三皇子皆夭雖育宗室宮中而未有建儲之意范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請不報鎮復上疏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易曰頻復厲无咎

按復之六三以陰居陽爲震動之極故曰頻厲危也屢失則危屢復則无咎惟君子能久於其道鎮之操心危矣不失爲君子又何咎哉

宋仁宗久不建儲包拯言東宮虚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爲宗廟萬世計耳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易曰中行獨復

按復之六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是與衆俱行獨能從善之象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也孝肅近之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知者壽乎仁者壽乎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者行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

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耆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强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知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易曰无妄往吉

按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能以无妄之道而行其吉可知

江都易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何如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恵恵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恵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按凡有所爲而爲者皆計利之私心即妄也不耕穫則不方耕而即望其有穫不菑畬則不方菑而即望其成畬學之除私心而必有事焉當如此此即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義折中故獨宗何氏

王韶倡開邊之議王安石主之韶遂擊敗吐蕃降木征朝廷不與計財費而韶因以就功名蕭注希蔡之乃與交阯構釁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

緘殺其家三十六人因自焚死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五萬八千餘口易曰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按凡處非其地遇非其人德修而謗興道高而毁來者皆无妄之災也牛既爲行人所得其邑人必受詰捕之擾非災而何王韶繫牛蕭注得之蘇緘乃受災焉可哀也已

武后以狄仁傑同平章事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亦欲知譖者名乎仁傑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后深歎美之易曰无妄之疾

勿藥有喜

折中云勿者禁止之辭言无妄矣而偶有疾則亦順其自然而氣自復切勿用藥以生他候愚謂止謗莫如自修卽此意也

初太子建被讒見殺於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讐子西弗許又請許之未起兵晉伐鄭楚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與其黨石乞謀作亂殺子西子期而刼楚王葉公子高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以險徼倖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管修也而後入與箴尹固率國人以攻白公白

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易曰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按此卽彖辭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也无妄何得不利惟恃其无妄而過於果決遂至逆理拂情以行無利而有害矣不然白公請報父讐自僞无妄之事豈宜不利而乃作亂則不正已甚所以終不免於敗亡也

武后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爲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刺史李行褒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武后免有功官然后雅重之尋起復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后固授之聞者相賀易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按此言學術道德充積于中所畜聚者極大宜施布於天下不獨一身之吉且可以濟天下之艱險故不家食

吉而有利涉大川之象也其必利貞者凡異端曲學所畜雖多而不正亦何利於天下乎有功之所畜大且正矣當酷烈之世而能濟之以寬仁吉孰大焉

孔子自衞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犫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犫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三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吾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也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

於陬作衆操以哀之易曰有厲利已

按此言往則有危利於止而不進故傳言不犯災也

世祖遣寇恂征隗囂將高峻峻遣軍師皇甫文來謁辭禮

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峻惶恐即日出降諸將曰

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

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峻得其計殺

之則峻亡其胆是以降之耳易曰豶豕之牙吉

按豕去勢曰豶豕之猛利在牙去勢則除其躁烈之性

牙雖存而不猛也治人者知惡不可以力制而使之有

農桑之業廉耻之心不尙刑威而修政教則得止惡之

本矣○爾雅豶豬俗呼小豶豬子也則小豕也埤雅云

以杙係豕謂之牙鄭康成謂牙讀爲互楅衡之屬則亦

童牛之牿之類耳其說固自典確而折中不錄姑存之

以備參考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

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

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

而死易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食

按人之所養有二一是養性一是養身皆不可不正故

陳氏曰集義以養其氣寡欲以養其心守聖道而不溺

於虛無崇性學而不流於術數則所以養德者正矣窮

而不屑於呼蹴達而不至於素餐不以貧賤饑渴害其

心不以聲色貨利汩其性則所以養身者正矣正故吉

也觀頤即考其善不善之意自求口食即於已取之之

意

陳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室爲不義之

室而不居也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辟兄離母

處于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

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

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還於陵三日不食仲子耽耽

然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其兄適見

之曰奚至於與螬爭食也仲子攸睞其目而對曰人至三

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而不得一取人世所棄之食乎

其妻曰仲子如目無所見何以知井上之李也仲子色

沮後竟以餓死易曰顚頤拂經于邱頤貞凶本說苑

按仲子避兄離母而與妻謀食顚倒拂戾至矣趙威后

謂是民而出於無用者何以至今不殺也然則餓死豈

爲不幸哉○邱在外之物邱頤謂不養于內而養於外

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

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易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按當天下之任者天下由之以養必常懷危厲乃能濟天下之艱險成天下之乂安故設利涉大川之象以重其惕厲

初張成怨李膺按殺其弟交通宦官告膺等共爲部黨誹訕朝廷天子震怒逮捕之謂之鉤黨既而赦歸田里禁錮終身然天下士大夫皆高尙其道希之惟恐不及更共相

標榜爲之稱號有三君八俊八及八顧八厨之目宦官復諷有司請治鉤黨或謂膺曰可以去矣曰事不避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景毅子顧膺門徒也不及於譴毅不忍負膺幸脫自表免歸督郵吳道受詔捕滂抱詔閉傳舍伏牀而哭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引與俱亡滂不從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易曰

過涉滅頂凶无咎

按此爻詞程傳以爲履險蹈禍之小人本義以爲殺身成仁之君子觀大象傳以獨立不懼爲言則宜從本義雖然李杜諸公固能殺身成名矣卒以剛激取禍既無保身之哲又少見幾之智以視郭泰申屠蟠不免有憾令人增歎息焉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道黿鼉不能居而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竝涯止之也竝近曰此水殆難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

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易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按坎非用物以習爲用蓋言用坎之人也坎以陽陷於陰險難之事非經習熟不可以行習坎者求所以出險也陽實在中中有孚信而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乎行有尙謂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尙而出險之功成矣

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

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怒甚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願及臣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已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使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欲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然之左師曰今之世已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也

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之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師乃出秦師退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按樽酒簋貳以瓦缶之器謂人臣不尚儀文率朴誠以自結於君又因君之所明通其所蔽而委曲以陳治亂之機不至任質而戇則其言易入如從戶牖明處納物無不入者故能匡君濟險終无咎也愛子而為之圖長久太后之所明也左師即從此入言諫行而事終濟宜其然矣

安祿山反破潼關帝出奔蜀將發馬嵬父老遮馬請留上命太子宣慰因擁留太子上曰天也乃命太子留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太子至靈武今夏州裴冕杜鴻漸等請為社稷計遵馬嵬之命即位定亂㡬五上太子乃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尊元宗為上皇天帝由是召李泌咨以政事任郭子儀李光弼治兵討賊卒之太原提河東平收復兩京光復舊物稱中興焉易曰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按五在坎中則是險難未平坎不盈之象也盈則平平則出矣五以剛正居尊必將濟險而至于平故无咎

徽宗性機巧多技藝不理國政專務淫樂初欲紹述父兄之志蔡京等咸以奸邪投之而壅蔽日深謀報復慕神仙受道君之冊立黨人之碑大興土木天變民怨盜賊蜂起雖獲平定仍不省悟信任奸回約金滅遼卒為金所欺大舉入寇擄帝北行殂於五國城易曰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按陳東上書曰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結怨於遼金由此言之上有昏主下有六賊豈非寘于叢棘者乎〇

坎上以陰柔不振之人當極險危急之世終敗亡而已
故其象如此象曰上六失道而欲宗合之魂羈沙漠凶
何如矣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
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唯恐不足仰視天文謂蕭
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飲沉醉又引鏡
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
迭爲之亦復何傷已而宇文化及率令狐行達縊殺之易
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按日昃則將沒喻心之昏也過剛不中志既荒矣故其
歌爲失常之樂其嗟爲失常之哀哀樂失常能無凶乎

隋煬不足道然亦足戒矣
懷帝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土士民避亂者多南渡
江王導說瑯琊王睿收其英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
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諸名士嘗登新亭游宴周顗中
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
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
後卒中興如導言易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按離五以柔居上下無應功危懼之勢也惟畏懼之深
至于出涕憂慮之甚至於戚嗟則能起衰振弱而無不
吉矣

卷二全

門人鄔樹績奐雲參訂

順宗爲太子時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棊得東宮愛幸
朝士之求速進者率附之定爲死友順宗立病不能聽政
叔文首引韋執誼爲相叔文伾相繼爲學士伾主傳受叔
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承而行之柳宗元劉禹錫等
采聽謀議互相推奬其門車馬晝夜如市平章賈耽以叔
文黨用事稱疾不出獨鄭珣瑜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索
馬徑歸遂不起叔文等益無所憚已而皇太子監國伾叔

文皆貶憲宗卽位貶執誼再貶宗元禹錫等賜叔文死易
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按此咸九三爻辭也朱子謂隨下程子謂隨上要皆陰
柔妄動九三不能守靜隨之而動如股隨足動之象執
意既悞往必見羞矣○股在身之下足之上隨身而動
故取象焉此既感而有心偏主者執隨是咸股之義咸
股是執隨之象兩句原一意也
司馬光讀資治通鑑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因言曰孔子惡
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爲非
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以爲然則邦
家之覆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蓋指之也易曰咸其輔頰
舌
咸感也輔頰舌皆所以言者感于私而動專以巧言誘
人而無其實是言僞而辨所謂利口也聖人惡利口故
多著其象以致深疾之之意
賈誼初召見帝愛其才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誼卽請
改正朔興禮樂帝謙讓未遑也大臣多短誼帝寖疏之以
爲長沙王傅再召見拜梁王太傅誼因陳治安之策謂今
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
云云後梁王墜馬死誼自傷爲傅失道常哭泣歲餘亦死

蘇軾謂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於漢文
也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流涕哉易曰浚恒貞凶
无攸利
按浚恒求之過深也相與之始情意未孚而遽以深求
之則是交淺言深所言雖立然不量而入嫌隙易生徒
取疏辱而凶矣何利之有
宦官田令孜用事樂朋龜謁而拜之卽擢爲翰林學士張
濬先亦拜令孜後令孜召朝貴飲酒濬耻於衆中拜之乃
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侍郎清
濁異流嘗蒙不外既慮玷辱敢憚改更今乃於隱處謝酒

則又不可濟慙懼無所容閒者莫不賤惡之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按操守不堅而爲富貴利達失節改行不惟士林羞之他人恥之卽已心亦慚愧而无地自容也或承云者言進羞人然不知爲誰甚之之詞耳

王安石以富國之說動帝帝納其說決意用之安石因與呂惠卿定交事無大小必與惠卿謀章惇曾布復附會之由是剏立新法頒行天下天下苦之呂誨司馬光范純仁唐介蘇轍富弼趙抃韓琦范鎮等皆言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必亂天下帝弗聽旣七年旱且飢流

民每月羸噓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絶監安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爲圖上之帝反復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不能寐翌日令罷新法郎日雨民歡呼相賀呂惠卿等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太皇太后嘗乘間謂帝曰聞民閒甚苦靑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于外時帝弟岐王在側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岐王泣曰何至是耶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乃罷安石易曰恒其德婦人吉夫子凶

按彖傳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君道猶夫道當以義斷制苟偏任臣下則是以順爲正矣寧免廢敗之凶乎安石僨國蠹民禍貽北狩皆神宗偏任使然也可不戒哉

范蠡去越遺文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長頸烏喙不可以共安樂子何不去種因稱疾不朝或譖種且作亂越王賜之劒使自殺易曰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按遯者去而避之之義不專言隱遁也避難當見幾而

居前不在首而在尾故厲而其占則勿用有攸往猶乾卦潛龍勿用一例語也

曹操率兵擊劉表會表卒次子琮遂舉荆州降時劉備屯樊不知也及覺則操已在宛矣備大驚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不從將其衆去過襄陽州人多歸之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將精騎追之及于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走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按遯貴于速有所係累則不能超然遠引是有疾病而

危厲者也然親于所近不失愛人之道故以之畜臣妾
則吉蓋女子小人惟恩是感故耳
郭霸以諂諛拜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候之因嘗其糞
喜曰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易曰好遯君
子吉小人否
小人順承乎君子欲與相好君子宜與之也然剛斷之
君子不溺于情好之私毅然絕而去之乃不傷于比匪
而吉矣若小人心爲所狃即不免受害也
寒浞弑夏王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
少康既長爲仍牧正寒澆使椒求之奔有虞爲之庖正虞

思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
而兆其謀以收夏衆而撫其職官舊臣靡及有鬲氏收二
國之燼舉兵滅浞而立少康夏道復興易曰嘉遯貞吉
按時當遯而不得不與時偕行以圖他日之恢復遯之
嘉美而得正者身既全國亦與存故吉也
尙書令陳蕃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
兆韋著潁川李曇帝以安車元纁備禮聘之皆不至穉家
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
起蕃以禮請署功曹穉一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
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
著聞常同被而寢遇盜兄弟爭死盜兩釋之閎若身修節
以明學爲業著隱居講授曇繼母酷烈曇能事之謹是真
能高蹈遠引者故皆免于黨錮之禍易曰肥遯无不利
抱可遯之德處當遯之時而超然遠引入山唯恐不深
入林唯恐不密遯極肥矣如此者理亂不聞身名俱泰
而無疚憊係累之憂何不利之有哉
李訓鄭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于是殺王
守澄將葬滻水注請令內臣悉集滻水送葬因閤門令親
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功
不若先期誅之翼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

金吾廳後石榴夜有甘露命宰相及兩省官往視之訓等
奏非真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率諸宦者往視良等至左
仗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驚詣上告變訓
遽呼金吾將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即迎上扶升輿抉殿
後罘罳疾趨出金吾兵登殿擊宦官死者十餘人訓知事
不濟脫走士良命禁兵出閤門討賊殺金吾吏卒千餘人
王涯賈餗舒元輿皆收斬訓注亦俱被害易曰小人用壯
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按小人用其无禮之勇而君子茂視之以爲不足圖則
亦過于勇矣故雖志在裁抑小人自是正道而不免于

危也羝羊二句即是貞厲之象小人害正之謀常畓而君子自處踈略適階之厲耳甘露之禍與漢宋誅謀宦官事相同可勝歎哉

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稱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自洛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不得行咸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欲亟還太后勉留之蘇軾自登州召還沿路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光上言新法之害或以無改父道爲言光毅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當如救焚拯溺也詔從之於是新法皆罷易曰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按大壯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能反于正故无用壯用罔之悔而得進无不遂之吉也取象于羊爲藩破而角不至于羸坦然有可行之勢其道通也取象于車爲輸固而與得利其往毅然有可進之能其行健也溫公此行得之矣

武后稱制改元立七廟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會李敬業及魏思溫駱賓王等皆會于揚州各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於是起兵仍稱嗣聖元年開三府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武后見檄問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大將李孝逸將兵討敬業思溫謂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名宜率大眾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不如先取常潤以爲定霸之基然後西向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力爭之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孝逸兵至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孝逸追斬之易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按用壯而動躁如羊之觸藩不能進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何所利乎然所以致不利者由其出諸輕易不能詳審乎進退也故必存艱危之心以處之如梁公之沉幾默運伏五王以待時乃終得反周爲唐耳故以艱則吉戒之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易曰晋如鼫鼠貞厲

按竊據高位貪而畏人雖不乖正道而固執不移亦危道也鼠晝伏夜出之物故取爲貪竊之象

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爲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

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易曰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

按晉其角剛進之極之象無所用而可也惟用以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矣伐邑者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程傳之說如此今從之折中又謂居家則戒子弟戢僮僕居官則杜私交嚴假託皆伐邑之謂也

袁閎聞黨事起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母死不爲服冠至誦讀不輟

人皆以狂生目之潛身十八年卒于土室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按君子行道象鳥之飛道不可行如鳥飛而翼垂不得上達矣君子見幾而行不暇恤其體膚雖不食必往也潔身而往不復避乎謗議雖有言弗辨也全身遠害之道當如是焉

崇侯虎譖西伯昌紂乃囚昌于羑里西伯之臣散宜生閎夭之徒求有莘氏之美女驪戎之文馬及奇怪之物因嬖臣費仲獻之紂大悅赦西伯西伯事紂益謹朝夕必持上貢必適祭祀必在紂喜賜之地千里西伯辭願爲民請除炮烙之刑紂從之諸侯多歸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稱之易曰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按君子自處甚善雖偶爲小人所傷而未至于甚如傷左股然蓋手足之用右便而左或不用也然必自免有道速拯救之如用壯健之馬乃不至傷之深耳觀象傳順以則之詞則知用拯者乃人臣不忍坐視其君之失德而竭力以救正之誠所謂忠順不失者也○請除炮烙事呂氏春秋所紀如此若依史記說則是崇侯方譖西伯行仁義紂亦惡其得人而復爲民請緩刑不益中其譖乎所說不協情理故今從呂文

穆宗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取制書手裂之易曰在中饋无攸遂

按无攸遂即地道无成人臣无將之義也莽操無君故敢作威作福肆爲大逆而無所不遂呂雉武照又其罪之尤者矣賢哉郭后視莽操直犬彘不若耳汾陽王忠貞家法延及女孫至今猶炳若日星乃如此

江州陳崇數世未嘗分異唐僖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立義門以旌之免其徭役崇子袞袞子昉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人無閒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

別爲一廚有犬百餘共一牢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唐亡州上其事詔仍舊免其征役至兢之世子姓益眾嘗苦乏食知州唐戩言于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易曰王假有家勿恤吉

按身範既端故能感格其家人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所以相敦睦雖人眾難一偶有未格者亦勿用憂恤而自吉也○按假與格同諸家皆作感格解引奏假無言昭假烈祖爲證據義自精確折中宗之誠屬卑見如程傳本義訓至也似少深義且即以陳氏羣犬不食事論非感格而化之之一證乎

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泣甚至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趙綰王臧獲罪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爲郎中令慶爲內史易曰有孚威如終吉

齊家之道以誠爲本以嚴爲用不誠則上下相欺眾事不立不嚴則禮法不謹瀆慢易生孚威兼得吉之端也終吉者威嚴之用其始未必相安久之而效乃見耳

劉琮舉荊州降曹操劉備屯樊久之乃覺或勸備攻琮可得荊州備不從去之襄陽操追之敗於當陽之長坂棄妻子走會孫權使魯肅來說因迎之備遂駐樊口操自江陵順流東下孫權使周瑜魯肅等與備迎擊于赤壁乘風縱火大破之操遁還明年權表備爲荊州牧易曰悔亡喪馬勿逐自復

按方睽之始其睽未深如喪馬未遠逐之則愈遠矣惟靜以俟之勿逐而聽其自復則不終于睽矣

成王幼踐祚周公相之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

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易曰遇主于巷无咎

按當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无咎也睽卦主于用柔以合剛不可以急疾相驅迫故須委曲始相遇如此折中云春秋之法禮不備曰遇又禮有

主相見皆由庭以升堂巷者近宮垣之小逕故古人謂
循墻以走則謙卑之義也

李抱真約王武俊攻朱滔武俊從之抱真引兵來會兩軍尚相疑抱真乃以數騎詣武俊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事係國家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勵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横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因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易曰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按當睽之時孤立无與必同氣相求而得元夫則不孤矣元夫猶善士也遂能交之以誠同德相孚雖危无咎也抱真得之矣

吕婆樓薦王猛于苻堅謂其人謀畧不世出堅因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元德之遇諸葛孔明也猛日親幸用事勳舊多疾之樊世入言事與猛爭論于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易曰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按人君得賢相輔佐悔未有不亡者厥宗其黨即賢臣也君臣契合之深如噬膚之易深可知矣往又何咎

王莽既篡漢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公方隆唐虞之德小臣願守箕山之節莽悅其言不强致焉陳咸爲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三子參豐欽皆在位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律令書册壁藏之易曰往蹇來譽

按上進也來止而不往也時不可往往則有險即止而不進可謂明哲保身者矣故曰來譽

文天祥爲江西提刑知贛州勤王詔至捧之涕泣即起兵入衛其友止之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至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徇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則社稷猶可保也因流涕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元兵次臨安太后拜天祥爲右相與左相吳堅如元帥乞退兵以俟講解爭辨不屈伯顏怒遂拘天祥而遣堅還以天祥北去至鎮江天祥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溫州求二王已而開府南劍州募兵勤王復邵武元人入汀天祥奔漳州又起兵復梅州及贛州郡縣元人

襲之於興國天祥師潰妻子將佐皆被執趙時賞紿元人曰我文丞相也天祥乃得奔循州元張宏範襲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固請死宏範不許及宋亡元軍還以天祥俱北道經吉安天祥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燕元主欲用之天祥固辭欲殺之益不屈乃赦之既三年元主知其不可屈將釋之會山中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元主乃詔天祥諭詰天祥仍請死元主猶不忍遽麾之左右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柴市俄有詔使止之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按當主憂臣辱之時鞠躬盡瘁不避艱險蹇而又蹇以求有濟尙何計一身之利害哉提出王臣便是身任國事不肯推諉者且平時未足以見臣節惟蹇而又蹇乃見匪躬之節也武侯尙矣而文山尤爲難焉

劉備爲曹操所敗走次樊口操率兵順江東下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遂詣權說之曰海內大亂將軍起江東劉豫州收衆從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遂破荊州威震海內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逃遁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宜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事之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於是召周瑜督兵與備敗操于赤壁操遁還易曰往蹇來反

按蹇三剛正本可以濟險但時方多難獨力難持往則必蹇惟反而下就二陰同心協力自不至陷于險耳昭烈以之

賊安慶緒使尹子奇寇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入睢陽與遠兵合賊悉衆逼城巡督將士晝夜苦戰凡十六日擒賊將殺士卒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于巡賊遂夜遁易曰往蹇來連

按才弱不足以濟難往則益入于坎險是往蹇也惟來比同人資其才力以成紓難之功故曰來連

宗室劉縯與弟秀起兵討王莽興復漢室李軼鄧晨率新市平林兵皆附之與莽將戰不利保棘陽會下江兵五千人至其魁王常謂衆人曰王莽苛酷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矣今諸劉舉宗起兵其主者皆有深謀大

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屬也諸
將素敬常乃皆謝曰微王將軍吾屬幾陷于不義即與合
兵于是銳氣益壯降岑彭獲馮異王霸既徇河北鄧禹耿
純耿弇任光邳彤皆來附賈復陳俊又以爲至抵質所召
吳漢寇恂景丹入見曰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於是當
時豪傑之士莫不歸心及諸將請上尊號會彊華彊奉赤
伏符來獻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
際火爲主乃即位後因以雲臺二十八將爲應四七之讖
易曰大蹇朋來
按大蹇者宗社存亡所關非常之難也非豪杰雲集羣

策羣力不足以紓難而成功光武值莽之篡大蹇也而
當時將佐耿純所謂攀龍鱗附鳳翼者如此其多洵朋
來哉
陳人秦嘉起兵立景駒爲楚王居于留沛公往從之張良
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太公兵法說
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爲他人言則不省良曰沛公殆
天授故遂從不去佐成帝業及高祖封功臣令自擇三萬
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
萬戶良嘗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
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
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
穀杜門不出易曰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按蹇極而往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共濟
乃有碩大之功也留侯尚矣
沛公入咸陽召諸縣父老豪杰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諸吏民皆安堵如故
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易曰解利西南无所往其
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按解難之散也難既解利于平易安靜不爲煩擾可以

无所爲无所往矣但當復其先世聖王之治是來復也
非吉之道乎夙早也沛公先入關因有天下是謂有攸
往夙吉矣
王敦謀不軌親任溫嶠嶠乃謬爲勤敬時進密謀以附其
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聞之甚
悅會丹陽尹缺嶠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鳳
薦嶠嶠僞辭敦不許嶠恐已既出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
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地作
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與敦別涕泗橫流
出閤復入者三後鳳謂敦曰嶠于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

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譏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帝與庾亮畫計討之易曰解而拇朋至斯孚

按而汝也拇喻小人也本當解去者果解去之而不溺于非類則同類者相孚矣程傳本義俱作去小人而後君子至說與自明確雖然德裕不悟白敏中之險安石偏信呂惠卿之佞則去小人而君子至蓋難其人也因以嶠去王敦事當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等數十萬眾入寇召郭子儀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其衝要懷恩中途暴疾死回紇吐

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而使牙將李光瓚等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令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郭晞叩馬諫子儀不聽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太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于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爾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我我之戰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是以敢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總兵在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既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諸酋長共飲諸酋長大喜曰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借唐兵追擊大破之易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按去邪勿疑君子之事也有孚于小人小人亦信之也令公出獨斷以解寇變而使回紇投誠卓哉其不可及矣

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于英宗內侍任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妄交構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概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爾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按隼陰鷙之物墉上悪高之象小人為害于內外之間能射而獲之則害去矣故无不利韓魏公能以果斷處大事於此亦畧見一斑

宋仁宗慶歷間契丹以朝廷有西夏之憂使人來言關南之地帝令呂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悦富弼因薦之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及至與契丹主往復辨論不少屈契丹主使弼還議復如契丹已而賫契丹平弼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是可謂公而忘私者後數年罷知青州時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弼勸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全活五十餘萬人易曰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按損初居下而上應六四之陰柔宜急救正之故必已吾身家之事而速往濟之公而忘私臣職无忝矣孔氏曰廢事而往咎所不免竟事速往乃得无咎折中謂其說理甚精故當作學優而仕之類解也酌損之謂酌度其宜而損以益之富公青州之舉不誠有益于國哉

漢武帝用衛青爲大將軍諸侯皆屬焉尊寵于羣臣无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謂之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之益賢黯黯以直自負不肯少貶帝亦憚焉故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帝嘗踞廁而視之丞相宏燕見帝或時不冠至如黯不冠不見帝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帝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且嘗稱之曰古有社稷臣至如汲黯近之矣易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按損二以剛自守不肯妄進是其貞也何利如之若輕有所往而降志辱身能免凶乎夫惟不損其貞則上有以啟時君重道之心下有以抑斯人奔競之習其爲益也大矣

魏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也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

矣處曰若所患者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從陸機陸雲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遂爲名流易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按周處聞過發憤遂成名流仕晉爲將軍嘗執法劾梁王彤彤銜之及秦雍氏羌齊萬年反有眾七萬彤使處以五千兵擊之斬獲甚眾而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卒爲忠臣處誠人傑矣哉

荆公子年十五而攝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浄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堂下有

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國免
矣況荆乎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按損之六五柔順居尊虛中自損以受天下之益天下
孰不自盡以益之如是則合天下之耳目爲聰明合天
下之心思爲睿知大善而吉矣故或者不一之辭益之
者不一也人心歸之也十朋之龜皆從而弗違天與鬼
神祐之也是以大吉
自李綱之入爲右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狄
爲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
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

士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
北王㸑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襄鄧且
將益據形勝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所以謂李綱
入來方成朝廷者也易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按初九居下而受上之益信任已專理宜報効故必大
有作爲凡關宗社係生靈人之所不敢爲者毅然以身
任之而不辭苐必得盡美盡善而後可无咎也李忠定
殆大有合于斯旨與○凡言吉无咎者皆謂得吉而後
可以免咎也
齊景公欲更晏子宅曰子之宅近市不可以居請更諸爽
塏者對曰臣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
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乃止及晏
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定乃毁之而爲里宅皆如
其舊則使宅人反之復其舊宅公弗許易曰或益之十朋
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按益之六二虛中居下以受上之益天下孰不願益之
乎但寵盛多渝節柔道難令終故戒以常永貞固乃吉
也有臣如此用以享帝猶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矣或
益者人益之也龜弗克違神益之也享于帝吉天益之
也晏子以其君顯而省刑輕斂保邦惠民所謂有一德

而克享天心者殆無愧云
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不爲康居王禮漢遣使三輩
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西域副校尉
陳湯與都護甘延壽謀曰郅支威名遠聞其人剽悍好戰
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驅烏孫衆
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
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
事必不從延壽是之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發兵
襲擊郅支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傳之闕下朝廷論功封延
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易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

中行告公用圭
按益之六三處多凶之地故有益以凶事如投之艱難處之盤錯者蓋天愛君用災異以相警君愛臣用艱巨以相試似不能无咎也惟有孚中行以慰吾君責望之心則益下以大公爲德而公事公言之如用圭之无咈信矣又何咎乎
漢婁敬說高祖曰陛下都洛陽豈用與周室比隆哉帝曰然婁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聚此所謂扼天下之吭而附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

頗不謂然惟張良謂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帝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易曰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按四以益下爲心凡有設施悉愛養斯民之中道則上可得君而嘉謨入告无不從矣下可得民即依民心以遷國亦樂從之无咈利也
寇恂以建武二年拜潁川太守有惠政黎民懷之次年改汝南又五年潁川盜起恂從車駕南征至潁川盜賊悉平而恂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按益五以實心行實政惠而不費能惠下之心者也何俟擬議而後知其元吉哉惠我德下惠我之德也而皆有孚上感而下應王道本乎誠故也
賈似道以去要君賜第葛嶺創半閒堂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鬭蟋蟀五日一朝或累月不出然一切公事不關白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罷斥殆盡而其屬之爭納貨賄以求美職者貢獻至不可勝計兵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殺無藝无一人敢言又廣取奇器異物人所有者求而弗與輒得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之及元人侵鄂州朝廷大懼似道不得已

親率師次于蕪湖未幾師潰而逃陳宜中發其悞國之罪劾免之而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不許王爚翁合又疏劾之詔籍其家安置循州鄭虎臣請爲監押至漳州木棉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即廁上拉殺之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按處益之極求益不已則放利而行必多仇怨無益之者而有擊之者矣或者无定之詞言非一人也勿猶無也忘理義而謀侵奪豈復有本心哉宜其凶矣從來專利之人未有不終凶者不特賈似道爲然也
靈帝時宦官張讓等弄權獻帝幼立何太后臨朝袁紹因

勸太后兄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太后不可紹又畫策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以脅太后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物猶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此猶鼓洪鑪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何乃反委利器更徵外助功必不成進不聽竟召董卓鄭泰盧植皆諫亦不從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請收奸穢兵未至進爲張讓等矯詔所殺袁紹聞變乃勒兵捕誅宦官無少長皆殺之讓投河死易曰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按夬決也以五陽決一陰如以君子去小人也故必宣揚暴白使小人之罪明盡誠呼號使君子之黨盛危厲以爲心而提防常嚴自治以爲先而威武不事則乘必去之勢加萬全之謀一舉必決利有攸往矣而何進昧之宜其敗哉○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已之善勝之舜之誕敷文德是也有厲常戒懼也告自邑先治其私也進其有一於是乎○此傳特以反對見義與諸傳不同

宦者石顯專權京房深疾之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言而非笑之然而任豎刁趙高政

事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因免冠頓首曰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顧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士者是也蓋指石顯上亦知之曰已喻然卒不能退顯也顯嫉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月餘竟徵下獄殺之易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按當夬之初不度時勢而躁進以決小人則謀淺計疎必不能勝徒自取咎而已京房明于易者也奈何竟昧此義耶良可惜哉

武后廢中宗爲廬陵王遷之房州遂改唐爲周狄仁傑心憂之獨蒙恥僞忠每以母子之說感動武后召還廬陵王武后嘗問欲得佳士爲將相者仁傑對曰必欲取卓犖奇材則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武后特擢之卒用爲相仁傑又薦姚元崇桓彦範敬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之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旣而張柬之崔元暐與敬暉桓彦範袁恕已舉兵討武氏之亂中宗復位遷武后于上陽宮易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按夬之九二以剛居柔知小人難以力制爲之憂惕知

小人難以獨制爲之呼號惕則謀深號則類集雖變起不虞有莫夜之戎然思慮周而無可乘之隙黨與盛而有難犯之勢勿用憂矣反周爲唐東之等之功也然非仁傑引薦不及此故唐呂温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言○折中一說以四字分句言莫夜人所忽也而猶惕號則所以警懼者素矣有戎人所畏也而不之恤則所以持重者至矣

宋寧宗時史彌遠用事久權勢熏灼皇子竑心不能平嘗書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所以處竑而竑不

知彌遠乃日媒蘖竑之失言于帝覬帝之廢之也及帝崩彌遠矯立貴誠爲皇太子以竑封濟陽郡王出居湖州彌遠詐言竑有疾召醫視之令門客余天錫諭旨逼竑自縊以疾薨聞易曰壯于頄有凶

按頄音逵顴也欲去小人不能潛蓄機謀而剛壯見于面目適以召禍而已而竑合之其凶宜哉

董卓刼帝遷都車服僭擬天子司徒王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自天子及朝臣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卓部將呂布膂力過人卓愛之誓爲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手戟擲之允結布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卓入朝允伏勇士于北掖門刺之卓墜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應聲持矛刺卓趣斬之易曰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按此夬三之詞言君子決小人不必悻悻然也但能存果決之心不係私愛始雖合于小人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其迹似爲小人所涴不免君子之慍然心本无私必能去小人而无咎也朱子謂温嶠于王敦似之而愚謂王司徒允爲難焉

桓帝信任宦官張讓曹節王甫等構治鈎黨威行中外靈

帝初又諂事太后太后信之后父竇武暨陳蕃疾焉自五六月謀之至于九月日食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白太后至再三太后猶豫未忍蕃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宣示左右武乃收宦官考問蕃曰此曹子便當速殺何復考爲武不決曹節召尚書脅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收武等遂皆被禍太后亦遷于南宮易曰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按夬之九四无剛決之才無善處之術故居則不安行則不進羊者群行之物若能自强而挽拽之則可亡其

悔矣然既處柔必不能決雖使聞是言亦復不信終不
能制小人也四不能進故欲其果如此向使太后與武
能用番言而果決行可何至反罹禍乎
韋后淫亂屬危宗社弑帝立少子而臨朝攝政相王子臨
淄王隆基即明皇謀匡復起兵討賊或謂當啟相王隆基曰
我曹爲此以徇社稷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
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啟微服與劉幽求入苑中
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時不可失於是葛福順直入
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
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

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元武門諸衛
兵皆應之斬韋后比曉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遂迎
相王入輔少帝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等皆斬之封隆
基爲平王以紹京幽求並參知幾務武氏宗屬誅竄殆盡
易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按莧與商陸皆感陰氣之多者小人象也九五切近上
六狎邇小人而不自覺如莧陸然誠能果決不係于私
又不過于激以中道去之何咎之有明皇起兵討賊又
有不以累王之語具所謂夬夬中行者也宜其終成大
業也

唐太宗貞觀六年正旦日食河南北數州大水七年山東
河南四十餘州大水十一年七月穀洛水溢入洛陽宮壞
官寺民居溺死六千餘人十一月聞武氏美召入宮以爲
才人至高宗以太宗才人爲昭儀越一月水入寢殿漂溺
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恒州大水漂溺五千餘人卒之武
氏亂政竟成革命之禍易曰姤女壯勿用取女
按水沴叠見顯屬陽德不競陰氣盛長之徵正所謂女
壯勿用取女者天戒甚明而太宗以漁色昧之高宗不
顧妻母之罪尤非人類其不知上天示警聖人垂戒至
意而釀成凶禍不亦宜乎○姤卦以陰爲主主卽壯也

顯係女主之象故武氏終篡唐位
中宗在房陵韋后同處幽閉備嘗艱危情好甚篤嘗與私
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爲皇后
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而淫亂亦然既六年許
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與宗楚客圖危
社稷帝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帝意怏
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帝崩
矯詔立少子韋后臨朝攝政易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
見凶羸豕孚蹢躅
按柅所以止車以金爲之則益堅豕陰類蹢躅壯行也

言陰柔小人必肆害也姤初一陰始生漸不可長當堅止之勿令得進貞其守而乃吉若有所往則凶然其勢不可止因以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爲之備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必至于弑父與君而後已中宗之被弑可鑒焉。

丁謂始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已而謂傅會天書上封禪祥瑞圖與王欽若比黨得進用參知政事然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恭嘗會食中書羹污

準鬚謂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仇隙會太后械李迪謂因誣以朋黨并貶準爲雷州司戶參軍且必欲置之死易曰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按魚陰物小人之象賓君子之象二與初遇猶魚在包苴而不得逸者有可制之機焉及此制之則小人不至于上干而善類得以保全无咎也若失其機而不制使小人得權以與衆君子遇豈君子之利哉寇公不制謂而反薦引之所以終不利也○包魚者以兼容之量并包之陋不逝之使不孫亦不激之使无所容其何咎焉蓋古來小人之亂天下者多由君子激之也

惟武王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羣后以師畢會癸亥陳于商郊牧野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埜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故孟子以爲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易曰包无魚起凶

按四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下離故爲包无魚之象而凶變從此起矣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王庸作書以告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說築傅巖之類惟肖爰立作相易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按程傳云上下之相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可以包物者也瓜甘美之物美而居下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居尊而下求賢才又内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无有不遇所求者也能積至誠則有隕自天其必得矣帝賚良弼非有隕自天之驗歟

韓信初從項梁數以策干羽羽不用乃歸漢漢王以爲都尉亦未之奇也與蕭何語何奇之言于漢王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

者王乃召信拜大將何請設壇具禮拜之諸將皆喜人人各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已而定三秦擒魏取代撲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燬楚而滅之論功封楚王易曰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按萃初之于四本有相孚之義而守之不固惑于二陰故有妄萃之咎若呼號正應以爲萃未免爲衆所笑惟勿恤而獨斷以往從正應則有孚克終而所萃不妄復何咎哉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征之三旬

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易曰匪孚元永貞悔亡

按萃之時不无方命未孚者爲至治之累寧无悔乎然不求之人也惟反而益修其元永貞之德將見德純化洽而匪孚之悔亡矣

管仲嘗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遇之及桓公自莒反齊即位使鮑叔爲相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饑凍則君之賜也若治國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之不如夷吾者五遂歷數而稱之公曰夫夷吾射中寡人鉤是以濱於死鮑叔曰夫爲其君動也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爲請於魯比至三釁三浴之公親逆於郊解其縛而與之坐問焉遂專任管仲號曰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而管仲得以盡其才故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霸功管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故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易曰允升大吉

按允升之義朱子謂信能升王氏謂信其升程傳謂信從而升惟折中謂當與晉之衆允同義蓋不信友則不

獲上而何以能升解允精確愚竊以爲若兼既升而又信有功業其義似尤備焉如管仲則信友極其至得君極其專功業亦極其隆盛眞允升矣至於有反坫三歸而人不以爲侈其吉寧不大乎

殷浩初有盛名朝廷徵用之欲以抗桓溫也由是與溫浸相疑貳王羲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構隙浩不從溫上疏請北伐詔不聽溫知朝廷仗浩以抗已忿甚竟帥兵軍於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溫司馬高崧謀致書於溫溫乃還軍浩惡姚襄强盛陰誘秦人雷弱兒使刺襄弱兒佯許之浩聞秦亂以爲計就率衆北

伐過伏大敗而逃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其罪廢爲庶人浩既廢黜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卒於徙所易曰臀困於
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按株木橛木也人坐之不安者困六柔陰當艱難險阻之地才不足以有爲智不足以觀變如臀困于株木何能安乎而昏瞶妄動卒不能通故又有幽谷不覿之象斯殷浩之謂也已

諸葛亮受遺詔輔少主親校簿書主簿揚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故古人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坐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

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分位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比出師伐魏上表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竟卒於軍中易曰困
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按酒食爵祿之象朱紱方來錫命不已也亨祀竭誠也大臣以濟困爲任反受賢勞之困而君之寵任愈重惟當竭誠以圖報效雖多艱多危不免於凶而心存忠愛不能濟困亦无咎也武侯以之

隗囂據隴西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其將王元說之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圖

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心然之終不肯歸漢光武帝議伐囂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入險阻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陳囂有必破之狀又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所從道徑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囂衆十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疾且餓恚憤而卒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按六三陰柔不中正才德不足以有爲故欲援九四以上進而四極堅剛不可動是困于石也退因九二以圖安而二又剛銳不可依是據于蒺藜也如此則禍必及身凶可知矣

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信陵君公子無忌姊也求援于公子公子數請魏王救晉鄙救趙魏王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鬭以死于趙過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姬德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晉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亥袖四十斤

鋏椎椎殺鄗公子選八萬人將之而進遂破秦軍邯鄲圍
解易曰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按四爲初之正應初之困恃四有以救之乃四處位不當又才弱不足以濟變有來徐徐之象而爲二所隔又爲困于金車之象似可羞吝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也故曰有終信陵君不得急救趙來徐徐也魏王不與符晉鄙合符而疑因于金車也賴侯生策卒能救趙成功則有終矣
秦繆公因杞子之言使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出師伐鄭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其子

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間予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及滑知鄭有備滅滑而還晉先軫請邀秦師敗之於殽獲三帥夫人請於公而舍之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復使孟明視爲政既八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自茅津濟封殽屍而還遂伯西戎用孟明也易曰困于葛藟于鯢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按上六以柔處困欲動以求解則事變糾紛既拘係而不得動欲靜以求安又時勢危廹震撼而不寧是曰動有災悔也然誠能自悔而改圖往而有爲則無葛藟鯢卼之患而吉矣動悔上加曰字是自訟之言自訟即自悟也悔機即變機也總是要人能悔而有爲故曰征吉繆公悔過委任孟明終成伯業孔子删書而存秦誓非深予其能悔與

卷三全

男定海廉石

雲章醒蒙校

武寧

曹參代蕭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酒府中無事帝怪參不治事使其子窋問之參笞窋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臣孰與蕭何賢帝曰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不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三年百姓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不失

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易曰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按井體有常而不遷猶治道有定而不易故爲治以養人者恪遵成法不敢改移猶改邑不改井焉則不失舊章而亦无奇效是无喪无得也由是憲章所布天下蒙休不猶之有井而往來者皆井其井乎

宋高宗初立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二人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爲之切齒三年金人陷天長軍帝奔鎮江二人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鑾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走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爾也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中丞張澂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懟怨乞加罪斥乃貶易曰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按井初以陰居下德不足以及物若泥井然人所棄也遂成廢井而禽鳥亦莫之顧已

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遊東山嘗以妓自娛會稽王昱聞

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後爲吏部尚書桓溫入朝人情恟恟賴安盡忠輔衛卒安晉室拜僕射苻堅大舉入寇安薦姪元督兵大破之時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眾人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人比之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按才足以濟時而未爲時用我雖遯世無悶他人必有爲我悽惻者以我固可用以濟時也一自英明之君汲而用之則安上全下君民並受其福矣此惟伊呂足以當之餘安石者固如蒼生何之語合心惻之旨故耳

閔仲叔家貧安邑令候之問諸子飲食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敕市後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仲叔歎曰仲叔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易曰井甃无咎

按甃修井也井不修不潔人能自修而不染乎汙濁則可謂獨善其身者矣何咎之有故井甃象之

唐太宗初即位語諸臣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獨非之以爲不知時務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天下大水上勤而撫

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有流散者咸歸鄉里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裁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上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易曰井洌寒泉食

按井不潔則不可食洌則寒泉也人皆喜食之而及物之澤甚溥非井養而不窮者乎故布教化而大有年者似之

淮南子云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尊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按勿幕任取而不禁也有孚程云有常而不變朱云有源而不窮夫博施而有常大善之道也井以上出爲功至於其利无窮而井道備矣不大吉乎

赤眉餘眾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震驚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將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璽綬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田宅以盆子爲趙王郎中易曰革已日乃孚

按已日者已可革之時也先時而革則人疑而罔孚故

不少輕遽乃能孚信於人乃者難詞也聖人於新故之際必致其謹重如此光武所以服赤眉者先以鄧禹之寬洪次以馮異之安集然後以大軍降之亦可謂不輕發矣

法正張松忖劉璋不足有爲勸璋結劉備以拒曹操璋遣正迎備正因說備取益州龐統亦勸之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亦何負於信乎備乃將卒數萬人入益州巴郡嚴顏拊心歎曰

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璋往會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未即行厚樹恩德以收人心明年用龐統計紿執涪城將楊懷高沛進據涪城又明年進圍成都璋不忍以戰苦百姓開城出降備自領益州牧易曰鞏用黃牛之革

按革初雖處當革之時而在初無應未可妄動躁進須堅固其守乃可以圖革也昭烈欲取益州既據涪矣乃遲之三年而後取之頗得此意焉

丞相亮帥師討雍闓所向克捷遂斬闓孟獲收其餘眾以拒亮獲素為諸夷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間

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賜觀營若止如此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之獲止不去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易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按已日謂姑且止息以待之也才與德皆足以革乃漸移而不驟取後乃革之故有更化之吉而無強制之咎武侯此舉得之矣

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易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按虎變大人德威文采著見之象大人臻自新新民之極處順天應人之時過化存神四方風動不待占決而無不信之矣

明帝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四姓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數年後白狼王承作詩三章歌頌漢德文治於是稱極盛焉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按繼體守成之君潤色鴻業而文治光昌如豹之變文理縩密其被化之小人莫不革心易向遵道遵路矣革

面即從化之義不是但面革而心不格也

初秦伯遣孟明侵鄭晉人邀之敗秦師於殽明年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秦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使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易曰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鼎顛趾以妾顛則傾出其舊汙未嘗不利也乃因敗成功之象故復以得妾得子申明之象中取象另是一格文字

趙普佐太祖取天下定太平太祖親任之獨相十年專廷

臣多忌之雷德驤以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晉擅增刑名言
於帝帝怒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
柱斧擊其上齶二齒墮之易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
即吉

按鼎有實大臣得君之象然不免嫉惡之者須使之不
能近我乃不能損我而後吉也折中謂不惡而嚴始得
晉事似不悉合第以不能損附會之亦可通耳

太公望呂尚者唐虞伯夷之苗裔也嘗屠牛於朝歌賣飯
於孟津窮困年老矣聞西伯養老乃西歸於周釣渭水上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熊非羆而王者之

輔也遂出至於磻溪見老父釣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
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
號之曰太公望後佐武王伐罪弔民有天下封之於齊易
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吉

按舉鼎賴有耳行道賴得君耳苟不遇之象雖有美善
之澤不能下施猶不食而無用矣故必君臣會合如陰
陽和而霖雨沛乃免不仕無義之悔也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覬覦高位遏於趙汝愚因營內批專
國柄自僞學之禁起一時正人賢士竄斥殆盡朝無善政
民不聊生於後有勸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遂
倡議伐金旣而出師屢敗金人圍和州江表大震使方信
孺如金師議和金人欲縛送首謀侂胄大怒益銳意用兵
中外憂懼然皆莫敢言史彌遠入對力陳危迫之勢請誅
侂胄以安邦乃命殛殺之以其首畀金人始罷兵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按折足覆餗小人當軸僨國債事之象也形渥諸家作
刑剭謂重刑也凶不待言矣

李文靖沆眞宗相也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愼密不求聲
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
倚讀史者稱之曰周召以來宰相之正大光明者罕矣而

李沆作相獨能以此四字著聞如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
之私還靈州之民以絕西夏之望嘗謂邊患旣息人主侈
心必生厥後果有天書謬乘又告眞宗不可用喜事之人
後神宗用王安石多致變亂當時稱爲聖相亦良有卓見
云易曰鼎黃耳金鉉利貞

按鼎非鉉無以舉耳耳非虛不能受鉉耳黃故能納鉉
以自舉是乃得賢爲輔任之勿貳而羣賢樂助之象其
曰金鉉者金有剛德君或寬柔宜濟之以剛也

武王崩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於是周公

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及成王感風雷之變啟金縢見公請代武王之册乃泣迎周公歸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登樹木盡起國人大悅易曰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按虩虩恐懼驚顧之貌啞啞言笑和適之貌震來當震之來也以心言謂事之可懼而吾懼之其懼之也虩虩然虩虩所以狀其震來也如此則慮周而患息自樂且吉矣

沛公入咸陽遣將守關項羽怒攻破之范增謀殺沛公因項伯言得脫鴻門之難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沛公以羽負約欲攻之蕭何諫曰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後果如何言終成帝業易曰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按微弱而遇强暴之侵凌是震動危厲之時度必棄所有遠去以圖存也故爲喪貝躋陵之象然善避者終能善後所喪者不必逐而自得也

劉備嘗與公孫瓚師事盧植黃巾賊起備往見瓚瓚以爲平原相會曹操擊陶謙備救之表爲豫州刺史尋代謙領徐州呂布攻破之備降布仍以爲豫州刺史得兵萬餘布惡之復來攻走依曹操操以爲豫州牧董承受帝衣帶中

密詔與備謀誅操起兵徐州操擊破之奔冀州歸袁紹紹敗依劉表於荊州及當陽長坂之敗棄妻子走東吳操順流來攻求救於孫權乃敗操而權表備爲荊州牧以妹妻之妹才性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入心常凜凜最後得益州成鼎足之業即皇帝位立宗廟祫祭高皇以下易曰震往來厲无喪有事

按處震動不安之時常存恐懼修省之念往厲而來厲无不心常凜凜則恐懼可以致福故无喪而且有事也凡祭曰有事所以云有事者震長子主器主祭故也即不喪匕鬯之義也

初秦之伐趙也魏王問諸大夫皆以爲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煦煦然甚樂也自以爲安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魏人不謂然故卒爲秦所并易曰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按處震動之時不能恐懼修省而徒然神志消索瞻視回惶以是而行必不吉也若於患未及身方及其鄰之時心常震厲而早爲之圖雖凶无咎矣特恐先幾之戒

非寡安者所知卽以親近之人有言之者亦初弗信也則終不能善處震也孔㒇所論可謂能震于其鄰而盡婚媾之言矣魏人弗聽其終凶也宜哉

睿宗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至京師問以陰陽術數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身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按艮止也一身之中惟背善止止其所當止而艮其背焉則心與止爲一而止之外無心心之外無物方其寂

處之時內不見已凡欲惡得失無所動於中是不獲其身也及出而行其庭物感旣乘而外不見人凡愛憎取舍无所牽於外是不見其人也如是則各得所止不失人生而靜之初矣故无咎

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易曰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按傳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夫能以理自止則无妄動之咎固貞道也然知止於始尤貴安止於終固以利永貞戒之

范鎭以王安石變祖宗之法疏諫不聽乃乞致仕從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鎭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易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按腓足肚最易動者今得止焉是固有以自守矣然成已者必能成物而後快二于三有相隨之義而九三過剛二不能救則三之不滅二亦與有歉焉其心豈能快乎二之不拯由於三之不納觀傳言未退聽可知從來諫不行而乞罷者大率如此而范公愀然之言則尤忠

愛之情見乎詞也已

李林甫爲相專務壅蔽以固利已明皇不察而信任之嘗賜以天下歲貢或時不視朝百官悉集林甫第臺省爲空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盈滿爲懼切諫之林甫不悅然自以多結怨嘗虞刺客出則百餘人爲左右翼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按限腰胯一身上下之界限也夤膂也卽脊也腰不可艮艮則脊不能屈伸是分列其夤也止其所不當止則事勢乖離物情陷絕外旣拂戾內自不能安寧其危厲

且熏灼於心矣試觀林甫其自危不已甚哉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避亂浮海依公孫度度虛館候之寧見度惟談經典不及世事廬於山谷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不見也處二十七年魏主丕以獨行君子徵之乃歸以爲大中大夫不受華歆爲太尉讓於寧不許再徵拜光祿勲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護送復不至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嗟歎易曰艮其身无咎
按艮四以陰處正止得其所身爲正大光明之身學爲踐形盡性之學故傳以止諸躬釋之而管幼安雅合爲賢哉

齊威王沉湎不治事諸侯並侵淳于髡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不鳴此何鳥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朝縣令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卒爲強國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按艮其輔不輕出言也言有序發必當理也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何至於悔故以无悔予之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易曰艮其身无咎
按上九以陽剛居止之極德性定而涵養純動靜各止所而能始終不渝是敦厚其止者也文王以之
王旦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屢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耳若復奔競彼無階而升者當何如邪易曰漸女歸吉利貞
按漸卦下止上巽止則不妄進巽則不急進故名漸仕進之人能如女子之嫁必待禮備而後則進也以禮出也不苟可以得吉矣然亦有漸而不正者又必以正自守無曲學以阿世無枉道以狥人乃利耳張師德既不

能漸又不能貞宜其爲文正所鄙哉
河南守吳公薦賈誼於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尋議任以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譖之言其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更乃止易曰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按漸初始進无應名實未孚厄於下位不惟遭困阨之厲且招詆毀之言然於吾固無損也何咎之有

德宗時涇原兵過京師一無所賜犒賞惟糲食菜餤因作亂帝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李晟將兵入援晟家百口及神策將士家屬在長安者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間立斬之未幾收復京城車駕還長安晟見帝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橋左請罪上駐馬撫慰爲之掩泣令左右撫晟上馬至宮每開日輒宴勳臣李晟爲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按磐象位高而安也飲食象享祿而樂也六二得九五

爲正應故象如此而吉也

鼂錯事文帝四上封事具有條理帝皆嘉納之爲人峭直刻深以才辨得幸於太子號曰智囊景帝即位錯謀削七國錯父聞之自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何爲也邪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身也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爲名袁盎譖之請斬錯以謝七國上從之而錯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受戮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易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

按九三過剛不中無漸進之德冥行躁進不得所安加鴻漸於陸失其所矣故外則恃壯用罔往而不能復也內則陰陽不和孕而不能育也凶孰甚焉

元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請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善待之及載誅泌始入朝復立相業易曰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按五居尊位如鴻之漸于陵以六二爲正應如婦之待夫而孕乃爲三四所格故有不孕之象然邪不勝正終

必君臣會合而得吉也鄴侯淡於仕進胡乃委曲遷就如此耶

汲郡甄濟少隱青巖山天寶一載安祿山爲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乃免後祿山子慶緒亦使人强舁至洛陽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肅宗以爲秘書郎館之三司數受賊僞官者列拜之以愧其心易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

按士之進退可法如鴻飛於雲際然則清風高節可以

礪世磨鈍大有功於名教非王國之羽儀乎吉不待言矣益士之能進者不患無事功而患無節義惟冥鴻乃可以風世也諸受爲官者直禽獸耳濟則飄然麟鳳也國家有光士大夫有光史冊至今猶有光焉丕休哉

張易之昌宗年少美容姿太平公主薦之入侍得幸於武后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諸武及朝士之營倖進者皆候其門庭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武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日惟易之昌宗侍側張柬之等舉兵討賊易之昌宗伏誅易曰歸妹征凶无攸利

按以少女從長男其情以悅而動失禮失時乃仕進者

急於求合枉已徇人之象二張以色得幸於老狐又因女匪以進肆其烝淫宜其有伏誅之凶也

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至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諭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毋少鷹鸇之志邪香曰以鷹鸇不如鸞鳳故不爲也易曰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按居下位而不得君故爲娣象娣雖賢無能爲不過小善自效以求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不能及遠也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貽燕將陳利害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按賢者遇非其主不得行素志建大功而以小善自效猶眇者之能視而不及遠也固不若退守其志以幽人之貞爲利矣

高帝置酒洛陽南宮問諸將曰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

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此其所以異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易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按王姬下嫁不驕奢而儉約乃人君屈已下賢以誠實不尚虛文之象至賢才輔而天下治仍不敢不以盈滿爲懼故又有月幾望之象言雖尊貴不可失於亢也

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前後辟召禮請不赴順帝復以策書元纁備禮徵之待以師傅之禮英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張楷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有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易曰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按筐无實羊无血皆不可以奉祭祀成夫婦之禮如無用世之實德不能致君澤民所謂純盜虛聲者也何利之有

明皇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日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明皇曰卿勿言朕徐思之易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按豐亨之時固可喜也王者至此夫寧不快然盛極防衰又似可憂也而有不必憂者持盈戒滿兢兢然如日方中而惟恐其昃庶可保其豐耳明皇不憂所當憂而自詡無憂實昧日中之戒宜其終有憂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於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於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易曰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按配主如配天配大臣得君之象也旬均也才德均敵即所謂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者何咎之有以是而行則不但无咎且有可嘉尚也

寧王宸濠以南昌叛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王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就擒時帝聞變下詔親征抵南京守仁捷書至請親自獻俘江彬等嫉守仁功欲縱宸

濠俟帝親禽論功守仁不可械宸濠取道浙河以進察太監張永無他遂以宸濠付之身還江西許泰張忠恨失宸濠乃譖守仁反試召之必不來帝召守仁立馳至忠泰沮遏之不令入見乃入九華山宴坐草廬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何謂反乎遣之還令更上捷奏守仁乃易稱畫入諸嬖臣名彬等遂無言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按蔀障蔽也斗昏見之物也日中而見斗由障蔽其明至於昏暗之極也故爲往得疑疾之象人臣遇暗君被掩蔽受疑忌何以異此惟盡至誠以感發之乃獲疑釋

而疾巳之吉也陽明深於易者處此艮有得哉
妾維伐魏洮陽鄧艾拒戰破之時黃皓用事與閻宇親善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帝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遜詞而出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疑懼因請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易曰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按沛一作旆旆也沬小星也昏暗之甚小星亦見象人君之暗極也右肱便於用者也折則不能有爲矣維之所處沛豐星見而右肱折矣雖无咎能有爲哉

宣仁皇太后英宗正配高后也哲宗以幼沖嗣位宣仁臨朝同聽政起用司馬光呂公著暨當時諸賢者畢集於朝泰交之盛後世以慶曆元祐並稱於是黜羣小罷新法與民休息遴主戒其邊吏曰無開釁生事兩朝盡行仁宗之政矣九年之間朝廷清明中外綏定宣仁秉政之力也人稱女中堯舜易曰來章有慶譽吉

按豐五陰柔上應六二是能虛巳以致章美之賢資其明以相輔則成豐亨之慶宗聖明之頌矣何吉如之

茌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文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也上卽召周未郎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大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易曰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按卽次以安其身懷資以利其用且得童僕之貞信者而咨行有賴旅之極善者也趙氏謂內不失巳而巳無不安外不失人而人無不與解極精到故予以馬周之事當之

蘇秦以連橫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鎰盡面目黎黑狀有愧色比至家嫂不爲炊妻不下紝秦喟然歎曰是皆秦之罪也久之出說六國合縱以抗

秦六國從之以秦爲縱約長并相六國路過洛陽秦乃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秦之燕嘗貸百錢爲資及富貴以百金償之徧賜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之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易曰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按旅而無所容故有焚次喪僕之象雖行合道無私心終不免寡助之危厲也

秦攻趙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

原君以行至楚與楚王言合從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之遂按劒而前曰楚地五千里此伯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惡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乃歃血定從使春申君將兵救趙易曰進退利武人之貞

按進退柔懦不斷之象武人非貞以剛而能矯柔之失則斷而貞矣凡不果斷者不能成大事故利於用剛以

決之觀毛遂之事可見又如霍光集羣僚議廢昌邑王皆莫敢發言賴田延年一言而決亦是此義

狄仁傑因武后佳士之問薦張柬之蘇味道李嶠武后悉用之仁傑又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人謂之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易曰悔亡田獲三品

按巽之六四處柔勢弱又迫於剛暴未免行有不得之悔幸其用柔能下善制乎剛不惟所悔可亡而資羣賢之力成協贊之功故爲田獲三品之象狄梁公屈身僞朝用柔能下不免姨母之譏寧無心疚然薦張柬之等克復唐室不惟悔亡而厥功不朽所獲詎止三品哉田獵也三品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爲君庖

盤庚時商道浸衰耿都又有河決之患將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以諭之已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在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復諭之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再諭之易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按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乃善也庚更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凡有所更變必丁寧揆度而後行乃順人心合義理而吉也盤庚三誥可謂丁寧揆度之至矣

董賢以色得幸於哀帝貴震朝廷帝故令賢私過孔光光知之欲尊寵賢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卻入賢車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迎送甚恭不敢待以賓客鈞敵之禮易曰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按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資所有也斧所以斷也諂媚之人必不剛斷故常喪其固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失其本心喪莫大焉凶莫大焉不知孔光何以見厥祖於地下也

丁謂因寇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恭嘗會食

中書龔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慙恨易曰來兌凶

按貢諛獻媚悅之不以道是無因而來君子必不悅之則不免恥辱之凶矣雖然謂不足道獨惜寇公以此為謂所銜反致謫逐身名不泰耳甚矣持正之難也

班彪扶風人初避亂就隗囂聞光武起兵即皇帝位勸囂歸漢且著王命論以風切之囂不聽彪遂去囂而就竇融因為畫策使之專意事漢帝擢用之數應三公之命易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按當委身之始商度所歸未遑寧處而介然守正疾速

而從則有君臣契合之喜矣於班彪見之

金人縱秦檜還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砦詭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求見帝帝命先見宰執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之帝獨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且戰且和而專意與敵解怨息兵則自檜始易曰孚于剝有厲

按剝謂陰能制陽小人剝君子危亡之道也君子悅信之不知其包藏者皆禍害之心則必至於危可不戒哉故引賊檜以明發

真宗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為恥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舉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帝嘉納之於是天書之妄作矣易曰引兌

按小人之逢惡獻媚亦何所不至哉王欽若向真宗之隙啟天書之謬舉國若狂恬不為怪遂令見鄙於當時貽譏於後世皆欽若所引導也大易之垂戒深矣人主

其可忽歟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詢所以申大義於天下之計亮曰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天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後備果以得益州立鼎足之業

易曰渙奔其机悔亡
按机憑以爲安之物奔急往也當渙之時急據天下之
險要以圖恢復則英雄得用武之地雖有所悔自可亡
也隆中之對不能合易義與
岳飛事母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讐虜爲任自奉甚
薄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乃飾名姝遺之飛曰
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嘗欲爲
飛營第飛辭曰讐虜未滅何以家爲易曰渙其躬无悔
按此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之占也折中謂與
蹇之匪躬同義岳忠武忘身徇國義凜秋霜此二事特

小節耳然已可想見大德矣
武王伐殷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
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
海而萬姓悅服易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按大號大政令也汗如汗之出而不反也王居所居積
之財也上情不下宣上澤不下究不可以聚渙故必發
德音下明詔又不徒爲虛文而損上益下使咸沾實惠
則令行而民服財散而民聚矣夫何咎
龔勝邴漢以王莽專政乞骸骨太后加優禮遣之梅福亦
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莽殺其子宇及何
武鮑宣等數百人萌遂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
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西歸將妻子浮海客於遼東易曰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按血謂傷害故象曰遠害也自當以三字爲句去不復
來逖不復近出不復入則禍害遠矣何咎之有折中云
古之君子不潔身以亂倫亦不濡首以蹈禍蓋如此
陳仲子齊之世家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三日不食耳無
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
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鄙之謂充仲子之操則蚓
而後可易曰苦節不可貞

按節之過而至於苦則矯情拂性絕無生人之趣徒作
怪人之行豈可守以爲常乎至比諸蚓亦可醜矣
桓帝徵安陽處士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仕進
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
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慨然歎曰使桓生
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竟不起易曰不出戶庭无咎
按傳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則知此爻非泉石膏肓徒
以不出爲高者特不可出卽不出耳魏桓良有得於斯
旨矣
石崇王愷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飴沃釜崇以蠟

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愷以示崇崇卽舉如意碎之愷怒崇疾已之寶崇曰不足爲恨命左右悉出其家珊瑚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者甚眾崇多畜美姿年既盛便置之名曰房老梁氏女擅姿色崇以綠珍珠三斛買之卽名綠珠孫秀求之不與秀因誣譖崇於趙王倫收族之籍沒其家綠珠墜樓死易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按奢侈之人行已無度制用無經終不免傷財敗德之患然實自貽伊戚无所歸咎也傳曰不節之嗟又誰咎

也故不同他爻無咎一例夫石崇之奢侈豈但已哉帝嘗幸其家崇覘知帝衣火浣卽令侍女皆著火浣衣執役帝有愧色此則驕侈而至於無忌憚矣尚可追乎

李沆爲宰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日誦之可也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以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易曰安節亨

按節儉而無勉强旣不失於侈靡復不至於苦難不傷財不害民身名俱泰亨之道也文靖足多焉

漢文帝在位二十餘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其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和親後背約入盜但令備守不發兵深入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覺更賜錢以愧之專務德化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讓幾刑措焉易曰甘節吉往有尚

按人君有中正之德不强世不矯俗和易近情其節也

如五味之甘和適口推之四海行之萬世無不通矣○

呂東萊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三者可盡而不可繼文帝其知之矣於露臺後宮見其不敢輕靡天下之財於匈奴見其不敢輕用天下之力於吳王張武見其不敢輕索天下之情當是時文帝可爲而能不爲以其所餘貽厥子孫凡四百年用之不盡者皆文帝節儉之所留也愚謂文帝有所留卽其安所節也多所節乃多所留能以節自治因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所謂中正以通者得之矣不節則侈侈則濫濫則竭至於竭將何所往而得吉乎隨煬帝可鑒焉故

自天子至於庶人不可以不知易

商紂無道武王伐之至於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覆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易曰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按豚魚至愚惟信足以感之大川至險惟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正亦不吉也故又戒之以利貞○魚介蟲兵象也白殷所尚之色躍入王舟殷命歸周之兆也赤周所尚之色也武王順天應人而有魚火之祥可謂信及豚魚矣

陳良之徒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孟子責之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易曰虞吉有他不燕

按虞燕皆安也靜處於下有以自守則自安且吉也若變其志動而他求則失其安而不安矣

高祖會諸侯兵追項羽至垓下羽兵小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乃夜飲帳中謂美人虞姬曰若起舞吾爲若歌歌訖因泣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乘其駿馬麾下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比至烏江自刎而死易曰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按敵者勢均而不相下惟不相下故鼓罷歌泣皆失其常度而不能自安也○鼓張罷廢也

先主既得諸葛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曉之曰吾之得孔明如魚之得水也易曰有孚攣如无咎

按孚之道無不通亦無不感可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至於固結攣如則君臣一德孚乃化邦更何咎乎

宋襄公欲霸諸侯與楚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公子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君子不困人於厄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人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後世笑之謂是宋襄之仁易曰翰音登于天貞凶

按雞振其羽而後鳴翰音也本不可以登天也夫人信非所信徒務虛聲以矯僞爲尚而不知變通雖正亦凶故其象如此

二張之誅也薛季昶謂張柬之等曰二凶雖誅祿產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柬之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亦謂柬之輩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何及不聽明年果爲三思所殺易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又自恃其剛不肯過爲防備故必有戕害之凶從者伺隙之意或者意外之虞也

曹操進軍江陵劉璋遣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

操以定荊州走劉備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遂定計迎備入蜀以拒操易曰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按當陰過之時以剛處柔必所謂行過夫恭乃无咎也若過於剛則往有厲而當戒可不隨時之宜而固執不移乎齊桓公一驕而叛者九國皆弗過遇之之爲厲耳弗過遇之猶云不加意待之也

齊師伐魯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易曰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按曳輪則車不進乃老成謀國極其慎重而不敢輕動之象狐濡其尾則難濟又以見曳輪之用力難也然衆皆競進而我獨難之雖濡尾而无咎耳劌之一曰未可再曰未可皆能遂謀而不輕動深得曳輪之旨矣

宋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執以爲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

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爾爲相及呂蒙正榜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論擇寘下第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特予京官通判易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茀婦車之蔽失則不可行人君怠於用賢之象也然賢不終廢時變則行矣逐物者失其素守故戒以勿逐七日者卦爻至七而變謂時變也舊說如此折中以設茀爲禮禮不備則不苟於行義尤精確

唐太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

所希然朕日愼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時聞卿輩諫諍之言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爲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易曰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當作濡滲漏也衣袽所以塞舟之漏者思患豫防之義也上句是備患之具不失於平時下句是慮患之思不懈於俄頃持盈保泰有其道故於旣濟爻發之

漢順帝時宦官競市恩勢大長秋良賀淸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爲帝問之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按當盛滿之時驕縱易生而誠常不足故設兩鄰爲彼此之象言奢者不如約者之受福也良賀能約矣宜其得令名哉

呂太后酖殺趙王如意刑虐戚夫人號曰人彘惠帝見之大哭因病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飲酒爲淫樂不聽政曹參代蕭何爲相一遵何法日夜飲醇酒府中無事三年百姓頌之然不能振紀綱興禮讓卒釀呂雉專制之禍幾覆漢祚易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按未濟之上九有剛明之才足以濟時因與天下同樂休養无爲而无欲逸好動之咎故曰飲酒无咎若縱而不反猶飲酒而濡其首然則怠荒僨事向之孚於至是者不免失矣故曰失是惠帝君臣殆難免失是之責也

與

補編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旨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輒爲所制不勝其忿上官儀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卽命草詔左右奔告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於是使

許敬宗誣奏儀與梁王忠謀大逆儀下獄死易曰君不密則失臣

按唐高宗漁色妻母本無人心制於賊后徒忿之耳非眞能制后者上官儀忠於事君密謀請廢未必果能廢也顧不密而使左右得奔告賊后得詣訴其不能廢益明矣儀固已危矣況明言儀教我儀其得免禍乎故高宗實殺儀非賊后之殺儀也愼密不出可以望高宗哉抑儀盍不早自爲計而竟令賊后得甘心也噫

王敦反朝臣請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帥其宗族二十餘人每日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

顗直入不顧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力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係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及帝命顗等詣石頭見敦呂猗勸敦殺顗等敦問導導不答敦遂收顗及戴淵殺之後導撿料中書故事見顗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易曰臣不密則失身

按導兩呼救顗不與言避嫌之道自當如此而殺賊取印數語則大乖慎密不出之旨卒以取禍雖導謂伯仁

由我而死子則謂伯仁由伯仁死也語言可不慎與

真宗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李迪以爲憂一日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付以神器擇方正大臣輔翼之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因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之再三貶道州司馬三貶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莫敢對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

按準初密令草表非不密也忽以被酒漏言致貶竄謂且欲準死遣中使賫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示將誅戮狀竟卒於雷州雖後日有枯竹生笋之異而身名未嘗俱泰則酒之爲禍大也是以禹惡旨酒

哀帝以朱博爲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揚雄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爲失聰之徵且曰博爲人强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後博卒以有罪自殺易曰翰音登于天貞凶

按王弼注翰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然則聲聞雖

登於天其實固仍墜於地延登受策未嘗不正然非所據而據者身必危博其得免凶也邪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按艮其輔非不言也特不輕出耳有序中節而有次序也言輕出而無序是以有悔能止而中節則悔亡矣閔子其庶乎

潁川盜起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將帝征隗囂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横之言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每

一發兵頭顗爲白九月車駕還宮六日卬將兵討潁川盜悉平之易曰有攸往夙吉

按大難初解惟宜安靜不可復相煩擾設不得已而有所往必須早往早還乃吉也

宦者李憲用事士大夫皆奴事之彭孫氣凌公卿然嘗爲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太甚乎易曰來兌凶

按來兌者屈意以取悅於人而悅之不以道也悅之既不以道適取惡於人而有羞辱之凶矣

唐彬晋將也與王濬伐吳同先驅所至皆下吳孫晧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遂稱疾不行已而先至者爭財後至者爭功識者莫不多彬易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按唐彬此事不惟不爭功不居功並不欲有功視勞謙君子而較勝焉其學養德器不誠有大過人者乎

卷四全

男霞舉南州校

〔清〕陳克緒撰

讀易録十八卷

清同治三年傅天秩孝友堂刻本

同治甲子年新刊

讀易錄

板存覇州城東
外郎城孝友堂

讀易錄敘

易菴陳先生深於易積數十年之功著讀易錄一書至乙酉甫脫稿而卽逝世蓋平生精力在是也今歲其門下士陳君盛符欲梓以行世持其書見示披而讀之書凡若干卷前數卷闡發圖書精蘊與諸卦位次先後之所以然具有心得發前人所未發後數卷就原書註釋每卦有分註有總論皆與前賢之意合間參以己見蓋於此道三折肱矣夫註易者不下百餘家皆主數程子大傳朱子本義則

主理蓋理可賅數數不能外理也余於易夙未究心且性鈍不能澈悟聞之古人緒論前聖作易後聖繫易要旨惟在示人寡過居則觀象參消息之幾動則觀變識進退之道由履卦之非禮弗履馴而至於繫辭之樂天知命周子易通一篇深微精粹而終之以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修悖爲理而吉凶則數故曰理可賅數也此錄發揮生成參兩之旨言數詳矣而理卽此寓讀者當領會於筆墨之外卽爻象之微返身體認實驗之日用之間禁其行險妄取之心以歸於易之非禮弗履庶無負是書之苦心不然縱七八九六分析精詳皆末也吁經學之荒久矣終日記誦皆爲弋取功名計求如此書之涵泳聖涯紬繹妙蘊蓋鮮見焉然則學者觀讀易錄一書可以愧厲而興起矣

同治甲子中秋後十日安次邵占鰲敘

先師讀易錄敘

文邑　陳易菴夫子丁卯副貢生也承家學淵源讀書求體驗身心領會神理經傳多批註而於易尤致意焉紱自辛巳受業門下每課功畢博覽周邵程朱諸先儒講義貫澈前四聖作易繫易之深思理數河洛闡其奥秘卦爻彖象究其精微變化生成通其妙用位次名義抉其本原或從先儒以折中或由心得以註疏其出自己見乃發洩前賢未盡之精蘊也日讀之不倦即錄之不遑至乙酉三四

易稿始成帙謂紱曰易之爲書開物成務原始要終者也物極必反易簡可久可大聖人仰觀俯察知消長之機範圍而曲成之順性命之理明進退存亡之道貞則吉厲无咎悖之凶可見易也者所以平險安危示人趨吉避凶之道也凡凶皆生於剛柔失德苟順乎中正訟亦可吉困亦能亨蹇非不利睽亦得合若失其中正大有元亨猶有无交之害鼎之元亨猶有公餗之覆矣讀者即理以推數按數以驗理觀象以玩辭觀變以玩占可以決從違定猶豫即可以寡過漸進於知命樂天余讀易卅餘載未暇及功名不爲一時一身計也今此錄雖成未知可行世否余所教授諸生唯汝是望汝其勉之不意當年屬望雖切而親炙無多吾　夫子即逝世然竊念　夫子平生何以不暇計功求名　夫子没世何以又若朝聞夕死蓋以其生也爲註此易而始生其死也必成此錄而後死此經學之關係非淺豈漫然已哉紱愧不敏固未能領受　師傳所當爲者惟有梓行以待來學已耳而亦未能獨任其責四十

載積慮難忘今已年踰六旬時無容緩矣蒹齋世兄又心誠懇切義更不容辭矣雖獨力難支不得不首倡此舉白諸知己求諸同人各量力行之並將　淑起太老夫子所著筮聖說書付梓行世以待來學以畢四十載之心願焉

同治三年甲子復月甲子日益津門人陳紱麟頓首敬敘

先君讀易錄敘

先君易菴公劬從　叔祖簣墅先生遊時聆說書教誨後以硯田爲業教授生徒曁鈴兄弟亦以說書爲訓迪朝夕好讀易手不釋卷參考諸名家講義輒有心得則輯而錄之三十餘載至乙酉三月始成讀易錄一書是歲　先君卽見背嗟乎自古註易者不乏名詁而闡陰陽之秘發天地之藏鮮有若此錄之明且盡者我　先君之學力畢生之心血胥於是乎在矣一則幸天假之年而成帙一則歎余

小子不才未能讀父書以遂　先君之志也及鈴餬口四方求說書者手錄之不遑而讀易錄未行於世心竊憂之客歲又染病危極伏思兄鈞早逝世鈴若再有不虞　先人之遺澤付之東流矣爲人子者情何以堪奈限於遭際才力不及實有無可如何者欲求助以付梓惟族姪少韓略可資助未能總其成窗兄陳菊溪先生有素志乃家計稍窘欲緩以待時始自任但菊翁素具一爲仁不富之資鈴恐以殘年難待耳或勸以詣懇菊翁好義人信服若得首倡卽可因再謁之話積愫懇爲首善刊讀易錄與說書並行於世先生喟然歎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余亦知時之無可待也借人以遂我之素願卽以成汝之孝心已耳力雖不足可先輸金數十然後達知同人隨意贊襄如不贍再爲補葺以總其成今果集腋成裘梓已告竣因泐數語以誌此兩書之傳賴諸同人之贊襄實菊溪先生之鼎力云

同治三年歲次甲子嘉平月上澣男鈴薰沐頓首敬識

讀易錄

校讐姓氏

庠　生紀爾穀善舟　文安縣人

庠　生陳睢麟雅南　霸州人

歲貢生王　縟無奇　霸州人

廩　生馬溪清碧山　東安縣人

校閱姓氏

候選巡政廳王　俶樂亭　文安縣人

庠　生劉元濬容川　武清縣人

恩貢　生韓冠賢纎紝　永清縣人

增　生陳廷楫曉帆　霸州人

庠　生陳廷柱曉峯

童　生陳廷樞星垣

童　生解光炬蓮堂　東安縣人

助刊姓氏

盛京奉天府世襲騎都尉壬戌科舉人戶部主事　陳玉章

江南江甯府上元縣世襲雲騎尉湖北候選縣丞　楊正櫺

江甯府上元縣己酉科舉人候選教諭　陶桂芳

江甯府　縣己未科進士刑部主事　蔡　琳

江蘇揚州府甘泉縣候補三四品京堂　汪承元

安徽甯國府旌德縣丙午科舉人東安縣知縣　呂嘉端蓮舫

山東曹州府菏澤縣　霸州知州　陳如瑤廷珍

青　州府樂安縣監生　趙錦章

山西平陽府曲沃縣監生　張石磬

直隸廣平府永年縣丙午科舉人霸州學正　王　勲竹書

永平府遷安縣恩貢生東安縣教諭　裴維習愚齋

灤　州甲辰科舉人候選教諭　馬際清心齋

正定府正定縣壬辰科舉人東安縣訓導　何德金義賓

保定府安州廩貢生霸州訓導　朱世錕琛吾

布政司理問　朱爾爽厚田

新城縣戊戌科會元候選知縣　王振綱重三

庠生　祖寶善璞齋　庠生　田東橋清侯

容城縣 辛酉科拔貢 曹本一 子清

安肅縣 廩生 劉玉澤 丕箴

雄縣 增生 楊運魁 子考 庠生 張品端

監生 梁玉聲 雅音

河間府任邱縣李鐸 振宣 廩生 宗樹桐 華圃

肅甯縣 監生 張元龍 靑泰

天津府天津縣候選守備 趙振甲 品五

己酉科舉人 李錫朋

姓氏 三

山西介休縣甲辰科舉人南皮縣知縣 候補同知 馬淮

天津府

青縣己酉科舉人文安縣教諭 張鶴齡 鳴泉

丁酉科拔貢科舉人 國子監助教 記名同知 陳世紱 佩之

候選鹽大使 陳世華 祝三

增貢生雞澤縣教諭 陳仁麟 名閣

庠生 吳采三 監生 董連山 海樓

靜海縣 雲南鹽課提舉司提舉 閻毓珍 聘廷

貢生 閻開文 煥彩 監生 閻毓溶 麗江

監生 閻毓楨 幹國 貢生 閻毓琳 紫峯

庠生 曹廣濤 映塘 監生 閻夢麟 漢閣

九品 鄭文選 鳳樓 庠生 閻孝愷 袖瀛

廩生 岳鑄元 司農 監生 岳汝翔 翊卿

朱元桂 秉陽 朱衣錦 鶴洲

朱福景 介亭 張儒林 雅亭

李茂林 竹軒 李書賢 希之

姓氏 四

張之楨 幹廷 王玉如 藍坡

王士達 慧生

順天府武淸縣

己酉科拔貢 咸安宮教習 候選教諭陳元浩雨泉　庠生張振淇右泉

實錄館教習候選通判高士柏亞棠　庠生楊夢齡九錫

戊午科舉人蕭國耀利賓　監生劉德昌孟修

壬戌科武舉劉宗武奉丹　監生劉哲知人

候選訓導曹開第仲升　監生安鎔耀齋

六品銜曹生成性恬　監生安際春寅仲

歲貢生蕭開甲雲衢　庠生安翔鳳翥

監生蕭開第燕軒　庠生蕭開筵秩庭

〈氏〉　五

庠生蕭廣陵　太醫院吏目李寶齡夢圖

壬辰科舉人 署保安州學正 曹貢齡禹門　歲貢生曹書齡芸橋

童生曹知齡孟嵩　庠生曹夢齡瑞徵

貢生曹晉齡峙西　附貢生曹廷世壽民

辛亥恩科舉人河南候補知縣　曹星煥子蔚

監生吳象臣又章　附貢生吳寶璜子漁

增生王夢祥禎甫　處士劉振奎冠西

庠生孫毓柏秀巖

己未恩科舉人陳希恕心如　庠生趙克剛子乾

附貢生張新傳悅農　庠生王者棟夢聯

廩生陳自超蘇臺　廩生王雲溪午橋

庠生李繼緒紹庭　庠生張際隆魯山

庠生王克勤禹績　監生傅天魁俊英

候選巡政廳嚴文蔚茂林　監生曹開蔚雨香

馳封武德騎尉 賞戴花翎 監生楊振鐸警予　貢生李世榮蔭莊

庠生安靜孟廉　監生劉雙甲美常

監生李玉衡平軒　庠生劉際春芳圃

寶坻縣

候選州同 廩生 周立山蓉峰　廩生李德庸夢書

〈氏〉　六

廩生張廷桂馨山　庠生張琢玉堂

庠生楊振鈞子衡　庠生李榮春燕林

候選訓導 廩生 劉青選龍階　從九品王維祺恆春

固安縣

癸卯科舉人 趙州學正 劉甡鹿賓　庠生姚壽山眉峰

己亥科副榜柏為霖心泉　監生馬獻圖德純

增生張兆亨吉齋　庠生袁學燦篤卿

庠生呂廷琳夢微

東安縣

丁酉科進士張國士少韓　庠生　張國霖夢巖
庠生　馬　鎮穎君　增貢生　馬慶運藎三
廩生　馬慶恩藍軒　附貢生　馬濟清鴻舟
候選同知馬洸清子剛　廩貢生　馬丕箴右銘
庠生　馬丕京念軒　候選州同馬丕彰揚庭
附貢生　馬丕琛渭圃　廩生　馬馥亭伯蘇
貢生　孫樹榕廣蔭　庠生　孫樹楹子丹
庠生　李廣謨丕顯　庠生　王　恂墨莊

姓氏　七

附貢生　趙繼先紹曾　監生　孟嘉槐庭三
增生　孟雄文健菴　監生　孟寶文
增貢生　李振濤伯澂　貢生　張書堂寶森
誥授奉政大夫附貢生候選訓導王鵬翥靜軒　監生　王魁第蓉舫
貤封奉政大夫候選巡政廳王邦慶啓庭　監生　王恩慶墨軒
翰林院筆帖式貢生王福堂子範　監生　馮　銓
六品銜　陳永齡夢齋　童生　張象新小亭
山東曹州府濮州州判解兆柏　增生　解兆章豫生
童生　解兆珊秀峰　增生　趙　琛獻廷

監生　王鳴泰瑞峰　庠生　邢開甲
庠生　胡開運選青　童生　王　愼雨樵
童生　于兆鳳鳴岐　童生　林蔚之松坡
童生　張九賓　廩生　劉元士小墀
八品銜　邵占熊夢巖　庠生　岳國翰艮南
增生　岳宗源一峰　庠生　史振鐸
庠生　岳步雲漢亭　增生　解承昆友山
庠生　解光哲仲明　增生　田瑞年笠雲
庠生　田耕九餘齋　童生　劉鍾嶽小山

姓氏　八

庠生　劉鐘奇雲峰　童生　李　鉦
庠生　劉溪橋晴浦　監生　王　棣郁亭
庠生　萬方泰聲遠　九品　劉　位
恩授九品　劉吉昌乃邦　童生　孫玉璞
九品　郭克勤　監生　孫樹楨
增生　孫樹棠蔭亭　庠生　謝　鍔廉夫
增生　孫炳垣拱辰　庠生　劉毓棠蔭南
庠生　王寶善楚珍　庠生　趙廷桂

大城縣

己未恩科舉人 王植桂 馨山

乙卯科舉人王召金 品三　庠生 梁鳴鑾 上儀

戊子科舉人甯津縣教諭劉 煦 春甫　庠生 劉育鴻 竹湘

兵部郎中鄧天符 贊元　庠生 劉元鎬 式金

刑部郎中趙蕙田 香圃　八品銜 齊 俊 錦鏞

誥授五品銜 王振宗 椿林　庠生 郝傳第 蓉鏡

庠生 郝觀國 利賓　庠生 馬學詩 雅軒

童生 郝席珍 品齋　庠生 孟開基 厚田

監生 孟邦典 勃軒

庠生 王卓如 立齋

監生 馬 蕙 室馨

保定縣

甲子科副榜田璟 承

文安縣

甲辰科舉人 前護理安襄鄖荊兵備道現任襄陽府知府 王 璐 翰卿

灤州訓導張 濟 作舟　附貢生何 璐 蔭穀

布政司理問陝西候補府經歷張 溥 博齋　附貢生董樹勳 齊時

山西汾州府孝義縣知縣薛向辰 明軒　增生董汝臨 子容

辛酉科舉人 馬恩榮 芸生　貢生葉俊生 舉言

甲子科副榜 賀家駿 適聲　貢生王信中 守謙

候選衛千總 張光壁 縈庭　貢生王于蕃 价堂

千總職 李 謹 慎齋　貢生馬邁羣 軼萬

增生 齊占鰲 瀛洲　庠生楊紹唐

庠生 何道平 靜山　庠生王濬昌 子源

庠生 王寶書 玉堂　庠生王應斗 星橋

庠生 高重廉 靜齋　庠生高錦雲 仙圃

監生 白鵬翔 南池　童生蔡光潤

童生 高步蟾　童生王澍森 渭春

戊戌科副榜 劉文平 泰階　庠生穆方華 時煦

候選訓導 劉賜錦 黼堂　監生靳 岱 會瞻

監生 楊東懷 寶藩　庠生趙景嶸 一峰

庠生 何大勇仁菴 增生 宮煥章獬庭
處士 宮維屏紫藩
恩授都司職 王太然化南 庠生 王錫九蒦齡
庠生 夏鼎新兆祥 庠生 楊步武凌閣
己酉科拔貢候選知縣 紀　祖悟樵 貢生 劉文溶春橋
壬子科武進士 林恩科清元 庠生 徐鳴珂潤珊
辛酉科拔貢正藍旗教習 靳作霖澤生 廩生 紀協鑾韻坡
正黄旗教習候選訓導 紀朋陵視三 廩生 劉士廉介儒
庠生 繳　儼肅齋 庠生 常恩慶澤軒

監生 劉思敬慎修 監生 曹士元
童生 史永清惠泉 童生 任應書綸閣
童生 盧清廉靜安
壬午恩科舉人 王錫命鎮藩 廩生 王肯堂晴溪
鴻臚寺序班 薛玉樵蘊齋 庠生 王炳文虎臣
庠生 劉體乾穆齋 庠生 宋筆麟書春
貢生 薛寶樹謝亭 童生 李逢山仙洲
邢桂榮小山 庠生 邢鶴圖松軒
白化成小香

科武舉 吳江嶺鎮南 廩生 閻毓珍聘章
壬辰科舉人 陳青雲子雨
童生 劉元勳
庠生 王　引鶴庭 庠生 王汝霖暐臣
童生 董庚坦
庠生 陳　鍔劍鋒 監生 陳　鎬少文
庠生 陳映書雪窗 陳繩祖松舟
陳念祖茂春 童生 陳桂蔭靜軒

永清縣　辛丑科進士湖北荊州兵備道　張建基 洊山
刑部安徽司員外郎　劉祖棨 實君　增廣生　朱琮錦 獻廷
丙辰科聯捷進士刑部貴州司主事　楊澤山 子通　歲貢生　葉詠棠 存之
布政司理問庠生　劉玉瑾 韞齋　附貢生　智　炳 文泉
乙未恩科舉人　劉　峻 曉山　庠生　王鳳岡 藹臣
國史館謄錄廩生　司文楷 煥儀　庠生　鄢殿招 晉旃
庠生　劉登雲 漢升　庠生　趙學海 冠山
庠生　廖凌雲 步青　庠生　朱希武 桓夫
恩授七品銜　姜志學　監生　張　湘 曉洲

九品銜　劉殿魁　監生　劉文俊 曉亭
九品銜　鄭旺
吏員　韓步奎 射斗　庠生　韓殿臣 廉泉
廩生　冦庶同 象吉　增生　吳紹素 麟書
貢生　吳掄元 書升　貢生　吳春元 杏園
庠生　萬壽選 穎夫　監生　劉仲虎 癡雲
恩授九品　鄭國泰　童生　張自新
守尉所千總　趙連玉 璞生　庠生　王言縧
庠生　王言芳 潤齋　庠生　王言徵 子孚

庠生　張登甲 雲史　庠生　賈　鐸 秉之
貢生　賈文魁 星樞　廩生　馮壽祺 嵋碉
歲貢生　侯顯揚 耀先　庠生　劉毓模
監生　賈文鎔 化南　監生　李夢蘭
監生　王言綸　楊　鈞 重權
營千總銜　王言昌 虞廷　庠生　李廷楫 蘭舫
貢生　王　緒 繩武　王　棠 蔭圃
庠生　司文中 執齋　附貢生　李玉鎔 虹橋

議敘九品　李玉銘 省三　監生　李玉錡 重三
附貢生　傅爲霖 雨蒼　業儒　傅承霖

霸州 丁酉科舉人天津縣教諭 張震雷門
丙午科舉人四川候補知縣梁元翰仲藩 增廣生 張佩銘西齋
壬子科舉人候選教諭崔 儁毅泉 附貢生 吳調元燮臣
誥授五品銜候選訓導邱 均坦齋 貢生 梁 瑨國樞
誥授五品銜候選訓導邱 墉石齋 庠生 鄧 炳南鍼
己酉科拔貢候選教諭鄧 鈞秉衡 庠生 郝培厚象坤
九品司庫張中禮奉儀 庠生 張立昇
監生 楊世芬馥菴 監生 張雲凌閬騫
庠生 張汝明奉彬 庠生 盧雲漢天章

姓氏 十五

廩生 孟國屏建侯 廩生 梁 枚雪園
布政司理問董士奎 監生 李 祥國興
庠生 韓曾楷幼楣 監生 韓代曾繼之
貢生 張 樞星伯 貢生 劉際唐襄臣
庠生 胡玉峰仲素 廩生 劉曾培蘭生
庠生 梁元瑛華璞 庠生 宋邦喆了翁
六品銜 閻 彤廷錫 庠生 張 鑄治軒
廩貢生 王紹祖念曾 監生 郭運豐慶辰

監生 孔照林顯衡 監生 徐 鎮萬里
監生 田繼盛利生 六品銜賈永和春臺
庠生 田植蘭畹卿
童生 宋邦瓚玉卿 童生 李向榮
廩生 徐錫庶晉三 廩生 劉士廉介儒
童生 王懷恩 童生 慶 升允南
誥授武畧騎尉正黃旗漢軍內務府筆帖式 文生鄧雲閣漢庭
戊午科舉人 鄧 烜耀山 貢生 亓鳳鳴叶吉
庠生 鄧玉輪香谷

姓氏 十六

庠生 榮鳳瑞和鳴 庠生 王松林鏡泉
庠生 馮 翊子翔 庠生 高步亭
監生 謝廷弼梛村 監生 榮 觀
榮 平 蔡 苓
庠生 翟炳寰仙圃 庠生 陳廷榕蔭堂
業儒 陳廷瑚寶樹 業儒 陳紹武繩齋

讀易錄目錄

文安陳克緒註
益昌後學傅天秩
益津受業陳敘麟　校刊
男　鈴　編輯

卷一
河圖　河圖卦位　洛書
大衍篇　河圖續義　洛書續義
卷二
伏羲八卦橫圖　伏羲八卦圓圖　伏羲大橫圖
伏羲大圓圖　伏羲大方圖
卷三
文王八卦橫圖　文王八卦圓圖　上經卦序圖

下經卦序圖　讀法　筮法
卷四
乾　坤
卷五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卷六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卷七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卷八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九
咸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卷十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卷十一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卷十二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卷十三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未濟
卷十四
繫辭上傳
卷十五
繫辭下傳
卷十六
說卦傳

卷十七

序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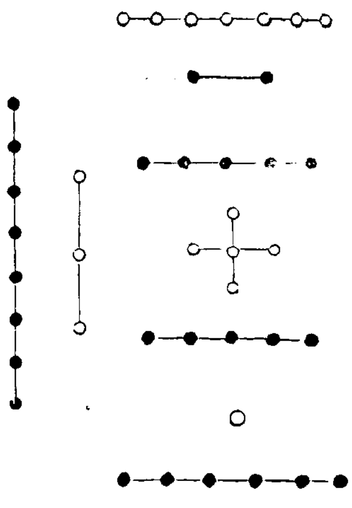
卷十八

雜卦傳

讀易錄卷一

文安陳克緒註

河圖



中一說

天地未判、杳杳冥冥、杳冥以至於極、自然有無朕之朕、爲無朕之朕、不可以朕名也、是爲太極、是爲河圖之中一、中一之德、至眞至實、渾陰陽於一致、宰萬有而無迹、所以立天地之心、而爲萬物之本也、

中五說

中一、乃理氣併壹於無朕者也、無朕之朕、動則圓、而靜則方、圓者周乎上下四旁、而其位六方者、立乎上下四旁、而其體四、四非他、卽水智火禮木仁金義之抱一而處也、任其動於上下四

旁莫不以一而兼四故一之德常於五

中十說

一之蘊四於無朕也充足以至於極則不能終閟而升爲上五之天降爲下五之地斯兩儀立矣然兩儀雖分而中涵之一初非判然而爲兩故合兩五而爲十十也者兩五對立之形也兩五同體於中一則形雖判而實合陰陽之奧妙神奇全在合兩五而爲十合五爲十造物之能事畢矣

生數說

中五升降而爲兩五則中一化兩矣一既化兩則兩之性情仍

必合一而其相合也亦仍以一爲感應但上升者輕清而善動下降者重濁而滯於動故陽常先陰而爲奇陰常待陽而爲耦陰位下故陽下求陰而北一生陽位上故陰上耦陽而南二生南二得訢合之機則以二生一而東三生北一訢合南二則以三生一而西四生其未相得也陰陽兩相求故陽奇在下陰耦在上其既相得也陰生陽於左陽生陰於右此北一南二東三西四所由定也○一四生於上五而仍合數於五二三生於下五而亦合數於五體不異則數同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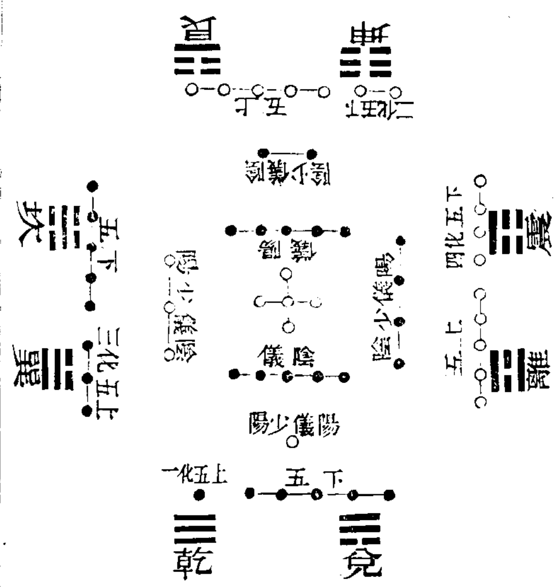
成數說

兩五發動則必一非一不能發也其成能則必五非五不能成也一成於下五則數六二成於上五則數七三成於下五則數八四成於上五則數九兩五同體於中一故相感者必相成也然非獨一二三四之生數至此而成實中一之德至此而成耳中一統四而爲升降之兩五則陰陽兩分兩五交感而生一二三四則陰陽兩相求相求而各得五以爲六七八九則中一之兩分者至此仍併合而爲一而中一之本末源流乃無不備故爲數之成也

河圖卦位說

河圖中五卽太極兩五卽兩儀上五發爲北一陽儀生少陽也下五發爲南二陰儀生少陰也下五由二生三陰儀生少陽也上五得三生四陽儀生少陰也北六乃下五之成一陽儀之少陽復爲一陽一陰而乾兌成焉西九乃上五之成四陽儀之少陰復爲一陽一陰而離震成焉南七乃上五之成二陰儀之少陰復爲一陰一陽而坎巽成焉東八乃下五之成三陰儀之少陽復爲一陰一陽而坤艮成焉此河圖本體卦位兩五卽八卦初畫生數卽第二畫成數卽第三畫翻轉觀之卽伏羲圓圖位次今並圖列於左

河圖卦位



右河圖本體卦位皆陰陽交感之義伏羲圓圖則推原此圖之本皆中宮兩五之義也河圖生成之數發於兩五兩五初分陽由左而上升陰自右而下降故伏羲八卦初畫以左右分陰陽兩五既分則陽上而陰下故二三畫皆以上下分陰陽陽非極乎上不下交二三畫皆陽上則陽極而下交之情動矣陰非極乎下不上交二三畫皆陰下則陰極而上交之情動矣陰陽交然後生成之數勃發於不容已伏羲準兩五及生成之數以畫卦而義則尊發兩五之奧蘊是之謂則河圖以畫卦若僅規倣比擬其形似又奚取畫卦乎哉○凡陰陽交感無不翻轉顛倒伏羲卦圖與河圖卦位皆相反對惟其反對是以相感惟其反對而相感也實非異體故翻轉顛倒而伏羲卦圖卽河圖卦位也

蓍法說

河圖全數五十有五中五無朕一升一降而爲兩五則太極藏於兩儀而中五不見故蓍用五十兩五皆以四涵一而兩五所涵之一實非兩一則兩五之實數惟九矣故蓍用四十有九河圖之變化生於兩五故蓍必兩分兩五所涵之一周流兩儀而不滯於一五故蓍必掛一掛一則兩五皆四故揲必以四爲一

河圖之變化成於七八九六故蓍以七八九六定二少二太之爻陽能開始得終則變陰能持終遇始則變六乃陰始九乃陽終故蓍遇九則陽變遇六則陰變七開九始八持六終陰陽循其常道故不變也

參兩說

中五立兩五之間參天也兩五分運於上下兩地也河圖之數發覺於中五變化於兩五而生數成數皆發覺變化之迹也蓍法規矩準繩在生成之數而變化神奇皆在中宮之三五卦爻陰陽體象在生數成數之奇耦而所以立奇耦之體者亦在中

宮之三五識三五之義則參兩無遺蘊矣伏羲卦圖凡五皆發參兩之蘊而已

太極分合說

太極不分則陰陽不立陰陽不合則太極無功兩五則太極之分體也兩五所涵之一則陰陽之所以爲合也惟分其所未嘗分故上五必求下五之陰下五必求上五之陽惟合其所分者必有生物之功故三生乎東四生乎西惟分其所未嘗分者其終必歸於合故一能得五而爲六二能得五而爲七三能得五而爲八四能得五而爲九生成之數變化莫測其實皆太極一

分一合爲之道所以成於易簡也

陰陽生成說

凡物皆生於陽而成於陰然河圖生數有發於二四之陰成數有存乎七九之陽者二四在生數乃得陽之陰非成陽之陰所謂坤道成女也故能生物七九在成數乃利貞之陽非元亨之陽所謂各正性命也故能成物而要其所以爲生爲成之機則皆由於始逆而終順無論陽往陰來陰往陽來非逆則機不聚而氣不留亦無論陽之從陰陰之從陽非順則兩情不洽不能固結以成形順逆者陰陽之所以爲生成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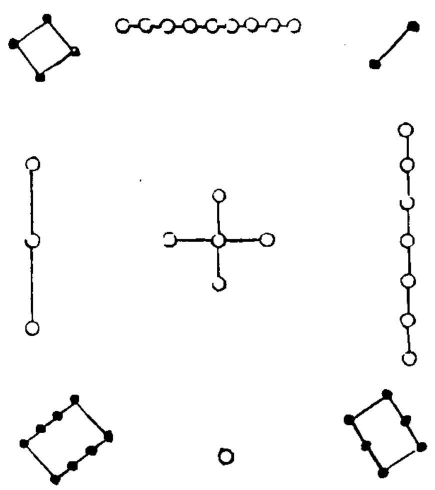
五行說

一之降也生氣入於純陰之內而爲陰靜所釀則生氣溼潤矣溼潤之積而水生焉故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二之升也生氣高燥而又爲陽動所激則燥極而火生焉故曰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一下降故水性就下二上升故火性炎上一二乃陰陽始交其氣猶未堅凝故水火有形而無質也○二得上五而復生一則數三三位在升降之間則陰陽盤屈之會也發源於一六故托根於水潤發越於二七故暢達於火燠盤屈於一六二七之間故根下行而幹上達二七轉一六而上升故根氣復轉

生機而上運氣至三則鍊矣故木較水火爲形成質定也三之氣鍊於下五故曰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上五以一合二而復生一則數四四則中一外環之數畢矣氣數既畢則仍歸靜止而純乎凝固矣愈凝則愈鍊愈鍊則愈堅而金生焉氣靜止故性沈下性內斂故質堅固質凝結故體剛勁四之氣鍊於上五故曰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凡氣之盛大流行而不盡於水火木金者則皆奧衍太虛而爲土盛大之氣居中而溢外則一統四旁之體也故土數五焉一生一成則耦而十矣故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中宮十五氣之始也土則氣之終也始終無異致

故土生成之數與中宮數位相符合也

洛書



中一說

河圖中五立兩五之根則中一爲生天生地之一洛書中五獨立乎中則中一乃天地訢合之一然天地訢合之一實無殊於生天生地之一皆太極之德也

中五說

中一之德靜則涵以四動則運以三一合上下而三合左右而亦三實其中一則爲三虛其中一則爲兩三立乎中兩拱乎外故洛書奇居四正耦居四隅也奇成於三耦成於兩故奇數三相乘耦數兩相乘也洛書之義全在涵三而化兩涵三化兩者參天兩地之樞機凡陰陽之互根互生絪縕布濩莫不由此與河圖中五迥不相同○河圖之五乃中一靜存之全體洛書之五乃中一發動之樞機樞機之發然涵兩五以爲德故洛書無十而義存乎涵三化兩也

去十說

河圖洛書皆無十河圖之十乃兩五對立之數非積一以成十也數至十則兩五之德成而天地訢合仍復生一故洛書之數遇十則化一此洛書陰陽互生之奧蘊也○中五涵三化兩即併河圖之二五於一體別無兩五之十矣故洛書之精蘊全在去十也

四奇說

中五以一化兩而縱橫皆成於三三非併壹不能發故其發於北也其數一一化兩而達於陽位之左則數三三者三其一也三各化兩則三其三而數九九者九其一也九各化兩則三其九而二十有七數遇十則化一故置二十而得七七者七其一也七各化兩則三其七而二十有一置二十則復生北一中宮之數以四環一故周乎四而終歸於一始於一而終歸於一則止乎其不得不止矣

四耦說

數遇十則化一九七之間餘二十則兩一之耦生矣陰之耦耦乎陽也九退七則陽終而陰無所耦故陰必右旋耦之爲數生於中五之化兩故數以兩乘兩乎二則數四兩乎四則數八兩乎八則十六置十得六逆陽一周遇陽七而陰終兩其六則十二置十得二亦猶七生北一也陰始於二復歸於二則亦止乎其不得不止也○中宮之一涵三化兩一實則三虛則兩實者陽之德虛者陰之體故奇以三乘耦以兩乘也

涵三化兩說

三乘其七則生北一兩乘乎八則十六兩乘乎六則十二遇十化一則八六亦各生一於北一無兩一會三一以成北一北一所以必涵三也然涵三之二一生於陽七而一則生於陰八一則生於陰六此北一所以必化兩也中五之體涵三化兩故其終仍歸於涵三化兩也○兩乘乎六則生西南之二三乘乎九則餘二十三乘乎七則亦餘二十遇十化一則七九亦各生二於西南耦無異耦會三耦以爲一耦陰所以能耦涵三之陽也然西南之二一生於六而一則生於九一則生於七六生一耦七九生兩耦陰所以能耦陽之化兩也陽之爲德在涵三而化兩陰之爲功在耦其涵三而化兩觀洛書涵三化兩之義而陰陽之底蘊畢洩矣

參兩說

河圖中五參天也上下兩五兩地也洛書中五以一化兩則併參兩於一體乃萬物之大本大原也二二又各涵參兩則物物各成參兩之體也參兩之德徹上徹下之道也

河洛表裏說

陰陽之生皆成於三洛書自一至九其節凡三則陽足矣陽足則陰生河圖北一所以生南二也洛書自二至八其節亦三則

陰足矣陰足則陽生河圖南二所以生東三也其三之生四亦然此生數相爲表裏也洛書之八生六化一故河圖一六相守洛書之九生七化二故河圖二七相守洛書八九之數皆涵退機九退則遇四八退則遇三故河圖四九相守三八相守此成數相爲表裏也河圖生數之節皆洛書默運其機此河圖表而洛書裏也洛書循環進退之機皆河圖相守相成之德默爲主宰此河圖裏而洛書表也表裏互見殊非有兩但河圖總括全體洛書則詳其節目委曲造物諄諄正復不已也

一九說

一至九陽德一成之局也變七生二有鼎革之機鼎革之數用二而不用七七窮而二通也

二八說

二至八陰德一成之局也變六生一有再造之機再造之數用一而不用六六一治而六亂也

七六說

六七皆陰陽之窮數窮則變變則通故七進則生一退則生二六進則生二退則生一一二皆陰陽之始機洛書以七六終即以七六始故七六者陰陽之樞也中一之運實之則統上下四

旁而爲七虛之則合上下四旁而爲六七六統數之全故能握陰陽之樞也

三四說

三四皆洛書之中數也三介一九之間四介二八之間洛書中五之數縱橫則皆三環抱則爲四三四得中五縱橫環抱之數所以爲洛書之中數也但三爲陽中縱橫畢貫變動不拘道所以開物成務也四爲陰中一定不易抱中而處道所以面面皆足也

陰陽順逆說

河圖之陰陽對交對感洛書之陰陽則布濩流行之德也陽起於北而以發揚爲德則左旋爲順由左而上以及右節節逆陰而行陽發此逆者機也然後機凝氣聚而有生物之功陰起於西南而以耦陽爲德則右旋爲順由右而下以及左節節逆陽而行陰爲此逆者機也然後承陽而有成物之功陽之行也奇數增則耦數必減陰之行也耦數增則奇數必減陰陽各行乎有餘之地故磅礴充塞雖極之繁變而不可窮而莫不自然順軌也

陰陽中正說

陽之發也盛大流行不擇地而生物然必得陰以爲節乃盛大而不過洛書之奇圓不已於所生也洛書之耦方轉折有其節也奇數本得正中之位而又得方正之陰以爲節此萬物賦性受形所以大中至正而爲繼善也

陰陽損益說

一進九二進八其數已極極則必損九損爲七七損爲一八損爲六六損爲二而陰陽幾盡矣然陽能爲一則仍進三以成九陰能爲二則仍進四以成八而陰陽皆益焉損者益之兆益者損之機洛書者損益之道也○損益皆視乎中洛書之陽中在

三陰中在四三四者中五參兩之數也

數位說

其位尊者其數盈九在上盛德以臨下也其位卑者其數減一在下誠壹以奉上也左數三陽得陽位則百物就理故數得中一之涵三右數七陽入陰位則百爲錯亂而天下多事故數倍左而又過之尊數盈貴文也卑數減尙質也左數中正理順則政簡也右數繁賾政煩則人勞也治亂之畧備矣

洪範說

河圖畫以卦演以彖繫以辭然後天理燦露於人事洛書演以

洪範敘以九疇則天理直下不費衍說較卦象尤爲直截

一曰五行北一發中五之全體其發機則一其布氣則五氣機之發無一刻稍停故曰五行天以五氣行乎地而水火木金土因以利濟天下矣此聖人制器利用之所本也

二曰五事二生於九七之間陽始生陰天理入於氣質則道存乎官骸而百爲出矣故有事焉官骸與五行爲體故事有五焉貌言視聽思本乎肅乂哲謀聖以爲事學校所由立也

三曰八政三得中五一縱一橫之正體故能正物之不正而爲政中宮縱橫之數貫徹八宮故政之爲數成於八三數縱橫而成五三三五相乘亦八數也〇北一始發養乎八六之陰內故爲食西南之二陰始成形萬物成形則財用出矣故爲貨東三陽德之發舒也陽氣旣伸則百神皆出故爲祀東南之四地産之極盛也地德旣盛故司空掌之西北之六陰之窮也然生二生一則能開萬物之閉故司徒掌之西七陽之窮也然生一生二則能止窮陽之暴故司寇掌之六陰柔故爲文教七陽剛故主武禁也東北之八陰之盛也以盛陰而下交北一之尊則天子之賓也故爲賓南九陽之盛也以盛陽而赫濯於二四之陰則軍旅之義也故爲師八政統正八宮義蘊宏深此其大畧耳

四曰五紀四得中宮外環之數則節制乎四旁故爲紀陰體方正則能爲陽之紀律也四環一則數五故爲五紀〇紀與政不同三數奇則以一馭兩王者居中制外之義也四數耦則以外環內天地覆幬之德也故三爲國之政而四爲天之紀

五曰皇極中五渾氣機於無朕運八宮於無形八宮之數皆其數不自爲數也德在乎極又何數乎

六曰三德六乃陰窮之數窮則無功功在生北一及西南之二一二皆陰陽始機陰陽始賦於人則繼善成性之德也六乃三耦之體故德成於三

七日稽疑、七乃陽窮之數、生一則趨卑下、生二則入陰暗、所以有疑也、然一二開陰陽之始、則又有明機、故雖疑而能稽、數在七、故有雨霽蒙驛克貞悔之七焉、○七六皆涵陰陽之始機、故一爲心德、一爲稽疑、疑與德皆在心也、六陰靜、故爲一定之德、七陽動、故變化而稽疑、六陰故數半、七陽故數全、六陰邪、故用司徒之教、七陽剛、故內之爲稽疑、外之爲決獄、

八日庶徵、八乃二之成局、故爲二五事之徵驗、八數陰、則半之而數四、八生北一、一四合則數五、八爲耦陽之成局、故休咎兩分其義、

九日五福、曰六極、九乃一之成局、五行之功成、故爲五福、福輔也、五行之氣、輔五性之德也、九生西南之二、二合九則十一、福數五、故極數六、九乃陽之極盛、故曰極、極窮盡也、與五行之理合、則九之數未極、故得五行之輔助、乖五行之理、則氣質過五而數六、故成於極、九之陽極於盛、而六又陰之窮極也、○一二三四皆進長之數、故數有增而無減、八九之數已極、七六則極而窮矣、故數有減而無增、七九陽、故數僅無所減、六八陰、故數皆減半、陽全而陰半也、八生一、九生二、皆在本局、七六之生一生二、皆再轉之局也、故七六不加數、而八加一、九加二、九八七六皆中五重加之數也、故三德分、則剛柔、稽疑分卜筮、庶徵分休咎、福極分吉凶、而事成於兩也、

凡八宮之數四十有九、與大衍之數合、皇極居中無數、則虛一也、理不易、則數同歸、乃所謂洪範也、○一五行天也、二五事人也、三八政、政本乎人也、四五紀、政協乎天也、五皇極、默運天人之樞也、六三德、作人也、七稽疑、決事也、八庶徵、天地位也、九五福、萬物育也、天德王道備矣哉、

五行說

中五之一、實之則陽變而參天、虛之則陰合而兩地、陽變陰合

五氣所以順布也、一參上下左右而皆三、則兩其參而數六、北一之水成矣、三分其六而益一、則一兩兩參而數八、東三之木成矣、三分其八則不足於九而虛一、三分損一、而益以所虛之一、則一參兩兩而數七、南二之火成矣、三分其七則餘一、三分益一、復益以所餘之一、則三其參而數九、西四之金成矣、三分其九而損一、則兩其參而仍爲北六焉、水木火金皆參兩之合數、而參兩併壹、則仍洛書之中五、中五貫乎四旁、故水木火金皆乘乎土也、○河洛七九易位、非金南而火西也、七火之損益在九、九金之損益在七耳、○水開氣始、金持氣終、故損益之

數皆齊惟齊所以齊造物之不齊也木火華變於金水之間故損益之數皆不齊惟不齊所以變化不測也然其所以齊不齊之故則皆中一之虛實爲之而已○金木之體實實之所生必虛水火之質虛虛之所生必實金之生水從乎損損故虛也水之生木從乎益益故實也木之生火益虛一火之生金益實一益實者實益虛者虛也○五行在生數則水火木金在成數則水木火金生成各異其機也至氣質之五行則又水木火土金自相生變化所以不測也

五音說

洛書之陽盛於九陽主聲故樂生焉九而盈之則純參而爲九九八十一之宮土盈極則損三分損一則以參合兩而爲六九五十四之徵火徵三分益一則參兩兼用而爲八九七十二之商金商三分損一則以兩合參而爲六八四十八之羽水羽三分益一則純兩而爲八八六十四之角木樂生於盛陽之九至重八則陰極而陽盡故角三分則餘一而音止於五宮用九角用八始於盛陽終於盛陰也徵六九羽六八盛陽盛陰皆以六爲節六也者陰之終也商則八九兼之所以遍陰陽之朕也

大衍篇

蓍法

大衍衍河圖中五之蘊也中五升降而爲兩五則中五不見故蓍用五十兩五皆中五以四涵一之體而兩五所涵之一原祗一一則兩五之實數惟九故虛一而用四十有九中五升降而爲兩五故蓍必兩分兩五所涵之一不獨在一五故蓍必掛一掛一則兩五皆四故揲法以四爲一兩五相感則生一二三四故揲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生數遇五則爲六七八九故蓍以七八九六定陰陽而陰陽太少則本乎中宮之參兩蓍數九則純參也故爲太陽蓍數六則參併乎兩也故爲太陰蓍數七則一參兩兩也蓍數八則一兩兩參也一常爲兩之主而七八皆參兩之合體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參體奇兩體耦故卦爻成奇耦之文也

四營

一兩分變化之始也二掛一變化之本也三四揲所以起生數也四歸奇所以定成數也四營成於三變七八九六之數蘊兩五之三交三合也蓍法奧衍神奇盡此而已

歲法

三變之策太陽三十六太陰二十四少陽二十八少陰三十二凡一百有二十蓍法以四爲一則其數三十爲一月之整數九變成卦則爲數九十二太二少各運九十以爲功故歲得三百六十然二陽之策六十四二陰之策五十六陰常虛陽之八數九變成卦則陰虛陽二十四數蓍法以四爲一則陰虛陽六數歲法所以有朔虛故一歲率得三百五十四日陽常盈陰六數是爲氣盈故歲氣率得三百六十有六日然揲餘之中又有掛一之四策蓍法必合掛一之數然後四十九策之用始全故朔虛之中又藏氣盈氣盈之中又有朔虛而歲氣遂成於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

歲氣盈虛

蓍法衍河圖中五之義中五之體以四環一則掛一之策乃揲四之根柢也故過揲之策必合掛一然後備凡二太二少皆有掛一之策而二太二少疊運九十以成四序之功則掛一之策皆有當令不當令之異當令者盈一則不當令者皆虛以三朔虛則掛一之數當令矣故歲法於三百五十日常餘四分日之一積四年後則必有三百五十五日之一歲也氣盈則掛一之三策皆不當令故歲氣虛四分日之三而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朔虛之中藏氣盈氣盈之中有朔虛皆掛一之策爲之也

閏法

朔虛六日氣盈五日四分日之一則歲積十一日四分日之一積三十有三月凡得二十九日有奇則斗指兩辰之間而成閏閏成則蓍法備而過揲掛一之數皆相會故閏歲得三百八十四日如六十四卦之爻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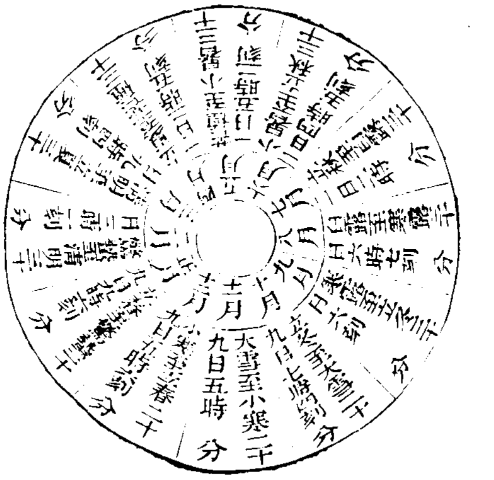
再閏

易曰歸奇於扐以象閏則揲餘之數皆閏數也揲餘之策太陽

十三太陰二十五少陽二十一少陰十七凡七十六策四揲七十六則得十九故十九年則得七閏而氣數齊七閏者四十九策均齊之數也閏法以十九年爲一章揲餘之全策得十九數也

閏法遲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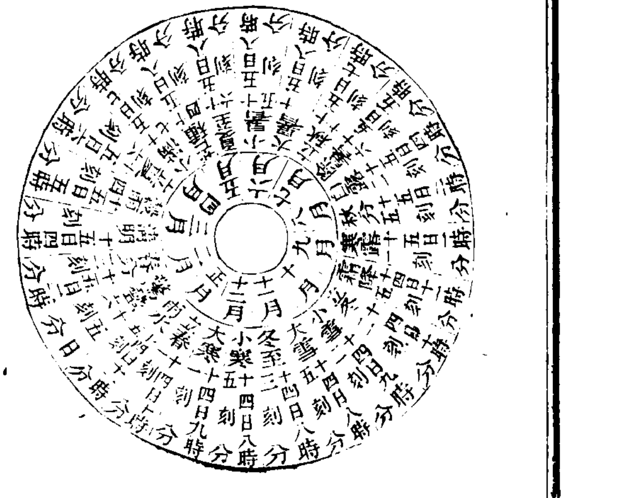
揲餘之策陽不及陰八數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閏在二月三月則在陽而趨乎陽故其閏最速得二十七月已可置閏閏在夏則在陽而趨乎陰閏在秋則在陰而趨乎陰故必至三十三月以後乃得閏陽速而陰遲也惟冬不置閏太陰至靜也



過揲之策三百六十朔虛六策故月有二十九日三十日之不同氣盈之策六揲餘虛其四分日之三則得五日四分日之一合氣盈朔虛之積數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故月中之氣有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之不同但氣盈之策在揲餘揲餘之數在掛一掛一之妙立乎過揲揲餘之外而實黙運乎過揲揲餘之中故歲氣加積之數分攤於逐月但二太二少之積策不同故分加之時刻亦多寡異數大抵春夏得一百八十四日十時七刻秋冬得一百八十日三時七刻凡三百六十五日二時六刻爲歲氣常數餘三十分爲逐歲進退之數凡遇陽

年則加增耳

節氣盈縮圖



春夏中氣前數縮後數盈秋冬中氣前數盈後數縮後數盈爲進後數縮爲退盈則置閏故自二月至九月常閏縮則積數寡故自十月至正月不閏也

閏齊

閏法全在揲餘揲餘之策七十有六四揲之則得十九故閏以十九年爲一章蓍之全數四十有九均之則得七故十九年中必有七閏七閏而後大數始齊然蓍之本數原有五十掛一之策能行於四十九而不能行於五十則十九年之七閏猶未足以盡蓍之用也惟十九其十九章更以十九章疊至三百六十

其十九章然後過揲揲餘之策彼此互用而天地之氣乃始大齊蓍法衍至於此然後畢故曰大衍也

河圖續義

中宮

河圖爲卦爻原本則其義不可不明然所以不明之故則有二一則拘於繫辭傳天五地十之文一則誤於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之說遂致中宮之義不可復識而生數成數之奥妙皆不可見也土之爲德原居中以貫四旁而其數原爲五然土持二氣之終終者終其始也始終非二致正於天五之生地十之成見陰陽始機之妙若耑以中宮三五爲土德生成之數位豈非礙乎繫辭傳天五地十之義極爲精妙中宮數位明以中五升降

而爲兩五中五曰天明其爲地之主而立兩五之本也兩五上下平分明爲天五地五之數位統而稱爲地十則中一貫兩五於一致也兩五同體於中一所以陰陽必相感相感必相得而有合卽蓍法之虛一掛一揲四歸奇諸變化莫不由此而起也繫辭傳天五地十之文儒先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之義原非有誤特讀者膠滯其義耳○河圖體圓中宮三五不以兩五圓包中五之外而平列中五之上下亦可以識其義矣

生數

一四發於上五故仍合數於五二三發於下五故亦合數於五

兩五同體於中一則一四二三實統歸一致耳○一二皆相感之機三四皆生一之數然自兩五以至七八九六機緘既動陰陽皆無停機而一二三四特交感絪緼之節文耳

成數

二五之絪緼也以精理精氣發一二三四之機絪緼再三而一二三四遂各遇五而成七八九六爲功者二少也握樞者二太也少陽生於太陰而六進爲七其數甚順少陰生於太陽而九退爲八其數甚逆陽順陰逆之義及二少用事二老退位之義皆備乎此矣○兩儀始判上五爲太陽下五爲太陰至功用既

成則太陰定位於北下太陽定位於西右陰未改而陽已變所謂陽變陰合也○少陽生於太陰而爲功於極上少陰生於太陽而爲功於東左東南皆陰陽發越之位二太之精神所爲暢遂也陰陽暢遂處即二少敦厚處即二太耳

圖義

河圖之精在中一中一之奧妙在中五中五之變化神奇在上下之兩五伏羲畫卦畫此而已著之大衍衍此而已其生成之數則皆變化之迹非卦爻大衍之取法也然不覩生成之數位則三五之精奧亦不可識

洛書續義

河洛同義

河圖洛書數位迥不相同然其實非二致也洛書之陽即河圖陽生陰之節文洛書之陰即河圖陰生陽之節文洛書猶河圖之註釋耳河圖中宮忽然而生北一矣又忽然而生南二矣又忽然生東三西四矣而所以爲生之故洛書發之北一忽然得五而合六矣南二忽然得五而合七矣東三忽然得五而合八西四忽然得五而合九矣而所以相得有合之故洛書明之天不愛道洛書遂以河圖之底蘊示人

自一至九陽德已極三乘其九以生七而二已生於西南河圖之一生二三生四者此也卦爻之太陽生少陰少陽者亦此也自二至八陰德已極兩乘其八以生六而一已生於正北河圖之二生三四復生一者此也卦爻之太陰生少陽少陰者亦此也七生北一而亦生西南之二六生西南之二而亦生北一河圖生數復生成數者此也卦爻之四象復生陰陽而成八卦者亦此也

河圖之生數與成數皆相得而有合者由於太極統陰陽之全而發爲耑陰耑陽之一偏耳然此猶性情之相得有合而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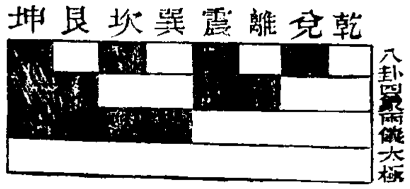
才德也洛書之北一生於七而亦生於六八一合六八之耦爲體陽所以能得陰而有合於陰也洛書西南之二生於六而亦生於九七二合九七之奇爲體陰所以能得陽而有合於陽也河圖之陽涵陰陰涵陽故陰陽兩相求亦兩相生然其所以涵陰涵陽之實則北一涵兩陰之德西南之二涵兩陽之德此生陰生陽之才德所以不一而足而卦爻所以成體於三八卦所以重體而爲六也河圖卦爻之底蘊皆於洛書發之豈徒河圖書卦洛書演疇哉

參兩

參兩之義河圖中宮二五之數也而於洛書之中宮尤爲明顯中五實其中一則縱橫皆參天也虛其中一則縱橫皆兩地也參天兩地蓍法所由起也洛書發河圖之蘊故畫卦揲蓍皆相通也

讀易錄卷二

伏羲八卦橫圖



太極說

陰陽之始杳杳冥冥杳冥而無渣滓則空靈而無虛妄空靈則氣之始也無虛妄則理之始也理氣之始併壹而無朕故名曰極然實萬物所從出物未有先乎此者故名太極太極無朕可見也故又稱無極焉

太極生兩儀說

空靈無妄以至於極則理凝而氣聚矣凝聚之極則不容終閟而神爽勃發矣因其勃發故謂之陽陽揚也太極揚起也太極之發揚充滿遍塞更無餘欠則不能不歸於靜斂斂其發揚故

謂之陰、陰蔭暗也、陰陽兩立、則太極有儀態可觀、故謂之兩儀、兩儀一太極也、

兩儀生四象說

兩儀即太極之一動一靜也、太極之動靜無停機、則動而生靜、亦復靜而生動、動靜又各生動靜、而四象生焉、理氣凝而成象、故謂之象、四象亦一太極也、

四象生八卦說

四象既立、而太極之動靜、仍不能自已、則四象仍各生一陰一陽、而太極之體遂列而成八、積象成形、太極之理懸挂乎外矣、

故謂之卦、八卦仍一太極也、○太極即河圖洛書之中一、一之外環必四、卦成於八、則太極之分陰分陽、皆得中一外環之全體、而太極之功用無復餘欠矣、故卦止於八、畫成於三、而八卦爲太極一成之局也、

圖說

變河圖之圓、而爲卦之横、人道横塞天地也、變河圖由中發外之義、而爲自下而上之畫、人道卑以承天也、變河圖四旁分列之體、而聯八卦於一致、天人不兩分也、横圖大旨發明人道、而己道以切於人爲貴、故横圖爲第一、

則河圖畫卦說

卦圖與河圖、形體大變、然其義則節節皆相準也、河圖發機於中五、故卦以太極立本、中五生上下兩五、則陰陽兩立也、上五之爲功在陰位、下五之爲功在陽位、故陽儀爲右四卦初畫、陰儀爲左四卦初畫、兩五相感而生一二三四、則兩儀生四象也、四象之生、一四發於上五、而在下在右、其位皆陰、二三發於下五、而在上在左、其位皆陽、故四象之陰陽、亦皆陽右而陰左、是爲八卦第二畫、河圖生數各得乎五、而爲七八九六、則四象各生一陰一陽也、其生也仍陽右而陰左、是爲八卦第三畫、河圖

由兩五以至成數、其節凡三、故畫止於三、而卦成於八也、卦義與河圖、節節相符、絲微不爽、故曰則河圖以畫卦、○惟與河圖絲微不爽、故能變河圖爲卦體、

參兩說

河圖中五立兩五之間、則參天也、兩五分立於上下、則兩地也、中五生上下兩五、則參兩之一化兩也、卦圖精蘊全在以一而化兩、其兩儀四象八卦、皆化兩之機也、河圖參兩之數、會聚於中宮、故卦圖聯三畫八卦爲一片物事、横圖粹精之義在此、若圓圖、則八卦分體、非參兩合下渾淪之義矣、

四德相成說

萬物皆受命於乾命物者裁制乎物以協宜故其德爲義艮爲乾終則義之節止而有序也萬物皆資生於坤生物者長物而不欲其傷故德爲愛物之仁兌爲坤終則仁之暢遂而無憾也然乾義非和以坤仁則偏於嚴肅乾得坤則嚴肅之中皆藹然可親仁所以輔義也坤仁非裁以乾義則流於姑息坤得乾則愛物之情中節而不流義所以輔仁也橫圖乾終於艮則接坤坤終於兌則接乾仁義相成之道也

離德麗而明萬物所以相見也相見則有酬酢而禮生焉酬酢

必以讓讓則處物以有餘嘉會所以易合也巽德退遜而在離之內故巽讓爲離禮之本也坎體陽中內運則智德也智非究乎理之本原則其智不精震之陽能下究乎陰故震動爲坎智之本也然智必辨天理於酬酢然後智德有實功離所以成坎也禮必析天理於毫芒然後禮文有品節震所以開巽也橫圖震巽通機而外運坎離禮智相成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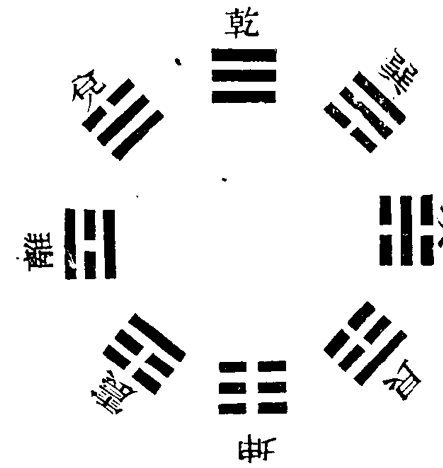
河圖中一統四卽四德之抱一而處也橫圖渾八卦於太極而爲一片物事則四德靜涵於太極本無仁義禮智之名特隨感而發然後四德可見耳故四德非太極分體皆太極全體也各得太極之全體四德所以一原也

性說

太極乃理氣倂壹於無朕其兩儀四象八卦皆理氣之形也理凝氣聚以成形而其精常聚於人心則性成焉性全乎理則乾嚴正兌和平離明達震敬愼巽謙恭坎正直艮簡默坤寬厚此皆理主而氣輔所謂性相近也性離理而成於氣則乾剛愎兌驕矜離譎詐震惡很巽諂媚坎奸險艮堅僻坤庸懦此皆氣失乎理所謂氣質之性也氣質之性理亡而氣亦乖性而非性也義理之性理順而氣亦從乃太極之本體也太極以一化八則

仁義禮智皆成於兩而乾義兌仁離禮震智爲四德之成於陽坤仁艮義坎智巽禮爲四德之成於陰乾與坤合兌與艮合仁義所以相成離與坎合震與巽合禮智所以相輔四者眞實无妄則信之統乎仁義禮智也太極統信之體而精四德之蘊則仁義禮智發爲嚴正和平明達敬愼謙恭正直簡默寬厚而不倚於一偏由是得其一體則爲賢合而化之則德全太極而爲聖也渾八德於太極是則橫圖之義耳○河圖中一卽太極之信德中一涵四於無朕故信貫乎四德而無迹四德非信則僞故學問以立誠爲貴八卦橫圖立誠之學問也

伏羲八卦圓圖



圓圖說

橫圖卦畫自下而上所以明人道之承天然於河圖本然之體猶未見故復畫圓圖以明由中達外之義橫圖八卦聯於一致所以明天人一體之義然於各卦之本體猶未見故圓圖各分八卦以爲體橫圖卦體皆黑白之章然於參天兩地之義猶未見故變卦體爲奇耦之文橫圖陰左陽右皆陰陽交感之義然於陰陽之本位猶未見故圓圖發明陽左陰右陽上陰下之義橫圖精而渾圓圖顯而詳圓圖出然後橫圖之義蘊始燦然明備也故聖人復畫圓圖以盡意云

則河圖畫卦說

乾起於北右旋而爲兌離震坤起於南左旋而爲艮坎巽乃河圖本然之卦位亦陰陽交感之義也伏羲圓圖截去太極一層則專發兩五之奧蘊耳兩五初分陽由左而上升陰自右而下降故左四卦初畫皆陽右四卦初畫皆陰也是爲八卦初畫兩五既分陽定位乎上陰定位乎下故上四卦二畫皆陽下四卦二畫皆陰也是爲八卦第二畫八卦圓圖發明陰陽交感之始機陽不極於上不下交陰不極於下不上交故上四卦之三畫左右皆陽上而陰下下四卦之三畫左右皆陰下而陽上是爲

八卦第三畫河圖生成之數皆發機於兩五故伏羲圓圖專明兩五之奧蘊是之謂則河圖以畫卦豈斤斤規擬其形似哉

太極默蘊說

圖若截橫圖而圓之則由中達外亦以一生兩之義也然無中五之太極而成象於兩五之升降則中五默運於無形也中五無形而兩五成象八卦所以各立體象也八卦各爲體象者逐卦各有其才德各爲其功用也故圓圖之義在截去中五之太極太極不見乃無往而不爲太極耳蓍法虛中五而用五十亦此義也

奇耦說

卦以奇耦成畫、則參兩之形體也、參數奇、故以奇畫象之、兩數耦、故以耦畫象之、圓圖截去中五之太極、非無太極也、中五之太極、散布於八卦耳、因圓圖截去中五、故變黑白之章、爲奇耦之畫、所以象參兩也、○蓍法準參兩以起數、數以九乘、則兩皆合參、而數奇、數以六乘、則參皆併兩而數耦、數以七乘、則一參兩兩、數以八乘則一兩兩參、一則純兩則雜、一則眞兩則僞、故一參兩兩者從乎奇、一兩兩參者從乎耦、卦以奇耦之畫爲體、則陰陽之祕洩矣、

陽左陰右說

陽左陰右、乃陰陽之本位、而左四卦涵四陰畫以爲體、右四卦涵四陽畫以爲體、陰陽交感之機、卽在陰陽定位中、道所以合下具足也、

卦德說

八卦各成形體、則太極分立、而八卦之性情不同、八卦之才德亦因之各異矣、

三奇之卦則爲乾、一奇始發、無所倚而卓然特立、則其德健矣、進至二畫、諸卦之變耦者半、而此猶卓然特立、進至三畫、諸卦皆奇耦相參、獨此仍卓然特立、而不靡、自始至終、節節健立、則其健純矣、純健之謂乾、

三耦之卦則爲坤、一畫始發、卽耦奇而爲兩、耦物者柔順乎物者也、始發卽耦、其德順矣、進至二畫、諸卦之變奇者半、此猶耦陽而爲順、進至三畫、諸卦皆奇耦相參、此仍耦陽而不能獨立、自始至終、節節柔順、則其順純矣、純順之謂坤、○陽性動陰性靜、機致本與陽相逆、然陽非得陰之逆、則其情不適、陰之逆正順陽之情、以爲情耳、逆則其機、而順則其德也、

一陽而遇兩陰於外則爲震、孤陽始發、而外爲兩陰所靜、則其動危矣、動而危、則陽有懼心焉、懼以動之謂震、震警也、○陽以震動、則陰亦不能恬靜、而有恐懼之情矣、陰陽俱震、故卦德成於震、

一陰在兩陽之下則爲巽、一陰始發、則有進長之機、乃以柔順承乎陽下、則遜順之德見矣、順而遜焉之謂巽、陰陽甚惡其相悖、陰能遜順乎陽、則情與陽洽、能入陽矣、故其德又爲入、○承陽之陰在下、則陽亦反求乎內矣、自外反內之謂入、自陰言之、則遜順之義多、自陽言之則入之義多也、

一陽在中則爲坎、初陰二陽、亦有陰承陽下之義、然第三畫、則

陰忽揜陽陰始承陽而終揜陽則初非承陽之陰乃乘機竊發之陰也孤陽而傷於上下兩陰則陽陷乎陰而陽險矣故取象而爲坎

一陰在中則爲離初陽二陰陽亦爲陰所抑然陰承三畫之陽下則陰非抑初乃麗初而爲功於初外也陰麗陽外而有功則三畫之陽亦內麗乎陰而成功於外矣陰陽相麗而功業昭明乎外故其德爲離麗而明之謂離

一陽在上則爲艮陽極乎上則陽止矣兩陰前進而爲陽所抑則陰亦止矣陰陽皆止故其德爲艮艮用力以爲止也陰進乎

二非用力不能止之故卦爲力以艮之也

一陰在上則爲兌兩陽內長則需陰之情甚急需陰而卒得陰則其情暢適矣陰以耦陽爲情耦乎陽上而爲陽所悅則陰亦悅矣陰陽俱悅故其德爲兌兌悅也然兌本交換挪移之意陽下陰上則陰陽交換其體挪移其位矣交換挪移而各得暢適之情故其德爲悅不悅不能交換挪移也

凡八卦名義皆詳審三畫之體象定其主名橫圖雖具其義然卦體聯爲一片物事其象未分至圓圖然後體象顯露也

一化兩生說

橫圖包孕渾淪在顯用太極圓圖精博奧衍在默藏太極太極即河圖之中一中五涵一而生上下之兩五故卦之爲四爲八皆中一之化兩爲之非別有四別有八也中一之外環有四四象立則中一之數已畢至四象各復生一則中一周而復始矣其始也以一化兩其終也兩復生一故全圖之二十四畫皆一而已

河圖小成說

一化兩兩生一生生不窮不獨八卦之三畫非陰陽之止機即六十四卦之六畫亦非陰陽之止機然陰陽皆發於中一中一

之外環至四而止陰陽各成卦於四則中一之蘊已發露無餘故畫成於三卦成於八爲太極一成之局也雖義蘊之極情盡致尚有待於八卦之相重然亦重之而已非有加於八卦之外也

陰陽性情說

太極成體於陰陽則性全而情得其半陽遇陽陰遇陰則其情不適惟陰陽兩合然後性舒而情暢此陰陽所以必相感而相感之卦必陰陽反對也

乾坤立體說

乾坤之體、純而不雜、其兌離震、皆乾之闢也、巽坎艮皆坤之闔也、一闔一闢、皆純極使然也、然其闔闢之機、則皆用坎離以爲功、坎離者、乾坤之中德、乃乾坤所以立體也、

坎離交感說

乾中立乎上、坤中立乎下、乾以中德交坤則成坎、坤以中德交乾則成離、故通乾坤之機者、惟坎離、然乾統巽兌於上、而巽兌相對則坎成、坤統震艮於下、而震艮相對則離成、全圖體象、皆見坎離、則八卦之交感、莫非坎離之交感、陰陽非中不能交感也、

震艮巽兌說

乾統兌離震於左、坤統巽坎艮於右、震乃乾下究坤之卦、巽乃坤下接乾之卦、艮乃乾上接坤之卦、兌乃坤上究乾之卦、乾坤左右之卦、皆下上交換、由是乾資坤以成坎、坤資乾以成離、此乾坤功用所以在坎離、而坎離則資震艮巽兌以爲功也、

陰陽消長說

陰陽即太極之一動一靜耳、太極至靜之純體、即坤也、坤足於三、則靜極其純、而陽生於震、震之陽畫、即河圖中五之全體、動而得乎中五之全、則陽進乎中、而兌成焉、兌涵中五之德、而再進、則貫徹上下四旁、而得七、兼三五七而全之、然後三陽足、而乾成、三陽實祇一陽也、乾足於三、則陰生於巽、亦猶坤之生震也、巽之陰畫、即河圖中五之靜機、靜而得乎中五之全、則陰退乎中、而艮成焉、艮涵中五之德而再退、則亦貫徹上下四旁、而得七、兼三五七而全之、然後三陰足、而坤成、三陰實祇一陰也、震兌巽艮相爲消長、而坎離不見、然實莫非坎離之功用也、坤非中不生震、乾非中不生巽、震非中不成兌、巽非中不成艮、艮兌非中不能爲乾坤消息盈虛、皆以坎離之中德爲調變、此至眞至奧之機也、

陰陽順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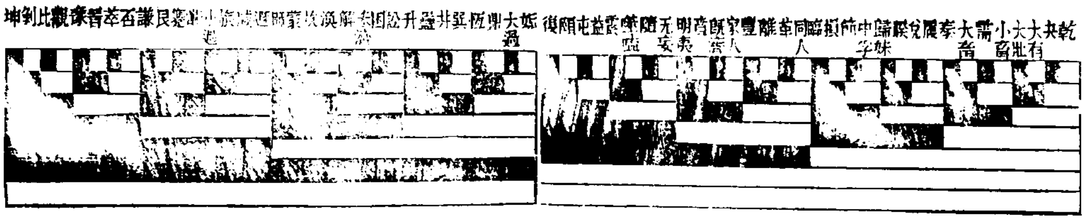
乾以純陽立乎上、坤以純陰立乎下、諸卦之陽畫、皆自乾左右迎坤而下、諸卦之陰畫、皆自坤左右迎乾而上、凡卦近乾者陽多、近坤者陰多、居乾坤之間者、左則陽多、右則陰多、陰陽各從其類也、若其序次、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右則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自此達彼、其序甚順、坤之左則震四離三兌二乾一、右則坤八艮七坎六巽五、亦自此達彼、但其序皆逆、陽以順爲順、陰以逆爲順也、然自乾坤往來觀之、則往者皆順、來者皆逆、橫圖圓圖皆然、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說卦

傳數往節義乃發明八卦之相錯而相感意各不同然其順逆之機則一也

陰陽生成說

兩間祗理氣生機動盪往來生機之勃發即陽其靜斂即陰也但勃發物事自是上升靜斂物事自是下降若陽下而陰上則勃發之生機入乎靜斂自然機致疑聚而物生若陽上而陰下則機致既疑生機皆留貯於形器也故爲物之成圖之左四卦皆陽下而陰上生物之機也右四卦皆陽上而陰下成物之德也一生一成河圖之功用備矣

伏羲六十四卦橫圖



陰陽生生說

太極生陽生陰以至於三則卦成於八三畫各復生陽生陰以至於三則畫成於六而卦成於六十四横圖渾六十四卦爲一片物事而其體則皆以一生兩至六畫而止非兩卦相重之體也但圖成於横横觀之則八卦已兩相重矣此法象所以極奇確又極自然也○以一生兩之機本無窮盡然河圖自兩五以至成數其節有三洛書陰陽之極數其節亦三蓍法以三變成爻少則不足於七八九六多亦有餘於七八九六故以一生兩之機必以三成亦必至三而止也

則河圖成卦說

卦成於以一生兩仍河圖中宮參兩之義也八卦之體成於三畫則以參藴兩涵兩於內而立體於參也六十四卦之體成於六畫則以兩藴參涵參於內而立體於兩也參兩成體然後河圖中宮之義盡若但畫八卦則見參而不見兩矣是謂則河圖以成卦也

一體說

横圖精藴在渾太極卦體於一致諸卦與太極併合爲一則卦體之自下而上見道之徹上徹下無彼此也卦體之横貫聯合

見道之由此達彼無殊致也雖其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所不包然皆渾同於一統天地人物而一以貫之也

圖藴說

大横圖渾卦體於一致而無所不包則伏羲大圓圖及方圖之義皆藴涵其中惟其渾包衆卦故能貫通衆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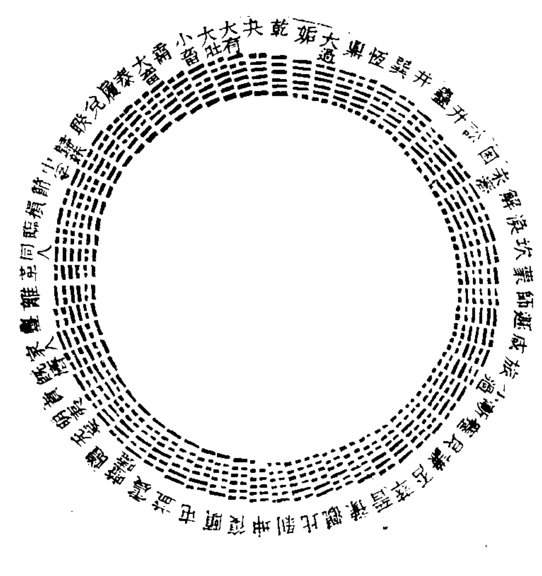
乾以陽儀統三十二卦於右坤以陰儀統三十二卦於左横圖渾卦爻於一致則陰陽反對之體皆有相感之機大圓圖截乾儀之三十二卦於左則陽儀諸卦皆交乎陰截坤儀之三十二卦於右則陰儀諸卦皆交乎陽由是乾立乎上而自夬至復下

交乎坤、坤立乎下、而自剝至姤、上交乎乾、乾坤立體、復姤通機、而大圓圖之體成焉、大圓圖者、橫圖反對相感之義也○大圓圖、天象也、橫圖、承天之象也、然天之所以爲天者猶未見、故截橫圖而圓之以象天、天道卽橫圖之所圓、則所以承天者、不外橫圖矣、

方圖內卦皆縱體、外卦皆橫體、橫圖之畫、皆自下而上、則卦體皆從乎縱、縱者天道也、橫圖卦體、左右成列、則皆從乎橫、橫者、地道也、方圖之義、以地道之橫、涵天道之縱、故方圖卽橫圖縱橫之義也、

大圓圖、體天之道而包乎萬物之外、方圖、體地之道而蕃變於中、陰陽功用、盡於是矣、然其樞機之蘊、皆在橫圖、橫圖所以爲諸卦圖之冠也、

伏羲六十四卦圓圖



大圓圖說

大圓圖、截去太極而發始於兩儀、則不取一生兩成之義、卦體圓布、則旋轉流行、而卦以相盪爲義矣、然以一生兩之義、仍於旋轉見之、此大圓圖之大旨也、

河圖大成說

河圖至七八九六、則中宮兩五之蘊、發露無餘、卦圖始於兩儀、而旋轉摩盪、至每卦之上、皆乘以八、則諸卦之性情才德、亦發越無餘、但諸卦之發越、皆河圖兩五之蘊耳、河圖生成之數、皆中宮參兩倂合之體、而三畫之卦、成體於參天、六畫之卦、則兩

合叄天而爲兩地也叄兩之體播爲六十有四則七八九六之蘊皆極情盡致更無匿藏矣故大圓圖爲河圖之大成

方位說

乾坤握陰陽之樞坎離司闔闢之令各以中正純粹之德乘八卦而爲功於四方震發陽德巽通陰機兌以陽長艮以陰長各以錯綜變化之德乘八卦而爲功於四隅四正四隅皆乘八卦而握樞於上下闔闢於左右循環調燮於四隅此氣機所由變化神奇而生成之功所由廣溥盛大也

數位說

乾尊無二上故在本宮第一在八宮皆第一天德無往而不尊也坤卑以承尊故在本宮第八在八宮皆第八地道無往而不卑也兌悅也剛健而和悅剛之美德也故承乾第二在八宮皆第二艮止也柔順而有節止柔之所貴也故居坤前爲第七在八宮皆第七離坎皆叄兩得中之卦也離以兩麗乎叄則得數於叄故在本宮第三在八宮皆第三坎之叄運乎兩則得叄於兩故在本宮第六在八宮皆第六震動也動乎外而均齊方正乃可爲動故在本宮第四在八宮皆第四巽入也入乎內而四旁皆照乃可爲入故在本宮第五在八宮皆第五八卦數位較八卦圖挨排之數尤見確定不易也

重卦說

六十四卦名義皆定於兩卦之相重健順動入諸卦德皆一定而不易然必各乘以八然後八卦之性情才能始極情盡致各罄其所藏亦各極其變化故兩卦相重爲八卦之大成此六十四卦要義也

乾遇坤則健而行之以順其健大通故爲泰遇震則健於所動其動剛壯故爲大壯遇巽則積健以爲入健不輕發故爲小畜遇坎則藏健以待時故爲需遇離則健於明達故能大其所有

遇艮則健於靜止故爲大畜遇兌則其健暢發故爲夬

坤遇乾則柔順以行健其健必塞故爲否遇震則順物而動其情悅樂故爲豫遇巽則順乎外而入之有審顧之機故爲觀遇坎則順乎險而險亦相親故爲比遇離則順乎明而德業進故爲晉遇艮則順乎靜止日就頹敗故爲剝遇兌則順物而悅之物之所歸也故爲萃

震遇乾則動應乎天故无妄遇坤則動協順機故能復遇巽則動以遜讓動必受益故爲益遇坎則動乎險中其動艱難故爲屯遇離則動而用明辨賢奸也故爲噬嗑遇艮則下動上止食

物象也故爲頤遇兌則震動之後悅樂必隨之故爲隨
巽遇乾則以柔順遇健能遇健矣故爲姤遇坤則退遜以順物物所尊也故爲升遇震則遜理之動動必可久故爲恆遇坎則入陷而出之於外故取象於井遇離則入理而文明其體華貴故取象於鼎遇艮則入乎物內而止之故取象於蠱遇兌則入乎悅內悅易過節故爲大過
坎遇乾則險而健乃訟機也故爲訟遇坤則以行險爲順行軍義也故爲師遇震則其險震驚故爲解遇巽則險爲物入故爲渙遇離則明尙不能平險故爲未濟遇艮則險有所蔽故爲蒙

遇兌則以險爲悅必爲險困故爲困
離遇乾則明德麗乎下故爲同人遇坤則明藏而有傷損故爲明夷遇震則明動乎外德業盛大故爲豐遇巽則麗乎內者入自外故爲家人遇坎則明能究乎險內故爲旣濟遇艮則文明有節止之觀故爲賁遇兌則明爲物悅革舊弊也故爲革
艮遇乾則其止甚健遯世之義也故爲遯遇坤則止乎柔順而不矜傲故爲謙遇震則當止而動故有小過遇巽則止以爲入故其入乎外也漸遇坎則止乎險內故爲蹇遇離則外麗之止也故爲旅遇兌則靜止而爲物悅乃感德也故爲咸

兌遇乾則悅其健而效之故爲履遇坤則悅其順而向之故爲臨遇震則悅乎外動而不返故爲歸妹遇巽則悅以入物故爲中孚遇坎則悅有節而不過故爲節遇離則悅而麗乎外貌合而情離故爲睽遇艮則悅之外發止矣故爲損
凡六十四卦皆以卦德相重爲義然亦有彼此相似之卦不必確爲是名者則參以卦體兼以卦象自皆確定不易矣但卦體卦象皆旁參之義要皆以卦德爲主也

生成說

天地功用一生一成而已生物之機陽下而陰上成物之德陽

上而陰下然生成雖兩而其德則一物之生機始於復而進則爲頤頤之內卦蘊陽下陰上之機而外卦立陽上陰下之體復進爲頤則生物之機已載成物之德而出生之所以必成也物之成機始於姤而進則爲大過大過之內卦立陽上陰下之體而外卦蘊陽下陰上之機姤進爲大過則成物之德已備生物之機成之所以仍必生也陰陽生成之功皆備乎此

卦節說

陰陽之布濩流行非節不立八宮乃八卦之節而反正不易之卦則流行之節也陽起於復一卦爲頤頤備生成之兩德而顚

倒不易則陽生之節立矣、自頤十二卦而得顛倒不易之離、自革六卦而得顛倒不易之中孚、自歸妹十二卦而得顛倒不易之乾、頤中孚皆離象、故爲功於左、而立闢物之節、頤近坤故爲四陰之離、中孚近乾故爲四陽之離也、陰起於姤、一卦爲大過、大過亦備生成之兩德、而顛倒不易、則陰成之節立矣、自大過十二卦而得顛倒不易之坎、自蒙六卦而得顛倒不易之小過、自漸十二卦而得顛倒不易之坤、大過小過皆坎象、故爲功於右、而立闔物之節、大過近乾故爲四陽之坎、小過近坤故爲四陰之坎也、天地生成之功、以乾坤立體、以坎離致用、而其節則成於十二、坎離各運天地之半、故得六六得十二之半、坎離所

以相合而有功也、

卦氣說

陰極於坤則陽生於復、積十六卦至臨、而二陽生、又八卦至泰、而三陽生、又四卦至大壯、而四陽生、又兩卦至夬而五陽生、又一卦而乾之六陽皆備、陽極於乾則陰生於姤、積十六卦至遯、而二陰生、又八卦至否、而三陰生、又四卦至觀、而四陰生、又兩卦至剝、而五陰生、又一卦而坤之六陰皆備、凡陰陽之長、其始也必積之久、然後終之發也盛且速、不積者不盛、不久者不速

也、若其進長之機、則皆以一化兩爲之、而一之陽化陽、陰化陰也、則皆順行、一之陽化陰、陰化陽也、則皆逆行、一順一逆、陰陽遂盤盤囷囷、往來絪緼、而成三百八十四爻矣、

復起陰陽說

陽起於復、其體三十二至十六卦而化兩、則生同人二爻之陰、及臨二爻之陽、

臨二爻之陽體十六至八卦而化兩、則生履三爻之陰、及泰三爻之陽、○同人二爻之陰體十六至八卦而化兩、則生明夷三爻之陽、及无妄三爻之陰、

泰三爻之陽體八至四卦而化兩、則生小畜四爻之陰、及大壯四爻之陽、○履三爻之陰體八至四卦而化兩、則生歸妹四爻之陽、及中孚四爻之陰、○明夷三爻之陽體八至四卦而化兩、則生家人四爻之陰、及豐四爻之陽、○无妄三爻之陰體八至四卦而化兩、則生震四爻之陽、及益四爻之陰、

大壯四爻之陽體四至兩卦而化兩、則生大有五爻之陰、及夬五爻之陽、○小畜四爻之陰體四至兩卦而化兩、則生需五爻之陽、及大畜五爻之陰、○歸妹四爻之陽體四至兩卦而化兩、則生睽五爻之陰、及兌五爻之陽、○中孚四爻之陰體四至兩

卦而化兩、則生節五爻之陽及損五爻之陰、○豐四爻之陽體四、至兩卦而化兩、則生離五爻之陰、及革五爻之陽、○家人四爻之陰體四、至兩卦而化兩、則生既濟五爻之陽及賁五爻之陰、○震四爻之陽體四、至兩卦而化兩、則生噬嗑五爻之陰、及隨五爻之陽、○益四爻之陰體四至兩卦而化兩、則生屯五爻之陽、及頤五爻之陰、

夬五爻之陽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夬六爻之陰、及乾六爻之陽、○大有五爻之陰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大有六爻之陽、及大壯六爻之陰、○需五爻之陽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需六爻之陰、及小畜六爻之陽、○大畜五爻之陰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大畜六爻之陽、及泰六爻之陰、○兌五爻之陽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兌六爻之陰、及履六爻之陽、○睽五爻之陰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睽六爻之陽、及歸妹六爻之陰、○節五爻之陽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節六爻之陰、及中孚六爻之陽、○損五爻之陰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損六爻之陽、及臨六爻之陰、○革五爻之陽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革六爻之陰及同人六爻之陽、○離五爻之陰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離六爻之陽及豐六爻之陰、○既濟五爻之陽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既濟六爻

之陰、及家人六爻之陽、○賁五爻之陰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賁六爻之陽、及明夷六爻之陰○隨五爻之陽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隨六爻之陰、及无妄六爻之陽、○噬嗑五爻之陰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噬嗑六爻之陽及震六爻之陰、○屯五爻之陽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屯六爻之陰、及益六爻之陽○頤五爻之陰體二⺀一 卦而化兩、則生頤六爻之陽、及復六爻之陰、

姤起陰陽說

陰起於姤、其體三十二、至十六卦而化兩、則生師二爻之陽及遯二爻之陰、

遯二爻之陰體十六至八卦而化兩、則生謙三爻之陽及否三爻之陰、○師二爻之陽體十六至八卦而化兩、則生訟三爻之陰及升三爻之陽、

否三爻之陰體八、至四卦而化兩、則生豫四爻之陽及觀四爻之陰、○謙三爻之陽體八至四卦而化兩、則生漸四爻之陰及小過四爻之陽、○訟三爻之陰體八至四卦而化兩、則生解四爻之陽、及渙四爻之陰、○升三爻之陽體八至四卦而化兩、則生巽四爻之陰及恆四爻之陽、

觀四爻之陰體四、至兩卦而化兩、則生比五爻之陽及剝五爻

之陰、○豫四爻之陽體四、至兩卦而化兩、則生晉五爻之陰、及萃五爻之陽、○漸四爻之陰體四至兩卦而化兩、則生蹇五爻之陽及艮五爻之陰、○小過四爻之陽體四、至兩卦而化兩、則生旅五爻之陰及咸五爻之陽、○渙四爻之陰體四、至兩卦而化兩、則生坎五爻之陽及蒙五爻之陰、○解四爻之陽體四、至兩卦而化兩則生未濟五爻之陰、及困五爻之陽、○巽四爻之陰體四、至兩卦而化兩、則生井五爻之陽及蠱五爻之陰、○恆四爻之陽體四至兩卦而化兩、則生鼎五爻之陰、及大過五爻之陽、

剝五爻之陰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剝六爻之陽及坤六爻之陰、○比五爻之陽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比六爻之陰及觀六爻之陽、○晉五爻之陰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晉六爻之陽及豫六爻之陰、○萃五爻之陽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萃六爻之陰及否六爻之陽、○艮五爻之陰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艮六爻之陽及謙六爻之陰、○蹇五爻之陽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蹇六爻之陰及漸六爻之陽、○旅五爻之陰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旅六爻之陽及小過六爻之陰、○咸五爻之陽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咸六爻之陰及遯六爻之陽、○蒙五爻之陰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蒙六爻之陽及師六爻之陰、○坎五爻之陽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坎六爻之陰及渙六爻之陽、○未濟五爻之陰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未濟六爻之陽及解六爻之陰、○困五爻之陽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困六爻之陰及訟六爻之陽、○蠱五爻之陰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蠱六爻之陽及升六爻之陰、○井五爻之陽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井六爻之陰、及巽六爻之陽、○鼎五爻之陰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鼎六爻之陽及恆六爻之陰、○大過五爻之陽體二、一卦而化兩則生大過六爻之陰及姤六爻之陽、

一化兩說

卦圖截去太極、則以乾坤二儀爲太極也、乾儀之三十二爻、卽太極之動機、坤儀之三十二爻、卽太極之靜機、太極以一化兩、故爻體旋轉流行、皆發機於化兩、但卦體自初至六、已蘊以一生兩之義、而左右旋轉、仍皆以一生兩之機、橫豎觀之、極奇巧亦極自然也、

卦爻說

乾坤者、六十四卦之門戶、卦成於六十四、爻成於三百八十四、平分卦體、乾左坤右、各三十二卦、平分爻體、乾南坤北、各一百

九十二爻而左儀之陽爻凡一百一十二其合體於乾者六十三右儀之陽爻凡八十其合體於乾者三十一則左右各餘四十九陽爻散布於陰中右儀之陰爻凡一百一十二其合體於坤者六十三左儀之陰爻凡八十其合體乎坤者三十一則左右各餘四十九陰爻散布於陽中陰陽散布之爻皆與大衍之用數相符合大衍之數五十虛一則爲四十九卦成於六十四而合體於乾坤之爻六十三左右兩儀之卦三十二而合體於乾坤之爻三十一皆大衍虛一之義也惟其虛一故能變化四十九也至於散布之四十九爻其始以八相合次以四相合次

以二相合又次則皆一焉與蓍法掛一分二揲四以成八之數無不相符於是蓍法之圓而神皆存乎卦爻之方以智正復些微不爽也

陰陽消長說

卦有八宮之消長有全局之消長其在八宮者每宮皆四十八爻震之陽長二十兌離皆陽長二十八乾則陽長三十六陽長則陰消而皆於四十八數爲盈縮巽之陰長如震坎艮之陰長如離兌坤之陰長如乾亦以四十八數爲盈縮其在全局者復之陽長十六然後進乎二又八卦然後進乎三又四又兩然後進爲全體之乾乃其消也踰一卦而上下俱消又兩卦則僅餘二陽又四又八則陽盡矣坤陰之消長亦然進難而退易成難而敗易天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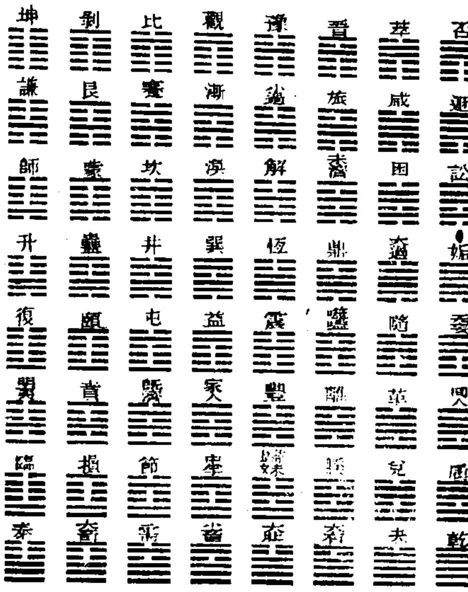
六爻說

爻者交也卦成於兩體之相重則六畫皆內外相交矣交得則吉交失則凶無論其爲得爲失而莫不交也故名曰爻初與四交二與五交三與上交皆交之正也其以承乘比之交則交之變也惟卦爲兩相重故爻以兩相交若卦成於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五以至於六則逐畫挨次而進無內外之交矣何以名爲爻乎

六位說

兩卦相重則天地合德而三才因之以立初二地也三四人也五上天也五以奇感二以耦應奇耦相向天地所以常相感也初位奇上位耦天地所以互爲根也人位分天地兩畫以成體三位奇陽下感也四位耦陰上應也三附地則形生四附天則命定四位陰故命立乎靜三位陽故形成於動天地外別無人位故形器非人所得而私庸愚據三四爲己有則劃分其身於天地之外君子合三四於天地所以與天地同德也

伏羲六十四卦方圖



方圖說

方圖地道也、天道縱而地道橫、天道圓而地道方、涵縱爲橫、則矩圓爲方、而方圖成焉、方圖涵天之縱體於內、故卦之內體皆縱、而外體皆橫、縱者自北而南、陽始於北也、橫者自西而東、陰尙乎右也、由是乾發機於西北、坤承化於東南、兌艮播生成之功、離坎調陰陽之氣、而震巽則握樞於中、以通交感之機緘、中者萬物之本、方圖所由起也、

四垣說

物非四不方、八卦縱橫成列、則體成於四、四四相重、然後方之爲德、純一而不雜、故方圖成體於四垣、

卦體顛倒說

方圖義蘊、皆於卦之反正顛倒見之、在天之體、在地必反正顛倒、自然之勢也、地道承天、故方圖之卦、皆以反正顛倒爲義、

乾坤垣說

乾坤立陰陽之體、操萬化之原、故包內三垣之外、而自相顛倒、乾立西北、坤立東南、顛倒不變、其縱排第二卦、與橫排第五卦相顛倒、其橫排第二卦、與縱排第五卦相顛倒、發於兩而成於五、二五者天地所爲變化也、二五之卦、在乾者五陽一陰、在坤

者五陰一陽、乾排之二五顛倒、則陽中見、坤排之二五顛倒、則陰中見、中也者、天地之本體也、其第三卦縱橫皆相顛倒、二五發機、則三才成象、三才之位、千古不易、故顛倒不易位也、其四卦則縱四橫七相顛倒、縱七橫四相顛倒、七乃少陽之數、四乃地之本體、七乘乎四、則其數方圓斜直皆無餘欠、他數不能也、此氣機所由普偏而不忒也、其六卦縱橫顛倒、皆不易位、三才皆成於兩、此天地之成也、由是乾坤交感於東北、成位於西南、萬物於以成形焉、○乾坤顛倒不易、兩儀分立也、兩儀分立、然後二五施功、二五施功、然後三才成位、三才成位、然後少陽之

功播於上下四旁而成能於地道之方也少陽成能於方正則三才兩立而六位成章乾坤所以運化於一垣而交感生成於泰否也

兌艮垣說

兌艮垣乃陰陽發越之極盛也兌艮相對與第一垣巽震相顛倒震巽通陰陽之機而艮兌成終於外也兌垣縱橫第二卦與離垣縱橫第三卦相顛倒艮垣縱橫第二卦與坎垣縱橫第二卦相顛倒內三外二內蘊參天外成兩地生物成物之始機也艮垣縱橫第三卦與兌垣縱橫第三卦互相顛倒三才合體而

成六化育之節也艮兌縱橫第四卦皆顛倒不易四乃地之所以爲方者故顛倒皆不變然皆六畫之坎離化育之功坎離爲之調變也艮縱橫第五卦與離垣縱橫第二卦相顛倒兌縱橫第五卦與坎垣縱橫第二卦相顛倒坎離化兩之機艮兌皆成之以五此河圖七八九六之功萬物極盛之會也第六卦則艮兌合體三陰三陽猶是坎離之體而與第一垣之恆益相顛倒則艮兌之成終而成始也○第一垣之卦皆顛倒於此垣之四隅震巽通陰陽之始機乃艮兌垣之幹也故立四隅之方體第二垣之卦坎離藏四隅於無朕而縱橫八卦皆顛倒於此垣水火之氣調萬物之形也故兌艮垣爲陰陽發越之極盛

離坎垣說

離坎涵中德於內故立中德於內三垣中乃天地之本化育所爲流行也故離坎垣之卦皆顛倒於兌艮垣惟餘坎離旣濟未濟四卦立平四隅以爲地道之方而已離坎反對以立體而離縱橫第二卦皆顛倒於艮垣之第五離體虛中一縱一橫則離以虛中而化兩化兩之機卽生五之本也故縱橫之卦皆顛倒於艮垣之第五坎縱橫第二卦皆顛倒於兌垣之第五坎體實中一縱一橫則坎以實中而化兩化兩之機卽生五之本也故

縱橫之卦皆顛倒於兌垣之第五離垣第三卦縱橫皆顛倒於兌垣之第二坎垣第三卦縱橫皆顛倒於艮垣之第二離坎之參天發爲兌艮之兩地參兩合則五氣順布參其兩則六位成章離坎之三發於兌艮之二五氣順布於三才也第四卦則離坎交感顛倒相對所以調中德於水火也

震巽垣說

震巽垣凡四卦而在極內乃地之所以爲心也心靜涵而無倚故但有四卦以立極心靜虛而無物故四卦皆顛倒於兌艮垣而四卦之在兌艮垣也仍得四隅之方體無物而無倚是則震

巽垣之德也

四垣說

第一垣地心也地德方故其卦四心體虛故四卦皆顛倒於第三垣第二垣則地方之體立於坎離坎離蘊陰陽之中而無偏倚故四隅之卦皆顛倒相向而四正之卦則皆顛倒於第三垣第三垣則生物成物之極盛也凡內兩垣之卦皆顛倒乎此然亦別無生成之功惟以第三卦之三木第四卦之方體爲內兩垣之匡廓而已餘皆內兩垣之發越也第四垣則乾之覆幬坤之持載也故卦體反正顛倒皆在本垣而無一卦通於內三垣

惟無所通於內三垣乃所以覆幬持載內三垣也然亦別無覆幬持載之功惟二五縱橫三才定位而已

卦體說

第一垣惟震巽兩卦震巽通乾坤之始機乃第四垣乾坤之德通機於至密而爲地心也第二垣惟坎離震巽四卦坎離以陰陽之中德立乎四隅而以震巽之交感乘乎四正四正之八卦皆乘坎離之中以爲功此坎離所以能調交感之機而發第三垣之功業也第三垣則乾坤交感之卦皆備而乾坤轉藏而不見不見乾坤乃無往而不爲乾坤之功此兌艮所以能爲功於極盛也兌艮者震巽坎離之成而乾坤交感之終也第四垣則乾覆坤載八卦之體皆備於一垣其橫體則乾北坤南運乎內其縱體則坤左乾右成乎外內三垣之卦皆備乎此此所以能爲內三垣之範圍也凡四垣之卦極繁賾正極整齊然其實祇八卦之一縱一橫而已至理有不易簡者哉○方圓不見太極化兩之機然震巽通機交離坎交兌艮而外統之以乾坤則仍橫圖之體也其內層之八卦由中而分於西北東南其外層之八卦由中而分於西南東北內外兩層皆橫圖體象此可以默識太極生生之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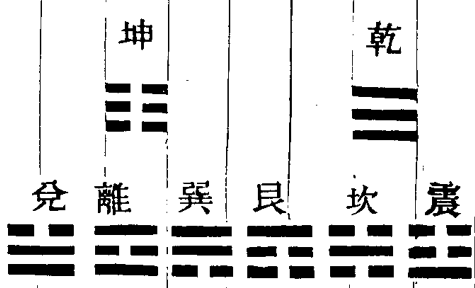
生物說

乾起西北氣之鍾也故雍州土厚民醇東南趨豫及青徐而雍田上上豫中上徐上中青上下地氣之厚鍾聚乎此乃地之脊也坤承東南氣之歸也故民秀而文物產繁美然陰盛而陽極故精華多露焉兌艮者山澤之藪物產之備也然澤盛東南而兌居西北者江河之源皆發於西北亦山爲澤潤乃不枯也山起西北而艮居東南者山阜之氣結秀於東南亦水爲山障乃不洩也山澤通氣然後人物茂美百産繁殖而秀氣徧及平原也坎離者陰陽之中德離以虛中育物之性坎以實中定物之

命坎離藏於兌艮之內所以立人物之本也震巽者陰陽所由通也乾以純陽通坤而爲震坤以純陰通乾而爲巽震巽通機然後坎離得中而兌艮能爲功於極盛也

讀易錄卷三

文王八卦圖



變伏羲圖說

伏羲橫圖諸卦皆闔闢於乾坤凡卦之陽畫皆乾爲之凡卦之陰畫皆坤爲之乾坤統運諸卦之陰陽故立乾坤於諸卦之上乾坤之德純一而不雜而乾陽之德一而神坤陰之德一而貞陽神陰貞乃卦之所以爲德者故以一陰一陽之卦定卦德之陰陽伏羲圖之兌離統乎乾然皆一陰之卦也艮坎統乎坤然皆一陽之卦也一則純兩則雜文王辨八卦之所以爲德者故以震坎艮從乎乾巽離兌從乎坤也

性情說

伏羲橫圖乾右而坤左文王亦乾右而坤左然其義迥不相同陰陽之位本陽左而陰右但太極涵陰陽之全德而發爲專陰專陽則德全而體成於半半則不足於全體陰所以必感陽陽所以必感陰也乾體之陽畫積至於三則其體雖乾而性情已純感乎坤矣其所統之巽離兌則感陰之節次也由巽而感至於兌則三陽皆變爲陰而乾成坤矣坤所以統巽離兌於左也坤體之陰畫積至於三則其體雖坤而性情已純感乎乾矣其所統之震坎艮則感陽之節次也由震而感至於艮則三陰皆變爲陽而坤成乾矣乾所以統震坎艮於右也觀乾右坤左之所統則陰陽之性情可識矣文王橫圖發明卦德之性情而已性情辨然後功用因之故橫圖爲第一

乾坤說

陰陽在天則陽左而陰右在地則陽右而陰左反覆顚倒之勢則然其實一也伏羲圓圖皆陽左而陰右方圖橫圖皆陽右而陰左凡陰陽之在人物者皆方圖橫圖之義亦皆地道之陰陽也文王卦義發明人物之道故乾右而坤左乾以純陽闢陰卦坤以純陰闔陽卦乾坤闔闢羣卦故立乾坤於六子之上所以淸其本也

六子說

乾之德神而已坤之德貞而已貞非神則滯泥不靈神非貞則變化無紀乾坤所以相須也然其相須之機則皆由內起乾成於三則動極而自萌陰靜之機其始爲動之機卽始爲靜之地此巽離兌所由成序也坤成於三則靜極而自萌陽動之機其始爲靜之機卽始爲動之地此震坎艮所由成序也惟震坎艮之得一而神者非外取乎乾此震坎艮所以能爲乾功也惟巽離兌之得一而貞者非外取乎坤此巽離兌所以能爲坤功也陰陽兩感而實一致是則六子之所以爲德也○六子之一陰一陽皆乾坤之全體非僅乾坤之一畫僅得一畫則乾坤之體不純而亦不可以爲六子矣

卦才說

乾德渾然一健坤德渾然一順健順之德已盡陰陽之才而動入諸德則皆本健順以爲才者也然才之發則視乎其所感而感則有內外之分自外感言之重陰外抑乎乾則爲震震之陽秉全乾之健以爲動故雖錮於重陰之下而能動也乾入乎純陰之中則爲坎坎秉全乾之健以處險故雖陷而不亡也乾發乎重陰之外則爲艮艮秉全乾之健以爲止故能節制動靜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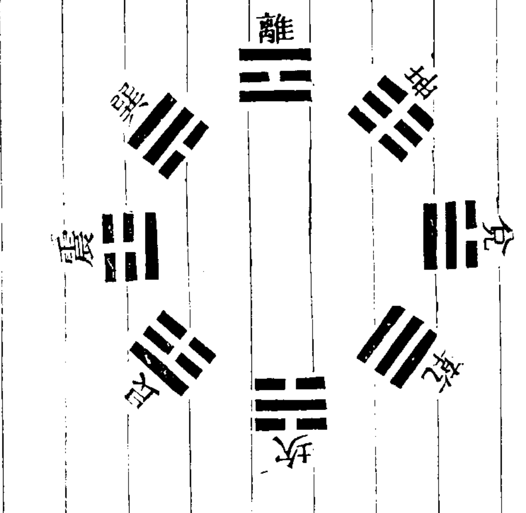
協宜也乾以健為震坎艮之才而震坎艮又各以乾健之才為才也重陽外蕩乎坤則為巽巽之陰秉全坤之順以遜陽故能順承乎陽而入陽也坤入純陽之中則為離離秉全坤之順以麗陽故能明麗乎陽也坤出重陽之上則為兌兌秉全坤之順以和陽故能與陽相悅也坤以順為巽離兌之才而巽離兌又各以坤順之才為才也自內發言之乾極乎陽則陰機自生生乎下為巽生乎中為離生乎上為兌乾以健而為入麗悅則才之變也坤極乎陰則陽機自生生乎下為震生乎中為坎生乎上為艮坤以順而為動陷止亦才之變也然不獨巽離兌為乾

之變即震坎艮亦乾之變也不獨震坎艮為坤之變即巽離兌亦坤之變也變動不拘易之道也

陰陽一本說

橫圖祇以辨陰陽之才德性情耳然陰陽有兩感之性情才德有自感之性情才德亦有無所感之性情才德兩儀分立彼此相須此陰陽之兩感也然皆粗迹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機由內發不假外求較兩感為精矣然亦粗迹也有先乎陰陽不涉迹象而為陰陽之主宰者斯為神化矣然猶粗迹也惟超乎神化而並無神化之可名斯其至矣斯之謂陰陽之本

文王八卦圓圖方位



變伏羲卦圖說

文王圓圖乃伏羲圓圖交感生成之義也陰陽非交感不為功然交不得中亦不能有功而交則自乾始乾以陽中交坤中則坤變為坎故坎居坤位坤以陰中交乾中則乾變為離故離居乾位坎之陽中復下交陰則坎變為兌故兌居坎位離之陰中復上交陽則離變為震故震居離位此四卦陰陽皆以中德為交感乃造物出者機也故得四正之位震本乾體震之陽畫下無所交則進交兩陰之上而震為艮矣故艮居震位兌本坤體兌之陰畫上無所交則退交兩陽之下而兌為巽矣故巽居兌

位震之陽畫上升兌之陰畫下降則陰陽反歸其本矣艮由震變本乾體也艮復其本則艮變爲乾故乾居艮位巽由兌變本坤體也巽復其本則巽變爲坤故坤居巽位此四卦陰陽皆以反歸爲德乃造物入者機也故居四隅之位陰陽出則萬物闢陰陽入則萬物闔八卦位次闔闢相間則造物之功用畢矣伏羲卦圖之義亦無餘藴矣○陰陽在形質則以震巽爲始在氣機則以坎離爲始氣至然後形生坎離不交震巽不能開其始也

河圖異同說

河圖卦位與文王圓圖卦位位次不同而義則一也河圖之數皆陰陽交感之義文王圓圖亦交感之義河圖一六爲乾兌皆陽之下交乎陰也凡陰陽交感無不反正顚倒乾顚倒則爲無迹之陽中兌顚倒則爲有體之陽中乾兌之能爲功於下皆陽中之德爲之即文王坎下之義也河圖二七爲坤艮皆陰之上交乎陽也坤顚倒則爲無迹之陰中艮顚倒則爲有體之陰中坤艮之能爲功於上皆陰中之德爲之即文王離上之義也河圖三八爲巽坎乃陽中之發也巽顚倒則陽中出坎顚倒則陽中不易震開陽始即始此陽中耳河圖四九爲離震乃陰中之成也震顚倒則陰中出離顚倒則陰中不易兌爲陰成即成此陰中耳中也者河圖之本亦卦圖反正顚倒之義也理道淵深言不盡意得其會通則河圖洛書與諸卦圖無不脗合正不獨文王一圓圖也○四正之卦已盡河圖之義四隅之卦皆陰陽反歸之體河圖之陰陽純乎交感故無四隅卦之義也

八卦定位說

四正皆陰陽交感之卦而離涵陰中運於上坎涵陽中運於下兩卦運上下之縱體震之陽德發於左兌之陰功成於右兩卦運東西之橫體縱横運轉其機圓矣四隅皆陰陽不交之卦不交則體成於靜所以立四維之幹也然亦有位次焉陰陽之位

陽北而陰南乾艮皆陽卦故皆在北坤巽皆陰卦故皆在南陰陽之德左交而右不交巽艮皆陰陽合體之卦故皆在左乾坤皆陰陽獨立之卦故皆在右四隅之卦立體於方方者一定之理乾坤分剛柔而别之巽艮定尊卑而合之萬古不易之道也四正之卦立體於圓圓者變通之道坎離常體乎中震兌顚倒得中坎離立體震兌致用變動不窮之道也圓以運方方以制圓道法備矣

中說

橫圖明八卦之性情圓圖明八卦之中德四正之卦中立而不倚四隅之卦則節四正之中使之無過不及也四正之卦坎離常體平中震顛倒則得虛中兌顛倒則得實中虛中者萬理所由出實中者萬理所由成也坎離握中正之樞震兌致變化之用而中道常昭矣震體兩陰在外則虛中之發易於過艮以止德開其先巽以退遜承其後則震動之虛中中節而無過不及之弊矣兌以兩陽在內則實中之體常有餘坤以不雜之純德順乎外乾以無貳之純德健乎內則兌悅之實中亦無過不及之弊矣震之虛中無過不及之弊然後顛倒而進乎離兌之實

中無過不及之弊然後顛倒而成坎坎離立體震兌致用而艮巽坤乾皆所以節震兌以協坎離之中而已由是八卦顛倒皆以中運而天地之化育萬物之性命帝王之參贊以及聖人之一貫學者之忠恕莫不以坎離之中爲極至卽莫不以震兌爲功用亦莫不以艮巽坤乾爲節制也

物有常體之中有無迹之中有顛倒變化之中無迹之中無可言常體之中不待言惟顛倒變化之中則君子求中之道也凡事得乎此而失乎彼者皆似中而非中者也中則上下四旁均無不足然非反正顛倒以求之不能見也君子於物虛其心而反正顛倒以求之則震之虛中也虛則無蔽無蔽則能照能照則得無弊之中以措於用措中於用則兌之實中出矣實中仍復反正顛倒各無所偏功用所以成也文王序卦皆以反正顛倒爲義職此故耳

陰陽生成說

八卦圓布則流行之德見矣然生氣之流行皆陽主而陰輔陽發則必有陰以成之故陰卦皆在震出之後陽入則陰無功故正北無陰卦南非無陽也陰承陽外也北非無陰也陽入則陰無所成也至生成之序則備於說卦傳中

上經十八卦序次圖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上經卦序圖說

乾坤

乾坤立陰陽之體、開變化之門、乃萬物之本也、故爲上下兩經之首、陽爲陰始、故乾先而坤次之

屯蒙

乾坤交則萬物生、生物之功、陽開陰始、故以三男之卦繼乾坤、震始得乾而坎次之、故爲內震外坎之屯、而顛倒則爲先坎次艮之蒙、長少之序、卽於翻轉得之、極自然正、極簡易也、

需訟

三男之卦皆乾之發露也乾非足於內不能外發發而不中亦不可外發故以內乾外坎之需繼屯蒙而顛倒則爲內坎外乾之訟需則盛陽足於內而發乎中訟則陽德蘊乎中而發之極其盛也○中乃易之本三男皆承乾之中德以爲功而需訟則乾發陽中師比則坤承陽中也陽中之德生物之本也

師比

乾之陽德自內而達外則坤之陰功必自外而斂內然坤之內斂斂乾陽之中德於內也故以外坤內坎之師繼需訟而顛倒則爲內坤外坎之比師則坤之靜涵陽中於內而比則坤之發

越陽中於外也○需訟之乾自內發師比之坤自外斂泰機已兆於此矣

小畜履

坤承陽中非求中於陽也乃陰卦之自爲顛倒而已陰卦始於巽巽顛倒則爲兌而陽中出焉坤以巽承乾則以固有之陽中承乾此所以能承乾之陽中而有師比之功也故以內乾外巽之小畜繼師比而顛倒則爲內兌外乾之履陰得陽中然後能承陽而爲泰也

泰否

坤能以固有之陽中承乾之中德則乾坤大交矣故以內乾外坤之泰繼小畜履而顛倒則爲內坤外乾之否物生於陽下陰上之交感而成於陰下陽上之定體生成之功祇一顛倒而已○自乾坤至泰否十二卦皆乾坤之功用而乾坤之變化則在坎離坎離交然後乾坤之功業極其盛故此下皆坎離之德也

同人大有

坤承乾則泰成然坤之所以能承乾者因坤之能爲陰中也故以內離外乾之同人繼泰否離也者坤得陰中之卦也而顛倒則爲大有同人之離承乾大有之離成乾惟承乾故能成乾也

○此下皆坎離之功用坎離發乾坤之中德而坤中之功在乎坎乾中之功盛乎離泰否之後繼以乾離合體之卦所以正陰陽之統也

謙豫

此離所由生也離本陰卦然非生於坤而生於陽卦之顛倒凡陰陽之顛倒皆窮極之轉機陽窮於動則必顛倒而爲靜艮乃陽窮之卦也窮極於純陰之坤內則顛倒而生離故以內艮外坤之謙繼同人大有也艮窮極於純陰之內則必翻轉而出故顛倒則爲內坤外震之豫艮轉震則離成陰中之卦卽生於陽

卦之顛倒此離所以能成陽而爲同人大有之盛也

隨蠱

艮轉震則爲離然離之陰中非得坎之陽中不爲功而坎則生於陰卦之顛倒也陰卦亦必窮極然後有轉機兌則陰窮之卦也豫之震待此以爲功故以內震外兌之隨繼謙豫而顛倒則爲內巽外艮之蠱隨變蠱則外離成內坎之功矣○此承謙豫發明離中待坎之義以起下臨觀之卦也

臨觀

此坎所由生也坎本陽卦然非生於乾而生於陰卦之顛倒兌

之陰窮極乎上則有轉機然非窮極乎坤內不能轉也故以內兌外坤之臨繼隨蠱而顛倒則爲內坤外巽之觀兌轉巽則坎生陽中之卦卽生於陰卦之顛倒此坎所以能通德於陰中之離也○艮之陽兌之陰雖皆窮極乎上然窮極而或未純窮極其純而或未能靜以養之則皆不能顛倒也故無論艮之陽卦兌之陰卦必皆由坤而發顛倒之轉機他卦之顛倒雖非窮極然亦莫不資坤養坤所以爲衆母也

噬嗑賁

坎之陽中出則離功森布於外矣然離未得坎則待坎以爲功

離既得坎則必資震以造形帝未出震離亦不能曲成萬象也故以內震外離之噬嗑繼臨觀而顛倒則爲內離外艮之賁噬嗑轉賁則內外渾然一離離功所以爲極盛也○自同人至此十卦皆坎離之功用也但坎之爲功皆黙運於無形而離之爲功則顯成於有象故末以內震外離之噬嗑終其意而下文剝復无妄大畜四卦又所以盡艮震生離之義乾之功業莫盛於離故自同人至大畜十四卦皆離之功用也

剝復

生離之機在艮震而艮震之所以顛倒而生離者以其不待顛

倒而艮震已得半離之體也故卦爲內坤外艮之剝而顛倒則爲內震外坤之復剝轉復則六畫之離成矣艮震惟不待顛倒而已得半離之體故一顛倒則必成離也○此終前生離之義也

无妄大畜

艮震之生離全由陽畫之顛倒然震之陽畫非僅一陽之發動實承乾之全體也故以內震外乾之无妄繼剝復而顛倒則爲內乾外艮之大畜艮之陽畫亦承乾之全體也艮震之陽畫皆秉純乾之全體故所生之離能成乾於極盛也○此終前離所

以成乾之義也、

頤

此震離艮合體於一致也陽卦始震而終艮乃陽德一成之局也而六畫之離已成離之陰中生於震艮而震艮之功用亦卽在乎生離此終上文震艮生離之義也

大過

此巽坎兌合體於一致也陰卦始巽而終兌乃陰德一成之局也而六畫之坎已成坎之陽中生於巽兌而巽兌之功用亦卽在乎生坎此終上文巽兌生坎之義也

坎離

坎本陽中之卦而巽兌顛倒則坎成巽兌合體而爲大過則六畫之坎亦成陽中之坎與巽兌所生之坎同一坎也離本陰中之卦而震艮顛倒則離成震艮合體而爲頤則六畫之離亦成陰中之離與震艮所生之離同一離也序卦中有陰陽本體之離坎有陰陽互宅之離坎互宅之離坎仍卽本體之離坎此乾坤所以通機於離坎離坎所以能爲乾坤之變化也故上經以乾坤始而以坎離終先坎而後離者陰陽之序也○上經皆乾坤功業而其功業之盛則在坎離故自屯至否皆乾坤之交感自同人至大畜則皆坎離之功用也但坎常爲離主故泰否以前多坎之陽中發露泰否以後多離之陰中用事其他諸卦皆坎離之借資坎離借資於諸卦亦卽諸卦之功業也

上經卦序義說

乾坤立陰陽之純體故爲上經之首乾坤交則萬物生物生莫不艱也故繼以屯屯難也難於其稚也物稚必蒙故顛倒則爲蒙蒙蔽也理爲質蔽聖人於以興教化教不可驟成也故繼以需需待也待乎其壯也理壯則平欲壯則爭故顛倒則爲訟小則爲訟獄大則爲兵刑故繼以師有師之威不可無比之親故

顛倒則爲比恩威並則教法止矣故繼以小畜畜止也教無止期故其畜也小小止其教所以俟民行之自正也故顛倒則爲履踐履乎教則天人大通矣故繼以泰泰通也而顛倒則爲否倒轉其泰能勿否乎自乾至履十卦皆聖人創始之序也防泰於否則道在乎保保泰之道同人而已故繼以同人能同天下者能有天下者也故顛倒則爲大有同人大有非權爲之德爲之也盛德莫如謙故繼以謙謙能柔天下之志而得天下之歡故顛倒則爲豫豫樂也樂易淫也故繼以隨隨乎豫則萬事壞故顛倒則爲蠱臨乎蠱乃能治蠱故繼以臨臨之所以觀之也

能覩物者必能爲物覩故顛倒則爲觀觀而不化則文德所不能振者佐以刑威故繼以噬嗑刑威以弼文德則文教可興矣故顛倒則爲賁賁文飾也亦猶訟師後之小畜履也自同人至賁十卦皆聖人保泰之道也然泰必兢兢於保者運會有剝復而泰難久恃也故繼以剝而顛倒則爲復倒轉其剝則泰已復矣然轉剝爲復非師心自用也故繼以无妄非厚積其德動必有妄也故顛倒則爲大畜大畜其中德乃能无妄也故以頤大過坎離終之頤大過六畫之中體坎離三畫之中體也自屯至大畜協治教於中而已

下經十八卦序次圖

咸 ䷞ 恒

遯 ䷠ 大壯

晉 ䷢ 明夷

家人 ䷤ 睽

蹇 ䷦ 解

損 ䷨ 益

夬 ䷪ 姤

萃 ䷬ 升

困 ䷮ 井

革 ䷰ 鼎

震 ䷲ 艮

漸 ䷴ 歸妹

豐 ䷶ 旅

巽 ䷸ 兌

渙 ䷺ 節

中孚 ䷼

小過 ䷽

既濟 ䷾ 未濟

下經卦序圖說

咸恒

陽卦終於艮顛倒則又開陽始陰卦終於兌顛倒則又開陰始故艮兌承上經之終而開下經之首也卦爲內艮外兌之咸則二少交感復開生物之局而顛倒則爲內巽外震之恆震巽皆陰陽始交之卦也然上震下巽則始交之中已定陽尊陰卑之位艮兌翻轉而得此此所以能開生物之局而爲下經之首也

○下經不首震巽而首艮兌艮兌皆成終之卦也上經主生下經主成此上下經之別也然艮兌雖皆成物而兌實成艮之卦也艮爲兌主故下經前二十卦皆主艮以爲義

遯大壯

艮之陽畫非僅得乾之一體乃乾之全體也故爲內艮外乾之遯而顛倒則爲內乾外震之大壯震之陽畫亦承乾之全體也

○艮非承乾不能有功然承乾而不能化離則功亦不盛艮承乾而轉震則化離之功成矣此與上經艮震化離之義迥不相同上經乃離所由生此則艮之功用也

晉明夷

遯之艮顛倒而爲大壯之震則離成於外矣然艮非靜極乎純

陰之內不能成離於外也故以內坤外離之晉繼遯大壯而顛倒則爲內離外坤之明夷始肇之離其功猶有待而成故靜存乎坤內也

家人睽

離之待待坎也坎之陽中則生於陰卦之顛倒陰卦始於巽故爲內離外巽之家人而顛倒則爲內兌外離之睽巽轉兌然後坎之陽中發陽中發然後離功成於外也

蹇解

自遯至睽皆艮承乾轉坤化離之功用也然艮非有陽中之德

不能爲承乾轉坤化離之功故以內艮外坎之蹇繼遯以下六
卦而顛倒則爲內坎外震之解艮得坎則承乾轉坤化離之功
皆發於形生之震也○自遯至解與上經謙豫諸卦之義略同
但此皆艮德之功用與上經生離之義有別耳

損益

艮之下交乎兌而爲咸也以承乾轉坤化離得坎之德交兌也
故其交必有生物成物之功生物之功必陽下而陰上成物之
功必陽上而陰下故爲上艮下兌之損艮兌運神發之機斯震
巽開形生之始矣故顛倒則爲下震上巽之益震下巽上則形

生之功起矣咸恆之德自此而開故損益之體與咸恆反對也
○乾坤十卦而爲泰否泰否者乾坤之合也咸恆十卦而爲損
益損益者咸恆之反對亦艮兌震巽之合也兩經皆以十卦爲
節目序次極爲整齊

夬姤萃升困井革鼎

震巽開形生之始而形生之成終則仍終於艮兌艮有承乾轉
坤化離得坎之德而兌皆成之則兌內蘊乾坤坎離而爲夬萃
困革矣夬萃困革之顛倒則乾坤坎離皆內乘乎巽而爲姤升
井鼎矣震巽之形生資始於艮兌而仍成終於艮兌但震艮之

陽卦常用巽兌之陰卦以爲功故震艮皆藏而不見而乾坤坎
離皆乘巽兌以爲顛倒也○艮兌轉生物之機陰陽之生物也
陽下而陰上兌體有焉震巽開成物之功陰陽之成物也陽上
而陰下巽體有焉此兌所以成艮之神發巽所以成震之形生
也然兌巽之功皆乘乎乾坤坎離者乾坤坎離皆顛倒不易之
卦萬物所爲立體也

震艮

此下皆震巽之功用也震開形生之始始者始其所終也故震
之顛倒則爲艮始震而終艮則陽卦一成之局已得六畫之離

體震之功業莫盛乎離也

漸歸妹

震之始機在艮而成功則在巽艮先巽後則震之本末源流皆
備矣故以內艮外巽之漸繼乎震而顛倒則爲內兌外震之歸
妹漸變歸妹則內卦得艮兌之合外卦得巽震之合而乾坤坎
離亦皆蘊其中八卦畢會於此此震功之極盛也

豐旅

震所以能成功於極盛者以其能通機於離耳震本陽卦而顛
倒爲艮則涵離於內故以內離外震之豐繼漸歸妹而顛倒則

爲内艮外離之旅豐變旅則内外渾然一離矣震以陽卦而能爲陰中之離此形生之功所以成極盛也○震得艮則化離而離之爲功則在乎承坎坎生於巽兌之顛倒故豐旅之後巽兌繼之

巽兌

此下皆巽之功用也巽之爲功在成震成震之化離則其功在變坎巽開陰始顛倒則爲兌先巽而後兌陰卦一成之局已得六畫之坎體巽所以能成震也

渙節

巽所以能成震功者以其通機於坎耳巽本陰卦而顛倒爲兌則涵坎於内故以内坎外巽之渙繼巽兌亦猶震艮後之豐也故渙卦與豐相反對而顛倒則爲内兌外坎之節亦猶豐後之旅也故節卦與旅相反對渙變節則内外渾然一坎矣巽以陰卦而能爲陽中之坎所以能成震化離之功也○震艮後有漸歸妹豐旅四卦巽兌後惟渙節兩卦渙節之前仍當有内兌外震之卦繼巽兌然内兌外震則歸妹也其顛倒則漸也漸歸妹乃震功之極盛非巽功也陰卦皆待陽卦以爲功不自爲功也故巽兌後惟渙節兩卦也

中孚

此陰卦化離之機以終上文巽兌之義也巽兌顛倒則化坎然化坎而不能化離則坎之成功於離猶假外求而非本然固有矣巽兌顛倒則化坎内兌外巽則合爲六畫之離坎離同生於巽兌則陽中同體於陰中此坎所以能成功於離也

小過

此陽卦化坎之機以終上文震艮之義也震艮顛倒則化離然化離而不能化坎則離之待坎以爲功亦假外求而非本然固有矣震艮顛倒則化離内艮外震則合爲六畫之坎離坎同生於震艮則陰中同體於陽中此離所以能爲功於坎也

既濟未濟

陰陽之中德既同體而爲一致則坎離合體矣而離下坎上之合爲既濟則中之定位也故六爻之位皆得正顛倒而成坎下離上之未濟則中之交感也故六爻之位皆參錯先定位而後交感者體立然後用行亦陰陽之生成循環而無窮也夫然後下經終而兩經之義皆畢矣

下經卦序義說

艮兌陰陽之終也艮下兌上則二少交感終而復始矣故下經

首咸咸感也感於不容已也不已則久故顛倒則爲恆然有心之感不能恆於感也故繼以遯遯藏其感以爲感感所以久而愈盛也故顛倒則爲大壯大壯情之盛也情莫盛於君臣之交故繼以晉晉進也情過進則傷明故顛倒則爲明夷明傷於朝者情必惓於家故繼以家人家人之情易乖故顛倒則爲睽情睽則難生故繼以蹇因睽致蹇則道在因其睽而散之故顛倒則爲解解散其睽然後其情舒焉自咸至解十卦皆用情之得失也情有得失則事有損益而求益則必自損始故夬姤繼之夬之決陰欲益陽也而姤之陰已伏方其爲夬陽未嘗不聚於

上故萃繼之乃陽萃乎上而陰已起於下故顛倒則爲升陰升則陽困故繼以困困因夬致困損莫大焉故求益莫如井井穴地出水損己以益物也而困已變矣故繼以革革變也困變則通故顛倒則爲鼎鼎爲朝廷重器則大通矣而皆由井道得之乃所謂益也自損至鼎十卦皆損益之得失也君子觀咸恆損益之得失故動必恐懼焉震也者恐懼之動也動而恐懼則動必得止故顛倒則爲艮艮止乎內乃能馴進乎外故繼以漸漸馴進也進以漸則不急於外故顛倒則爲歸妹妹歸乎內不外交也然已極天下之大交矣故豐繼之豐大也德大則化行故顛倒則爲旅旅行旅也德教流行也行必有所入故繼以巽巽入也既惟入之亦復悅之故顛倒則爲兌兌悅也旅而悅之則德教四訖矣故繼以渙渙散也盛德散布於物則君子恐懼之動於是而止矣故顛倒則爲節節止也止乎中然後情通而損益之道無不得故以中孚小過既濟未濟終之中孚陰中也小過陽中也既濟未濟併兩中於一體而渾中於無迹也無迹之中乾坤之應也

卦體顛倒說

上經帝王輔相裁成之道下經君子修身應世之學而其要皆

歸乎中然中之爲德則有異有無迹之中乾坤是也有不易之中坎離是也有反正顛倒之中震巽艮兌是也三者之中皆非反正顛倒不能見故文王序卦皆以反正顛倒爲義而卽以反正顛倒爲序上經之中德在乾坤坎離十卦而後乾坤既合而功則皆在坎離其震巽各七卦艮兌各四卦皆坎離用以得中者也下經之中德發機於艮兌致用於震巽艮兌顛倒而爲震巽十卦之後反對相錯而乾坤各四卦坎八卦離十卦皆艮兌之功用也上下經皆以得中爲義故兩經之義蘊不同而顛倒見中之義則一也

讀法

孔子易傳、申明文王周公之義、周公彖辭、暢足文王之義、文王彖辭、發明卦爻之義、然卦體存乎陰陽、陰陽存乎河圖洛書、讀者究明河圖洛書、則識陰陽之性情、識陰陽之性情、則識八卦之才德、識八卦之才德、則六十四卦之彖辭、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辭、及孔子傳辭、無不洞然一貫矣、故讀易者、必自河圖洛書始、

讀者能究河圖洛書、可與言易矣、然河圖洛書之精蘊、則在太極、太極最不易識、太極非理非氣、乃理氣併壹於無朕、不涉迹

象、何有聲臭、是謂太極、是謂陰陽之本、若一涉於動靜有無、則已屬陰陽物事、不可以太極言矣、○太極無朕、亦非空寂、故難識認、儒者或以理言、或以氣言、皆入陰陽甲裏、非太極也、太極祇理氣併壹於無朕之名耳、但無朕可言、究竟是何物事、故難識認也、

太極二字、不容下一模糊語、亦不容下一靈隽語、須實實說出、乃有把柄、但將極字太字說得破、認得眞、卽爲了義、

讀者識太極、可與言陰陽矣、陰陽亦非理非氣、乃理氣併壹之精爽也、精爽有動靜、則名爲陰陽、其實皆太極之全體見於半面也、太極本無朕兆、而發爲精爽、則陰陽已判、已不可以太極名之、然亦非於太極外、別有陰陽也、陰陽仍太極之一動一靜而已、

讀者能識陰陽、則可以識卦爻之才德矣、陰陽皆乘太極之全體、則卦爻之才德、本無不美、但卦重以兩體、爻乘乎六位、則有偏正得失之不同、然其本然之德、則固粹然至善也、此彖象所以有戒辭、而戒辭仍在本卦本爻中也、

彖象戒辭、皆卦爻中固有之義、當前卽是、不假外求、若以戒辭爲卦爻外之添設、則大誤矣、

八卦名義、定於三畫之位、六十四卦名義、則由於兩卦之相重、八卦各有一定之德、然每卦皆感以八、則德之因應旣變、而才之能否亦出、然後八卦之底蘊、亦極情盡致、發露而無餘、故八卦名義、所以極陰陽之變、六十四卦名義、所以極八卦之變也、

六十四卦名義、皆因兩卦之相重、然亦兼參卦爻卦體之義、惟爻體之義、皆相符、愈見兩卦相重之義、爲確不可易也、○卦體整齊、則參酌卦體、卦體參錯、則專卽卦德、以定六十四卦之名義、

六十四卦名義儘有不必爲是名者如震動過險困是屯難若險而遇止則險不能陷矣聖人則名之爲蒙如乾天遇險自能待險之敝而爲需若坎承乾下亦降衷下民賦性萬物之象也聖人則名之爲師卦名如此類者儘多此可見聖人憂世之心矣蓋兩間名理在造物者猶虛在人事者乃實人事之名理在順境者易見在逆境者難見逆境之名理在常者猶可知在變者不易知人能達變則處常裕如矣聖人於六十四卦多即人事之逆境變境以立名而即發明其所以處逆處變之義憂世苦心宛然如揭繫辭傳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又曰于稽其類其

衰世之意邪作易深心兩言盡之矣

六十四卦名義雖皆聖人憂世之心然卦中義蘊亦實是如此非聖人矯揉造作於其間也卦名如是彖辭亦然彖辭險者使平易者使傾然皆卦中固有之義非聖人別抒憂危之見是爲易之道也

彖辭象辭不質言名理多雜取物類之象欲學者知卦爻之理無物不有無將不然雖瑣屑事物無不可以見天俾用易者寓目即見攸往皆通也若質言其義正恐學者拘於理而不能變化耳故取象正聖人苦心

卦象爻象極靈活正極精切從靈活處看不如從精切處看凡卦爻取象總以精切爲貴也

不獨乾馬坤牛等類爲象即卦爻奇耦之形正易中全體之大象也觀象者先須觀此此象正不易觀若第以陽奇陰耦概之便是未曾觀須想像奇畫所象是何物事耦畫所象又是何物事又須知奇耦之畫先是象不盡意不盡象乃爲得之繫辭傳曰象也者像也此方是象

漢晉以後言理者多不及象即言象又皆以孔子說卦傳之象當之至說卦傳不能合則又爲互卦覆卦變卦諸說附會擬合

其謬誤益甚試思文周取象豈有借資孔子者哉又況彖象之象皆象本卦本爻之義理豈有棄本卦本爻之義理而別取互卦覆卦變卦之象以爲象者哉文周必不荒怪如是然則文周必自有所以爲象者矣

說卦傳之象皆三畫卦中之象文周之象從六畫中取之爲多亦有從承比取之者不盡拘八卦之象也孔子說卦傳之象據文王周公者爲多後人執孔子之象以釋文周之象豈非糊突語耶

觀象乃易中緊要關目切不可忽觀象不的易中義理不能明

透也、

學易要旨、不外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二語、

卦爻吉者、聖人皆諄諄有戒辭、其凶者、聖人皆詳明其趨避、此雖聖人憂世之心、然亦可見卦爻之變化無定、人事之吉凶無常、而禍福之決、則存乎邪正也、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本皆有吉而無凶、凶則生於剛柔之失德、剛柔順正、則訟亦可吉、困亦能亨、蹇非不利、睽亦得合、剛柔悖德、則大有元亨、猶有无交之害、鼎之元亨、猶有公餗之覆、況其他乎○人世亦皆有吉而無凶、凶亦生於剛柔之失德、天

下本皆平坦之境、而愚昧失正、自入險危、聖人所以不忍其危而作易也、

周公象辭有彖吉而象不必吉、彖凶而象不必凶者、彖合六爻體之全、以爲言、象專言一爻之時位應與也、

孔子傳義、非若後人訓詁箋註、儘有異於彖辭象辭者、時於正解彖象外、或發明彖象未盡之義、或暢足彖象欲言之意、或推論彖象之義蘊、或別論卦爻之義理、讀者須分別觀之、愈覺傳義周匝精密、非訓詁箋註所能及、若執此類爲正解、則牽强附會、而齟齬難通矣、如乾之利貞、文王本爲戒辭、孔子則以爲乾德、惟乾原有利德貞德、所以文王有利貞之戒辭、此則彖所欲言之意也、如坎卦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彖中原無此義、孔子則論坎之可用、不獨亨於心也、此則彖所未盡言之意也、如履之履帝位而不疚、彖惟有履恐懼而不疚之義、未有履帝位之義、傳則引申所履之量耳、此則推論彖義之類也、如姤之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此則於彖辭外、別贊姤德之美、與彖義無關涉也、象傳中此類亦復不少、然皆於正解彖象外、圓足彖象之義、或於彖象既明、乃有此引申耳、若執爲正解、則傳與彖象多不相符矣、亟須辨明、乃得條理秩然、

傳義正解彖辭象辭處[illegible]多、讀者當於正解外、辨明孔子引申推論諸義、則傳義不獨與彖象相符合、並覺傳義精透圓通、非聖人不能下一語矣、

大象乃孔子自取、與文王周公之義皆無關涉、乃示人以體易之學也、兩間名理、祇在人身、聖人不外人物而虛言理道、故六十四卦大象、皆於身世言之、即文周之意亦復如是、

繫辭上傳備極體易工夫德業、繫辭下傳備極體易得失、及作易深心、說卦傳又發明易道之切於人、三傳皆聖人精神會聚處、乃學易之門戶也、讀者由此求之、則作聖之基也、若序卦傳

雜卦傳特易之餘蘊而已、

讀河圖洛書及諸卦圖須從天理上看人事、讀彖辭須從人事上看天理、

筮儀

潔室焚香致敬出蓍藁於爐上置一策於櫝以兩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是謂一營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取右大刻之一策掛於小指間是謂二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於無名指間次置過揲之策於左大刻復右手取右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左手四揲其策而歸其餘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於中指間次置過揲之策於右大刻是謂三營次合左手一掛兩扐之策置於格上第一小刻是謂四營四營既畢是謂一變○再取兩大刻之

策合之復四營如一變之儀是謂再變○復取兩大刻之策合之亦四營如一變之儀是謂三變○三變既畢視揲餘之策而畫陰陽老少之爻於版揲餘十三則過揲四九三十六策是謂太陽揲餘二十五則過揲四六二十四策是謂太陰揲餘二十一則過揲四七二十八策是謂少陽揲餘十七則過揲四八三十二策是謂少陰

第一營陰陽兩分也第二營中一之太極貫徹兩儀也第三營兩儀之變化也第四營二五相得而有合也四營者兩兩之數三變者一參之數一爻凡四營三變所謂參天兩地而

倚數也

占法

六爻不變則占本卦之彖辭

一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

二爻變則占本卦之二變爻仍以上爻爲主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仍以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

古人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洪範及左氏傳皆然無卦變前十卦後十卦之說也卦變陰陽雜肴且與貞悔之義相牴牾

無論某卦自某卦而來大失八卦陰陽之理卽所來之卦又豈有前十卦皆貞卦爲重後十卦皆悔卦爲重耶又況卦變之說易中絕無此義則當年太卜所掌必無前十卦後十卦之說也

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

五爻變則占之卦不變爻

六爻變乾坤則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

右古占法其義未盡今更訂其法於左

六爻不變其占如舊

一爻變其占如舊

二爻變其占如舊但初爲事始二爲事終如筮得乾二五兩爻變則始宜小就而終得大成也

三爻變內體皆變則占本卦彖辭及貞卦義外體皆變則占之卦彖辭及悔卦義兩占以貞悔爲主若兩爻變在內體則占本卦彖辭及一變爻若兩爻變在外體則占之卦彖辭及之卦一變爻兩占以一變爻爲主

四爻變內體皆變則占本卦彖辭及一變爻外體皆變則占變彖及一變爻兩占以變爻爲主若變在中四爻則占兩彖而主

於動若變在初二五上則占兩彖而主於靜

五爻變則占兩彖及一不變爻而以不變爻爲主

六爻變乾坤則占二用餘卦占兩彖而以變爲主

右占法凡十二卦爻之變始盡舊占凡七而四爻之變未盡五爻變與不變者無異卽三爻變亦不宜渾占兩彖卽貞悔之說亦非以卦變之前十卦後十卦爲義也

易乃修身涉世之書盡人合天之學而其用則全在乎占然占之爲道則有二占拈也拈取卦爻義理以應事也應事時能確見其理而無疑則直拈其理以應事此不待揲蓍之占也若應

事時疑於理而不決則揲蓍以占之此用蓍之占也故揲蓍特濟占之窮非必事事皆揲蓍乃謂之占也但用占之要則在靜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乎昔致知之功不可猝求之臨時者也

卦變圖辨

卦變圖亦焦氏教也其說非陰陽相生之義亦非黃白家言乃四千九十六卦之支流餘裔也易中剛來柔來之文皆本卦中固有之要義非卦變某卦自某卦而來也六十四卦皆八卦所重不應別取他卦之義爲本卦之義若以剛柔之來爲自某卦而來則泰之小往否之大往賁之剛上而文柔又作何說耶大

抵卦象歌與卦變圖皆與周易無關涉但卦象歌尚覺陰陽整齊耳

卦象歌

乾爲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爲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爲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爲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恆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爲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右八宮卦次皆八純卦所變者八純卦爲第一其第二卦則初爻變第三卦則二爻變第四卦則三爻變第五卦則四爻變第六卦則五爻變第七卦則當變上爻然變則仍爲八純體故自五爻內反而變第六卦之四爻第八卦則悉變第七卦之內體以復純卦之首變歸其本終則有始也

右歌不知何始周末王詡分以五行配以十二辰遂爲後世卜易之術其五行則乾金坎水艮土震木巽木離火坤土兌金金木土以形成故體成於兩水火以氣運故體成於一也其七一

辰乾起子順行六陽以子寅辰午申戌爲體坤承乾外逆行六陰以未巳卯丑亥酉爲體乾坤兩立而運六子震起子坎起寅艮起辰皆順行六陽兌起巳離起卯巽起丑皆逆行六陰由是陽順陰逆皆相得而有合自然震代乾而巽不代坤皆六子之相得有合使然也

八純卦爲變化之體而逐卦以變爲序至第七卦則數窮乎六而爲反歸至八卦則歸乎其本仍爲八純卦三畫之體義蘊極爲精奧卽其分配五行亦得乾坤定位八卦相錯而相感之義故能觀變陰陽以前民用也但其術兼爲小人謀於聖人修身

立命之學有未逮焉此則術士之教耳

周易上經

文安陳克緒註
男大秩校刊
益津受業陳敘麟一鉛編輯

易平易也坦易也聖人設爲象彖皆示人以平坦之途故名曰易其變易不易諸義皆所以爲平坦云爾係之周所以別夏連山商歸藏也

乾☰☰

兩儀之始理氣併壹於無眹無眹之眹不容終閟而其眹勃發矣眹之發也以一化兩而此獨爲奇以兩化四而此仍爲奇以四化八而此仍不變其奇奇體本自剛健自一畫以至

三畫節節不變則其健純而不息矣健而不息之謂乾兩體皆乾則體用皆純故仍以乾名之

乾元亨利貞

陽德之發也精理內聚神爽勃發萬物待之而開未有先乎此者故其德爲元元大也始也元德勃發理併乎氣而乘乎機之不容已則其德貫徹流通更無阻礙故其德亨通乾德在天則元亨故在人亦爲元亨之德也元德既亨則賦性授形莫不各協其宜而其德順利矣利則色色形形各得性命之正雖極之質敝形彫而終不能絕則正而固矣故曰貞也

惟元亨之天德、無不利貞、故用健之君子、亦以貞爲利、天理之本然、卽人道之當然、凡易中戒辭、皆卦爻固有之義也、葢剛健之乾德、乘理而發、則必能致鴻功偉烈、故元亨、若失乎正理、則剛愎自用、未有能亨者、故必以貞爲利也、

初九、潛龍勿用、

初二三四五上、卦位也、九六、爻體也、凡陰陽、太變而少不變、故陰柔之動、皆曰六、陽剛之動、皆曰九、乾德純陽而善變化、故爲龍、位在初、則龍而潛矣、潛卽勿用、合下如是、凡易中戒辭、皆卦爻固有之義也、然勿用亦非一無所事、修德而不求

世、乃謂勿用、若兀坐放廢、豈龍也哉、○凡卦爻不質言義理、而取象物類者、欲人知卦爻之德、無物不通、無事不貫、凡身世所値、皆可依類而推、然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乃無拘泥不通之弊、易所以貴取象也、○六爻皆人世作爲之象、但初爲事始、未有大作、上爲事終、作爲已畢、故初上皆位冠爻上之文、人伏位下也、中四爻皆爻冠位上之文、人顯於位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出潛、故爲見龍、凡爻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地未墾曰土、熟曰田、九二進乎初而得中、則乾德熟適、故爲田、德盛而居下位、則在田象也、惟在田、故利見九五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內乾已成、則外乾之功業起矣、外乾如其內乾、別無變化也、故不稱龍而稱君子、乾體純陽、故曰日、內乾已終、故曰終日、由內乾發爲外乾、則義有兩乾、故曰乾乾、乾乾之德、幾微未足、則措施不能協宜而有咎矣、故君子終日克省、以體乾而又乾之德、至夕猶惕然於日日之續、而不敢懈、有如是之危厲、乃能无咎也、九三有兩乾相禪之義、非存一有咎之

心、正不能无咎耳、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進乎上體、則上躍之龍也、然進乎外體之下、則剛健而不躁、能審其進以爲進矣、故爲或躍、然四之所以能審其躍者、以其蘊內乾之純德也、內乾之德淵深、故曰淵、蘊內乾之德、故曰在淵、其躍也本乎在淵、則發露當可矣、然僅爲无咎者、內外身世之交、尤悔之叢也、非在淵正不能有无咎之躍、雖聖神功業、亦祇免咎而已、三四乃體用交接之地、故皆以无咎爲義、龍爲水族、而內乘淵深之德、故象淵、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進四及五極乎尊高故爲飛龍五爲天位故曰在天凡爻以中爲美中而得正則尤美乾體中正之爻惟九五德與位稱乃三百八十四爻第一美者他卦之九五不及也然猶戒以利見大人者輔相裁成之變化非一手一足之烈而九五亦有總御羣爻之義也大人不專以二言乾之羣爻皆備大人之德也

上九亢龍有悔

上九以剛健而捹乎羣剛之上則剛愎自任矣故雖龍而亢

然實乾體成爻則猶蘊全乾之德也故雖亢而仍爲龍龍而亢故有悔然非龍亦不僅有悔矣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六爻皆變則乾之坤矣然乾體純剛無些微陰柔稍涉陰柔卽非乾德雖之坤而不用坤六之德仍用乾九之義也六爻皆用九故爲見羣龍然變出之乾得乾後半非乾本體也故其象爲无首本體之乾天理也變出之乾氣質也氣質之剛不可爲物先承理而動則天理爲氣質之首而氣質无首矣无首象辭也而卽爲戒辭能无首則循理之剛元亨之象也安有不吉者乎

乾德純健而不息故六爻皆以進長爲義初則始基之矣但積之未足則其發易竭故道在勿用以養德二則中德足故爲在田之見龍然有德而無位故利見九五之大人三則內乾成矣外乾基之以爲措施故義有兩乾而道在警惕九四內蘊全乾而進乎外體之下則進協時宜矣故爲或躍在淵之无咎九五進得尊位故爲飛龍之在天五有總御羣爻之德位故利見大德之人上九捹出羣乾之上則剛愎太過故爲亢龍而有悔六爻皆動則乾之坤矣乾德純剛不雜故不

用坤六而用九但變出之乾非天德之剛乃血氣之勇也故象爲无首而卽以无首爲戒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釋元義也太極未發則空洞無物太極一發則乾元立體乾德出則宇宙充滿遍塞更無隙地故以大贊之然乾之元德非他卽生理發乎生氣之始機萬物所爲受命也故曰資始天之所以爲天者盡乎此矣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釋亨義也雲行雨施亨以氣品物流形亨以形亨卽元德

之流通、元德外別無亨也、然雲雨品物、皆卽坤德言之、其行施流、乃爲乾之亨耳、亨不可見、於物之活潑處見之、雲氣布濩絪縕、兩氣淸爽滿盈、一片活潑機趣、躍躍眼前、亨字宛然可指、品等類也、兩間形色萬狀、而晝夜改觀、朝夕異態、日日發育、更無停機、正如三峽倒流、沛然一吐、亨字最善名狀、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言聖人之元亨也、天命賦予萬物、則天道終矣、人受天命以成性、則人道始矣、天道終於人、人道始乎天、聖人大明繼終爲始之理、則聖人之元也、明終始之理於六位、六位無定、而莫不因時以成繼終爲始之乾德、則聖人之亨也、大明終

始、精其理於內、大明六位時成、精其理於外、皆知之元亨也、六位之變化無定、故曰龍棲泊運轉於其上、故曰乘物來順應、變化不拘、故曰時乘六龍、發洩乾德於六龍、而無絲徽之不合、故曰御天、此行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此釋利貞義也、利貞與元亨、亦非兩、元亨之變化、卽利、元亨之各正性命、卽貞之正、元亨之保合太和、卽貞之固也、變者易舊而爲新、化者因新以去舊、變化相尋、而萬物之稚而壯、壯而老、莫不各協其宜、故曰利、物各有形質、卽各有性命、性飛則形必羽、性走則形必歷、凡物之形質、莫不與性命相符契、則貞正矣、性命卽太和之體、太和卽元亨之德、太和凝於形器之中而不散、則貞固矣、○彖辭元亨利貞、本作大通而宜於正固解、然文王正因乾有元亨利貞之四德、故繫以大通而宜於正固之辭、孔子傳辭、正發明文王所以繫彖之義、易所以貴立傳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聖人先天下而明終始、乘六龍、則聖人

之德、首出庶物矣、以首出庶物之德、變化天下、以協窮變通久之時宜、則聖人之利也、其爲變化也、順正天下之性命、保固天下之樂利、而萬國無不各得其所、則聖人之貞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有天象、天之行無息、而其所以無息則健爲之也、故君子用乾以爲不息、凡天德之在人心、雖錮蔽梏亡、終有發露之時、特患發露以後之不能自强耳、卽强矣、又患强之或息耳、若自强、不息何患其不合天乎、兩乾相續、故有自强不息之象、○凡大象皆孔子自取、與彖辭無關涉、然亦示人用易之

功故其爻皆曰以、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初九非不足於德乃不足於位耳、故曰陽在下、不曰剛而曰陽德全乎天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龍以見稱則德非遯藏、見而在田、則德及民物、盛德之所被、不以位卑而無功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兩乾相續非反求內乾、不能得外乾也、由初之正、進得九二

之中、又進而得全乾之正、九三反復乎內乾中正之道則外乾之功業在是矣、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在淵非不躍乃或躍之本也、有在淵之德而不能或躍轉失龍德矣、九四已入外體、故以進爲无咎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聖人在上、宇內必別有一番氣象、上位下育、契於無言、雨暘寒燠協於無迹、不見創造而景色皆新、是之謂造、是之謂龍、是之謂飛、一切整齊利導、皆其餘事、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所盈者亦變化之龍德、但上當退位之地、則宜於休息、而猶經營於變化、則久於其所盈而不知止矣、盈則有悔、而又久之、此龍之所以有悔、所以爲亢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心之理、天所予、心之虛靈、亦天所賦、虛靈者氣分中物事也、理爲氣母、變出之乾、則本體晦藏、而氣分用事、故用九亦未嘗非天德、但用九之天德皆氣質之剛耳、故不可爲首也、

右象傳釋爻辭之義、大旨已盡、與六十四卦同例、此下皆

反復申明之辭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起下節之義也、道之顯者謂之文、元亨利貞、化育流行之德也、在化育者不可見、在人而爲仁義禮智、則燦然可見矣、故曰文言、在天爲元、德在人、即爲仁、德仁乃繼善成性之始也、故爲衆善之長、在天爲亨、德在人、即爲禮德、亨則來往交通、情文暢適、故亨爲嘉之會、在天爲利、德在人、即爲義德、義之裁制、主乎嚴、而協於順利之宜、則全乎和、惟和乃可爲義

也故利爲義之和在天爲貞德在人卽爲智德智以條理乎事爲乃事爲之把柄也故貞爲事之幹四者皆理道之本然以起下文君子體乾德之意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承上文而言君子體元亨利貞之德也仁主乎愛以元善愛物者物之所附也故足以長人禮以達節文酬酢往來皆行以情誼之節文則所會皆嘉美矣故嘉會足以合禮利萬物者協萬物之宜者也物物各協其宜則萬物皆遊太和之宇

矣故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者天下之大本其智正者其志定故貞固足以幹事四者臨事則綽然無事亦裕如故足以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四德非行則元亨利貞皆虛懸之名理名理虛懸則乾之元亨利貞亦皆不可見自君子行此四德然後乾乃有元亨利貞也言此以結上兩節之意也

右第一章申明元亨利貞爲君子之仁禮義智乃下五章之本也六爻之動動此也六位之成成此也潛見飛躍此之變化三惕上九此之得失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潛則隱矣然惟龍乃可以言隱不易者性分既定陰陽禍福不能奪也不成者不求人知人亦莫之知也不易世則遯世矣不成名則不見是於世矣然全乎天者自不擾於人故芥蒂之懷亦泯焉此所以爲龍德也然龍之隱非泉石枯槁之隱乃用舍因時之隱也時當乎樂固不待躊躇而措之裕如時當乎憂則卷懷退藏亦無滯泥若石隱之能藏而不能行

豪傑之能行而不能藏非其性之所近正其德之不足耳潛龍何容心乎憂樂者胞與之量无悶者廣大之天並行不悖之中正復一絲不亂故曰確乎其不可拔非龍德則悶拔憂樂憂樂拔无悶矣以樂行之才德爲憂違之潛隱其心易動故以不拔言之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則已美矣龍德而得內體之中則尤美中德之美莫大

平言行、言行之中、莫切於庸德、兩閒至理、祗在倫常日用、彌天蓋地之道、非有加於倫常日用、故中道皆存乎庸、而庸德之推行、則以言行爲樞機、庸言之中德在乎信、信然後能發吾心之誠、庸行之中德在乎謹、謹然後能滿吾誠之量、而謹信之功、則必自閑邪存誠始、然龍德本無邪、無邪而仍閑、乃所謂龍德之無邪也、龍德本無不誠、誠而仍存、乃所謂龍德之存誠也、閑邪存誠、然後可以信謹之言行善乎世、而善世乃不伐也、凡人伐善、皆由於爲善之甚難、難故重其善而有炫美之心、若爲善從容、則自視亦殊平平、故無所容於伐、而亦不自知其不伐也、然正惟不伐、而其功愈溥、其化愈深矣、蓋伐則有彼疆此界之心、而德已限於方隅、而不能及遠、不伐則渾物我於大同、故其德能博、而其化能遠也、九二之中德如是、雖非君位、固君德也、○閑邪存誠、言行之本、善世德化、言行之效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此體乾之實功也、德卽元亨利貞之德、業卽元亨利貞之業、元亨利貞實有諸心之謂忠、實有諸身之謂信、實則充積、故爲進德之本、以元亨利貞爲言、則辭修、以元亨利貞爲行、則誠立、言行皆本乎元亨利貞、則功業大矣、故爲君子之居業、知至者、辨德業之精、知終者、審德業之成、皆知之事也、至之者、志無所紛、終之者、功成於果、皆行之事也、知至至之、則辨途精、故可與幾、知終終之、則成性備、故可與存義、可與幾可與存義、則無往而不協其宜、故以之居上、則無所滿假而不驕、以之居下、則怡然自得而不憂、所以三雖危地而无咎也、是則進德修業之效也、君子修身涉世之學、莫詳於此、下三節爲乾外體、則皆本此而發也、○乾惕之義在九三、故初二在內、而言成德、三在初二之後、而言功修之事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此內乾之效、進德修業之妙用顯行也、九四當出內體而入外體之時、德業不足、則不能躍、否則躍而過節、皆四之咎也、乃四能進乎內體之上、而仍退乎外體之下、則上下无常、進退无恒矣、然无常无恒、用之於審利害、則爲梟雄、用之於辨

道義則聖人之神化也四之无常觀時變以制措施之宜非審利害也故曰非爲邪四之无恒本內乾以爲變通之準非乖學問也故曰非離羣內三爻皆九四之羣也九四蘊內乾之全德而發則其發也因時制宜又何咎之有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九五以中正之德而履尊位故其德極盛而其化極神乃一人首出萬國尊親之象也故以聲應氣求作覩從類極贊萬

物之歸仰聲氣水火龍虎非象乾德亦非分配六子乃指驗類從之機以見歸附者之確定而又神速也○傳意翻轉九五見大人之義爲萬物見九五之辭所以極贊飛龍之德化也易傳此類極多切宜辨別清晰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之有悔由於亢上九之亢由於失位上當退避之位雖貴而勢權不屬雖高而羣黎不附羣龍雖在其下而无位无民則无所輔如是而動能勿悔乎龍德非不能動但動非其時則德成於亢耳

右第二章承上章仁義禮智而言龍之盛德大業也乾之內體成德於仁禮義智者也而實功尤在乎九三乾之外體成效於仁禮義智者也而其美尤在乎九五三爲內乾之成五得中而尊也○此章皆設爲問答以盡爻義其子曰則記者所加也

潛龍勿用下也

下以時位言之君子能因時而不能悖時時位卑下故道在勿用

見龍在田時舍也

二之在田非德不足乃時不用也君子能用世而不能必世之我用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九三與外乾相接則百爲皆起之時也象有兩乾措內乾於事耳

或躍在淵自試也

始入外體故曰試所試本乎內乾不假外求故曰自試

飛龍在天上治也

得位然後乘時非在上不足以出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有悔則必有災矣然上九亦龍德則其災特時位窮蹙之所致耳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用九以六爻皆動言天下之時位六位盡之矣六爻皆動天下畢見之象也然用九有天下之象非必天下治之象也必乾元用九然後爲天下治蓋六爻皆動而仍用乾元之九則天理燦發於六位乃天下統歸乾德之象也

右第三章專發時位之義三之行事行乎時位四之自試試乎時位乾元用九亦六位純美之義也其他諸爻時位之義自明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在下自是宜藏積不深則發不足不潛不足爲龍德天地有此時位龍德即有此設施乃所謂龍也○孔子十傳於人事則言剛於天道則言陽曰陽氣潛藏則龍德純乎天矣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龍非田間物龍而在田則田爲天下象矣見龍在田則天下文明象矣此極贊龍德之美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君子當兩乾相續之時位即以兩乾相續之德應之時位皆道德之迹也君子有學問然後天下有時位行所以貴偕時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本內乾而爲外乾則修身之道變爲治世規模故曰乾道乃革革變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乾體本尊而乾中正之爻惟九五有此德即合有此位則位非庸愚之位乃天德之位也惟乾有其德故曰位乎天德合坤六二觀之便見天理合下如是不容人力安排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悔由於亢則其悔非徒時位使然亦上九之德過剛也故曰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傳辭用九皆以乾元爲義以乾之元德釋九字義也六爻皆變則變出之乾得乾後半乃氣質之剛也用乾元之九則六

爻皆天理之健矣、然不曰理而曰則、則六爻之潛見惕躍飛

亢皆一定不易之法則也、

右第四章、合時位以盡爻德之義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元亨雖異德、然乾之元德既出、則一足百足、元雖非亨、而已具有亨機也、

利貞者、性情也、

利貞雖異致、然順利者物之情、正固者物之性、性情非兩、則利貞亦祇一德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元亨利貞、非四而亦非兩、皆乾德一元爲之也、自乾之始爲元時、而亨利貞之德皆備矣、美利者、利也、萬物各得其所、各暢其情、魚樂深靜、鳥慕廣閒、草木欣欣、人物熙熙、一片天機、悠然自得、故曰美也、美利充滿兩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則利天下而亨矣、不言所利者、自得之趣、但覺暢適、莫可名言、則太和在心、更無物擾、而萬物之性命正固矣、故曰貞也、自元德始發、而色色皆無不備、故曰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承上文而言元之大、皆乾之大爲之也、剛以體言、健以用言、中則四旁皆照、正則分無所缺、體之所以立、用之所以行也、純則剛健中正之無參雜、粹則剛健中正之無渣滓、精又純粹之極而無以復加也、乾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之德、發而爲元、元德所以大、亦卽四德之所以併壹而爲元也、○說卦傳以健釋乾、卽統剛健中正純粹精而爲健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承上節而言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發露而爲六位也、渾然一乾、因時位之感觸不同、而呈露亦異、潛見惕躍飛、皆乾一

節之流露、故曰旁通情、至上九之亢、猶以龍稱、則乾德猶是、特所通之情未盡善耳、故下章復言知進退存亡之義、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言聖人體剛健中正純粹精之德於六位也、六爻成位於兩間、聖人成德於六龍、龍德變化因時、故曰時乘六龍、六龍皆天理發越、故曰御天、此聖人成龍德於己也、雲行言其自然、雨施言其沛然、本自然而爲沛然、則教化盛大流行矣、故曰天下平、此聖人成龍德於物也、

右第五章、言元亨利貞皆元德之所爲、而元卽乾之剛健

中正純粹精其六爻皆剛健中正純粹精之發露也聖人體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則六龍之乾德成於己而效彰於世所以起下章君子修德之義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準六爻之義以爲體乾之功修也君子不師心自用故行必本成德爲法則君子無有體無用之學故成德必要於行以成德爲行則所行不論窮通而皆有懿行可觀故曰日可見之行也潛則隱而未見是必德之不適於用也行而未成

是必德之不足於用也此等人物平居可以談詩書論經濟臨事則茫無所措是其爲隱士則有餘爲匡濟則不足故非成德爲行者不用也爻辭本無此義夫子借勿用之辭以正體乾之功修耳下皆倣此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承上文而言君子之所用者此耳四之字指元亨利貞之龍德言學謂傳之於古總古來內聖之大法外王之大道聚而觀其會通達其權變也問謂求之名賢以辨古今之得失審毫釐之疑似也寬謂所聚所辨皆優游涵養熟之於心也居謂棲泊其上以所聚所辨者爲安宅也仁謂誠篤之心無貳無間不爲欲累也行謂措元亨利貞之德而爲六龍也功修如是則龍德成矣故曰見龍在田有六龍之成德而窮而在田則不滿其量故曰利見大人龍德如是以之成己則裕如以之成物則綽然故曰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體乾之功盡於九二此及九四皆措乾德於事爲也事爲必

措之危地而无咎然後爲乾德而處危之所以无咎則惟得乾之中德而已九三以剛過二之剛則重剛而不中矣不中則上無九五之德故曰不在天下失九二之德故曰不在田失二五之剛中焉往而不危焉往而非咎哉然天下原無危地所難者德耳德莫大於敬愼而處危卽以敬愼爲中德敬則精神聚而心志淸故能因時制宜入危而安此乾惕所以无咎而无咎皆剛中之德爲之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以剛重九三之剛、而不能及五之中、則亦重剛而不中矣、不中故有咎、然四之咎、較三尤有淩五之凶、故其不在天不在田也、與三同、而較三則尤有不在人之失、三四皆人位、四上淩九五、則棄人位而上矣、故不在人、然皆重剛不中使然也、故九四之中德、惟在或躍而已、或則疑於躍、而不敢恃剛以爲躍、是則九四之中、亦卽四之所以无咎也、葢柔道疑、則懦而畏葸、故以斷爲中、剛道疑、則剛而有制、故以疑爲中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承上文而贊中德之大也、二之中、進及乎五、則兩中渾化於無迹、故稱大人、天地合德者、黙契二五之中也、日月合明者、二五之中、造爲照也、四時合序者、二五之中、造爲運也、鬼神合其吉凶者、二五之中、奇變莫測也、大德如是、大人卽天矣、所以先天非大、而天自弗違、後天非小、而自奉天時、鬼神與人皆囿乎其內、而何有三四之咎乎、○此言九二之中德、進乎九五之盛德大業、以見三四之咎、皆不中使然、君子所以

貴乎乾惕、貴乎或之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此卽上九之亢、反覆剛過乎中之失也、恃剛而進、唯知剛過之爲進、爲存爲得、而不知過中之剛、正其退乎中、亡乎中、喪乎中耳、唯聖人知過中乃以失中、故一於正而不敢失乎中、所以有二五之美、而无三四之咎也、重言聖人以結之、非絕人正以鼓勵人也、

右第六章、申言體六爻之義、而言君子、卽以六爻之象辭、爲體乾之法則、而要不外乎中而已、

文言凡六章、第一章、明乾之元亨利貞、卽人之仁禮義智、故爲文言之首、第二章、言龍德之全體大用、乃內聖外王之學也、第三章、言六爻時位之義、乃爻德發越之地也、第四章、合時位以盡爻德之義、六爻之義、蘊畢矣、第五章、併合乾之元亨利貞、及六爻之潛見飛躍、於一致而總歸於聖人之妙用顯行、乃前四章之歸宿也、末則言體乾之法則、不外乎中、所以致望於後世之君子者至矣、故以是終之、序次極其分明、

坤䷁

太極之發、盛大充滿、以至於極、則勢必反屈、屈其所伸、則其體兩立而成耦、故耦體皆逆機也、逆故能盤鬱生氣而生物、但逆機皆順乎自然、而絕無矯拂、故機則逆、而德則全乎順、生氣非逆不停留、非順不和洽、逆則其功、而順則其德也、自一畫以至三畫、無一奇間之、則其順純矣、順而純之謂坤、兩體皆坤、則體用皆純、故仍以坤名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太極不發則已、發則必生、不生則已、生則必成、其生處卽乾、其成處卽坤、故乾元亨、坤亦元亨也、但元亨則在乎承乾、故以牝馬爲貞、卽以牝馬之貞爲利、牝馬亦善動、故法坤之君子、非靜無所事、而利有攸往、但往爲承、而非往爲創、故有攸往之君子、倡乎先則事必迷亂而無功、承乎後則功必有得而無失、但後得則以順利爲主、不順利、又不可承其後也、故復以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申之、坤位西南、處離兌之間、離兌之承陽最美、坤居西南、則與承陽之離兌爲朋、而坤功順利矣、東北則艮也、艮止陰而爲陽終之卦、陽終則坤無耦、故喪其朋、喪朋則無功、安所得利乎、若安乎牝馬之貞、則得主利之吉矣、牝馬必得牡、然後有生物之功、得朋則安牝之貞、喪朋則失牝之貞也、彖意辭繁不殺、然元亨利牝馬之貞、已盡坤義、下特因坤非靜無所事、而又懼法坤者因心自用、故反覆申之如此、然其義蘊皆在牝馬二字中也、○主利二字句讀甚多、然識得坤彖之義、則句讀不辨自明、無煩聚訟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凡乾所至、坤皆至之、至則承乾之義存其中矣、資生以成形造質言、形質藉此而出、故曰資、而坤之能爲物資、則在順承乎天也、蓋生機之發、無以逆之則不聚、不聚則不凝、不凝則形不成、乾得此逆者機也、然後生意凝聚、品物得以流形焉、但逆而不和、則陰陽仍復乖異、惟順其自然之機、以爲逆、則愈逆而愈順、故曰順承天、由逆而得順、故曰乃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

坤德至靜、靜而不已、則積之厚矣、厚故載物、於不傾、然亦別無所載、載乾德之無疆而已、載無疆者、合德於無疆者也、合無疆之德而載之、則包蘊無疆、所含者宏、而又光且大矣、所含旣宏光大、則不能久閟、而發越暢達、故曰品物咸亨也、無

疆則無所不有故曰宏英華發越則其形日新故曰光生意滿足無地不然故曰大所含如是焉有不亨者乎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馬而牝則體陰故曰地類牝而馬則善動故曰行地凡乾所爲坤皆承之故行乎地也無疆然必本牝馬之地類爲行地之無疆然後爲坤之柔順利貞然後爲君子所行也若不能有牝馬之柔順安可行哉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先之所以迷者失承乾之道也後之所以得者順乾而得常

道也順即利矣合主利以釋後得之義也離兌之承乾最美坤居西南則與離兌同功故曰與類行東北之艮陰止而陽終則坤無所承故必承乎陽終乃能有慶也傳意辭極錯綜而義極簡明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應乎地則安坤之貞矣無疆本乾德亦即坤合乾之德應乎此則承天之功色色皆足安有不吉者乎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順而不已故其積必厚勢使然也惟厚故能載體厚者物所託德厚者福所歸一飯之德不忘睚眦之怨必報君子知其器之淺矣○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兩間祗此屈伸之氣動盪往來但伸者過而不停屈者積於不已並伸者亦歸乎此故勢成於厚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太陰數六故陰動皆曰六陰道承陽則正不承陽則邪初六無位而不正則非承陽之陰矣故以霜象之復以堅冰戒之陰承陽則和而爲雨不承陽則爲露露寒則爲霜初六不和陽則寒而霜矣位極乎下則履霜矣履霜則大寒之兆也故

以堅冰戒之大局治安而危亂已伏故無凶悔吝之辭而有堅冰之戒然中四爻皆非冰冰之堅其上六之龍戰乎○象從陰不承陽取之故易象皆卦爻固有之義理或以乾坤初爻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龍曰潛此曰霜若然則一生六成陰陽相得而有生成之功又何有堅冰之戒邪且天生地成而爲水又何與於人事之得失邪又如坤六二謂動則變坎坎象習坎二非重坎故不習牽附至此遂致易象毫無義理皆成罘洞物事言象者大率類此略辨其誤此下不復暇及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致堅冰也
履霜則與寒相習堅冰所以必至也聖人克勤小物一介必嚴非謂機之漸長也正謂當前即是所履者固馴至之道耳堅冰即在始凝中不作初六履霜讀義亦順適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陰體之中正在乎承陽坤卦中正之爻惟六二故二有直方大之美天理直而不邪乃乾德也凡人意念發於邪私則徬徨顧慮發於天理則徑情直行六二中正則能順承乾天之理故德亦直也中正之理面面皆足聖人制事成乎此而上

下四旁均無所缺則方之德也由直為方於是一事之細可見全體則其體大一功之成可遍庶政則其用大大也者直方之分量也然二之直方大皆於承乾得之非師心自用也故曰不習惟不習故無往而不為直方大所以无不利也若自有媢習則非承乾矣安能利乎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中而得正則有地道之方德然實承乾之直以為方故曰直以方承直為方則大不待言矣但二之直方皆於動處見之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動則直德在乾不在坤故以動言之動即承直豈容別有所習故不習乃為地之道不習乃能方大故无不利无不利則地道發越而有輝光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三為內坤成爻而包二於內二以坤方承乾直則有陰陽參錯之章六三包之則含章矣含章乃為三之貞三未中正故即以可貞戒之然貞固其章而不發又非所以為貞也故必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乃為三之貞二之直德乃三之王也承之而發則從王事也從王而無期必之心故曰或曰无成從王而無自用自專之成心乃為三之貞乃為三之終耳三

為內坤成爻故曰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含章而不發則無承陽之功失貞德矣然一發無餘又非所以為含也故惟時發乃可貞從王而或之則審時明矣故曰智或從而有所事則審時之明成功於外故其智光大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四柔正而在外體然不能含二之章則四之內蘊空矣柔乎外而空乎內則囊也四亦得正但未承陽德則動輒得咎故以括囊為免咎之道囊即不括亦無以致譽四固無以致

譬之爻不括何爲乎无譽之義極警透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柔正而無乾天之剛德輕則招尤重則致害不能遠害卽咎也故以括之者愼之愼以遠害正君子之學問
六五黃裳元吉
坤純耦而陰虛虛則無中可見坤而得中則承乎乾矣承乾而下應六二之章則裳之象也承乾而得中於外體則地德外耀其華故有黃色之象六五得尊位而能卑以承乾此所以爲黃裳所以元吉也凡易大吉之辭惟小過元固訓大然

亦原有義也本然原有之吉較大吉爲尤美矣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乾天之德二得之爲直方三含之爲章五發之於外則爲文文在中以應二之直方言下應直方之章所以有黃裳之元吉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坤之美德惟在承乾上六極乎卦上與乾對立而不相讓則敵乎乾矣故象爲龍戰于野上六非龍欲取而代之故曰龍有滅乾之志故相戰坤有地象上六在卦極外故曰野于野則大戰也大戰必大傷故有血坤乾兩傷故其血元黃元黃天地之色亦盛大之辭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坤之爲道在承乾承乾之道盡絕故與乾相戰凡天理之在人心苟一毫未絕必不至犯上而作亂也
用六利永貞
六爻皆變則坤之乾矣然坤體純陰雖之乾而不能參以乾剛故不用乾九而仍用坤六六爻皆動則坤之靜德變矣然牝馬之貞德則不可變也故以利永貞戒之貞卽牝馬之貞

永乎牝馬之貞則凡動皆無不承乾承乾故利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永貞則六體皆承乾矣乾體本大六體皆承乾則功業亦大大在承乎乾後故曰以大終
坤德專在承乾承乾則美不承乾則邪惡但坤純陰無乾其承乾則於二五之中德見之初六不中正而在下則不能承乾矣故以履霜象之復以堅冰戒之六二中而得正陰虛則無中虛而得中則承乾以爲中也故承直而有方大之美六三未中正然爲內坤成爻則蘊直方大之德於內故有含章

之美、但未中正、故以可貞戒之、貞則爻位之不中正、皆變化不拘之德矣、故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之美、六四有柔正之德、然未能得陽、則動卽有咎、故以括囊戒之、復以无譽警之、六五得中而應直方大之二、則承乾於下、而致飾於外、故爲黃裳之元吉、上六亢乎上而與乾並立、則與乾爲敵矣、故有龍戰之凶、而爻位之正、非所論矣、凡爻辭皆統合六體之時位才德、以酌定其義、所謂觀會通以行典禮也、若專卽一爻觀之、不見義理之精密矣、○八純卦皆無應與、獨乾坤之二五相應、而乾之二應五、五不必專應二、坤則五應二、二不應

五、乾之權位在五、坤之得乾在二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此釋坤之貞德也、陽善開始、陰善成終、故首釋坤貞之義、陰常依順乎陽以爲功、故坤德純乎柔、純柔而無夾雜、故曰至柔、然其爲柔也、皆屈陽剛外伸之機、而反而動乎內、動能屈剛、則其動亦不撓不折而剛矣、然動而反歸、則其動正所以爲靜、靜而無所夾雜、故曰至靜、統乾之動、而皆歸於靜、則凡乾所有、莫不色色形形、無所缺欠、而皆成形立質焉、故其德方也、至柔而動剛、則才德堅固、至靜而德方、則性情正固、合之所謂坤貞也、

後得主而有常、

此釋坤之利德也、後謂後乎乾、得謂得乎乾、主謂主乎乾、惟後乎乾、故能得乾以爲主、以乾爲主、則無往而不利矣、天下惟順利之事、能常久而不敝、故曰有常、有常則其利不窮矣、

含萬物而化光、

此釋坤之亨德也、凡乾所發、坤皆逆而藏之、則凡乾所有、坤皆含而有之矣、含其所有、而色色形形、皆一漏而出、無停機、亦無滯迹、則其化簇簇生新、日出而不窮、故曰亨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釋坤之元德也、坤於逆乾之外、別無功能、然其爲逆也、自然而然、絕無矯拂、且其爲逆也、融洽乎陽、更無乖戾、則其機雖逆、而其德則全乎順、順乎天以爲德、卽坤之所爲道也、然其爲順也、未至不先、既至不後、機緘一動、恰符其節、故曰時行、順承時行、乃坤始接乾之機也、故爲坤之元、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釋馴至之義也、馴至由於積、積則有餘之勢成矣、慶殃有餘、則非尋常之慶殃、故禍福不可逃也、不善卽霜、弑逆卽堅氷、由霜至堅氷、皆成於積、故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然霜之積與不積、則由辨之早不早、杜漸防微、人所易忽、一則中於不覺、一則以爲無傷、以爲無傷、亦不覺使然、故千古病痛、祇爭一辨、祇爭一早辨而已、順作愼作順、皆通、愼則辨之本、順則積之機、惟順所以成馴至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乾純健而無邪、故其德直、坤以逆機屈之、則坤成於屈、然其爲屈也、仍直之反歸、非邪屈也、反歸之體、仍端端正正、與直德相合比、則卽乾之直、而成坤之正、故曰直其正、正則上下四旁、各無缺欠、而其德方矣、方能裁物之偏、以制物之宜、而義生矣、故曰方其義、然君子法坤之正、則必自敬始、非敬無以承天、必敬然後全在內之直也、義卽直之發、但其用常在外、非義無以制事、必義然後全在外之方也、敬非義則無功、義非正則無本、內外相資、然後直方相輔而不孤、直方不孤、則德業充滿、而體段大矣、故不待別有嫺習、而自无不利、又

何疑於所行乎、理昧於心、然後疑、事無所措、然後疑、敬義不孤、則理餘於事、又何疑乎、○非以敬直內、乃敬以直內、非以義方外、乃義以方外、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章而美、則含而不發益難矣、然三能含之、蘊含其美、而猶不自用、以從王、則無期必之成心可知矣、但其無成也、弗敢成耳、無成而本乎不敢、乃地之所以爲道、在造物爲地道、在人卽爲妻道、爲臣道、地道惟不敢、故无成、惟无成、故能代天而有終也、○坤之德在順、事在直方、而精神則在不敢、三者盡坤道矣、无成代終則順也、所含之美、則直方也、弗敢成、則精神也、三爲內坤成爻、故坤道之全、獨於此爻發之、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六四得正、而不能承陽、則純陰無陽之象、於天地爲閉塞、於賢人則宜隱、不隱則內之爲不知通塞、外之亦復招禍、故君子謹之、○傳與爻辭微異、爻辭因六四內不得陽、而戒以守陰之正、傳因六四得正、而論外不得陽之時、合觀爻辭傳義、

爻位之義蘊始足、然其實一也、

君子黃中通理、

黃中以得中言、通理以應二言、黃者中之色、氣之英也、中涵之天理、不與形質相隔、則內之蘊、卽外之華、氣之著、皆理之迹、中外通透、表裏瑩徹、則外發之皇、皆內通之理也、

正位居體、

承上應二之義言之、應二則就乎卑、卑以承尊、陰之正位也、裳者蔽體之下服、蔽體則體有所居、下體則坤之正位、以卑下之正位居體、所以爲通理也、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承上得中之義言之、六五應二之中、以爲外體之中、故外耀之華、皆在中之美也、美姿態也、姿態充滿、則外溢於官骸、而四肢暢達矣、四肢不能盡、則發揮於事業矣、身心事業、皆一片姿態彌綸、故曰美之至、此中之所以稱黃也、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疑於心而不釋之謂疑、上六體與乾並、而不相讓、則必以陽爲疑、已而與陽戰矣、其所以疑陽而戰之者、惰嫌乎陽、而欲无陽也、无陽之心、欲取而代之、故稱龍以著其實、卽所以聲其罪也、然上六雖欲代陽、而終不能爲陽之才德、故稱血以明其類、卽所以明其作惡之無益也、但上六之氣燄、固足以亂陽、故其血又以元黃並稱、所以明天地之雜亂也、然天地雖雜、而名分終不能倒置、故結之曰天元而地黃、語意正復涵蘊不盡、此傳惟陰疑於陽必戰、爲正釋爻辭之義、下皆反覆推論之辭也、

讀易錄卷五

屯䷂

內動而外遇險則其動艱難故其卦爲屯屯堅固難開之義也凡物始生莫不艱難凡事功締造之初亦莫不艱難功名事業有創於暇逸者哉故乾坤開始於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本錮蔽難開之義而開屯之權在五開屯之才德則在初五能下究乎初則天下之屯開矣故屯不徒亨且元亨天下有一屯卽有一開屯之理寓乎其中乖其理則愈開而愈屯

故屯之元亨利乎貞而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卽開屯之貞也勿用有攸往不輕嘗險也利建侯樹賢德也德餘乎理觀理必精賢餘乎事作事必成而又乘以不輕嘗險之心此開屯之貞亦卽屯之所以元亨也開屯之任在五與初五得權而初性動則有欲往之機但五在陷而初位卑故戒以勿用有攸往勿往又非所以開屯故戒以利建侯震爲長男在國則侯也初爲卦始故曰建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震乃乾始交坤之卦一陽動於重陰之下其動不易而動又遇險則錮閉之難生矣有錮閉之難故卦爲屯

動乎險中大亨貞

天下不患有艱難之事而患無荷艱難之人無其德則雖亨亦險有其德則雖險亦亨震之陽爻本全乾之德以爲動則能動乎險中矣能動乎險中者能平其險者也以大德平大險故其亨亦大其亨在德故大亨存乎貞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雷坎雨屯之象也大荒之始草木亂沓一片昏昧屯之時也然雷雨旣動動而滿盈則屯中固有開屯之機矣草昧之

屯正天之所以造功故聖王遇屯則必有開屯之義開屯則不能靜處矣然非有攸往之不靜處乃建侯而不靜處耳賢德建立何患屯之不開乎雷雨交作昏昧之象滿盈震坎合體之象天造震承乾始之象草昧則屯之地雷雨陰晦象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不曰水而曰雲屯之象也雲在上而藏雷於內則開屯之義也雷動於雲氣之內則往來震盪經綸之象也經以分之綸以合之經以立之綸以通之上下相輔彼此相成而屯開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九爲震主爻則荷濟屯之任者也但爻位過卑、故求應與之賢以爲輔、初九應四而比二、六四正而尊六二卑而中正、四不及二之德二不及四之權、初九所以磐桓於所求也然其實二四陰柔、皆不足以爲濟屯之功初九與其外求陰柔不如內求陽剛之德故利於居貞利於建侯養得正之剛德、立因時之紀綱已足以濟屯矣濟屯之任在初九故與彖辭之義略同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之盤桓擇賢以濟屯非嘗私也故雖徘徊顧慮而志與行

自正、初九陽剛而在陰柔之下則以陽尊下乎陰卑矣、在上能下交、則居心不驕而草野利弊皆能上達所以能得民而濟屯也以貴下賤卽侯之事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處屯而又爲初逼、其屯甚矣、故既屯如而復邅如初乘剛而來故曰乘馬初之氣勢甚盛故其馬班如班行列六二陰耦故曰班、謂初結隊而來也然初之來欲求助非爲暴也故曰匪寇婚媾但二於初實非正應故以寇視初寇故不字初而欲字五也然五方在險不能遠應六二、故二必十年然後得字也二五相耦其數十二非數窮理極不能字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之屯不一、一爲初九所逼故曰乘剛也一在不能應五故曰反常也二五之應得陰陽尊卑之常道然必十年乃始得之則始失常而其後反歸乎常也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凡屯無不欲得應與以出屯而六三之應爲上六、上六陰柔、又爲坎險屯難之成爻三應之則非特不能出屯而益增三之屯矣故其象爲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上六體耦歧出而

在上則鹿角象也亦林木象也坎爲叢棘、故其象如此六三卽之則非徒無虞獵之獲、而且有深林之陷矣、惟君子能知无虞入林之機、故與其應上而增屯不如舍上六之屯而屯淺也、又況應上則非獨益屯而更有不知幾之羞吝哉、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象曰程傳曰禽禽獸之才、豈可從乎窮謂濟屯之道窮不能免患卽學術之累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初九有濟屯之才德而又乘馬班如來求六四以爲婚媾四

與初皆正而又爲陰陽之正應則剛柔相濟而濟屯之功成矣故以往應初九爲吉且无不利也在初則不宜待四在四則宜應初耳象與六二同

象曰求而往明也

應其所求則其交易合四待初之求而後往則應與之道精矣故曰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陽剛中正而得位則原有濟屯之膏澤但處陷而爲屯則屯其膏矣九五本以濟屯爲貞但應比無陽剛之才德而

皆得正之陰柔故九五濟小屯之貞猶有奔走趨事之臣若濟天下之大屯則朝無其人矣決大謀則大謀敗定大計則大計傷故不徒悔吝而凶也坎水潤物故曰膏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之德位豈無所施然無陽剛之助則其施未遠故曰未光施而未能光則小貞吉大貞凶皆在其中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六爲九五所求故亦有乘馬班如之象但上六柔正而又爲坎陷屯難之成爻則應五以濟屯反爲五致屯難之禍矣鯀平水土而汨五行亂錯安劉而七國皆畔黃子澄圖燕而卒亡建文千古庸臣誤國立心本自忠正而卒致禍患皆此爻義也故曰泣血漣如坎加憂爲血卦故有泣血象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至泣血其亡必矣故曰何可長然皆無才自困耳此六三所以舍之九五所以大貞凶也○四上皆爲陽剛所求而吉凶頓殊四從初而上用五也

屯以濟屯爲義然濟屯皆陽剛之事非陰柔任也卦中陽剛之爻惟初與五但五在陷而初爲震動主爻故濟屯之任在初九初九有濟屯之才德則不宜求助於陰柔而以居貞建

侯爲利矣二爲初逼不能應五故既屯而且邅但二五有陰陽中正之應故十年之後亦能濟屯六三陰柔而不中正若求助於上六則益增其屯故戒以不如舍六四得正而應濟屯之陽剛故往吉无不利九五陽剛中正而又得尊位則有濟天下之膏澤但應比皆陰柔故屯其膏而小貞猶吉大貞必凶也上六得正而無濟屯之才若爲九五濟天下之屯則大貞之凶在上六矣此所以泣血漣如也

蒙䷃

內陷而外有以止之、則蒙蔽之象也故卦爲蒙卦體較屯陽剛皆進一級其錮蔽亦輕於屯故僅爲蒙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卦以蒙蔽爲義天艮之蒙蔽自童蒙始、童以蒙稱卽取蒙蔽之意也卦又爲中男少男之合故取象於童蒙童蒙之天艮雖蒙而未斲故蒙有亨機、但亨機雖蒙所固有然必有亨蒙者而後蒙亨也而亨蒙之爻卽九二、二卽蒙之亨機、亦卽亨蒙之人也九二下及乎羣蒙之中而未能及初則陽剛雖下

接乎蒙而仍有待於蒙之求、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而蒙之求我也必初筮然後告若再三則蒙瀆我而我不可告矣筮所以求神童蒙之求二若神明、故曰筮以筮求二、則雖千問百問皆爲初筮、若甫問此、又復問彼是謂再三再三之問非侮則戲耳故不告也誠則告不誠則不告皆教誨之貞道貞故利也初陰承二之陽有奉若神明之象、故曰筮、交在初故曰初筮三四五皆在二上、故爲再三瀆

彖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以石爲體堅頑無竅而內藏坎之險機、內險而外又爲堅石所止則障蔽甚矣、故卦成於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固有亨機、然實不能自亨必亨蒙者行以時中之教然後蒙亨也匪我求童蒙以下卽時中之教也蒙之蔽在外而以內發其志爲貴不往教而待來學非倦於教也待其志之應耳此始教之時中也蒙有初筮之誠則善誘之時矣誘以剛中則陰邪之障蔽可開故曰以剛中也若蒙無筮求之誠而出於瀆則蒙之志不應我不應而告則益長其褻瀆之心而

我轉瀆蒙矣故我之告與不告無非以時中之教養蒙於正而已養之以正作聖之基也此終事之時中也○傳義發揮精密非與彖岐異易中此類極多、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卦以發蒙爲義而大象則君子自發其蒙也君子惟以蒙自視乃所以不蒙所以能發人之蒙耳山下不曰有水而曰出泉則堅石有竅其蒙已發泉流外達則其行已果其德已育發其蒙以發人之蒙義皆如此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爲蒙始乃始入門牆之蒙也陰邪而甘於卑下非巽言法語所能振故利用刑威刑威稍懈則稍縱卽逝故過此以往則蒙必有吝蒙吝卽發蒙之吝也初六之蒙甚險非刑威不爲功故反覆以盡其意坎有桎梏象○在九二則初爲初筮在初則宜用刑義固不悖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法謂法度立法之初貴嚴明不貴寬恕故以用刑爲利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爲發蒙主爻剛中之德能包蘊發蒙之道包故吉也二

處羣陰之中本爲羣蒙所包而二能發其包故卽以包爲象九二之象盡此納婦克家則應五之美也六五之蒙發於二柔中受法於剛中則納婦象也二以剛中承五之尊則又子克家象也二之吉在包蒙而尤以應五爲美故反覆詳之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二發羣蒙則卑以接柔爲難而五不挾貴二尤不挾賢則剛柔接洽較包蒙納婦爲尤美故專釋子克家之義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柔邪而在二之上則有臨二之心無誠求之志故曰勿用取女變蒙言女不稱爲蒙也三本應上然上九擊蒙三所畏也九二包蒙三所喜也喜二而棄上則見金夫不有躬矣九二陽剛故爲夫剛而可愛則金也同體於二故爲不有躬躬且不有何有於二故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人之愛富必不如愛身人之愛人必不如愛夫至愛財重於愛身愛人重於愛夫逆行倒施已極矣故曰行不順

六四困蒙吝

六四柔正其蒙亦善良但不能應二則無所發而困矣困故

吝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初三五皆與二有關涉而四獨遠之故吝然不曰剛而曰實者二有發蒙之實德四得之則陰不虛也

六五童蒙吉

六五柔中而尊降其尊以求二則其蒙必發發故吉也艮爲少男故爲童蒙稱童則不挾貴矣此所以吉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巽遜也遜其志也順九二之教而遜志以應之正童子循艮

性格此童蒙所以吉也○以此爻變則外體爲巽者非是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上九不中正而過剛則發蒙剛暴故爲擊蒙擊則非發也乃寇也寇故不利也然上與三應三見金夫不有躬則亦上九之寇也三不可應故利禦寇然初宜用刑而上不利用擊者初承二而三叛上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應三則三之叛成卽上九亦有不能御下之失禦之則上九不自失卽三亦無所叛兩得之道也故曰上下順

蒙卦以發蒙爲義而發之美在九二其陰爻則皆蒙也初六陰邪而甘汙下非刑威不能振故利用刑人九二有剛中之德能發羣蒙故爲包蒙吉但其美尤在二五相應故又有納婦克家之吉六三陰邪而臨二上不稱其蒙故戒以勿用取女初與三皆主發蒙之九二爲義也六四本柔正但不能得二故蒙困而吝六五柔中應二不恃尊而自安於童蒙故能受益於二而吉也上九陽剛亦發蒙之爻但剛而過中則其發剛暴故象爲擊蒙而戒以不利爲寇若所應之六三則匪惟不可擊尤當嚴以絕之矣

需䷄

內健外險積健以待險也故其卦爲需需待也屯需皆外遇乎險然乾能積健於內震則動乎險內矣故卦義迥不相同然屯之勿往利建侯亦積德義也此可識處險之道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內乾之需需九五之孚以平險耳內乾與九五同德故有孚孚乎五則險平而亨矣然非獨平內乾之險卽九五之險亦無不平故其亨爲光亨也光亨之功非貞不吉能爲需卽內乾之貞也內乾之陽剛已盛懼其恃剛而不需五之孚也故

以貞吉戒之得需之貞則外坎之險無不平矣故利涉大川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震能開屯乾豈不能平險但平險不在恃剛以摧險而在沈幾以待險須時而待乃所以能平險亦卽所以善用健也不授物以見撓之柄則健莫大焉故其義不困窮需卽不窮之義也震之建侯正善於用動乾之須待正善於用健耳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內乾之陽剛雖盛然未能得位而九五則居臨照之天位其

德又得中得正內乾需時以孚此此所以能光亨所以能得貞而吉也孚中正得位之五而往平險則險不足平矣此所以往能有功所以利涉大川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需非兀坐無事養於內以待五之孚耳孚五則內乾之德上行故變坎水而言雲水就下而雲上騰也上騰之機由於內養故以飲食宴樂爲象飲食以充腹而其氣能上達飲食而宴樂則穀氣成上達之功乃內乾孚五而平險之象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初九去險最遠乾體平坦有郊象故爲需于郊然卑下無位則事權不屬而初九陽剛得正懷才而當多事之時爲用行易爲舍藏難故其需必以恆爲无咎士君子能待時乃能乘時功名事業成於沈幾待時則有之成於躁動則未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身入乎險烏能平險不犯難乃能平難也凡初多不宜動初恆於需乃凡初之常道故曰未失常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二較初爲近險然猶未與坎接故爲需于沙需于沙則二不應五而五有責言矣然二之爲需需三陽之備足耳九五中正亦知九二之宜需故責言亦小五之責言小則二可以需時而後動矣故終吉也蓋內之陽德未全則外之險機猶盛操之過蹙未有不敗者二不急於平險乃所以卒能平險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天下之險不在天下而在處險之心任艱難危殆之事一入聖人胸中便從容暇豫所謂衍在中也理餘於事則事至而不擾故雖小有言不能亂之所謂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三與坎水相接故爲泥需而在泥則明示萬物以需而物不容其需矣故致寇至九三乾體已成本可平險但未應五而遽接四則猶輕試其鋒而有致寇之躁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在泥而猶需亦非挑隙者故曰災在外然既已致寇則惟敬慎能勿敗耳爻辭嚴惡三之躁也傳辭寬處三之道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六四卽寇三之爻然三之勢盛四之勢孤故雖在三上而有見血之傷然四能柔正見傷則知悔而需矣故其象爲需于

血于血而能需、則雖穴而亦出穴之象、卽血之義、況幾待時之才德、艱危不足以困之也、六四陰虛而介於羣陽之間則有穴象、需待羣陽、則與羣陽一體而承五、穴不已出哉。易以血取象者凡五、坤屯渙之上爻需小畜之六四是也、屯渙需猶可以坎言、坤小畜則皆無坎、蓋象者義理之形象也、卦爻自有本然之義理、卽有本然之象、如此爻亦以陰傷之甚取之耳、氣血者、人之所以立形、而血則氣之液也、傷而見血則形幾亡矣、故爲傷之甚也、若拘於說卦傳之象、豈有當於卦爻之義理哉、而況於說卦傳之象又互之變之顚倒之哉、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六四見血之傷、逆陽使然耳、于血而能需、則順陽以聽從乎陽、而出自穴之義、亦存其中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之需、需內乾之孚、以平其險耳、故象爲需于酒食、酒食咽物於內、而其氣上騰、孚乾以需乾之象也、五孚乾以需乾、是卽五之貞、亦卽五之吉也、坎水故象酒、有口舌象、故爲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應二則與內乾相孚矣、二得中、而五亦以中應之、則兩中正相符合、此所以得酒食之貞、而有平險之吉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退位於坎陷、則無可需矣、故上六不言需、在陷而無可需則終於陷矣、故爲入于穴、然上六無所需於三陽、而三陽猝至、故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上六柔正而得羣陽、則必能出險、故戒以敬之終吉、柔而在上、則以敬承陽剛爲貴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之入穴、因退位而無可需、則不能當需之位耳、然能敬不速之客、則非爲免患、亦不爲失、已況終吉乎、

需、待也、待五之孚以平險也、五未孚則時有待、故內三爻皆不可恃剛而躁動、而惟待二五之通機、初九需于郊而尤宜待二、故以恆於需爲无咎、九二需于沙、以待五、則五有責言矣、有責言則機可通、故其終必吉、九三需于泥而不能待二五之孚、故致六四之寇、六四臨內乾之上、則不能需而有見血之傷矣、然正惟臨乎內乾之上、故于血而能需、則猶可出穴也、九五爲羣陽所需、則宜下孚內乾、故以需于酒食爲貞吉、上九過五而退入於險、故爲入于穴、退位則不能得陽矣、然於三陽波及之時、而能敬之、則亦終能出險也、

訟☰☵

內險外健合觀之心險而行健分觀之此險而彼健皆訟機也然訟己者治訟人者亂造物有訟機人事所以有爭競學問有訟功氣質所以能還天易所以成象於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九二與乾一德而相應故有孚有孚則亨通矣然訟本窒機雖孚而仍窒安所得亨乎故訟不言亨而以惕中爲吉終訟爲凶敗固凶卽勝亦凶大訟之後未有不蠹仁者也若不得已而有訟則以見陽剛中正之大人爲利而不利行險也見

大人則窒或可通涉川則行險而窒矣坎之陽陷故曰窒坎加憂故惕九五陽剛中正而得尊故曰大人坎陷於下故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剛在上則淩人易而逼人酷非人所能忍矣況其遇險險在下則鬼蜮害人中人於不覺非人所能容矣況其遇健健險合雖欲不訟能乎哉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九二卽外乾分一剛於內之爻故曰剛來而得中來自外而得中則九二與乾潛孚默應矣故訟能有孚訟雖窒而惕中必吉也訟成則傷財而喪德故終則必凶九五之大人中而且正則所尙者中正之辭而非獄貨諸弊所能亂故利見之若以無情之辭譸張於大人之前是自蹈危機而求下溺矣故不利也○易剛來之文凡四訟剛來而得中渙剛來而不窮隨剛來而下柔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皆外體羣剛而內僅一剛卦彖之義卽在一剛與上體之羣剛相貫通非卦變之說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在上水就下天右行水東流皆違象違見於行則訟成矣君子作事謀始絕其根也人而違人猶且爲訟人而違天其若之何人第見違天不遽得禍也不知禍愈遲而愈大未有能違者也凡人遂私悖德之心及逆理反常之念皆違者機也卽皆訟之象也君子謀始謀此而已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初六柔邪在下雖險而無才無位則欲訟而不果矣故不永所事初爲訟始凡訟多始於違言九四恃剛淩初則有責言

矣但初能柔卑則抗四未甚故責言亦小小有責言則初亦可容受而其事終於不永矣不永故終吉也坎有口舌象乾亦有言象故曰有言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不永所事者動於心而忍於性耳故曰不可長不可者事前權度之辭也凡大謀之亂多由小不忍而小之所以不忍則未權於輕重大小耳初能明辯乎此故雖小有言而終吉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剛險併於一爻則訟成矣然能得中則知五不可訟而

中止故爲不克訟訟成而罷計惟有逃歸而已逃則無復抗五而无眚矣坎隱伏故爲歸逋坎本坤體故曰邑稱邑則二爲五臣矣坤太陰數六極之爲六百九二匿坤上爻之下則三百坎有眚象故曰戶逃歸則反本故以坤取象坤乃坎之本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以二訟五理勢皆屈其訟既成非竄別無免患之策以下訟上患至多正竄中計畫耳手捋物謂掇見患由自取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陰柔不能抗上九之剛則不成訟矣然三未得正而爲內體成爻則壟於初與二之吉凶而不訟也故爲食舊德坎有口舌象三含初二於內故曰食初二在三之先故曰舊三食不訟之舊德則貞矣但上九剛暴特甚故雖貞猶有厲有厲而三仍食舊德所以終吉也然三之不訟又非明辨逃竄之可免惟順承上九爲可耳故曰或從王事三之從非心所願故曰或上九剛而在上故曰王從王故訟无成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食舊德則吉矣然非襲初之明辨二之逋竄也以從上爲吉

耳從上以免訟卽三之食舊德也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九四剛邪非不訟者然遇不爲訟之初六則始雖責初終亦不克訟而復卽不訟之正理矣渝變乎訟而安於正理所以吉也命卽理也不曰理者理或有似是之非命則出於天而不易也九四剛邪故以命警之復以安貞吉戒之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卽命則不失命安貞則不失貞君子不爲訟非較勝負較理之得失耳若無訟之吉猶其後也

九五訟元吉、

九五獨居一卦之尊無與爲訟之爻也無與訟而居訟之尊則聽訟矣聽訟而無訟則以陽剛中正之大德臨天下、而大畏民志之象也故不徒吉而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爻辭非無訟元吉乃訟元吉民之無訟皆盛德使然、非民自無訟也當訟而無訟盛德之化神矣、故曰以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剛邪較四爲尤亢、則與三有必訟之勢矣、三不欲訟而上九脅之、故三因而賂之、三之或從王事者此也然上九之訟、惟利可以已之、三食舊德、則官裔也官裔藏有命服而賂於上九以免訟故上九有或錫鞶帶之象、乾體圓而尊、三之坎體有輪象、故爲鞶帶曰或錫者受賄而諱所自來上九之志也然上九剛愎邪暴、又居無位之地雖得鞶帶不能保也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悖入者必悖出正不能曠日遲久也乾以太陽而出坎水之上、則日方出海之象、故曰朝上九爲乾成爻、故曰終朝爲乾第三畫而又失位、故曰三褫、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褫固無所得即不褫亦不足敬不獲義而又不免於褫小人行事大率類此此訟所以終凶也

訟以成爲凶不成爲吉、而下卦則迫於勢而不敢訟上卦則皆能訟之爻但德有邪正耳、初六陰邪、本有欲訟之心但柔懦而在下、故欲訟而不永所事九二剛險合體、其訟成矣、但九五之尊非九二所能抗故惟有逋逃以免眚六三亦柔邪然能鑒於初與二、故終從上而不訟九四剛邪而在上體、則能爲訟矣、然遇必不欲訟之卑柔、則四亦復安於不訟之理而不克訟矣九五以太德愧爲訟之心、而天下因以無訟故元吉上九剛邪而亢故以訟脅三而受賄然剛邪之德卒亦不能保也徒爲不義而已訟之諸爻皆未成訟故六爻皆無凶辭

師䷆

以險爲順惟行軍爲然故卦有兵旅之象然不曰兵而曰師者兵非教不可以卽戎將兵者有師道焉卦體一陽在二統御羣陰二非君而統衆則將帥統士卒也故其卦爲師○凡陰陽整齊之卦皆參卦體以爲義參差則專論卦德後倣此

師貞丈人吉无咎

兵凶戰危非正不可用故首以貞戒之貞非齒德兼優不能故丈人吉丈人齒德兼優之稱也九二剛中處羣柔之內則齒德兼優之丈人也然丈人亦別無吉无咎卽吉耳○遂私

之謂邪撥亂之謂貞窮兵黷武之謂邪禁奸保善之謂貞輕試其鋒之謂邪好謀而成之謂貞故貞非老成之宿將不能吉不能无咎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古人寓兵於農凡農皆兵也故曰衆古人之兵有事統於司馬無事統於司徒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禮樂凡伍兩卒徒皆禮樂中人一旦有事則禮樂之選卽干戈之士文謨武烈合而爲一故曰正能以衆正故可王王旺也勃發興起之謂旺禮樂之氣蒸蒸日盛孝弟之風勃勃莫遏其氣勢蓬勃日進治平之業不足當之故曰王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卦體一陽統五陰卦德行險而能順故兵雖毒民於死而民無不從之聖人爲天下除殘故也用兵以除殘此所以吉所以无咎也○此傳多與彖異因彖辭明備故推贊之耳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藏物水潤物地中有水則外包容而內畜養之象也坤爲衆故曰容民畜衆容畜固皆撙節愛養之類然以師言聖王祇有教孝弟忠信之文別無教親上死長之法祇有教干舞

燕射之儀別無教步伐擊刺之事優遊於禮樂之中薰陶於道德之內講貫以卿士大夫勸督以司徒樂正平時之容畜如是一旦用之將有勞苦與共之心士有生死不撓之氣矣故容畜之道治民卽以治兵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初爲卦始則師始出也陰柔而不中正則不臧矣始出之不臧失律而已故戒之以律而軍謀不與焉以律而無謀勇將而非大將若復失律焉有不凶者乎然出謀決計皆在臨敵成軍之始無成謀也惟戒以律而已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以律不必能制勝然可免敗亡失律則惟有敗亡更難制勝故成軍之始已決其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剛中爲羣陰所趨則外無所敵而在師中之象也羣陰趨附則兵不血刃而禍亂已平故有吉而无咎也王三錫命正因不戰而平亂耳若第在師中豈有三錫命之寵哉故爻爲兵不試而亂平之象六五尊於二故爲王五統羣陰以趨二故爲錫命自五及二有三耦故爲三錫命○承五之命以

出師乃在師中而不戰故以无咎言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在師中則無吉可言在師中而吉則承錫命之寵也以戰平亂所平者僅一域以不戰平亂則萬邦懷德矣傳與爻義參互而爻義益明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三臨外體則遇敵之兵也當敵則兵向外師卦之陰趨二則反歸矣遇敵而內反則敗兵也六三陰邪而在內體之上傲兵驕將能勿敗乎坎有輪象三在輪上故爲輿坤土藏物六三藏坤土之下則尸也輿尸則大敗矣曰或預決之辭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陰邪而加以驕故致敗績挫銳氣損士卒傷國脉召水旱皆由於此故曰大无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兵以右爲正左爲副三當二前則正兵也四隔一位故爲左軍師卦羣陰趨二則四亦退軍象也右軍潰則左軍當退再舍曰次去二尚隔一爻故爲次然六四得正則能全軍而退者四能全軍而又退所當退故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右退則左亦以退爲宜而陰又以退爲德則左次之退恰與陰柔之德相符合故曰未失常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總屬羣爻以向二獨上六外往而不附則外坤不成而順德虧損坤爲土田在上而虧損乎坤則害田之禽也田有害稼之禽故利在執言言語助辭也然曰禽則不必親征命將而已而將則宜九二故曰長子帥師若用六三則雖爲陰殘之正亦有敗亡之凶也故曰弟子輿尸貞凶坤爲母內坎

皆其子也九二陽大而先乎三故爲長子六三陰小而後乎二故爲弟子稱二三以子者內之也內之也者外上六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九二剛中故曰中行六三陰邪傲僻故不當其任然曰以曰使則權操於六五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以五言上六爲害田之禽以上六言則羣陰一體而成坤順爻爲暴亂胥平之象矣暴亂胥平則无戎受賞故爲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六五之國旣開上六亦世其爵土而有家也上

六得正故其象如此然上六非有剛中之德故又戒以小人勿用小人將兵易至敗亡小人有功亦復難處賞薄則怨望卽國家亦爲失恩賞厚則驕恣而小人必多干紀惟命將之初勿用而已上六合五則坤土成故有開國象○爻辭主六五爲義軍旅非私門所得而擅也故象爻之辭皆有懼心象辭首貞而卽繼以丈人吉爻辭於六五戒以長子帥師復惕以弟子輿尸貞凶上六又戒以小人勿用天子之兵所關非小穆王弄兵而荒服不至桓王瀆武而繻葛一敗殺適之開綿延四百餘年至漢惠文而後止可勿懼哉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正功則爵賞不容吝亂邦則爵賞不可加小人無才則師必覆軍小人有才則寵必亂邦無一而可耳

師卦以九二統羣陰故六爻無應與而行師則以剛中爲吉柔者不吉柔而不中正則凶矣初六柔邪故有失律之凶九二剛中而爲羣陰所附則不戰而致太平也故有錫命之吉六三柔邪而傲故其凶尤甚於初六四柔正故能全師而歸然亦僅无咎而已六五柔中較美於四然無剛德則難振作故以執言之利戒之復以長子弟子惕之上六柔正而一體

同歸於坤順則奏凱而還之象也但爻在極外而未剛故戒以小人勿用

比䷇
順以承險則暱比乎險矣、暱比乎險者爲陰所暱比者也又
卦體陽剛得尊、而五陰趨之、亦暱比之象也故其卦爲比、然
君子有周而無比、卦德以順險爲義、則非大公之比、乃私情
之比耳、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則相親故吉然親以情則私欲之比、親以理、乃爲大公之
比、私比之吉不能无咎也故必原筮元永貞乃能无咎原、本
然固有也筮、誠求也於本然固有之天理、誠求之、而又大永

以貞固之情然後我之爲比乃无咎而人之比我、乃不遑安
處而來也惟上六孤立五後、故曰後、比卦陰陽相匹、故九五
不稱君而稱夫、上六背乎夫後故凶後夫則凶、來者益不遑
安處矣、卽後夫之凶以明羣比恐後之情如是耳

彖曰比、吉也、

比則情志不乖而親厚、故比自無不吉○此非衍文、疑與下
節誤相顚倒、

比、輔也下順從也

此釋卦名義也坎之陽剛本爲陰衆所陷、而比卦之陰則不
復陷陽而輔助乎陽所以然者羣陰一體而同德下卦三陰
皆以坤之順德從乎上、則四爻亦與羣陰同志而從五矣、五
陰皆輔乎陽卦所以爲比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
窮也

九五有剛中之德而原筮元永貞无咎、則剛中之德無虧欠
矣、此所以能比物而爲物比也剛中之德萬物之天上之比
下應萬物大同之天、下之比上、應萬物首出之天、上下相應
以天此所以不遑安處而來也上六外向而不應五則亡其

固有之天、此道所以窮後夫所以凶也自絕於天、能勿凶乎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其合無隙火木亦然然相生之合比易相制之合
比難水土相制而相比、則比德顯矣、卦爲內坤土、而外坎險
則封疆險固之象、而又一陽統御羣陰故爲建萬國比德親
暱、故爲親諸侯、○封建之法、聖王用以仁民、賢君用以公世、
英主用以藩屏郡縣之制雖始於秦然由天子以及吏民、上
下相屬維持鞏固實爲良法、但較古勞耳、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初六以二爲比然初爲比始比不始於事而始於心初在極內則以心爲比也故其比有孚然未得正故即以有孚戒之惟有孚乃能比二而无咎耳初六果積誠以孚二則誠之所孚又不僅比二一爻也初與四應四則可以孚五矣故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初與五本不相及故曰他坤爲上而中虛故曰缶由二而進及乎四則盈缶之象也誠之所孚無間於遠邇而卦又有羣陰比五之義故初六之孚有他吉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在他卦則初無及五之義而比卦則羣陰比五初六又有盈

缶之孚故比卦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以三爲比六三柔邪故戒以比之自內貞吉二在內卦之中故曰內謂以誠心爲比也不論在外之邪正而視在我之誠僞誠心以爲比則三雖柔邪不能相累也以是爲貞即以是爲吉耳○比以挨比爲義故二不應五而比三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不因三之柔邪而後誠乃所謂誠耳君子立誠完其在我而已故曰不自失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乃比四之爻三四皆人位但六三陰邪不能與六四之柔正比不比正人則必比匪人矣匪人之爻無專指據三之陰邪言之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悲戚至極之謂傷匪之誘人敗德喪業使人顛沛流離更無生趣故曰傷然比匪之初欲自興致不興致不至於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六四乃比五之爻柔正則能比中正之陽剛矣故爲外比之

貞吉人非正不能比正神志之投有潛孚黙契於不覺者非人所能强也是之謂貞是之謂吉耳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諸爻皆外比獨四言外者惟四能以柔正比剛中稱其比也故以比于賢釋之比以絜並爲義略尊卑之分而曰賢則九五之美見矣然四於五猶守尊卑之分也故曰從上五賢而四從之所以貞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卦體皆柔獨九五陽剛得尊而出乎羣陰之表故爲顯比顯

以德非顯以位故爲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九五偏比羣陰故以田獵取象天子田獵之禮先期預誡邑人及獵置旃爲門三面設網旃門不閉天子獵取三面禽獸故曰王用三驅禽獸自旃門逸者則聽之故曰失前禽而邑人不誡則反取先期豫誡之象也九五下臨羣爻而羣陰之來比應以無心未嘗有意招之則三驅象也上六背五而不相比九五亦聽之未嘗强爲之留則失前禽象也往不追來不拒則邑人不誡象也九五之爲比無私厚亦無私薄所以爲顯比之吉也上六高出卦上故爲前禽坤有邑象三四則邑人象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五顯位也剛中顯德也五之位正當乎剛中比所以顯顯比所以吉也聖人不私物亦不責物以私己順則取逆則舍前禽所以失也我不責物以私則物亦協於中而無私邑人不誡則邑人皆自爲比五之公而實爲上所使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上六背五而不與五比其外又無所比則斷截乎上矣故有無首之凶陰以陽爲首上不比五故無首在卦上故爲首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陰以陽爲首而陰持其終終者終其首也上六不比九五則無首矣安所得終乎小人之比酒食徵逐若出肺肝然轉盼之間頓成仇敵其始固未嘗有首何以言終乎

比德親暱親暱則兩相挨比故六爻無應與而以逐爻相比爲義惟九五有偏比之美耳初六爲比始比不始於事而始於心其比又爲得中之六二故有孚稚孚爲比則比之者衆矣故其孚盈缶則又有他吉也六二中正其比自美但比乎陰邪之六三故以內心之比爲貞吉六三陰邪則不能比六

四之正故爲比之匪人六四柔正故能外比九五之剛中九五陽剛中正則能偏比羣爻故有顯比之美上六背五而無所比則與九五斷截而不屬故有无首之凶大抵諸爻之得失不論外比之邪正而要論在己之是非六爻皆以此爲義而已

小畜☰☴

健乎內、則外發入自外、則內歛發而過歛、則其健畜止矣、卦體一陰在四、亦止乾象也、但一陰止陽、其止尚微、六四能止內乾、而不能止外體之兩陽、則其畜未甚、故爲小畜、畜、止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陰能畜在內之三陽、而不能畜在外之兩陽、則陽猶亨於外、而其亨則因不雨之密雲、僅自我西郊也、陰陽和則爲雨、不和則爲雲、小畜之陰、不與陽和、則雲也、陰畜陽於羣陽之間、則雲密矣、雲密而不雨、則無霖物之功、但不雨之雲、僅畜在內之羣陽而不能及遠、故曰自我西郊、乾位西北、於岐周爲正西、六四隔絶上下、與文紂之時事合、曰自我、所以寄慨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卦德陽爲陰畜、故傳卽陰之畜陽釋之、六四得大臣之位、而五之宣布、由四以施下之奉上、由四而達、上下皆與四爲應、而六四隔絶之、則陰體雖小、能止陽之交通矣、故爲小畜、傳以畜止五陽爲義、所以盡卦之蘊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內健而外能巽順、卦德有亨機矣、五之剛中不爲陰撓、二之

剛中不與陰應、則二五之志、可以通行、卦體亦有亨機矣、必兼卦德卦體之義、始可以亨、故曰乃亨、乃者難之辭也、○易傳巽卦多質言卦名、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雲不雨而仍密、則勢不安於四、而仍欲畜止五上、故曰尚往、尚、上也、然欲尚往、而勢實不能尚往、則亦僅畜內三陽而已、故曰施未行、傳意申釋彖辭、極爲詳盡、雖稍異而實相足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則天德四訖也、內蘊天德、而外爲風散、則天德燦布、而文教美矣、故曰懿文德、○彖辭乾爲巽畜、而大象則乾德四敷、義正相反、聖人辭補造化之功、於小畜得一端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初九應畜陽之六四、動則爲其所畜、而有咎、故不可外往、而當內反、復、反也、然初九之復、又非兀坐而無事、自盡其剛正之道、乃爲无咎、苟盡其道而无咎、安有不吉者乎、○大畜曰厲、小畜曰咎、厲則咎不待言、涉世之災、皆學問之累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君子之自反、盡其在我、非爲求吉、然自反之外、別無吉途、故

曰其義吉人能循分則困窮皆爲坦蕩世豈有阻喪哉

九二、牽復吉、

九二剛中自不犯難而進然必牽連初九九三、使同爲自道之復而後吉、蓋初三爲四所傷則純乾之中德有損矣牽復則初三皆能自全而九二之中亦得所輔而不孤所以吉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牽轉初九九三、使復下體之本位然後九二之剛中、進退皆能綽裕成物正所以自全故曰亦不自失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不幸於二而躁進則有輿說輻之象進爲六四所傷則有夫妻反目之象九三爲乾成爻乾體圓而健於動則輪也三在乾上爻則輿也九二爲輪中爻則輻也乾策四九三十六則兩輪輻數也九三不幸於二則脫輻矣脫輻何以進乎失道而進夫妻所以反目也三比四則陰陽相耦有夫妻象比四則與外卦合體有離目之象六四承五而畜三則反背乎三、故爲反目然其所以反目則皆脫輻使然耳、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固非良婦然天下無不可與之人特御失其道則相耦而相仇耳、曰不能正室、則輿之脫輻故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六四以柔正畜止九五之下、則契孚九五矣然以畜陽爲性、則非血去惕出、不能无咎也四以孤陰畜下體之羣陽則必有見血之傷以畜陽之性承九五之下、則必有憂惕之志四能變畜陽之情、而柔正以承五、則與五相孚、又何咎乎、血惕則凶危矣、然皆畜陽以取之耳、故以咎言之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有孚、卽所以出惕以惕出孚五六四之道卽九五之志也故

曰上合志不言血去者有見血之傷豈能有孚、豈能惕出哉

有孚惕出、則血去不待言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九五之爲小畜、謀富之義也而謀富則莫如六四、陰善歛藏而四尤善於畜止九五謀富恰與六四之才德相合、故有孚四以畜止爲德則其孚固結於五矣故其孚攣如、攣如之林、用以富國、則蔽在下之賢、若用以均國用節財貨則固致富之良臣也四能爲五致富、故曰富以其鄰、四之德不足稱故以鄰之者外之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撫臨羣爻四君獨富朝廷豈能有孚攣如哉惟朝野胥歸於富然後五之孚四始攣如而莫解耳

上九既雨既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四五之孚既攣如於陰陽則和而爲雨於君臣則據寵而處九五之勢權矣未雨未處四之志尙專在九五既雨既處則四又將以畜陽之德進據上九矣故曰尙德載然上九之德位皆不及五則不能控御六四而四仍貞固其畜陽之厲矣故曰婦貞厲厲在據竊上九之權故爲月幾望月無光借日之光以爲光陰竊乎陽之象也四與上九猶隔一位故曰幾然亦僅隔一位故曰幾望幾望則上九危矣若復往之能勿凶乎君子猶征凶況上九未中正乎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四既和五而處五則畜陽之德積於此矣積之既厚不至上畜上九而不已故曰德積載上九因四之柔正以承五遂疑四之可用故征凶由於有所疑四積載而上九有所疑此貞厲之婦所以月幾望也

卦之諸爻皆視一陰以爲義故六爻無應與陽既爲陰所畜則以被畜爲凶不被畜爲吉其不被畜之爻則尤以自畜其德爲美也初九應四則爲陰所畜而有咎若反其畜陽之道而自畜其剛正之德則匪特无咎而且吉矣九二不應四本爲吉爻然介在初與三之間則當牽連初三使同畜其剛正爲美耳九三背二而向四則爲陰所畜故爲輿說輻夫妻反目六四畜其柔正以承五故有孚於五然下畜羣陽則亦有傷故必血去惕出乃能无咎九五不爲四畜而轉能用四之畜以爲功則有孚於四而用以畜國用也上九之德位皆不足以御四故征則必凶也

讀易錄卷六

履䷉

卦德悅而健內悅乾天而健之於外則步履乎天之象也卦體一陰承乾之後而居兩陽之上則躡跡乾天而履乎其上之象也故其卦爲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卦以踐履乾天爲義然非戒愼恐懼則無履天之實心非保全人理則無履天之實事戒愼恐懼則履虎尾之象也保全人理則不咥人之象也以戒懼之心承天以盡人之道事天

履之所以亨也若無戒懼之心則所履皆肆無忌憚而傷形器中所載之人理矣安所得亨哉乾爲君而性剛健故爲山君之虎象兌承乾後而其卦爲履故爲履虎尾兌爲口故曰咥兌德悅故不咥

彖曰履柔履剛也

陰爻爲柔陰卦亦爲柔兌以陰卦悅乾剛則有踐履乎剛之心而六三承乾之後以履兩剛之上則亦有履乾剛之象矣此卦之所以爲履也然不曰履乾天而曰履剛者履天德之剛則健於天理履氣質之剛則健於人欲彖所以有戒辭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無形之天理以有爲之人事報之故曰應有赫之乾天應以和悅之情則履虎尾之警惕行以不咥人之安適履之所以亨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推極履道之美而贊之也乾有君道卦在履則事爲大起事爲之大莫大於帝位以中正之剛德履帝位而又加以履虎尾不咥人之美則所履無憮心之疚矣無疚於帝位則天德燦布於事爲更無匿藏矣故曰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在上則以澤下爲履澤在下則以愛上爲履上下各盡其分則各無越思而上下之志皆定矣獨言定民志者非民志自定有定之者也天澤下究足以定民之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剛正而爲履始履不始於事而始於心率本心之剛正以爲履則用質而不用文故爲素履其履質素故所往能无咎然文猶未足也故僅以无咎言之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衆人皆僞我獨誠衆人皆文我獨質未能溫雅而亦不牽流
俗故曰獨行願爻辭无咎之義亦可識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二剛中則所履裕如矣故能得乎道而坦坦然有啞人之
六三在前則非動往之坦坦乃靜默之坦坦也故爲幽人貞
吉爲幽人之貞乃爲履道之坦乃能得吉耳○初不應三故
可往二近三故不可往兩爻皆視三爲義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六三乃能亂者九二往則爲三所挾挾於亂必其心先有亂

機也九二剛中則守幽人之貞而不自亂矣不自亂故吉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六三正爲履乾之爻然陰邪而傲乎下體之上則不甘卑下
而又不能履乾之天德乃欲履乾之天位者也三與五不應
而中隔九四則惟目視九五而已陰邪則識暗故爲目之眇
陰邪則行僻故爲足之跛然六三履下體之上則又非一無
所視一無所履者故雖眇而猶能視雖跛而猶能履特其爲
視爲履也欲取九五而代之正象所謂咥人之虎也爲有不
凶者乎爲咥人之虎故曰武人欲咥九五而代之故曰武人
爲於大君君以大稱則六三之凶妄皆見矣一陰在羣陽之
中則有離目之象兌爲毀折故有眇跛之象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
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明在已故曰有行共人故曰與明昏行邪而猶欲咥人則不
中正使然故曰位不當六三有爲大君之志而非果能爲大
君也故曰志剛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爲乾下爻故亦爲履虎尾九四陽剛而未中正則所履

可危懼矣故以履虎尾象之然四之所以可危懼者恐肆其
剛邪使然耳故以愬愬終吉戒之愬愬恐懼貌惕然於失正
則所履無不正矣正故終吉也九四履乾之後而實履乎三
之上故戒之如此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非愬愬則徒爲血氣之剛不能履乾天之健也故惟愬愬爲
能遂履乾之志耳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之履陽剛中正之履也而中正之實則在乎夬三五六三

罪在不宥、九五無所用其慈、故以夬三爲五之履、而卽以夬三之履爲貞、六三能視能履、故五雖能夬三而不能無厲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五與三本不相應、但三之處心積慮在乎五、則五之尊位正與三相當矣、位正當、故以夬三爲貞、故雖貞而猶有厲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九退位、則無所履、無所履而處履之上、則視履之象也、視履而爲履卦成爻、則祥考羣履之得失、以變化履道者、故爲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祥、詳也、初之素履、任天而動者、二之坦坦隨遇而安者、三之邪履、在所戒也、四之恐懼、在所法也、五之剛決、因時而制宜也、上九詳視乎此而回旋變化之、故不徒吉而元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非處羣履之上、不能洞觀羣履之得失、上九之元吉、在高出羣履之上耳、故曰大有慶、羣喜之謂慶也、

卦以履乾爲義、故陽剛之爻皆吉、陰邪則凶、初九本心之剛正以爲履、故其履質素而无咎、九二剛中、故所履之道坦坦而無險巇、六三陰邪、而欲履乾之尊位、故咥人而凶、九四履乎乾矣、然未能得正、故戒以愬愬終吉、象辭履虎尾不咥人、卽此爻愬愬義也、九五陽剛中正、所履自無不美、但當以夬三之邪爲中正、聖人履天之正、尤防害天之邪也、上九在羣履之上而退位、則審量羣履之象也、故爲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大抵履天之學、不假外求、故六爻無應與、而亦不專視六三以爲義也、

泰䷊

健而以順行則無往而不通故其卦爲泰泰通也又乾本在上其交陰必下行坤本在下其交陽必上行乾下坤上則陰陽交通亦通泰義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乾陽來自上而爲主於內坤陰往自下而爲輔於外乾坤來往而主輔順序故吉吉在氣機之交感故曰吉亨泰卦之陰陽非亨則尊卑倒置安能吉乎坤不曰柔而曰小乾不曰剛而曰大者陰陽對立則體均陰陽感通則陰耦陽而得陽之半由是陰成於小而陽成於大泰之陰陽相感通故以小大

爲義凡邪皆由於陰故以小往冠大來之上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乃陰陽交通之義以天地言則天地交而萬物通以人事言則上下交而其志同此陰陽兩感之泰也以氣機言則內陽而外成以陰內健而外成以順以人道言則君子治乎內小人承乎外而君子之道進長小人之道退消此陰陽一致

之泰也天人皆泰泰所以吉亨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生物於前帝王成之於後故曰后后後也帝王引方規圓裁其過不使有餘成其不足不使不及故曰裁成天地之道其爲裁成也益之非有增加損之亦非有缺欠皆輔翼天地適協其分而已故曰輔相天地之宜然裁成輔相皆所以爲民耳民安則泰交無餘量矣故曰以左右民其源通乎天地其流貫乎民物大通之機四通六闢所謂泰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泰乃天地大交之會一賢一能皆將進用初九剛正二必偕之以應五矣故爲拔茅茹以其彙之象茅以二言乾體純潔而二能茂引其類故爲茅茹初在二下故爲茅之茹茹茅根也五拔二二而並及初故爲拔茅茹二偕初之同類以俱進故曰以其彙彙類也二以其彙則初有應五之機矣故征吉也乾之初當飛龍之世而宜潛賢餘於位君子不進貪爵祿也泰之初當陰柔之五而宜征位餘於賢君子不退老林下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外謂九五四在外體而五尤在四外故曰外泰交之志在五

故初有拔茅之象征吉之義而因有志在九五之心泰交之世君子不仕私門一官一邑與邱巖等耳故初之志不在四而在外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

九二之泰交在應五但泰乃大交之會當偕初與三之剛正以爲應故爲包荒用馮河不遐遺之象草盛之謂荒三在二上茅之盛也故曰荒九二前進則包三於內故曰包荒河謂六四凡位五尊而四卑凡爻陽尊而陰卑六四位卑於五德卑於三則兩岸夾水之河也九二偕三直進不由六四以爲

階故曰包荒用馮河六四陰柔士君子不階之以進也然包三踰四則幾於棄初故復有不遐遺之義初去五最遠故曰遐九二偕初故曰不遐遺但九二包三偕初而踰四則朋黨之迹顯矣朋黨非九二剛中之道亦非六五陰中之志也故必朋黨亡然後二之剛中得尙乎五之柔中也泰乃大交之會二雖不階乎四而亦不可樹黨與以立異也

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則同德者進尙中行則異己者亦進苟利天下何分人己非心地光明識量洪大何足與此哉馮河不遐遺朋亡之義皆備於尙中行中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羣陽非得五不能成泰功九三應上而承四與五獨無交涉然承四則平而陂矣應上則往而復矣惟降志以從二乃能得五而無陂復之咎也但三在二上從二爲難特三非從二不能得泰交之正故必艱於貞乃能无咎也然三之所以艱於從二者慮從二之未必孚五耳故復戒以勿恤六五之難孚果能艱貞必有食祿於五之福也六五旁招俊乂豈棄九三之剛正哉乾卦三陽一體故曰平臨六四之河則三爲河

之陂九三應上則乾升坤降而爲否故曰无往不復往謂三外往復謂坤陰下降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際禪接也九三上往則陽升陰降乃天地之否機故无往不復也獨釋應上之義者九三承四則泰運猶未轉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四之泰非偕五不可鳥下飛曰翩四翩而又偕五以爲翩故曰翩翩六四陰柔無經濟之才則其國空虛陰不謀貴四之求泰致富而已泰功未成則不富也六四因不富而偕五

以交羣陽、故爲翩翩不富、以其鄰、鄰以五言、四五不能致泰功、則兩陰如鄰居然也、六四爲五求賢、正羣陽之志也、故有不戒之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四正而五亦中、然皆無陽剛之實德、故因竭微而下求羣陽、羣陽皆欲應五、六四迎合其心願以求之、故其孚不待戒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羣陽輻進、六五以柔中接之、則陽剛得以盡其才、故五不徒吉而元吉、造福者、羣陽也、立造福之基、則六五也、故曰以祉

祉、福基也、帝乙歸妹、曾筮此爻、又恰與爻義合、故以爲象、六五柔尊、故爲帝之妹、下應陽剛、故爲歸妹、不挾貴以尊賢、則福基立矣、故爲祉、帝乙歸妹、易凡兩見、然皆恰切爻義、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本柔中以立福基、故曰中以行願、五非柔中、豈能得致泰之願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上六下求九三、則全坤皆下、而純乾畢升、泰轉爲否矣、故爲城復於隍、坤爲土爲都邑、坤上乎乾、則掘土築城、而有隍、坤下行、則城圮而仍復於隍矣、故上六勿用衆陰翩翩之下求、惟於九三告以應五之命而已、九三爲上六采地、故曰邑、上六無經濟才、而告賢者以趨五、此雖上六之貞、然亦羞吝矣、若延攬賢豪、則必用違其職、上六正當避賢路耳、故重戒之、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陰柔無才、所命必皆不合時宜、城所以復於隍也、爻辭告命、告三以應五之命、傳辭亂命、即復隍之命也、命亂故城圮意各不同、然爻義已皆備於此矣、

泰本吉亨之卦、然在六爻、則剛柔猶失尊卑之位、故皆以求

泰爲義、求泰非陽剛不能、而陽剛非得五亦不能、故羣陽皆以得五爲義、初不應五、故宜從二以及五、二與五應、但當偕初與三以爲應、九三則宜降心以從二、乃能得五、承四應上、皆無功也、六四則宜偕五以求賢、不可私攬人才、六五則以柔中下求賢德、故元吉、上六則當休致以避賢路、泰卦羣陽皆宜趨五、故六爻不各爲應與、若自相爲應、則才散私門、烏足以致泰乎、

否䷋

內順外健柔私發爲剛強之象卦又乾上坤下無陰陽之交故其卦爲否否不交也然交與不交皆以道爲準帝王端拱無爲未嘗有設施然道固交也庸主發號施令未嘗無措置然道固不交也交以道之謂泰不以道之謂否耳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雖天運其實人爲之也卦體二五皆中正而人位兩爻陰陽錯亂其應又皆失正則不成人理矣故象爲匪人因匪人而致否故否之匪人不利君子之正道而不利之實則在大

往小來也大即君子大往則君子遠遯矣小即小人小來則小人方熾矣三陽外往故曰大往三陰內長故曰小來君子衰而小人盛卦所以爲否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泰反類故傳義與泰皆反對否卦之義在氣運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在人事則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否卦之體在天則內陰外陽失陽生陰成之序在地則內柔外剛失理主氣輔之序在人則內小人外君子失賢愚統屬之序否之爲否全由人致故復以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結之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閉塞則兩間凋敝故否有貧難無祿之象然君子以儉德處貧則難可以辟而祿不可以榮其出也爲天下非爲富貴故爵祿不能榮其處也樂天真而忘貧賤故患難可以辟然非有儉德不能辟難而忘祿也故儉德爲處否之妙法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否以濟否爲義而濟否之權在九五九五下求遺賢而並及

其類故初六與泰之初九同爲拔茅茹以其彙之象但否之初六不中正故以貞吉戒之否之爲否在不交故初六之吉在乎亨亨則無復否矣乾坤皆純體故皆以純潔之茅爲象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初六志乎五然後謂之貞無以拔之則貞在隱有以拔之則貞在仕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承九五而援羅羣賢則以包羅羣賢承五也故爲包承否乃小人得志之時故小人吉若大人則必因否而後亨也

當否之時困窮之中有君子不通顯之內無君子九五求賢於窮故大人必以否而後亨否成於陰柔故有小人之象六二中正故又有大人之象無災難之謂吉無阻隔之謂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初三皆陰邪而二獨中正故曰不亂羣不亂羣所以否所以爲大人亦卽所以得五之應而亨也

六三包羞

凡否皆陰邪爲之六三不中正而又統羣陰於內則包藏羣否者然三與傾否之上九應則獻否於不受否之前徒呈醜

態而已故所包皆羞耻物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心之所包皆人所羞除此之外又別無心三之所謂陰邪也故六三之否全由於位不當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四剛邪而下據羣陰則九五無交於下而上下皆否矣四所以有咎也咎在隔絕上下故四必有五之命然後能无咎然後能與羣陰之疇類同麗於福祉也謀私之才皆爲奉公之士故同受轉否之福轉否之權在五而四握其樞則九四立轉否之基矣故不曰福而曰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四之私攬羣陰志欲轉己之否耳然與羣小謀私其否不益甚乎若有五之命則朝野安泰四又安所否乎曰志行則轉否之術在此不在彼矣意極警悚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九五當否之時而以陽剛中正之德臨尊位則否之氣焰日就澌滅矣故爲休否否不自休有休之者也休否則君子道長故大人吉而大人之所以吉則以其有其亡其亡之懼心

也懼其亡乃所以不亡彼終於亡者皆自謂不亡者也乾體純故其亡重之而不已凡桑杞之木皆乾屬九五新謀轉否之功故爲桑之苞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陽剛中正而得尊位故稱大人轉移天地之功德大而業亦大也六二亦稱大人正謂其轉移否運耳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九下求乎陰則三陽皆下變爲乾下坤上之泰而否翻轉矣故爲傾否然卦猶在否故曰先否而卒變爲泰故曰後喜

後喜故否傾但非否自傾有傾之者耳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凡物終則未有不敝者故否終則傾未有能長者也以勢言不能長以理言不可長小人百計圖謀以求長久其奈理勢皆不能久何

否卦有陽尊陰卑之美故否有轉機而轉否之機則在乎九五九五權聚於上而下交乎陰則否轉矣故初六當附二以得五但爻位未正故以貞戒之六二中正故小人大人皆美六三陰邪不能降志於二以從五故包羞九四下臨羣陰承

五則上下皆交不承五則上下隔絕而成否故戒以有命无咎疇離祉九五陽剛中正而得位故能休否之氣焰而處否之中正則在能懼而已上九下應六三則卦之全局皆轉矣故象爲傾否而義爲先否後喜大抵內卦之轉否惟在得五得五然後天下之權聚外卦之轉否惟在下交下交然後天下之志通六爻之吉凶大概可識矣

同人䷌

內麗外健能麗健則能同健矣而所以能爲同則因離以人位之九三合人位之九四爲同體也離麗之同乾健同以人位之兩爻故其卦爲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之爲德在六二而離之同乾在九三九三同乾於一致則六二之同曠遠矣故爲同人于野之象所同之人既曠遠安有不亨之地哉凡人之情不同則坦途皆爲險境同則險境無非坦途天下皆坦途故大川亦利涉但涉川之利亦利以

中正之德耳意氣之同其同幾何德性之同乃無限量故利乎君子之貞也二在地位而陰虛則大川象也同外體羣陽則利涉象也其同在人故不曰利貞而曰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柔以卑爲得位六二得位而又能柔中卑則不與陽亢而剛柔之志通中則承陽以德而性命之理合得位得中所以能應乾而偏同羣陽也離之同乾在九三然離非二之得位得中亦不能以九三偏同羣陽故傳以六二發同人之義

同人曰

衍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天德發爲剛健于野涉川安有不亨不利者乎故于野涉川爲乾行卦德文明以健卦體中正而應君子之貞在此于野之亨涉川之利亦在此故曰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乃所以爲同人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下覆火上升爲物不同然天火相與則以不同爲同者也

故君子之同人在類族辨物立賢德於朝歸小人於野一切士農工賈各安其業而不紊然後同遂其生同適其性而共處於大同故類族辨物以分之正一體萬物以同之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卦視六二爲義初九得正而承二後則動即同之本吉爻也但羣爻以爭二而與戎故義爲无咎六二體拆於前有門象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有同有不同必其德有美有不美二出門即同人則德無不美矣又誰咎之乎惟初本无咎故無人咎之義正相足

六二同人于宗吝

六二應五九五陽剛能爲陰柔之主故爲同人于宗宗主也同人之義徧同曠遠之交而二獨同五則可羞吝矣二雖中正然陰柔則不能徧同羣陽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固當同萬物亦非所棄二之同五亦同所當同但屏棄萬物則用同之道狹故爲羞吝之道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六二中正爲羣陽所喜然柔卑不能徧同羣陽則羣陽之爭

端起矣卦爲同人則三四之爭尤甚兩剛相爭勢必興戎九三剛正而據二於內則工於防守故先伏戎於草莽然後升高以望敵九三亦極能軍然二與五爲正應終必爲五所試而三不振矣故三歲不興也三在四下故爲伏伏必依山林離無山象則林木也離陰卦則非林木乃草莽也三在內卦之上則高陵也九三至五凡三爻則三歲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四臨三上尤剛於三故三懼而設伏三能扼四不能抗九五之王師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故曰安行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臨三上故爲乘其墉三爲離中虛外體故爲牆墉乘其墉亦可攻三矣然三伏莽升陵內外犄角以爲固故弗克攻弗克攻則不能得二而亦不爲五討無奇功亦無厚禍故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與二不相應故四之義本不能克三不獨三之防守固也因弗克攻而亦不致討於五故因困而反得則四之則三之安行用二五之同以爲無我之大同不以同乎己爲同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六二之應爲三所據故號咷然九五陽剛中正又與二爲正應故終能得二而喜笑其得二也以師克三然後能遇二耳故曰大師克相遇陽主聲乾又爲言故憂象號咷喜象笑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之先先號咷也二五正應則其理直中直而不能伸故號咷大師相遇爻謂遇二傳謂遇三惟遇三故遇二也○六二之應三據之四爭之二爻而敵兩剛此未得所以號咷既得所以喜笑而克三所以必用大師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上九去二最遠而又在乾外體故爲同人于郊羣陽爭二而上九獨遠不爭二而亦不爲五討故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未正則未嘗無爭二之心但勢位不足雖于郊无悔而志不滿也限於勢分而得无悔耳

卦視六二以爲義六二中正而柔卑羣剛之所喜也喜而不得則爭端起矣初九承二之下不與陽爭而自能同二故无爭二之咎六二柔卑不能徧同羣剛故其同有于宗之吝九三據二於內而外與四抗然卒爲五所討也九四與三爭二

然不能制三而亦不爲五討故以弗克攻爲吉九五應二然爲三所爭故憂勞師動衆則能得矣上九有同二之心但限於勢位而不能得二故于郊而无悔總之同人之義於象則吉者其同廣也爻多不吉者其同狹也而所以不吉之故則皆因愛生仇耳○卦義之爲同人全在人位之兩爻然在六爻則二五相應而三四不相同矣故三四皆不言同人也

大有䷍

內健外麗外之所麗乘乎健而內亦健於其所麗則大有乎物之義也卦體一陰得尊而五陽翕附亦一陰大有羣陽之象故其卦爲大有

大有元亨

陰得陽則無不亨陰而大有羣陽則其亨亦大故元亨然亦必能大有羣陽乃元亨也易中元亨而無戒辭者惟大有與鼎皆以文明之德履尊位也文明而蘊入理之巽乾天之健則皆無邪慝此所以元亨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柔得尊位則能有羣陽之勢權大中則能有羣陽之盛德上下應之則羣陽皆爲五有合之所以爲大有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蘊乾天之剛健而發爲文明之德則亨之本源深厚敷布天德而時措於下則亨之功業盛大此所以元亨也○卦名取卦體彖義取卦德皆卽顯切者言之耳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以火之烈乘天威則有遏惡之功以火之明顯天上則有揚善之美火化物故遏火上焰故揚遏惡揚善則萬物無不順天無不休養其命矣萬物皆順天休命所以能大有萬物也離火在上故象爲遏惡揚善乾天在下故象爲順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羣陽皆爲五有而初九不應五故曰无交无交於五則二四皆將有之而初九之害生矣然初九得正則害非不德所致故雖被害而匪初之咎也然初九位卑而大有則不能免害卽已不能免咎故初以勉事二四爲无咎一民雖以奉二主爲艱然初九非艱正不能无咎耳故曰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用物之數位尊者厚位卑者薄大有而在初九又无交於五卽非二四臨之亦難免害害非外至卽在无交意極警悚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物產皆生於民初乃民之大有者也九二據乎初上則取乎初而大有矣故爲大車以載卦以六五有羣陽而二五正應則大車之載乎初者皆當輸乎五故必有攸往乃爲无咎不然上慢下殘君民交惡其咎可勝言哉乾體圓而動乎下卦故爲車卦在大有故爲大車乘初之上故曰載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以大車載初九之所有則二之所積厚矣然非輸其積於九五則失其剛中之德而所積亦必傾覆故積必中乃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不應五而得乾之尊位則不爲五有而轉爲大有六五之隆禮矣剛正而尊於下體故曰公爲乾天上爻故曰享然天下未有無盛德而享尊榮者三不應五不能用享于天子也故有小人弗克之戒爻在大有則以應五爲正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惟公乃能用享于天子若小人則轉因榮寵而生害蓋物產之英皆生於順正之氣三有公德則與物產之精氣相符契故能相安於無事小人邪僻自與物產之正氣相悖逆故小人而得榮寵非以威權招禍卽以聲色亡身正氣斷絕故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九四連屬內體則所有盛大矣故爲彭彭鼓聲盛大之音也四當統羣陽以奉五故必匪其彭乃能无咎四未中正故戒之如此離中虛有鼓象四非中虛之爻而爲鼓之底鼓底無聲故象爲匪其彭匪其彭則奉所有於五矣故无咎

象曰匪其彭明辨晳也

彭則聲勢震主矣若知彭匪其彭則不私所有而所獲轉多故曰明辨晳多藏厚亡皆識未精耳四入離體故曰明辨晳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以柔中之德居統臨羣爻之位故有孚於羣陽而其孚且紛然交錯而不一也然五之大有羣陽在此而其不足亦在此故戒以威如吉德全乎柔則易生羣剛之玩志濟以威如然後望之儼然卽之也溫羣陽乃愛而敬之尊而親之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予天下以心乃能得天下之心故惟信乃能得交如之孚信本實德易中言孚言信有以陽實言者有以陰虛言者然皆以無僞爲義不在爻體虛實也易坦易備戒飭坦易而無戒飭則臨蒞無容而臣下之精神不振故以威如爲吉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爲天位之上爻則大有乎天之象也故爲自天祐之吉爲天所祐安往而不利乎上九大有乎天則非爻位之不正乃變動不拘之象也故爲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九自天祐也

爻在大有、而又爲天位之上爻、而得吉、則自天祐之象也、爲天所祐、則无不利、不待言矣、

卦爲六五大有羣陽之義、故六爻不自爲應、而皆視六五以爲吉凶、初九則大有於下者、然無交於五、故以勉事二四爲无咎、九二則大有於初者、故爲大車以載、二五正應、則當奉所有於五、故以有攸往爲无咎、九三不應五、則不爲五有、而爲大有六五之榮寵矣、故爲公用亨于天子、然不應五、則猶未足爲大有、故又有小人弗克之戒、九四則大有下體之羣陽者、然卦以六五有羣陽爲義、則四當奉羣陽於六五、故以

匪其彭爲无咎、六五之大有、有羣陽也、柔中則爲羣陽所喜、故厥孚紛錯而交如、但陰柔則懼其不能臨羣剛、故以威如戒之、上九大有天位之上爻、則大有乎天之象也、故獲天祐而无不利、

謙䷎

內止外順、止乎內則不矜於己、順乎外則不忤於物、謙之德也、卦體一陽在三、則尊乎內而卑乎外、謙之象也、卦德卦體皆謙也、故其卦爲謙、

謙亨、君子有終、

卑抑退遜、未便爲亨、亨在有終耳、謙抑之始、雖卑而其終必尊、但謙本君子之盛德、則謙之終、非常人之終、乃君子之終也、爲君子之終、所以亨也、卦體一陽處內卦之終、能爲終也、外有三陰餘地、能有終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陽剛天道也、下接地位、則天道下濟矣、初二陰柔地道也、承乎陽剛、則地道卑抑矣、天道下濟、地道卑抑、所謂謙也、然下濟而當下體之上、則道成於光明、卑抑而出乎內體之上、則道成於上行、謙所以亨也、卦體之義、尤精於卦德、故專以卦體釋之、純陰之中、有一陽凝結於內體之上、故有光明、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自處於盈、則無餘地以處物、故天地鬼神人情、莫不忌之、其

道則然也天道虧盈益謙不獨四時之往過來續世宙之盛
衰循環地道變盈流謙不獨土險則崩川盈則流凡盈天地
必傾覆之凡謙天地必栽培之時有遲速無能或脫也鬼神
不徒在兩間人心不昧之靈卽鬼神也鬼者屈之機神者伸
之兆盈則伸極而就屈謙則屈極而就伸就屈者日蹈危機
就伸者日臻福境爲害爲福決於人心之精爽而已人道生
於其所感感以盈亦應以盈兩盈相與則爲地窄狹彼此皆
難容矣感以謙亦應以謙兩謙相與則爲地寬裕彼此皆恬
適矣謙爲天地鬼神人情之所尊則有謙德者尊而光矣尊

而光故謙雖卑抑而終不可踰終不可踰故其終爲君子之
終也凡物莫不有終然必終於尊而光卑不可踰乃爲有終
耳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則高者就卑卑者就高裒多益寡之象也聖人禮
樂政刑井田學校諸法制皆準乎此故曰稱物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德卑抑而初又在極下則謙而又謙矣重謙則和平之氣
溢之於容表故以君子表其德重謙則強悍之人遇之不能
怒故以涉大川吉著其功凡謙皆於行見之凡行皆托足於
地初二皆地位初在二下則川也初之行卑於地則涉川也
但初六柔中正故不曰利涉而戒以用涉用重謙以涉世則
天下無險地故吉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象有兩謙則養內謙之卑遜而溢爲外謙之容止故曰卑以
自牧牧養也

六二鳴謙貞吉

謙卦之德在九三六二以中正之柔承其下則剛柔相得而

有和平之鳴故爲鳴謙二本應五在謙卦則以承三爲正故
以貞吉戒之陽剛主聲外承九三故爲鳴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陽剛之德在外六二退居中正之柔靜則默領謙之佳趣矣
佳趣不可以名言故曰中心得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有功而不居乃謂之謙無功則亦無容於謙五陰皆謙以柔
靜惟九三獨謙以剛正故爲勞謙勞於事功而能謙則尊而
光卑而不可踰矣故曰君子有終吉在內體之終故曰終

彖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有剛正之德則能爲功於羣爻故萬民服之然人有功滿天下而平不滿人心者非功之不足以服人驕矜之氣不足以服人也若勞謙而爲君子萬民有不服者哉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四柔正而謙於外體之下故无不利然其所以无不利者內蘊九三之剛正而發揮於柔正之謙也故其无不利也在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本九三之剛正而發揮於六四之柔正化剛於柔而得正於謙變化不拘而於剛德正復絲毫不爽故曰不違則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謙退而不應三其承五應五之爻皆附三而爲鳴爲撝則六五之下空空矣故有不富之象不富之實由於不得三不得三之實由於不能剛六五之義宜用剛以取三之剛故以利用侵伐爲象但五與三無應雖侵三不能利也能用上六以侵三則利矣故曰以其鄰利用侵伐用鄰以侵三則得二之應及四之承並九三之剛正亦爲五所有而六五之不富者富矣故无不利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承五應五之爻皆服三而不服五六五能剛武以征之則不服者服矣五之侵伐非侵三乃伐二四耳故曰征不服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應三然三謙退於下上六又謙退於無位則三上不應而上六有不平之鳴矣上六之失亦因頹靡故戒以利用行師三上正應故曰征邑國上六爲坤土成爻故有邑國象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因謙退而轉失九三之謙德故志未得未得故有不平之鳴也五之侵非專在三上六之征則獨在三故曰征邑國

謙乃有美不居之義而有美不居惟九三故羣爻皆只得三不得三爲得失初不得三然能養謙於內故爲用涉大川吉六二承三而爲中正之柔謙故得鳴謙之貞吉九三有功而能謙故爲有終之吉六四柔正而發揮剛正之謙德故无不利六五謙而失於柔故宜用剛以求謙上六之失與五同故爻義亦與五相似但五不應三而三上正應此爲不同耳謙本美德故六爻有吉而無凶

豫䷏

內順外動順理之動其動逸順情之動其動樂卦體一陽在四而羣陰趨之則賢臣當國而天子無爲萬民安堵亦逸樂象也逸樂之謂豫

豫利建侯行師

致豫之爻在四四爲致豫大臣故利建侯然天下逸豫又易宴頹故豫宜保之而保豫之道則在行師行師非黷武也巡狩田獵諸大政皆爲行師皆所以振天下之精神使之勿惰而已建侯以修文行師以講武文以致豫武以保豫豫道備

矣外體震故爲建侯內體坤故爲行師一陽在四亦建侯象一陽統羣陰亦行師象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以卦體言陽剛在四而羣陰趨附上應乎君下應乎民而陽剛之情志暢樂矣以卦德言順天理人情以爲動則動無乖戾而物情和樂矣卦所以爲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此卽順動之德而極贊建侯行師之所以利也順動之義已盡天地之功能聖人蘊天地順動之全爲建侯行師之一節則侯何難於建師何難於行乎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淸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承上節而推極順動之義以贊之天地以順動爲德故日月之長短往來皆不過節四時之生成代謝皆不忒序日月以兩至爲往返故以不過言之四時以變化爲功用故以不忒言之聖人以順動爲治法其養也順山川物土之宜以動之故家給而人足其教也順天理人情以動之故易簡而易從此裁成輔相之全量也故刑措不用而刑罰淸四海歸誠而萬民服也刑措不用四海歸誠豫之時義所以大也豫隨遯

姤旅曰時義者五卦皆細事而中有深義也坎睽蹇曰時用者三卦非美德而有時用之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震雷乘坤順而出則其聲和故爲樂出而奮乎地上則崇樂以薦天祖也上爲天五爲祖考四統坤衆以奉五上則殷薦上帝以配祖考也冬至祀天而配以祖季秋祀上帝於明堂而配以考也○人本乎祖物本乎天天祖之氣和則人物之始生皆純正故聖王之世賢俊輩出有由然也

初六鳴豫凶

卦以九四爲主爻初六應之則得意於四而有陰陽相應之和聲故爲鳴豫然人必有至德乃能享至樂初六陰邪而得意於九四之豫能勿凶乎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鳴則暢發恣縱不復留遺而其志無所底矣不凶何待乎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六二中正而柔靜則不暱乎豫矣故爲介于石然當豫而不豫又非中正也故爲不終日陰德堅凝故爲石堅凝而不爲

豫所奪故爲介于石九四陽剛而臨坤地之上則日也六二當坤之半則不終日也不過豫而亦非不豫是爲六二之貞亦卽六二之吉耳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不當豫而豫與當豫而不豫總皆偏私亦總皆爲豫所動耳惟豫而不終日乃爲中正乃能得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陰邪而承四下則比乎豫矣三四分體體不接而神接則目之視也故爲盱豫盱仰視也柔邪而盱四之豫則歆慕情深故有悔然知其有悔則宜急悔稍遲則悔必至矣戒辭極悚初凶而三悔者初在極下沈溺尤甚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三僅盱豫其悔猶介兩可盱豫而至有悔則柔邪使然故曰位不當六三於豫先有不自禁之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羣爻之豫皆由四致故曰由豫能措天下於豫者能享天下之豫者也故四大有得於豫九四未正幾疑得豫之過盛然四爲天下成安逸之業則有盍簪之美矣又何疑豫之過盛

乎盍聚也簪束髮也七也五陰趨四而一奇橫貫於上體之下如七束髮故曰朋盍簪羣豫趨附四所以大有得而勿疑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爲天下致豫而因爲羣豫之所歸人已大同故曰志大行

六五貞疾恒不死

六五之豫拚出四上則陰陽不和而有疾矣然過四而猶能得中則雖疾而猶可不死不死而曰恆則常此淹淹氣息耳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駕車之謂乘棲身乎豫而過爲逸樂焉有不疾者乎中未亡

則天理猶未盡絶故形質猶不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豫終而不應四則豫極而無復豫也逸樂本人之生趣生趣終極而無復爲豫則幽冥象也故爲冥豫然上六不應四而得正則因冥豫之成而有渝變矣變乎冥豫故无冥豫之咎矣變逸樂而爲勤惕夫何咎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豫而冥則生趣已盡冥豫而在卦之上則其豫既盡卽其爲冥亦終極矣此冥豫所以有渝變也故曰何可長
豫卦羣爻皆視九四以爲義但逸樂之情有德則吉無德則凶耳初六不中正而應四於極下則沈溺乎豫矣故凶六二中正而不應四則靜守乎正而豫不過節故貞吉六三不中正而承四下則仰慕乎豫矣特沈溺未深故僅有悔九四爲豫主爻爲羣爻致豫亦爲羣豫之所歸故大有得於豫六五過乎豫矣然猶能得中故雖疾而不死上六過四已極而爲豫終逸樂之終終於死亡故爲冥豫然得正而不應四故冥豫成則有渝變也

讀易錄卷七

文安陳克緒註
天津受業陳敍麟　天秩　校刊
男　言鈞　編輯

內動外悅動卽爲物所悅也動爲物悅者隨物亦悅而爲動耳其動也隨故其卦爲隨又震之動恐懼始乎恐懼者悅必隨乎終悅乎其前者恐懼必隨乎後亦隨義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
動卽爲物所悅則無往而不大通故不徒亨而元亨然卦以隨人爲義君子可隨小人不可隨天理可隨人欲不可隨天下公好公惡可隨私好私惡不可隨故隨雖元亨必利貞然後无咎也不貞則皆媚世之術能无咎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悅隨
外體兩剛內體一剛則內體之剛來自外而下隨乎柔也卦之爲隨在動隨乎悅而所以動隨乎悅之義於卦體爲尤顯故以卦體釋卦德而動而悅之爲隨乃益確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之大亨在天下隨之隨之貞无咎則在聖人之隨時文爲制度隨氣運爲變通卽所以隨天下之人情也文章軌物準天地協人情故曰大矣哉○隨時作隨之時之作之時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晏息

兌澤西震雷東東方之物藏於西方之下則日入象也日出則萬物隨之以動日入則羣動隨之以靜闢出闔入眠前造化極活潑嚮晦晏息尋常動止極順正有日入之象故曰嚮晦震動藏於澤下故曰晏息。歸妹與隨皆有震東兌西之義傳故備言之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震之陽畫能爲陰柔之主故曰官官管也管轄陰柔也然在隨則變管轄而隨陰柔故曰官有渝陽剛而隨陰柔故以貞

吉戒之然初之所隨爲六二六二中正與初九之剛正剛柔相濟則相交而有功矣初與二陽下而陰上故不曰隨而曰交初爲隨始故曰出門六二耦拆於前有門象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體尊變而隨乎人後則褻矣故以從正爲吉交有功則所失者官之尊所得者賢之助故不失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六二隨乎三六三陰邪不正故爲係小子不隨初九之剛正故爲失丈夫二本中正但所隨不善耳陰小故曰小子陽大故曰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係則專心致志係乎小子則必失丈夫故曰弗兼與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六三隨四之剛故曰係丈夫不隨二之柔故曰失小子然三非中正則其隨四也乃有求於四耳柔以隨之其求必得但三四皆非中正故以利居貞戒之有求而後貞非眞貞也故其貞利乎居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弗兼與力之不能志舍下有心屏棄六二柔邪故喜剛邪而惡柔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隨物者物之所喜也故九四有獲於五然非中正則其隨五也志在有獲耳四若貞固其有獲之心則志不在國家而在利祿能勿凶乎故戒以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四之孚五在乎道則四與五爲道德之隨既合乎道而又有獲夫何咎乎明在道爲義所不容辭則有獲而无咎矣九四之義與六三畧同但四九剛邪故戒辭愈爲明備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與人共憂勤乃能與人共富貴憂勤付之人主富貴擬爲己有能勿凶乎非人主凶之彼之義固凶也有孚在道則知人臣之義在爲功於國家明乎此以爲孚孚之所以在道也
九五孚于嘉吉
九五隨乎上六故戒以孚于嘉吉上六退位而又不及六二之中正九五孚二則六二以中正之柔德隨五故嘉美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以中正之剛孚中正之柔則二之隨五也以中正相孚契孚

嘉所以吉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前無所隨而爲五所拘爻德柔正九五誠心喜之故拘係之又從而維之也然五之拘維乃誠心喜悅非幽囚禁錮也九五用誠於上六故卽以用上六之誠爲象上六岐出卦上故爲山兌正西故爲西山九五用上六之誠故爲王用亨于西山上六爲天位之上爻故曰享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窮於所隨故五得以拘係之亦窮於所隨故心無他屬而九五得以用其誠也
隨以逐爻相隨爲義初則隨二者降賜剛之尊而下隨乎柔故爲官有渝然能以剛正隨中正之柔故爲交有功六二隨三之柔而失初之剛正故爲係小子失丈夫六三隨四之剛而棄二之柔正故爲係丈夫失小子然三本柔邪故以居貞戒之九四以剛隨五則剛而不抗五之所喜也故有獲於五然剛而不正則竊五之勢權故戒以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五隨上六之柔正然上六不及六二之中正故戒以孚于嘉吉上六前無所孚而爲五所拘其隨在背後則身不隨而心

隨也故九五用上六之誠心而爲王用享於西山六爻逐爻相隨故無應與之義惟九五統臨羣爻故兼及應二之義耳

蠱䷑

內入外止、外完固而內有物以入之也、兩體又皆陰處於內、而陽實於外、亦外堅實而內腐敗之象、物腐而蟲嚙乎內之謂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嚙腐壞、正以存完好、去小人正以存君子、除弊法、正以明典章、故蠱不徒亨、且元亨、而元亨之實、則在利涉大川也、物腐則其內險矣、中空而險、則川也、中空而外完固、則舟也、去腐壞以全完好、則涉大川也、蠱之元亨利涉、由於因腐壞以生新、故復以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釋之、甲爲陽木、先甲三日爲辛之陰金、陽木爲陰金所伐、則木毀而險矣、所謂大川也、然木正因斧削而成材於器用、則險涉而元亨矣、後甲三日、爲丁之陰火、陽木爲陰火所然、則木毀而險矣、所謂大川也、然木正因火然而爲功於烹飪、則險涉而元亨矣、五行獨以木言者、惟木有蠱壞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卦彖爲蠱、而卦義則在乎治蠱、剛上則足以治在下之柔、剛上而柔下、則治得其序、而其所以爲治也、巽入而得止、則治蠱之義、即在蠱中、非有治蠱之義、亦不可以蠱名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之爲義在治蠱、蠱治則弊政除、而與天下維新矣、故曰天下治、凡蠱皆生於積滯、則治蠱即在乎振作、去積滯之險、而振作之、故涉川爲往有事、甲爲辛傷、則木終矣、然實木成材用之始、甲爲丁然、則木之材用又終矣、然實木生火功之始、非始無終、不終何始、終始循環、更無止機、此不貳無息之道也、故曰天行、循環不停、故曰行、非行則積滯而蠱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則山有腐穴、蠱之象也、然風有動物之德、故君子以之振民、嚙腐正以生新、故君子以之育德、凡人逸豫、則廢壞而爲蠱、振動則奮發而生新、蠱以治蠱爲義、故象爲振民育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蠱由於積滯、故六爻皆以子父相繼爲象、嚙腐正所以治蠱、故六爻皆以幹蠱爲義、木材卓立之謂幹、去腐壞而使之卓立、故曰幹也、初爲蠱始、蠱淺而幹亦易、故但有幹蠱之子、則

其考卽无咎然亦不因蠱淺而疎於幹也故以厲終吉戒之人子之吉莫吉於父之无咎初六陰柔非厲正不能幹父於无咎耳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之幹在乎厲然厲非見於聲色也轉移之機卽在順承之內能以意承考乃能以厲爲幹耳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二陰位故爲幹母之蠱九陽剛剛勁之氣非所以事親故不可貞守其剛初六柔故當厲九二剛故不可貞轉移規正皆

在委曲和悅之內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蠱於所慈則柔順之氣易生二以幹母之蠱爲幹則得幹之中道矣九二剛而柔中故獨發幹母之義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內蠱已成其幹也亦難重剛而氣不降則幹以聲色之爭矣故有悔悔喻親之不早也然與其坐視不若涉於聲色之爲愈故其咎猶未大咎未大故悔亦小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人子之咎莫甚於坐視親蠱而不救九三被忤親之罪而卒能爲幹故終无咎爻辭嚴論其始也傳辭寬要其終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四入外體不能早防而蠱見於外則寬裕其父之蠱矣蠱彰而後幹則子親以難堪故雖柔正而亦吝然不曰幹有吝而曰往見吝四無幹蠱之德故不稱幹而稱往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人子有幹蠱之名則親有蠱壞之醜矣故曰往未得不能幹固未得幹亦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柔中其幹最美五位尊顯則置親於顯揚之地也故曰用譽六五得中則其蠱特失美名耳故六五之幹爲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他爻之幹在補過六五之幹在修德德積久則名必彰承以德則世積其德故其幹爲用譽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陽剛在外內腐已嗇無復蠱壞故上九不言幹亦無父子相繼之義而取象於君臣上九無蠱而爻在退位故爲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太平無關事君子復何爲哉其出也有所爲而來其去也無所係而去則其事非尋常所能攀躋矣故日高尚也在五之上故爲不事爲高尚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聖人胸襟無一毫停滯其蠱也可出其治也可去有些微停滯卽蠱也又烏能治天下之蠱哉胞與之志旣遂無容心於其間也此聖人之胸襟故曰志可則

蠱由於積久故六爻皆以父子相繼爲義蠱之義在治蠱故六爻皆以幹爲德但卦以六體爲蠱位而以剛柔之爻幹之

耳初之蠱淺故但有幹蠱之子而考卽无咎然位剛而幹以柔非振奮不能吉耳二爲內卦之陰位故爲幹母之蠱但位柔而幹以剛故其剛不可貞九三內蠱已成位剛而幹亦剛故有悔然剛而得正故其咎亦未大六四之蠱見於外故爲裕父之蠱然位柔而幹亦柔則裕而後幹也故往見吝六五得中則蠱在無名然六能以柔承之則德積而名自彰故爲幹父用譽上九無蠱故不爲父子而爲君臣蠱成於積滯上九無蠱則無滯機故蠱治而身退也六爻自五以下皆蠱壞故爻無應與而各卽所乘之位以爲義也

臨䷒

卦德內悅外順則兩情和洽卦體兩陽在內則剛浸而長陽剛之長乎陰也和洽而不相忤則當陰而進矣進而當之之謂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陽長及二其勢猶未盛然與陰和洽而不相忤則其機不可抑過矣故陽不徒亨且元亨但臨之元亨非貞不可故戒以至于八月有凶陽剛之進乎陰也有和洽之情則易入陰邪矣外進一邪私之剛卽內生一陰邪之柔若外四爻皆馴進

乎剛邪則內體初正二中之剛盡絕而臨爲遯矣遯於周正八月之卦也臨變遯則六體皆邪能勿凶乎八月以變遯言餘說未合卦義

彖曰臨剛浸而長

內悅外順非必卽爲臨卦體之剛浸而長則陽剛當陰而進乃陽臨乎陰之象也故其卦爲臨

說而順剛中而應

悅而順則兩情和洽陽剛所以能浸長而無阻也然陽剛由初之正浸而進乎二之中剛中而乘說而順之情則羣陰皆

應乎剛而陽剛之當陰而進愈顯矣卦之爲臨在此其元亨亦在此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進正爲中乃所爲正而以正爲中卽天之所以爲道體天之道以爲臨有不大亨者乎此元亨所以利乎貞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陽剛之元亨在進以正耳若進乎陰邪則進乎邪之機卽失乎正之機機非有兩故其消不容久待八月而曰至于則尙須時日若不論至而論消其機正無兩俟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則澤究乎地之下而澤爲无窮无疆之澤矣卦體兩陽下究則變作君爲作師而一爲教思一爲容保矣教思教之事容保養之事承乎坤地之下則教養皆无窮无疆君相所以能爲臨也

初九咸臨貞吉

初九未臨羣陰而有剛正之臨德不因無所臨而不正乃所爲正無所臨而已無不正乃所以能咸臨此初九所以稱咸臨而咸臨則因貞而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之咸臨有咸臨之貞德耳故曰志行正非因臨物而後正一臨物而自無不正矣其志行先正故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九二則以剛中之德臨羣陰矣故有咸臨之吉中德四照故其臨也咸咸故无不利有利有不利則非咸臨矣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本應五之爻然臨卦之陽剛不獨承上體之一爻乃能咸臨羣爻也故九二未順六五之命順六五一爻之命豈能咸

臨无不利哉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六三以柔臨剛而不中正則媚悅之臨也故爲甘臨柔邪而媚陽剛之前適爲愧怍而已故无攸利然三之甘臨正爲无攸利之轉計耳至甘臨而仍无攸利則其憂已久故曰旣憂之然三旣以甘臨爲憂則必轉邪爲正而亦可无咎矣兌爲悅爲毀折故有甘憂兩象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旣憂之咎不長也

有德之臨無位亦可無德而臨雖有位而亦不可六三不求

德而來甘、皆陰邪使然、故曰位不當、三之甘臨、正憂其臨之无攸利、而轉計於甘耳、然旣以不能臨爲憂、則甘臨之咎、亦必不長、甘臨仍不利於臨也、

六四、至臨、无咎、

六四能爲柔正之臨矣、然陰柔尚不能徧爲臨、但於所至之地以爲臨而已、故爲至臨、臨雖狹、而能不失已、故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爻當乎位、則德業雖不及遠、而所臨之地、自無邪慝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六五陰柔而得中、中則照乎四旁、陰則靜涵於內、內涵四照之臨、故爲智臨、內精明而外簡默、人君之德也、故爲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內明哲而外靜穆、則其行在心、故曰行中、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柔正而在臨上、則厚積臨德者、故爲敦臨、敦篤臨德、故有吉而无咎、爻與初九皆無所臨而修德之象、但剛柔異德、故其美之優劣不同耳、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上六無位、而臨在下之羣爻、則鑒別羣爻得失、以精其識也、故曰志在內、謂取內五爻之得失、以修其志、此臨之所以敦、敦臨之所以吉也、

卦以陽臨陰、則貴德而不貴位、貴剛而不貴柔、初九陽剛得正、則內蘊咸臨之德、而亦臨乎極下之象也、故爲咸臨之貞吉、九二剛中、照臨下卦而得中、則徧臨乎下、亦徧臨羣陰之象也、故爲咸臨无不利、六三陰邪、而臨初正二中之剛德、故雖以甘媚爲臨、而无攸利、六四柔正、不能徧爲臨、而但於所

至者臨之、故爲至臨之无咎、六五有統臨羣爻之位、然柔中不能如剛德之外施、則默運之臨也、故爲智臨、內濬哲而外靜穆、故爲大君之宜吉、上六總臨羣爻、而退位於柔正、則未臨乎物、而總攬乎臨之得失者、故爲敦臨吉、臨之爲德、四照無專屬、故六爻無應與、而以爻德之剛柔邪正爲得失、○臨以茂對爲德、故六爻有吉而無凶、德性之得失、咎與不咎而已、

觀䷓

卦德順而入卦體兩陽首出居天位以臨羣陰則天德高懸順入羣下之象也天德爲羣下所觀瞻故其卦爲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懸示天德以爲物觀其爲觀也又順以入乎物則元亨之卦也不言元亨者德教不言而默喻故但以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明誠感之極神也四陰一體承陽則其體純潔而陰體又中虛故爲盥洗四陰一體不參一陽則潔誠之外無他物故爲盥而不薦盥而不薦則貴誠而不貴物故有孚其孚在觀

故曰顒若顒大頭也仰觀者衆則自肩以下挨擠而不可見但見衆首仰攢故曰顒若陽大而在上故爲大頭顒若則心之孚可想矣卽盥而不薦之誠亦可見矣兩陽高懸天位故以事神取象其觀上也若神則陽德之元亨不待言矣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以在上之大觀乘順而巽之德則觀德中正能爲天下觀矣卦所以爲觀也九五中正故特表出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羣陰帖服於下則有承化之象其承化也在乎觀則不待聲色而潛服默化也故有貴誠而不貴文之象○觀本陽爲陰觀之義彖辭以陰之觀陽釋之故上文明陽德中正之觀而此發羣陰觀陽之義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因彖辭以事神取象而遂言聖人之神道合乎天則下觀而化皆由中正以觀天下之所致矣神伸也無往而不伸故曰神然神非他卽兩間之靈氣耳靈氣充塞兩間在虛空與在形器原非兩物故此伸而彼必應然其中又必有道道也者自然之條理靈氣之變化絪緼而爲功於四時者也聖人觀

四時不忒之神道而默協於文爲度數之間故聖人之設教恰中萬物不言之隱而天下皆服其神也若祭祀之事侍神道設教之一節耳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則四方風氣之象也而其卦爲觀則省方觀民之象也省方則知風土之宜觀民則知風氣所尙省方觀民可以因俗立政矣故曰設教觀卦以陽臨陰有設教象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下四爻皆觀九五者凡物近觀則形大遠觀則形小初去五

極遠而又卑下則所見卑小故爲童子之觀童子識見淺陋故於小人則无咎於君子則羞吝初六陰邪故爲小人能觀九五故爲君子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小人亦有道斤斤自謀瑣瑣是察亦自條理可觀但觀九五而得此則小人之識耳

六二闚觀利女貞

二雖應五然去五亦遠而爻位皆陰則婦女之觀也婦女之觀由門隙以窺物故爲闚觀闚觀則不踰閾故爲婦女之貞

然曰利女貞則不利丈夫存其中矣○初童子二婦女合童稚婦女皆爲觀九五所謂大觀在上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爻辭不曰女利貞而曰利女貞明乎其不利丈夫也丈夫僅有一隙之識亦婦女見解耳豈不可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三不應五而在內卦之上則不能外觀九五而內觀其身之象也故爲觀我生生平生也稱我者不觀五而觀己也在下卦之上則進也然猶在上卦之下則仍退也能審平生之進退亦无咎矣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也

人苦不自知耳能觀平生之進退則能自檢其身矣故雖未能觀五而亦不至於失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近五觀五最的切九五以中正之德爲天下觀則以道德之光照臨天下故爲國之光六四以柔正承之則能識道德之精意故爲觀國之光四能觀五則德與五配而觀之爲義又立乎此以觀彼故四於五不稱臣而稱賓能觀國光則

必受五之寵矣故利用賓于王也

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

因其能觀國之光故九五尙其德而賓之曰尙賓則四之能觀五之足於觀皆見矣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以中正之剛德爲觀於天下則化民成俗皆分內之責身爲天下儀型而不能化天下於君子則中正之大觀安在哉故必我民皆爲君子乃无咎耳內四爻順入而不能進乎陽剛故戒之如此民而曰生者羣黎托命於君曰生則責不

容謝也天位純陽下皆羣陰有天生烝民之象故曰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謂民爲生爻不概見故以觀民釋之我生曰觀觀民俗之純駁以自考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亦觀九五者然觀五而不能法五亦何貴於觀乎故必觀其生爲君子乃爲无咎上九能得五之剛德而不能得五之中正則有其似而不能有其眞也故戒之如此○爻與六三皆自觀生平之義然三不能觀五而但能自觀故曰觀我

上九觀五以自考故曰觀其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得其剛未得其中正則自愧弗如矣自愧之心即奮發之心也故曰志未平

諸爻皆以觀九五爲義但觀之爲道近則眞切遠則糢糊初六卑下而遠五則所見稚小故爲童稚之觀六二雖應五然去五亦遠故僅爲一隙之觀六三不應五而爲內觀之成爻故爲觀平生之進退六四近承九五而得正則觀五最精故爲觀國之光但柔正而未有剛德故利在以五爲主而用賓于王九五則大觀在上爲羣爻所觀法者但下四爻皆柔而未剛故必我生皆君子乃爲无咎上九則觀五而得其剛矣然不能得五之中正故必觀其生平爲君子乃爲无咎羣爻皆觀法於九五故無應與也

噬嗑䷔

動而尙乎明、辨奸慝也、明而動乎下、辨奸慝以飭刑法也、用刑非聖人之意、故取下動上麗以爲象、下動上麗、惟食物爲然、卦體上下兩奇、有脣象、羣耦在中、有齒象、羣耦涵一奇於內、有噬象、耦衆而奇孤、則其噬必嗑、故卦象爲噬嗑。○易有訟而無刑、訟起於下、刑用乎上、聖人雖明刑、而無用刑意也、

噬嗑亨、利用獄、

噬而能嗑、故亨、然噬嗑之象爲嚙物、而其義則爲明刑、故噬嗑之亨、利於用獄、噬強梗而嗑之、則除惡卽以勸善、用獄所

以利也、兩奇包於外、而剛柔拘乎中、有囹圄之象、故曰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下動上麗、與下動上止、皆有食物之象、然九四橫亘於中、則齒有所噬矣、故以頤中有物釋之、借頤卦以立言、義極簡透、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噬嗑本瑣細事、亨不亨非所論也、卽噬嗑而言亨、則其亨在乎利用獄、以卦體言、剛柔兩分、則判邪正也、以卦德言、動而尙明、則辨奸慝也、以卦象言、明威並彰、則刑當其罪也、以爻位言、柔中而居上位、柔雖不宜於尊、而於用獄、則有哀矜慈惠之心者也、總合卦體卦德卦象爻位、而皆有利用獄之象、是則噬嗑之所爲亨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天之怒機、電、天之明赫、雷電合而爲噬嗑、則以明威除頑梗也、故先王用以明罰勑法、明罰、離德也、勑法、震德也、○明罰勑法、事明威、而德則存乎仁愛、惟能愛人、乃能殺人也、而其道則本乎教養、無以生之、不可殺之也、惟各得乎養、然後自樂其生、而重惜其死、各得乎教、然後自愛其身、而恥於爲

非、教養未成、罰不能明、法不可勑、仁愛不足故也、卦體震木仁、而離火禮、仁愛之德備矣、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卦以初上爲脣、而噬嗑又以陰噬陽、故初上皆無噬義、而皆以用獄爲象、初上無位、則不能刑人、故皆以受刑爲象、噬嗑以口銜物、故其刑爲校、初爲震足、主爻、故爲屨校、屨校則掩其足、故爲滅趾、初九之被刑、因其恃剛而凌二耳、滅其剛動之趾、則安於剛正而无咎矣、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恃剛正以噬六二之中正故初之咎在趾之壯於行因行致咎而即以屨校滅其趾之行用刑恰當其罪。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陰爻皆噬九四者六二不與四應則不能噬四之剛而轉爲受噬於初之象矣二柔而在初之外則膚也爲初所噬則噬膚也然二之所以爲初所噬者則因二之揜乎初上也故以滅鼻爲无咎二在初上則面也面體耦拆而向下則鼻也爲初所傷而不復向之則滅鼻也滅鼻故无揜初之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初之噬二皆因乘乎初上之故柔而乘剛才德不敵二所以爲初所噬噬之所以至於滅鼻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三五皆噬九四之爻然六三以柔下而噬九四之剛上才德勢位皆不敵則轉爲四傷矣故爲噬腊肉遇毒腊全體小乾牲也六三陰小爲下體成爻而外接離火故爲全體小乾牲四處離明而中三於暗則毒三之象也離火故爲毒凡毒皆火也三本噬四而轉爲四傷則吝矣然九四剛邪則六三本噬所當噬故雖有遇毒之吝而亦小小吝故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勢位不敵故轉爲四所毒然亦柔而未正故卒爲四所毒位不敵爻不正皆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四剛邪而爲羣陰所噬則亦有噬義位在上卦則又有用獄之義以噬言則四之噬物也剛故爲噬乾胏乾胏帶骨乾肉也以用獄言則得獄貨之金遂直人之獄辭故曰得金矢九四剛而黷貨不正甚矣故以利艱貞戒之其邪既剛則以正爲難然四非正何以利乎四能正則羣陰微特不相噬且趨附之矣艱貞不亦吉乎離爲火故爲乾胏爻剛故爲金離爲日爲戈兵日之爲照直而遠故爲矢大司寇平獄之法入鈞金束矢爻借以明九四受賄則矯曲爲直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能噬乾胏則四非無才矯曲爲直則四之才亦足應變但私昧而未光明故爲羣爻所噬耳爻辭所以有利艱貞之戒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有噬四之權其噬較易故爲噬乾肉若以用獄言則亦用刑於四也九四不正折獄則受賂被刑則必行賄賄於五

故五有得黃金之象然五若受賄則縱惡肆毒其咎大矣故必貞厲乃能无咎不受賄則貞矣威以治四則厲矣噬四甚易故爲噬肉在離中爻故爲乾肉以中治四故色黃四之行賄也剛故爲金五以大中之威治四故九四懼而行賄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貞以治其邪厲以制其剛貞厲恰足以噬四之剛邪故曰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初上皆無噬義亦無刑人之義故皆爲受刑之象在卦上故

爲荷校在卦上而爲卦成爻則非眚惟終之首惡也故服上刑而有滅耳之凶滅耳稱凶則馘左耳之滅非刵刑也爻在離目之後故取象於耳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凡罪大惡極亦非驟至徵之不知戒之罔聞故卒至罪大而不追則聰之不明使然也因爻辭滅耳而歸咎於不聰意極靈頴

卦有噬物用刑兩義但初上象唇則不能噬物初上無位亦不能用刑不噬物而無位則皆受刑之象矣其陰爻則皆噬九四者惟九四噬陰故羣陰皆欲噬之也然卦德下動而上麗故內卦之二三則全乎噬其外卦之四五則兼噬物用獄兩義外卦位尊有治下之權也噬嗑以口銜物而初上兩爻以唇包齒故皆取象於校但初猶剛正故滅趾即无咎上九剛邪而怙終故有滅耳之凶也六二不應四則不能噬四而欲噬初然剛柔不敵故有噬膚滅鼻之傷而即以滅鼻爲无咎六二中正則遇災而能悔也六三則噬九四者噬所當噬本非有咎但剛柔勢位皆不能敵四故爲四所毒而有小吝也九四剛邪於噬能噬剛於刑則貪賄所以不容於羣爻也

六五有噬四之權則刑四極易但以柔治剛其事較難故戒以貞厲也六爻以陰噬陽而初上以唇包齒故無應與之義卦爲噬嗑則六爻皆近而不相得故吉爻絶少也

賁䷕

內文明而外節止文章參錯之象也故其卦爲賁賁飾也情飾性儀飾心文章軌物飾天理兩間事物無往而非飾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文明而有節止則天理無復暗蔽乃元亨之卦也不稱元者賁之交飾在小利有攸往也文章采色愈飾而愈小愈小而愈文賁之亨在小小然後利有攸往也卦體在外之柔來一爻於內以飾剛在內之剛分一爻於外以飾柔內外皆以一爻爲往來此賁之所以亨亨所以在小利有攸往也卦體柔

來剛往獨言往者主陽爲義也

彖曰賁亨

凡外之所飾皆內之所涵涵而不發則其中必鬱有所飾則內外無隔閡此賁之所以亨也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賁之亨在文明而有節止之觀但卦體剛柔相賁之中尤有扶陽抑陰之義故彖辭彖傳皆即卦體言之外體羣柔來一爻於內以文剛則陽不爲陰揜而陽剛亨矣內體羣剛分一爻於外以文柔則往成賁功而其往利矣外剛乃內體分出之一爻故曰小利有攸往○凡易中曰來者皆外體羣爻與內體一爻同類曰往者皆內體羣爻與外體一爻同類也惟泰否則以三畫之全體爲往來餘皆以分出之一爻發明卦義若卦變之說與卦義無關涉也

天文也

句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天體蒼蒼而爲功則在乎日月星辰日月星辰有成體於剛者有成體於柔者剛柔以寒暑晝夜爲往來交錯由是而成天象之文明故曰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人事之往來酬酢皆彼此相參等殺相維此之所往至彼而止彼之所來至此而止兩面相合恰成一體此人道所以爲文明之觀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聖人觀天象自然之文以察時行物生之變化而知剛柔交錯之天文即人之所以爲文也觀人事等殺酬酢之文不外時行物生之變化而知文明以止之人文即天文之化成天下也此皆極言賁亨之義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高而火明山下有火則居高而用明於下也故君子以之明政賁德愈小而愈文故政爲庶政用明莫大於折獄但賁爲文德則不尙刑威故无敢折獄離明而乘艮止故庶政裁折獄之一節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賁卦剛柔相飾則初賁於二初在極下故爲賁其趾賁趾則用趾矣故爲舍車而徒不應四故爲舍車離中虛有輪象四在離上則乘車象也不應四而承二下則徒步象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賤者之足奔走之器也初九位極卑下則舍車而徒亦義在則然耳

六二賁其須

六二乃賁於九三者初賁行則二賁言矣言身之文也離中虛有口象言揚亦火德也口有言則鬚動乎外六二中正則其言美故外賁之鬚亦可觀學問蘊於胸中則氣象見於冠履況賁口之鬚乎唇下曰髭上曰鬚三賁二上故爲鬚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興起也上謂九三三有剛正之德而外爲二之賁則以溫文之辭氣發剛正之天理言所以爲上起之言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三剛正爲賁於二之柔中得賁於四之柔正其賁最美一剛賁於兩柔之間有坎水之象故其賁也濡如但三四分體而三又居內體之上則懼其不和於四也故以永貞吉戒之濡如卽三之貞也能永濡如之貞安有不吉者乎○二與四分體四與五同德其賁皆難故皆曰賁如賁如者審量辭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陽剛而在內體之上其情易抗抗則必爲六四所陵若

永其謙抑而得濡如之賁夫誰陵之乎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賁德剛柔相飾六四與五同爲陰柔則不相爲賁故六四內賁乎三則得賁如之美若外求乎五則皤如而已不能賁也皤白色素質無文之象也然四入外體則棄三而求五故戒以白馬翰如匪寇婚媾九三剛以動故爲馬未得四則無所賁故爲白馬三自下卦而上求四故爲翰之飛九三乘剛而來則若爲六四之寇然實求賁於四非相逼也故曰匪寇婚媾四無所賁於五則宜爲賁於三賁不同而功則一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賁以外飾爲義六四之位與內體分與外體合故以內求九三爲疑然知三之求四爲匪寇婚媾則不徒不爲三所尤即六五亦不得尤之矣四於三則相賁與五不相賁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賁於上九上九無位則邱園之隱士也故爲賁于邱園六五得尊位則其賁當有文采之盛而僅爲賁於無位之上九則其賁儉陋矣故爲束帛戔戔之薄禮文采不足則其賁亦可羞矣然能禮下邱園則終得陽剛之賁故終吉也艮爲

山爲小石故有邱象上九陽爻橫亘於外有園牆之象艮又爲果蓏亦邱園中物也六五之賁柔故爲帛陰耦故曰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以薄禮聘賢賢不易得乃卒得上九而有賁功故曰有喜不能必得而竟得之則喜可知矣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無所賁於外故爲賁之白然能爲賁於六五朝廷之賁不患其不文而患其少質上九賁文以質故雖無賁於外而終无咎也爻義與六四略同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當賁而無文采幾有咎矣然不因朝廷之華貴而易樸素之眞則得內心之賁者故曰上得志在上而得心志之賁所以无咎也

賁卦剛柔相飾故六爻無應與而專以承比爲義初九在下而賁於二故爲賁其趾不應四而承二故爲舍車而徒六二賁於九三剛柔相得而二尤有以柔從剛之美故爲賁須之上與九三賁於六四內賁六二而外爲六四之所賁其賁尤美故濡澤而濡如也但三四分體故以永貞吉戒之六四賁

於五則無剛柔之文爲賁於三則有剛柔之賁但三四分體故有白馬翰如匪寇婚媾之戒六五賁於上九以五之尊而求賁於退位之上九故其象爲賁于邱園而其義爲束帛戔戔然終能得賁於陽剛故雖吝而終吉上九無所賁於外故爲白賁然能內賁六五則其賁在內故雖白賁而无咎賁德挨比以爲飾故皆以承乘爲義也

剝䷖

順而止乎外、逐漸以及外也、卦體羣陰進長、惟餘一陽在上、則陰之逐漸消陽、層進層剝之象也、故其卦爲剝、或以陽自剝落爲義者、似精而實非、

剝、不利有攸往

卦德順而止、卦體陽爲陰剝、陽既受剝、而德在順止、則宜遵時以養晦矣、故不利有攸往、君子能用時、而不能違時、不違時、乃正善於用時也、一陽在外、有往象、往極乎剝、則不利有攸往象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卦以層剝爲義、然陽不自剝、有剝之者也、故曰柔變剛、逐漸而變、故曰剝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小人方長、君子不攖其鋒以取禍、無所往、將焉剝乎、不忤世、世不得而傷之、處剝之道也、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極貧不利有攸往之德、合乎天也、君子本順而止之德、以觀陰盛陽衰之象、則消息盈虛之天道、因以起焉、息盈之時、順息盈之象而止之、則天下無不可建之業、消虛之時、順消虛之象而止之、則天下無不可處之窮、尙消息盈虛者、尙天道以爲行也、上九之天道存乎剝、而又安有攸往乎、

象曰、山附于地、剝、君子以厚下安宅、

以地爲基、則山之奠不傾、以厚德爲宅、則宅之居不危、滄海器量、不能容富貴福澤也、坤土厚、故曰厚下、艮爲門闕、故曰安宅、艮之兩陰、與坤併體爲一、則以厚下安宅之象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卦體一奇上覆、羣耦兩列、有牀榻象、初爲剝始、陰邪之謀、皆

始於昏夜偃息、故陰爻多以牀爲象、初之剝陽在極下、則以牀足爲剝也、然剝足則牀圮、而身亦無託、君子亡、小人亦無依託、此滅貞所以凶也、爻爲始剝、小人亦未嘗驟凶、但小人而害君子、未有不歸於凶者、爻辭固究言之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下乃小人之本位、小人但知滅君子、不知正所以自滅耳、故曰以滅下、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足上牀下之榦、主持牀與足之間者、六二中正、才智較勝

乎初、初發之二主之故爲剝牀以辨、大凡小人之害君子、欲剝其人、必先剝其道、六二中正、則能以似是之非毀君子之貞、此所以爲初之幹也、兩爻同一邪謀、故同爲蔑貞凶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二本有中正之德、但陰邪之外、別無所與、則耳目既染、知識亦與故中正之才反以佐奸邪也、

六三剝之无咎、

六三與上九應、故戒以剝之无咎、剝謂剝陰也、然三之剝陰不黨陰而已、不黨陰則陰已剝矣、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失棄也、棄上下之黨與、即以殺羣陰之勢、是即三之剝陰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四入上體、有承五之勢權、則傷及君子之身矣、故爲剝牀以膚、小人之惡至此而極、小人之禍亦至此而近、故不言蔑貞、而直言其凶而已、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小人害及君子之身、則小人之被害亦復切近、天道之循環如是、故不曰害而曰災、歷觀千古、正復錙銖不爽、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六五承上九之下、則無剝陽之情、然五不剝上而五所統屬之羣陰、則皆剝陽者、故戒以貫魚以宮人寵、則无不利、六五總統羣爻、故曰貫、爻陰故曰魚、魚陰物而好族行、故爲貫魚、六五又有后妃象、率羣陰以奉上九、故曰以宮人寵、以宮人寵則陽不受剝、陰亦無剝陽之凶、陽與羣陰皆得、故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也貫魚以陰承陽言、宮人寵以羣陰受庇於陽言也、

六五剝陽則上九尤之、不剝陽則羣陰尤之、至以宮人而受

上九之寵、夫誰尤乎、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上九陽剛在上、不爲陰剝、故爲碩果不食、陽體大而在上、故稱碩、能再造陽功、而艮又爲果蓏、故爲果、居退位之地、而不爲陰剝、故曰不食、然惟陽德乃足當之、小人不能也、故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君子以帝德王功、爲安身之所、不以伏處而無所行也、故曰得輿、小人剝陽、則並無安身之所、故曰剝廬、上九未剝、則有蓋之車也、剝則無頂之廬也、有所行、故爲車、無所行、故爲廬、一奇下覆羣耦、故有牀廬輿蓋之象、爻未

中正故有君子小人兩象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輿所以載物君子得之有位固足以載民無位亦民所載也剝廬則小人方不能自安其身又烏足以安天下之身無論廬之用不用固終不可用也

卦以層剝爲義層剝則其術不驟而常始於昏夜之奸謀故陰爻以牀榻爲象君子剝則小人亦無以安身故陰爻又以剝牀爲象初六爲剝陽之始始於牀第之晏寢故爲剝牀以足六二有識能主持初六之謀故爲剝牀以辨初二共謀故

蔑貞之凶同也六三能與上九有應故戒以剝之无咎六四有權其剝外發而又與上九同體故爲剝牀以膚剝膚則蔑貞不待言而凶亦切近矣六五承上九之下隔絕羣剝不使其進淩上九故六五不言剝然亦必貫魚以宮人寵乃能无不利也上九乃剝損不盡之陽德剝而不盡則可以復生故爲碩果然退處無位尙不能用世也故曰不食但爻未中正故有君子小人兩象卦以剝陽爲義全卦惟上九一陽故六爻除三上之外無應與

讀易錄卷八

復䷗

卦德動而順卦體一陽生於羣陰之下陽之生也乘乎動而順之機則可以復始矣故其卦爲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陽復生故亨而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卽陽之所爲亨也氣機自六體皆靜而後精氣內斂斂之以至於極則生機仍復勃發自勃發之脫乎舊局言則出也自勃發之開乎新局言則入也一出一入皆動而順故與陰无不和之疾卦體五陰同

類故曰朋然五陰皆內斂以生陽非抑遏乎陽也故朋之來也无咎出入以陽言朋來以陰言无疾无咎陽德所以亨也然其所以无疾无咎之故則由於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道始於一一之外環必六周乎六則仍反爲一而數七七卽一之終而復始也爲反爲復皆一之迭運而並無別物以參之又何有於疾咎乎天道之復无疾咎人事所以利有攸往也初體純陽故曰日初有進長之機故曰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

陰陽非兩祇一氣之屈伸動靜耳陰卽陽之靜體陽靜之外

別無陰也純陰之下忽萌動機則陽自靜專之後而復反也故曰剛反復卦之義卽於陽之亨見之故以復亨釋卦名義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未至不先旣至不後機緘一動遂勃發而不能止故曰順行陽剛之動以順行故陽之發无疾陰之來无咎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道始於一一之爲體以六成而其致用也亦以六爲運周乎六則仍反本而爲七天之所以爲天者此外別無能事故曰天行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一陽旣出則六體合下備足不備足不能復出也故復之陽剛必進長草木初萌則枝葉華實具足人心甫動則事爲本末皆全足於所長故往無不利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極贊復之本體也氣機一動祇可謂陽剛不可謂天地之心天地訢合之秘未涉動靜而亦非淪於空寂者是爲天地之心也復卦之一陽亦非卽天地之心但宛然肖其意象故曰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正合人於此想見耳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則雷猶未發乃陽德靜養之象也復卦當冬至子半之會故先王於冬至之日閉關以靜養之其在下則商旅不行在上則后不省方君民同歸於靜養所以厚其積也商旅主乎動故四民獨以商旅言之一奇橫截耦下有閉關象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初九卽天德之本體不可以遠言亦不可以不遠言然物必有往而後有復初九以天理入於氣質便多一折雖全體純粹已爲復境故以不遠言之但初九之不遠復乃天人相接

之不遠非人心離而復合之不遠也故以无祇悔明之求抵於悔便自能復復之所以元吉也全乎天故其吉元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初九乃天命之本體而其復則在修身踐形之外別無復性之功凡外身而講性命之學者皆僞也修除去也五官百骸聚而爲身而一切利欲之私卽皆由此起君子除棄淨盡則此身渾然天理內外晶瑩故修身爲復性之實功

六二休復吉

六二之復靜養初九之天德而已柔靜中正則能休養其所

復者休復故吉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在二內乃二之仁德也下心乎仁則無以尙之矣此休復所以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三乃陰之重爻故爲頻復物有失然後有復頻爲復則頻爲失可知矣三不中正又不應初故頹靡如此然三之失在頹靡則其道卽在振奮故以奮厲爲无咎奮厲則一復而無間斷故无頻復之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天予人以身卽予人以還天之義但其義又各不同柔者之義在奮厲而已
六四中行獨復
六四應初九之正而爲外體之正則復之措於行者也以柔正應初九之剛正則剛柔不偏而其行中矣六四當五陰之中爻故以爲象處五陰之中而獨應初故曰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道路也初九之剛德二蘊於內故曰仁四應於外故曰道不牽於羣陰故曰從道
六五敦復无悔
六五得中而位尊則率天下以爲復者然應二而不應初則必有誤於其所復者矣故戒以敦復乃能无悔也五但應二之柔中則截去初九之剛德而其復淺薄若應六二之休復則得初九之剛德而其復敦厚敦復則知爲復之委曲持以輸人皆有規矩法度之可循不然語不精詳人固茫無所措而五亦悔操術之過疏矣得初則其基深厚故象爲敦復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應二之柔中非中也應其休復之中然後得剛柔不倚之中耳陽剛天德之中與陰柔膠固之中迥不相同六五自考其中果得天德之本然自然敦其所復而无悔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遠初而在極外則內不能自復而外責人之復者也以身所未試者責人必淩序亂節而迷於所復矣迷復故凶也不自爲復是棄天也棄天故有天災己則不德而專以責人是欺人也欺人故有人眚然上六處卦之終則災眚之凶尤

必蔓延而不可止蓋迷復之敎敎必不行敎不行必將以兵威臨之上六迷復豈能行軍故終至大敗且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尙不能自振則其凶極矣復卦內反則代五而責人之復者故有以其國君凶之象坤土數十處卦極爻故爲十年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之凶由於迷罔故以迷復之凶盡爻辭之義然上六之所以迷罔則由於反敦復之君道耳敦復則得陽明之天德與陽明之君道反此其所以爲迷所以致凶也

卦視初九以爲義初九爲七日來復之爻故爲不遠復元吉六二乘初九之外而柔靜中正則靜養來復之天德矣故爲休復吉六三不應初而以柔重乎柔上則或作或輟之復也故以振厲不衰爲无咎六四柔正而應初九於外體則復之指於行者也應乎剛則剛柔不偏而得中故爲中行獨復六五應二而不應初故戒以敦復然後无悔上六去初極遠而爲復於外則不自爲復而專責人以復者故爲迷復凶羣爻皆視初九以爲義故以得初不得初爲吉凶

无妄 ䷘

動而應乎乾則動協天則無邪誕矣故其卦爲无妄震之陽畫卽全乾之發動動而應乎乾則仍祗一體耳夫何妄乎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承乾而動則凡動皆天故不徒亨且元亨亨在得天之正故以貞爲利動而不正則妄矣妄故有眚故不利有攸往也卦德本元亨但動以人則易妄故反覆戒之如此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

祐行矣哉

震之初畫卽乾天之剛德自外卦來乎內卦而爲震動之主爻則兩卦渾然一天矣然自內卦言之則天德之動又甚健自外卦言之乾之剛中又應乎中正之動此卦所以有大亨以正之義而大亨之正皆由外乾之天命乎內震之動爲之也得天命之動則大亨正失天命之動則必有眚矣故亨眚之機不在動不動而在動之妄不妄无妄則凡動皆天而亦不可以動言无妄而有動可言則人之自爲動也是謂无妄之往而已无妄而有所往則棄天而動非天命所能呵護矣

能勿有眚能有所利乎故曰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卽天之動機在氣則爲雷在物則爲生意雷行於普天之下則生意徧乎萬物之象也故曰物與无妄先王一切利導整齊皆因物所固有者爲之經營非別有妄爲也故其育萬物也但以盛茂之德對萬物之時宜而萬物已無不育是則先王之物與无妄也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卽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之爻渾然一天故其德无妄

惟无妄故動往得吉也初在下而性震動然能无妄則宜於動矣故以往吉言之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凡動之初皆始於心凡心之初念皆最眞而无妄故无妄之往爲有得於心之志象傳无妄之往與此逈不相同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无妄之卦陰妄而陽不妄六二之陰中正而又應中正之陽剛則事爲不妄而不能無妄心也故戒以不耕穫不菑畬然後利有攸往田始墾曰菑熟曰畬方耕而計穫方菑而謀畬事爲雖正而不能無求利之妄心二之應五爲君民非爲利祿自盡其分所當爲而已所以利有攸往也六二地位體坼於剛動之上則耕之象也土旣坼故又有菑畬之象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富謂未有求富之心君子之仕也爲天下君子之爲天下仍完其在我未嘗有求富之心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陰邪而又應剛邪則妄動矣妄動則失无妄之義而必有无妄之災或於三之未動也而繫以牛三妄動而去其牛

遂爲行人所竊三爲或詰而竟無辭於盜未盜而被盜名所謂无妄之災也曰或憑空而來之人也或而繫牛憑空而來之事也未盜而被盜名憑空而來之寃也三旣妄動則一切妄人妄事遂成妄災矣六三妄動則與无妄反對故卽以反對取象震德動反乎動則繫也震爲馬反乎馬則牛也三在人位震主動故爲行人三在地位之上故爲邑人繫牛之象反取之所謂妄也行人邑人正取之所謂无妄也邑人爲行人所災所謂无妄之災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未盜而無辭於盜、乃所謂无妄之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入外體而未中正、則有妄動之咎矣、然內應无妄之初九、則內蘊天德、而外誘人欲之爻也、故戒以可貞无咎、初九雖未中、然剛正而无妄、貞守无妄之剛德、雖未中亦无咎矣、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初在極內、則非由外鑠、故曰固有、貞其固有而不失、則雖未踐迹、亦善人也、此所以可貞、所以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陽剛中正、非妄動者、然應六二之陰柔、則不能動應乎天、而有陰陽不和之疾矣、五之應二、本非有妄、故其疾即爲无妄之疾、疾由於應二、則不應二而其疾自愈、故曰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疾與藥、皆以應二言、疾爲无妄之疾、則藥即爲醫无妄之藥、无妄豈復可醫、醫无妄即妄也、故不可試、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未中正、其應又不中正、動則妄矣、然居退位之地、則非妄爲動者、故亦能无妄、上九之无妄、全在靜默而不動、若動而有所行、則必有眚災矣、上九剛邪、故以行有眚戒之、復以无攸利警之、妄以動爲、往而能利乎、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行、與彖傳无妄之往同義、无妄者、百動不窮之道也、妄動者、有動必窮之術也、君子能處不窮、以御窮、不能處窮以冀不窮、无妄固不窮之道、亦免災之術也、

无妄之義本天、而動天德陽剛、參一陰柔、即妄也、初九陽剛得正、而外應乾天德、既无妄、故以往爲吉、當動而不動、則又

以不動爲妄也、六二陰柔、非能无妄者、然以中正之柔應中正之天德、則動作皆能无妄、特不能無妄企其效之心耳、故戒以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也、六三陰邪、則妄動矣、妄動則與无妄之義相反悖、故有无妄之災、九四陽剛未正、故以貞守初九爲无咎、九五有陽剛中正之天德、其動本无所妄、然應六二之陰柔、則陰陽不和而有疾、故以勿藥爲有喜也、上九退居靜默、故雖未得正、而亦无所妄、但上九之无妄全在靜默、故以行有眚戒之、復以无攸利警之、大抵陽剛或正或中之爻、皆无妄者、餘則不能无妄矣、此六爻之得失也、

大畜

內健外止、健遇止也、亦健於止也、卦體兩陰止陽、其力不孤而又乘艮止之德、則止陽之力大矣、故其卦爲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有所畜、則才以鍊而達、識以老而精、必大有作爲矣、然所畜旣大、則其爲君子也、不尋常、而其爲小人也、亦非庸碌、故大畜必利乎貞、大畜其貞、則可以出而仕矣、故以不家食爲吉、然其所以不家食之吉、在能濟天下之艱難、故利涉大川、四陽同體而分一爻於外、以爲頤象、故爲不家食、外四爻又

有舟楫象、舟楫成於外、故爲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乾德大畜於內、則乾之剛健日篤實矣、四陽同德、而分一爻於外、則由篤實而發爲輝光矣、愈畜愈篤實、愈篤實愈輝光、故能日新其德也、此合卦德卦體、而贊大畜之美也、

剛上而尙賢、能止健、大正也、

卦體陽爲陰止、而一陽能出兩陰之上、則以兩陰能尊尙陽剛之賢德也、惟能尙賢、故能止健、此止健所以爲大正也、彖辭利貞、以陽言、此以陰言、所以盡彖辭之義也、又彖辭利貞、本爲戒辭、此則美辭、亦所以盡彖辭之意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篤實之乾德、雖宜於不家食、然非得尙賢之君相、豈能吉乎、惟四五能養賢、陽剛所以有不家食之吉也、與彖義正相足、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上爻與內乾同體而相應、則得乾天之德矣、故能宏濟艱難而爲利涉大川也、○此卦全傳、皆未正釋彖辭、然與彖義皆反覆相足、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則天之高積於下、在人則內積天德之象也、乾爲言而在內體、故爲前言、艮德時止時行而在外體、故爲往行、多識則大畜前言往行矣、言行者德之實也、故曰以畜其德、

初九、有厲利己、

初九應四、動則爲其所牿、故有厲、有厲故利於己、凡初多不宜動、而大畜之初尤宜靜止也、

象曰、有厲利己、不犯災也、

厲固在四、而犯厲則在初九、初九剛正、然犯災卽失正、別無初九之正也、失正卽犯災、亦別無初九之災也、

九二、輿說輹、
九二應五、動則爲五所豶、自五言、則豶也、自二言、則輿說輹也、乘初之上、故爲輿、居三之下、故爲輹、輹伏兔也、居輪輿之間者、剛中而爲五所畜、則脫輹矣、乾體圓動、故有輪輿之象、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能行而不能藏、皆一偏之學問、亦中道之疵也、二惟自脫其輹、乃於剛中之德无尤耳、傳以象辭爲戒辭、義意又進、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四五分止初二、而三獨應上、則不爲上畜、而可進矣、然有畜

陽之兩陰在前、亦當愼乎其進、故必以良馬之馳逐、訓鍊於平昔、復以艱難之警惕、貞固其心志、而更日嫻習於初九九二之輿衛、扈從然後利有攸往也、九三以剛正進、故爲良馬、三爲乾成爻、故初二爲三之輿衛、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九孤陽在外、則欲得內體之陽以爲助、九三應上九之志而往、往之所以利也、爻辭以才德言、傳以功效言、意正相足、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四能畜止初九、初九健動、則失大畜之德矣、初九健動、則爲馬、失健動之德、則爲牛、爻在初、故爲童牛、六四體坼、而止初於上、則童牛之牿也、四以柔正、正初之陽剛、使歸於正、此眞意外之奇功、故不徒吉而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柔常待治於剛、而四轉以柔裁制乎剛、此不意其有而有者、故曰有喜、
六五、豶豕之牙、吉、
六五止九二之陽剛、九二進乎初九之上、其進剛躁矣、六五制剛中之躁進、故爲豶豕之牙、豶割勢也、制中體之陽、故爲

豶、九二剛躁、下伏、故爲豕、豕未豶、則其牙噬物、豶則牙短而馴、不能躁乎前矣、四之牿初在角末、畜其末、已正其本、故不徒吉而元吉、五之豶二在本、畜其本、乃僅馴其末、故六五之吉不稱元、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慶幸也、二進乎初、其畜已晚、幾於難制矣、於難制之剛躁而卒能畜之、則幸甚矣、故曰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其畜大者其發必遠、到上九應乾天之積、故不爲陰畜、而極

乎天位之上、乃海闊天空之象也、應乾天之上爻、而又極天位之上、故爲荷天艮爲徑路、故曰天衢、天衢四通八達、所以亨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所畜之天德旣大、故道亦大、道大故行亦大、剛上而尙賢之爻在乎此、故曰道大行、

大畜之義、與小畜迥不相同、小畜惟一陰、則一陰偏畜羣陽、大畜有兩陰、則六爻各以畜止爲應與、初九畜於六四、故有厲而利於靜止、九二畜於六五、故爲輿脫輹、而亦利於靜止、

九三應上、不爲陰畜、然有畜陽之陰在前、故當愼於其所進、六四能以柔正畜初九之剛、而使之安於正、六五能以柔中畜九二之剛、而使之協於中、但六五之畜、較晚於四、故五之吉、不及四之元吉也、上九內應乾天之畜、而位乎極上、則充積極盛、而一發莫禦之象也、故爲荷天衢之亨、卦爲大畜、則六爻皆以能畜不能畜爲得失耳、

頤䷚

動止合卦、其德不符、動趨乎止、亦無事功、故取下動上止、以爲象、下動上止、惟食物爲然、卦體又兩奇包羣耦、有兩脣包齒牙之象、主陽爲義、故其卦爲頤、頤、口輔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之爲功在乎養、然君子用以養身、小人則用以縱欲、聖人以一人養天下、庸主則以天下養一人、故頤必以正爲吉、而頤之正、則在乎觀也、觀萬物得頤與否、以爲自求口實之準而已、王者使物物得其養、然後可以自爲養、故觀頤卽自求

口實之正也、一陽外露、則外有可觀之象、一陽內藏、故有自求口實之象、又羣耦中虛、則頤中無物、故須乎觀、須乎求也、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未釋卦名、疑有闕文、○飲食之道、萬物所爲託命、然必以正而後吉、觀其所養、觀其自爲養、皆觀其正不正而已、所養之正、包一切井田諸法制在內、自求口實之正、包一切恭儉賦貢諸大政在內、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此推極頤養之量而贊之也頤養之量充滿兩間自天地言露雷風雨之功山澤原隰之產皆爲養物而設自聖人言德尊者養厚聖人不敢故爲薄德薄者奉儉聖人不能私爲厚天地之爲養四序各異其功聖人之爲養尊卑各殊其用要皆因時而已時之所在兩間各遂其生故曰頤之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山止雷奮合而爲頤雷奮於頤內言語外發之象也艮止而納震動於頤內飲食入腹之象也言語自內出飲食自外入而皆成於艮止則愼節之象也愼節盡言語飲食之道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頤有自養養人兩義以爻言陽實而能施則皆養人者陰虛而主受則皆待養於人者以位言位尊則皆養人者位卑則皆待養於人者初九陽實而位卑有頤養之實而又求養於上則奪上之養以自肥矣故爲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中四爻耦坼有龜甲象靈龜食氣不食物陰虛無所食則靈龜也初九不養羣陰則舍爾靈龜也頤內下垂曰朵飽食貌也初九飽食於下故爲朵頤然曰舍爾則奪人之食矣曰觀我則驕人以飽矣旣奪之而又驕之能勿凶乎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初九之觀我朵頤正自得意然其得意處正其可鄙處即使不凶亦不足貴況其凶乎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六二不得頤於五則顚轉二五之應以求初矣故曰顚頤顚頤則失以尊養卑之正義故曰拂經初九舍爾靈龜雖顚頤不能得頤而又失以尊養卑之正義則不復求頤於初而欲求頤於上九矣故曰于丘頤艮爲山而在上故曰丘然二與上絕無交涉無交而欲爲其所養則必爲上九之剛所凌故

征則必凶也○頤卦動止不應則內外分體爻辭顚頤拂頤拂經之義皆從此出顚頤者顚轉正應以求頤而二三求初四五求上也拂頤者拂二三求初四五求上之義與顚頤正相反也拂經者拂以尊養卑之常道也辨此則爻義自明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與上九無關涉故曰失類六二之道靜以待乎上九則猶可得頤若動以求之則必爲所淩故失類之凶在乎行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三不求初而求上故爲拂頤頤卦之兩體無情而上又以

止陰爲德、三若貞固其應上之心、則必凶矣、故戒以十年勿用、无攸利、上爲卦極、故曰十、艮爲歲終之卦、故曰年、復曰无攸利、戒辭極悚、上九止陰、而三尢與上應、故戒辭甚於六二、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三上無情、求則悖情、三上異德、求則悖德、悖德悖情、故其道大悖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翻轉應初之情、以應上九、故爲顚頤、上九能爲頤於四、故顚頤吉、但四於上九、尙隔六五一位、物之形不接而神接、

則視也、上九爲艮山之剛爻、則虎也、以上九爲視、則虎視也、眈注目也、虎視而眈、則壹志凝神矣、以虎視之眈眈、而又加以其欲之逐逐、則求頤於上九也切矣、然上九能爲頤於四、故雖眈眈逐逐、而无咎、四與上尙隔一位、故眈逐皆有重象、

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九能爲頤於外體之兩陰、則其施光大、故六四能得頤於上九、而有顚頤之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得尊、而陰虛有頤下之責、而不能爲頤、則失頤下之常道、故爲拂經、外體之陰、皆以求頤於上九爲正、故六五以居乎求上之貞爲吉、若應二而爲頤於下、則陰虛而無功、故不可涉大川、涉川非不利、但不可耳、頤卦外實中虛、有舟象、六五應二、而爲頤於羣陰、則截去上下兩陽、而爲無檣之破舟、故不可涉大川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之義、爲頤於下、求頤於上、皆五之正道、然非得上九之陽實、不能爲頤於下也、故必順求頤之道、以從上九、然後得居貞之吉耳、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有陽實之德、而覆全卦之上、以陽養陰、以尊養卑之義、皆在此爻、全卦之頤、皆由上九、故曰由頤、然上九以艮止之德、居退位之地、非振動奮厲、不能滿全頤之量、故戒以厲吉、以陽實之德奮厲於上、則羣下皆得頤養矣、故利涉大川也、頤卦全體有舟象、故以涉大川言之、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有由頤之才德、而奮厲於上、則四五之吉者固吉、卽二三之凶者亦不凶矣、故曰大有慶、羣喜之謂慶、

頤卦之義以陽養陰以尊養卑但卦德動止不相應則四陰分養於兩體之陽剛而無內外之應與初九陽剛而在下則不能養人而反奪人以自養故有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之凶六二不應五而求頤於初故爲顚頤顚頤而仍不能得頤於初則徒爲無益之拂經故將求頤於上九然頤卦之兩體不應而二與上九無關涉故征則必凶六三與上九本相應但頤卦之兩體不應三求頤於上則拂乎頤卦之義矣三若貞守應上之義則亦必凶矣故戒以十年勿用无攸利六四能得頤於上九故以顚頤爲吉雖眈眈逐逐而无咎六五不能

養羣下之陰故拂經然能得頤於上九故以居乎求上之正爲吉而不可爲頤於羣下也上九總覆全卦之上則能爲羣下之頤故爲由頤然能爲頤於四五而尚不能徧及羣爻故以厲吉戒之能奮厲則能滿由頤之量矣故利涉大川也

大過䷛

卦德入而悅卦體四陽居中逼兩陰於無用之位陽剛惟其悅而入故能逼陰過甚而爲大過也○夫大壯不過者陽有基也大過之陽發乎陰則氣質用事氣質有過而理無過也然頤非陰過者陰體柔不能逼陽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四陽中聚而逼陰於無用之地則陽無所輔其陽必敗四陽平排有棟象兩陰耦拆於上下則橈象也然棟之橈由於羣陽聚處則陰力不支耳若陽剛散動則剛不過盛而陰亦得

以輔陽夫何敗乎故陽剛之利在有攸往也有攸往則過剛之勢分所以亨通而無阻也君子於物操之過急則物無以自容而己以之困蹙若敷布優游爲萬物留其有餘卽己因之無不足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陽體大故爲大過然非僅在四陽中聚也羣陽根乎陰而外復用陰則剛爲血氣之剛而又乘以入而悅之情故血氣之剛恣肆而不可過此大者所以成於過也

棟橈本末弱也

凡物有主尤貴有輔輔者盛則主雖微而不衰輔者弱則主雖盛而不振陽剛之本末皆弱焉有不橈者乎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利有攸往聖人超吉之方也攸往之利非往即能利也陽剛有過物之才而又能得二五之中其中也又內巽順而外行以和悅如是以往然後能亨故曰乃亨乃者不易得之辭也彖辭之亨在利有攸往傳則發明攸往之所以能亨耳

大過之時大矣哉

中即大過之時也積衰之時非過剛不能與積弱之時非過

剛不能振積懦積柔非過剛不能明强當過而過過即爲中皆時爲之也時能變過爲中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剛過之性用以接物則必折用以守介則憂戚患難不足以搖之澤在木上而爲大過則澤本能滅木然木在內而爲大過則又獨立遯世而不懼无悶之象也惟能獨立然後能遯世惟能无悶然後能不懼內外相資而皆以大過之剛德成之則君子之用大過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六柔卑而爲過剛之陽所乘則危厲矣故戒以藉用白茅无咎白潔純也茅柔物也潔純能感人和平柔順能消人戾氣初六以潔純之德柔順之情承藉乎剛則陽雖過剛無所用其暴又何咎乎初承剛下故曰藉巽陰木則爲草巽之色白草之柔而白則茅也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則剛不能暴在下則剛亦降抑此藉用白茅所以无咎也戒辭即在象中故以柔在下言之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得下體之中則其剛尚未過而又得初六之陰以爲承則與初陰陽相和矣以木言巽陰木故爲楊大過之陽無根故爲枯楊二與初陰陽相和則枯楊有根故曰生稊稊根也以人言九二剛過則過時之老夫也初六柔下則不及時之女妻也二與初陰陽相和則老夫得其女妻矣剛過而和以柔之不及則剛中而不過故无不利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初六柔卑失於不及然實濟剛過之善道九二過以相與此老夫女妻所以无不利也

九三棟橈凶

卦之陽爻本皆剛過而九三重剛過中則剛過尤甚過剛未有不折者三所以有棟橈之凶也中四爻有棟象但二五得陰則猶有生氣故爲楊若三四則皆棟矣然屋無兩脊三在四下則橈之象也九三之剛過特甚能勿有棟橈之凶乎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暴之氣令人難近故不可有輔與四分體而獨居內體之尊不爲四輔之象也剛暴如此能勿凶乎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四未及中則其剛尚未過故有棟隆之吉三四皆棟而四在三上則隆起象也然四未及中則其剛又易失於不足故復以有它吝戒之它謂重棟棟必不勝任也然後以重棟承之貌若剛過內實不足能勿吝乎三在四下故曰有它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四有重棟則本非不橈之棟矣烏能隆起哉惟不橈乎下所以能隆起也下謂九三無九三剛暴之氣故曰不橈乎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爲上所揜而承其下則剛雖過而能中以木言九五之前無頂故爲枯楊然能得陰陽之和於上故能生華以人言上六以陰過陽則老婦也九五之陽不及上六則士夫也五上有陰陽之和則老婦得其士夫也九五本剛過之爻因上六揜出其上而得乎剛中則九五受成於上六之陰矣故九五雖无剛過之咎而亦无譽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九五之剛無降抑之情故雖生華而不可久陽剛爲上六所抑雖得中而實受制於陰柔故雖得匹而亦可醜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乃滅陽剛之頂者物莫不以頂爲貴而陽剛之頂則尤貴上六滅之其凶可知然九五正因滅頂乃不能過中則上六成陽之功偉矣故雖有滅頂之凶而无咎也爲兌澤成爻而在大過故爲過涉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五之上而成五於中則濟五之險也濟五之險而以身徇身亡而名節全故不可咎之

大過之體四陽中聚而截其上下故六爻以相包爲象而以過不過爲吉凶初絕根故以承陽爲无咎上滅頂故以成陽

爲无咎但初未過而上過故初无咎而上之无咎猶有凶也

九二九五皆能得陰然九二能降抑九五不能自抑故二生稊而爲老夫女妻之无不利五雖生華而僅爲老婦士夫之无咎无譽而已九三九四皆不得陰故皆爲棟然九三剛過特甚故有棟橈之凶九四之剛未過故有棟隆之吉六爻以相包爲義故無內外之應與

坎☵☵

卦體初陰二陽失陽生陰成之序又無陽下陰上之交則陰陽不相爲用而未晝亦爲逆傷乎陽之陰矣一陽傷於上下之兩陰則陰陷而陽險矣故其象爲坎坎陷也兩坎相重故仍以坎名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坎陷乃萬物之所惡故坎以出坎爲義出坎之義非在坎外也學習乎所處之坎卽已孚出坎之方矣上坎陰正陽中而在內坎之外則出坎之道也外坎仍如內坎則習坎而孚出坎之象也然習坎雖孚出坎之方而運用之功則必由剛中之變化故曰維心亨心有剛中之變化則無慮險之不出矣故曰行有尙也二五相應心亨象也上坎中正有尙象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

坎體陰陷而陽險主陽爲義故曰險重險則內坎爲所處之險而外坎爲學習出坎之象矣彖所以有習坎之義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釋有孚義也凡有一險卽莫不有一出險之實理存乎險中所謂信也失其信則爲險所困水不流而險盈乎坎不失

其信則不爲險困水流而險不盈但信之失不失則在乎行之孚不孚耳行孚出險之實理安有不出之險乎出險易涉權術故以信言之信者眞實无妄之理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凡險皆生於柔邪內卦兩陰皆邪所以有險也然內卦之剛則能得中以內蘊之剛中應險外之剛中則心蘊出險之亨機故曰維心亨外卦柔正而剛尤中正往而得此則立乎險外而成出險之功矣故曰行有尚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

用大矣哉

坎本天地險機然亦有時而可用故推贊之天險以高言人登高峻則登懼故不可升地險以阻隔言地有阻隔則艱險故曰山川邱陵王公立國雖不專恃險然山坳水曲處其間者風土異宜人物殊俗而險卽因之守國不恃險而時或用之用險之道因天乘地故曰大矣哉上卦爲天險下卦爲地險兩險分體則王公各設險以守其國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兩水相重曰洊水洊至則重習之象也故曰習坎內坎之剛中心德也外坎之剛中德之成於行也兩坎相重則不已於德行也故曰常然德行內外重習則又有教人之象習於己而亦習於人故曰習教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坎之爲陷下卦尤甚初六在下卦之下則其坎重曡故亦有習坎之義然初六之習坎謀所以出坎耳而識趨柔邪則謀所以出坎者正其所以入乎坎其謀重習故所入之坎亦重曡而爲入于坎之窞也謀重而坎亦重不凶何待乎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習坎適所以入坎則所習必離理失術失出坎之道耳失道卽坎所以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剛中則有出險之才德但坎之下體甚於上體而二之權勢又未足故僅小有得才德足而時位無可乘也在初之上則小有得未出中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中謂未出險中二能出乎初之上而不能不拚乎三之下雖有剛中之才德不能出乎險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三之柔邪與初六同故動卽入坎求乎內則以柔邪謀剛中剛中卽坎也之乎外則以柔邪謀柔正柔正亦坎也其始也來僅一坎之亦僅一坎至來之不已則一爻而被兩坎矣故曰險且枕也身被重坎故其象爲入于坎之窞也然三在內體之上其坎易出本無多坎坎之多多於來往之營謀耳故以勿用戒之無多營謀安所多坎乎二以陽剛在陷故曰險六三首戴六四故曰枕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陰邪之才多一謀卽增一坎二之剛中四之柔正六三爲之祇生纏繞耳故曰終无功然則六三忍耐而勿妄動可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六四以柔正承五則其出險也卽在求五之剛中四能以一樽之酒貳簋之肴瓦缶之樂上求九五之剛中則五能納四以平險要義因四之明以啟其蔽使四終无入險之咎矣坎下爻有窞象故爲樽爲簋爲缶爲牖四上求五則坎水上騰而爲酒陰體耦故爲貳簋四柔正而陰虛則原有明機故爲牖四柔正而才德不足故其求五也文備而未盛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以柔正承剛中其情易合故雖樽酒簋貳而剛柔已能交際

○爻辭樽酒簋貳用缶作三字句或兩字句皆通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而得尊位則能平外體之坎矣但上六之險猶在上故爲坎不盈然四五之險則皆平矣故爲祇既平祇作坻水中洲也五有平險之才德上六背五而自入乎險非五之過也故坎雖不盈而无咎不盈之義與彖傳不同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不盈則剛中之功業不能滿故曰中未大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柔正而坎亦淺然恃正而擠出五上則其識黑暗而自生纏繞矣故爲係用徽纆用黑暗之徽纆以自係則寘其身於坎之叢棘也恃正而執拗遂至於此故三歲猶不能出坎之方也徽纆叢棘皆坎象爲外坎第三爻故曰三歲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初上之凶皆由失道但初之失道在不能忍耐上之失道在執固自用耳

坎之爲陷下體尤甚而平險之德剛中爲貴初六柔邪卑下百無所用故其陷最深九二剛中足以平險但勢微而險重故僅小有得六三幾出內險矣然柔邪之才與初同故愈謀愈險與初同爲入于坎窞也六四能以柔正承五之剛中故能得五之助而終无入坎之咎九五德位俱足能平天下之險矣但上六堅僻自用而拚乎五上故僅能平四五之坎而平險之量未滿也上六之坎最淺然自高其才而必欲拚五之上則自生纏繞而困於坎矣大抵險有淺深而才有邪正位有尊卑而德有剛柔六爻皆準乎此以爲得失至爻之無

應與則純卦使然也

離䷝

卦體初陽二陰有陽生陰成之序又有陽下陰上之交則陰陽相麗以爲功而未晝之陽爲陽功發越之象矣陰陽相麗以爲功故其卦爲離並立之謂耦合體之謂麗麗而昭明之謂離兩離相重故仍以離名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內體剛正而柔尤中正外體則皆不得正不正不可以爲昭明之離功也故以利貞戒之惟貞然後離德亨於外也但離之貞在畜牝牛耳離之爲德在陰爻陰爻中正而柔順則牛

也由內離而發爲外離則內離爲育子之牝牛矣內離之陰陽皆正能畜養內離之正則無患外離之不正矣故畜牝牛吉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重離之義在外離麗內離之正離卦以陰麗陽則以麗爲德外麗五之中則日月麗乎天而正於上內麗二之中則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正於下外離麗內離則重明麗乎正而離功化成於天下爻麗中而外麗內重離之道也○離與坎皆不

及三畫之義者卦成於兩體之相重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外離由內離而發內離之柔麗乎剛而中正則外離之功業皆基於此外離之亨基於內離之中正故以畜內離之牝牛爲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之爲明在第三畫而三畫之明則初二兩畫之所生也故曰兩作三畫之體明以兩作而六畫之體外離生於內離亦兩作之象也明兩則其明無盡明兩作則因明生明明益無

窮無窮之明乃可謂明大人惟無時不明乃無事不明耳故惟繼明乃能照四方明之功業不因位而後大故曰大人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麗乎下而文明則履也爲文明之履故錯然可觀然非麗乎二之下不能錯然也故戒以敬之无咎以剛承柔易於輕褻故初九之於二在乎敬敬也者文明之本也離之美在二非敬二能免咎乎○疾徐中節動止合度是之謂錯非采色也采色乃賁象非離德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非敬正不能錯然故曰履錯之敬錯卽敬之流露也當動不動不當動而動皆失文明之德而有咎矣君子以辟咎之心提振其精神履所以有錯然之美也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爲麗而明之主爻以中正之柔麗上下之剛正則文質相宣而有色澤之美故象爲中色之黃離離而黃則文明之發露皆中正之姿態故不徒吉而元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文明發露則已美矣文明而發燦然之中道則尤美此所以

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離之陽爻以麗乎柔中爲美九三出乎二上則不能內麗而發洩太過矣離爲日而過中則日昃之離也盛陽外發則有樂德三當內麗不可外發故義爲不鼓缶三不內麗而外發是義當不鼓缶而竟爲歌也不鼓缶而歌則一洩而盡故爲大耋之嗟大耋之嗟朝不保夕所以凶也樂器中虛而假於火則缶也九三之陽極盛盛陽之數九過盛則九其九而八十有一八十曰耋八十一則大耋也此爻之義陽過中則盛

極而衰當抑過其盛以內麗柔中亦象辭畜牝牛義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之離則陽過中而盛而不久之象也大耋等義皆不能持久之象故專釋日昃之離而全爻之義已盡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外離由內離而生內離諸爻皆正而九四突爲剛邪則不意其來而忽來矣故爲突如其來如突如來如則剛邪躁急矣離德正則爲日之明邪則爲火之焚然剛邪躁急則不能焚物而適以自焚焚而不已則死矣死而猶焚則棄絶無餘留

矣五如字皆狀其剛邪躁急之情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剛邪躁急之性一有所觸卽刻不能容此所以突如其來如也然突如之來卽挾焚死棄而來此則其所以无所容所以來之突如耳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麗於四則爲剛暴所陵故爲出涕沱若戚嗟若離爲目亦有心口象困於心而達於目則涕也涕而沱若則憂之甚矣困於心而達於口則嗟也戚而嗟若則戚之甚矣然五能以涕沱戚嗟之情麗上九則得上九陽剛之助而不爲九四所陵矣故吉也麗四則凶麗上則吉耳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四之剛暴非六五之柔所能制麗上九之剛則足以制四矣上九亦有麗五之情故以王公稱之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外無所麗則必內麗六五矣五又以柔中承之則必爲五用而成討四之功矣上九位乎極上則其明勝四麗五之尊則勢權亦勝四此所以有嘉美之功而折四之凶首也卦

之外離生於內離則四連九三之剛以爲醜類而四爲三之首三上正應故戒以獲匪其醜无咎九三陽剛過盛上九削平九四之暴亂則功高亦易於震主故不可獲陽剛過盛之九三是之謂獲匪其醜无咎耳若謂脅從罔治尙失爻義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之美全在能爲五用爲五所用則上九之剛正矣爲五用以討四之邪則九四亦正矣四正則兩離之全體皆正故曰以正邦也

離德在剛柔相麗而得中初九文明在下故爲履之錯然但

剛正而未中故必敬以麗二爲无咎六二以中正之柔麗上下之剛正故爲黃離之元吉九三過二之柔中則陽剛之發越太甚故爲日昃之離而有大耋之嗟也九四爲重離內麗之爻剛邪而麗陽剛過盛之九三則由內離之正而忽爲不正者故爲突如其來如而有焚死棄之凶也六五麗四則爲四所陵故以麗上九爲吉上九外無所麗則內麗六五之柔中故爲五所用而有嘉美之功然亦剛而未正故[illegible][illegible]三之過剛爲戒也八純卦內外如一故爻有進長之[illegible][illegible]無應與之義也

讀易錄卷九

周易下經

文安陳克緒註

[illegible]傅天秩校刊

咸

內止外悅止則無爲靜止無爲而爲物所悅則感德也無爲之感其感徧普故不曰感而曰咸咸皆也○陽卦終於艮陰卦終於兌然下艮上兌則陰陽終而復始重開交感之局矣咸所以承上經之終而開下經之首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情感則志通故亨然情感易涉於私感以私則情易阻感以正其情乃通故咸之亨利乎貞而咸之貞則在乎娶女咸之娶女也艮男先乎兌女君子之於物先其在我而物之感否不計也不計其感乃能無不感此娶女之所以吉也

彖曰咸感也

咸本訓皆故以感釋之然卦不名感而名咸者名爲感則偏感之義猶未見故以咸名之止則無心於感矣惟無心故悅之者徧普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兌柔卦、艮剛卦、兌上而艮下、則二氣交感而卦有亨通之德矣、止則無心於感、無心而爲物所悅、則其感貞矣、男先下女、則陽主而陰從、其取女亦貞矣、卦德無往而不亨、無往而不貞、象所以有亨利貞取女吉之義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兩間物事、皆以情爲聯絡、情之本始、則生於至一、以一化兩、然後相感之情、不能自已焉、天地以情感、然後陰陽和而萬物生、聖人以情感、然後上下和而民志暢、感者情也、而所感

則情之至一也、至一之情、乃天地萬物本然之情也、本然之情不可見、於其感時見之、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聖人之功、皆由情起、故推極其情而贊之、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體實、澤體虛、山上有澤而爲感、則君子以虛受而爲實感也、天下虛懷最能感物、不能虛受、豈能實感哉、

初六、咸其拇、

咸、皆也、萬物皆相感、乃謂之咸、初六應四、則專感九四一爻、其感甚狹、不足以爲感矣、初六有心爲感、而又卑下、故爲感其拇、拇、足大指也、感人以拇、事極可笑、乃羞吝無功之爻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感人以拇、事極可哂、而初之失、尤不僅在咸其拇也、初六有心感四、尤失無心爲感之義、故曰志在外、以有心之感而爲咸其拇、是則初六之失耳、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六二亦有心爲感者、在初之上、故爲咸其腓、六二本有中正之德、然有心爲感、則飾中正以爲感矣、飾中正於陽剛中正之九五、其凶必矣、故戒以居吉、居乎中正之實德、則不必有

意感五、而五無不感矣、此所以吉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五之所喜、中正之德也、居乎中正、則順五之志矣、焉有不感之害哉、果居正、則雖有專感之凶、亦無不感之害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九三應上六、亦專感一爻者、在二之上、故爲咸其股、二爲艮止成爻、則當偕初二兩爻、同歸於靜止、乃與初二同爲外應、則隨我之人、反爲我所隨矣、三若固執其隨而應上六、不亦吝乎、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本剛正、乃隨拇腓而亦不處、失其正矣、三尊於初與二、乃反隨初與二、趨乎卑下矣、失正而趨卑下、所以吝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在股之上、則心也、然其感已入外體而未中正、則心營於感矣、故戒以貞吉、然後悔亡、盡其在我而無市德之心、所謂貞也、不市德天下乃無不懷德、貞之所以吉也、四未中正、則其心必勞擾於所感矣、勞擾於感、必深慮其不感、深慮其不感、必益三思於所感、勞擾焦思、更無休息、故曰憧憧往來、

心既憧擾、則種種謀慮、愈引愈曲、種種情形、愈曲愈幻、一切幻想應念而來、故曰朋從爾思、然究之以幻心為幻感、其感亦卒歸於幻、而物莫之應也、亦徒為勞擾而已、此貞吉所以悔亡也、○四本心位、不言心者、失其心也、感之為德、向乎外、故亦無應初之義、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營於所感、無論感與不感、而心已為感所害、若貞吉而悔亡、則亦無論其必感、而心先未受感之害也、若憧憧往來、則心志譸張、已不能光大、未光大、即心之害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九五陽剛中正、則能為無心之感矣、得尊位而統臨群爻、則能徧感群下矣、然九五下向群爻、則情又不能及上、故戒以咸其脢、然後无悔、脢背肉也、上六居五之背、故曰脢、盛德之感、何有向背、有向有背、則所感必有偏私、無私之感、雖背不能遺也、故五之為感、必咸其脢、乃无偏感之悔耳、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爻位細微、故曰末、九五志不遺乎上六、故曰志末、然志末非有心為感也、惠物之情、無微不到耳、用情不遺於微末、

雖有心而實非私感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在卦極上、兌又為口、則咸其輔頰舌之象也、輔頰舌三者齊動、則其感倉惶急遽、較九四之勞擾尤苦、然亦無功也、上六柔正、而無實惠、故其象如此、

象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騰、飛騰也、輔頰舌齊動、故曰騰、騰口說以為感、則專尚虛辭、而無實惠矣、感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即此爻義也、

靜止而不求感、則其感徧普、卦所以不曰感而曰咸也、若逐爻相應、則求感於一人、失感德矣、故六爻有戒辭而無吉象、初六、應四而在極下、故爲咸其拇、乃吝而無功者也、六二進初而應五、飾感於陽剛中正之君、則凶矣、故象爲咸其腓、而以居乎靜正爲吉也、九三進二而應上、故爲咸其股、不能止柔而反隨柔情以應之、故亦羞吝而無功也、九四應初而爲感於外、故戒以貞吉悔亡、而其象則爲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乃勞擾而無功者也、九五陽剛中正、而統臨羣爻、不專感六二一爻矣、然尚不能徧及上六、故戒以咸其脢无悔、惠及微末、則咸脢矣、上六在上而無實惠以及人、則徒尚虛辭以求感也、故爲咸其輔頰舌、感乃人情之相與、故皆卽人身取象、內卦皆專感一爻、外卦則不專應一爻、尊卑之體勢然也、

恆䷟

遜乎理以爲動、則其動歷久而不敝、故其卦爲恆、又震巽皆陰陽始交之卦、震上巽下、則始交中猶是陰陽之正位、正道不以交感而遂變、亦恆義也、○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陰陽之立體也、下經首艮兌震巽之合體、陰陽之交感也、艮兌之咸、陰陽終而復始之交感、震巽之恆、則交感中默運之正道、此所以承上經而爲下經之首也、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恆則久而不敝、自是亨德、然亦必恆於正、然後亨、若恆於邪、則雖亨不能无咎也、故恆之亨而无咎、必利乎貞、貞然後所恆無往而不亨、故利有攸往也、震巽之卦在初爻、而恆卦之初四皆未中正、故有利貞之戒、初四前進則皆得中正、故爲利有攸往之象、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剛卦上、柔卦下、其義可久、雷風相與、其情可久、遜理之動、其動可久、六體之剛柔皆應、則其交可久、卦無往而非恆久義也、故名曰恆、○咸曰二氣感應以相與、恆曰雷風相與、艮兌以氣交、震巽以形成、下經首咸次恆之義、已見於此、

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道也者來往通達之路也恆于其道恆之所以亨亨之所以无咎亨而无咎所以利貞也然是道也卽天地交感之正理乃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者以此爲恆所以亨无咎而得貞正之利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震巽之初爻前往則皆中正利有攸往之義也然震巽初爻皆陰陽始交之卦始自何來巽由兌終以有此始震由艮終以有此始也震巽涵終以爲始則始交之中本末具足所以利有攸往也傳辭推原初四前進之義而溯其本義蘊尤爲精到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震巽之德皆在初爻最初之機緘乃眞精之本體爲主於物而不隨物以俱倣乃恆之所以爲恆者日月得此於天故曰得天而能久照四時得此爲變化故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得此以爲治道故曰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然是物也皆以兩化故爲天地萬物之情也咸之情感物而動之情也

恆之情本體之情也下經言情感之義故兩卦皆極贊情之體用分量最爲精到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動風散其變萬狀而德成於恆則萬變之中皆有不變之主宰故君子以之立不易方事變而方不變其所立者定也所立不易方德之所以恆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初六乃恆於柔邪者爲巽體陰爻巽之陰不與陽交而出乎陽之極下則浚剝陽剛之爻也故爲浚恆浚剝陽剛則凶矣而又恆而不已則貞乎凶矣貞固其浚恆之凶安所得利乎盡人之歡竭人之忠以是爲貞卽以是爲所往夫何利乎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浚恆祗求物極深之象曰始求深則浚恆之凶益明顯矣然曰始則無交於陽剛可知矣

九二悔亡

九二能恆其剛中之德矣恆乎剛中本吉亨之爻也但巽之剛柔不交而外卦之震又上起則剛中之恆德不能得五之應也故爲悔亡外雖無應而撫心亦復無疚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久乎正、或有膠滯之偏、久乎中、自然俯仰無怍矣、此所以悔亡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恆乎剛正者、然正而過中、則能剛而不能柔、似德而實非德也、故爲不恆其德、九三愈恆則愈膠固、膠固之見、與一廢百、故人承之以羞、承羞之人不能豫定、故曰或也、然膠固之見、皆由於守正不撓耳、九三陽剛、則堅其硜硜之守矣、故貞吝也、羞自外至、吝由內發、惟啟羞、故有吝、三非承羞、正不

自知其吝耳、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理趣淵深、自然心地活潑、膠固之見、未有不心地窄狹者、窄狹之心、未有不操之過蹙者、故以无所容狀三之心、最爲精切、

九四、田无禽、

九四剛邪而恆於動、乃悔吝之爻也、不言悔吝者、義見於田无禽也、四震動而入上體、則有飛騰之象、故曰禽、恆動而不已、則獵取禽也、故曰田、恆於剛邪、則一無所得也、故曰田无禽、四有禽象、然其實无禽也、雖田奚爲乎、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動而邪、則動必出乎位外、故曰非其位、動非其位、則位中必無所得、若久非其位、又安所得禽乎、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六五恆於柔中矣、柔中雖不及剛中之美、然柔則無固執之見、故特表其德之貞、但恆於柔中、則又偏於柔而無陽剛之氣、故又有婦人吉夫子凶之戒、恆乎柔中、於婦人則爲賢媛、於夫子則失剛德、夫子而失剛德、所以凶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五之爲吉爲凶、不在柔中而在乎恆、恆乎柔中、則一於柔而無剛矣、柔中之德、非從剛不能得中、恆於柔中、則一味從剛、乃從一而終之德也、婦人所以貞吉也、若夫子而爲從則從乎婦矣、爲制義之身而恆於從婦、剛柔反背、能勿凶乎、

上六、振恆、凶、

上六爲震動極爻、動乎外卦之極上、則發號施令之大動也、故有振象、以是爲恆、則變革不已矣、故爲振恆、振動非陽剛中正之德不能也、振動而恆、雖陽剛中正之德、不爲也、而上

六以陰柔爲之則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矣不凶何待乎
上六亦正然惟其恃正故恆於振而無忌也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振則大爲動作矣振而恆則動作而不已矣振恆而在上則決大謀定大計非尋常事功矣而以陰柔之才爲之所以大无功也
恆本美德然在六爻則不能無恆剛恆柔之偏惟得中之爻其失尚未甚耳故六爻有戒辭而無吉象初六爲巽主爻巽之陰陽不交初在極下則浚剝陽剛矣以剝陽爲恆故凶也

九二恆於剛中巽之陽亦不交陰則不與五應而其爲中也能剛而不能柔故僅无悔九三過中而恆於剛正則膠滯乎正故爲不恆其德而有羞吝九四恆於外動而失剛正之德故勢壞而無功六五恆於柔中中則不偏矣故爲恆其德貞然恆於柔中則從乎物之中非陽剛卓立之中也故又有婦人吉夫子凶之戒上六在卦極上而恆於大動德小而欲任重能勿凶乎巽之陰陽不交而震又上起故六爻無應與而專視所恆之德爲得失○巽震在卦則相與在爻則不應卦德與爻德異也

遯䷠
內靜止而外成於剛健石隱之象也卦體兩陰長乎內而四陽羣趨乎外亦皆遯之象故其卦爲遯
遯亨小利貞
遯則不可謂亨於遯求亨則亨卽在遯遯而能亨得遯之貞矣但遯之爲貞則不獨在大而尤在小當遯之時小事亦招大禍疏忽於小禍有中於不覺者矣卦有小人浸長之象故以小事之利貞爲君子戒惟小人浸長故小事利貞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遯之亨卽在遯然推極其量正不獨在隱逸也凡人身世所值無時不有遯機卽無時不以遯爲亨故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卦之二五以中正之剛應中正之柔故其義如此
小利貞浸而長也
小人浸長故小事尤當利貞人以小名其心地狹小也心地旣小則小不如意卽刻刻難忘不至於爲大難而不已故君子於小人尤當貞乎其小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之時不獨在遯世凡身世酬酢之地無時不有退藏遯之

義、不獨在辟難、凡作止語默、無事不有檢點、合時與義、皆見
學問之變化、故曰大矣哉、
彖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則非尋常往來之山矣、君子遯此、小人豈能得之、
天象有赫、山勢峻厲、所謂嚴也、止其健、則雖嚴不暴、所謂不
惡而嚴也、嚴則小人不敢肆、不惡則小人不能怨、不惡而嚴、
則雖日與小人接、而君子已遯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卦義以陽遯陰、然在六體、則陰爻亦有遯義、羣陽往遯、則上

爲首領、而初爲尾末、初爲遯尾、則遯不能早、而有災厲矣、然
初六之位既卑、則其遯亦正不必遠去、位既卑下、則非羣相
指目之人、安於卑下、則已遯矣、故亦勿用有攸往也、
彖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初既卑下、則已遯矣、又安往遯乎、初之厲、非在不往、在不能
晦迹耳、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正小人浸長之爻、二由初進、則羣陽遯矣、故戒以執之
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六二柔順乎陽、則牛也、柔順而中正、

則黃牛也、在初之外、則黃牛之革也、以柔順中正、縛執初六
之陰邪、則匪惟不陵陽、轉能承陽矣、二以柔順中正承陽、並
能制初六之陰邪、則羣陽之遯者不遯矣、故其美莫之勝說
也、說讀如字、
彖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初六陰邪在內、則邪志也、執初而用黃牛、則固執邪志而不
使之外發、卦之兩陰同體、則初即二之志耳、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三爲艮止成爻、不與外體連合、則處遯而有係懸之心矣、

故爲係遯、然內體之陰、與三無陰陽之和、則有疾而被陰之
厲矣、三在陰上、原有止陰之權、能止陰、則不爲陰厲、而羣陽
亦不復遯、故畜臣妾吉也、陰在下、故曰臣妾、
彖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情於兩陰、則陰之誘我誤我、不一而足矣、有不爲陰所憊
者哉、臣妾非不可用、但不可爲大事、故以畜止爲吉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九四入外體、與內體羣陰無關涉、則其遯從容、故爲好遯、然
不中正而承五、則又有負爵祿之象、故爲小人否、小人負位、

其始不遯、其後將欲遯而不能矣、卽使能遯、亦難萬全、不能好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惟其爲君子故其遯好、惟其爲小人故不能遯、穆生之酒醴申公白公猶昧之、況小人乎、君子之見幾、小人固不識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故其遯嘉美、嘉在中正、故曰貞吉、然九五之嘉非遠遯之嘉、乃在朝之嘉也、盛德之遯、何擇於地、天子不疑、大臣不忌、則堂陛之間、儘有泉石、故最嘉美、亦最正固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君子有萬物一體之懷、遯非其志也、遯於朝以待時、其志乃正耳、石隱之流、不足語此、

上九肥遯无不利、

上九退位去陰又最遠、則其遯綽綽有餘矣、故爲肥遯、身非斯世指名之人、則動靜皆不招時忌、故无不利、四陽盛滿、故其象爲肥、肉滿則身肥、德滿則遯肥、上九爻位、神明變化之象、故其美如此、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疑、忌也、動爲時忌、皆學問之累耳、上九之盛德、變化神奇、小人無所用其忌、此所以肥遯无不利也、

羣陽之遯、由於陰之浸長、初六不比陽、則無傷於陽、故亦有遯義、初六在下、故爲遯之尾、然在下則已遯矣、故亦勿用有攸往、六二則陰浸長矣、羣陽之遯、全由乎此、故六二不言遯而戒以執用黃牛之革、九三與兩陰同體、故爲係遯、爲艮止成爻、則當止陰之進、故戒以畜臣妾吉、九四遯乎外體、而與陰爻無關涉、故其遯最好、但爻未得正、故又有小人否之象、九五乃遯於朝者、故其遯最嘉美、上九亦未正、然四陽盛滿

則變化不拘之德也、以變化不拘之德而爲遯、則綽然有餘矣、故爲肥遯、无不利、四陽皆避陰而去、則兩體不相應、故無應與、有應與則非遯矣、

大壯䷡

健以動其德壯四陽連體而進其勢壯陽體本大而又乘壯大之勢故爲大壯

大壯利貞

盛陽健進而外乘得中得正之柔則剛而不暴其進正矣陽剛非乘以中正之柔德則不可壯亦不能壯也故卽以大壯之貞爲大壯之戒壯以貞故利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陽體大於陰四陽又連倂爲一則大者壯矣而又乘剛以爲

動之德卦所以爲大壯也然不曰健以動而曰剛以動則氣質用事之義存其中矣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天之純陽內發地之兩陰耦承地承天之半而體不偏邪爻不夾雜則正大之德充塞兩間之象也六體合而成正大之象而六體之合天地兩相與則天地以正大之情相與也卦原有正大之德彖所以有利貞之戒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動以天也本天而動則以天理爲步趨履乎禮之象也大壯剛猛天象威嚴禮貴和而不貴剛嚴禮而剛嚴則似禮而非禮故君子弗履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卦之羣陽皆忌躁進而初尤甚初在下故爲壯于趾初壯進則有喪陽之凶矣然初九有大壯之情則必不甘於羣陽之後故其征雖凶而初九之必征則斷然有可信者○咸之初感於前故爲拇大壯之初用力於後故爲趾拇前而趾後亦拇弱而趾强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恥居人後之念在學問爲智勇在氣質則爲忿爭初九以一人之剛爭勝於羣剛則其所孚者卽其所以必窮者也

九二貞吉

九二剛中中則養於初而裕於三其壯不躁矣壯於中而不躁則貞固其剛中之德所以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貞固其剛壯之中則似是之非不能亂所以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陽剛旣壯而又重剛過中則剛躁之性不可抑遏矣故

爲小人用壯然三與外卦分體而猶能正則亦有不恃壯之情故又有君子用罔之象罔迴旋不前也象辭止此下皆戒辭三若貞固其用壯之心則必有羝羊觸藩羸其角之厲矣三有外躁之性則羊也躁而進則羝羊也九四剛蔽其前則藩也惡三之躁則必羸制其角矣躁進則受制於四故君子不用壯而用罔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恃血氣之剛而不度物理故用壯君子有壯力而不恃壯故用罔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九四前無陽剛之阻而內乘得中得正之剛則足以壯進矣故爲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但爻未中正故首以貞吉悔亡戒之貞內體得中得正之天德然後有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之吉而無躁進之悔也六五體坼故爲藩決不羸乾體圓而健於動故爲大輿四與乾連接故爲輪輿間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之能壯進在貞乎內體之乾德然非外遇陰柔則仍以不進爲貞非以壯于大輿之輹爲貞矣故專釋藩決不羸之義惟六五之藩自決故四以往爲貴尚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六五前臨陰柔其進甚易然柔而未剛不能壯進則喪羊于易進之地矣故曰喪羊于易然五既無剛壯之才德進則必有羸角之厲故雖喪羊于易而无悔也五在羣剛之上有兌象故爲羊失在內之剛德故爲喪陽易作容易作疆易皆通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陽位而處以陰柔故曰位不當陰柔則失陽剛之德羊所以喪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上六壯於卦之最前故亦有羝羊之象上六之外本無藩然無剛進之才卽已藩矣故亦有觸藩之象在卦極外則有不能退之情無剛進之德則又不能直遂而前欲進無功欲退不能故无攸利也然上六之不利以其柔耳能爲剛則利矣以柔爲剛情事皆艱上六非剛不爲功故艱則吉也大壯全體有兌象故爲羊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審理未精則常處於窮故上六之不

能退不能遂皆不詳於事理使然也上六能爲艱則理以帥氣氣以任事其始雖有不能退遂之咎其終必能剛進故咎不長也

大壯羣陽皆忌躁進而內體尤甚若兩陰則皆宜剛進矣初九壯進則有陵陽剛之凶九二剛中不躁故得貞而吉九三剛壯過甚進則爲四所制故小人用壯而君子用罔也九四易於剛進矣然必以內貞乾天之德爲吉也六五無剛壯之失而亦處易進之位但柔而未剛則不能壯進耳然退居上六之後則未能有功而亦無過也上六則壯乎前矣然無壯

進之才德則不甘自退而又不能有功故无攸利也諸爻皆壯於前進則無反顧之情矣故六爻無應與○觀遯之六爻可以識遯時養晦之道觀大壯六爻可以識審時用世之道用舍行藏二卦可以盡其概矣

晉☷☲

順而麗乎上其麗也由柔卑而爲文明於五則進而得君之象也卦德卦體皆有進得乎尊之義進而得尊之謂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卦以柔進乎尊爲義然柔以孤陰安然而進乎尊位則全由九四之陽剛能統在下之羣柔順以承五耳故四爲康安天下之侯五之安康由於四故五用錫馬蕃庶之厚禮爲晝日三接之情誼以寵四也坤順乎下則爲牛進臨剛上則反牛而爲馬坤爲衆故其馬蕃庶九四統臨乎坤則錫以蕃庶之

馬也離在地上則晝日也五以三陰承四下則晝日三接也

彖曰晉進也

晉乃進而得尊之義得乎尊乃可進卦之柔進而得五剛亦進而得四剛柔皆進乎尊故曰進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則尊者居照臨之位六五有焉順而麗乎大明則卑者有光弼之功九四有焉柔進而上行則五之權不下移而四之剛不震主皆見矣此四所以爲康侯安天下之侯而五

所以有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榮寵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離明出坤地之上則明德昭著之象然德必純壹乎內乃能昭著乎外坤之純德內蘊則明非外假故曰自昭明德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卦之羣陰皆宜晉五初六與五一德則有進及乎五之情矣故曰晉如但初之應在四晉五則必爲四傷故其晉摧如也摧如則又以不晉爲正故以貞吉戒之初爲四摧則罔孚於五罔孚而往則有咎矣若寬裕以待五之求則得五而不爲

四傷又何咎乎初六義本當晉但當待時而晉耳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不應四而晉五則不亂於剛邪故曰獨行正既以晉五爲正而猶以裕待六五爲无咎者未受六五之命耳當晉而躁於晉亦學問之累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二五正應而爲四所蔽故其晉雖不爲四摧而亦愁如也然五方下求同德故以貞吉戒之復以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明之不貧緣於四而志專於五則二之貞也六五大庇乎二之曰介福六五陰柔故曰王母然介福而曰受茲則非受於五而受於中正之貞德矣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福輔也天地淸淑之氣聚則爲中正之賢德散則爲物産之精英而用之則存乎勢位然皆輔助德性之物也機緘本屬一原故介福非中正之德不能受也

六三衆允悔亡

六三之晉乎五必出四進三承四下與四爲暱故必衆允乃能亡誤晉之悔也允信也初二皆以晉五爲志三雖承四而

志實在五則與初二同志矣此所以衆允所以悔亡也坤爲衆故曰衆衆允則其志坦白矣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雖爲四臨而志實踰四而上乎五故曰志上行既爲四臨則顯與四抗亦非所以自處故三之爲道在乎志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九四在全卦則統羣爻而順以承五故爲康侯在六爻則剛邪而竊位故爲鼫鼠四若貞固其鼫鼠之晉則以孤陽而取惡於上下之羣陰必危厲矣鼫鼠田鼠也五與內坤一體則

士也四穴五下而竊位則鼫鼠象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剛邪故曰位不當懷邪犯衆而又貞之能勿凶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乃晉賢之君也迎合羣柔之晉志則賢才輻湊矣故悔亡然鼫鼠亦五所晉則其晉失矣若晉中正之六二則其晉得矣六五勿憂所晉之失得而惟以往晉羣賢爲吉足於晉即足於簡擢也二遠五故曰往往則兼及初與三故无不利君道莫美於晉賢賢餘於位國事焉往而不利乎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不計失得而一意搜羅則賢才聚於所好而國家有賢才衆多之慶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上九陽剛而在五之上則不晉於五下與三應則欲晉六三三在內體之末則羣晉之一角也故爲晉其角然三暱四而不應上上非剛武以臨之不能得三也故戒以維用伐邑厲吉三本上九之臣而暱於鼫鼠故伐三雖厲而无咎但三於羣陰非中正之爻而又僅爲羣爻之一角上九厲以伐之而僅得此則其晉雖貞而亦厲耳坤有邑象離有兵戈象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所晉僅在一邑則已吝矣而其爲晉也又出於剛武則尤失晉賢之道然上九之晉則固非伐不可也於禮聘之道有未逮焉故曰道未光
晉卦之美在以柔進而羣爻即皆以柔晉爲義初六晉則爲四所據而不能及五故宜柔緩以待五之求六二柔而中正五之所同德也故雖有四之蔽而終受五之福六三之晉暱乎四矣故必與初二同志於五然後悔亡九四據羣爻於下

而於五又失柔晉之義故爲竊位之鼫鼠六五以柔中晉羣爻晉賢莫切於柔柔則情文兼至而亦可以得賢德之輔故往吉无不利上九不能以柔晉而所晉又狹則羞吝之爻也至其不能晉賢於五更無論矣總之羣賢之晉與人主之晉賢皆以柔爲貴羣爻之得失皆由此生也

明夷䷣

內明外順、藏明而不忤於世之象、藏明則明不外照、其明傷矣、故其卦爲明夷、

明夷、利艱貞、

明有夷傷、則正道毀於此、而守正其正甚艱、然明夷而爲不正、則其凶益甚、故其貞雖艱、而仍以艱貞爲利、不因傷正而爲不正、乃所謂正耳、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陽德之發皇、惟離明最美、然明非居高不能照、明在地下、則

明揜而無功、故其明有夷傷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此釋艱貞義也、內藏文明而外用柔順、則其爲文明、亦極艱矣、然處大難之文明、則正以柔順爲貞正、大難雖艱、而蒙大難之文明自正、文王於紂、盡此二語、故曰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此釋艱貞之所爲利也、晦其明、則難在內矣、然不能用晦、亦正因不明之故、晦其明、乃正善用其明耳、故曰能正其志、晦其明、則不招時忌、能正其志、則無損於明、此艱貞之所以利也、箕子之於紂、盡此數語、故曰箕子以之、○明夷之時勢極難處、故以文王箕子實之、所以示利艱貞之法則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夷之義、尋常酬酢皆有之、時當用晦、即以晦爲明、明察過甚、反成瘖眛、故君子之莅衆、以用晦爲明、所莅既衆、則有不必苛察者矣、坤爲衆、內離照之故爲莅衆、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傷明之爻在上六、上六去初極高、上故初九之明夷、爲夷于飛、夷于飛則不能高騫、故爲垂其翼、于飛垂翼、則義當速去、

速去則有見幾之明、故稱君子、傷乎內以去、故爲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去猶被在外之傷、故爲有攸往、主人有言、離有口象、自口入者爲食、自口出者爲言、傷於極內、故爲不食、傷於外至、故有責言、離日得太陽之九數、初九一爻、得三之一、故爲三日、主人謂六二、離德陰陽相麗、故初有主乎二之情、主於二則逗留矣、六二明哲、尤勝初九、故責其逗留也、爻義辭緊不殺、然祇義當速去、不可逗留耳、○初應四、四乃初騫舉之翼也、上六傷之、故爲垂翼、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出仕貴用審知幾貴用速君子難進而易退亦義在則然耳
明夷之幾既著而討行李諫資斧明決之義安在哉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進乎初則不能早行而被傷矣被不能行之傷故爲傷股股肱之用皆尚右上六不應二故傷左股然二因不行而被傷則避傷卽在壯於行股傷故以用拯馬壯爲吉也二在剛動之上故有馬壯之象二責初而又拯於初義象不相拘泥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被災之故卽避災之方災在遲於行則免災卽在乎速行轉移之機一轉卽順故曰順以則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三應夷明之上六上六陰柔失位九三剛正爲離之成爻則三之明不夷於上轉爲用明而傷上六矣故爲夷于南狩離位正南上六在卦極上有禽象處卦之終有冬狩象上六爲三所傷故爲明夷于南狩也上六爲明夷主爻故曰大首三之剛正文明能制上六之柔暗故能得其大首但九三重剛過中故戒以疾上六之心不可固執不疾貞乃爲弔伐之師耳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離明之德徧照天下九三不爲上六所制而轉能制上六則天下之明皆無所傷故其志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四入外卦而與上六同體則上六之宗臣也然與上六尙隔一位則宗室之遠臣也爲宗室遠臣則義當留此身以有待故爲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坤爲腹四入坤體故爲入腹然四之入腹求得其情以免禍非與上六同德也

則入腹而實與之相左故爲入于左腹入腹則獲其心意不爲所忌可以脫然遠去矣故爲于出門庭四入外體有出門庭象四之入腹全爲出門庭地耳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非獲心意則雖出門庭亦難保無傷四所以必求入于左腹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四五皆宗臣而五尤切近上六所處尤難故六五之明夷似箕子五位尊則宗臣中之重臣也係爻師之重而關存亡之

大、則義不可爲比干之死、又不可爲微子之出門庭、故以佯狂爲貞、卽以作狂之貞爲利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明可藏而不可息、箕子之貞、貞在藏明而不息其明耳、觀四五兩爻、而微箕之義可識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六爲夷明主爻、夷明之權當在五、不稱其君、則五非其位、一味驕亢、故極乎最上也、然明哲之士、人主所倚賴、夷人之明、正自傷其明耳、故上六不明晦、曰不明、復曰晦、則昏昧極

矣、然當其摧折賢哲、天下莫能與之爭、則登于天也、卒之暗昧昏蔽、死亡不保、則入于地矣、以登天而入地、不亦惜哉、位極天位之上、故曰登天、爲三所得、則亡於坤地之下、故曰入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非有照天下之位、亦不能傷天下之明、方其登天、固照四國矣、然傷人之明、正所以自傷其明、明盡而敗亡隨之、失所據矣、故曰失則、

夷明之爻在上六、驕亢而不君、卦中遂無其位、自五以下、皆爲上所傷之爻也、初九去上最遠、故爲于飛垂翼、而義當速去、六二去之不早、故被其傷、傷在優柔不果、故義當壯于行、九三與上六應、剛正而得離之尊位、則能制陰柔失位之命、故轉爲夷上六之爻、六四與上六同體、則上六之宗臣也、然尚隔一位、則宗臣中遠臣也、遠臣則當去、故以入左腹而出門庭、六五位尊而近上六、則宗臣中重臣也、重臣則宜留、故五以佯狂而爲貞、上六則夷人之明者、夷人之明、正所以自夷其明、故卒至滅亡也、羣爻皆爲上六所夷、故皆視上六以爲義、不各爲應與也、

家人䷤

內麗外入、麗乎內者爲外所入、則婦歸夫家之象也、離巽又皆陰卦、則婦人聚處之象矣、故其卦爲家人、

家人利女貞、

卦爲家人、則道在婦女、婦女之義、柔正爲貴、而柔正之道、非惟婦女也、丈夫之於家亦然、故不曰女利貞、而曰利女貞、以恩誼相接、則婦女之柔道也、恩誼而出之以正、然後情不流而義不乖、齊家之道、盡乎此矣、卦自五以下、諸爻皆正、上雖不正、而皆承以正、乃所謂貞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卦以剛正立基、中四爻皆陽倡陰隨、而又各得爻位之正、則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之象也、天下之人、男女盡之矣、男女旣正、天下復何事乎、故曰天地之大義、得天地之大義、乃可以謂家人、卦所以名爲家人也、暢足卦名之義、極爲精密、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此暢足貞義也、九五尊而在上、則君也、陽剛則嚴君也、在國爲嚴君、在家卽爲父母、爻祇一爻、位祇一位、君親非兩、忠孝合一、家國之通、合下皆備、是謂家人之貞耳、若第言事父母、尙未滿貞之量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暢足利貞義也、父上最尊、父父也、子下最卑、子子也、五兄三弟、皆得剛正、兄兄弟弟也、亦卽夫夫也、二四皆得柔正以從剛、婦婦也、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位、則家道正矣、天下者家之積也、家道正、則所以正天下者、無餘量、貞之所爲利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風自火出、熱蒸之氣、勃不可遏、則家道興矣、然有所以興之者、則有物有恆之言行是也、言行之外、無餘身、有物則言皆

至理、有恆則行皆貞一、正家之本也、以有物有恆之言行正家、則家道蒸蒸、勢如風火矣、風動則有聲、故爲言、外風發於火之明、則有物象也、火德發爲風、故爲行、火續以風、則有恆象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爲家人之始、凡事之始、以防微爲要、涓涓不防、遂成江河、能閑乃能有家、不閑則家非其家矣、閑之於始、故悔亡、於終、初九剛正、故其象爲閑、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家人之初、乃婦之始至、婦之始至、莫不虛心以觀丈夫之意向、而無一定之成心也、閑之於此、最易爲力、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靜中正、乃婦道之最美者、自柔靜言、則相夫無成心、故曰无攸遂、自中正言、則盡職於壼內、故曰在中饋、婦德婦功、皆盡乎此、故貞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巽入也、入理之謂巽、无攸遂、能順夫矣、然有相夫之道在、在中饋、能順職矣、然有勤儉之道在、若能順而不能入理、亦非

賢婦、故六二之吉、在順以巽、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九三剛正、則以剛嚴爲治家之正者、然三爲內體成爻、家道既成、而猶以剛嚴爲正、則必成於婦子嘻嘻者也、故以剛嚴爲正也、然於嘻嘻而用剛、則家人必嗃嗃而生怨、卽九三亦必悔防閑之不早矣、但嘻嘻之風、正非剛嚴不能振、故仍以厲爲吉、若聽其嘻嘻、則狎褻日甚、有不終歸於吝者乎、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雖傷於恩、而家道猶頼以不墜、故曰未失、若終於嘻嘻、則益

無節甚矣、無節之家、其流伊胡底乎、

六四、富家大吉、

家人之道在壼內、故正家之義、皆備於內三爻、而外卦四五、則皆家正之效也、德正於內、則業成於外、而業則莫大於富貴、但剛不謀富、柔不謀貴、六四柔正、則業成於富、由柔正而致富、則相夫之業盛矣、故不徒吉而大吉也、四爲巽入主爻、巽利市三倍、故有富家之象、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由邪致富、富轉致凶、惟順位中之義、以爲理所以能富、富所

以大吉耳、順在位、盡致富之方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家人而得九五之尊、則聯姻帝室也、故爲王假有家、王、王姬、假、至也、王姬至而五有家、九五一爻、兼王姬帝甥兩象也、然聯姻帝室、庸愚之所喜、而明哲之所憂、憂其挾貴而驕耳、而九五中正、則德婦也、故勿恤其驕、而無不吉、○內卦文明而正、故在外之效、四富而五貴、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九五一爻、兼王姬帝甥兩象、故以交相愛釋之、交相愛則生

民之始萬化之原皆正矣是之謂有家耳

上九有孚威如吉

上九尊乎極上則一家之則效也自五以下剛柔皆承之以正故有孚但上九未能中正故以威如戒之威威儀也有威儀可象然後一家有覩感此所以有孚而吉也爻在卦外故以外見之儀爲象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反身者威儀之本也自治嚴切自然氣象嚴肅情欲無介於儀容燕私不形於動静此言有物行有恒之實德也故曰反身

家人之義不取應與一家之人皆相酬酢也家人之義在壼內故內卦爲治家之道外卦則家正之道也但爻以陰柔爲持家之婦陽剛爲治家之夫耳初九乃治家之始故道在防閑不防閑不能有家也六二中正有相夫藎職之貞故吉九三剛正則疏防於始而以剛正救弊者也故以厲爲吉正家之義備於內三爻其外卦則家正之效也陰柔之業成於富故六四爲富家之大吉陽剛之業成於貴故九五爲聯姻帝室之吉上九則一家之長也故有孚在卦之外而未中正故

戒以儀型之不忒

睽䷥

悅而麗乎外則悅皆附麗之形色不根心內外不相符合而兌又陰悅陽而下向離亦陰麗陽而上行兩體之情內外乖異而不合故其卦爲睽

睽小事吉

卦雖兩相乖異然以悅爲麗則其情猶未大決絕故有小事吉之義兌之陰與內體之兩陽相悅離之陰與外體之兩陽相麗則陰陽猶相助以爲理但兩體之情不符合則規模小

耳而兩卦又皆陰爻用事此所以爲小事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坤陰上交乎乾而成離故火動而上行坎陽下交乎陰而成兌故澤動而下降離兌之卦皆以陰畫爲義故又取象於二女二女之卦合體於一故曰同居然離火上兌澤下則不同行矣以卦象釋卦名義而卦德卦義及彖義皆包蘊其中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睽之爲義以合睽爲貴而合睽則自小事始傳借小事吉以明睽之所以合也悅而麗乎明則卦德可合柔進而上行則內柔通乎外柔而爻德可合得中而應乎剛則尊卑可合小事如此安有不吉者乎以合睽釋小事吉之義與彖辭迥不相同然正相足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承上文而遂言合睽之義凡合莫不始於睽不有睽也其何以合睽正所以爲合也天地睽而求合之事同男女睽而求合之志通萬物睽而求合之事各以類從凡兩間物事當其睽時皆將用之以爲合也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一卦之中火上行澤下降則同中有異之象也不異不足爲君子不同亦不足爲君子分同分異仍不足爲君子於其由之常已極聖人之神化而不可攀躋是爲同而異之君子耳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初爲卦始其睽未甚初九得正故能合四之睽而悔亡而所以悔亡則在喪馬勿逐見惡人也九四睽初則初不能往通乎四故爲喪馬初雖喪馬而仍勿逐求乎四則見睽不睽矣四之睽初本淺初見睽不睽則四亦無所用其睽而自復初

之馬矣初因馬之復而往見四則情通而睽合矣九四剛邪故爲惡人天下非禮之人惟禮讓可以已之勿逐見惡人盡情盡禮乃合睽之善道也故无咎无咎故悔亡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絶物過峻亦學術之累也初九以見惡人合四之睽非爲四也自避其咎而已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九二與五剛柔相應本無所睽睽由於九四之蔽耳二爲四蔽則無意應五而志在合三矣於合三之時而忽得六五之

應故曰遇遇五於合三則所遇極曲折故曰于巷二之遇五既曲折則迹若詭遇矣然得之意外非貪緣於意中故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巷非登庸之地然二無貪緣之邪志則巷又未始不可爲登庸地也故曰未失道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六三本應上九然爲二四所爭則睽生矣四在前而曳三之輿二在後而掣三之牛前後相爭而不得則四傷三於上而天其髮二亦傷三於下而劓其鼻天且劓則无初矣然天髮則首濕而不累於四鼻劓則鼻濕而不累於二二四兩無所累而三乃得從容以應上九矣故有終三在剛動之上故爲輿三本陰柔故爲牛傷於上故爲天髮耦而向下則鼻也傷於下故爲劓鼻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惟其爲牛故其輿易曳而二之掣不待言矣三之柔不當乎位之剛故爲二四所掣曳也若遇上九之剛則不爲二四所累矣故无初而能有終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以剛邪而爲睽其睽過甚而睽孤矣然猶幸初九不逐求其馬而又來見之故四雖睽孤而猶能遇初之元夫也當睽孤無與之時而忽得極情盡禮之初九則其交初必相契孚矣由剛邪而致睽孤則四有危厲乃其交能孚初九則終能无咎也應初九故稱元九四失正故婦四而夫初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之蔽二陵三原欲求合其睽耳至於孚初九則其心亦恬然安靜而不復有蔽二陵三之咎矣志行故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六五柔中原無睽物之悔故悔亡悔亡而有睽則九四敵二五之應也然二方求合而未得故爲厥宗噬膚往何咎宗主也陰常以陽爲主故五以二爲宗二之柔在三外則三之膚也二剸三則噬膚也然二之噬三欲合睽於柔而未得耳五以柔中往則迎合二之志矣安有不合之睽乎故曰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二既噬三則孤而無與五往應之則四不能敵而二喜出望外卽五亦得之意中故曰往有慶共喜之謂慶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凡剛邪之爻皆有睽孤之象而上九之睽孤則疑之所致也上與三應上見三之曳掣於二四遂疑三之睽己故爲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三爲兌澤成爻而在四下有泥塗象上九惡而鄙之故視三爲豕負塗三在二上則車也離火不正則能死物上九明極生暗而以死機視三則鬼也三乘車而來則載鬼一車矣疑三爲鬼故張弧以射之離有弓矢象故爲桃弧然至六三天剸而後上始知三非爲寇乃欲合己之睽而爲婚媾耳故後脫其弧也然上九之疑雖釋而三上之睽猶不能合惟往應六三而得陰陽之和乃能合三上之睽而吉耳陰陽和則爲雨三爲兌澤成爻亦雨象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忽疑爲豕旋疑爲鬼終疑爲寇羣疑種種睽豈能合往而遇雨然後坦然不疑而得合睽之吉耳

睽正所以爲合故六爻皆以合睽爲義而睽則生於外體之剛邪也初九剛正雖遇九四之剛邪而終能以禮讓合之九二之睽亦由於四然六五能下求乎二故爲遇主于巷六三欲乘輿以應上而爲二四所挾故有睽然髮天鼻劓而後上

九亦疑釋而來矣故雖无初而有終九四剛邪陵物羣爻之睽皆由四生故其睽最孤特幸遇初九之元夫故能合睽而无咎耳六五不與物睽故悔亡而九二又急求合睽故往應九二而无咎上九剛邪故其睽亦孤然上乃因疑致睽者故疑釋然後能合其睽也○君子於物有所怒而無所睽故六爻皆以合睽爲義

蹇䷦

內止外險止乎險內而不能出故爲蹇蹇足不行也○承坎之卦凡八而陽卦甚於陰卦陽剛則與險爭不如陰柔之安分也陽卦之承坎凡四惟艮爲甚止乎險內而不能出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止乎險而不出之謂蹇然不能出險者並不能處險也處險之道在視其所以爲蹇者翻轉之而已險在東北則艮止在西南則得坤順順險之理卽處險之方故利西南不利東北然西南之利在以平險爲處險耳故其利在見大人大人以陽剛中正之德處險之中而能出之於艮止之外見乎此所以利也若不能見中正之德而徒見其剛則平險正爲險所陷安所得吉乎故以貞吉戒之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此卽平蹇以釋卦名義也爲險所止則蹇成以止馭險則蹇平兩者判於所見而決於所能凡不能馭蹇者皆昧於見險者也故見險而能止者有智德焉君子有智德天下所以不妨有蹇也傳義遇乎險而能止正彖辭大人之德也○得止卽智失止卽愚以止馭險卽得止爲險所止卽失止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之利西南利在得坤之順然坎本坤體坤涵剛中則爲坎僅得坤順則尚未入坎之扃得坤體之剛中然後坎險之底蘊無遁形故西南之利不曰往得順而曰往得中也東北艮止陽剛止則無馭蹇之德故曰其道窮也大人卽陽剛中正之德見之則足以平蹇故曰往有功也剛中之貞德無位固能自平其險得位則能平天下之險故曰以正邦也蹇成於坎險而出蹇仍以坎之剛中爲用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大抵平蹇之義在往得順理之剛中而已下皆反覆暢足之耳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聳水下流山上有水反身之象也山高燥水滋潤山上有水則以水潤燥修德之象也反身修德御蹇之妙方也蹇乎外者反乎內夫何蹇乎

初六往蹇來譽

蹇之險在前則內卦皆宜靜止初六應四則入險靜止則見險而能止故往則蹇而來則獲譽也柔邪能見險而止其德嘉美故有譽不往卽來對往而言故曰來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蹇有平蹇之君在上、而初又往蹇而來譽、則益宜修德以俟之矣、故曰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乃利見大人之爻也、應五、故曰王臣、九五任天下之大蹇、而二以一人應之、則其蹇重疊矣、故有蹇蹇之象、然二有中正之柔德、非不足以助五而平蹇、則其蹇蹇也、特因蹇之重大、而非德之不足也、故以匪躬之故明之、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於蹇而有所蹇、則其人之才德可知矣、惟二之蹇蹇、則以一手一足援天下之大蹇、而非才德之不足也、故雖蹇蹇而不可以才德之不足尤之、

九三、往蹇來反、

九三外往、則遇四之險、反乎內、則剛正得柔中之助、故宜來反乎內也、不言譽者、九三剛正、來反固其所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二方寡助、而三之剛正、又能為二之助、故二喜之、二喜之、則三益宜來反矣、

六四、往蹇來連、

六四、柔正而承五、然有陷德、承五則益滋九五之蹇、而往有蹇矣、惟內連九三、則得剛正之止德、乃能承五以平蹇耳、故戒以來連、三四分體、故以連言之、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當承五之位、而無平蹇之實德、連三之剛正、則六四不復陰虛矣、故曰當位實、象未言承五之義、故以當位言之、

九五、大蹇朋來、

九五任天下之蹇、故其蹇獨大、然六二應五、六四連三以承

五、上六亦復利見五、凡得中得正之爻、皆趨乎五、故曰朋來、爻以德聚、故稱朋、朋來、則可以平大蹇矣、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陽剛中正之德、自能中平蹇之款竅、羣爻所以輻湊而來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亦柔正、然處蹇極爻、而無平蹇之實德、則無往而不蹇矣、故亦有往蹇之象、若來乎內、而應剛正之九三、則得艮止之德矣、故曰來碩、吉碩、實大也、剛正而能止、故曰碩、上六能得九三之剛正、則亦不復陷五、而能佐五以平蹇矣、故利見

九五之大人爻義與六四略同但辭意加詳耳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志在內體之剛正則變坎陷之德而得剛正之止來碩所以吉也從乎九五則能以得止之柔正佐五而平蹇見大人所以利也

蹇以平蹇爲義而平蹇之德貴陽剛平蹇之功在九五九五乃大人貞吉之爻故羣爻皆以趣五爲義初亦柔邪而不應五故往則有蹇而來則靜止而得不入蹇之譽矣六二以中正之柔應中正之剛則亦可以佐五而平蹇但五之蹇大故

二之蹇重疊九三剛正而能止然不與五應則宜比二而修剛柔交濟之德耳六四以柔正承五然有陷德則不能平蹇必得九三剛正之止德乃能承五以平蹇耳九五苟天下之蹇故其蹇獨大然陽剛中正而得位則羣爻所利見也故蹇大而朋亦來上六以柔正佐五然亦有陷德故亦必應九三之剛正乃能佐五以平蹇也六爻有應有不應有以承比爲義皆卦義使然耳

解䷧

動而出乎險外則其險解散故其卦爲解解與渙相似但渙以巽散陰解則以陽震陰巽柔緩而震剛速耳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順陰之所以爲邪者而批竅導款以震之則陰邪無不解散矣至順莫如坤陽究坤下則爲震入坤之中則爲坎究坤入坤則坎之陰邪震之震驚皆無匿情卽震之所以震驚陰邪者莫不悉其委曲矣此西南所以利也未得坤順則宜往西南旣得坤順則所震先在內坎之陰邪故曰无所往其來復

吉然內邪既解則外邪亦不容緩故曰有攸往夙吉審機貴柔順發機貴神速而其施功則必先內而後外是則解之道也震之主爻在內來震內坎故曰復震乃日出之位陽在初故曰夙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險以動則處險而能動也動而免乎險則破險而出也能破險則其險解散矣故其卦爲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凡震之所以動坎之所以陷並坎陷之所以解莫不於坤順
得之故曰往得衆也得剛之中則陰邪解矣故曰乃得中也
夙則機警故曰往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造物生機非解不和雷動然後陰陽和陰陽和然後雨作雷
雨交作然後百果草木皆破其孚甲而生機勃發焉物之始
皆自解生故曰解之時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者天之怒機雨則陰陽和氣之所生也雷作而雨亦作則

聖人震怒而天下有過思改有罪思悔之象也改悔之機小
人之解志君子之所喜也卦德爲解故曰赦過宥罪○赦過
宥罪仁人之心而非盛德之事然在解時則盛德事也
初六无咎
初六本陷陽之爻然在解則不復爲陷而以柔承陽矣能承
陽故无陰邪之咎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際交接也接剛於下柔之義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剛中則能解羣陰之邪矣乘初比三而應五故爲田獲
三狐而三狐尤以獲五爲要故爲得黃矢貞吉九二羅致羣
陰故爲田三陰皆邪故爲狐五之邪爲二所解則五之中德
正直故爲黃矢羣陰恃五而爲邪六五正直則羣邪自解一
正君而國定矣貞之所以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不剛不足以制柔不中不足以爲剛剛中而不得五亦不足
以行其中道九二之貞貞在剛中而應五故曰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初三五皆狐也而三爲甚驕二而媚四故爲負且乘媚四而
竊其柄則負也履二而驕其上則乘也負乘二四而解上六
則必爲上六所誅故曰致寇至上六得正而三視爲寇所以
爲狐邪也三若貞固負乘而不變不亦吝乎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負且乘狐情狐景醜態宛然變寇而曰戎當其罪也戎由自
致而無可歸咎則既受誅討又被惡名雖凶而又誰咎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九四剛邪則不能解羣陰之邪而僅解初六之邪故曰解而

拇四若欲成解功非剛中不能故必九二之朋至乃能有孚於解功也二四同德故曰朋初在下而向前故曰拇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本剛德但用剛未正故僅解初之拇不稱其職故曰未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與羣狐相契故戒以君子維有解吉而其象則爲有孚于小人也五之邪在孚小人而其吉亦正在孚小人孚則言易入而解功易成也六五失德故戒辭不曰君而曰君子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有解小人之德則不必退小人而小人自退有解所以吉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上六得正而在五外故稱公所以别於狐也然公之實則在射隼于高墉之上三在下卦之上而肆其很鷙則隼也踞九二之上則高墉也三之邪與上六之正不應故上六射之上六之正勝三居高則又得勢故能獲三獲三則二四之害皆解故无不利上六得正則能直三在坎爲弓輪故有射象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爻之陰邪六三爲甚三之陰邪除則羣狐皆易解矣二雖獲三然亦不易爲力惟上六制之較易故解悖之爻屬之上六也

在全卦則以震之陽剛解坎之陰邪在六爻則四之德不及二而二又能入陰之中故解功在二而不在四初六能承二下則陰邪自解故无咎九二剛中能解承乘應與之陰邪故爲田獲三狐然三狐皆倚五以爲邪故二以得黃矢爲貞吉六三陰邪特甚媚四陵二而解上故致上六之詩九四剛而未正故但能解初之邪非得二之中不能爲解功也六五柔

中而有孚於小人之志則持乎兩可之中非不偏不倚之中也故戒以維有解吉上六得正而與三之陰邪解散故能制三之邪而无不利六爻有應有不應皆爻德使然耳○卦之邪惡全在陰柔千古柔情最難割棄一切聲色貨利皆險機也耳目官骸皆險器也惟剛中之德爲能制其欲而絕其私故解功獨在九二也

損䷨

悅德外發而遇止則其情虧損矣卦爲二少之合而無陽下陰上之交感則陰陽不和而兌爲陰損陽之卦艮爲陽損陰之卦矣又卦凡三陽三陰而三陽則損一爻以加於外皆損義也故其卦爲損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陽剛未損之初則乾也純乾豈容有損純乾而可損也必損而有孚於物然後可必其孚元吉而後可必元吉之孚無市德要譽之咎而後可果其爲孚也元吉无咎則其損可貞亦

利有攸往矣損過中之剛則以中德接羣柔故有孚損剛正所以益羣柔故不徒吉而元吉內剛爲益於外故利有攸往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剛德虧損而猶有孚其孚且能元吉語義難通且有孚元吉而僅能无咎僅可貞辭旨益復委曲故復釋之蓋內體損則剛中見損一畫以加於極上則剛中上通乎天之象也故爲享享禮貴誠而不貴文故二簋亦可用享損繁文而尚誠慤則天帝可格而況人乎此損所以有孚元吉所以无咎可貞也上五畫有簋象初畫重之則二簋象也兌亦有二簋象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下卦以益上乃以損予上也外若獲益內實有損凡損莫不皆然其道如是耳卦體之義尤切故以卦體釋之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彖辭要義在二簋可用享故專釋之二簋之享非時不可享值二簋則損極矣然應乎用誠之時則二簋正所以孚物正所以元吉也損剛以益柔則剛德虧矣然當柔過之時則損剛而剛得中益柔而柔得中此所以无咎所以可貞也當用

損之時損正所以協損益盈虛之宜耳故重言與時偕行以結之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上出而澤下降山下有澤則進益本乎虧損也故君子以之懲忿窒欲懲忿則血氣之剛不起艮山之損也窒欲則私慾之情不流兌澤之損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九在下而剛正則能用損以修剛德卦爲損剛以益柔初既自已其事則當以剛正益六四四之需初甚急故其往宜

遄往不遄則失成物之義故以遄往爲无咎然六四柔正初之往用損以爲益非專用損也故戒以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

凡初多不宜動然初九内修旣成而四又需初甚急故宜急往尙上也庶幾也上應六四庶幾合六四求初之志耳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二五皆中中則不可損故以固守其剛中爲正若往損乎五則損其中矣故征則必凶然卦爲損剛益柔則二之不可往乃不以損往非不往也若弗爲損而爲益則五之柔中正須

剛中之益耳弗爲損而爲益是爲二之貞而征亦不凶矣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剛可損中不可損九二自損其剛以就中卽用其剛中以益五之柔中損益不拘而皆得乎中乃爲之貞故曰中以爲志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三正損下益上之位内不與兩陽同德故三人行則損一人外與兩陰同類故一人行則得外體之友六三不自貶損而以柔邪揜剛則爲初二所棄而損本位之剛矣若貶損而出柔下則四正五中皆喜之而得中正之友矣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一則純而不雜故三之義在一人行三則志紛而不壹所以啟人之疑而爲物所棄絕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在羣陰之中純陰無陽則凝滯不舒而有疾矣然六四得正則能求初之陽剛以損其陰凝不舒之疾得初則陰陽和而疾瘳矣但爻在初則多不宜動故四必使初遄來乃有喜而无恆於疾之咎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四之喜喜初之損其疾耳然四能喜損其疾則四正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受益於上六之爻也處損而獲益非意想所及矣故曰或益之五統羣陰三陰耦坼有龜甲象六五耦之則十朋之龜也六五柔中而貶損以承上九故上九益五以重寶而五弗克違也受大益而不能辭故元吉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祐卽天祐爲天所祐故元吉五非受益於二故曰上祐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爲益於五故弗爲損但爲益能益五故雖失損德而无
咎然未中正故戒以貞吉而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即其貞也
往謂益五上自三來則三其家也承乎五外則五之臣也承
五而不應三則得臣无家也以无家之心益五故吉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所益在五則處損而能爲大益之功故其志暢足也
卦德損剛以益柔則剛皆爲益之爻柔皆受益於損之爻也
初九剛正而卑則能貶損以修德然四方急於求初故以遄
往爲无咎但初當益四故其爲損宜斟酌耳九二以剛中應

五之柔中中不可損故不宜損五而宜益五六三乃損剛之
爻故三人行則損一人而柔有受益之義故一人行則得其
友六四有純陰凝固之疾然受益於陽剛之損故爲損其疾
但能使初速來乃有喜耳六五不受益於二而受益於上九
上九近臨五上故五之受益不能饒上九正內剛損以益柔
之爻故純乎益而無所損且益五而不應三也益柔之爻惟
在上九故初於四猶有損二於五亦無大益惟上九則爲大
益於五耳六爻有應有不應皆卦義使然也

益䷩
動而能入則動必有得獲益於外之象也震巽皆陰陽始交
之卦而下震上巽卦又相交則其交不已日有增益矣卦又
損上體之陽以益下體之陰故其卦爲益○咸恒陰爻與損
益同然無損益之義者陰柔不足爲損益而卦德亦不同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以益往何往不利雖險境亦利往矣卦德動而入乎外故有
利有攸往之義下五爻有舟象震木乘巽風則利涉象也○
益不言孚益物則孚不待言也損不言涉川損不可涉險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損下益上終歸於損損上益下則事成於益益无疆則民悅
无疆而君民同受其益矣損上益下故曰自上下下下而
民悅无疆故曰其道大光下下而益於民則陰隲下民之理
色色昭著故曰其道大光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外卦分一爻以益於極下則五以中正之剛臨羣柔而二亦
以中正之柔應乎五故上下皆中正有慶也震木得巽木以
成之則木道備矣木道在人則爲仁仁而爲益於物故曰行

行木道以益物故大川川亦利涉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備極卦名之義而贊之〻其動而爲益也皆遜而入乎理則益
功日進於无疆矣益民之功无疆民悅所以无疆也上卦分
一爻以益下則天施地生其益徧普而无方所之限矣益功
準天地生成而无方此所以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然動而
巽則動無成心因時而動也益无方則益無定局因時而爲
益也損不時則物怨益不時則物疑與時偕行所以爲美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過而不停遷移象也雷震而生新改變象也卦德爲益故
見善則遷益德以損爲益故有過則改遷改相乘則獲益捷
若風雷矣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九卽陽剛分以益下之爻卦之爲益在此故不徒有作且
利用爲大作而大作之功必元吉乃爲无咎吉不元不能免
咎也○上體陽剛爲益於下則治法不商於朝而詢於野故
治道與風氣相孚大作所以能元吉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下不厚事初爻之通例獨益之初有厚事之義故象辭有元
吉无咎之戒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初以大益奉二故六二爻義與損六五同但損之五尊而益
之二卑卑則非厚德不足以享厚奉故无元吉之辭而有永
貞之戒永其中正之德以應五故有王用享于帝之吉也受
益於初而實由於五故以享于帝言之二中正則王德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初九承五之命以益下二能以中正之德應五乃能獲益於
初故二之益雖在初而實自外卦之五來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陰邪而處羣陰之間則凶危矣三欲獲益必以憂戚患
難爲玉我以成之學問而後可故必用凶事乃无咎也凶事
之用在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而已三之凶危非孚五之中行
不能免然三五無應孚五而難三欲孚五必告求六四之柔
正乃能進而承五之剛中也四得正而承五故曰公三之邪
進求四之正故曰告公三潔己以進故曰用圭三四以兩耦
承一奇上尖銳而下方長則圭象也六三因凶危而欲進乎

四之正、以孚五之中、則能用凶事以求益矣、雖凶又何咎乎、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初九居下、則三陰皆上進一級、而六三由二而進乎三矣、三由二進、則中正之德、三所固有、此所以能用凶事以求益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六四爻位與初九相爲轉換、陰柔在初則邪、在四則能以柔正承五而五益以中行之德矣、然陰柔以初易四、非告初九以從其轉換之意、則僭而自尊、亦不能柔正以承五、故利在用柔正以依陽剛、乃能轉換而遷國也、初九爲九五分出之

爻、故曰公、三陰連合有坤土象、故曰國、與初轉換、故曰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陰柔在初則邪、告公而從其位則順、公之命而得正、故曰益志、惟志益以正、乃能依五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以中正之剛德、徧益羣下、故羣下不獨孚其惠、並孚其惠心、惠心下孚、故勿問其益否、而其吉已元、元吉之實、在天下胥化於德、而皆以德應我也、故曰有孚惠我德、益陰之爻在初、初與五不應、故曰勿問、問則其惠轉小、不能徧普矣、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其惠在心、問則市德矣、勿問乃有眞惠也、以天下之孚我德爲惠我、則胸襟志量超乎萬物之表矣、故曰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无恆、凶、
卦德以剛益柔、上九剛邪、不與柔接、則無益於人矣、不益人豈能益於人、故曰莫益之、不益人而爲剛邪、則損人以自益矣、故必爲人所擊、擊之者不知誰何、故曰或、變益人而惟求自益、則不恆於益也、立心如是、焉有不凶者乎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莫益之猶一偏之凶辭、或擊之則其凶不可預料矣、擊自內猶可度、其誰何擊自外、則擊無日矣、爻在卦外、故曰外、
益亦損剛益柔、故陽剛亦皆爲益之爻、陰柔亦皆受益之爻也、初九爲大益於下、故利用爲大作、六二以中正之德應五、故能受大益於初、六三陰邪、故其益在得四之正以承五、六四與初轉換、而受益於五、故利用爲依遷國、九五以剛中之天德益羣下、故爲有孚惠心、而羣下皆孚惠其德也、上九不益柔、則惟有損剛之凶、卦爲損剛益柔、而爻惟損剛、不復益柔、故凶在立心之无恆也

夬䷪

內健外悅以行健爲悅也卦體五陽外逼一陰而又乘健而悅之情則羣陽外決一陰之象也故其卦爲夬夬決也卦體似大壯然大壯無專敵故以陽壯爲德夬逼孤陰故以決陰爲義亦五不可決而上可決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五陽決一陰陰必潰決然君子不以陰孤而自怠亦不以陽盛而自忽也誅惡必正其名揚于王庭聲其罪也攻敵必愼其謀孚號有厲警衆志也發謀必要其成告自邑不利卽戎養其銳也決陰如是決必有功故利有攸往也陰在五上故

爲揚于王庭羣陽一德故曰孚陽抑於兌口之陰故爲號陽爲陰揜故有厲羣陽平坦有郊象故曰邑卦在夬故曰卽戎陽進及五故利有攸往也用夬之道卽在夬中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剛之決柔全在健而悅決而和健而悅積健以爲決也決而和合衆以爲決也健非悅則剛德淺露健未試而神先沮君子知其無能爲也決非和則衆志不一敵未遇而內先潰君子知其必敗也故惟健而悅決而和乃可謂之決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柔乘五剛則罪爲天下所不容其危乃光知懼乃能無懼所尙乃窮立乎不敗之地乃能無敗愼始如此則剛必日長而有終決柔乃夬之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在天上則澤猶未降然其德爲夬則終必決下故君子有施祿及下之象若積澤而不下則非所以爲夬矣故君子忌之澤在天上有居德之象居則受決所以忌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初九在極下故爲壯于趾決最上之陰故爲前趾然剛邪無位決必無功故有往不勝之咎不勝爲咎之義羣陽皆然而初尤宜遵時養晦故特發之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上六之惡衆所不容勝則義不容辭不勝則道宜養銳事有不以成敗論者名教是也有必以成敗論者決敵是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應陰抑之五則亦有危懼危懼在內體之中故曰惕外

應爲兌口之陰爻所抑故爲號上六抑五並及五之應故二有暮夜之戎乾有日象揜於正西之兌則日入而爲暮九五爲陰所揜則正當日暮九二應於下則暮而夜矣暮夜之戎則劫兵也遇劫之兵宜鎭靜故戒以勿恤憂恤則倉皇失措未有不敗者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二上不相應則九二之中道在守而不在攻善守者不與人以可攻之隙有戎勿恤則鎭靜不驚能爲守矣故曰得中道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上六孤陰則窮寇也九三重剛而在乾外則忿兵也以忿兵加窮寇則凶矣故爲壯于頄有凶若君子處此則應和上六之夬以爲夬羣陽決陰而三獨應之故爲獨行應上而得陰陽之和故爲遇雨遇雨則與上六粘染故曰若濡獨行遇雨而若濡則必慍於羣陽矣然羣陽之夬陰惡其陵陽耳三上和則上六不復陵陽又何咎乎三在乾上故爲頄頄顴骨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羣陽之決陰屈以力九三之決陰服其心服其心所以爲君子之夬夬也君子順夬之道以爲夬故始雖有慍而終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剛邪而入外體則棄在內之三陽而四之坐下空空矣故爲臀无膚剛邪无膚則必爲九五所阻而不能爲決行之所以次且而決之所以有悔也故戒以牽羊悔亡外卦有羊象連合內卦則牽羊也但九四剛邪成性不能連合上下之羣陽故雖聞牽羊之言而不信兌爲口而在外故曰言三上不應故有不信之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內棄三陽外阻於九五皆剛邪使然故曰位不當內棄得中

得正之陽剛而外又不得中正之九五聽之所以不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陽既足決陰極易乃承上六之下則情係上六矣故爲莧陸之夬夬莧陸北地馬齒莧也感陰而生脆弱易折而難於乾枯五容上六在前則決之而不欲枯死之失陽剛中正之夬矣故戒以中行无咎非爲衆人所不容則無所用其慈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當生而生中也當殺而殺亦中也九五容上六在前則容天下所不容包容正以傷聖德故曰中未光

上六无號終有凶

上六孤陰窮感總爲九五所容終爲羣陽所決九五中正容之而非庇之也故无所號救而終有凶兌口故爲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凶爲无號之凶雖容於九五而不能久據也

陽剛之決陰皆宜養銳以助五九五則宜借羣陽以用決初九爻位極卑不能爲決陰之功故有往不勝之咎九二亦宜静守故暮夜有戎而勿恤九三應上獨宜和陰以平其陵剛之情故壯頄則凶遇雨則吉九四剛邪則兼絕羣陽之德故

无膚次且而有決陰之悔九五中正而容上六在前則誤以包容爲中正亦悔吝之爻也上六恃正而陵剛故有无號之凶九四之外皆得中得正之爻安所號乎六爻有應有不應皆視上六以爲義而已

姤䷫

內入外健其入健也卦體純陽之下忽生一陰則陰之入陽健矣陰有用健之志則無和陽之情無情之合則不期而遇也不期而遇之謂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巽陰卦一陰乘兩陽而爲入於乾健之內則女壯之象也女壯則男弱故勿用取女卦有陰陽之合故有取女之象然爲不期之遇則不待媒妁而又加之以陰壯故不可取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陰陽無情而相合故卦成於姤然其所以無情則陰爲之也故主陰爲義而曰柔遇剛陰不期陽則女壯之義存其中矣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孤陰始生亦未能大肆其凶然無和陽之情則終必乖異天下無情之合其合必不終故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不期而遇之義在男女則爲女壯在天地則無心而成化也陽德布濩流行一遇陰則色色形形遂成品物但陽在陰下則萬物之生機姤體陰承陽下則品物之成形定質也故曰

咸章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不期而遇之義在君臣則天下大行之象也剛柔相遇在初二兩爻二遇初則與五之應亦不期會矣不期會而與中正之九五遇則下遇初上應五乃天子當陽萬民順軌之遇也故曰天下大行

姤之時義大矣哉

品物咸章之遇及天下大行之遇皆非人力所能致時焉而已非其時則强力求之而卒不可得遇其時則無意之逢絶

不費力天下事大抵如斯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此傳與彖毫無關涉此可知孔子傳彖非必株守卦爻之義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主聲天下有風則天以聲徧天下乃人主以施命誥四方之象也其所施者天之命故不曰君而曰后後天而奉之故曰后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六陰邪躁進則羸豕蹢躅之象也故戒以繫于金柅貞吉若有攸往則必見凶二能制初之邪故爲柅柅止輪物也九二陽剛故爲金柅初六承乎二下則繫于金柅矣初能承二則不復陵陽故安於正而吉若躁進則以在下之陰邪陵在上之剛能勿凶乎然初六女壯固以躁進爲志者故曰羸豕孚蹢躅初下伏而躁動則豕也陰邪而孤則羸豕也躁動以陵陽則蹢躅也初六女壯則羸豕孚蹢躅矣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制於剛中乃初六之柔道繫于金柅所以得正而吉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九二閑初於外故曰包初躁動則爲豕承陽則爲魚二能包

初則不能以柔邪害九四之賓矣故以包初爲无咎姤之初與二乃陰陽始交始交則生水初乃水中物也故爲魚四當大臣之位而與二不應貴而非正應故曰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二以剛中臨初則初之爲豕爲魚皆九二之責不可付之九四故曰義不及賓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二既包初則九三不能遇初而其下空空矣故爲臀无膚其外卦之比應又皆剛邪而非耦故其行次且也內外皆無所

遇故危厲然初六陰邪四上亦皆未正故雖無遇而亦无大
咎剛正之德惘然孤立故其咎僅未大而已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其行内外皆無牽連則孤立無徒行之所以次且也○牽與
柔道牽義不同
九四包无魚起凶
九四應初亦包初者然四未中正則所包非魚也乃豕也故
爲包无魚應初而不能使之爲魚則被其蹢躅矣故九四之
凶自遇初始起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陰有助陽之義則初與四有君民之分四應初則亦非遠初
然應以剛邪則遠之矣遠而曰民則遠所不可遠所以凶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九五陽剛中正其包初尤勝乎二故不僅爲魚而爲瓜瓜尤
甘美於魚也但五與初非正應特餘蔭覆之蔓延及之耳故
爲以杞包瓜杞多蔭而瓜蔓生也五能使初爲瓜則剛蘊柔
之美於内矣故曰含章然五之所以能含章則由於警惕使
然也初能助陽亦能蹢躅以傷陽五居天位若爲初所傷則

隕自天矣五常以有隕自天爲警惕所以能有含章之美也
杞多蔭而木堅剛故爲九五覆初之象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陽剛中正故能遇初而成陰陽參錯之章警惕之志常與天
命相守故御初有道而不爲初所隕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上九去初極遠而應内卦之末爻則僅姤其一角而已當姤
而無所姤亦足羞矣然上九未能中正則亦不能御初故雖
有不遇初之吝而無咎也上九遇初亦无魚之起凶耳○上

九之義與九三略同但九三剛正而無遇則終爲學術之疵
故无大咎上九剛邪則以不遇初爲幸耳故无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窮於位亦窮於德故當遇而有不遇之羞吝
卦之羣爻皆視初六以爲義初六陰壯而邪惟陽剛中正之
爻能制而用之不中正則必爲其蹢躅也初六爲九二之剛
中所制故爲繫于金柅貞吉然初固羸豕蹢躅之爻也九二
能以剛中制初故有包有魚之美九三剛正亦足制初而用
之但初爲二包則其下空矣外之比應又剛邪則一無所姤

之爻也惟其德剛正故能无大咎耳九四以剛邪應初之柔
邪故无魚而起凶九五陽剛中正包初尤美但初與五本無
應特九五偏臨羣爻故有餘蔭及之之象上九僅姤內卦之
末爻故爲姤其角然德非中正正以不遇初而免咎耳蓋姤
之爲遇遇以德則魚也民也瓜也遇不以德則蹢躅之豕也
諸爻吉凶準此以爲斷

萃䷬

順而悅乎上情趨乎上也卦體兩陽連併於四五則賢聚於
朝也故其卦爲萃萃聚也賢聚於上之謂萃若聚於下則散
也而非萃矣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也精神聚則心志誠誠則幽可以格鬼神而王假有廟
矣明可以致賢德而利見大人矣萃所以亨也然必以貞爲
利禱媚以求神神弗應虛拘以留賢賢不處也貞則不獨可

以假廟雖郊社之用大牲無不吉不獨利乎見大人雖凡百
所往无不利此萃之所以亨於貞也九五有祖考象三耦在
下有昭穆象上六有夾室象九四則假廟之王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萃草色叢茂也故以聚爲義順而悅乎上則陰柔萃於陽剛
剛中而九四比應之則陽德萃於朝廷卦德卦體皆聚義也

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順天命也

孝享而曰致則聚精會神之萃也大人而利見則聲應氣求

之萃也萃則亨矣然兩者之亨非貞不利而究其所以爲貞之實則在乎順天命而已祖考之靈即天命之精爽大人之德即天命之實體順聚吾心之天命則凡屬天命者即莫不相通故內之祀先即外之用大牲大之見大人即細之有攸往順天命固萃以正之本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情之爲物粘物而不脫聯物而不散然其爲德則喜正而惡邪喜正惡邪之德不可見而觀萃卦之所以爲聚則天地萬物之情無不可見矣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于地則有潰決之患潰決則貴乎防之防患之心未有不聚精會神者此天下之通萃也故爲除戎器戒不虞除儲也坤藏物故曰儲兌毀折故爲戎器防外患故曰戒不虞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萃卦之義陽萃陰尊萃卑初六應四陰陽本相應而有孚然以陰萃陽以卑萃尊則其萃亂矣故曰乃亂乃萃亂萃而不得則情急而爲號號人萃己其情可笑故曰一握爲笑一握一圍也已號人笑皆亂萃之故故戒以勿恤往无咎初勿憂

爲萃之無功但往應四是亦萃也豈必四來萃初乃謂之萃哉聚乎內而不伸故爲號羣爻皆在初上故情舒而爲笑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陰邪故其志迷亂初之有孚不終因號致笑亦皆由此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六二柔中與內卦同體則能萃初與三矣然萃於下非萃也必引初與三而爲萃於五乃能得吉乃爲无咎耳故曰孚乃利用禴禴四時之首祭六二首倡應五之誠故曰禴二既孚羣陰則宜倡以應五之誠心萃衆人之誠心以應五則萃功

盛矣此所以引吉无咎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之中道在應五雖萃在下之羣陰而仍引之以應五故曰中未變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在內體之上亦可以萃羣陰但二引初以應五上六叉尊於三不爲三萃則三之爲萃無功矣故萃如嗟如而无攸利惟往爲九四所萃猶得柔萃於剛卑萃於尊之義故无咎耳然不能萃於五則仍不能無吝也吝以小稱陰柔爲剛所

萃分所宜然也初在內體之下故情急而為號三在內體之上故情差緩而為嗟在二宜引三在三宜萃四義各無妨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有萃下之情故嗟如而有咎若上而遜順乎四則柔為剛萃夫何咎乎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下統羣柔而上為五萃則必有萃羣柔以奉五之大吉然後為无咎吉未大正不能免咎也四未中正大吉為難然責之所屬天下不以難為而相恕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四有萃羣柔以奉五之責而非羣柔共萃之位故曰位不當然四未中正亦位不當之義也○二柔而卑則以引吉為无咎四剛而尊故以大吉為无咎觀此可以識卦爻之義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萃四於朝故曰萃有位能萃四亦无咎矣然五居撫臨羣下之位而萃又以衆聚為義故戒以匪孚元永貞悔亡五萃四則餘皆匪孚之爻五於匪孚大永其陽剛中正之德則羣柔無不喜為九五所萃而五之悔亡矣不然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乃僅萃九四一爻能勿悔乎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陽剛固五所當萃而在孚之陰柔亦非五所可棄志在剛而忽天下之羣柔則志不光大矣此君德所以貴度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上六揜出五上不為五萃六三萃在下之柔亦不為上萃在萃而孤立無與故齎咨涕洟也然上六果齎咨涕洟則其心降抑轉能以得正之柔為萃於五而无咎矣萃德凝聚凝聚於上而不伸故為齎咨涕洟兌口外露亦齎咨涕洟象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之無所萃過於高亢耳齎咨涕洟則踧踖而不自安矣故曰未安上

萃者物所尊也故卦以尊萃卑懿德者人所同好也故卦以剛萃柔初六柔而在下則當為四所萃乃欲萃人於己故人笑其妄六二中正則能以柔中之德萃羣柔然當引羣柔以應五故利在用禴六三尊於內卦之上然陰邪非物所歸也故以往萃乎四為无咎九四能萃在下之羣陰然不能萃羣陰以奉五不可謂吉也故必大吉乃能无咎九五能萃四

之剛然不能偏萃羣柔則猶有悔也故以元永貞爲无咎上六高亢乎上則孤而無萃矣故以齎咨涕洟爲无咎萃以羣聚爲義爻位各分故皆不能无咎爻位有應有不應然要以萃於五爲貴耳

升䷭

遜乎下而順及乎上升之德也卦體陰極於下三陰連體而升於上升之象也能升人者乃能升乎人陰先升兩陽於上故能升乎陽上則升之義也反覆觀之皆升也故其卦爲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柔能上升乎剛故不徒亨且元亨而其所以能爲升則由於見陽剛之大人初六卑以承陽見大人之象也但見非空見能用其德乃謂之見耳故不曰利見而曰用見能用所見之剛德則勿恤在下之抑塞而得南征之吉矣凡位南上而北

下升乎陽上故曰南征由巽之坤則得離南之位趨乎陽明故升而吉也

彖曰柔以時升

時謂須久以待時柔未升而先遜承乎陽剛之下以養之養之久則積之深故能順時而出乎陽剛之上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巽之爲卦在陰爻陰柔遜乎陽剛而得順於外則亨通無阻矣其所遜之剛又能以中德應乎外則益復亨通矣此所以大亨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大人兩爻一中一正能用所見之大人則抑塞之中有上升之慶矣柔之下伏亦頗抑塞南征則其志暢矣故曰志行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之生也不見其長然托根於地則漸積漸高而小者大矣君子之進德不期其驟然功密於小則漸積漸實而小者高大矣順以爲積則愈小而愈精實小卽其大小之外別無大亦別無所以爲升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柔卑以承二之剛中正彖辭見大人之爻也能見剛中之德則初雖未升而其升可必故爲允升允升故大吉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尊上陽剛而合志於中德所以未升而可信其必升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凡升貴柔而不貴剛剛不如柔之優裕无積也九二陽剛故戒以孚孚初六之柔乃能應五而爲升也然卦以柔升爲義而柔升之爻則在初六二既用初六之柔以爲升而不能與初六偕升則不能无咎矣故戒以孚乃利用禴无咎言偕上升之義乃无棄初之咎耳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初六柔卑其升較難二能偕初以升則二既以柔升而初亦因二而升矣故曰有喜喜謂初六喜之也
九三升虛邑
九三由二而升者矣柔升之德則過中矣然其前亦無抑塞也故無吉凶之辭而但爲升虛邑有國而無人民之象也坤體虛又爲邑故曰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疑阻礙也雖過中而猶剛正前之所遇亦無抑塞故猶可升進而无疑阻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由初升升乎柔正而及五故爲王用亨于岐山五君位故曰王五天位故曰亨六四由初而升則積卑成高故曰山升於四以及五則王用四亨天於山也四以柔升故雖擢出兩剛之上而但有用亨之吉更无陵剛之咎也六四之升似周之由豳遷岐故以岐山言之岐山在周原之南卽彖辭南征義也

彖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順柔升之德故能順五之王事而爲王用也
六五貞吉升階
由四之正而升爲五之中故其德貞吉而其象則爲升階進
正爲中德升一級位亦升一級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由初之邪而升於正正而升乎兩剛之上則志已得矣乃由
正而再升乎中則其志益復暢然無憾故其志大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上由五升六五得中復何升乎乃猶不已於升而上又爲坤
陰成爻則魂升於天之象也故爲冥然罔覺之升上六之象
於學術則棄中道而入異端於人事則舍正路而入奇異然
其失總由於不已故戒以利乎不息之貞不息其中則貞矣
貞乎中故利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由初而升於四之正由四而升於五之中柔升之德富有矣
乃由中而退於正則消其富有之德矣
升卦層級而進而道則貴柔柔然後積之優裕其升有基也

初六以極卑之柔承剛中則升有基故爲允升之大吉九二
陽剛不能柔升故宜用初之柔以爲升乃爲无咎九三升於
二以剛升非以柔升矣特前無抑塞故僅爲升虛邑六四則
由初之邪升爲四之正升兩陽之上以承五正所謂南征吉
也故爲王用亨于岐山吉六五則由四之正升爲五之中較
四之正又進矣故爲貞吉升階上六由中而升於正則退矣
中道消亡故爲冥升諸爻皆逐爻上升故無應與而其升則
以柔爲貴也

困䷮

內陷外悅以陷爲悅也溺志於荒淫耽情於逸豫凡陷溺其心者皆其所悅也悅斯困矣故其卦爲困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天下有困境而無困理得其理則困中皆有亨途故困之亨在乎貞坎之憂兌之悅卽困之貞德也憂惕則戒愼敬畏不入陷穽和悅則守分安常而無愁苦困卦之德卽處困之貞也能貞者惟大人故大人吉而大人之所以吉亦惟无咎於處困之貞而已常人不知有此故雖有貞无咎之言而不信兌口故有言坎中實故爲信坎之中在陷故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

坎在內陰卽陷之於內兌在外陰卽抑之於外柔之揜剛更無一刻稍寬故卦成於困卦體尤顯於卦德故以卦體釋之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

險而悅在小人則悅內藏有險機在君子則處險不改其樂故困而不失其亨者惟君子君子卽大人大人有剛中之貞德則以坎險爲戒懼敬畏以兌悅爲守分安常斯剛中之德大而其人亦大矣小人昧貞吉之理則必與貞吉之言相爭與貞吉之言爭益無望其貞吉矣故曰尙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在澤下則澤涸而无水坎水之中爻乃降衷之命也无水則致命象也夷齊祇忍須臾之餓逢比祇忍須臾之痛而人品遂已千古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人常存此不忘之心氣節自然堅定困境豈足以累之百年之身同歸於盡而庸愚自庸愚賢哲自賢哲志異而所以遂志者殊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初六陰邪在下則困昏昧而致困者初在下則爲足足困而不能行則坐困也故爲臀困于株木坎爲荆棘故曰株木天下之陷穽明者避之而昧者入焉初之困由於不明故曰入于幽谷坎爲溝瀆有幽谷象也初六陰邪而在極下則其困雖入而不悟故曰三歲不覿應四之剛則其困可解四在內三爻之外故曰三歲初六識趨過卑雖三歲而不能覿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理明自能燭險昏昧之極其心更無頭緒何得不困幽不明者幽不在山谷而在心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九二剛中、自不爲險所困、然五爲兌口之陰所揜、而下來內體之中、則有酒食入腹之象、二爲五所拘、則困于酒食矣、五欲二往拯其困、故曰朱紱方來、紱行篠、坎赤、故爲朱紱、五以行篠命二、欲二往拯其困耳、然出困之道、宜鎭靜而不宜躁動、故朱紱雖來、而二之利、則在用享祀、而征則必凶、誠敬靜默、享天之道、卽出困之方、二以誠敬靜默喩五、則五之困解矣、若動與困爭、則愈困耳、但君父之困、又不容坐視、故征雖凶而義自无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二但守其酒食之困、卽九二之中、亦卽所以解五之困、得中則困自解、故曰中有慶、傳意翻轉爻辭、而爻辭全義已盡、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陰邪、不能安分靜守、則躁動而致困矣、動而前、則困于四之石、退而後、則困于二之蒺藜、應上而入其宮、則兩陰非耦、而有不見其妻之凶、處困在靜以守分、六三陰邪躁動、故承乘比應皆困也、四剛而上出、故爲石、二爲坎主爻、故爲蒺藜、兌陰卦、故爲妻、三上皆陰、而兌毁折、故不見其妻也、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石但堅不可犯、蒺藜則見傷矣、故專釋蒺藜之義、入宮不見妻、不祥甚矣、非遇之不祥、人不祥耳、陽剛處困、猶不可妄動、況陰邪乎、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內卦之困在失德、外卦之困在失助、而九四之困、則在求助之太急、三與初之陰柔、皆助四之爻也、但兩爻皆不正、則可以助四、亦可以困四、故戒以來徐徐、來而不徐、則有困于金車之吝矣、四在上體而下動、則車也、剛尊在上、則華貴之金

車也、以華貴之金車、而困于柔邪、不亦吝乎、若徐徐則安詳審愼、以求柔而四已得柔正之德矣、剛而能柔、則可以出困、故雖吝於始、而能有終、應比兩陰、故曰徐徐、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有下求初三之心、故戒以來徐徐、四之來果能徐徐、則雖剛邪而不當位、亦無剛躁之失、而終得陰柔之助與矣、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上爲柔揜、下不見承於四、故上劓而下刖、兌毁折、故有劓刖象、然劓刖之困、皆躁動使然、而五之躁動、在急於求二、

故曰困于赤紱、赤紱即二之朱紱也、躁動則困、故戒以乃徐有悅、徐非獨緩於求二、尤在乎敬愼靜默、故曰利用祭祀、外靜默而內敬愼、何困之不解乎、二卑故曰享、五尊故曰祀、兩爻之處困、皆在默應乎剛中、而不可外求躁動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欲出困而轉致劓刖、故出困之志未得、以中應中、別無迴曲、故曰直、徐則詳審其中而非外襲、故有出困之悅、用祭祀、則誠敬靜默、以協中、故受福、不釋赤紱義者、赤紱即劓刖之所爲困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柔靜而正、又在卦極外、出困最易、然揜中正之剛、而應陰邪之柔、則棄其出困之德、而別生纏繞矣、故爲困于葛藟、上六爲兌陰爻、出乎卦上而多糾結、故爲蔓草之葛藟、上六能於自生纏繞時而曰、是動也必至有悔、則能於所動之悔豫識其有悔、而其行自吉矣、上本柔正、固有出困之德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柔正而在困外、則未當困位、未當困而有困、則自生纏繞使然、此所以困于葛藟也、自生纏繞之動、皆動於悔之動也、於動悔之時、詳審其動之有悔、則動皆無悔矣、故曰吉行也、

處困之道、貴安靜以自守、困在內、則安靜以修德、困在外、則安靜以求助、皆自守義也、初六識趨卑邪、則心之暗昧而成坐困也、九二剛中、而困於九五之求助、然亦助以敬愼靜默而已、六三不能安靜自守、故躁動而致凶、九四求助於陰柔、則無剛邪之躁氣矣、然求之太急、則猶然躁也、故必徐徐乃能有終、九五陽剛中正、本能出困、然求二之情太急、則傷於上六九四矣、故求二宜徐、但求二尙不如靜守其剛中之德、

故以祭祀爲利也、上六柔正而在困外、本無所困、然揜五而應三之陰邪、則困由自生、故以動悔有悔戒之、

入乎險內而出之於外則措險於用也險無可用用其水潤而已入水而出之於外則井也故其卦爲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坎之爲險在下尤甚巽入險而出之於外則坎之陷德變矣坎之上爻變則爲巽三在人位而耕拆則邑也變而爲巽則改邑也然坎變巽而剛中之德猶然如故故曰不改井不改井則剛中无損故曰无喪改邑則陰不能陷陽故曰无得陽无喪而陰无得此所以能出坎於外而井功廣溥也坎外往

故曰往巽內來故曰來一往一來皆獲井潤於井皆巽能入坎之剛中使然若不能入坎之剛中而或入乎陰柔是猶汲井者幾至乎井尙未及汲而羸破其瓶也瓶羸則無如險何能勿凶乎巽繩直故爲繘坎有窞象故爲瓶巽下拆故瓶羸○坎變巽則陰不揜陽而剛中外發所以能出坎於外而成往來井井之功但巽之爲卦在初爻坎變巽而初爻之陷猶未變故有羸瓶之凶象辭反覆取象義祇如此而已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深入坎之剛中乃能出坎之水潤於外故必巽乎水乃能上水上水則井有養物之功故井之爲德在乎養入之深故其養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邑之改卽陽剛改之而改邑之陽剛卽坎之剛中外發故改邑不改井皆剛中爲之也汔至則亦入井然其繘未及剛中之井水故不能有水潤之功羸瓶則非特無所得並有喪失故凶○古本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語意較明備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則以桔槔上水勞相也坎亦勞卦故曰勞民君子使士農工賈各勞其所當勞則各得井養之道矣養之所以相之也但勞非民所欲故用勸焉巽德遜而善入則勸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卦以陽爲泉水陰爲井體初六陰邪在下則井底之泥也泥故不爲人食而爲廢棄之舊井然所以不爲人食而爲舊井則皆无禽使然也陽剛上升則有禽象初六陰邪在下無陽剛之功故曰无禽井多宿禽故以爲象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自甘卑下故不爲人用无可用之才德故爲時棄舍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則井水也然在羣陽之下則無應五之功而有比初之情故爲井谷射鮒甕敝漏谷泉道也鮒蟇也比初則泉出谷而射鮒矣九二剛中本可以爲汲水之器故曰甕然比初則瓶羸矣故其甕敝而漏也初六耦拆故爲甕又爲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二非無與但與非所與故曰无與初六柔邪卑汙豈足與哉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剛正而在內體之上則其水清渫矣然不應五則亦不能成用故亦不食也象辭止此下皆歎惜之辭也剛正而清則有可用之德在下卦之上則有求用之情乃卒不見用故雖旁觀亦爲之心惻也曰可用汲則重惜之也曰王明並受其福歸咎於王惜之益深矣三乃豐於德而嗇於遇者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道之人猶惻則三之可惻益深矣王明而曰求受福不言並語意尤婉

六四井甃无咎

六四爲井之水牆德非泉水則不能見用於世然能得正則其牆整飭而不圮故爲井甃无咎無用世之才而有自立之德故无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甃修也井甃則既修矣既修而仍修井之所以成於甃甃之所以无咎也象言德而傳言功義正相足

九五井冽寒泉食

九五陽剛中正而得尊位則水美而爲功於外矣故爲井冽

寒泉食清極之謂冽冽極則水寒井水冬溫而夏寒夏乃萬物極盛之會井冽而寒則萬物皆沾其潤正象辭在來井井之功也故曰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泉非甘美雖外出不爲人食德非中正雖尊位不爲人欽然九五中正而三求王明者六爻雖合全局爲酌定而義則不相拘泥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井口也上六爲出水之井口故爲井之收幕井蓋也在五

之上、故爲井之幕、勿幕井口、則五之寒泉由此出、卽三之清渫亦由此汲、故有孚、上六不能爲水功、而其孚乎水功也、无不一而足、故不徒吉而元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比五應三而爲元吉、則內蘊渫寒之德、而外成汲食於上、井功之成、非僅近功小效矣、故曰大成也、

卦以陽爲泉水、陰爲井體、體以蓄水爲功、而水以上出爲用、初六陰邪不能蓄水、則露底之廢井也、九二則出泉之水也、然在羣陽之下、則不能上達、而比初、故其甕敝漏、九三陽正而出內體之上、則泉水淸渫、然猶未入上體、而亦不應五、故雖渫而無功於物、六四之井體得正、故有井甃无咎之象、九五陽剛中正、得尊位而臨井口、則能爲養物之功矣、故爲井冽寒泉食、上六則出水之井口也、內蓄渫寒之水、外成養物之功、故六爻以上六爲最吉、井體蓄水、而井水上出、故爻無應與、惟上六有比應之義耳、

革䷰

文明而爲物所悅、則法制明備、而民情丕變也、除弊政以變民風、故其卦爲革、革改變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文明之德幾微未足、則法制不能爲物所悅、故必已日乃能有孚、已日者極盡離日之明、無些微暗蔽也、能已日則其孚元亨、其革亦元亨矣、然已日之明、又非恃聰明而尙苛察、必觀天察地、透徹物情之正理、然後變革之悔亡、不然補苴張皇、民情不應也、能無勞攘紛更之悔哉、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卦有麗而悅之德、獨取法制文明之象者、參酌卦象之義也、故傳以卦象諸義釋之、坎離遇則氣交之水火、兌離遇則形交之水火、氣交則相感、形交則相傷、故卦之水滅火、火涸水、變交感而爲息滅也、離兌合卦、則二女非耦、雖同居而其志變異、不能相得也、卦象有變革之義、故不取麗而悅之德、而取政教文明民物變革而爲革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已日則明無不盡、以無不盡之明爲變革、革所以上當天心、

下協民隱而天下信服也文明而爲物所悅則文明大通以大通之文明爲革之正革所以無不當而妄革之悔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不因時則壞法亂紀矣故推極其時而贊之凡物終則敝敝則承之以革天地如是聖人起而應之故事不勞而天下理夏之敝也革以質商之敝也革以文周之敝也漢高起而革之以忠漢高非能忠然忠之近也上順天時下應人時故不數年而成帝業時顧不大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本蓄水之區有火則澤變革矣然澤中有火又離日下乎兌西乃晝夜變革之時昏中紀星之候也故用以治躔度之運行明時令之早晚革非時不可用時莫切於因天備天時則可以爲革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革之爲德全在已日初九得離下爻則未及日之半故當承二以修文明之德不可遽有所革也二陰柔故爲牛中德文明故色黃初之德位皆未足則斷不可革故當用六二之皮革以自固革謂牛皮非卦名之革也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初九亦剛正但於創制立法則德位皆有所不可耳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爻明中正矣然爲變法創制之主則得離明之柔未得離明之剛故必有已日之明乃可以爲革而能有已日之革則以應五之革爲吉即以應五之革爲无咎有德有應而不爲其功能勿有咎乎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有德而不爲五用天下之責將誰任之故必行往應五然後

有嘉美之功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正已日之爻然不應五而臨下卦之上則其革自用自專矣故征則必凶三之征亦自恃其剛正耳若恃已日之剛正而不能改變其德則三之貞即三之危厲矣故戒以革言三就乃爲有孚於革道也三於九五變法創制之言再三降抑以從之則雖未嘗自爲革然正所以孚三之革道也三之革庶人之議耳故其革爲革言爻在三故曰三就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三之正豈如五之中正再三商酌則九三不能不就矣又烏容我用我法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內蘊離明之全體有已日之德矣其爻位之不中正則變化不拘之象也故變革之悔亡然四承五下而變化不拘必有變革九五之命者矣改五之命非孚五安所得吉乎故曰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四之改命變化九五之中正耳然必一德相孚乃可以改命

信志則君臣一德故吉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以陽剛中正應中正之文明德與位稱故曰大人大人蘊文明之德而發為中正之剛則其革剛健明威故為虎變其虎變也無遲疑故曰未占有孚師小之革卽與天時人事相孚契所謂誠則明者此虎變之實德也九五之革剛央而在君位故曰虎凡變革皆謀及卿士庶人而終之以卜筮故曰占九五明徹天人故無需乎占而自孚天人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虎變則剛威莫禦矣然非足於六二之文明不能虎變也故曰其文炳文卽六二之文明文明暢發故曰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體尊故為在朝之君子然尊而無位故又為在野之小人君子能為九五之德故九五虎而上六豹小人不獨志從而形亦化故其革及面上六在上而前向則面象也然君子小人皆變於九五而上六復何變乎故戒以征凶而以居守九五之正為吉也○革卦內文明而外潤澤故初五上皆以獸皮取象獸皮潤澤而又隨四時為變革也凡獸皮之以革

名卽取四時變革之義亦卽卦名變革之義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炳則光采四射蔚則文采可觀剛柔尊卑之別也順以從君則由革心而達於革面也

創制變法非行以文明之盛德不能愜萬物之隱故革以已日為貴而內體則皆已日之爻外體則革之事功也初九得離下爻則文明未足故當鞏固以修文明之德而不可有所革六二為文明主爻然猶未得離之全體外應九五之剛則離全矣故當應五以為革九三則離德全矣然不能應五則

有恃剛之情故戒以降抑其心而不可自爲革也九四內蘊離明外承九五則神明於所革矣然必孚五乃能得變革之吉也九五陽剛中正而內應文明之主爻故其革最盛上六柔正則當承五之革而不可復有所革矣故以居貞爲吉也革之本在德而其功則在位故初三皆宜比六二文明之德而二四上皆宜承九五以爲革也

鼎䷱

內入物而外文明擬以人事皆未確切參之卦體則有鼎象故其卦爲鼎

鼎元吉亨

鼎乃朝廷重器狎褻之地無所用之如鼎之德則不徒亨且元亨矣內遜順而外文明有不元亨者乎吉字衍文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卦之爲鼎取義於卦象故曰鼎象也卦體之象初耦坼象足二三四陽奇象腹五耦坼象耳上陽奇象鉉然鼎之體在奇耦之象而其用則在木火之象以木巽火則烹飪之功成矣鼎之爲器既重則其爲用自不能獨輕幽則以烹飪享上帝明則以烹飪享聖賢體尊則用自貴也○巽乃萬物形生之始形生之始莫不以養爲功而養則必以水火爲用但坎水就下故乘乎巽則養萬民離火炎上故乘乎巽則養聖賢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之體象亦有元亨之義巽離之爲卦皆在陰爻巽離合體則初之陰可以通乎五五在離爲目在鼎爲耳內乘乎巽則

耳目巽順以入理而耳聰目明矣然自五之乘初言則耳目聰明自初之通機於五言則爲柔進而上行上行而得柔中卽以柔中應二之剛中往來順通剛柔相濟所以元亨也

彖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則火當木而然正位之象也然乎木而不移則凝命之象也正位凝命則其體嚴重鼎之象也君子之官骸位乎正以凝承天命則君子之身卽重器之鼎矣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爲鼎趾柔邪上進故其趾顚然初之失不在上進而在

柔邪故利在出穢惡之否而出否之利則爲得妾以其子也初六卑賤故爲妾巽離合體則兩陰相應而離之五生於巽之初故五爲初之子初能出否則可以上得六五之柔中故曰得妾以其子也顚趾則有咎矣然能出否則正因顚趾而得五之尊故无咎

彖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之失不在上進而在邪惡故顚趾未爲悖道出其否則柔正之德可以應五之尊故曰從貴從貴卽得妾義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卦以陽剛爲鼎實九二剛中故曰鼎有實二與顚趾之初相耦則怨耦也故曰仇怨耦則無陰陽之和故曰我仇有疾二能使初不我能卽則吉矣應乎五則以耳提鼎而實不能顚是爲不我能卽之吉也

彖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實不易有應五則言比初則顚故當愼所之愼所之則我仇不能顚我之實故終无尤傳釋所以處二之道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三剛正而在內體之上則雉膏之美食也然不應五則鼎

耳提鼎之義變革矣鼎耳變革則剛正之功塞而不行故雖有雉膏之美而不見食於人三所以有悔也然三雖應上而不應五而上與五方陰陽相和而爲雨三應上則亦有得五之機故其悔亦可稍減而終吉也然已虧悔則亦非全無悔矣離爲雉應離外炎故爲雉之膏

彖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天地民物之身試於私門猶不仕耳不應五則失鼎耳提鼎之義應上九又失陰陽相耦之義失義故有悔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亦鼎實之充足者，然德不中正，則不承得中之五，而喜柔邪之初矣。應顛趾之初，而足有不折，餗有不覆者哉？四當大臣之位，故曰公；在鼎實之上，故曰餗。餗，膏也。覆餗則有敗亡之凶矣。爲陽剛之公，而信初之邪，卒之因初而致敗亡，能勿赧然於所凶乎？故曰其形渥凶。渥，亦赧貌，離朱之愧色也。形，謂顔面之形，或作刑剭，非。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四之任初，亦謂其能益國家耳，乃卒覆公餗，任初果何如耶？辭意並形渥義亦足。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六五陰耦而在鼎腹之上，則鼎耳也。五統羣爻，耳提全鼎，柔中之德美矣，故爲黄耳。然亦柔統羣剛，非剛德不足以任之，故戒以金鉉。承上九之剛，則足以統臨羣下矣，故以金鉉爲利，亦卽以金鉉爲貞也。

象曰：鼎黄耳，中以爲實也。

陰虛而無物，雖中不足以統羣爻，卽不足以稱黄耳。得上九之陽剛，然後中德發皇而耳黄，故曰中以爲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九剛而在上，則鼎鉉也。剛臨柔上，則嫌其亢，故戒以玉鉉。能爲玉鉉，則大吉无不利矣。上九陽剛，本爲金鉉，爲五所用，則和以柔中，而爲温潤之玉鉉矣。能爲玉鉉，則五之功用皆成於上，提鼎耳而徧及郊廟燕享，故大吉且无不利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剛得柔以爲節，則上九之在五上，乃以玉鉉而得五於上，此所以大吉无不利也。

鼎乃朝廷重器，故六爻皆以得五爲義。初六柔邪，則趾顛，能顛翻其邪，則能得五而无咎。九二應五，自是吉爻，然猶乘初之柔邪，故以遠初爲吉。九三應上而不應五，則鼎食無功而有悔，特五上有剛柔相濟之義，故三之悔稍減耳。九四承五而有鼎食，但德不中正，則有應初之情，故有折足覆餗之凶。六五柔中，故有黄耳之美，但柔德不足以統羣剛，故利在金鉉之貞。上九卽金鉉也，然以剛臨五之柔則亢矣，故戒以玉鉉，大吉无不利。

震☳

一陽動於兩陰之下則其動警懼矣警懼而動之謂震陰爲陽震則陰亦震警陰陽俱震故其卦爲震兩震相重則內外一致故仍三畫之名而爲震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至陰之中陽精發動則陽有亨機亨之德在警懼故曰震來虩虩亨之機在暢達故曰笑言啞啞亨之功用在抑陰邪而扶敬畏故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卦之陽畫發於乾故曰來乾爲虎故震爲壁虎壁虎之動常警懼故以虩爲象虩壁虎

也然震之警懼因陰陽未和耳震之正所以爲和也故有笑言陽薄陰而後和故其笑言出於啞兩震相重故虩啞皆有重象震之初得乾之九數法以四爲一四其九則三十有六其兩陰則得少陰之八四其八則三十有二兩之則六十有四一陽兩陰合而爲百故震驚百里震有畢义象又有仰盂象故爲匕爲鬯震德警懼而動故怠肆之陰爲震所驚而敬畏之匕鬯則不喪也○震爲侯而數百故侯封每得百里百里之內君侯之精神能徧及也震又爲足足行日可百里亦震數也

彖曰震亨

陽德勃發其神聳動兩間名物古今事業皆精神發動之迹也精神動故亨一陽又震動兩陰之精神則陰陽皆亨矣兩體相重則內外皆震震故亨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陽德勃發精神無不聳聚發而遇陰則精神益聳矣精神者恐懼之本體萬福之大原也然奸雄之慮周思密庸愚之疑畏猶夷皆非恐懼也惟震之警惕乃爲眞恐懼乃能因恐懼以致福而笑言啞啞卽所致之福也故曰後有則事前之警

惕卽事後之法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以形用者滯於方以聲用者無不徧震發警懼之聲故驚遠而懼邇內外兩卦有遠邇象也匕鬯所以將敬敬莫大於祭天祖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祖格則默契人物之本原故能爲社稷宗廟主出謂震發警懼之德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兩水相貫曰洊兩雷貫通亦曰洊震德恐懼以恐懼之心貫

通乎身則爲修省以修省之功貫通乎心則爲恐懼內外貫通循環不息雷之所以爲洊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爲震主爻故義與彖同然初九之義實祗震來虩虩耳而笑言啞啞則其效也故以後言之始虩虩而後啞啞所以吉也無震驚百里義者爻在初則其功用猶未備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義見彖傳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陰凝固結而震以初之陽剛故曰震來厲凡陰皆以陽爲實初奇二耦有貝象初九大動剛威則二不能靜涵初九而大喪貝矣初九來自乾故其數九二乘初上故爲陵隨初上達故爲躋于九陵二之隨初無逐求初九之心而惟初是聽故曰勿逐勿逐則二無成心而陰陽和洽仍得初奇二耦之貝矣二不得初則初爲太陽之九故喪貝而陵有九二得初則初爲少陽之七故得貝而日有七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二乘初上則陰陽不和故陽剛之來震乎二猛厲也喪貝勿逐諸義皆由乎此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初九乃萬物之生機六三不能涵初則生氣微矣震反生故取象於死而復生之蘇爻在重陰故爲蘇蘇蘇蘇之氣弱而不振故於雷爲小聲於人必震動其所行乃能无災眚精神提振自然行事謹凛而无頹敗之眚也六三柔邪過甚非禍福不足以鼓其振作故不曰咎而曰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柔邪本不能震物故三之蘇蘇非惟內失陽剛之德而實由

於位不當

九四震遂泥

九四剛邪而內乘柔邪邪則不能震矣而所震又爲柔中則其邪益復消阻故其震遂泥止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陽剛本有震德然動乎邪故震功不能光顯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六五得中而德柔柔則無震物之才故往震乎外而上六之陰錮不能開來震乎內而陰柔不能震四之剛故往來皆危

厲也然在內之剛邪不震則柔中不敗於剛邪而五猶有所震矣故曰大无喪有事不喪於剛邪則柔中豈無所震耶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往來皆無震功故其行危厲然外雖無功而五之所震皆能得中四之剛邪不能喪之也○十萬曰億億數多而勢大故億訓大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外卦之震皆無氣而上六尤甚故其震索索無氣之震不知所爲故瞻顧彷徨而視矍矍爻位重陰故索矍皆有重象以

索索矍矍爲震故征必凶也然上六之凶凶於不知所爲耳若承五之中則亦能有爲故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而所以承五之方則聽從六五之責言即已得所震矣故曰婚媾有言五上相比故曰鄰五之責言正所以親上故曰婚媾上六無氣自爲震則凶承五之震則无咎耳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柔正而未中故所震多顧慮而無氣若畏五之責言則其震得中而又加之以敬惕所以雖凶而无咎也

震之爲動發乎內故內卦之震勝外卦而六爻亦即以動乎內爲義初九動乎重陰之內故其動虩虩惟虩虩故其後有笑言啞啞吉也六二爲初所震震之始陰陽未和故喪貝然震之即所以和之故終得貝六三不乘初而乘二故其震無力而蘇蘇九四有陽剛之震德然剛邪而內乘不振之三故泥止而不能震六五內乘不振之九四九四之剛邪不振則柔中可以震矣但柔德不能震物故往來皆危厲而柔中猶能自震故不喪於剛邪而有所事也上六在卦極外則亢塌而不震矣然能承五之中而畏五之責言則猶能自震而无咎也六爻無應與而皆以內乘爲義八純卦內外一體故無

彼此之應也

讀易錄卷十二　　文安陳克緒註

艮[illegible]陽極陰生則变感之功止矣陽自[illegible]陰上陽而止

兩陰則其爲止有力力以爲止之謂艮兩艮相重其德一致

故仍三畫之名而爲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兩間人物皆不能靜無所事艮止則無所事而有咎矣於艮止而求无咎惟止乎人生而靜之本體爲可耳人之形體皆善動惟背常處於靜止乎靜故曰艮其背身者官骸之聚也

不有官骸形氣之私乃能止乎人生而靜之天故背之艮在不獲其身也然艮背不獲身又非兀坐而無事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庭爲其庭則不容不行然非有人之見存也晉接之地見理而不見物則得人生而靜之止矣故无咎也卦體一奇覆兩耦於內有背象以背向外則不獲其身之象也艮爲門闕故曰庭外艮覆內艮之背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兩止相對亦不獲不見之義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之爲止常在動靜轉接之間時止則止止動爲靜也時行則行止靜爲動也動不止則太和不能保合乾元利貞之時即止動之時也靜不止則生機不能勃發帝出乎震之時即止靜之時也動靜因時而造物之闔闢隨之故曰其道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不曰艮其背而曰艮其止用力以爲止也卦以兩艮相合則形下形上對立之象也上下對立則兩相敵應而不相與矣惟敵應而不相與故必用力以止其所乃得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而无咎也官骸之私非用大勇之力豈能協天

理之止哉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併爲一之謂兼兼兩山之靜而併於一致則治思之象也思之外馳莫知所止兼之於一致則去其位外之妄思正以靜位中之正思故曰不出其位然非槁木死灰耳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在下故爲趾陰柔未正故以艮其趾爲无咎然陰柔不能持久故以利永貞戒之士君子半生刻厲而或敗於末路則其始可惜耳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六之趾本未正艮趾則非禮弗履矣故曰未失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在初之上故為腓柔靜中正則能艮其腓然為九三所挾故不能拯其所隨而其心不快也艮體以陽止陰則二乃二之所隨也九三躁動則止二之靜而使之動六二柔弱不能救剛尊之失而反為所挾故其心不快適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九三剛愎在上不能退而聽從乎二故二不能拯其所隨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九三為艮止主爻而又為內體之終則卦之界限也故為艮其限有所限則不可進而三以陽剛出內體之上則不甘於外體之下而有必進之情矣故為列其夤厲薰心夤脊骨也背肉兩列而中露脊骨面不能進而用力於背故見其背骨也三瀆防而進其進必危厲危厲薰烝其心故列夤而進也艮有背象故為夤三在腓上而當六書中爻故為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以危厲薰烝其心則以不入禍機為慣矣剛躁之情往往如是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在心外則身也柔正則得止於身矣故无咎身乃尤悔之叢也君子之身不求有功先求無過故治身莫切於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百骸皆載理之器止於身則理不外散是之謂止諸躬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六五在身之上則面也面之以止為貴者則言也六五柔中則發言之口輔也止以柔中則艮其輔也艮輔非不言也言

有序耳有序故悔亡當言不言不當言而言皆失序也六五得中而柔故有序而不亂

象曰艮其輔以正中也

得動靜因時之中德故有艮其輔之美

上九敦艮吉

艮之成卦在上爻上九在上卦之上則艮德重疊故為敦艮敦其艮止之德故吉也○三正而上不正然三凶而上得吉三失德而上合德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艮之成卦在終爻而又爲陽終之卦上六又在重卦之上則上六之敦終厚矣厚其所終故吉也

艮德靜止然陰靜之止易陽動之止難陽剛而能止則其美尤勝乎陰故陰爻皆无咎悔亡之辭而上九獨能吉也初六在下故爲艮其趾但未得正故戒以永貞六二中正而在趾上故爲艮其腓但爲剛躁之三所挾故其止不能快適九三爲三畫之終而僅得六畫之半故躁進而不能自止六四柔止而在心之外故能艮其身而无咎六五柔靜而中其美尤勝六四故言有序而悔自亡上九有重艮之德故有敦艮之

吉艮乃人身之靜德故六爻以身之動止取象八純卦本無應與而艮又以止爲義故尤無應與也

漸䷴

止以爲入則其入馴進而不驟漸進之義也故其卦爲漸

漸女歸吉利貞

以止爲入則其入循序而有節止乎內者入自外則其止自外而來合觀之女子于歸之象也歸以漸則男有六禮之序矣故女之歸吉也但卦以長女歸少男則又懼其失耦故以利貞戒之貞則待男而愆期不貞則愆期而失耦也○漸以進邪正皆能有成故聖人戒以利貞又不獨女歸一節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曰漸之進明乎異於晉升諸卦之進也漸之女歸非獨女子于歸之道亦即士君子進德修業之道道不盡於女歸而無不可以女歸爲法則故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此推極利貞之義也卦中用事之中四爻皆得乎正則由初而進節節皆能得位矣故曰往有功用事之爻既正而初上又得陽尊陰卑之正則天下皆進乎正之家故曰可以正邦

其位剛得中也

覆釋正邦義也剛得五之中則足以統御羣爻之正邦之正

正以止耳

止而巽動不窮也

覆釋往有功義也能止則其進不躁止而遜順則動合人情故其動不窮動不窮故往有功也○象傳皆引申推論之辭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在山上其長較遲於原隰漸之義也以山居木則居賢德之象也木資山而益高則善風俗之象也世變風移非旦夕可致效所以成於漸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之進有序而進又以飛騰爲義飛而有序惟鴻爲然故六爻皆以鴻漸爲象鴻生於水濱初在極下故爲漸于干干水涯也初爲卦始故於人爲小子初六陰邪則漸於邪矣故有厲然邪由漸進其邪亦微故但遇責言卽能无咎初進則及二六二柔中有言由中出之象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初六陰邪則其厲在未合於義耳義者事之宜裁制物宜而不拘於正初之所以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二進乎初故爲鴻漸于磐磐水濱大石也艮爲山故爲磐石六二柔中則進不陵節而得中正之養矣養於中故有飲食之象柔而中正則其養和平故曰衎衎衎衎和樂也飲養陰食養陽六二養於九三之內則剛正養於柔中故吉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恬養則若無所事然實所以爲剛正之進故曰不素飽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三進乎二位高於磐則平地也故爲鴻漸于陸九三有止二之義而卦又爲女歸則三夫而二婦也六畫之艮九三外有

應與而爻又漸進則一志外往不復止二故爲夫征不復三非養於二則其進剛躁養於二則婦孕之象也三棄二而外往則婦雖孕而不育矣不復不育則剛躁淩序悖漸進之義能勿凶乎然三之凶在棄二而應上九耳應上九則剛躁而不復不育上九固三之寇也九三以寇視上而拒絕其應則與六二之柔中相涵而不復者復不育者育矣故利禦寇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三有止陰之義則與陰爲醜類三征而不復則離羣醜而去

矣三之漸道在內養六二之柔中婦雖孕而不育失漸進之道矣三能禦寇則順艮止之德而與三相涵蘊故曰順相保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進於平陸故為鴻漸于木四得柔正其進安詳故得平柯之安穩四入上體非審時度勢不能得柯之安故或之或也者審量其進也審量其進則必惕然於尤悔之叢矣故无咎也四本无咎而尤以寡過為志耳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漸之道而巽其志則躁氣不乘而處事安詳故能得桷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五進乎四高出木上故為鴻漸于山陵漸之為進自六二始由六二中正之柔漸進而為九五中正之剛凡二之柔中三之剛正四之柔正皆一舉而空之故為婦三歲不孕二應五故為婦由二至五凡三爻故曰三歲三爻無復形迹之存故曰不孕由二進五盛德與尊位相稱他爻皆不及也故曰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漸之德自六二始由二至四皆欲得五之神化積至於五而卒得之故曰得所願

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九鴻之神霄遐舉也故為鴻漸于雲路之逵鴻之飛在羽而二三四五皆上之羽也其羽可為凡求飛者之儀型此所以有于逵之吉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進以漸則有不可亂之序矣由初之柔孤進乎柔中再進而得剛正之天德再進而和以柔正之純熟再進而天德粹精無復形迹之存然後一舉而極天是之謂序不可亂也

進以漸則所喜者循序所忌者陵節初六漸之始也質雖柔孤而有漸進之志故一遇責言而即无咎漸功自无咎始也六二柔而中正諸爻之進皆由此為涵養故吉在飲食之衎衎九三剛躁而失內養故有不復不育之凶六四柔正則得所養而不躁故得平柯之安而无咎九五化羣爻之迹而空之故莫之勝吉上九神化不測與天無極矣然其功則自二始故其羽可用為儀吉也卦在漸則諸爻逐漸而進故無應與惟五有應二之義者二之漸功成於五也

歸妹䷵

悅而動乎外、其情外動也、情莫切於男女、兌以少女悅外動、震以長男臨少女、兩無陽下陰上之交、則兄歸其妹於夫也、故其卦爲歸妹、

歸妹、征凶、无攸利、

卦無陰陽之交、而兌有外動之情、無交而往、故征則必凶、兌以少女先長男、悖德違理、莫此爲甚、天下悖理之行、安往而不凶、故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天地以交感爲義、兄妹同生、則分體而不分氣、故必歸其妹於異姓、乃爲天地之大義、妹不歸、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失天地之大義矣、歸妹則妹終母家、而開始於夫家、終而復始、重開造物之局、故妹以歸爲天地之大義、而兄卽以歸妹爲全天地之大義也、○極贊命卦之義、非釋彖卦名義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此釋彖之卦名也、少女悅於外動、則妹有于歸之志矣、因其志而歸之、故卦爲歸妹、主妹爲義、故曰所歸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之征凶无攸利、在陰陽悖德、而又不交感、然爻位亦有征凶无攸利之象、卦之中四爻皆失正、初上又失陰下陽上之正、爻位乖錯不當、故征則必凶、內卦一柔揜剛、外卦兩柔揜剛、內外皆以柔乘剛、故无攸利也、卦義之吉凶旣定、而爻位卽無不脗合、名理固面面皆足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聚水而雷動蕩、澤上有雷、則始聚而終散之象也、兄妹本屬一氣、而妹之終必與兄乖離、則卽其聚處、時已伏敝機矣、

目前之合、庸人不覺、惟君子能知之耳、但歸妹之敝、非人力所能挽、亦僅知之而已、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卦以少女先長男、則不待男之備禮而往也、然女亦有不必備禮而往者、娣媵是也、初九位極卑下、故爲歸妹以娣、卦有不備之義、初九得正、則其不備非德也、乃形也、初在下、則形之跛矣、然剛而能正、故雖跛而能履、能履故征吉、以娣往、卽其所以能履、亦卽其所以得吉也、安分守位、吉莫大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妾之子恒爲妾以娣則守常而不敢越分故曰以恆跛者之履常隨人後初承嫡後則吉矣後以承嫡故曰吉相承膚八得志足高氣揚德出娣子下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有剛中之德則其不備者亦形也九二得中中則能照四旁故爲目目不備故爲眇然有剛中之德故雖眇而能視幽人之貞則其所爲視也二尊乎初則妻而非妾妻不備禮則不可往二守幽人之貞則其視明矣二固以幽人之貞爲利也守下體之卑而不應上故有幽人之象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女子之待禮幽人之待聘皆常道也常道不可變故以幽人之貞爲利也初恒於賤二常於禮義各不同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三陰邪而爲兌悅之外體則不處閨閫而冶容外炫矣故爲歸妹以須須女鬚賤婢也自甘於賤者人不得而貴之故惟反歸以娣爲可耳三居內體之尊而轉從乎賤故曰反歸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三陰邪未足以當三之尊位故爲賤婢之女鬚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爲震主爻震長男在歸妹則長女也女長則愆于歸之期矣四有剛德則其期之愆因六禮之未備耳然因待禮而愆期則四固貞女也貞女何憂無耦故雖遲歸而必有時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非不行也志在待禮耳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柔中則其妹雖貴而不驕乃吉爻也因帝乙歸妹曾筮此爻故即以爲象五尊故爲帝乙之妹嫡之嫁以媵從故五

君而上六爲娣卦有不備之義五在外體則六五之不備者服飾也九四爲震主爻則四爲領而五上皆袂也五之不備不在德而在服上之不備不在服而在德故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而所以不如則以德勝耳故爲月幾望月望則對日爲明幾望則讓乎日而不抗柔中之德不以盛飾驕夫家所以吉也五尊則有總統羣爻之義故合同體之上六以爲象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袂之所以不良貴德而不貴服飾耳其位在中德所以盛也其行以貴則雖盛服不爲過乃猶不良其袂則儉德無以復

加矣月幾望之義已備於此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動乎極外失婦德矣而爻又有不備禮之義故爲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于歸之禮俢榛栗以奉姑舅刲特羊以告先祖上六失德而不備禮故筐雖承而无實羊雖刲而无血无實則明不足以奉姑舅无血則幽不足以告先祖安所得利乎上六柔正故有筐有羊失德而不備禮故无實无血震仰盂故爲筐應兌成爻故爲羊血陰類失婦德故无血爲歸妹成爻故有士女兩象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歸妹之凶陰爻爲甚無實德故也无實德故筐虛羊之无血亦由於此

震兌不交故卦爲歸妹不交而歸則六禮不備之歸也故六爻皆有不備之義初九卑下則位賤然其德剛正則不備在形體矣以剛正之德往故形雖跛而自吉九二尊乎初則妻也妻非備禮不可歸故利幽人之貞六三陰邪而悅乎外則有賤行矣故反歸以娣爲可乃羞吝之爻也九四爲長男之主爻則愆期之長女也爻剛而位不正則因不備禮而愆期乃貞女也故雖遲歸而終有時六五有柔中之德而無兌之毀折則形體無傷而服飾之不備也然柔中而不尙美服則貴而能儉故有不驕之吉也上六乃外奔之女失德已極故无攸利卦之震兌不交故六爻無應與之義上六取象兌羊亦以不交故无血也

豐䷶

積明成動其明盛大動乘乎明其動亦盛大乘明而動乎上則功業之盛大無以加矣故其卦爲豐豐盛大也○豐革皆本離明以爲功然革之明成於悅協萬物之情也故事有變更豐之明在乎動廣天下之功也故事業盛大又噬嗑動而明事在辨察也豐則明以動明於事功也義相似而迴不同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之事功盛大當爲元亨然正因事功盛大分量亦復難滿故但以亨言豐之亨非得尊位不能也故其亨惟王能至之

明而動乎上王假象也然功業盛大之時正大事叢集之會大計大謀叢於身能勿憂乎震德恐懼憂之象也大憂非至明不能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動以明爲主勿憂日中象也棄明而動則憂以無不照之明爲動則勿憂勿憂宜日中乃所以能亨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明而動乎上非尋常之動乃經天緯地之動也故其卦爲豐豐本盛滿之義惟其盛滿是以大也

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德與位並乃能成豐大之功故其大足尙勿憂者勿恃其動之能恐懼也動而不明恐懼祗成畏葸以無所不照之明爲動然後豐功可成耳但明非窺察乃德性之通明公溥也故曰日中日照天下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推極憂懼之義以明保豐之道也極盛之會衰之所伏日昃於中月食於盈天地虛於盈盈虛消息皆時之不能不然則人也鬼神也皆不能有盛而無衰故聖人惕惕憂之思有以

保之也象勿憂而傳用憂求豐之義正相足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明與威並與噬嗑相似但噬嗑內動外明則所尙在明故明罰飭法道在用刑之先也豐內明外動則所尙在威故折獄致刑道在用刑之際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

初九以明應震動之主爻故爲遇其配主不期而會之謂遇有意求動其明反滯發乎明之自然而無期必之心故曰遇明非動不著故初以四爲主明依乎動動亦輔明故曰配明

動相資則豐大之功成矣故初與四雖兩剛相遇而無陰陽不勻之咎此往之所以有尚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遇配主而往有尚乃吉爻也象以雖旬无咎言者因兩剛相遇在他卦則有過勻之災而豐之初則雖勻无災咎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應五六五無震動之剛德則大蔽六二之明矣故為豐其蔀蔀帳幔也二為離中爻故曰日中五蔽二之明而自用其微明故為日中見斗明與疑相反二五之明暗相反故見

五則得疑疾也處二之道惟積誠以發五之信然後疑釋而蔀啟耳故曰有孚發若吉也千古昏愚皆非無見然其弊正在有所見故常以己之昧為明而以人之明為昧古今迷而不悟弊皆坐此而所以破其不悟之迷者惟有孚發若為良策耳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五之蔽二疑二耳破疑莫如信善破彼之疑正善用我之明信以發五之疑志則蔀無復障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九三應上上六之動尤弱於五則蔽明亦甚於五故為豐其沛日中見沫沛旛幔也沫小星也三為離成爻而在卦之半故亦有日中象人身之動利在股肱上六在上則三之肱也肱之動利乎右九三用上之動則右肱也上六蔽三之明則右肱折矣然上六之蔽明過甚則三不可用上六以為動矣故雖折其右肱而无咎知時之不可動而不動乃所謂明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上六既大其沛則九三但可自為不可上動故不可大事上既折三之肱則三終不可用上以為動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九四為震主爻其性上動動而為五所蔽故與二同為豐其蔀日中見斗四在離上為六畫之中爻故亦為日中四上動則為五所蔽若應初則明動相資而豐功成矣故為遇其夷主吉四之情上動故於初亦曰遇初四皆陽剛故曰夷夷平等也○五上皆以星為象星小明也五上居天位而蔽在下之明以自顯其小明則星也但五猶得中則蔽明猶未甚故見大星之斗上失位而不中則蔽明特甚故見小星之沫耳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陰柔不能當震動之尊位故豐其蔀五自用其明正所以幽
暗不明故日中見斗遇夷主則明動相資故曰吉行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二柔四剛兩爻會聚則有剛柔交錯之章六五能來之則變
豐蔀而成明動相資之豐功五有豐功而二四亦交相譽之
所以吉也但五本豐蔀之爻此則其戒辭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二之明四之動皆與五相應比則五之吉非强求於外皆其
所固有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陰柔無震動之氣其蔽明尤甚則以暗昧爲室而居之
故爲豐其屋蔽明於外則與外人不接而日與家人相爲薰
染而一家皆爲所蔀矣一家皆昏昧故窺其戶寂然而無人
非無人也無明人也而上六猶迷而不悟且三歲不能覺也
此所以凶也明蔽於外故爲豐屋陰耦拆故爲戶本與三應
故曰闚曰覿不應三故不覿爲震第三爻故曰三歲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自處過高視人皆淺鄙無識此所以豐其屋也自匿於
昏昧之中故闚其戶闃其无人也
明動相資然後豐功成初九有離明之剛正而應震動之主
爻故其往有尚六二有離明之中德但六五無陽剛之震則
蔽二之明矣故二必以發五之信志爲吉九三爲上六所蔽
上六之昏昧不可覺悟故豐沛而折肱九四亦爲五所蔽故
以動應初九之明爲吉六五柔中而失震動之剛德則蔽二
四之明動矣故戒以來章則有慶譽之吉也上六之昏昧特
甚故凶豐大也五上皆傷於自大而上六尤甚耳

旅䷷

內止外麗所止皆依麗乎外則羇棲之象也故其卦爲旅

旅小亨旅貞吉

所止麗乎明故亨但羇旅無大事卦體又陰進而得五陰小故其亨小也然事雖小亦必以貞爲吉事有大小而貞無大小不貞則旅雖小事亦不能吉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以麗乎外爲義而外麗之爻則陰麗陽也陰小於陽一陰

又小於兩陽故亨小然陰雖小而所得者中所順者剛所乘者止而所麗者明此小之所以亨所以貞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本細事而亦貴乎貞貞不以事之大小而有異一節之見端亦全體之流露時乎小小中亦復見大故曰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山高而火明山上有火居高而用明也旅之爲義又往來不停用明而迅疾不停明刑而不留獄之象也決獄貴速然非明愼則不能速而亦不可速故君子決獄貴不留而尤貴明愼也以止爲明則明不輕發乃愼德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旅衆也道途忌孤單故以旅爲義初六位卑而柔邪則旅而服役乎人者故爲旅瑣瑣道途既勞而又增一服役衆旅之勞貪人之資遂鄙瑣至此則其災皆自取矣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瑣瑣勤勞煩瑣也志不闊大故甘爲服役而不辭非僕而爲其僕則志意窮促使然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信宿爲次六二爲九三所止故爲旅卽次然能得初六之服役故爲得童僕但初之甘爲二役者羨二之資財也卽次則資財易見二若炫其資財則初有異志矣懷其資則初之異志不生而童僕之貞爲我得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童僕不貞亦非盡童僕之過能得童僕之貞然後我之御童僕也不見尤於童僕矣得童僕貞則童僕之貞卽御童僕之貞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衆也羣爻結侶而來皆欲得五耳三在內體之上而不應五則娼嫉二四之應五承五故內止二之柔外陵四之剛而結怨於二四矣四傷之故爲焚其次二棄之故爲喪其童僕三若貞固其剛愎而不變則危厲矣四在離故爲焚二在下故爲童僕三亦得正然恃正故因貞而厲耳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旣爲四傷而其御下也又以旅與之視爲萍梗之人則情薄而志乖其喪固宜故曰其義喪也○內艮之九三惟謙較美餘多不吉蓋止乎內體之上則剛躁而失止德耳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旅至四則宦遊及君矣四有剛明之才故人主優待之而處以館舍厚以資財並予以防身之斧然處館厚餼可也予以防身之斧則寓勸駕意矣故九四之心不快也九四剛而未正六五得中而明故優待之而不用也離爲戈兵六五之情斷而不屬故爲斧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受爵則有邑居以旅處之則非有爵位矣四之於五志在得位乃僅得其資斧大失所望矣故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旅卦之五非君位乃得君而仕也仕則非羇棲矣故六五不言旅五有文明之離德故爲雉得中則無偏邪而德直故爲射雉然無剛德則雖中而猶未正故曰一矢亡八主權六五之德嘉其中而嫌其未剛然文明之中德實不易得故終譽其美而命之爵也離有雉象得中則無偏邪而德直故曰射曰矢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譽其德而命之故曰上逮旅之來原欲求五然不曰逮上而

曰上逮則無貪緣之情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九處旅之終則不復爲旅而結巢於外矣處位極高故爲鳥剛邪而傲於上故有焚巢之凶結巢則可以久居矣乃其巢旣焚則仍旅人也結巢故先喜矣終焚巢故後號咷而所以焚巢號咷則剛邪傲上使然也故曰喪牛于易凶牛性順失柔順之德故剛邪傲物也旅乎上故爲鳥離德邪則爲焚離有口舌象爻剛故爲聲之笑號離有牛象剛邪失柔順之德故喪牛上九不能自克故喪牛容易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以剛明之才得君故能結巢於上然其存心也以萍水之合待主安有不焚巢者乎喪牛于易不喪亦非難豈無以喪牛之義告之者無如其不聞何也

旅之義自內而往外旅之人結侶而同行旅之情宦遊而仕五而其吉凶則視爻德之邪正以爲斷初六柔邪而在極下求仕之人而甘爲行旅之僕役則自取災眚矣六二之德可以應五然尚未及五也故僅得童僕之貞而已九三不應五而又過剛故四傷之而二棄之九四剛明而不正故不見用

六五有文明之中德故雖未能剛而卒見用上九附邪而傲上故有焚次之凶舉爻旅進而仕五故六爻有乘承而無應與也

巽䷸

一陰在兩陽之下則純陽之內陰機參入也入而伏乎陽下則卑柔遜順之德也陰以卑柔之德遜順乎陽則陽亦相感而有遜順之情順而遜焉之謂巽兩體皆巽則其德不異故仍以巽名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陰以遜順之德承陽則有亨機矣但巽之陰頹靡而位又卑下則不能爲大功故其亨亦小惟其頹靡也故戒以利有攸往往得外體之正所以利也然往而不能承九五之剛則仍

不能利故戒以利見大人見五之剛則無復頹靡故亨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

內巽發爲外巽則以內所藏伏遜順而入乎外言教之象也故有宣命之義兩巽相重則命宣於不已故曰申命傳未釋卦名義乃發明用巽之義耳巽而重申故能入人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之陽剛亦有遜順之德由二之巽順進爲九五之中正則陽剛無所抑塞而志行兩陰又皆遜順以承陽則陽剛益無

抑塞矣、惟陽剛有此亨義、而陰柔能遜順以承之、是以陰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之陽頹靡、非承陽不能振奮也、故傳卽陽剛之亨以盡彖辭之義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爲風、風主聲、宣命之象也、風過而不停、行事之象也、兩巽相重、則風風相隨、自命言則重申也、自行言則言教本乎身教、亦相重之義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陰生於陽下、則陰進矣、然猶伏於陽下、則仍然退也、巽之陰

能承陽、則宜進不宜退、故戒以利武人之貞、剛以進、故曰武人、武人卽初之貞也、進乎上而得四、則田獲三品、不亦利乎、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爲事始、故曰志疑、其進陵乎陽、故忽進而忽退、然疑其淩陽之志、志正可用矣、疑其陵陽、則必能承陽、承陽則志貞而剛武、其進必有功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二當進應乎五、退遜則下乎初矣、初耦二奇、有牀象、遜乎初、則巽在牀下、而有頹靡之咎矣、故戒以用史巫紛若、則吉而无咎也、史太史也、太史下採民風、上貢天子、達初之情於五、則史也、巫通神之意於人、初視五天人懸隔矣、達五之意於初、則巫也、初五互通、故曰紛若、紛若則正、因巽在牀下而得吉、又何咎乎、巽德申命、二申上下之命、故曰史曰巫、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中則介乎上下之間矣、能通上下之情、則能得中、此紛若所以吉也、

九三、頻巽、吝、

九三爲陽爻第二畫、則陽爻之重巽者、重疊其巽、故爲頻巽、

頻巽則一味頹靡矣、三有剛正之才、而頹靡不振、故羞吝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頻巽則其巽重疊、內外皆巽也、內頹靡而後外不振、故三之頻巽在乎志窮、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入上體而得正、則頹靡之悔亡矣、進乎正、則能爲巽功、故有田獲三品之美、四應初承五而乘三、有羅致羣爻之象、故爲田、初下殺供庖廚、二中殺供賓客、五上殺供乾豆、三爻尊卑異等、故曰三品、四進乎正、則初之退者進、三之頻者拔、

五之无初、亦輔以有終、三爻之頹靡、四皆能振之、故有獲三品之美也、四卽初武人之貞也、故以田獵之武功取象、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巽之陰能承陽、故不獨有功於初、並能有功於三五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陽剛中正、然在巽則亦有頹靡之氣、故以貞吉悔亡戒之、貞固其陽剛中正之德、則有振作之吉、而頹靡之悔自亡矣、在內之悔旣亡、則在外之事功自无不利矣、以上皆戒辭、而无初有終、則九五之象也、五本頹靡、故无初、然陽剛中正、

必不甘於頹靡、故有終、而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卽五之无初有終也、九五陽剛、故爲庚金、先庚三日爲丁火、金爲火柔、則金失其剛、而頹靡矣、先三日而爲火柔、則无初象也、後庚三日爲癸水、水有生物之功、後三日而生發萬物、則有終象也、陽剛故爲日、三乃天道小變之節、故曰三日、後庚三日則有終有終故吉也、○蠱甲巽庚、鄭說未合、後人納甲納庚、益謬、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五之位本有爲、而又正合陽剛中正之德、故能振頹靡而得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乃退位之爻、在巽而猶退位、則頹靡極矣、故與二同爲巽在牀下之象、而上九尤有喪其資斧之凶也、上九陽剛、則剛斷之斧也、上九正宜借資其剛斷、以振其頹靡、乃牽於柔懦之累、而不能振、所以喪其資斧而致凶、上九若貞固其退遜而不振、則終於凶矣、○資、借也、旅之資借財爲道途之費、亦借助義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振作之氣窮於極上、故必反乎極下、而巽在牀下也、資斧喪、

則非特無得、並有所失、無得卽失、非兩事也、故曰正乎凶、

巽、退遜也、退遜則無功、故六爻皆以進爲吉、以退爲凶、初六進退不果、故利在武人之貞、九二退遜、則及初、故爲巽在牀下、然能通初與五之情、則正以巽乎牀下而吉矣、九三在二之上、則重巽也、故爲頻巽吝、六四進乎上體、則無退遜之失、而有剛進之功、故有田獲三品之美、九五陽剛中正、則不終於退遜、故无初而能有終、上九非無剛德、然退遜而又退位、故巽在牀下、而有喪資斧之凶也、

兌䷹

陽至於再則需陰之情甚急需陰而卒得陰則其情暢悅矣陰位本在下變乎陽之極上則陰之情亦暢悅矣故其卦爲兌兌悅也兩體皆兌則其德不異故仍以兌名之○兌本交換之義陰上陽下其位交換一耦兩奇其體交換然其所以爲交換則皆出於情之悅非悅則陰陽陵亂不能交換也

兌亨利貞

悅則無忤於物故亨通然悅以正乃能亨悅不正不能亨也情欲之感得之則喜失之則憂豈足言亨惟天理在內無往

而非眞樂耳兌亨所以利乎貞也

彖曰兌說也

兌正秋其音爲商聲之悲其氣爲秋因之愁而其德則爲陰陽之和悅陰陽相感則交通而和悅拂逆則陽爲陰抑而悲愁悅樂悲愁併於一卦但悲愁乃造物之毀者機也故特表悅樂之情以爲卦德焉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卦體剛中則內蘊天德也柔外則氣象和平也卦義悅以爲利利而出於貞則順天以應人也以順天者應人則天之所動形皆隨之而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矣凡人之情歡愉則其形不疲歡愉而至於忘勞忘死則造命之權立乎此矣故曰悅之大民勸矣哉傳極贊卦彖之義非訓釋彖辭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附麗故曰麗澤主潤相麗而爲浸潤則朋友講習之象也兩悅相合故爲朋友兌爲口故曰講兩體重複故曰習學問之潤功多師或有不如朋友者矣朋友朝夕薰陶其爲

潤最深而講以潤知習以潤行有潛移默化於不覺者是則澤潤之和悅其情也

初九和兌吉

初九剛正而在極內則悅之本乎天倪也其外悅又爲二之剛中則內外皆不乖乎天矣無乖於天之謂和和兌故吉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疑阻礙也以剛正而悅剛中則通行無阻矣所悅無阻所行復何阻乎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剛中則悅天理而不悅六三之柔邪矣然六三則以柔邪媚悅乎九二故戒以孚兌然後吉而悔亡也君子不患其不受媚而患媚之來相悅媚之來皆剛中之德未能孚物耳孚則媚自不來所以得吉而悔亡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人果信其爲非道不悅之君子則邪媚自遠遠媚不如媚遠之信其志耳

六三來兌凶

六三柔邪則以柔媚悅人者剛中之天德雖小人亦喜之四

邪而二中故三不悅四而來悅九二也然獻媚於不受媚之前則羞吝矣來兌而凶者爲九四所陵也陰內斂故爲來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三苟得正則悅二亦不爲四所逼以柔邪媚二則四得以制之矣故來兌之凶由於位不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四陽剛則有悅五之情然剛邪則亦內悅六三之媚邪正涉於兩可故商其悅而心不安適也然三四皆邪則陰陽必不相和而有疾四介三之疾則知柔邪果不可悅而悅中正之五矣四遇災而後悔故曰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原有陽剛和悅之德則四之慶亦其所固有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九五陽剛中正自不悅邪然外臨飾正之柔則誤以爲賢而悅之上六大奸似忠其實乃剝喪國家之小人也九五孚之必危厲矣兌之陰爻有毀折象故曰剝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悅主外發九五之外惟一上六則九五正當悅上六之位也

上六又能飾正故九五易爲所誤而孚之

上六引兌

理剛而欲柔兌之陰柔皆私欲之悅也而得正於外則飾正以悅人者飾正以悅人欲引人以悅己耳故爲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飾行沽名亦居然賢德所不足者非篤實之德輝耳故曰未光也

悅之爲德由內而發外存乎內者有理欲邪正之分則悅乎外者即有天理人欲之辨初九剛正而外悅剛中則天理之

存發無乖戾故爲和兌吉九二剛中則悅在天德然外爲六三之柔邪所媚故戒以孚兌然後吉而悔亡也六三柔邪專以柔悅媚人然不媚四而媚二故象爲來兌而見凶於九四九四陽剛但剛而未正故悅五悅三持乎兩可然體本陽剛故一介三之疾而有喜九五陽剛中正但誤悅僞正之陰柔故有孚于剝之危厲上六陰柔而得正於外則飾於外而引人以悅己也故爲引兌悅德依形立象故專以爻德之剛柔定理欲而以外乖之邪正定吉凶諸爻所以有乘比而無應與八純卦無應與義也

讀易錄卷十三

渙䷺

內陷外入巽以伏乎陽下之陰入坎則坎之兩陰不復陷陽而其陷解散矣故其卦爲渙渙散也卦義似解但震以剛威震陰巽以柔入散陰陰陽功用各不同耳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陰陷散渙則陽亨矣然陽非陰則又無輔故其亨又在萃其所渙無形之渙惟鬼神廟以聚之則無形者萃矣有形之渙惟行旅舟以聚之則有形者萃矣但兩者之萃非貞不利萃鬼神而不正則神不來格萃衆志而不正則衆亦分崩也卦以渙散下體之陰爲義鬼神處幽陰暗象也舟行川澤卑下象也卦體上爲垣牆初爲廟門五爲太廟三四耦列爲昭穆二爲假廟之王坎不陷則陽德能以心亨應五故爲王假有廟卦象巽木在坎水上則舟也巽風散坎水之陷則大川不險故利涉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外體之剛分一爻爲坎之剛中故曰來來乎坎而不陷故不窮困此陽之渙而亨也三陰同德內體之柔分一爻於外而

以柔正得承陽之位、則坎之兩陰亦不復陷陽而上同六四之承陽矣、此陰渙而陽亨也、傳卽渙之亨以釋卦名之義、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在中謂得二之中、二以剛中應五、故爲有廟、廟之有無不在堂廡、而在德之中不中也、入坎而出坎外、故曰乘木有功、然曰乘木、則以人之用巽言、能用巽德、乃能渙散其險耳、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主氣、氣行水上、則水渙於風、然渙之爲功則在萃、萃氣之渙、故爲享帝立廟、享帝則萃天神、立廟則萃人鬼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六陰邪在下、則渙而陷乎坎內矣、渙之爲功在萃、故以萃乎二之剛中爲吉、九二剛健而能入陰之羣、則健壯之馬也、初得剛中之助、則其陷可出、故爲用拯馬壯吉、柔非得剛不爲功、而渙散之時、尤以得剛爲貴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坎之陷陰逆陽耳、順則承陽而無復逆陽、初六之所以吉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二自上體而來乎初六之上、有天半飛來之象、故爲奔其机、奔、急行也、机、憑依之器也、二奇覆初之耦、有机象、初爲陰始、乃羣陰所據以爲固者、陽剛疾出不意而據其所憑、則羣陰驚潰、而黨與渙散矣、若渙之稍遲、則黨與固結、必有悔、其圖之不早者矣、○爻義、後世名將多用之以建奇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孤陽散羣陰之黨、非乘其始謀未合、不能散其羣也、奔其机、則失其所據、而渙陰之志遂矣、故曰得所願、

六三、渙其躬、无悔、

六三本與初爲黨與、因九二據乎初上、則外移一位而居三、

其體外散、故爲渙其躬、然外渙則比承陽之四、而成渙功矣、故雖渙散其躬、而无離羣之悔也、不去邪黨、豈能比君子哉、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外謂六四、渙卦之陰原有結黨之情、既不得初、則志必在四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六四爲巽主爻、坎之兩陰由此而渙、以陰渙陰、故爲渙其羣、六四得正而承五、並能應初比三以承五、故不徒吉而元吉、然應初比三則萃全陰之渙而借之於承五之正、其功高大

矣渙羣邪而成大朋眞非尋常思慮之所及故曰渙有丘匪
夷所思黨與猶是而心獨異故曰思也四率羣陰以承五一
奇上出羣耦下附上尖銳而下廣闊四之功又高大故爲丘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渙羣而得元吉則化私黨而成大朋俾君子小人並生於天
地則朝野成光明正大之世宇矣故曰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九五應二以渙羣陰之邪二在坎水之內故有渙汗之象巽
爲命誥故又有大號之象大號之渙乎下如汗之釋體則所

渙四達不悖矣然非本所居之德以爲渙則言教者訟其咎
多矣故必本王者所居之剛中以爲渙然後无咎也九五用
二之奔机以爲渙其事近於權術故以渙王居无咎明之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五爲王位非剛德不能正其位居以陽剛之天德則其位正
矣王居之所以无咎者此耳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不與陰比而惟應六三則所渙者三也上九應三則以
邪暱邪必爲所陷故上九之渙必使六三之血去乃能惕出
而无咎也三在坎故爲血坎加憂故爲惕血能潤人肌膚上
若以三之柔邪爲血之潤己則必爲其所陷而憂惕惟渙之
使其血去然後憂惕出而无咎不然旣罹其憂而又獲咎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六三陰柔而險邪最能以浸潤中人於不覺故以血象之惟
於其爲血也而灼知其惕以遠之斯爲遠害之道耳〇傳截
去字而合渙字爲句渙卽去字義也
渙以散陰之羣爲義初六爲二所散則孤而無助故卽以承
二爲吉九二乃剛來不窮之爻然內體之羣陰相黨遲則不

易渙矣以少勝衆道在神速故必奔其机乃能悔亡六三因
二渙其初六之黨故外移一位而爲渙其躬然正因渙其躬
而外比六四之正故无悔六四柔正則能渙陰之邪渙初與
三之邪而納之於正以承五故元吉九五用二以渙羣陰故
爲渙汗其大號然渙羣陰之邪非陽剛中正不能也故必渙
王居乃能无咎上九之渙惟六三六三柔邪而陷陽剛故必
血去乃能惕出而无咎卦以散陰之羣爲義故承乘比應皆
有之要皆視所渙之陰以爲義耳

節䷻

悅而遇險則悅有所節卦體兩剛在內外有兩柔節之一剛在外外有一柔節之故其卦爲節卦德似損而其體不同卦體似困而其德不同參合卦德卦體而節之名義定矣

節亨苦節不可貞

情以節而平情平故亨然過爲節則情又太苦苦節非節也故不可以爲正而固守之情之節所以公天下而使之通非錮天下而使之苦故無節之情甘而不可貞過節之情苦而不可貞兩者皆非節亦皆不能亨而苦節尤易亂正故獨以

苦節戒之卦德兌悅故亨悅而遇險故苦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有節之悅故無不亨卦體在內兩剛爲兩柔所節在外一剛爲一柔所節剛柔兩分以爲節而內外遂皆得乎剛中因節得中而即因中得亨亨即卦之所以爲節也故以節亨釋卦名義但節之爲亨在中中之象見於卦體故專釋卦體之義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草木接筍處謂之節士君子操守不貳謂之節女守一而不變亦謂之節節情以適性性適而情益暢節苦則情鬱而性滅故曰道窮○苦乃離火炎上之味故節之苦皆離明之過也明士當擇主乃或苦以石隱明女當待聘乃或苦以不字明味不可縱乃或苦以粗糲明服不可侈乃或苦以結鶉皆明而失明也火德本明過炙則焦黑而味苦卦體外坎與離正相反苦則離火過甚而坎水之道盡矣外體之坎盡則內悅亦無從而得節故曰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復釋節亨以起下文義也悅以行乎險中則險不能陷而其行通矣而所以能通之實德則在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也卦

體因節而得剛中則凡所當之位無不中位之節而其通也乃中正以爲通耳九二有當位以節之象五則中正以通之象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中正以通之節化育之樞亦經綸之本也自化育言之天地之數奇三而耦兩三其兩兩其三其數皆六故數以六爲節兩其六則十二小之爲晝夜之節大之爲一歲之節十二其六則七十有二五氣順布之節也播五行於四時四時因以成歲焉自經綸言之聖人制度自一奇兩耦而增自十二而

殺其中奇耦參錯要皆酌乎財之不費不竭民之協情適性而已此中正以通之極量亦因革損益之本末源流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則以澤節水也君子以有定之澤節流動之度數其德尊者其數多其德卑者其數寡所制之數度皆酌乎德行之厚薄故恰中物理人情之節也坎矯揉制象兌口舌議象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內卦皆守閑而不踰節者初九剛正而在下則堅固其不仕

之節矣故爲不出戶庭初與四應然應四則仕於私門也仕於私門猶不仕也故以不出戶庭爲无咎六三耦拆有門象內卦之剛皆節於三故皆以三爲門二爲門內之庭則初爲庭戶矣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以剛正之才德而試於私門非通也乃塞也而四又守承五之節不妬賢而亦不能薦賢即應四亦不能通耳初九有剛正之才德故深識之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亦厲節於不仕者故有不出門庭之象然二有剛中之德而外應陽剛中正之君則不仕之節不可執矣二爲九五執意招羅之士而抗節不顧所以有凶二在三內故爲門庭

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二五有應則九二得時兼陽剛中正之君復安所得君乎此失時之所以極也時失既極所以致凶不然二雖石隱可言悔吝未可言凶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柔邪不可出仕則當守不仕之節三苟不節若則必嗟

若矣然三應無位之上六而六四又不爲汲引徒失節而不能得位故嗟也然亦正以不獲於仕而卒不能潰節之閑故終无失節之咎也兌口故爲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三之无咎勢分爲之非德爲之也三所爲者不節之嗟而已故傳借无咎之辭以明三之嗟爲自取

六四安節亨

卦在外則無固執乎節之心矣六四以柔正承五則優游於節而不失節之正者也故爲安節安節故亨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四得正而其體猶柔非承九五陽剛中正之道則雖安然於節而不能有中節之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五陽剛中正其爲節也機趣活潑故爲甘節得節中甘美之味也有甘美之節則其陳教敷政無往而不中節故往有尚尚尊上也離火苦故坎水甘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得中中則四旁皆足而面面皆順適矣此所以有甘節

之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九五之節變動不拘而至理實不可踰上六撿出其上而爲節極爻則轉以五爲潰閑而操之過甚矣故變甘節而其節苦也節苦則似節而實非節上若貞固而不變則執拗而悖人情能勿凶乎然上六亦柔正故遇凶而亦能悔亡柔正則固執之偏不能久也坎盡則爲離火之苦故爲苦節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不達權故道窮無權之經正失經耳

內卦皆守閑節內之爻外卦則皆從容中節之爻惟三上較異耳初九位卑而無應於五故以不仕爲无咎九二有應於五故以不仕爲凶六三有潰節之心矣然限於勢分之無應而亦不至有失節之咎也六四入外體而柔正則承五而無膠固之心故有安節之亨九五陽剛中正其爲節也任天而動而自然中適故節甘而往有尚上六撿出五上則固執其節而節苦然遇凶而猶能悔亡三以柔邪而失內卦之義故不節而嗟然仍在守閑之卦故終无咎上以過中而失外卦之義故貞凶然仍在中節之卦故終悔亡也○六爻有一定

之節初九是也有無我之節六四是也有任天之節九五是也有似節而實非節九二上六是也有不節而卒不能不節六三是也

中孚䷼

悅主外發入主內斂內悅外入則兩相併壹之象也併壹之爻在兩陰兩陰中聚而併壹則中德契孚之象也故其卦爲中孚○卦德似咸然咸以情中孚以誠咸無心中孚有心耳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至靜之中萬物之本也故物無靈蠢中則必孚然孚靈而不能孚蠢則其所以爲孚者必猶未至故中必以孚豚魚爲吉豚魚孚則天下更無險地矣故雖大川亦利涉也然中孚之德神化潛通有些微夾雜卽多阻礙故復以利貞戒之虛靜

中涵卽中孚之貞耳兌澤汙下豚所居也澤而入魚所伏也魚所伏行舟地也卦體中虛舟之象也風行澤上利涉象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柔在兩卦之內中之虛靜也剛得兩卦之中中之實德也虛靜而誠實中之本體也和悅其心而巽入乎物則中德與萬物相見矣此中之所以能爲孚所以能化邦也化邦乃足以盡中孚之量故究極言之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中乃萬物之信德於人則爲信信以孚物則默契本原之天故能及豚魚及者推及無餘之辭也木體實舟體虛乘木而虛其舟則實理運以虛靈故大川亦利涉也卦體六畫則中虛三畫則中實中孚之德在此故以乘木舟虛言之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虛靜中涵乃中孚之貞也三四之陰柔非地道之柔靜乃天德之至靜陽剛涵於至靜則天命之本體也故曰應乎天三四陰柔然非地道之陰故特以應乎天釋之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散鬱澤潤物鬱莫鬱於死獄而德爲中孚則死獄之天良

動矣澤上有風則鬱散乎前澤繼其後議獄緩死之象也兌口故爲議巽柔遜故爲緩觀旅及此君子於獄仁至義盡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初爲中孚之始始孚最宜斟酌中孚匪人終身之累君子愼終故虞度乎始虞則所孚不妄故吉也然虞則又近猜疑故戒以有他不燕燕安也中有猜疑非徒無以爲孚卽心亦不安適矣初九應四而亦承二然中孚之義其孚在中虞度而得二之中則壹志於二不可有他於四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虞非多疑用疑正欲專其志耳故曰志未變、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剛中與六三之陰邪不相孚故爲鳴鶴在陰九二純陽不染於陰邪故爲潔白之鶴應五而爲三所抑故爲鳴鶴居三之下故爲在陰然九二雖不孚三而初之正五之中皆孚矣初在下故爲子應其鳴故曰和九五中正而得尊位故有好爵二五以中應中故靡係九二我吾以五言爾以二言皆親愛之辭孚之驗也兌口故爲鳴二上應五故爲鳥屬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孚之義其孚在中非有中德不能孚也故初之孚二爲中心願中心願然後孚則五之應二之不應皆見矣故專釋初九之孚而義已足、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六三與上九應三上皆過中而亢不足以言孚也是爲得敵而已孚不在中則其心詭變無常故其於上也忽然相攻則鼓以作氣忽然解兵則其鼓罷聲又忽然憂上九之剛威而涕泣又忽然喜上九之剛邪而歌樂鼓罷歌泣即三亦不能自主故曰或中情雜亂而無定也全卦外實中虛有鼓象二得陰體一爻故有或鼓或罷之象在中孚而爲兌口之外爻、故有發爲泣歌之象、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孚不由中皆柔邪之故故鼓罷之無定也泣歌亦鼓罷意、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以陰孚初九之陽則月望日之象也不孚五而孚初故曰幾望幾者危惜之辭也孚五則得中孚之義矣故戒以馬匹亡无咎初九剛以動故爲馬六四應以陰耦則馬有匹矣、不應初故爲馬匹亡應初之正不如孚五之中故以馬匹亡

爲无咎四與初陰陽得正而相配故曰匹、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四與初陰陽相匹故曰類象辭馬匹亡初自不孚四也然四亦本不宜孚初故以絕類上釋之上孚五乃无咎耳、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孚二以中孚中故有孚五居尊位其孚宜廣然承五乘五之爻皆未得中故雖攣如於二而无咎九五之孚無所獨薄故不妨獨厚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中孚之義、以中爲孚、九五正當以中孚中之位、則與二同德同情、故氣機之契合、有不覺其固結莫解者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上九失中而在卦外、則中無孚德、而飾孚於外之象也、故爲翰音登于天、巽爲雞、雞鳴則高其頸、故其音翰、如上九飾聲聞於外、則翰音象也、飾高抗之聲聞、則翰音登于天之象也、上九剛傲特甚、傲物則亡心、而中德盡喪矣、若貞固而不變、能勿凶乎、○二有中德則尊而爲鶴、上失中德則賤而爲雞、鶴能遠飛、其鳴自能戾天、雞不能高飛、雖引頸而翰、奚益乎、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非不美、然聲聞過情、涸可立待、況無情乎、

卦以得中爲吉、失中爲凶、其不中之爻、則以孚中爲吉、不孚中爲凶、但在全卦、則三四爲中、在六爻、則二五爲中耳、初九承二、則宜孚二之中、而不可應四、九二剛中下交、不爲三孚、而得孚於初、然二實以孚五爲美耳、六三柔邪失中、外應失中之上九、失中則心無常主、故爲鼓罷歌泣之無定、六四柔正而未中、雖與初有陰陽之正應、然終以孚五之中爲无咎、九五陽剛中正、故與二有孿如之孚、其承乘之爻皆未中、故雖孿如於二而无咎、上九失中而亢剛傲、故有翰音登于天之凶也、

小過☶☳

內止外動、艮止兩陰於內、而震復遇兩陰於外、則止不勝止、其陰衆多矣、陰體小、故爲小過、卦體四陰包陽、則陰之數過陽、兩陰擠乎陽上、則陰之勢位亦過陽也○中孚四陽包兩陰、而非陽過、卦德悅而巽也、易之卦德相似者、則參以卦體、卦體相似者、則斷以卦德而已、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柔能過剛、則柔亨矣、然過剛之亨、非貞不利、而其貞則在乎承陽、惟承陽乃能過陽也、可小事不可大事、則不陵陽之貞、

不宜上宜下、則承陽之貞也、陰小而得二五之中、故可小事、無陽剛之才德、而又不與陽和、故不可大事、而小事之可亦在承陽、故不宜上宜下、承陽之下、則主輔相成、陽剛更無闕事、吉之所以大也、六體四陰外附、而震又上騰艮山之上、故有飛鳥象、震雷主聲、故飛鳥有遺音、象飛鳥遺人以不宜上宜下之音、則鳥之智猶能趨吉、陰不承陽、則鳥之不若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陰過陽而不能亨、非過也、乃亂也、過而亨、乃可以過、而所以過而亨、則在得時行之貞而已、時乎過、然後過焉、過所以貞而亨也、非與時行、安所得貞、安所得亨、又安可過哉、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小過之柔得中、而尤得位、然陰之過陽、正因其得位、故小過之柔、不貴位而貴中、得中故小事能吉也、大事非陽剛不能爲、陽剛既失位、則陰柔無所承、何以爲大事乎、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鳥飛則宜於上矣、而所遺之音、爲不宜上宜下之大吉、上飛者猶知宜下、亦可知上乎陽爲逆理、下乎陽爲順理矣、小過之陰陽不交、故陰以上乎陽爲逆、下乎陽爲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在山上、則能過山、然亦僅能過山、不能徧太虛也、故爲小過、過非美德、過而小、則賢者之過也、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衡以中道則爲過、然實非世俗之所及、故猶可過也、

初六飛鳥以凶、

初六過以應四、則欲過四也、陰邪不正、則其爲過也無顧慮、亦無遲回、乃飛鳥上騰之過也、陵尊甚急、不凶何待、曰以凶、則操凶有具矣、應四則過艮止、九三不能止其飛、故爲飛鳥、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疾飛以趨凶則其罹凶也勢不可挽故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踰四以應五故為過其祖遇其妣然二止於九三之下則以承陽之德過陽非陵陽也故又為不及其君遇其臣不及君而遇臣故雖過祖遇妣而无咎也四尊乎三故於二為祖五柔而在四後故為祖妣二之過陽非有成心故曰遇二有承陽之德雖應五不敢當五而為四之君故曰不及其君雖過四而仍與四和故曰遇其臣過祖遇妣二之象不及君而遇臣則六二柔以承陽之中德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二以承陽為德則以臣自居臣無過君之義故不及其君也、
二之美在承陽故專釋承陽之義而爻義皆足但爻辭臣字以四言傳則以二言耳、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九三在兩陰之上有過陰之象然小過之陽無過陰之義故以弗過明之在陰上而不能過陰則防陰之象也三有止陰之義故曰防之然亦防其過陽而已若惡其過陽而從或戕之則轉激過陽之患而凶九三剛過故戒其傷陰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小過之陰陽剛不能制之陰得勢而陽傷之則凶不可解矣、故有無可如何之凶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未正而為陰所過然非不正所致也故以无咎明之而无咎之實則為弗過遇之也四承陰下故為弗過不過陰而卒為陰過則不期之遇耳於四何咎乎然四若因其過己而往承之則必為陰所厲故四宜遠陰但既已遇陰則遠之亦仍為所厲故往厲之戒又不可永以為正而固守之蓋陰未

遇則不可往為就陰既遇則又不可故為遠與不惡而嚴之義迥不同也三之弗過辨爻德也四之弗過釋无咎也意亦迥別、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正當陰過之位陽而當此非其所宜故曰位不當四不奉陰則陰惡其疎而有厲然常往奉陰則陰又過陽而相陵陰性不可與長此往厲所以必警戒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正為過陽之爻過陽則亦有陰上陽下之交故為密雲

然小過之陰與陽無情雖出陽上不與陽和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一陰過兩陽之上則有兌象兌正西故爲西郊五過陽而得尊則兩陽皆爲五有故曰我西郊郊爲我郊豈可無霖雨之功故戒以公弋取彼在穴五降其尊以應二則不爲君而爲公二以陰耦承三四之下則能飛之鳥猶在穴也六五連屬三四以應二則公弋取彼在穴之象也弋以取二則陰陽和而雨矣連屬三四則與陽和六二承陽非弋正不能取二也西郊取兌象然非互卦之義乃六五統有三四之象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本無承陽之情未承陽而已上乎陽密雲所以不雨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上六本應九三然過乎卦之極上略無反顧之情則與九三並無不期而會之遇矣故曰弗遇一味驕亢不論陽之爲三爲四一槪上之故爲飛鳥罹之凶飛乎極上能勿凶乎災眚卽凶之實也天曰災人曰眚過兩陽之人位而出天位之上故災眚交集也過乎極上故爲飛鳥○弗過遇之弗遇過之皆恰切爻義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未承陽而已上已無霖雨之功矣況其已亢乎此所以凶於六五也

陰不承陽不可過陽過則必凶初六在下則未及乎陽而過陽也故以飛鳥凶六二能承陽下故可以過陽而无咎九三過乎陰上然非過陰之爻乃防陰之爻也但防之不可過剛耳九四爲陰所過故必知時守分以承陽乃能遇陰但旣與陰遇則不可遠之亦不可過爲近也六五過陽而不與陽和故宜連屬三四以應六二承陽之德上六一味驕亢略無顧陽之情故其凶最甚也

既濟䷾

乾坤以中德相交則乾化離於上坤化坎於下中德既通則全體卽不能自閟由是離下交坎坎上交離而乾坤大交大交之功必於水火調其氣氣不調則水常制火調則離火能用坎水以為功故卦取涉水之義而為既濟也不取卦德者坎離合體則乾坤調水火之功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離火能調坎水故險濟而亨離之主爻在陰坎之為陷亦在陰陰體小故既濟之亨在乎小但陰小之亨亨以承陽而已

故以利貞戒之陰惟得承陽之貞故能調和坎之兩陰使各承乎陽而不復為陷也不承陽則始雖既濟而終必潰亂也卦體六爻皆正利貞象也卦德內明外陷初吉終亂象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坎陷之濟不濟在乎陰爻陰以大自居則陷陽而不濟以小自居則承陽而險濟矣陰以小稱乃卦之所以為亨亦卽卦之所以名為既濟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離之柔以承陽為貞然所乘之陽未貞則柔不能貞也卦體初三五皆得剛正而二之承五四之承初上之承三皆得柔正則剛柔得承應之正而六爻又皆各當乎位之正剛正而柔復承之以正遂至六爻均無不正此貞之所以利也

初吉柔得中也

二乃離之主爻二之柔得中則陰陽相麗以為功初之所以吉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離明為坎所揜則明止而昏昧用事明哲之道窮盡矣所以亂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火內明故為思水外陷故為患患猶在外而內已用思則思患豫防之象也卦為既濟則患有豫備思患豫防之義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內卦用明則皆求濟之爻初為求濟之始求濟於既濟道在因其舊而翻轉之初九剛正則用力以轉舊章也故為曳其輪然亦非盡變而無餘也因舊章以為損益而已故為濡其尾沾帶舊迹而非淨盡也曳輪而濡尾變古而不失古故无咎應坎下爻故為輪在卦之尾而應坎水故為濡尾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濟已往之險則舊章必有當變之義義在變古故曳輪而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於既濟而求濟非剛武不能振其衰六二德中而體柔則守成之良相非撥亂之功臣也故不稱臣而稱婦婦之動非車不可婦之車非茀不可九五陽剛在上則二之車也亦二之茀也求濟之時五不應二則喪其茀矣然六二實無濟險之才德故戒以勿逐無應而又無才逐茀則必敗也迨九五既

濟之後則必用二以爲輔故七日自得茀也六二依五以動故爲車承五之下故爲茀二五相合則數七離有日象九五剛臨乎上亦有日象曰七日言其速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雖未剛然柔而得中既濟之後非此無以保濟故五應二甚速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當六畫中爻而求濟於既濟則中興也初之濟求內治則三之濟爲平外患矣高宗中興會並此爻故即以爲象離位南故爲鬼方於既濟而求濟則振其衰弱也於衰弱而用武其功最難故三年始克之爻在三故曰三年高宗平患之期亦恰與爻位符合也但九三過中而在下體之上則亦有傲志聖人之兵小心抑畏故又有小人勿用之戒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兩間功業皆人心精力之迹撥亂扶危之業成其精神不知幾費經營矣九三治定功成之候亦精力疲憊之候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外體皆保濟之爻六四則保之始也濟之始保補塞隙漏而

已故爲繻有衣袽繻舟漏也袽衣絮也以衣絮塞舟漏則舟可濟矣然非明不足以見漏非警惕不足以生明終日戒則能爲警惕而舟漏可塞矣但終日戒即衣袽非別有異袽耳卦以涉水爲義而四又陰虛故象舟陰虛故又爲舟之漏離文明則有衣服象離在四內故爲衣之袽離在下故爲終日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待其繻而塞之則已晚矣終日戒未繻而疑其繻耳未繻而疑其繻袽之所以有也若自信太過則已繻矣四能保濟故其心常有所疑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九五以剛武保濟則不及六二之柔中矣故爲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陽位東陰位西二陰五陽故五東而二西守成之時二之柔中能與五相匹故曰鄰六二爲離大腹之牛九五用剛而不用二之柔則坎水滅離火而象爲殺牛六二以柔中通其誠則祭之象也武功旣定始用懷柔則首祭之禴也九五用剛則天下畏威而未懷德六二用柔則天下心悅誠服故九五之保濟不如六二實受其福也○九五言殺牛而不言祭剛武不能孚物也六二言禴祭而不

言祭品貴誠而不貴文飾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險難旣濟則非用武之時乃靜養元氣之時矣故五不如二之得時也二能爲五懷柔天下故吉之來大也

上六濡其首厲

上六之濟已終則濟已旣矣而上又陰柔則積弱不振勢將覆沒故有濡首之厲不能精勤者不能晏安也在坎陷故爲濡在卦上故爲首也然五用二之柔而受福上六柔正而濡首者五得尊而上退位則上爲柔弱不振之象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濟已旣則居火於積薪勢難久恃而又溺於晏安益不可一朝居矣

卦以涉水爲義而內卦皆求濟之爻外卦皆保濟之爻但求濟則用陽剛而保濟則尙陰柔耳初九爲求濟之始於旣濟而始求濟則變舊章以修政事也故爲曳輪濡尾之无咎六二不能爲濟而能保濟故求濟則喪茀然五終用二以保濟故七日則得茀也九三爲外攘之爻能爲濟功但不免艱難耳六四爲保濟之始故道在防其亂萌九五不能以剛武保

濟故不如二之柔中能懷柔天下也上六之濟已旣所謂終止則亂者也故有濡首之厲卦之內外各爲其功故二五之外皆無應與義也

未濟

乾下交坤而得中則天一生水而坤化坎坤上交乾而得中則地二生火而乾化離離上坎下則火上炎水下行坎水不爲火用而其險不能濟也然乾坤之機緘已通則非不濟也特未濟耳故卦爲未濟○陰陽立體於乾坤發機於未濟而大交於既濟由既濟而上泝之則乾坤始交之未濟由未濟而上泝之則陰陽兩立之乾坤此下經所以終未濟而復始於乾坤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陰陽以中相通故有亨機離在上則明過乎險亦有亨德但坎之暗昧猶在內故戒以小狐汔濟濡其尾則无攸利也坎有狐象在下故爲小狐狐性疑狐而小則其疑亦小小狐而得離明亦幾濟矣乃疑根未盡終不能脫而濡其尾故无攸利也坎在下故濡尾濡尾則大明敗於小疑安所得利乎○易彖言人事吉凶頗爲詳盡然人不皆奉行者皆疑於凶不必凶吉不必吉耳故於卦終發狐疑无攸利之義惟其狐疑是以未濟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未濟而猶亨亨以明能過險耳然柔中則離之所以爲明者故以柔中言之二濟之義皆以離明濟坎險故皆取柔中之德而不論剛中之義○二濟卦名之義皆於亨見之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未濟之亨雖貴柔中然小狐亦未出乎剛中故亦幾可以濟也若陷其剛中之德則離明在前坎疑卒乘其後先明後昧其明不能繼續所以濡尾而无攸利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六爻皆不正故曰位不當然剛柔皆相應此亦六十四卦不

多有之美也卦之名爲未濟而非不濟及小狐之可以汔濟皆可以旁參乎此故傳特贊之大抵二濟爻位皆有正不正之義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性上炎水性下流火在水上則上下各居其方也士農工賈各居其業尊卑貴賤各居其分則物物各居其方即物物各得其所矣但君子之所以能爲居方則皆由於慎辨得之坎疑惕慎也離文明辨也慎以辨居方之本也此未濟所以非不濟也

初六濡其尾吝

初六之未濟則陷陽而未濟者以在下之陰邪而陷在上之剛中則爲陷無功僅濡九二之尾而已爲邪已可羞吝爲邪而僅及尾末羞吝益甚矣坎水故爲濡在二之下故爲尾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竭盡爲陷之才而僅及其尾則不智可謂極矣離明乃能濟坎昧能勿濡乎濟險在離明故濡尾在不智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九二剛中而爲初三之陰邪所陷故事有未濟二若罷初與

三之柔邪則終不濟矣故戒以曳其輪貞吉曳轉向初與三之輪而向五則應與正而濟功成故吉也坎爲輪爲曳故爲曳其輪○曳輪之義與既濟之初不同既濟之初翻轉舊章此則曳轉向初與三之輪以向五易之爲道屢遷此亦可見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以剛中之德比初與三則雖中而行不正應五然後陰陽之應能得正正所以吉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爲坎陷成爻故六爻獨三言未濟三若以未濟往則無論其比四應上而皆無不凶若棄陰邪之坎疑而外求離明則險濟矣故利涉大川去坎而得離明則涉川象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有陰邪之險德故曰位不當負險以往安往而非險途哉位不當者皆不吉而六三爲甚故特明之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內體皆未濟之爻而外體則皆求濟之爻也九四有離明之剛德則能爲濟功但剛明而尚未純正故以貞吉戒之貞吉然後未濟之悔亡也貞在佐五而爲濟功故爲震用伐鬼方

貞之吉則在得五之寵故爲有賞于大國六五柔中而奮發則欲用四之剛以求濟功故四有征伐之象離位南故爲伐鬼方求濟於未濟非旦夕之功四臨坎險之三爻故爲三年功成於三年則功大而賞亦大故受大國之賞坎水襟川帶河有國象四臨內坎故爲大國四承五命非天子自將故不曰高宗而曰震用六五柔而能奮故曰震非卦名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剛明則有求濟之志然非承五則必有未濟之悔故惟貞吉悔亡然後求濟之志行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之求濟、在孚二以修內政、用四以為外攘、但柔中而未正、故以貞吉戒之、貞然後有孚二用四之吉、而无不濟之悔也、六五之貞、不恃位而恃德、故不曰君而曰君子、為文明主爻、故有德光、以君子之德光為孚、則必有所孚而成內修外攘之吉矣、○凡吉爻皆以貞吉戒之、卦有六體不正之象、爻之疵累在此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日光曰暉、天子而有君子之光、則明並乎日、故不必言所孚

之吉、而其暉先為吉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卦之未濟、由於六三上九以剛應三之柔、則三之邪、卽上之咎也、故上九之求濟、功在剛以孚三、使不為陰邪之陷而已、水氣上騰則為酒、三上孚則變下陷而為上騰之酒矣、故有孚于飲酒无咎也、然上九亦剛邪、上若以剛邪孚三之柔邪、則三不為酒、而仍為坎水之陷耳、故戒以濡其首有孚、則失飲酒之義也、溺於卦上、故為濡首、爻義在酒、飲濡二字見之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上能和三、則三上升而為酒、上九納三於正、則飲酒也、若暱其邪、則濡首矣、變飲酒而為濡首、皆暱三過甚而無節止耳、故曰不知節也、○酒能發人之歡心、然亦能亡心而喪性、酒乃坎水上騰之氣、坎乃人心之陷機、酒挾陷心之機、故能陷人而亡心也、

卦德內陷、則皆未濟之爻、外明則皆求濟之爻也、初六陰邪在下、則為陷而未濟者、故為濡尾之羞吝、九二為兩陰所陷、則不能為濟功、故宜曳轉其輪以應五、不應五故未濟也、六三為坎陷成爻、則備有未濟之凶德、然外接離明、三能棄其柔邪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九四剛明而求濟於外卦、則外攘之爻也、但以輔五為貞、卽以輔五為吉耳、六五之求濟、在應二以修內政、用四以為外攘、然非有文明之德、不能得二四之孚也、故吉在君子之德光、上九之求濟、在應三於上、而不使下陷、故以孚于飲酒為无咎、但不可暱之過甚、而為其所陷耳、爻中承乘比應皆有之、要皆視卦德以為義也、

讀易錄卷十四

繫辭上傳　文安陳克緒註

後學傅天秩校刊

受業陳紋麟編輯

傳凡十二章大旨言乾坤易簡衍易盛德大業學者所以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爲崇德廣業之實功而觀玩則以變化爲主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言卦爻未畫之先陰陽兩立之德已在兩間所以起下文摩盪之意也每上截皆兩間法象每下截則卦爻易象也易

象千變萬化皆以兩成故首言乾坤定之義貴賤位以卦兩體及六位言剛柔斷以卦德及爻德言吉凶生以兩卦相重之得失及乘承比應之得失言變化見以兩卦相重之性情及乘承比應之性情言凡易中兩立之象皆備於兩間則易與天地實一物而已○方向也謂性情之趨向也物事物也謂所爲之事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承上文而言兩間體象皆以兩爲用故聖人之畫卦爻亦以兩用也剛本在上下而摩乎柔則震坎艮之卦成柔本在下上而摩乎剛則巽離兌之卦成八卦既成每卦之上又各盪以八卦而六十四卦因以成焉獨撫門學葦列曰盪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承上文而言造物以摩盪爲功也雷霆鼓之以兩風雨潤之以兩日月兩運而寒暑遂各成於兩皆承上以起下之辭也○此祇言陰陽以兩致用非分配六子象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承上文而言陰陽摩盪而生人也乾摩盪乎坤則爲震坎艮而成男坤摩盪乎乾則爲巽離兌而成女男女之生皆資天

地訢合之德而其成則各即乾坤以爲道道也者往來摩盪之路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上節言乾坤賦人以形此言乾坤賦人以氣也乾之精氣在人爲神神故虛靈而爲知乾開萬物之先故能知大始坤之精氣在人爲魄力乾之神雖靈然非得魄力以持之則其神浮游神之堅定不移者魄力成之也凡人意念堅定皆能有成故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上節言乾坤賦人以氣此言乾坤賦人以易簡之理也天理之發自然流露無所矯拂故其知徑情直行極爲平易坤則順其自然無所紛更故其能極簡便但易知非艮知艮知乃氣分中神識易知乃天理之眞知也簡能非兀坐無事順理而行無造作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承上文而言易簡之理爲人之盛德大業也平實坦易之理乃人心之同然故人皆易知順其平實坦易則事不艱險故

人皆易從易知則情與物洽故有親易從則事易奏效故有功有親則德之入人深而人不忘矣故可久有功則業以積而廣溥矣故可大可久之德非邪世所能亂故德爲賢人之德可大之業非時地所能限故業爲賢人之業○以上五節皆言造物功能所以起下節之義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言學者體易之量也易簡之理盡乎天下之物事學者能全易簡則天下無餘理矣備有天下之理則參天贊地之能事畢存乎此而人與天地並位爲三矣言此以結通章意也

右第一章

此推本乾坤易簡爲人之盛德大業學者得之則與天地並位而爲三其下十一章皆發明此章之義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聖人設立六十四卦皆所以觀吉凶之象然猶慮象不易明因繫彖辭以明其吉凶彖繫則吉凶之象益昭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言六爻之象也凡卦皆乾坤交感之體其陽爻則剛推去柔畫而居之者也其陰爻則柔推去剛畫而居之者也剛柔

相推卽乾坤所生之變化變者自無而之有化者自有而之無其來推之爻本無而忽有故曰變其推去之爻本有而忽無故曰化然亦謂吉變而化爲凶象凶變而化爲吉象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此申首節繫辭觀象之意而爻之繫辭觀象亦在其中矣凡卦爻有失理之象則無不凶有得理之象則無不吉得失未甚則其象可憂可虞而爲悔吝但卦有吉凶而無悔吝爻則吉凶悔吝兼之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也
此申第二節爻象之意而卦象之剛柔變化亦在其中矣變者自無而有故象爲造物之進機化者自有而無故象爲造物之退機、剛主動日出則羣靜皆動晝之象也柔主靜日入則羣動皆靜夜之象也六爻發爲變化見以剛柔則六爻皆非靜體悉屬動機六爻併合三畫之體於一卦、則三才發動之象也三才之所以發動則太極之以一化兩爲之故不曰三才而曰三極也但爻象惟有剛柔變化而六爻之動則統剛柔變化於一卦乃首節設卦觀象之義、觀卽觀三極之道

而已○爻有進退晝夜之象卦有三極之象則天道備乎此矣所以起下文觀玩而獲天祐之意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序序矣謂卦爻尊卑貴賤之等也易之序本乎天居易之序則有安而無危故君子樂於居、易之辭透徹天人玩易之辭則理豁於心眞趣活潑而人事之趨吉避凶更不待言故君子樂於玩、序以卦爻之象言辭以卦爻之辭言、曰爻辭則卦辭存其中矣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承上文而遂言觀玩之功然其功則有二、一在平時觀象玩辭使易道涵養精熟、一在臨事觀變玩占以達於用然用占之道亦有二、一在易之象辭精熟、自能於應事時拈取易理以應物一在應事而心疑於理、則揲蓍以占之兩者皆占也而揲蓍特通占之窮耳、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君子之動靜因應、黙契乎天矣、契乎天故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右第二章
承上章而遂言崇德廣業之實功在乎觀象玩辭觀變

玩占也首四節言卦爻象辭之全乎天末二節言觀玩之獲天祐、細玩之自見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言全卦之象、爻言一爻之象、然全卦之才德於一爻見之則與彖迥不同矣、故曰言乎變、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彖象之言言吉凶悔吝无咎而已然吉必由於得理理得則險境皆爲吉途凶必由於失理理失則坦途亦爲凶境故曰

言乎其失得也悔者事過而愧於心吝者事過而怍於人害大則爲凶害小則爲悔吝故曰言乎其小疵也无咎則事本有咎而人能无之故爲善補過若有咎而後補是悔也非補矣善補者識其咎而豫補之故无咎之義勝乎悔言此以明彖爻立辭之義所以起下文玩辭占之方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承上文而言玩辭占之方也列行列也凡卦爻之吉凶皆生於貴賤之位卦以兩體相重爻以剛柔爲體其吉凶尙難驟定惟列以尊卑上下之位然後卦爻之或因尊貴而生吉凶

或因卑賤而生吉凶乃無不見非列以貴賤之位其吉凶正無據而定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齊等量也爻體剛大而柔小大者不必皆吉小者不必皆凶視卦之宜大宜小然後吉凶可定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之兩者聖人立辭之準也學者卽準此以辨卦爻之辭則聖人立辭之義可識卽卦爻之吉凶可辨矣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此言避悔吝趨无咎之方也悔吝既成雖聖人亦無如何惟於未悔吝之初憂其爲悔爲吝而介然持之然後悔吝可免也无咎本皆有咎然惟不忌所以无之故終於咎若惕然於咎之終必有悔則震懼警動而咎可免矣○此與上節皆互文也列貴賤齊小大則悔吝无咎已辨矣憂介震悔卽趨吉避凶之方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結全章意也卦義有小大之不同大則爲吉凶小則爲悔吝无咎言卦則爻在其中矣卦有小大之不同故聖人繫辭亦危險平易之各異然大旨在示人趨避而已故曰各指其所之之往也辭之所在卽人之向往也

右第三章

此申上章玩辭占之義也辭占之義上章尙未明備故覆申之通上章皆崇德廣業之實功故下文遂言德業之盛大○此章玩辭占之功最爲精要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祇一太極默運陰陽陰陽互爲交感天地如是卦爻亦復如是易與天地原非有兩故與天地準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者充滿遍塞無虧於天地之量綸者條理聯合無歉於天地之功也言此以起下文體易合天之義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承上交而言聖人蘊易而爲通徹幽明之智也易與天地準則天之交地之理皆與易契合於一致而天文地理之昭著者則爲明其黙運者則爲幽幽明之本末源流易皆備之故聖人知幽明並知幽明之故也明莫明於萬物之死生易能原物之所以始則生之說可知矣反始卽終易能反物之所以終則死之說可知矣幽莫幽於鬼神鬼神者乾坤精能之氣也乾之精氣伸而神坤之精氣屈而鬼屈伸相感而品物

流形觀物形而鬼神之狀可知矣精氣游衍物內則爲魂魂之游衍乎物怪怪奇奇各効其能皆游魂之變爲之也觀游魂之變則鬼神之情可知矣聖人於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而皆無遺知則其通徹幽明之智德不亦盛哉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承上交而言聖人以盛德之智爲大業之仁也聖人之智與天地相似故天地聖人兩不相違而聖人之大業起矣智與天地相似故其智能周乎萬物智周萬物者仁周天下者也其仁爲天下所率由故曰道其道爲天下所託命故曰濟智周道濟本體一原故仁智不偏勝而有所過雖極之見仁見智之旁行而終不流於一偏也自不流之智言則天機活潑有自然之眞趣而樂夫天機洞徹有神明之眞契而知命樂天知命智者之不惑也然已立仁者不憂之體矣自不流之仁言性天無累則所處皆安土性天無息則其仁自敦厚安土敦仁仁者成己之德也然愛物之理已成能於此而仁又措之爲智矣卽智見仁卽仁見智智仁所以不流不過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承上交而言仁智合一之德業以結易與天地準之義也範陶鑄也圍匡廓也天地之功用化而已化無爲有而萬物育化有爲無而萬物盡聖人陶鑄其化使物物各遂其生匡廓其化使物物囿於運量其範圍也恰中乎節而不踰其分故曰不過有餘則易過故以不過言之曲委曲詳盡也號物之數有萬而聖人之成之也彼此異宜始終異術皆無不曲折盡致而纖悉無遺焉範圍天地以包乎物外言曲成萬物以入乎物中言皆大業之極量也然其所以能爲大業之極量

則由於通乎晝夜之道而無遺知耳晝夜之道卽幽明生死鬼神之道以其存乎目前故曰晝夜通乎此故範圍曲成神化而无方所也然其所以神化无方皆易之无定體爲之耳

右第四章

承上文而言聖人之盛德大業皆由於易下三章皆申明此章之義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化育之機祇在陰陽交接轉換處逗漏消息一陰一陽迭爲轉換則機緘湊泊機致勃發由是來往交通而道生焉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言道之賦予於人以起下文仁智之義也承前之謂繼天道流行至賦予於人則天事終人於是繼接天道以爲性命之始所繼者無缺欠亦無夾雜故無不善然道既在人則理入乎氣而機全乎陰陰德內斂斂其所繼而涵之於心則爲性故曰成之者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承上文而言偏仁偏智不可以爲道以起下文仁智合體之義也繼善成性之道渾然一天自其天之無僞無雜言則爲仁自其天之通明朗徹言則爲智仁智一德原非有兩但仁者見道於仁智者見道於智則皆域於聰明之一偏而下此愈不識陰陽迭運之仁智君子之道所以鮮知鮮能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承上文而言仁智合體之盛德大業惟天地爲獨至也造物之德誠壹不雜而又靈活不滯誠壹不雜則全乎靜靈活不滯則全乎動然動非異動卽靜者動耳故曰顯諸仁靜非異靜卽動者靜耳故曰藏諸用顯仁藏用皆迭運於自然故鼓

鑄萬物而無心也無心之化出乎自然故無憂聖人亦出於自然但不能不有心耳故不與聖人同憂也聖人非小於天地特天地之盛德大業更超事爲之迹故曰盛德大業至矣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覆申上文德業合體之義也業之大非大以在外之功而大以在內之蘊量功業未發而大業已富有於至靜之中更無虧欠是乃業之所爲大耳德之盛非盛以在內之藏而盛以在外之發越朕兆既萌而盛德卽日新於至動之地不可抑

過是乃德之所爲盛耳大業之富富於內盛德之新新於外
體用一原顯微非兩有二乎哉○以上五節皆言天地之盛
德大業此下四節則易之盛德大業也
生生之謂易
此言易之陰陽迭運也易由一陽生一陰一陽由一陰生一
陰一陽生而爲四四爲八以至於六十有四而成卦則易以生
生爲義也天地之道陰陽迭運易道亦陰陽迭生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言易之繼善成性也人繼天而成善乾則繼太極而成象

人繼善而成之則爲性坤則承成象之乾而效法之天地之
道繼善成性易道則成象效法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此言易有智仁之德業也易之蓍法極變化之數爲知來之
占則易有前知之智矣易之體象通乎天地陰陽之變而盡
天下之事爲則易有事功之仁矣天地有見智見仁之德業
易則有知來通變之智仁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言易有智仁合體之盛德大業也天地之盛德大業有顯
仁藏用之不測易則有陰陽變化之不測天地之盛德大業
有富有日新之極至易之陰陽不測則以神爲極至一故神
陰陽豈異體哉
右第五章
此章易與天地逐節對舉以起下章之義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
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之爲道充塞天地一物不遺故曰廣統包天地一體萬物
故曰大惟其廣大故言乎遠則徧溥而無所不到言乎邇則

靜敦而無所偏倚遠不禦大而無外也邇靜正小而無內也
大無外小無內故凡天地間物事無所不備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
闢是以廣生焉
申言廣大之實德皆乾坤之動靜爲之也乾自元亨而後機
緘漸歸凝聚之以至於至靜則精氣專一無些微夾雜故
其靜也專乾自利貞而後保合之德翻然勃發徑情直達故
其動也直靜專動直則色色形形皆自天命原頭一湧而出
故曰大生坤當乾靜專卽合攏衆形以歸保合故其靜也翕

當乾動直卽鼓鑄萬有以造象形故其動也闢一翕一闢萬物遂生成變化於其間故曰廣生易之廣大於生物見之故其廣大皆曰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廣大卽天地之所以爲體易道廣大故配天地此以體段言也變通卽四時之所以爲功易道變化故配四時此以功用言也陰陽之精日月得之以爲明日月以精氣感通而萬物之性命以正所謂義也易之陰陽以交感爲義故配日月此以樞機言之也易簡卽天地之德自然而無乖戾故曰善易

中諸卦爻皆本乾坤之德以爲德則乾易坤簡爲最善矣故配天地之至德此以根柢言之也體段功用樞機根柢無不與天地脗合則易與天地渾然一致矣

右第六章

承上章易與天地對擧之義而合言之所以終第四章易與天地準之義也上章遂節對擧此則言其體要耳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與天地準故其道爲極至惟其極至故聖人用以崇其德廣其業德莫精於智智統乾天之體故極其崇業莫大乎禮禮統坤地之道故從乎卑聖人之神明默契乎乾則其智之崇高效乎天矣聖人之因應默協乎坤則其禮之卑讓法乎地矣變智仁而言智禮者禮乃仁之盛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覆申上節之義也自有天尊地卑之位卽有一段易理行乎其中此易之所以爲極至聖人所以能崇德而廣業也聖人蘊易以成性而性之成也存之又存則崇效卑法之體立矣由成性存存而開道義門戶則崇效卑法之用行矣

右第七章

承上二章而言聖人用易以合天地所以終第四章之義也○統上四章皆發明聖人盛德大業之極致然其實爲學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要其極耳故下文遂詳觀玩之事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諦觀天下見萬事萬物之繁賾皆生於彼此之相與故以八卦兩合之體擬其相與之形容象其物理之所宜易所以名爲象也擬形容象物宜卦體如是卦象亦然象者言乎

象者也非象則繁賾之形容物理之事宜正不易識耳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聖人諦觀天下事物未有常靜而不動者故於六爻之剛柔六位之尊卑會合卦象之情事以通其義類會通既定則逐爻一定不易之理自然顯露而爻之典禮出矣由是即典禮以繫辭辭繫而爻之吉凶皆見焉非辭則爻之所以為爻者正不易識故必繫辭以斷其吉凶乃可謂之爻耳○禮即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爻以相交為義交則有往來之節文品則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卦象天下之至賾彖辭即言至賾之吉凶故不可厭惡之爻象天下之至動爻辭即言至動之吉凶故不可乖亂之彖象之吉凶甚悉而後人不能遵行者皆因其不便於己而惡亂之耳不知吉凶之分正在乎此故以不可惡不可亂叮囑之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承上文而言觀玩之方在擬議乎言行以成變化也卦爻象辭皆懸空示象懸空言理學者欲應之於事不能與之契符也惟擬比其象議論其理得其意而不泥於象辭然後可以變化象辭而成之於事為也擬在言議在動皆互文耳○學易之實事莫切於言行而言行非擬議不能變化象辭而用之以下八節即擬議以為變化之方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承上文而言擬議象辭以變化於言行也如中孚九二本為不孚三而孚初與五之象然擬議以為變化則有修言行之義其曰鳴則言之象也曰鳴鶴則言之純潔無疵也曰在陰則居其室也曰其子和之則言之應乎邇也曰我有好爵與爾靡之則言之應乎遠也然在陰則亦有不應之象故又為不善之言則遠邇皆違也其言如是其行亦然而爻在中孚則言之出身加民行之發邇見遠即所孚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關之樞機之善天地可動可不慎乎中孚九二本無言行之義而擬議以為變化則修言行之道也○言行者德

業之實事言行之善在身則爲盛德入世則爲大業故擬議之功即以言行爲例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笑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同人九五本爲克三應二之象然擬議以爲變化則言行當可而又出於誠也一爻而有號笑兩象則行之出處不同言之語默不同也而爻在同人則九五以剛中之實心爲不同之同矣行有實心則物不能間故其利斷金克三之剛則斷金象也言有實心則氣味契合故其臭如蘭應二之柔則如

蘭象也自不同言之則一身雖有出處語默之各異自同言之則接物必有斷金如蘭之誠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大過初六本爲潔誠以奉陽剛之象然擬議以爲變化則愼言象也藉亦藉也九二爲陽最下之爻則錯諸地亦無不可初六藉乎其下則有致愼之心矣乃藉猶用茅則以潔誠爲愼其愼尤爲極至茅本微薄之物然將之以愼則物微而用重能愼夫何失乎○承上文用誠之意而言致愼之功愼則無不誠但用愼則在言耳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謙九三本爲陽剛有功之象然擬議以爲變化則行致其恭之象也九三勞而謙則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矣凡人之矜能皆艱於其所能耳若學問有餘則不世之功自視皆尋常閒事何容心於驕矜故不伐不德爲學問深厚之至也不伐不德則能以功下人爻辭君子有終吉即語人以功下人也

其行能以功下人則本盛德而發爲德言其言亦盛本謙恭而發爲禮言其言亦恭德禮者棲身之位也德盛而禮益恭則所棲安矣故致恭正所以存安身之位也此言行貴乎恭兼及言者言爲行表乃行之極至也○上節言言之貴愼根乎心也此節言行之貴恭見乎身也以上四節皆言用易以修言行最爲精詳言行者學易之實事盛德大業之資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言不謙之失也乾上九本陽剛過亢之象然擬議以爲變

化則有不謙而驕之象龍曰亢則氣驕而不降矣驕物者必賤物賤物者物亦從而賤之而已反無位驕物者必棄物棄物者物亦從而棄之而已反無民驕物者尊己而絕物絕物者物莫得而附之故賢雖在下而无輔謙則德盛而體尊不謙則亢而有悔君子所以必致恭以存其位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言不慎之害也節初九本勵節不移之象然擬議以為變化則致慎之象也曰不出則言之慎密也不出然後无咎則

出必有亂矣禍亂之生多階於言語之不密君言不密則臣知其輕率而不足有為君將失賢矣臣言不密則敗君之事而君棄之臣將失身矣言乃事前之幾也幾洩則害成不慎則既喪其德又罹於害君子所以藉用白茅而不敢不慎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言言行不誠而偽飾之害也解六三本為邪於二四而見傷於上六之象然擬議以為變化則偽飾言行而見惡於世之象也負本小人之事而乘則君子之器嘉言懿行乃君子修身治世之利器小人偽襲於身則欲以君子之嘉言懿行竊天下之爵祿耳然已以盜術誨天下矣盜非自外小人以盜欲盜之思亦猶慢藏之誨盜冶容之誨淫耳小人之偽飾言行乃盜術也然終亦為盜所奪盜即不奪而奪伐之思又何以堪邪君子所以誠於言行而出處語默必期於同心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也

此推極言行孚應之效也大有上九本為六五所有之象然擬議以為變化則言行孚應天人之象也曰自天祐則天祐助之也曰无不利則人祐助之也天何以祐祐其言行之順乎天耳人何以祐祐其言行之信乎人耳順天信人則其孚偏溥而樞機之發動天地矣然君子修言行之心則惟履其內蘊之信思其外見之順志不在祐而專尚賢德此所以實有其信實有其順而樞機之發能孚應遠邇也○此上八節皆言修言行之意辭旨反覆相應玩之自見末節本在第十

二章之首今依本義當在此

右第八章

此言觀象玩辭之功在擬議以成其變化也然其所以爲變化者則以言行爲大端言行乃涉世之業亦即切身之德擬議乎此則盛德大業之基立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蓍法衍於河圖河圖之數中宮外生四旁而以奇爲天以耦爲地言此以起下天數五地數五之義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數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天五地五各居其方故曰五位五位之數皆奇耦相宗故曰有合然形之所由合皆本於情之兩相得太極渾陰陽奇耦於一致而發爲崇陽之奇崇陰之耦則陽奇有得陰耦之情陰耦有得陽奇之情矣惟其相得故有合也但一六以水智合二七以火禮合三八以木仁合四九以金義合五十則以氣機合於始土信合於終五位之合各不相同故曰各有合五位各分而同有所合則五位亦必會同而共有所合矣故天數之二十有五地數之三十可以統於五十有五而成變化行鬼神也鬼者陰之靈耦之精神者陽之靈奇之精鬼神行然後陰陽奇耦之變化成也

大衍之數五十

蓍法推衍河圖之蘊故曰衍河圖衍則天地鬼神不能違故所衍者大大衍之數起於中五然中五乃所以爲衍而非其所衍也所衍之數惟中十及四旁生成之數故大衍之數五十也

其用四十有九

衍法根柢於中五而發機於中十中十即五之一升一降也中五之體以一涵四一涵四爲一升一降之兩五則兩五同體於中一而兩五之實數惟九矣九合四旁之四十皆中一之變化也故大衍之數以四十有九爲其用○四十有九分之則爲七七而卦體則成於八八以少陽之七變化於少陰之八鬼神之能事畢矣

分而爲二以象兩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中五一升一降而化生兩儀故蓍兩分其策以象之上下兩

五皆以四涵一而所涵之一不滯於一五故蓍必挂一挂一
則蓍分為三所以象三才也兩五皆以四涵一則兩五之實
數皆四故蓍必四揲而即以四為一以四為一則四時成歲
之象也兩揲之餘皆歸於扐則蓍之積餘也故象閏焉五歲
之中必有兩閏故一變之策必有兩扐挂一之策以一統四
故有五歲之象一挂之後必有兩扐故有再閏之象再閏統
於一歲故再扐之策後於挂一也言蓍法與造物本末源流
節節契合衍之所以大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

期之日

此言乾坤過揲之數與歲數符合也乾策過揲四九三十六
共六爻則二百一十有六坤策過揲四六二十四共六爻則
得百四十有四合之當一期三百六十日也二少過揲之數
亦三百有六十蓍用其變二少之數即乾坤之變化也○今
步占法以三百六十為整數而以氣盈朔虛進退於其間盈
虛進退之數與蓍法絲絲脗合今法所以勝於古也詳見卷
首蓍法中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此言全卦之策亦與萬物合也六十四卦之陽爻一百九十
二太陽逐爻過揲三十六共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亦
一百九十二太陰逐爻過揲二十四共得四千六百零八策
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凡地產之物無不成象於天天
之列宿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物產之數可識矣二少之
策亦得此數但動則二太靜則二少耳○此上三節皆言衍
之所以大以起下文顯道神德行諸義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此言成卦之事一變之中有分二挂一揲四歸奇之四營然

四營猶未成爻而變化之道則已備故曰成易如一變之儀
凡三變然後成爻故十有八變然後成六畫之卦也

八卦而小成

九變則成八卦之體八卦體用剛柔則性情成矣然八卦之
性情雖成而非各乘以八卦則性情之底蘊猶未盡故八卦
為卦之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此言六十四卦為卦之大成也每卦皆乘以八然後外卦引
內卦之性情才德而伸之內卦亦引外卦之性情才德而伸

之內外兩相引然後卦之蘊藏畢伸也兩卦相重則六爻一類一類而觸於乘承比應之剛柔邪正則卦之性情才德必別有一番作用又生一番道理故觸乎其類必別有進長也引伸觸類則應世之才能無不備故天下之能事畢也焦氏及互卦諸說皆失經義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蓍卦爻之變化、在事爲則爲道在人身則爲德行道無形措於事爲則燦然可見故曰顯德行默成應乎外感則神化不測故曰神顯道神德行則酬酢無所難、卽祐神亦無不可神

卽鬼神、鬼神雖變化不測然必待人而後行顯道神德行則鬼神之能事暢然無憾矣故曰祐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結通章之義也蓍卦爻之道變化不測故道爲變化之道顯道神德行、則與變化之道神明默契故曰知變化之道知變化之道則合德於神矣、故能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盛德大業何以復加乎

右第九章

此言觀變玩占之義、在神明其變化也、觀變者觀卦爻之變化也、而變莫變於揲蓍蓍法通鬼神之秘於卦爻觀此則天人貫通於一致、由是占以應事、則動履皆天莫測其神化矣故末以神德行知神之所爲結之○占拈也、拈取卦爻之義、而變化以致用也、變莫變於揲蓍、故玩占之義、專卽揲蓍言之、卦爻以蓍法之變化爲體故占卦爻者必神明乎變化、乃能致用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蓍者尙其占、

聖人蘊辭變象占以爲德、故易有聖人之道四聖人之辭變

象占、皆學者修德之法則故辭變象占、爲學者之所尙以易之言修德者玩彖象之辭則得趨避之途、故尙其辭以易之動修德者、觀蓍卦爻之變化、則神奇不測、故尙其變、若以易之象制器、則一代之制作利濟天下、故尙其象、若以易之占爲卜筮、則尋常因應默契鬼神故尙其占玩辭觀變已可以盡觀玩之功故觀象玩占、別以制器卜筮言之、卜筮亦用占之一端耳、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此言辭占爲至精也爲以應事言行以體易言君子將爲將行其無疑者則擬議以問之其有疑者則揲蓍以問之而易於君子之問受其命而答之如嚮應聲無論其或遠或近或幽深而皆告以未來之吉凶則道極天下之至精矣精也者渣滓淨盡一片通明故未來之吉凶不能藏匿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此言象變爲至變也三相合之謂參五相互之謂伍參以蓍言伍以河圖言蓍法衍於河圖河圖根柢於中五發機於地

十之兩五兩五相互而生一二三四再互而生七八九六蓍一變已備河圖之變化三變成爻則於河圖互相伍之變三相參矣故曰參伍以變也錯雜錯也綜總也一爻之中雜錯揲餘三掛六扐之數數極錯雜而亦難定其陰陽太少惟總挈過揲之數然後見十三策爲四九三十六數二十五策爲四六二十四數二十一策爲四七二十八數十七策爲四八三十二數綜其錯數則成爻六爻雜錯而成卦則又錯其所綜矣故曰錯綜其數也通其變者蓍法通河圖之變化也河圖蘊天地之全量蓍法衍之則天地之變化軒豁呈露故成天地之文也極其數者推極一爻錯綜之數以至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則天下萬事萬物之象皆定於此矣總合蓍法之參伍爻卦之錯綜幾於不可思議不可窺測矣非心握至變之樞機豈能爲之哉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承上文而言易之精變爲至神也上文精變皆自可見處言之然究其本原則精變實非兩體而亦並無體祇渾然一无思无爲耳无思爲則寂然不動矣然一有所感則精變勃發

遂徧通天下之故有莫測其所以然者故曰天下之至神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此以下言聖人之精變神也聖人於理本深用易之至精以極其深則其深不可窺尋而聖人之精神矣聖人本能知幾用易之變以研其幾則其幾不可測度而聖人之變神矣神也者精變至極而無以復加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此言聖人蘊精變神而爲盛德也易之精乃萬物之大本聖

人極其精以至於深故能通天下之志易之變乃萬事所由生聖人硏其變以契其幾故能成天下之務易之神感而遂通聖人硏極精變而通德於神則其通志成務皆無迹可窺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方而亦無不到其速也原無所速其至也非有獨至又安所用速安所用至哉盛德至此蔑以加矣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結言易與聖人合德於一也

右第十章

此言聖人合德於辭變象占而爲德之盛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天地功用一生一成而已易之辭變象占發天地生物之蘊故能開物明天地成物之義故能成務而其所以開物成務之道則皆以全量發爲一節之流行故常冒乎天下之上而非天下所能囿易道如是此外別無易道也故聖人以開物之道通天下而天下之志通以成務之道定天下而天下之業定以冒天下之道立天下之從違而天下皆有以決其信而斷其疑三者大業之實事一章之大旨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此言聖人蘊藏蓍卦爻之德以起下文大業之義也蓍法變動不拘故其德圓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圓而神卦有一定之體故其德方懸吉凶之象昭疑似之理故方以智六爻乃卦之變也故曰易變化卦德乃正發露卦德之蘊藏故曰易以貢聖人涵蓍卦爻之德於心則心潔齊於蓍卦爻故曰

洗心靜涵蓍卦爻於無朕故曰退藏於密洗心藏密其德盛矣盛德之發大業所由生也德爲洗心藏密之德故情爲與民同患之情以同患之情而加以知來藏往之神智故業之成於聰明叡智者不待威武臨之而民自率從業孰有大於此哉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此言通志之事志卽神明之德也民心之神明爲利欲所錮則不能自通聖人以蓍卦爻之義明乎天道則通志之本立

矣由是察民志所以不通之故而知其心皆因求利欲而轉爲利欲所迷耳聖人卽因其求利欲之心而興蓍龜之神物示以趨理之吉入邪之凶爲事前之趨避民情無不求吉而惡凶而趨吉避凶之方又爲鬼神之所告則民無不敬畏小心齋齊乎理戒飭乎邪而本體神明之德無復錮閉而可以開通矣此天下之志所以通也

是故闔戸謂之坤闢戸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言定業之事業莫大乎創法制然法制則必因乎時變故以乾坤言之坤闔戸革故也乾闢戸鼎新也一闔一闢則變行其間矣闔闢往來則不窮之變通又行其間矣此則乾坤之運乎時變者也時會既變則法制卽不容不變乾坤之變在卦爻者則見爲奇耦之象而其變在法制則成形而爲利用之器聖人取闔闢變通之義卦爻名物之體而出以心裁則裁制乾坤而用之矣然心裁之變化與乾坤本然之變化正復絲微不爽故曰法也凡物用於動爲出用於靜爲入一出一入之器用不可窮紀而變化無端莫不協宜故曰神也法制通神業之所以定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言斷疑之事凡疑皆昧於理耳理莫精於太極故以太極言之易有太極理之本也出太極而生兩儀則理有儀態可觀由兩儀而生四象則理有形象可見象較儀則加顯矣由四象而生八卦則太極之理懸掛於外而至理昭然矣以八卦定人事之吉凶則天人貫通更無隔礙而天下趨吉避凶之業皆合德於天矣業孰有大於此者哉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承上文而言通志定業斷疑之業極其大也大業之量充塞兩間故以天地四時日月挈比言之而富貴者大業之借資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大業之實事蓍龜之賾隱深遠則大業所由本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結言通志定業斷疑之大業合乎天也、天生神物、即前與神物節義、天生神物原爲通天下之志耳、而聖人即則之以通志、天地變化即前闔戶節義、天地變化原爲定天下之業耳而聖人即效之以定業、天垂象見吉凶、即前八卦定吉凶節義、天垂吉凶之象原爲斷天下之疑耳、而聖人即象之以斷疑、卦象皆聖人所畫、非天所垂、故復以河出圖洛出書明之、聖人本河圖洛書以畫卦、則卦象亦天所垂矣、但聖人之著卦皆本河圖兼言洛書見法天之備也、然卦與洛書之義、亦

實相貫耳、○此章多連屬排比之辭然排比中意多不同者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結言聖人之大業皆本於易之辭變象占也、四象以蓍卦之二太二少言、蓍卦之陰陽奇耦、皆示人以大業之象象變所以立大業之形體也、繫辭定吉凶、以辭占言、辭即告人以大業之所在、定之以吉凶即斷其岐趨使倂歸於一致也、

右第十一章

此言聖人合德於辭變象占而爲業之大也、大業之實通志定業斷疑而已、志通則天人不廝業定則安養生全各得其所、疑斷則志之通業之定不惑於岐趨、而長治久安矣、此業之所以成於大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本義謂在第八章之末、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用易之道、在知變通、變通之道在不泥於意言易之爲書豈能盡言天下之事、故即其所言之事、故亦不能盡其意中之蘊涵然非聖人之意果不可見也、聖人之立爻象已悉盡其不盡之意於象中、聖人設兩體相重之卦、已悉盡其不盡之情僞於卦中、聖人繫卦爻之辭、已悉盡其不盡之言於辭中、若變化爻象以通於事務、變化卦之情僞以通於因應、變化彖象之辭以通於作爲、則卦爻彖象、無往而不利、無往而不盡其利矣、若鼓動卦爻彖象、而起舞之鼓發卦爻彖象而振舞之、則卦爻彖象之意言無往而不盡無往而不神矣、變通

者心識其意而不泥其迹鼓舞者神乎變化而活潑不滯也

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此言卦爻以乾坤之變化爲體也凡卦皆乾坤兩合之體乾坤以變化爲德而卦以乾坤爲體則六十四卦皆載乾坤之變化以出故乾坤爲易之縕縕衣絮也乾坤之變化成列然後六十四卦之體立若乾坤之變化毀則六十四卦皆無體而易不可見矣匪獨易不可見亦並無以爲乾坤而乾坤息矣乾坤之所以不息者變化爲之也然則卦爻皆以變化爲

義而學易者卽學其變化可知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此言天地聖人皆以變化爲功用也兩間皆積形之區而形實變化之樞紐由形而上溯之則爲道道無形倏然而品物流形則形皆道之變化也由行而下推之則形各成用故曰器器以載道則形又變化而生道也形上形下兩間皆變化之充塞矣聖人準變化以裁度物理無膠固而亦不主故常故曰變知變者不窮於推行故曰通推變通而措之天下之

民則事業所由成也天地聖人皆以變化爲功用則變化之道徹上徹下此外别無事功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承上文而言聖人畫卦爻繫彖象卽以變化之道舉而措之天下也聖人諦觀天下之賾不過剛柔情僞之相與而因以卦象擬相與之形容象相與之事宜擬之象之則繁賾之事可以變通乎卦象卦象亦可變通乎繁賾之事矣卦之名爲

象者變通之謂也聖人諦觀天下之動亦不過剛柔情僞之相與而因會通相與之義理以定酬酢常行之節文則天下之動可以變通乎爻象爻象亦可變通乎天下之動矣爻之名爲爻者變通之謂也此與第八章之義不同八章言擬議此言變通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覆申上節以起下文意也卦祇六十四豈能盡極天下之繁賾然得變通之意則極天下之賾皆存乎卦矣爻辭祇三百八十四豈能盡極天下之動然得變動之意則鼓舞天下之

動者皆存乎辭矣然則觀玩之功非變通何以致用邪卦言象爻言辭皆互文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結言學易之道在變通也化者化去卦爻彖象之迹裁者裁度卦爻彖象之義化而裁之則師其意而不泥其文故曰存乎變推其化裁以行之自然通達而無阻礙故曰存乎通然化裁推行之方無成局亦無定法要在神妙其道而精明其義此中活潑之機又非卦爻彖象所能盡者則存乎其人之

運用也運用之妙可意會不可言傳故曰默而成之也默成之中不涉恍惚而確有實據故曰不言而信然非實於易道有誦法服習之功亦不能默成於臨時也故曰存乎德行德行非他卽平昔之觀玩是也

右第十二章

此章發明變通之義乃觀玩之要旨也不知變通雖觀玩亦不能用易又何以崇其德廣其業哉

右傳凡十二章大旨言乾坤易簡爲君子之盛德大業而崇德廣業之功則在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觀玩之道則在神明其變化變化皆乾坤易簡之道也故全傳皆發乾坤之義而不及六子也首章言乾坤易簡爲君子之德業二章言崇德業之功在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三章詳言辭占以盡第二章之義四章言聖人用易而爲德之盛業之大五章六章七章皆申明第四章義也八章言學者觀象玩辭在乎變化九章言學者觀變玩占在乎變化十章言變化辭變象占而爲德之盛十一章言變化辭變象占而爲業之大十二章以變通結之乃觀玩之要旨也篇中脈絡分明辭旨明剴於學者躬行

實踐之功尤爲明備讀者宜致思焉

繫辭下傳

傳凡十二章大旨言聖人因天下貳於易簡故憂而作易以濟民行使天下貞一於易簡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八卦皆陰陽之合體而凡陽皆乾易爲之凡陰皆坤簡爲之八卦之陰陽生生而成行列則易簡之象在其中矣因八卦成列之義而復列八卦於八卦之上則易簡彼此相交而爻之爲義在其中矣象謂易簡之象爻謂易簡之交觀下文像

此效此之義自見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陰卦之陽爻皆剛推柔之爻陽卦之陰爻皆柔推剛之爻剛推柔則柔變柔推剛則剛變剛柔之變皆陰陽之動機也聖人因剛柔之變而繫以卦爻之辭則剛柔之動機在其中矣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動合易簡則吉動失易簡則凶矣之未甚則爲悔吝凡吉凶悔吝未有不生於動者然易中亦有不動而爲吉凶悔吝者不動則柔推剛之義亦動機也○自章首至此爲遞引申歸注此節明卦爻彖象皆發明易簡之道耳至下文乃明結之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覆釋上文以起下貞一於易簡之義也剛柔立本卽首節象爻之義剛柔成象成爻則易簡之本體立乎此矣變通趣時卽第二節剛柔相推之義剛柔彼此推換則陰陽變而彼此交通矣然其所以變通之機皆易簡之趣乎時位爲之也吉凶貞勝卽第二節繫辭命之及第三節之義聖人所命之辭雖有吉凶悔吝之不同然皆以貞乎易簡爲勝耳貞正而固也正固乎易簡則吉不貞乎易簡則凶悔吝矣故以貞爲勝

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申明貞勝之義也天地以觀爲道然必貞乎觀乃爲天地之道日月以明爲道然必貞乎明乃爲日月之道天地日月之道皆在乎貞則天下之動亦必以貞乎一爲道矣一謂易簡專一之德也言貞一而以天地日月挈比言之見貞一之道爲兩間不易之法象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申上文貞一之義爲貞乎易簡也確者一定而不移隤者柔
順而不忤乾體堅剛故其德確然堅剛之發乘乎機之不容
已則自然而無艱險故以容易之道示人坤體柔順故其德
隤然柔順以成乾則承乾而無矯揉故以簡便之道示人卦
爻之剛柔卽所以示人之體象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交也效法易簡之交以爲交故名曰爻象形象也想像易
簡之象以爲象故名曰象象卽成列之象爻卽重之之爻效
此像此皆以上節易簡言之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爻象旣立則易簡默運乎中然易簡動乎爻象之內而爻象
乘乎時位則有得失之不同而吉凶遂發露於外矣吉有吉
之功業凶亦有凶之功業吉則易簡之常而凶則易簡之變
也變易簡則凶故聖人憂世之情見之乎辭彖之不已而復
象之也觀彖象之辭而聖人憂世之情殷殷如揭矣○以上
五節發明卦爻彖象皆聖人以易簡貞一濟民行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承上文情見乎辭之意而言聖人憂世之情與天地無極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必欲天下皆全其生惟其欲生天
下故以位爲大寶然有位必有守位之道愛人之仁是也愛
人則人歸之而人聚矣聚而生之則理財正辭禁非之義因
以起焉然彖象皆正辭禁非之事兼及理財者人知養民爲
聖人之生天下而不知教民尤爲生天下故合理財言之且
以見聖人好生之備也

右第一章

通十二章言聖人設卦爻繫彖象皆憂天下貳易簡以
入於凶故以易簡貞一之道濟之全傳之意如此而此
則總其大旨言之也首三節言卦爻彖象本乎易簡次
言趨吉避凶在貞一於易簡而末以情見乎辭結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道王天下之道也包犧氏知天下之王在通神明之德類
萬物之情故取河圖之義而仰以考乎天象俯以驗乎地法
中以察乎飛飛走走之所以成能與地產之所以協宜旣得

其大致矣，仍復切之於身，以驗其眞，辨之於物，以觀其通，反復詳審，絲微不爽，乃知兩間之理，不外陰陽，於是畫奇耦以象之，知陰陽仍各生一陰一陽，於是畫奇耦相生之四象以象之，知陰陽之義成於三才，於是畫三畫之卦以象之，知八卦所藏神明之德，物類之宜，非各乘以八，不能盡其底蘊，於是重爲六十四卦以象之，八卦旣重，則卦之蘊藏無不畢露，而神明之德乃無不通，萬物之宜乃無不類，天下所以王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此下十二卦，皆通德類情之事也，兩目相承，則有網罟象，離

之功用在得坎，用網於坎水，則漁也，用罟於坎陷，則佃也，網罟之始，非必取法於離，然固離意也，故曰蓋取諸離，下凡言蓋者，倣此，爲後人示法，故曰蓋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敎天下，蓋取諸益，

兩體皆木，而上入下動，木之入自上而動於下，則耒耜也，耒犂柄，耜犂頭，古人皆木爲之，卦又爲益，則以耒耨利天下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上離下震，日正中而百物動也，卦體上下兩奇相環，則市廛也，三陰居中，而趨九四一陽，則致天下之民也，陽實而居陰虛之中，則聚天下之貨也，動乎卦內而不出，則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賁卦外止而日暮，故立市之象在噬嗑，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法制自三皇而下，代有制作，由黃帝以訖堯舜，雖有創建，然皆變化舊制而加詳耳，變化者乾坤之德也，法制非變化以

通之，則必倦於用而不協時宜，變通以協宜，則易之敎也，凡物窮則必變，變然後通，變而通之，然後不變之本體乃歷久而不敝，黃帝堯舜，變通法制，則神明於乾坤之變化矣，故獲祐於乾天，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衣裳亦乾坤之象，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木在水上，舟象也，巽木陰虛於內，則刳木爲舟也，上卦陽畫分一奇於下卦，則剡木而爲刺水之楫也，巽爲風，而卦爲渙，舟楫乘風，可以濟不通以致遠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動乎下而悅乎上、則乘車也、卦德爲隨、人隨車、車隨牛馬也、卦體一耦前列、服乘之牛馬也、一奇次之、車轅也、後四畫、外實中虛、車箱也、前兩爻曳後四爻、則引重也、重而隨引、則能致遠矣、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內坤靜而外震動、兩耦在外、有重門象、震雷主聲、其體仰盂而爲木、則擊柝也、震威猛而在外、則暴客也、坤靜於內而外擊柝、則內晏安而外巡警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震木而艮土石、木上動、土石下止、則杵臼象也、兩奇在中、故爲杵、四耦外包、故爲臼、木在上則無根、故爲斷木、四耦兩分、故爲掘地、○寇盜之興、皆迫於窮餓、間杵臼於擊柝弧矢之中、明寇盜之原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火上澤下、其體兩開、離中虛而爲戈兵、戈兵體虛而用於兩開、則弓也、兌毁折、其體兩奇下長、一耦在末而小、則矢也、而睽又無情、則以弧矢威天下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四奇下積、兩耦上覆、有屋廬象、兩耦上覆、則棟也、四奇下積、則宇也、震雷在上、則風雨滿盈乎外也、卦爲大壯、則足以待風雨矣、穴居野處則寒也、易以大壯、寒不如大壯之安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兌毁折而巽入乎下、則死而入土之象也、初上爲土、二五爲棺槨、三四爲亡者、上古之葬、厚衣以薪、則中孚象也、易以大

過、則巽木下藏、封樹之象也、卦體整齊、而尊卑不亂、喪期有定數之象也、變古之薄而從厚、則大過義也、小過以養生、大過以送死、過之小大、恰得天理人情之至、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乾陽主聲、兌爲口舌、則言象也、卦體內剛而外以柔文之、則以奇耦之畫代言也、故夬有書契象、上古結繩而治、則巽象也、易以書契、則記事益復明劃、故能治百官察萬民、五陽動於下、百官萬民之象、一陰靜於上、則治察象也、

右第二章

申上章理財之義也財材也足於材用然後可以正辭禁非故理財爲貞一易簡之先務首言通德類情理財之本也次離益二節所以謀民食次噬嗑所以通材用次乾坤所以審變通食貨各協變通之宜理財之大端立矣然後渙隨以通往來暢民情也然後睽豫以防寇盜衛民生也中則間以小過之杵臼寇盜迫於窮饑聖人之情所以急也杵臼足而寇盜不興然後生者安大壯之居死者得大過之葬養生送死皆無憾然後理財

之事畢而夬之文教可興也易之卦爻彖象皆書契教耳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承上章而言易之卦爻無非懸象以示人而易之爲象則想像易簡之形容亦所以想像天下之事爲也

彖者材也

彖言一卦之大體乃六爻之材幹六爻依彖立義猶百工資物材以造器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卦義乘乎六位則以偏剛偏柔之才德行乎尊卑上下之時事而天下之動皆見乎此矣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懸易簡之象彖言易簡之體段獨爻效天下之動而不能悉合易簡此所以有吉凶悔吝也

右第三章

因上章制器尙象而遂言易之爲義無非以象示人所以起下文之義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凡陽卦皆有兩陰故多陰凡陰卦皆有兩陽故多陽多陰則不能貞一於陽多陽則不能貞一於陰矣多者惜之之辭也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陽卦主奇爲義然祗一奇故多陰陰卦主耦爲義然祗一耦故多陽申多陰多陽之故而不貞一之義已見矣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承上文而言卦象之不貞一尤有君子小人之別也卦以陽爲君陰爲民其體象旣多陰多陽而見於事爲之德行陽卦

猶一君二民有君子之道陰卦則二君一民乃小人之道也陽卦之陰畫陰卦之陽畫固不貞一即陰卦之陰畫亦失君子之道則卦爻之合易簡者愈無幾矣此吉數所以少凶悔吝之數所以多而聖人憂世之情所以愈不能已也

右第四章

承上章而言卦爻亦有不貞一之象此民行之所以貳聖人之所以欲以貞一濟之也○自易簡言卦爻皆易簡之象自天下之動言則卦爻亦有不貞一之象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

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趨吉之方惟有易簡貳易簡而別爲營謀非所以趨吉也故引咸之九四以明之憧心思幻擾也憧而又憧則幻念紛至沓來故曰朋從爾思然幻念朋從原欲趨吉避凶耳不知趨避之方惟在易簡易矣簡矣又何容於幻思何煩乎幻慮哉天下趨吉之塗固多然皆以同歸爲殊塗非別有異塗也同歸於易簡則一致之中已百慮之不盡又何容幻思幻慮耶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承上文而言一於易簡之吉也凡人憧憧皆溺於目前之機巧而反以貞一爲困耳豈知貞一易簡其迹似困其實正所以爲通如日往則日屈矣然正所以爲月之來月往則月屈矣然正所以爲日之來日月相推然後明生而不窮則日月因屈而得伸也又如寒往則寒屈矣然正所以爲暑之來暑往則暑屈矣然正所以爲寒之來寒暑相推然後可以成歲功則寒暑因屈而得伸也不有屈也其何以伸君子貞一於易簡而無所憧憧乃正所以求伸耳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日月寒暑猶屈伸相禪若貞一於易簡則伸即在屈更非兩境彼尺蠖之屈即其所以爲伸非兩事也然尺蠖用屈爲伸猶有兩時若龍蛇之存身則即在乎蟄蟄本屈也而實龍蛇存身之地則屈即其伸也君子貞一於易簡而不爲憧憧其事似屈然其實精易簡之義以入神乃正所以致安身之用亦猶龍蛇用蟄以存其身耳君子用易簡之利以安其身則既得吉塗又爲崇德之君子不貞一何以得此哉貞一原自

非屈但憧憧者以爲失目前之利遂以爲屈耳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精義入神之久愈精愈熟愈入愈化純乎天而不可測矣故曰未之或知神者天地主宰化者天地功用窮神知化則盛德無以復加此貞一易簡之極功趨吉避凶又不待言矣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不貞一而憧憧則困之途也天下原無困境而愚者困焉智

不足稱也天下有必不可爲之事而妄者據焉行不足稱也以伏蟄爲屈而憧憧非所困而困也憧憧於思慮而逐逐於營爲非所據而據也困非所困者喪名據非所據者喪身身名皆喪何論室家不貞一之凶如是而借困之六三以明之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以下皆反覆前五節之義而引申之此則借解上六以明貞一之无不利也藏器于身者貞一於易簡也待時而動者無

憧憧之妄也不括無阻隔也理足於易簡則應事之器成故動無阻隔而出必有成也語所謂成器而動者解上六是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此借噬嗑初九而言不貞一則以過災爲福也憧憧而不貞一非無目前之利然論其理則爲不仁不義之小人而究其實由憧憧而得目前之利非福也小人於憧憧而得利則將以巧詐爲安身之計而不仁益非所恥不義益非所畏未知仁義之利則必不勸未遇不仁不義之威則必不懲由是小

人之邪惡益長而無所誡矣故小人必以小懲而後可得大誡之福也噬嗑初九即小懲而大誡之義耳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承上節究極不懲不誡之凶而引噬嗑上九以明之小人果嘗得不仁不義之便宜則不仁不義猶可言也然以不仁義而得目前之利則必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勢不至惡積不可揜罪大不可解而不止矣由屨校

而至何校滅耳之凶、皆無懲無誡所致耳。○天下儘有不仁義而不必立獲禍殃者、然禍以遲而愈大、此皆積不善之時、非罪大而不可解之時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承上文而言君子必以懲誡而獲福也、君子之懲誡不在危亡而在治安、於治安而存懲誡、乃善爲懲誡、若危亡而後懲誡、則已晚矣、君子於安存治而不忘危亡亂、乃所以常於安存治也、然於安存治而不忘危亡亂、則審幾之義存其中矣、引否九五、所以決懲誡之幾於心耳、故下文遂言知幾之義、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承上節而言不知幾之凶、所以起下節之意也、幾之不知、則德薄智小而力小矣、乃猶處尊位謀大事任重任、有不敗者哉、不知幾則敗可豫決、故引鼎九四以明之、復以不勝任結之、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言知幾之吉也、小人之凶、不在危亡、而在不知危亡之心、君子之吉、不在治安、而在識治安之幾、幾之發甚微、而其成則甚鉅、於至微而決至鉅、則全在乎知、知則吉凶皆能先見、故曰神也、然徒於利害審幾、尙非知幾、於德行審幾、乃知幾耳、君子之交世、上不諂下不瀆、不問通塞、而自修其德、乃爲眞知幾也、德修於內、然後能幾見於外、故引豫之六二以明之、蓋德性之知、非窺測之術也、理精故能知微、德備故能知彰、理精德備、故能知處事之宜柔宜剛、微彰柔剛、照以德性而絲毫不爽、則舉世之聰明窺測、皆無當於萬一也、故曰萬夫之望、大抵知幾之道、在德而不在術知、故反復申之如此、而下文遂言顏子修德之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承上而言修德之方、乃知幾之功也、功在辨善惡於心而已、上文皆幾之見於接物者、然內無知幾之實德、烏能知在外

之先幾故知幾之功在先審一心之善惡善惡之念即幾也、幾甫動即辨其爲憧憧爲貞一、有幾微不合於易簡即惡也、顏子審幾於愼獨故能知不善之幾、知幾之發甚鉅、故有不善未嘗復行顏子辨善惡之功、即學者修德知幾之法則故引復初九以明之、學者能知不善、而不善不復行、則貞一於易簡矣、故下文遂言致一之義、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承上文而言知幾之德在貞一也、天之情貞一於地、地之情

貞一於天、然後能絪緼而化醇、男之情貞一於女、女之情貞一於男、然後能搆精而化生、天地男女、非貞一不爲功、人必貞一於易簡、然後可以有爲、引損六三、所以明貞一之義也、變貞一而言致一者、專心致志、無貳無雜、惟致一、故能貞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无恆、凶、

承上文而反覆於致一不致一之吉凶、以結通章之意也、身一於易簡故安、心一於易簡故易、交一於易簡故定、身世之間、全乎易簡、故獲福亦全也、身失易簡則身孤、孤則無親故危、危以動、民所以不與、言失易簡則言詐、詐則畏人知、故懼、懼以語、民所以不應、交失易簡則交僞、僞則不信於物、故无交、无交而猶求、民所以不予、如是而猶憧憧於動語求、傷之者所以至也、憧憧既不適、而又爲物所傷、皆不貞一使然、故引益上九立心无恆以明之、易簡者人之恆心也、一則無二、故有恆、二三則雜、故无恆也、

右第五章、

承上章而反覆於貞一不貞一之吉凶、語意極爲明懇、傳亦情見乎辭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此言卦以易簡貞一爲體也、六十四卦、皆乾坤之一闔一闢爲之、故乾坤爲易之門戶、然乾祇陽動物事、坤祇陰靜物事、乾坤分立、則羣卦皆無由生、惟乾以陽動併一於陰靜、坤以陰靜併一於陽動、然後剛柔會萃而成卦體、卦體成於陰陽

之合德、故能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也、撰、結撰也、兩間事
物、皆天地憑空結撰之形、而神則結撰之不可測也、明則結
撰之顯豁呈露也、然神明非他、卽易辭之靈活不滯是也、通
天地神明之德、則民行之濟存其中矣、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此言聖人繫彖、卽以易簡貞一之道、濟民行之貳也、彖辭雜
取日用瑣屑之物類以取象、極爲紛沓、然皆不越得理則吉、
失理則凶之矩矱、非因衰世之民貳於易簡、其稱謂名象、必
不如是之雜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
矣、
此言爻體爻辭、足以濟民行之貳也、爻體皆彰明已往之得
失、以察未來之吉凶、復卽人事顯然之吉凶、而微之於爻體
更卽爻中幽微之理、而闡明於人事、使天理人事、貫徹通融、
毫無隔礙、彖卽準此以繫辭、故能開天下趨吉避凶之路、取
天下色色形形之名物以立言、而言無不當其名、取天下往
來酬酢之事物以辨理、而理無不辨於物、當名則趨吉避凶
之言正、辨物則趨吉避凶之辭決斷而無疑、當名辨物、則天

人貫通、故正言斷辭之功、無所不備、備故足以濟民行之貳
也、○包讀遵依本義、辭雖古奧、而義意自明晰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
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申上文當名辨物、正言斷辭、而以濟民行結之也、象辭稱謂
名物、雖皆日用瑣屑之細物、然易簡之本末源流、皆無不備、
則稱名小而取類大矣、此以當名言也、其理祇在一爻、而其
事無往而不通、斯其旨遠矣、其辭時近於鄙俚、而其理燦然
明備、斯其辭文矣、此以辨物言也、其言假象以明理、則甚曲

也、然無不恰合天理人情之節、則曲而中矣、此以正言言也、
其取象怪怪奇奇、無所不有、則肆也、然皆隱示人以合理則
吉、悖理則凶之意、則肆而隱矣、此以斷辭言也、凡此皆無非
因民之貳易簡而不貞一、故以此濟其行耳、凡人與之言正
理、或不入、與之言吉凶則無不入矣、象辭皆明失易簡則必
獲凶報、得易簡則必獲吉報、此所以能濟民行之貳也、
右第六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皆因民之貳易簡而不貞一、故以易
濟其行也、此上五章皆歸本乎此、此下五章、皆明此章

之義也○此以下諸章文多古奥亦疑有闕誤然其大旨可於意表領之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上古民情醇樸故包犧無容繫辭中古民僞滋興故聖人不能已於繫辭聖人不忍斯民之悖道敗德以即於凶故因憂成患而繫辭以濟天下後世也觀此則卦名疑文王所命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言卦名之義皆爲人修德而設也如履則以實踐立德之

基也謙則以退抑爲進德之把柄也復則復天德之本體也恆則德之久而固也損則修去害德之私也益則德之優裕也困則以處境之通塞辨德之純駁也井則以處困之通爲行德之境地也巽則以遜入乎理爲應事之斷制也易本發明天地陰陽之道而取人事之窮通得失以爲名則聖人憂患之情從可識矣○傳意偶拈九卦而其中亦有修德之次第非比擬上下經序次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上節言修德之功此則德之成於己也履以兌之和悅履乾天則至乎天矣修履之德則和平極至之德也謙以艮山之高居地卑之下自卑其尊乃所以能尊自晦其光乃所以能光修謙之德則尊而光之德也復以一陽立羣陰之內體雖小而不亂乎羣修復之德則能辨是非邪正於極細矣恆體剛柔錯雜而三陽合德而無間修恆之德則處紛而不厭棄剛德者也損卦損剛之過以就中過剛而損其損最難然卒損而得中修損之德則因難而得平易者也益卦之剛自上而益乎極內修益之德則天德滋長寬裕而無人僞造作於

其間也困卦內陷外悅修困之德則處困而能通者也井有常地而其水外出不窮修井之德則以內蘊之盛德而應萬事之變遷者也巽卦遜順以入理修巽之德則稱物理之宜而默運於隱微者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言德之見於世也實踐乎德則心廣體胖故履能和行退讓者禮之精意也得其精則節文由我定矣故謙能制禮復能辨是非之微然非自辨其邪正不能辨物之是非也故復

之辨物在自知有恆則德惟一、故能一德、物盈則招忌、故損
能遠害、能益物者、能利物者也、故益能興利、能守困則與物
無爭、故困能寡怨、井之潤物、變遷無定、而其體靜照、故能辨
義、巽卦遜以入理、則能變化事宜、而不爲理障、故能行權、德
至行權、蔑以加矣、凡人涉世、以九德處之、無不裕如、此貞一
乎德、所以能趨吉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衰世濟民之意、而言聖人設立卦名之義、亦所
以濟民行也、首言修德之方、德非他、易簡是也、次言德

之成於己、末言德之見於世、皆趨吉之道、民行所以濟
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
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爲書、以爻象爻辭言、此節則以爻象言也、其書切中人之吉
凶趨避、故不可遠、而不遠之實、則在道之屢遷也、爻以剛柔
相推、則其體變矣、變則性情才德皆成於動、其變而動也、不
拘一致、常周流於六體之虛位、其周流六虛也、或在上而應
下、又或不應下、而爲在上之承比、或在下而應上、又或不應
上而爲在下之承比、則上下无常矣、其无常也、或承乘比應
之宜乎剛、而爻不必其爲剛、或承乘比應之宜乎柔、而爻不
必其爲柔、則剛柔相易、而吉凶悔吝因以生焉、凡剛柔相易
之吉凶悔吝、聖人皆不能定其一定之常道、亦並不能豫定
其一定之要義、惟卽逐爻所適之時位、而爻各繫辭以詳其
得失、斷其吉凶悔吝而已、屢遷如此、足以盡天下之事爲矣、
而易可遠乎、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之懼、

承上文而言爻辭之不可遠也、典要雖無一定、而聖人所繫

之辭、則皆有一定之法度、法度之大端、則在一出一入而已、
發動性情才德之謂出、靜斂性情才德之謂入、聖人於爻位
一出一入、而皆繫以法度之辭、使人外而接物、內而修省、皆
懍然而知所懼、則無人不可以識趨吉避凶之路矣、爻辭之
切於人如此、而易可遠乎、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承上文而言聖人爻辭、不徒使人知憂患之可懼、而又明所
以致憂患之故、蓋人知吉凶悔吝之可憂患、而未知所以致
憂患之故、則雖趨吉避凶、亦懼乎利害而已、非必懼德之不

可不修也、惟明其所以致憂患之故、然後天下皆曉然於德
之苟一蹉跌、卽入憂患、而其懔然於德也、雖无師保之臨、亦
如受父母之訓矣、節意推極不可遠之義、而極言之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言學者不遠易之功、自玩辭始也、玩辭之初、在率循其辭
以揆其方、方者道義之所向也、爻乘乎位、則必有向乎位之
道義、其始也、率循吉凶悔吝之辭、以揆度其道義之所在、其
既也、則因揆方之久、而得典常之義、既有典常、則動止自合
趨吉避凶之度、而易爲我用矣、非得典常、不能用易、故曰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其人卽得典常之人也、非其人道不虛行、
非絶人之辭、正勉學者以得典常爲急務耳、
右第八章、
此言爻象爻辭之濟民行也、而濟民行之實功、則以率
辭揆方、爲入德之門、此學易之要旨也、故下文復詳申
之、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爲書以爻德爻辭爻位言、聖人之繫爻辭、皆原六位之始、以
要六位之終、會通六位始終、以爲立言之質地、其剛柔錯雜

之爻、則皆六位中之時事也、聖人據此以繫辭、學者卽率循
乎此以揆度其意旨、則聖人繫辭之故可識、而爻辭爻象之
底蘊皆可窺尋矣、此一節之大旨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此言繫辭初上之義也、初爲卦本、而在極內、則無多作爲、其
才德尚未發露、故其得失較難知、上爲卦末、而在極外、則事
爲已成、其才德亦皆發露無餘、故其得失易知、爻在初上之
位如此、故聖人繫辭於初、必揣度卦義、斟酌爻德、多方擬議、
然後定其吉凶悔吝之辭也、若繫辭於上、則但據其爲卒卦

之成爻、已定其吉凶悔吝之終竟矣、聖人繫初上之辭如此、
學者卽率此以揆度初上之義旨、則初上之底蘊可識矣、觀
爻辭於第一爻、不曰一而曰初、則本始之義也、於第六爻、不
曰六而曰上、則成終之義也、○卒成句、句意古奧、疑有闕誤、
然大旨自可意會、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
此言繫辭中四爻之義也、事物之繁、皆在中四爻、故聖人必
雜取物類之象、以撰爻德之得失、辨別似是之非、似非之是、
以定趨避之吉凶、蓋爻既各成於剛柔、而一入事會紛雜之

位則才德不能因應之悉當必有得失不齊者矣聖人辨得失於毫釐亦大費詳審故學者率辭揆方亦必審度精詳乃得辭義之眞也觀爻辭初上皆位冠爻上之文中四爻皆爻冠位上之文可知中四爻爲爻德發越之時位矣○以上皆言聖人辭所由繫之故乃學者率辭揆方之準則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承上文而言率辭揆方之要也凡爻之吉凶視理之存亡而已要於理之存亡則爻之居乎吉居乎凶可知矣然存理亡理之辨則存乎彖辭蓋爻之剛柔本無一定之吉凶而彖辭

則有宜剛宜柔之義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也○宜剛宜柔之義雖定於彖辭而爻入六位則又有尊卑上下承乘比應之異則彖亦不能盡其得失之全故僅爲過半過半皆由於時位故下文復申爻位之義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爻以位爲方率辭之揆揆乎此耳故復申六位之義位莫繁於中四中四之位亦有陰陽二四皆陰位陰之爲功在承陽四承五而二應五故其功同然四承五於上二應五於下則其位異矣二四皆承五故其功皆善然位異則其善不同不同之實則二多譽四多懼也四近五故多懼懼則不及二之譽矣然陰之爲道遠剛則不利四雖不及二之譽而二亦不及四之利也不及四之利而仍能得譽者二之要能无咎也所以无咎者能用柔中之德也四之善因懼而得利二之善柔中无咎而得譽然其爲功則皆在乎承五率辭者準此以爲揆而已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三五皆陽剛則事功亦同但三居危地而無權五居尊位而權足則其位異矣三危而無權故多凶五尊而權足故多功皆尊卑之等級使然也至三五所乘之爻則柔危而剛勝柔失位剛則三正而五中也揆三五之爻位者準此以爲揆而已○三五不言善三多凶也二四不言柔勝剛亦勝也

右第九章

此詳上章率辭揆方之義也首言爻德爻辭爻位之大旨次言爻德爻辭之義末言爻位之義乃觀象玩辭之入門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爲書、以六位言、六位包盡三才、故曰廣大悉備、凡卦五上爲天而耦在奇上、則天根乎地也、根乎地、故以下交乎地爲道、初二爲地、而奇在耦下、則地根乎天也、根乎天、故以上交乎天爲道、三四爲人、三下四上、則天地交感也、四承天而應初、三比地而應上、人所以秉天地之全也、但三四皆未中、故天下小人多而君子少、惟聖賢能盡天地之全、則以三比地而應天、以四承天而應地、凡天地之德、一以貫之、是則人之道

也、天地人各有事功、亦各有才能、故曰才、三才皆具陰陽之兩體、而一卦之中、備三才之兩體、故位成於六、六非虛位、已也、有道存其中焉、位者道之跡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凡位皆有道存乎其中、五上皆天、而一根地、一應地、則天道變矣、初二皆地、而一根天、一應天、則地道變矣、三四皆人、而一承天以應地、一比地以應天、則人道變矣、其變也、皆道之動機也、而爻則變動乎位中者、故曰爻焉、爻者交也、彼此相交、則尊卑之等見矣、位有等、而剛柔之爻則本無等、無等而有等、以其爲位中之物事也、故曰物焉、剛柔之物、雜見於六位、則位中之道、燦然可見、故曰文、文當乎位者皆吉、不當乎位則凶、爻之吉凶、皆位爲之、故爻必以位爲友、而牽辭之揆、必揆乎六位、然後爻之得失可見也、

右第十章、

承上章卦位而詳申之、其所以發明揆方之義、本末源流、極爲明備、細玩之、語意脈絡、皆極分明、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

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殷之末世、以虐民言、周之盛德、以仁民言、文王與紂之事、以拘羑里言也、身在憂患、而愈不能忘情於天下之憂患、救世之情既殷、故彖辭無平緩之音、而其辭危也、凡憂危之凶途、務必詳明其避凶之方、而使之平、凡平易之吉途、亦務必警惕乎入凶之路、而使之傾、論其道則本天本人而甚大、論其事則鉅細精粗皆不廢、而論其立言之意、則本憂患之情、以懼人始終作事之心、使皆歸於无咎而已、始終皆懼、然後始

終皆吉。是則聖人憂患以作易之心。亦卽易之所以爲道也。

右第十一章。

此言彖辭之濟民行也。序次當在第七章之末。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剛暴之健非健也。健乎理乃爲健之至。乾之健在理。故爲天下之至健。至健之德行。則在乎易。健以氣之發乎理言。易以理之自然言也。自然之理。坦易而無艱險。故於天下之險。不待窺測。自然識覺也。懦弱之順非順也。順乎理乃爲順之至。坤之順在承乎乾之健。故爲天下之至順。至順之德行。則在乎簡。順以氣之承乾言。簡以承乾之自然而無紛擾言也。自然而無紛擾。故順利而無阻礙。無阻。故於天下之阻。不待窺測。自能識覺也。乾以上臨下。故其知恆在險。坤以下承上。故其知恆在阻。易簡之才德如是。故能立悅心研慮定吉凶成亹亹之本也。○此應首章易簡貞一之義也。

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侯之二字衍文。○承上文而言易簡之德。足以濟民行也。知險則無險。知阻則無阻。無險阻則泰適舒暢。故能悅人靜存之心。研人應事之慮。然非人悅易簡。易簡悅人之心也。非人研易簡。易簡研人之慮也。悅心研慮。則與易簡爲體。而天下之險阻無不辨。故天下之吉凶因以定焉。心悅慮研。則黙領易簡之趣。趣者鼓人於不倦者也。有不倦之趣。故天下之趨吉避凶者。亹亹不已。而皆成始成終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承上文而言悅心研慮之成亹亹也。尤能變化天下之云爲。使無膠固之跡。其定吉凶也。尤能詳告天下之吉事。使無纖細之遺。唯其變化云爲。故並能使人想象卦爻而知制器之宜。唯其吉事有祥。故並能使人考占未來之事。而豫知吉凶之趨避。此易簡悅心研慮之極致。定吉凶成亹亹。又不足言矣。云與紜同。祥詳也。以上三節。皆言易簡本體之德。足以濟民行。下文乃言聖人用易以濟民行之事。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此以下言聖人本易簡以濟民行也。章首三節。皆天地設位之事。聖人本設位之功用。而成能於天下。凡晝卦爻。繫彖象皆所成之能也。聖人之能既成。由是人謀鬼謀。百姓皆與於易簡之能焉。趨吉避凶者人爲之。故曰人謀。而示人以趨吉

避凶者、則冥冥中易簡爲之、故曰鬼謀、趨避之方、皆聖人參詳乎易簡爲之、故曰謀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承上成能與能、以起下文之意也、聖人之成能在吉凶之可見、百姓之與能、在能見趨避之吉凶、而吉凶則皆由於剛柔之雜居也、八卦以象告、告人以剛柔雜居之吉凶、爻彖以情言、言人以剛柔雜居之吉凶、告之言之、吉凶所以皆可見、百姓所以可與能也、可見之實、下文詳言之、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

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申明吉凶可見之實也、八卦各有一定之德、而兩卦相重則變爲屯蒙等諸卦、爻體祇剛柔兩者、而入乎六位則變爲三百八十有四、此卦爻之變也、每卦皆感以八則卦德紛然感動不復能靜矣、每爻皆感以乘承比應、則爻德亦紛然感動、不復能靜矣、此卦爻之動也、卦爻皆有變動、而卦爻之辭即視變動之宜以立言、故曰變動以利言、變動得宜則吉、失宜則凶、而所以得宜失宜之故、則情遷爲之也、遷移易也、卦爻本皆易簡之象、則皆有吉而無凶、但卦爻彼此相感則情爲物引、易乖易簡之本然、而吉凶因以生焉、故曰吉凶以情遷、至於情遷之實、則或因愛惡而相攻、或因遠近而相取、或因情僞而相感、其愛惡相攻者、情有所愛、亦有所惡、愛則親暱而吉、惡則攻擊而凶矣、其遠近相取者、或爻宜在比、而遠取乎應、或爻宜在應、而近取乎比、此皆取失其宜者也、然皆出於情好、故無攻擊之凶而爲悔吝也、其情僞之相感者、或此求而彼不應、或彼應而此不和、又或外應與而內實相左、則相感有情僞之不同矣、感以情則日親而利生、感以僞則

日疏而害生、一情也而或攻或取或情僞之不同、則情遷極矣、而凡情遷之凶、則皆近而不相得使然也、有關涉之謂近、有關涉而不相得、故凶、即或不凶、亦必有害、即使無害、亦必悔且吝、此所謂吉凶以情遷、此所謂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也、八卦之告、告此而已、爻彖之言、言此而已、○情遷之義、卦爻皆然、兩卦之情有愛惡情僞、而亦有遠近、其德之相似者則近、絕不同者則遠也、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卽辭之肖乎人以明彖爻之肖乎卦爻亦如詩之比也叛正者亦自知其邪故其辭愧慚中心疑者歧見多故其辭枝蔓吉人本易簡以爲言故其辭寡躁人氣浮而急遽故其辭多誣善者以邪飾正故其辭浮游無據失其守者亡心心亡則理亡理亡故辭易屈聖人慮玩辭者疑彖爻之辭不必果有可憑故取辭之各肖乎人者以決之所以明吉凶悔吝之各肖乎卦爻者確有可信而毫釐不爽也

右第十二章

此結全傳貞一於易簡以濟民行之義也首三節言乾坤易簡之德實足以濟民行次三節言聖人用易簡之德以濟民行末則以易辭確有可信決之

此傳言聖人作易之故因天下貳於易簡故以貞一之道濟民行也首章總其大旨言之二章言制器尚象之濟民因易之爲道在取象也三章遂言取象之義四章言卦爻原有貳易簡之象乃民之所以不貞一之故也五章則反覆於貞一不貞一之吉凶六章遂言聖人以易簡貞一濟民行之貳乃全傳之大旨也七章言聖人憂世之情於卦之名義見之八章言聖人憂世之情於爻彖爻辭見之九章則申率辭揆方之義而詳及入德之門十章又申爻位之義而極贊之十一章言彖辭之濟民行亦所以結聖人憂世之意也十二章則總全傳之義以結之上繫傳言學者學易之全功下繫傳言聖人作易之深心觀兩傳而聖心殷殷如揭矣

讀易錄卷十六

說卦傳

說卦傳者說明卦爻之義爲盡人合天之道也篇分天道地道人道三節卦爻統天地人之道爲一致此所以能盡人以合天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聖人畫爻立卦本乎河圖而所以由河圖以畫卦爻則皆由於蓍蓍能通天地之神明者也自天地之妙物不測言則曰神其神顯豁徹通故曰明然神明之德行乎氣化之先而不

能行乎形器之後聖人贊助於有生之後而天遂生蓍以應之其贊也潛孚默契故曰幽言此以起下文之義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承上文而言蓍法之數準河圖之參兩也三相合之謂參兩相合之謂兩河圖中五立兩五之間則三五相合而參天兩五對立而中五不見則地相合而兩地參兩變化而河圖生成之數倚之以生節蓍法虛一分二挂一揲四再扐三變之數莫不倚之以生至三變成爻而太陽九則參其參也太陰六則兩其參也少陽七則一參兩兩也少陰八則一兩兩參也仍皆倚參兩以爲數也參兩之數洩盡陰陽奧秘蓍法卦爻所以能通神明也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

承上文而言卦爻皆以參兩爲體也蓍法皆參兩之變機天參則得一變地兩則得兩變參兩合然後變化生故蓍必三變乃成畫然三變倂於一畫則參兩之變猶未盡必準一畫之三變爲三畫之九變然後參兩之變可以盡但三畫倘爲一參之數而兩地之數猶未見也必兩卦相重然後參兩之變始極盡而無餘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也至卦中之爻

則亦皆參兩爲之蓍法皆參兩倂合之數而策得三奇之參天則耑陽而無陰必有變陰之情矣策得三耦之兩地則耑陰而無陽必有變陽之情矣此二太所以必變也策得一奇兩耦之數則陽中藏有陰機策得一耦兩奇之數則陰中藏有陽機此二少所以不變也凡變與不變之從乎陽者數奇而德剛凡變與不變之從乎陰者數耦而德柔參兩之功用發爲剛柔則參兩無不盡之才能矣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也凡卦爻皆參兩爲之此所以能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爻者交也天曰參參乎地也地曰兩

耦乎天也參兩卽相交之義故剛柔在六位而稱爻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承上文而言卦爻爲盡人合天之道也自參兩之發動言則爲道自參兩之靜存言則爲德自參兩之自然中節言則爲義自參兩之有條不紊言則爲理自參兩之爲主於心言則爲性自參兩之賦畀乎天言則爲命道德義理性命與參兩異名而同實也卦爻以參兩爲體故卦爻能和順人心之道德條理人物之事宜使人窮事物之理以盡性而因以契合天命也無乖參兩之謂和無悖參兩之謂順和順道德以存

心言條理事宜以應事言窮理盡性以盡人言至於命以合天言合天則聖人之能事畢卽卦爻之能事亦畢矣

右第一章

此言卦爻爲盡人合天之道乃說卦傳一篇之大旨也

發明卦爻之義洞徹精通最宜潛玩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性命之理卽上章道德義理性命也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而已性命之理發原於天地故聖人作易立天地人之道天道在氣化故曰陰陽地道以形成故曰柔剛人道統承天地而品節其宜故曰仁義天地人統於一卦而各以兩用故易必六畫而後成卦六畫之體成由是天以陽應地以陰應人地以柔應天以剛應人天地分應而迭用由是人於天地之外別無爻位位不在天地之外是卽人之所以爲位也亦卽六位之所以成章也

右第二章

承上章而言卦爻之道統天地人而皆成於兩乃下九

章之綱領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凡反對之卦皆有相感之情卦生於參兩之合而成體於崇陰崇陽則相感之情不能自已矣天地以崇陰崇陽定位於上下而以艮兌感則山澤通氣山高澤卑體不相及故其通在氣以震巽感則雷風相薄始交之機氣猶未和故相薄薄正所以爲和也以坎離感則水火不相激射水火本相滅息中有相感之情則不相射也凡通氣相薄不相射之故則皆因相感使然其所以相感之故則相錯使然也但相錯之卦

皆相逆之體也陰陽非逆不相感故下文遂言逆數之義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申上文相錯而相感之義也發乎此之謂往應乎彼之謂來於往者數其爲第幾陽畫第幾陰畫之卦則知相應而來者爲第幾陰畫第幾陽畫之卦矣往者之發感於情之不容已故數往者順來者之應皆陰陽錯對故知來者逆卦非逆不感易以陰陽交感爲義故道能知來而數則全乎逆也逆故通氣相薄不相射也○此章之義伏羲圓圖橫圖皆然

右第三章

此卽伏羲八卦圖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之義也陰陽之感非逆不交逆然後精氣聚而品物生八卦相錯逆之體往順來逆逆之用體用備足天道所以立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陰陽相逆則氣機聚而萬物生矣物生之始生意錮於重陰之內震則逆其機而雷以動之物固有動機動之者非有異雷雷所以能爲動也然動矣而生意猶鬱也巽則迎其機而風以散之物固有散機散之者非有異風風所以能爲散也動散而後物之生意暢矣然猶未壯也由是雨潤其性日晅其情內外交養而物壯焉物至動散而後原有潤晅之機雨日所以能爲潤晅也潤晅而後品物成終而生意止矣止則精理內涵而物之性情恬矣艮兌則迎其機而止之悅之物原有止悅之機艮兌所以能爲止悅也其生意之貫乎動散潤晅止悅而不息者則乾爲之主宰故曰乾以君之其生意之結聚乎動散潤晅止悅而不亡者則坤爲之保合故曰坤以藏之然凡動散潤晅止悅之發乎此而應乎彼者其感無不順其應則無不逆也

右第四章

此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之功業也上章八卦相錯卽動散潤晅止悅君藏之立乎物之先者此章卽八卦相錯之成乎物者然皆感以順而應以逆乃所謂道也○上章首乾坤而終坎離此章首震巽而終乾坤文王卦義已存乎此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精理者精氣之主也理至則氣不能自閟而帝出焉帝之出

也由震左旋而終於艮乃一成之局其義則下文詳之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天道縱而地道橫橫者自左始故帝出而萬物資生於東方

之震生機既出則一時舊質皆簇簇生新而勃然上達故絜齊於東南之巽絜齊而猶不已則色色形形底蘊皆出而無復藏匿故萬物皆相見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即體萬物相見之義耳物皆相見則盛極而無復留餘過此以往漸歸收斂故曰致役乎坤震巽離皆帝之氣機用事至坤則悉入歸藏故以地道明之地道全乎養養其性情養其形質皆付乎坤故曰致也養之足則精神充滿而性情恬適故曰悅言乎兌兌悅而後陽德入於保合陰陽不交則陽為陰抑而相戰然乾無與戰戰於其位耳故以西北言之陽戰而後生氣休息潛伏矣故曰勞乎坎勞慰勞休息也休息於坎之時位故以正北言之生機皆入乎此故曰萬物之所歸也然生機亦復萌於此乃萬物之樞紐也故艮承之而成終成始焉○萬物生旺盛衰皆不拘於一方以方言者有其方之德也

右第五章

此即文王卦圖釋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之義也地以形成故以歲功之成物言之陰陽之氣化成於形質之剛柔乃地之所以為道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

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以主宰言曰帝以變化言則曰神皆參兩之合德是也神故能妙萬物之生機而其機則自動始然物動與雷動動則兩而機則一一故無彼此之分而其動成於疾然動非橈則其動猶鬱而物橈與風橈橈則兩而機亦一一故無彼此之異而其橈亦疾其疾也皆以神之妙於無閒也動橈而後生意暢足則需水火之功以養之故水火不言疾惟優裕於熯之

悅之潤之而已熯以養質悅以養情潤以養性熯悅潤之於物事則兩而德仍一乃神之妙於成物也物成則終終則必始震艮顚倒則新舊相生而神妙行其間矣神非他卽乾參坤兩之合也乾參坤兩之合亦非他卽前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也有相錯而相感之神機然後有動撓熯悅潤止之變化神之變化不待成於物後自乾參坤兩之相感時而變化已皆備焉故曰旣成萬物也

右第六章

上章言地道之功業此則言功業之承天也自動萬物

以下皆文王卦義地道也自水火相逮以下皆伏羲卦義天道也地承乎天乃地之所以爲道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乾坤在天地則爲易簡在人則爲健順震本恐懼之意然在人則爲動巽本退遜之意然在人則爲入坎之陽在險然在人則爲陷離之陽昭明然在人則爲麗艮本堅固之意而在人則爲止兌本交換之意而在人則爲悅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皆造物流行名目而於人則爲健順動入陷麗止悅之德非訓釋字義也餘見伏羲八卦圖說

右第七章

此下五章皆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義也健順動入諸德卽仁義之爲存爲發也故申明仁義之道而以卦德釋之○序次本伏羲而長少則文王天地合一之旨也天地合一乃人之所以爲道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乾健動故爲馬馬生於午乾本位也乾體尊高而功用則在卑下故馬善走亦蹄堅而圓也坤柔順故爲牛牛生於丑對午而退一位耦乾而不敢當其位也馬喜立牛喜卧馬行疾

而牛行遲其起也先後而後前與馬反類也蹄拆者體耦也戴角者應乾也大腹者坤廣厚也震承乾而爲變化故爲龍承乾之始則功在天一之生水故龍處淵而能爲雨也其鱗九九乾數也爪角皆剛乾健也爪體五天數也角多歧一奇在內兩耦外承也巽一陰上承兩陽故爲親上之禽陰伏於下故形小而不能高飛陰在下故雌善伏陽在上故雄善鳴感乾於初故鳴於子半雞生於酉酉乃金旺之地而巽則金生之位也坎德陷故爲豕豕喜泥汙坎爲水而陷也然喜汙而不能族於水陽在一未能下究故處水陸之間也陽陷則

無功、故豕不爲役、坎有舌齒象、故豕但知飲食、而亦但爲人食、豕生於亥、亥水位也、體黑、水色也、蹄拆而耳垂、上下皆陰也、離德文明、故爲雉、雉有采色、文明外耀也、伊洛以南者、五色皆備、離之本位也、陰麗乎陽、故亦爲親上之禽、陰在中、故其飛不遠、陽中虛、故其鳴戛然、不能善其聲也、艮體一陽止兩陰、故爲狗、陽止、故狗善守、止在內之陰、故其守在夜、陽主出而陰主入、故狗止外之入、陽主聲而在外、故善吠、止外之入、故善嘊、二陰在內、故內馴其主、狗生於戌、而艮位在丑、艮爲乾終、而戌則乾位也、兌體一陰在兩陽之外、故爲羊、羊性

外柔內剛也、兌悅乎外、故喜羣、爲坤終、故似牛而小、爲口舌、故羊但能食物、亦但爲人食也、豕宜稷而羊宜麥、稷土穀能制水、麥火穀能制金也、羊生於未、坤在未、兌爲坤終也、

右第八章

明人道之義、而先取習見習聞之物言之、習見習聞者、皆造形於八卦、則人之所以成其形質者可識矣、喫緊爲人之意、莫切乎此、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乾體剛健而位尊、陽盛而體圓、故爲首、首之爲德、辭氣運以風雷、耳目司乎水火、口鼻通以山澤、乃八卦之君、一身之主也、坤體純柔、其德博大而藏物、其位中正而應乾、精氣上達、渣滓下降、內蘊六子之英、而外運六子之才、故爲腹也、震動於陰之極下、故爲足、乾坤之功自震開、六子之用自震始、故足於一動之外無他能、而實能運一身而動之也、巽耦乎下、故爲股、耦於下而奇於上、股之形也、爲曲直、又爲進退、股之用也、坎體陽陷於陰、陽主聲而陰主受、故耳受聲而能聽、乾始交坤、故其形外實中虛、而其用在聲也、離文明、故目有黑白之章、陰虛而主受、故瞳能鑑物而受其影、陽發乎外、故視

能直而不能曲、離乃陰陽之極盛、故臟腑之英華、皆萃於目、又坎離之精氣、皆上及乎天、故耳目之形皆在首、但坎北而離南、故目前而耳後也、艮德止、手接物則物必止、動物遇手則必靜、止其動也、靜物遇手則必動、止其靜也、末剛而本柔、則手之形也、兌體一陰在兩陽之外、有外脣內齒之象、故爲口、兌德悅、辭氣之發以和悅爲貴也、悅極則笑而有聲、兩陽外薄乎陰也、兌之陰爻發自離、故舌下通心、聲而笑上傳於目也、兌之成爻在上、故口亦在首也、大抵形質之屬、皆從乎陰、故六子之體皆耦、惟乾坤純一不貳、故其體獨奇、鼻口亦

奇者、艮兌持乾坤之終、有反始之機也、卦體不及鼻者、鼻德無容修、此章明卦體之在人、皆以修德爲義也。○乾、健也、健莫健於中正、故首之爲德、仰則離見而傲、傲則無禮、俯則坎見而憂、憂則不智、偏倚則震巽見而不仁、艮兌見而不義、故首容中正、乃能統仁義禮智之全、而合乎乾之健、坤、順也、順莫順於承乾、故仰胸捧腹、則納首於傲、俯背曲躬、則納首於諂、左右斜倚、則納首於邪、故腹容在直、直以承乾之中正、是謂合德於坤之順、震、動也、陽大而動於下、則德在厚重、德之積也不厚、則一洩無餘、足之動也不重、則一身皆佻、故動而

重、乃爲合乎震之動、巽、入也、遜順以爲入、則委曲以中節、故股直則陽進之過、乃僕役彊直之股也、股曲、則陰退之過、乃鄙野蹲踞之股也、惟周旋中節、進退合度、直不彊、曲不踞、乃爲合乎巽之入、坎、陷也、陷則不出、故耳無容、而別見於眉宇、眉乃血之餘、坎水之精、上交離目之火者、陰盛則陷、其容蹙而憂、陽盛則平、其容舒而廣、坎水以氣行、故其容在神、此人心險易之徵也、離、麗也、心之神麗乎目也、心愚則神昏而不智、心肆則神蕩而無禮、心諂則神媚而不義、心很則神惡而不仁、心僞則神浮而不信、故智則神靜而淸、禮則神明而文、

仁則神和而舒、義則神正而肅、信則神厚而渾、五德之精皆萃目、君子以理養心、而精神見焉、此自然之符、不可以僞爲也、艮、止也、手無多容、容在垂拱安靜、卽艮止之德也、兌、悅也、恬靜和平、辭氣之德也、陰在兩陽之上、和陽則得、不和陽則乖逆、故君子之言、必由衷、兌乃八卦之終、艮之成也、故君子之言、必得止於顧行也、

右第九章

此言八卦之成形於人、乃仁義之實體也、健順動入諸德、卽人之所以爲體、人不能遺形而獨立、卽不能外卦

德以爲人矣、健順諸德、體於身、仁義所由推行也、故下文遂言一家之象、及日用之事、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坤乃陰陽之純體、萬物所由生也、以氣化言、則乾天而坤地、以人言則乾父而坤母、其六卦、則皆乾坤之子也、三男本皆坤體、索乎乾故變而爲男、三女本皆乾體、索乎坤故變而

爲女其一索再索三索則變之節次也然所謂索者不僅以此求彼陰極則陽自生陽極則陰自生唯自有索機故其所索無不相得而有合也

右第十章

此言八卦成象於一家也上章以身言仁義之體也此以家言仁義之推也下章以事物言仁義之用也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乾體統天故爲天此言其體段也動而不滯故爲圜物圓極

則機自不停此言其功用也長物故爲君始物故爲父此言其尊而統物也純剛故爲玉爲金此言其粹精也其靜也專故爲寒爲冰氣靜專則涼涼極則寒而爲冰此言其靜專也純陽而不得陰則燥燥則色赤燥極故爲大赤由寒至大赤其德相因皆專壹之極致也其游散之氣則爲馬健而不暴故爲良馬開物之先故爲老馬孑然獨立故爲瘠馬統蘊六子故爲駁色之馬六子陰陽相參故色駁爲寒以下言其專壹良馬以下言其游散也乾德貞元不息故爲木果木果含不息之生機也取象十四而乾之本末源流皆備其他可類推矣○荀九家爲龍爲直爲言爲衣據彖象繫辭傳言之然乾之爲象尚不可枚舉隨事物以取之而已餘卦皆倣此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坤體統地故爲地此言其持載之體段也孕育衆形故爲母此言其功用也色色形形皆其經緯故爲布經緯而蘊涵之故爲釜釜容六斗四升六十四卦之數爲布爲釜言生物之功用無所不有也坤純陰則能受而不能施故爲吝嗇然實徧生萬物故又爲均其生不息故又爲子母牛生之而無

不載之故爲大輿大輿則質樸矣然質承陽而爲奇耦之章故又爲文文則采章紛錯故爲衆卦體三耦故有文衆之象文而衆則散不可紀然實握生物成物之樞故又爲柄自吝嗇至爲柄反覆相因皆承陽而爲生物成物之德也坤地之色本黃然在形則黃在氣則幽深而黑此言坤地之本始也取象十二而坤之本末源流皆備其他可類推矣○荀九家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此據坤彖象言之其爲帛爲漿則自取者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

雀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陽薄陰則有聲故為雷代乾而為變化故為龍乾始交坤故有元黃之色帝出震以敷陽功故為旉敷乎地而四達不悖故為大塗開三男之始故為長子一陽能開重陰之錮蔽故為決躁此七象皆乾坤始交但主陽畫言之耳卦體下實上虛故於木為蒼筤竹於草為萑葦竹之青者曰蒼東方之色也筤則竹之白粉坤色黑交乾則白天地始乎素也萑葦少青而老亦白此二象亦乾坤始交之義但主陰畫言之耳乾

畫在下則為馬故震坎皆為馬震為雷故其馬善鳴震之陽畫上起故為馵足馵足懸蹄也震之為動在下故為作足作足跑蹄也此三象皆初畫義也兩陰在上故為的顙的顙白顙也此一象主兩陰義也震為貞下之起元故於稼為反生震之代乾至艮而後終故以究言之而其究仍為乾之健此二象以代乾之始終言也震之功成於巽巽德潔齊故其究為蕃鮮此震之成終也取象十六而震之本末源流皆備其他可類推矣○荀九家為玉為鵠為鼓皆類推者其義亦確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震為木德而巽成之故為木凡物動則生風震薄巽而風隨之故為風此二象皆巽成震之功也乾始感坤故為長女乾之動直而坤以柔成之則以繩直物也繩直則能造物之形故又為工乾坤之本色皆蒼幽而成形之始則色白此四象皆坤成乾之義也陰位下交乎陽則上行故為長為高長以氣言高以形言也長高則進矣然猶承乎陽下則仍然退也故為進退為不果進退者其始不果者其終也不果進故鬱

於下而有氣臭此六象相因皆以陰畫言也陰不果進則兩陽亦下而不復上行故於人為寡髮兩陽在上故為廣顙此二象皆以兩陽言也陰承顙下而體拆則目也初色白故為多白眼初伏陽下則善藏者也陽實陰虛藏乎陽內則富實矣兩陽外入而為富於內則商賈也一倍初三倍二故為近利市三倍此二象以陰之得陽言也然巽之陰陽不交不交則性躁進而極之終於兌之毀折故其究為躁卦此以陰不得陽言之也取象十六而巽之本末源流皆備其他可類推矣○荀九家為楊為鸛皆類推象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乾以中德交坤、則天一生水而爲坎、故坎爲水、陽德下趨、故流乎地而爲溝瀆、陷乎陰內、其機匿藏、故爲隱伏、此三象皆坎之本始也、兩陰錮閉一陽、則能矯陽之剛而使之屈、故爲矯輮、矯直爲屈、故又爲弓輪、此二象主陰爲義也、陽爲陰陷、故其於人也、爲加憂、陽鬱於中、故爲心病、此二象主陽爲義也、陰陷陽、則陰亦不適、坎爲耳、故爲耳痛、凡痛皆血爲之、血

急則痛也、坎爲血卦、血以卦言、全體皆血也、此二象以陰不得陽言也、陽爲陰陷、則陽性燥急、燥極則由坤之黑爲紅青、由紅青而成赤、故血生則赤、死則黑、反其本也、此一象以陽不得陰言也、陽卦有馬象、坎之陽充足乎中、故爲美脊、然足乎中而不能出、故躁急而爲亟心、不能上出、故又爲下首、陰小於陽、兩陰共陽、故爲薄蹄、不能上出、則陽爲陰累、故爲曳、重之馬、曳重而陷、故其輿多眚、此六象相因、皆陽爲陰累之義也、然陽雖爲陰累、而不能遽出、然其終亦未有不出者也、故又爲通、形累而氣通、故爲月、月乃水之精氣也、此二象言

陽德之上達、乃坎之終也、坎體三畫、皆不正、陽又隱伏陰中、故爲盜、此坎之邪德也、故在諸象之後、坎之陽由震長、故亦有木象、陽剛在中、故其木堅多心、此坎之餘意也、取象十五、而坎之本末源流皆備、其他可類推矣、○荀九家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此有類推之象、亦有爻辭彖辭之象、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稿、

坤以中德交乾、則地二生火而爲離、故離爲火、天七成火於

上、故爲日、此言離之本始也、離之內兩畫、卽震之下半、故震雷發離火之光、而爲電、乾再索坤而得其中體、故爲中女、此二象以內兩畫言也、外剛而麗在內之柔、故爲甲冑、內柔而用剛於外、故爲戈兵、此二象以外兩畫言也、離之陰陽、內外相麗、故八卦惟離有內外兩分之義、陽體大於陰、陰柔在中、而麗乎兩大、故爲大腹、以火德麗兩陽、則兩陽亦乾燥矣、三畫皆燥、故爲乾卦、此二象以全卦言、而主陰爲義也、內柔而剛包之、故於昆蟲則爲介屬、鼈蟹蠃蚌龜五象、亦以全卦言、而主陽爲義也、火能死物、故於木爲科上稿、此離之終也、取

象十四而離之本末源流皆備其他可類推矣○荀九家爲牝牛此卦象之象然於三畫之離則猶未確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乾之剛健止乎上故爲山震之動止乎艮故震大塗而艮爲徑路其爲止也得乾之末故體雖山而石則小此三象言艮之本始也艮爲陰陽之轉關卦體兩耦承於奇下有門闕象門闕所以司啟閉此主兩陰言也一陽終於陰上有草木成實象木果而草蓏果蓏含復生之機此主一陽言也兩象皆

言艮爲陰陽出入之轉關也艮止陰陽之出入故於人爲閽寺閽禁王人之入寺禁王人之出此二象言陰陽之出入轉關皆存乎靜止也柔於本而堅於末故爲指馴乎內而噬乎外故爲狗噬而潛通其穴故爲鼠此三象相因言艮以靜止而通復始之機也凡物之口齒堅利者皆艮屬故又爲黔喙之屬艮爲坎水之成終故色黑而爲黔此艮之終也艮爲陰陽之限而剛在乎末故於木爲堅多節此艮之餘意也取象十三而艮之本末源流皆備其他可類推矣○荀九家爲鼻爲虎爲狐取象亦確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坤陰上感乎乾則爲雨露之澤兌之陰尚微故雨露之降不能成江河而爲汙池之澤乾三索得坤故爲少女此二象乃兌之本始也陰交陽於極上則上通乎天矣故爲巫男覡而女巫也巫以祝辭通神人故爲口舌此二象相因皆以陰交陽言也一陰在上則三陽不全故爲毀折兩陽外附以毀折故爲附決此二象相因皆陰陽之不交也兌本陰陽相交之卦但兌爲坤終則由交而趨乎不交也坤體柔柔之終必剛

故澤涸則土剛鹵也坤爲母則貴而爲妻兌之陰末小故爲妾坤柔順則大而爲牛兌之陰微細故小而爲羊羊似牛而體小也此三象皆以坤終言之艮不言終者陰有終而陽無終也取象凡九而兌之本末源流皆備其他可類推矣○荀九家爲輔頰此爻辭象也

右第十一章

詳明八卦之本末源流以爲象所取無多而義蘊已盡凡人身世所值皆可準此爲法而所以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可以觸處洞然毫無遺憾

若視爲錯畢易象失之遠矣、

篇凡十一章廣大貫通精粗畢備天地人一貫之道也、首言蓍卦爻合二之義乃一篇之大旨也次言天地人之統備乎易乃一篇之綱領也三章四章發明天道五章六章發明地道七章以下皆發明人道而七章則言卦德之在人八章則言卦德之成形於物爲第九章之證九章則言卦德之成形於人十章則言卦象之成於家乃事功所由起也十一章則詳明卦義以爲象乃所以推乎天下也義理精實而辭旨貫通易道備乎此矣、

讀易錄卷十七

序卦傳

此傳逐節各爲聯貫其義理多與易之本義不同乃易之別義也、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乾坤者天地之本體天地爲生物之本故易以乾坤爲首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以盈訓屯在序卦則有此義、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物生之始天理入於氣質則理爲氣質所蒙蔽也、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需者待也以需爲飲食則大象義耳、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物知飲食則爭端起矣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師者兵也兵必以衆勝故師訓衆然此亦彖傳義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衆由於情之多所比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卦名之畜訓止此訓聚惟其止之是以聚之義自相通、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物聚則必有酬酢之節文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禮發於心之不容已履乎禮然後其心安泰、

泰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終通非不可勢有不能耳惟不能故不可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物孤則否同人則通、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同人則有人有人故有物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凡有皆不可盈況大有乎受以謙乃能大有也、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謙則所有益盛故豫樂也、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情之所樂者身之所隨也、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喜其所隨則必將效其所為故有事也但蠱非有事之義特因蠱而有事耳、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無事則日就衰靡必有事然後能大但臨非訓大惟大乃可臨耳故以大言之、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大則軒昂故可觀觀者觀其大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物樂於觀則其情係屬故有所合也此專取嗑義、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以禮合然後其合不苟賁乃禮之文飾也、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飾乎外必亨乎內然致飾則其亨亦盡故受以剝、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陽無息滅故剝極必復、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惟无妄故能復復安有妄乎、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德必无妄然後可以畜養妄德不可畜養也此畜字亦訓養、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物必先有可畜之德然後可以畜養之聖人有化凶惡之心、
而無養凶惡之事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養充於己乃能動過乎物無所養則其動必躁大過陽充於
內而動過乎柔之象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物過未有不災者故過則必陷、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陷則麗之而不能去故必有所麗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天地以交感而生物故所生之物無不有雌雄即無不有配
耦而夫婦之象成焉咸也者夫婦之道也夫婦爲人倫之首

由夫婦而生父子準父子以定君臣則人合本乎天合而上
下之位因以定禮義之道因以行也、
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相尊而相親乃夫婦之所謂道道貫乎父子君臣兄弟朋友
乃謂之久有一節不貫非久也咸所以受之以恒也
物不可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往者過來者續新故相乘宇宙所以能久若久居其所反不
能久矣成功者退正所以爲久耳、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遯退也壯進也退乎此者必進乎彼自然之勢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天地生物皆將用之物壯則其才成矣故物不以壯終而必
進爲世用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過爲進則知進而不知退故必有所傷、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在外者人合也在內者天合也窮於人必反乎天窮則反本
也、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婦女之性各私其所私、故易乖窮、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情乖故難生、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方其睽時、情已解散矣、情散而猶强爲之聚、則操之過蹙、故
必順其解散之情而因而散之、然後情平而難舒也、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怠事則必廢事、故事有損失、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能爲損必能爲益、損而不已、其益必矣、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此益則彼必損、若益而不已、則所損多矣、能勿潰決乎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心惡於所遇、故決、決所以必有遇也、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不合之遇必相決、好合之遇必相聚、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聚乎上則不與在下之聚同義、故別名曰升、貴賤之等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上升不已則必棄其下、然棄下則亦必困於上也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棄下所以困乎上、故困乎上者必反乎下、井則通乎下之道
也、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井體穴乎下、而其水則行乎上、變下往而爲上來、乃井之道
也、不變革則井無功、故井道不可不變革、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物入鼎則變生爲熟、故鼎以變革爲義、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鼎乃祀禮之重器、然必長男主之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久於動、其動必窮、能爲止乃能爲動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久於靜止、則漸生動機矣、漸進也、進乎動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無歸宿之進、不可以進也、故進必以有所歸爲貴、歸妹繼漸以歸爲義耳、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進有所歸、則必得其所歸矣、得所歸、則功業之成必豐大也、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窮極其大、反無棲身之地矣、失棲身之所、則旅人而已、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來往浮遊、無容身之地矣、然皆不與物情相入使然也、故旅而无所容、則思與萬物之情相入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能入萬物之心、乃能得萬物之悅也、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悅主發散、離散之兆也、縱一人之悅者、必離萬物之心、渙所以繼兌也、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悅無節、故萬物離、物不可終離、故以節乎悅、救離之弊、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節立乎己、而其德自信乎物、瀆檢敗防、烏足以取信天下乎、中孚所以繼節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以信爲其信、則有必行其信之心、故不能不有果信之過也、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智過乎理、觀理必精、才過乎事、作事必成、故過物者、必能有濟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有既濟而無未濟、則天地生物之功或息矣、天地生物、無終

窮也、故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也、

右下篇

二篇之義、與卦義迥不相同、亦無首尾起止、然每卦相序、便別有一番道理、雖非正義、亦自粹精、爲易外篇讀之可也、

讀易錄卷十八

雜卦傳

雜錯雜也兩卦顚倒則卦體錯雜故曰雜卦文王卦序
皆以兩卦顚倒爲次但無辭說故立傳以明之然卦既
顚倒對舉則其義卽在彼此互照故辭義與彖辭不同
至其序次則疑多陵亂然不可考矣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乾坤在氣機爲陰陽在形質則爲剛柔兩卦純而不雜開六
十四卦之先故首列之比之情親故樂樂物之親我尤樂物

之自相親帝王有比德故物樂卽吾樂萬物皆吾茂對也師
之地危故憂憂我之輿尸更憂彼之敗亡聖人懍師意故彼
憂卽吾憂王師不樂乎戰也臨當陰而進有取乎前故曰求
觀懸象乎上有示於下故曰與然臨之進欲陰之偕進乎陽
也則求之中亦有與故曰或與觀之示冀陰之胥化乎陽則
與之中亦有求故曰或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蒙皆外蔽之卦但屯則自內而發外故曰見蒙則自外而
障內故曰雜見者非厚積其內不能發故義在不失其居雜
者非赫諠乎外不能純故義在乎著不失居則純乎天矣著
則天不可揜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之陽動而上艮之陽止其下動而上者由靜而之動百爲
皆待之以闢君子顯仁之業皆震起之功也止其下者由動
而之靜羣動皆因之以息君子藏用之修皆艮止之義也損
非卽盛然損則體虛陰陽災厲無可傷故爲盛之始益非卽
衰然益則體盈富貴福澤不能容故爲衰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

也賁无色也

大畜有兩陰止陽於外則陽有遵時之義无妄有兩陰錮陽
於內則陽有被災之象在大畜則君子能立因時之功而不
能創違時之業能爲待時之舉而不能爲干時之求皆時爲
之也在无妄則君子能使此身不妄而不能使世不我災能
以无妄免災而不能以畏災爲妄災非所計也萃之陽聚於
上故謂之萃若聚處於野則散也而非萃矣升之柔來自下
故謂之升若棄下而來則躁也不能升矣謙生於自輕不自
重其才能故不恃能以驕物豫流於怠廢惟志專於逸樂故

情淡於憂勤、輕物者失已、故古今無驕矜之聖賢、怠事者亡
心、故君子有憂勤之學問、噬嗑象去惡於食物、梗化者、不得
不除、雖仁人無所用其愛也、賁則飾文采於无色、質樸者、不
能不飾、雖醇風不能掩其華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轉即巽、巽轉即兌、巽之柔惟承乎剛下、故能見乎剛上、而
爲兌、能爲卑、乃能爲尊也、兌之柔惟抗乎剛上、故卒伏於剛
下、而爲巽、自爲尊、必至於卑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承人後、故無事、故蠱承弊後、故多更張、承人後者、風會不
殊、不可改作也、承弊後者、世風欲轉、不可因循也、兩卦皆用
因、但所以爲因者異耳、○與上節疑以故伏相叶、

剝、爛也、復、反也、

剝、陽爛、復、陽反、爛者、萬物雖盡、生意不亡、保合之體也、反者、
萬物未出、生意已萌、天地之心也、爛者靜而無靜、剝所以爲
功於復反、反者動而無動、復所以不窮於剝爛、

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進乎明、故其照無私、而爲晝、傷其明、故光不能發、而被誅、井

上水而有水、故通、困下水而无水、故困、井之巽、不敢遇險、故
遜乎險下、而剛暴之氣亦平、馭險之道也、困之兌、必與險遇、
故抗乎險上、而强悍之性易憤、犯難而行也、

咸、速也、恆、久也、

咸以二少相合、天眞之感、形器不能阻、故其機最速、恆則二
長得位、尊卑之序、千古不能易、故其道能久、天眞之感、其發
也無遲回、其應也亦無期待、烏得不速、尊卑之義、堯舜所不
能外、桀紂亦不能傷、安得不久、

渙離也、節止也、

渙風水相遭、動盪無定、離散之象也、節、水澤相蓄、靜守不移、
凝止之象也、離散而不止、則蕩而無歸、節止所以救渙散之
弊、凝止而不散、則鬱而不發、渙散所以通節止之窮、

解、緩也、蹇、難也、

解險而動、動開其鬱也、故情舒緩、蹇止乎險、止非其所也、故
多患難、

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睽悅在內而麗乎外、情志既異、雖同居而勢已離、家人、人自
外而麗乎內、情誼既洽、雖異姓而好自合、否與泰反、反乎泰

能勿否乎、泰與否反、反乎否所以泰也、兩卦爻義亦無不反、其事類也、大壯之剛陵節、故道在靜止而勿躁、遯之剛貪位、故道在退避而知止、大壯惟不恃剛乃能用剛、道所以貴靜止也、遯惟不暱柔乃能絶柔、道所以在退避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大有明在上、則光及遠、故所有者衆、同人明在下、則德及物、故物與之親、明在上、則以德乘權、故能得萬物之財、明在下、則去權用德、故能得萬物之心、革鼎皆變舊爲新之義、然革則棄舊以爲新、故義爲去故、鼎則用舊以爲新、故道在取新、

革在鼎前、則創乎其始、故其故宜去、鼎承革後、則繼前而進、故其新貴取、中孚小過、皆得六畫之中、然小過剛中而發爲陰柔、則人欲蕩恣也、故至有過、中孚柔中而發爲陽剛、則德符充足也、故能孚信、小過陰柔外錮、中存者引於物交、故君子之修省、莫切於寡過、中孚陽剛煥發、內蘊者盎於四體、故君子之居業、莫大乎存誠、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豐、日中則昃、故不徒有故、其故亦多、旅萍水相逢、故雖欲求親、其親亦寡、兩卦以多寡相對也、坤上交乾則爲離、其情親上、故離必居高而後照、乾下交坤則爲坎、其情就下、故坎必流溼而後潤、小畜止乾之天、故物不相助而六四之陰孤、履效天之健、故志不靜處而六三之情動、寡與不處不相對、而所以寡不處之故、則一止乾、一效乾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之險在前、不可爲進也、訟之險乘健、不與物親也、不進者忘世、無所忤於世、則物不能撓、即此爲天下之至健矣、不親者陵物、有所憤於心、而氣不可遏、即此爲天下之至險矣、兩卦一守己、一忤世也、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序次依蔡氏訂正、○大過有棟象、然其德入而悅、則懷安者也、懷安則其德先顛、其棟能勿顛乎、頤有飲食義、然其德動而止、則寡欲者也、寡欲則所食既正、所養能失正乎、兩卦以

居處飲食對舉也既濟六體皆正尊卑上下各得定位故曰
定未濟六體皆失正尊卑上下悉紊乎邪故曰窮但未濟之
窮陽爻尤甚故曰男之窮也歸妹以少女而求男淫女也故
征則必凶漸以長女而待男貞女也故歸則必吉女以得男
爲其終歸妹未及時而遽求終女之自欲終者也女必待男
而後行漸及時而猶待禮女之能待男者也姤之陰微而在
下故陰柔猶能遇剛夬之陰抗而在上故陽剛必欲決柔柔
既承剛則小人猶可用君子不忍殄其類也柔既揜剛則小
人不可留君子無所用其慈也兩卦之陽剛皆盛故曰君子

道長兩卦之陰柔皆微故曰小人道消然君子别無道長卽
君子之道小人亦有道消卽小人之道也
序卦傳發兩卦相承之義雜卦傳發兩卦對舉之義皆所
以盡易之蘊但非羲文周孔之正解耳若入正解則多齟
齬讀者亟宜辨之

道光乙酉三月望後十六日錄畢越十有二年丁酉五月望後十七日男錦重錄

文安陳菊齋號魯柏山人舊相識也時過余好談忠孝節
義事心重之壬戌歲余寓硯靜海子牙鎮迄冬山人冲風
踏雪來訪其不憚寒威冞至此慰藉之山人曰弟爲先父
讀易錄來也先父易菴公學易三十年歷取諸家說折衷
之心有得輒註爲讀易錄三四易稿而後成一生精力全
在於此實不忍泯沒無傳也今將謀梓恐有魯魚亥豕之
訛祈閱之余維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自漢唐以及
國朝註易者不下百家彼此異同紛如聚訟要之各有理

趣頭頭是道易之精蘊本無所不包未可偏執有所是非
亦惟會而通之自有所得已耳迺取而讀之訓詁詳明提
要鈎元靡不深切此可以見生平詣力矣陳爲文邑巨族
代有偉人著作甚富而易菴先生獨專門學易自成一家
言必傳無疑且以山人之來不忍先人精力泯沒無傳此
孝子之心大可嘉也爰綴簡末以誌景仰云同治二年歲
次癸亥春三月平舒任聯第跋

〔清〕陳士珂撰

韓詩外傳疏證十卷

清嘉慶二十三年刻本

韓詩外傳疏證

韓詩外傳疏證序

退食之暇偶取所藏韓詩外傳諦觀之竊慽其字句多脫誤而未有以正也一日舉以語陳虞部愚谷虞部遂言曰是書舊無善本縣爲增訂之慮非闕疑之義而亦有不必然者嘗檢本書所記凡二百九十餘條而互見於諸書者蓋什之七八今但薈萃以觀則其文義自明家瑑軒先生固嘗爲之矣迺出一編示余余受而讀之以本書爲綱而取諸書之互見者備錄於左方其原有注者間亦摘附其下卷次一如其舊而簡牘增數倍[illegible]李善之注文選也自標其義例曰諸引文證或舉

先以明後或引後以明前或文雖出彼而意微殊茲編所錄有在韓氏前者有在韓氏後者有事雖異而文則同者蓋亦李氏之遺意大抵周末洎漢初諸子据事類義多從同同而傳聞異詞於世次之後先名氏之出入異同詳略蓋多有之而醇疵疎密即緣以見焉各從其舊錄之善學者可以尋觀而有得也已瑑軒諱士珂蘄水宿儒由歲貢生舉乾隆丁酉鄉試戊寅之夏其文孫國錄沆庶常澐以假歸舉是書付剞劂氏且來請序余因述其書之梗概俾弁諸簡首他日依此例盡取諸書互爲主客於以化專己守殘之陋與入主出奴之私不

亦善乎

嘉慶二十有三年季夏月撫楚使者海豐張映漢撰

韓詩外傳疏證

蘄水琢軒陳士珂輯　男光詔金門

孫沆秋舫

湛大雲　同校

目錄

卷一 二十九則

卷二 二十四則

卷三 三十九則

卷四 三十三則

卷五 二十二則

卷六 二十七則

卷七 二十八則

卷八 三十五則

卷九 二十七則

卷十 二十五則

叙錄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史記儒林傳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

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 漢書儒林傳

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 漢書藝文志

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 同上

韓詩二十二卷韓詩外傳十卷 隋書經籍志

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同上

韓詩十卷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 唐書藝文志

隋唐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際韓詩亦亡 通志藝文略

韓詩外傳十卷 宋史藝文志

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雖非解經之深旨而文辭清婉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蓋多記雜說不專解詩不如果當時本書否也 直齋陳氏書錄解題

互見諸書目錄

經部

尚書大傳

春秋傳

春秋公羊傳

春秋穀梁傳

春秋繁露

禮記

大戴禮記

禮緯含文嘉

孝經

孟子

爾雅

史部

國語

戰國策

史記

列女傳

吳越春秋

子部

管子

晏子春秋

老子

列子

莊子

文子

尸子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說苑

新序

孔叢子

孔子家語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一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没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六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𧻓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絶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氂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

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絶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列女傳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珮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氾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

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貲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息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珮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某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某已知之矣遇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

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貲財棄於鄙野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某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列女傳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疾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說苑雜言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孔子家語五儀解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陵強兵共殺之 文子符言篇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

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荀子天論篇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扁善之度 楊注扁讀為辨 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凡用血氣志意智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悖亂提僈食飲

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荀子修身篇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不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己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故阨窮而不憫榮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

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說苑立節篇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莊子讓王篇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衽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

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新序節士篇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著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 荀子哀公篇

哀公曰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 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

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

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孔子家語五儀解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和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和也其執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潐潐楊注潐潐明察之貌子誚反受人之掝掝楊注掝當爲惑者哉荀子不苟篇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某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某故不爲軾也 說苑立節篇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 淮南子詮言篇

善怒者必多怨善予者必善奪惟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譽見則毀隨之善見則惡從之利爲害始福爲禍先不求利卽無害不求福卽無禍身以全爲常富貴其寄也 文子符言篇

傳曰聰者自閒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聰者自閒明者自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害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者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六律者何黃鐘蕤賓無射太蔟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

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以治顏貌顏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蕤賓聲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蕤賓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 尚書大傳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說苑建本篇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後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孔子家語致思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禮記雜記下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穆伯之喪敬伯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孔疏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謂暫時也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禮記檀弓下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國語

公父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補注人字乃八字之訛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

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
而於婦人厚戰國策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期年髑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顋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

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說苑辨物篇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

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善哉 新序義勇篇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悅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宋人殺昭公趙宣公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

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鎭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爲蹔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國語

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曰急轡絃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

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說苑政理篇

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崝者必阤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譬若張琴大絃組則小絃絶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 淮南子繆稱訓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欲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

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說苑修文篇

仁道有四磏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磏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衆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磏仁者也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磏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

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磏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新序節士篇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礁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

矣其節度深淺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

稿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㒩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新序節士篇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說苑貴德篇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二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若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而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己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宣公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何注堙上城具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春秋公羊傳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騬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失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

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隣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隣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隣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鬭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列女傳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列女傳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尙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

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邱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邱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邱子虞邱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

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新序雜事一

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俱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邱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邱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賢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

妾聞虞邱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宜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邱子邱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季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夜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者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列女傳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瑳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戰今先王之

言勝故肥 尸子太平御覽引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人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彊 韓非子喻老篇

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

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琢如磨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也（荀子天論篇）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楊注黨見頻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

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祅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耨失薉政險失民田薉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祅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祅禮義不修內外不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祅祅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爾其菑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祅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

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同上）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寅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土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惙其泣矣何嗟及矣

豐墻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木淺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

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唇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說苑建本篇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無內人之疎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疎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遠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荀子法行篇）

夫雪霜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施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高注厭持也搔勞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技藝雖多未有益也（淮南子詮言訓）

傳曰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莊子達生篇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驂列兩

服八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荀子哀公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呂氏春秋離俗覽適威

顏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

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新序雜事五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

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家語顏回篇

崔杼弒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捧杯血仰天而歎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謂也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弒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

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晏子春秋内篇雜上

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胷句兵鉤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曰安之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 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篇

崔杼弒莊公合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之不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趍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新序義勇篇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道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史記循吏傳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返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

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頸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新序節士篇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彦兮此君子之行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補注採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括）直己而不直於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

外寬而內正自拯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孔子家語弟子行）

傳曰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曼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說苑尊賢篇）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

於斯不贍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孔子家語致思篇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刼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亂盪盪乎其義不可大也嗛乎其廉不可劌也温乎其仁厚之寛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君子易和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 荀子不苟篇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内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罪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史記循吏傳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卽生失殺卽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

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人君雖不能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新序節士篇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轍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

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往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忘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不忘於道也

列女傳

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羣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抃嗌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

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新序刺奢篇

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薄薄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僩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尚書大傳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太

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爲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五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弊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

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情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察賢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說苑政理篇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狥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

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 說苑立節篇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闔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

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闔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埶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愚者有貌美好者有埶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鬬心智愚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
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
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宜
人爲人君者詩曰顔如渥赭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
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
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
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
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
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
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顔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
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
乎然藏又非難也某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
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
精微者也

子夏讀書畢見於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
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
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
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
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尙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
可以發憤忼慨忘已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
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
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顔淵曰何謂也
子曰闚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

又非難也某嘗悉心盡志以入其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尚書大傳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衆好散則刼之以師友怠慢摽棄則慰之以禍災愿婉端愨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愼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

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刼之以師友怠慢僄弃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生之術也 荀子修身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禮記學記

家有千金之玉而不知治猶謂之貧也良工治之則富掩一國身有至貴之爵而不知治猶謂之賤也聖人告之則貴最天下 尸子太平御覽引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降於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禮記曾子問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禮記郊特牲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至阼階以著代也 禮記昏義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

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 文子符言篇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三

傳曰昔者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麾衣而盖服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倘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聖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說苑君道篇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謂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殆不吉也湯曰奈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孼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 呂氏春秋季夏紀制樂

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 尚書大傳

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而祥桑枯死而去 史記

殷本紀
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 說苑敬愼篇
殷大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大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

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說苑君道篇
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 同上

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心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之

後四十三年凡莅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

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呂氏春秋季夏紀制樂

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尙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荀子王制篇

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己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己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修正其所聞以撟飾其情性（楊注撟與矯同）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智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賢人矣（荀子儒效篇）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璜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璜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之翟璜勃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守之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璜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

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

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　史記魏世家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臣者疏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

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悅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

王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迮然而慚曰
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
成子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
也說苑臣術篇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
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故修禮者王
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穀積財以
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王
法以齊官平正以齊政然後節奏於朝法則度量正乎
官忠信愛利刑於下如是則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
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
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成侯嗣君楊注皆衛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
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
者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
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
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
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
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荀子王制篇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濉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春秋傳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

止古者先王制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濉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說苑君道篇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濉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孔子家語正論解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

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況人主乎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瘋跛眇尪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忘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禮記經解

人事倫則順於鬼神順於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武王伐紂到於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大公對曰不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有人者憎其胥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于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既反商未及下車

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衅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餽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信伐紂而殷亡武乎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說苑權謀篇

武王與紂戰于坶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

定召太公而問之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 尚書大傳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

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禮記樂記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禮記曲禮上

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然後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禮記學記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尙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禮記學記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莊公十一年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

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春秋傳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

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字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說苑君道篇

齊桓公設庭燎爲使人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以小成大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說苑尊賢篇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親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

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能治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為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為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鐘鼎非無金錫也不沉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為天下法矣故用不靡則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必不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既無受魚而不免於相

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史記循吏傳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淮南子道應訓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新序節士篇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今其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

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

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

隍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無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 荀子宥坐篇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

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說苑政理篇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也

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

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服舜之德 說苑君道篇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産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産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産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産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

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絶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說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産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虚子産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慚而避位終身不出 新序見後漢書陳寵傳注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閒其似持平者動而下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

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閒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閒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嵬嵬然高嵬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禽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閒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之樂於山者也尚書大傳

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纍䍡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於天地之閒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說苑雜言篇

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黯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爲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爲非者吾以爲次勇猛强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爲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周內史輿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 呂氏春秋不苟論當賞

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史記晉世家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

夫勇壯强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

說苑復恩篇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衆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

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言古今一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乎千世之傳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也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人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滅節度久而絕 荀子非相篇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
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
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
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
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
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
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
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
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
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
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
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
聖敬日躋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
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楊注宥與右同孔
子曰吾聞宥座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
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
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
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
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荀子宥坐篇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
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

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說苑敬慎篇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孔子家語三恕篇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巵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

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 淮南子道應訓

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巵其沖即正其盈即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中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弊不新成 文子十守篇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强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

者桀紂是也可不愼與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袵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誡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愼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毁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袵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說苑敬愼篇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
為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
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
耳出乎口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
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
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
之為貴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當之為貴也

君子行不貴苟難（楊注：行如字）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
唯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

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
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
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
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
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曰君子行
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
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荀子不苟篇）

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為之君子不貴也
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
貴（說苑說叢篇）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
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
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
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
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
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
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
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愼於言者不譁愼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 楊注裾裾衣服盛貌 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 楊注放讀爲方舟竝也 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 楊注維與唯同 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滿天下且孰肯諫女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 楊注猶若安舒之貌 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 楊注皆矜伐之意 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荀子子道篇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說苑雜言篇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無不足哉 孔子家語三恕篇

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楊注財與裁同）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相地而衰政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楊注歸讀爲饋）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

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荀子王制篇）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如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

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燋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憯毒蜂蠆之人雖桀跖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也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投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

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

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埶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足之扞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兑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磐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

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荀子議兵篇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愼爾言矣謂爾不信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己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四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新序節士上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反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邱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 新序節士上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卭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 楊注復報也 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

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與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 楊註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此云紂未知孰是 可謂國賊矣 荀子臣道篇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愨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卭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 楊注健羨之人 無取詌 楊注未詳或云詌鉗鉗人之口者 無取口啍 楊注啍與諄同或曰口諄訓口教言心無誠實者 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愨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愨而有多知能 楊注有讀爲又 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介也 楊注介與邇同 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 楊注謂管仲寺人勃鞮也 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則彊怒勝計則亡 荀子哀公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 王注妄對不謹誠 無取啍啍 王注多言 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 孔子家語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

扣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愨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近身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說苑尊賢篇

齊桓公獨與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若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樂說鐘鼓之色也愁悴哀樂衰絰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莒也對曰君東面而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止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

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惟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管子小問篇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𤸰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

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呂氏春秋審應覽重言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歖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

色湫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也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說苑權謀篇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强甲屬敵與無民等爾故磐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傳曰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不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廉而求不能制衆天下卽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殽膳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淮南子詮言訓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齊桓公北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說苑貴德篇

部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禮記樂記

禮者治辯之極也强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煩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若楚人蛟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蚰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蹻起楚方爲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爲險江漢以爲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爲炮烙之刑殺戮無時臣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煩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已也是以刑賞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趨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禮者治辨之極也强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宛鉅鐵釶慘如蠭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辨溝池不抇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

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荀子議兵篇

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詘而不竭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卽恐懼而自竦此全道也偏立卽亂具立卽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理昔者先王審理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修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

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形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

禮請問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敬詘而不苟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為身也謹修飾而不危其應變故也齊給

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交遊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閒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荀子君道篇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玉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焉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

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閒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為能行之　晏子春秋內篇襍上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楊注錯置也質讀爲贄）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荀子大略篇）

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致之之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比己之用是豈不獨過矣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也亦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爲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

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爲親邪則異族之人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姣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欲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佞親比己者之用也

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爲親也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齳然而

齒墮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於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二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荀子君道篇

問者不告告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

問楛者勿告也楊注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楊注傲亦戲傲也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舒楊注匪交當爲彼交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荀子勸學篇

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法義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卽安輔之卽强非之卽危倍之卽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强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曰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說苑建本篇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 淮南子繆稱訓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己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 楊注報孝養也 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 荀子法行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此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孔子家語三恕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
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卽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
愼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
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
說務而自功道無所遇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
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
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卽是十子之罪也若
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
教之以至順隩窔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
然平世之俗起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

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卽是聖人之未得志者
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
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
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曰雨雪瀌瀌見晛
聿消

假令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楊注梟與澆同欺惑
愚衆矞宇嵬瑣楊注矞與譎同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
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
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
愚衆是它囂魏牟也楊注它囂未詳忍情性綦谿利跂楊注綦谿

未詳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絜之貌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
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
衆是陳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
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
鈃也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
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楊注紃與循同則倜然
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
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
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

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
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
而不知其理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
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
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
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楊注溝讀爲怐音冦猶音柚嚾
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
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
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
以至順奧窔之閒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

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楊注：佛讀爲勃）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楊注：財與裁同）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荀子非十二子篇）

君子大心卽敬天而道小心卽畏義而節知卽明達而類愚卽端慤而法喜卽和而治憂卽靜而違達卽寧而容窮卽納而詳小人大心卽慢而暴小心卽淫而傾知卽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戎不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通而類愚則端慤而法見由則恭而止見閉則敬而齊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則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見由則兌而倨見閉則怨而險喜則輕而翾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窮則弃而儑（楊注：儑當作濕方言濕憂也字書無儑字）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荀子不苟篇）

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敬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義生以治爲法故其言可以爲民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爲民法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語萬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即治失之即亂由之即生失之即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强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僞喜謝之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比爲刼殺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即大臣以專斷圖私

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癰腫痂疵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刼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

閭姬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爲其同詩曰上帝甚慆無自瘵焉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强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

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此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兮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戰國策

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

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故春秋之記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

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勢臣未至於餓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韓非子姦劫弒臣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楊注閭娵古之美女子奢當為子都鄭之美人字誤為奢嫫母力父是之嘉也楊注嫫母醜女黃帝時人力父未詳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荀子賦篇

蒐苗獮狩之鞹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多質習貫易性習然也夫狂者自齕忘其非芻豢也飯土而忘其非粱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詩曰中心藏心何日忘之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出入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 荀子修身篇

傳曰誠惡惡之刑之本誠善善之敬之本彼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偽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楊注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正（楊注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荀子哀公篇）

哀公曰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補注邑邑憂貌）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

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愼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孔子家語五儀解）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喻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唶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同欲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 呂氏春秋審應覽精諭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

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指武篇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五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利勢以持養之於時周室微王道絶諸侯力政强刼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知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絶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

有昭繆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　荀子王制篇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弗爲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爲之者窮

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用之巨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如此也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

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强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於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於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

窮然而於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隣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荀子君道篇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

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爲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據拟法而度之奄

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

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媿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拚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

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怍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

則舉措而定一朝而伯荀子儒效篇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

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莊子天道篇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

粕耳桓公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 淮南子道應訓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某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也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黙然異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為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某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某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數

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間孔子有所謬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某迨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云文王操 孔子家語辯樂解

紂之爲主勞民力寃酷之令加於百姓憯慘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丈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寃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新序刺奢篇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紲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玥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淮南子泰族訓

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荀子修身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兹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公曰三苗爲一穗和氣所生抑天下其和爲一乎拔而貢之文王之廟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 尚書大傳

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九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不臣其人吾何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耈曰久矣天之無别風淮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以薦於宗廟周既衰於是稍絶 同上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說苑辨物篇

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邱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若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厦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躧舄視不出閫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君子曰天子居闉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厦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襜帷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新序雜事五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室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獵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遏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損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患禍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臭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

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雛繭待繰以綰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訓之所以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 春秋繁露實性篇

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女工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

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則不可使鄉方 淮南子泰族訓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决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愼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昔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刼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於沙邱任李兑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反

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絶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頹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讐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趨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 賈誼新書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刧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邱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絶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 說苑尊賢篇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滎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本無把之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木傷則枝

枯淮南子繆稱訓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楊注挾讀爲浹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荀子致士篇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强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欣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愼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荀子非相篇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淸三光淸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得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孔疏弛本作矢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禮記孔子閒居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兎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於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征以中垢闇行也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爾雅釋地

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兎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爲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呂氏春秋慎大覽順說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兎是獸也

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

說苑復恩篇

禍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塡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跗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

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太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新序雜事五

堯學於君疇 楊注漢書作尹壽 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荀子大略篇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堯師子州支父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　呂氏春秋孟夏紀尊師

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神競清而灑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

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如歲之旱莫不潰茂然天浡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蹝舄視不出閤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莫不潰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之爲三公以之爲諸侯次則爲大夫是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聖王財衍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荀子君

韓詩外傳疏證　卷五　聖

道篇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新序雜事五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於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孔子家語正論解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六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韓非子難一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驁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驁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爵祿吾庸敢驁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 呂氏春秋愼大覽下賢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

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新序雜事五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謂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

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荀子君道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甚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孔子家語辯政篇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有罰庶人木車單馬衣布帛 尚書大傳

古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强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說苑修文篇

天下之辨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辯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强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

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

高下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說苑敬慎篇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爲質義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謝校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皆以爲發聲）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爲質端愨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喘而言臑而動（楊注臑同蝡）而一可以爲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荀子臣道篇）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
力以念穹蒼

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
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
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
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
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
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
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日猶
恐懼思索賢佐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
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
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

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
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
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爲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
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淸酒曰吾饑欲食御者
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曰爲
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
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
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
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大賢曰夫賢者所以
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者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

也伏軾而歎曰嗟乎失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臥御自易以備疏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

忳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銳然獨先達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

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無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肯思得賢佐日中忘

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昔宋昭公出亡至於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吾發政舉事朝臣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䴸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

食御進腶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
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
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
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
臣之言過也爲閒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
弗知邪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
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
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
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
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

所以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霸後醒者三
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賈
誼新書先醒篇

田常弒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佗曰古
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親以死
君之事非孝也佗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
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刼乎暴人不得
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
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
之謂也

陳恒弒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佗
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佗人曰
舍而君而事我佗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

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刼於暴
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
以禮其君乃自殺新序義勇篇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公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

世夫蘵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遺彫世者與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荀子勸學篇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廟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說苑建本篇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

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効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雚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孔子家語致思篇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闚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闢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

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告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杅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

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

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
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
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
死者數人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
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
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
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其身
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
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
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

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
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軍不
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春秋公羊傳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
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
君王昧焉辱到敝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
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
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
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
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

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盂
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
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
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
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
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
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
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
而南及敗犇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
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

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鰥寡不畏彊禦莊王之謂也　新序雜事五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楊注信讀爲伸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君子能以義屈伸變應故也荀子不苟篇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

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

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卜先生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也是某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某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曲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鬭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某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某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吾和汝子

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說苑雜言篇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某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法古而爲咎者則非某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匡人解甲而罷 孔子家語困誓篇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施厚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縗三年爲君亦服斬縗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彊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强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趨慈父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持國之難易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橈膕（楊注要讀爲腰）君盧屋妾（楊注盧當爲廬）由將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

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博也故曰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富國篇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僨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

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四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 文子精誠篇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高注意志聲戴嗟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諰淮南子繆稱訓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治城城治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淮南子道應訓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形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閒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形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

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如是百姓劫則致畏嬴則傲上執拘則聚得閒則散敵中則奪非劫之以形埶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

矣（楊注賁讀爲憤）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荀子彊國篇）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尙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新序雜事一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尙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說苑尊賢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七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說苑修文篇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愼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愼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說苑奉使篇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爲之先臣里毋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毋里毋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卽束縕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毋非談說之士束縕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束縕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

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旣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成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

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旣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 淮南子氾論訓

傳曰鳥之美羽句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卽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久矣意者尙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某哉賢不肖

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邱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之知也使驥不得伯樂

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知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於天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某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荀子宥坐篇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

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女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于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某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

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

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說苑雜言篇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

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某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

能稽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道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孔子家語在厄篇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存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詩曰有母之尸雍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莊子寓言篇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黙黙以亡武王諤諤以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君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新序雜事一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墻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輙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邪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

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堀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陁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說苑政理篇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愼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知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强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君道篇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

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如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

休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祿位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呂氏春秋仲冬紀忠廉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邱 新序義勇篇

孫叔敖遇狐邱丈人狐邱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蹴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邱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邱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語曰繒邱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

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瘉卑每益祿而施瘉博位滋尊而禮瘉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荀子堯問篇

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列子說符篇

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

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 淮南子道應訓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志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文子符言篇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

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惟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勝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扢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扢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爲王破吳而彊楚詩曰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

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
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
軍楚得以强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說苑復恩篇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其弟叔武賢而殺
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愼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趙魏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

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愼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賈誼新書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賢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

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說苑尊賢篇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兎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兎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兎曰東郭㕙蓋一日而走五

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兎之塵若躡迹而縱紲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紲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新序雜事五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

天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 說苑善說篇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己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粟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慚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鵞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士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非士易得而難用也戰國策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廚中有臰味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摭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說苑尊賢篇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帪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慚遁逃不復敢見新序雜事二

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而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惡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

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韓非子外儲說左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

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己樹而擇之說苑復恩篇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縶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禮記檀弓下

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

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 賈誼新書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新序雜事一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盧注彌當聲誤為迷也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

靈公造然失容盧注造然驚惨之貌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 大戴禮記保傅篇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父之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

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孔子家語困誓篇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荀子堯問篇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說苑臣術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言弘其志而無所容爲人下者以此也 孔子家語困誓篇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鱺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鱺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大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昔者南瑕子過程本子本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本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

見不賢而內自省 說苑雜言篇

子貢問大臣子貢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誰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知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說苑臣術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 孔子家語賢君篇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某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搆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否同回意各有事焉回其願某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向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

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某鼓瑟有鼠出游貍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浮其音參以某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

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誂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孔叢子記義

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笞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八

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愼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以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

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說苑奉使篇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毁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綿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强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賓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問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議論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

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己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蹟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己而薄於君狷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

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晷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臣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

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莊子讓王篇

齊崔杼弒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

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

之謂也說苑立節篇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說苑正諫篇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搬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宋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搬仇牧何注齊人語側手曰搬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春秋公羊傳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禮記曾子問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爲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故也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

黃帝卽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宙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

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黃帝卽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寐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噣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聲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於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說苑辨物篇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
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
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
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雁遂求
北犬晨雁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雁
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雁也則
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
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
賜弊邑使得小國諸侯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
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

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
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
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
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
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
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
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
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
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
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
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
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
三年不問子不可爲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
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
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
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
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厨緤北犬

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
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
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
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
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
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
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
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
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
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舍人之謂也說苑奉使篇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某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袪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某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

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說苑政理篇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

子語某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孔子家語辯政篇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絀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盖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後弗甫有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 禮緯含文嘉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緜緜翼翼不測不克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說苑善說篇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同上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同上

一穀不升謂之傔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祲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一穀不升謂之嗛范注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范注康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祲范注侵傷也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春秋穀梁傳

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辠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尚書大傳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

尊其無績乎攘善也春秋穀梁傳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杜注重載之車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杜注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春秋傳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幷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

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鐏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

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新序雜事一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滑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 尚書大傳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於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興雨祈祈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愼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申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說苑敬愼篇

學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文子符言篇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 列子天瑞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

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嗔如也（楊注嗔與塡同）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略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

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睪如也視其高則塡如也察其從則隔

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孔子家語困誓篇）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絶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悦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輓車見秦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

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噫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絶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絶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戰國策

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仆地有閒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

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之以曾子之材又居夫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說苑建本篇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旣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孔子家語六本篇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二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荆麋之筋阿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乃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

人弓人之妻請見曰妾之夫治此弓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 列女傳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則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史記樂書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

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强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淮南子人間訓

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蜋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迴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蜋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淮南子人間訓

魏文侯問於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托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王齊王使爲相說苑善說篇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九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正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自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斯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盜竊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列女傳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媿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
也被褐擁鎌哭於道旁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
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
吾親失之一也高尙吾志間君事親失之二也與友厚
而小絶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
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
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謝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
十有三人

孔子行由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
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邱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

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邱
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邱吾子曰吾
少好學而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
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絶三失也樹欲靜乎
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
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
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說苑敬愼篇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
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
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與食
與曾不我卽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
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
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
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
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
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

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
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
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
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
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
之名也 荀子子道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
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
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人有言曰人與己
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

名乎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謂無孝名乎 孔子家語困誓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曲曲每奏鍾子期輒

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列子湯問篇

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說苑尊賢篇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爲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亦破王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 列女傳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

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邱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大夫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

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晏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嗛酒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晏子春秋外篇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邱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新序刺奢篇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某在乎某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

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晏子春秋外篇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鄒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說苑正諫篇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没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子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

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說苑至公篇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己也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韓非子外儲說左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

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益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證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呂氏春秋不苟論貴當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

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益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五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也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楊注端讀爲喘）蝡而動亦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楊注韓侍郎曰則當爲財與纔同）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荀子勸學篇）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槊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某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飜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

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桀紂堯舜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鍜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偃偃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說苑指武篇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

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聝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淵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凛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孔子家語致思篇

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老子道德經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以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之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

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 列女傳

孔子出衞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某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某與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皐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

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某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與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凌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某爲欲當之者也某何敢乎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 史記索隱引家語姑布子卿謂子貢曰 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皐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家語困誓篇

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患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尙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

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說苑敬慎篇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杅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史記魏世家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 說苑尊賢篇

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歎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啄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啄梁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見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與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箒之妾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

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樂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列女傳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淫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疏因為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婬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

遂幷國十二辟地千里

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釆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亡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

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韓非子十過篇

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

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簒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

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史記秦本紀

秦穆公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縉帛爲茵蓐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

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疏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埶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

穆王耆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說苑反質篇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菑馬吾田朞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

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於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髮班白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爲何者也晏子曰嬰之家也無宇曰位爲中卿田七十萬何以老爲妻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淫亂之行不顧於倫逆古之道乎 晏子春秋外篇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韓詩外傳疏證卷之十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邱之邦遇人曰何爲者也對曰臣麥邱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

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悅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潸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桓公田至於麥邱見麥邱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邱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邱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

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邱而斷政焉　新序雜事四

景公遊於麥邱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

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賜封人麥邱以爲邑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 國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 管子小匡篇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何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

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書云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春秋傳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 韋注豎文公內豎里鳧須也 守藏者也不從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爲羈紲之僕居者爲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國語

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

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五

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王天命畀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楊注接讀爲捷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荀子大略篇

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太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爲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史記田敬仲世家

東海有勇士曰菑邱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過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沉菑邱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邱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邱訢果夜來拔劍往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

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邱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耳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椒邱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卽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邱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卽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靦色於我哉於是椒邱訢卒於詰責恨怒並發瞑卽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闋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邱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瞑必來

也愼無閉吾門至夜椒邱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邱訢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

古者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 吳越春秋

傳曰齊使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獲笞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獲笞潰失臣欲亡爲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獲笞在此願以汗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沖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

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絶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奉使篇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

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史記滑稽傳續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莞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為醫也搦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以變童子哉扁

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蟁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為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嘯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為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

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爲鄚）姓秦氏名越人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

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擧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

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

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史記扁鵲傳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

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神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說苑辨物篇

楚邱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邱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昔者楚邱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遊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邱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

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而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新序雜事五

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

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邱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張注稜當作棧）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張注行假當作何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

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列子力命篇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邱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景公置酒於泰山之陽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歎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為乎晏子獨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必有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為可悲至老尚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笑之 晏子春秋外篇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荎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駮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

繆公之死

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埜人取之見楚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

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埜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鬭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 呂氏春秋仲秋紀愛士

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

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 淮南子氾論訓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方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慚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

福反也 說苑復恩篇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鬭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新序義勇篇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孝經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說苑敬愼篇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

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說苑奉使篇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何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鈎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景公畋於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於是罷畋而歸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蜋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蜋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蜋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楚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也螳蜋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蜋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說苑正諫篇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

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

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說苑反質篇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李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於干隧也呂氏春秋離俗覽適威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新序雜事五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爲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柰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子也刼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

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志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柰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刼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

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說苑立節篇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
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
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刼殺之
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
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
此聖人瞻言百里

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
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
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
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

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覲存高注覲裁也三
十四世而亡 呂氏春秋仲冬紀長見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
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
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
必有刼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
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
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乎象楮炮烙
生乎熱斗 淮南子齊俗訓

韓詩外傳佚文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闔
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
百里奚秦以大化 後漢書朱穆傳注引。循吏孟嘗傳注同

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爲私而加刑焉
公後知百里奚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
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
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 昭明文選陸機演連珠注引

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

而數者萬數也 史記封禪書正義引

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
如荊雞之卵 昭明文選南都賦注引

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
雪雲曰同雲 藝文類聚引

自上而下曰雨雪 同上

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
拂不祥也 同上

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草 太平御覽引

昔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納漿甯戚悲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馬爲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水漿雖爲之死亦何傷哉

初學記引

〔清〕魏本唐撰

夏小正校注四卷

清咸豐刻本

夏小正校注序

夏小正乃羲和遺蹟詩豳風禮月令易通卦驗逸周書時訓解淮南子時則訓皆權輿于此其傳則七十子後學所譔而漢信都王太傅戴德述之故入大戴禮也漢唐傳本久佚其見于各經注疏所引與今本不盡同今通志堂經解中有宋山陰傅

崧卿著夏小正解四卷序謂得之關澮藏書而以集賢大戴禮版本參校者也今所傳大戴禮本爲宋韓元吉淳熙中刊置建安郡齋者晚出在傅本後其序云訛缺謬誤不敢改益其夏小正篇如田胡萬勒田魂螺牧星捏子時有養語多不可解王應麐玉海所載經文栁梯莱色其誤猶沿韓本故已傳本爲善也然傳本亦有不盡然者如經乃瓜瓜上增衣字傳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遰下增必字此類又當以韓本與玉海是正其注之誤如經十二月隕麋角蓋衍文傳言自卑事者始當云言事自卑者始關本暘字作暢爲是莘當作萍與許叔重說文解字唐石經爾雅禮記疏皇侃孔穎

達之說不合豈於古未深攷耶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金履祥通鑑前編并載此書則亦據傅本韓本無甚異者而金氏所注時有理致惜其于疑文錯節猶多闕焉近世校者注者多家有張爾岐徐世溥黃叔琳秦蕙田盧見曾盧文弨戴震孔廣森畢沅任兆麐孫星衍諸本戴本文義平坦即其所據

各本容亦已意增改恐非此書之舊其說初歲祭耒經無始用暢句初昏大火中經無種黍赤糜四字榮鞠經無樹麥文可謂精當若解二月傳突穴云卽獎之所爲侶穴而突出者五月傳豆勸依舊本作矩關云赤糜乃時所食之大關頗屬附會畢本經作篆書注極古疋然改經芭字爲葩傳苑字

爲華殊失古意任本注頗典核至移時有見稊始收節在五月移主夫出火節在三月其誤甚矣孫本長于正字孔本長于詮解然十月初昏南門見據唐一行大衍歷日度議初昏二字乃衍文而孫云星見于戌是夏小正之例言孔云昏謂昏姻也則謬矣是亦其所短也本唐不揣固陋求之經典

旁及他書因合諸家异文異解時出己見爲之校訂而注其義仍依傅本十二篇四卷刪其所增經文及春夏秋冬等字名曰夏小正校注願維此書文字渾古舊與明堂月令同在禮家實爲天文律術導源通經致用旣有志未逮援據疋訓附合禮文方望古而益滋然道光七季歲在强圉大淵獻

陽月下旬候官魏本唐譔

夏小正校注卷之一

夏小正（夏胡雅切正陸德明[illegible]引竝音征陳第毛詩古[illegible]）

史記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大戴禮篇次第四十七隋書經籍志別爲一卷古授時書黃帝顓頊尚矣虞夏之正建亐孟蔔禮運述孔子得夏時亐杞鄭元注吕爲得夏四時之

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其說與史記合小正時播百穀艸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節用水火材物皆所吕變理陰陽敍陳五行者也其自初歲祭耒吕至薦鮪祈麥吉禮也二月綏多士女冠昏嘉禮也十有一月王狩軍禮也昝韓宣子觀易象蔔烁曰周禮在魯然則夏正建寅

非尚忠尚黑所由昉歟其名正取篇首一字編題曰小者明有大者佚其大者存其小者猶小疋之有小宛小弁而大疋闕然蓋大正亡矣鄭元注月令所引者九其引丹鳥羞白鳥文自丹鳥也者吕下稱說曰吕別之則明有傳矣郭璞注尒疋釋蟲蜋蜩螗蜩兩引夏小正傳曰則稱

傳自漢晉已然矣宋山陰傳崧卿本分晰經傳益本鄭郭也此傳首尾畢具傳文古質髣髴穀梁益亦出亐孔門七十子之後學所譔著而大戴必有所受而識之隋志吕此書爲戴德譔固誤傳崧卿謂德所譔傳爾亦未覈也大戴禮有注者八卷王應麐困學紀聞指爲北周盧辯注

亏此篇不少槩見惜哉竹書紀年帝禹夏后氏元年頒夏時於邦國詩豳風述后稷公劉之化適當夏世乃與此書不盡同古三正竝建國有舊俗可行則君子因焉而不改晉用夏正實昉諸此周書時訓呂覽月令各準時制亓有不合固宜文字訛脫屢改舊觀經諸家攷訂始可復辨取亓協亏理而得古意者从之

正月

启蟄 启舊作啟啟教也非启蟄義據許君說文解字改後同

言始發蟄也

启開也蟄藏也古術娵訾立萶節启蟄中卽驚蟄漢避景帝諱改漢始亦㠯驚蟄爲正月中左傳曰启蟄而郊始發蟄者卽月令蟄蟲始振之說言氣潛發未出蟄也詁志篇云仌泮發蟄

雁北鄉 雁舊作鴈說文鴈鵝也雁鳥也當作雁傳及九月經做此鄉音向傳及後皆同

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亓鄉也數上聲下同鄉者何也鄉亓居也雁㠯北方爲居何㠯謂之居韓元吉大戴禮本居上衍爲字生且長焉爾長上聲

九月遰鴻雁 傳崧卿夏小正解云遰音遞案唐韻迢遰去也避也

先言遰而後言鴻雁何也傳本脫何字從韓本增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傳本謂下衍之字下故不謂下同竝從韓本訂曰非亓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遰也而不記亓鄉何也而韓本作如古字通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傳本遰下衍必字

雁隨陽鳥北者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鄉之未㠯行也呂覽曰季冬雁北鄉孟萅候雁北小正亐此記北鄉後不復言北者蓋雁從彭蠡過周洛望雁門㠯爲歸其鄉亐北而北也則一而已矣凡鳥隨陰陽者不㠯中國爲居海內西經雁門山雁出其閒在高柳北卽爾雅北陵西隃雁門也彭蠡禹貢揚州澤名陽鳥冬月所居亐此澤毛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雁高誘注呂覽云候時之雁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稺弱未能及之故亐九月而過商雒然則鴻過當先遰往也去也北來則曰鄉南去則曰遰㠯其居立文也見雁而後數其鄉則已離彭蠡而未赴

不必當小正九月之遰者其遰亐九月或既遰而南或繼及商雒參差迭遰見遰而後數之則鴻與雁俱矣商雒者陝西商州上洛縣周洛者河南洛陽皆南北之中也其八月小正亦不記候雁來南鄉則又早矣㠯其中國所不見而略之也固宜左思蜀都賦云木落南翔仌泮北

祖

雉震雊雊舊作呴俗字傳同據書詩禮記及說文改

雊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雊震二字舊本互倒從徐堅初學記引改

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㠯謂之句雷則雉震雊相識㠯雷

震者動也震雊者陽動乎下雉鳴乎上也詩邶

風曰有鷕雉鳴傳云鷕雌雉聲也小雅曰雉之朝雊孔穎達正義引說文云雊雄雉鳴也知今本作雄雌鳴誤也說文又云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此雊字亦當從詩正義引作句句曲也雷始動者震也句其頸則鼓其翼矣毛詩傳云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蓋本此傳震下

當疊雊字文省耳諸書皆云雉雊此經加震字故傳詳之蔡邕月令章句云季冬雷在地下孟萌動亏地之上易離爲雉雉稟純易之質與雷氣通故雷始動人不必聞雉則應之而雊洪範五行論曰正月雷微動而雊雉詰志篇瑞雉無釋史術書引作秫鳩先濼字竝有誤蓋瑞雉先嗥卽雉震雊月令雉雊雞乳皆在季冬詩推度災云復之日易通卦驗云立萌節有早晚也

魚陟負仌（仌俗作冰說文仌凍也象水冰之形筆陵切冰水堅也從仌從水魚陵切當作仌傳及後皆同）

陟升也負仌云者言解蟄也

魚水蟲也書陟者貴陽氣升也謂魚從水下升

亏仌上而負仌金履祥云魚冬則氣在腴故降春則氣在背故升負仌者蔔仌薄魚旣升背若負之也淮南時則訓曰魚上負仌陟升也釋詁文易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惠棟云冰當作仌凝當作冰古文尚書亦以冰爲凝說文云凝俗冰字

農緯厥耒

緯束也束丼耒云爾爾下舊衍者字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謂立春耕耤也詩豳風三之日于耜周禮遂大夫職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皆使農民自爲備也此農緯厥耒猶周語云命農大夫咸戒農用矣農則農大夫田畯也呂稍田也劉熙釋名云緯之言圍反覆圍繞是有束義張揖廣雅云緯束也本此傳集韻別作偉音厥丼也耒手耕曲木也揉木爲之長六尺六寸丼材尚柔忍人所執者上句二尺二寸丼下前曲接梠尺有一寸曰庇庇呂推發用力多須亐弧曲處用皮束之令

梠與耒堅箸牢固不枉戾也君亦有耒者月令所謂天子親載耒梠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

初歲祭耒傳本經有始用畼三字今從王應麟玉海所引經文修改

始用畼也闕澮夏小正單行本作畼不誤傳本改作暢說文畼不生也从田昜聲臣鍇曰今俗此爲蕩茂字臣鉉等曰俗爲通畼之畼今俗別作暢非是丼曰初云爾者闕本如此無者字案上束丼耒云爾下衍者字宜在此傳本者上衍也字又移此句于畼也者終歲之用祭也下丼曰集賢大戴禮本作丼月韓本作丼用畼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亦謂耕耤也初歲立春也周語虢文公言千畝之耤云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厎于天廟土乃脈發在此時也祭耒者祭始爲耒梠之人也畼鬯通秬酒也

周語又云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金履祥引吕爲鬯之言暢也祭耒而用暢也又云及耤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耤禮韋昭注農正田大夫主敷陳耤禮而祭其神爲農祈也蓋先時薦鬯祼鬯若既用吕自香絜至耤賓耒亏壇酌農農左執上句右祭句及庇祭枱卒祭農乃飲大史遂贊君耕其儀略如獲之祭侯僕之祭軷而用暢蓋亦獻酒與戴震云此條惟初歲祭耒四字是古經經不僅曰祭耒而必曰初歲祭耒吕祭必用暢而用之自是始故加初歲二字吕表此祭爲終歲用暢之始始用暢也正解經文言初歲二字所兼含之意下復申

之曰其曰初云爾者吕暢是終歲之祭所皆用

初歲對終歲而言初始也釋詁文

囿有見韭 傳本如此各本脫見字見音現後經及傳勒則見歲再見有見稊而不見歲再見壹正此再見皆同

囿也者園之燕者也

囿苑也築牆爲之樹果蓏曰圃園其桝也金履祥云韭陽菜春有之見露也孔廣森云燕者可燕樂之處也

時有俊風

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亏南風也曰合氺必亏南 太平御覽引作北 風解氺必亏南風生必亏南風收必亏南風故大之也

時有者不時有也俊與駿峻竝通釋詁駿大也書克明俊德禮記引作峻鄭元注峻大也攷毛詩爾雅月令國語易通卦驗此時當言東風谷風條風融風協風矣通卦驗又言正月中猛風至孔穎達月令正義引以爲猛風卽東風之甚也然則俊風卽東風之大也是不時有也大荒

東經東方曰折來風曰俊證以此書古亦謂東風爲俊風矣南風以下當別爲一說傳因經時有之義遂廣解四時之間皆不時有南風左傳云火以風壯而以風出李巡云南風長養萬物

寒

曰滌凍塗玉海無寒日字畢沅夏小正攷注云據傳應以寒日滌爲句塗說文新附字畢本改涂

滌也者變也盧文弨校本無變也字變而煗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澤釋通下經及傳同此承俊風言之卽月令所謂東風解凍滌洒也寒消暄動如洒而叜新則變也滌又爲煗風故曰變而煗也塗凍釋也澤讀如其耕澤澤凍下而釋上多若雪釋則無高下矣孔廣森云管子

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在上者陽凍也多釋矣在下者陰凍也時猶未釋也

田鼠出

田鼠者嗛太平御覽引作鼸鼠也記時也

嗛口有所銜也爾雅曰鼸鼠郭璞注云以頰裏

藏倉高誘注淮南子云田鼠鼢鼸鼠也蓋蟄亏
九月至是始出
農率均田
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闢土殖穀曰農率循也釋詁文均平徧也謂履
畝吕次而徧也周禮均人公旬注旬均也詩昀

昀原隰昀昀是均田之意周禮注引作畇畇皆
與均通均田言墾辟田也除者治而去之也謂
耘去艸也氾勝之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
者急發即急除田之說鄭元注月令農乃不惑
引夏小正曰農率均田陸德明釋文率所類反
謂田正孔穎達正義曰農率則田畯也均田則

審端徑遂也與此傳音義別
獺獸祭魚傳本如此解云戴禮作獺祭魚吕孜傳之當作獺獸祭魚秦蕙田五禮通孜孔廣森大戴禮補注孫星衍夏小正正字竝從之
獺獸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
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
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傳云大戴及關本作謂之獸何上文孜之

當也舊注一作謂之祭獸一作謂之獸祭本唐案今本大戴禮傳中獸字皆作獻蓋傳刻之誤
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
豺獺皆自祭其先獺水狗也水居而食魚此時
魚肥美獺將食之先吕祭也高誘曰獺祭鯉魚
亏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或曰豺祭方獺祭
圜與从也得多多得利也吕獵取多得利而有

此祭祭而後食故善之也豺㠯獸食獸自傷其類君子猶謂其有合于報本之義而亦謂之祭獺則是毛屬非鱗屬故又加獸字㠯大之孝經緯陰用事木葉落獺祭獸則與十月豺祭獸爲類固宜而後得與鴈化鳩同月者蓋大寒既降之後土氣甫發之時魯語所謂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諸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則亦因獺祭之候也蓋獺一歲再祭魚

鴈則爲鳩說文雁鳥从隹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鴈譌文从鳥後做此

鴈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傳本作其言之也則盡其辭也鳩爲鴈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左傳爽鳩氏杜預注爽鳩鴈也爾雅鴈鶆鳩郭璞注鶆當爲鷞字之誤耳高誘曰鴈化爲鳩喙正直不鷙擊也時訓解月令皆候在二月孔廣森云則者速化之辭也凡言則者候皆較早喜之故急記之云爾

䢅及雪澤案經䢅及二字當貫下初服于公田爲一節傳各句分釋

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初服于公田

古有公田焉者古言言戴震本改作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及猶汲汲也氾勝之書曰雪爲五穀之精正月言䢅者數矣皆謂昜氣蒸達可耕之候也服事

也管子曰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鄭元曰昝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金履祥云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夏小正曰初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

采芸

爲廟采也

㠯邪蒿可食唐徐堅初學記引此書及宋傅崧卿本皆有舊注云爾蓋卽北周盧辯景宣注文僅存者許眘說文云芸艸也㠯目宿淮南子說芸艸可㠯死復生徐鍇繫傳曰臣鍇案芸艸箸于書衣辟蠹漢種之蘭臺石室藏書之府顏師古急就篇注云芸芸蒿也生熟皆可啖蔡德晉云十一月芸始生至是采之㠯薦寢廟

鞠則見

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

鞠不見于天官家言戴震云鞠當作喝尒疋喝謂之柳詩鄭箋喝在東方正月時也畢沅云是月昏參中則柳星見耳本唐謂此書記星見者朝見也作喝則是昏見非小正義也此星蓋在牛宿之北是月昏參中則旦大晨加午所謂農祥晨正矣于是星紀牛宿得次于辰凡言則見者是有未及見者也牛宿迤北則尒疋釋天毛

詩傳竝云何鼓謂之牽牛史天官書云牽牛其北河鼓者說文鞠蹋鞠也前漢書藝文志兵書有蹵鞠二十五篇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㠯程武士知有材也又穿域蹋鞠見史與前書霍去病傳顏師古司馬貞竝云鞠㠯皮爲之實㠯毛張守節云卽今之毬毬圓象鼓軍中所爲戲

豈㠯河鼓主軍鼓故亦得鞠稱歟張守節云河鼓三星今占此三星中豐而兩頭銳下非鼓象也亶象鼓木耳鼓木者鞠也鞠疑鞫字之誤攷工記韗人爲皐陶注鄭眾云韗書或爲鞠皐陶鼓木也元謂鞠者㠯皐陶名官也鞠則陶字从革是鼓木爲鞠其官當爲鞠人也記又云左右端廣六寸中尺注版中廣頭狹爲穹隆也益鞫本取象天星猶箕象箕斗象斗畢象畢矣鞠卽其星名與說文革部有鞾無鞠鞾卽鞠字鞠鞫後次鞀今俗呼心星爲柄打鼓柄打鼓者諺語謂鞀也鞠音同鞀豈古謂河鼓三星爲鞠俗遂指心之三星爲鞀其語有由昉與蓋此星表目

當從鼓木後人不習用鞠語然猶謂之何鼓檐鼓明不象鼓後乃併沒其實直謂河鼓是天河傍鼓星古詩㠯黃姑與織女竝稱則又鼓聲之譌也今南方農家暑月占驗常呼此星爲扁檐今扁檐正合古鼓木之象歲再見者昏旦星皆然傳發其凡

初昏參中

蓋記時也云

此與月令孟蔔昏參中蓋亦不同說月令者依漢三統術立蔔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夏正月節日在營室之末則參中早矣鄭元曰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

斗柄縣在下（傳本經文脫玉海有之縣讀平聲後皆同柄唐書大衍術議引作杓諱唐嫌名也）

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

畢沅云魁枕參首則斗杓縣在下矣故曰著參之中本唐案是月斗建寅立蔔初昏參正午則角直寅寅東北方南爲上北爲下也斗柄縣在下即杓攜龍角之象

柳稊（稊玉海作梯云文選注引稊从艸稊聲大兮切今經典通作稊亦作荑後做此）

稊也者發孚也

柳小楊也易虞翻注云稊穉也楊葉未舒稱稊劉熙云甲孚也言解孚甲而出孔廣森云發孚者發芽也

某杏榹桃則華（某舊作梅據說文改後做此榹舊作杝據爾雅改音斯傳及後同）

榹桃山桃也

爾雅木謂之華說文梅柟也某酸果也此某杏

連文當爲酸果矣管子五沃之土其木宜杏槐舊本作杝聲之誤也爾雅梳桃山桃卽傳所出郭璞注實似桃而小不解核古今氣候不同故呂覽紀候亦異月令曰仲萅桃始華漢書溝洫志注顏師古引韓詩傳云三月桃華水酈道元水經注曰三月桃華水至詩氾律樞曰二月某柳鶩萅羊牛來暮氾勝之書曰杏花如何可耕白沙崔實月令曰三月杏花盛可耕白沙輕土之田此桃杏與某竝記于正月曰則亦盡其辭也

媞薃舊作偍縞從爾雅注引改音堤浩傳同

薃此字舊本脫從爾雅注引增也者莎蓨也蓨舊作隨從爾雅注引改媞也者其實也先言媞而後言薃何也媞先見者也何㠯謂之句小正㠯箸名也傳本作㠯小箸名也今从大戴禮本

爾雅薃侯莎其實媞相如賦欑戾莎說文莎鎬侯也廣雅地毛莎蓨也竝是一物戴震云此言小正立言之體㠯媞箸而先見故不曰薃媞而名其物候曰媞薃耳

雞孚鬻孚舊作桴說文孚从爪从子鬻舊作粥說文鬻从粥米聲武悲切臣鉉等曰今俗作粥音之六切單本改鬻作粥云鬻與祝通今案傳兼二義則字本作鬻一讀爲祝傳鬻也相鬻竝同一音育余六切傳鬻養也及後二月厥母鬻傳鬻也竝同

鬻也者相鬻之時一本作相鬻鬻呼也單本從之改鬻鬻作粥粥也或曰孚嫗於語切音傴伏扶富切浮去聲也鬻養也

雞知時畜也易巽爲雞九家易云應八風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爲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雛說文孚卵孚也一曰信也徐鍇曰鳥之乳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鸐讀爲祝雞之祝與㖨通說文㖨呼雞重言之讀若祝相鸐相呼也淮南子雞呼卵韓愈爽操羣雌鸐鸐氣曰煦體曰嫗樂記羽者嫗伏楊雄方言雞伏卵而未孚朱震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略雖異大要則同

二月

往櫌黍禪金履祥通鑑前編引禪字別爲一節櫌从木憂聲舊作擾據說文改

禪單也傳本脫單字

此非種黍之時月令仲夏農乃登〻蔡邕㠯爲蟬鳴黍則亦有早稼者櫌摩田覆種也禪單也讀爲單出里伏勝尚書大傳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班固漢書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壄又云春將出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高誘注呂覽耕者少舍云言耕皆出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金履祥云二月漸煖櫌黍者可禪衣也今案說文襄次禪後云漢令解衣耕謂之襄如金說則時可㠯禪衣未可㠯解衣與

初俊芙助厥母鬻

俊也者大也鬻也者養也言大芙能食艸木而
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蓋傳本作芙云闕本
作羊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鬻祭夏韓本作憂傳本及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引並作夏夏胡雅切鬻戴本改作暑祭也者用芙是時
也不足喜樂音洛喜芙之為生也而記之與句與平聲

戴本改作謂屬下讀芙羊舊作牛羊从闕本舊注改腹時也
芙羊子也黃叔琳云他獸非其子不乳之獨羊
有乳鹿者是非其子亦乳之也孔廣森謂芙大
不食其母其母乃有餘乳養非其子者若芙能
助母鬻然故善而記之腹謂母亏腹下乳之也
本唐謂鬻讀為育釋詁云育養也謂孕育也芙

拄羊腹時也子讀為字書子弗子鄭將吏反字
謂已乳汁哺芙也羊蓋非其湧湩字哺時而後
孕而生芙故芙大不待跪哺於其母則芙甫離
乳而厥母又孕矣是若助之生育然故善其助
育而記之廣生氣也故曰芙之為生鬻祭已執
食祭也禮曰饋食之祭史封禪書曰執牢具郊

特牲曰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蓋至
夏乃貴孰矣西山經曰湯其酒百樽郭璞注云
溫酒令煖禮器曰芙豚而祭百官皆足是用芙
時祭之常也或曰已下傳自為問答明非為用
芙記喜芙之所為生息而記之也孔廣森云蓋
者與者皆傳謙不敢質言之辭

綏多士女舊佀女士从詩正義、儀禮周禮疏引改
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冠古玩切取讀曰娶
管子幼官圖云中春會男女本小正也儀禮士
冠禮鄭元注云筮者吕蓍問日亏易也賈公彥
疏云不筮月者據夏小正既有常月故不筮也
易泰卦注云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吕生

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
祿大吉詩邶風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
之時陰陽交會始可吕爲昏禮納采問名又云
歸妻使之來歸亏己謂請期也仌未散正月中
吕前也二月可吕昏矣周禮媒氏注云中春陰
陽交吕成昏禮順天時也皆用小正義臧琳曰

案士女猶云男女也據毛詩周禮儀禮疏皆引
佀綏多士女知今本佀女士誤倒也周禮疏引
冠子嫁女取妻之時今本無嫁女取妻佀取婦
益取婦足該嫁女矣冠子所吕安士也嫁女所
吕安女也閻若璩云依今本佀女士亦通詩大
雅既醉釐爾女士文與夏小正合琳謂此說誠

精然恐失漢唐相傳之舊本唐謂媒氏疏嫁女
二字衍文耳綏安也釋詁文

丁亥萬用入學用月令注引佀舞
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
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大學音泰舍采與釋菜通
此與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月令上丁命樂正

習舞釋菜一也萬則舞大夏矣或曰禹以萬人治水故與大武大濩同名萬干楯也戚鉞也武舞也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鄭元曰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大學東序也于國中王宮東六丁以亥爲末擧以該餘日少牢饋食禮曰來日丁亥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顧炎武日知錄云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蓋夏后氏始行此禮之日值丁亥而用之也猶郊特牲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人以日至郊適值辛日謂以支取亥者非釋菜猶祭菜菜蘋蘩芹藻之屬大者天子親往

祭鮪从魚有聲　榮美切

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春鮪新來進時美物祭謂宗廟四時之祭常祀不書此以鮪記時耳鮪似鱣長鼻體無鱗甲口在頷下大者名王鮪小者名叔鮪酈道元水經注云鮪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又云鞏縣北有山臨河謂之崟原邱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綏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春暮來游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佗處則無詩正義引陸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

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吕蔔取而獻之蔔祭曰礿礿祭之薄者蔔物未成祭品鮮少而鮪乃美味吕時先至月令季春薦鮪國都遠近不同故至有先後蔡邕章句陽氣和暖鮪皃時至將取吕薦寢廟

榮堇（堇从艸堇聲居隱切）

菜也（也韓本王本作色王本菜色亦作經文从傳本訂）爾雅曰齧苦堇堇葵也又曰艸謂之榮榮亦蕚也說文曰堇艸也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

菜蘩（菜與采通玉海菜蘩由胡竝作經文从傳本訂）

蘩由胡由胡者蘩（傳本作繁）母也蘩旁勃也（傳本脫此四字）（从韓本增旁舊作萬从陸機毛詩艸木蟲魚疏引改）皆豆實也故記之爾雅曰蘩皤蒿又曰蘩由胡詩鄭箋云吕梪薦蘩菹孔穎達左傳正義引陸機云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傳曰蘩遊胡遊胡旁勃也黃叔琳云蘩始生一

莖耳采食其上體离下體寸許四旁皆勃然生又采其上食之則旁生彌眾故謂之旁勃謂其母曰由胡畢沅云周禮有蓫菹疑堇當爲蓫孔廣森云皆者皆蘩與蘩母阮元云傳崧卿本夏小正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上蘩下蘩最有區別本唐謂皆皆堇與蘩傳既釋堇爲菜又亏采

蘇通釋丌用堇宜用爲芼傳言豆實通亏鉶羹

昆小蟲抵蚳經本二事傳兩句合釋蚳直尼切

昆者眾也由魂句魂也者由魂魂韓本訛作田魂螺从傳本訂正動也小蟲動也丌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箸抵猶推也蚳蟻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

此卽月令蟄蟲咸動之說顏師古注急就篇云昆眾也本此李賢後漢書孔融傳注引此云昆眾也魂通作云云與芸同芸多皃云運動皃孝經說曰魂芸也芸動也昆由魂者言丌眾多而蠢動也西山經曰丌氣魂魂由猶通傳崧卿本

改猶字失古意矣箸亦謂㠯箸名也昆而後知丌小蟲也爾雅釋蟲蟻類云丌子蚳郭璞注蚳蟻卵說文蚳蚩也从虫氏聲蚳螘子也从虫氏聲周禮有蚳醢讀若祁內則腶脩蚳醢鄭元注云蚳蚍蜉子也鼈人祭祀共蠯蠃蚳㠯授醢人醢人饋食之豆丌實蜃蚳醢鄭注皆云蚳蛾子

賈公彥疏云取白者㠯爲醢醢豆實也推排也抵擠也擠排也傳意蓋謂取之爲祭醢也者必蟻推卵出土而後取之非取之爲祭醢也者則雖已推猶不必取取必俟丌自推而出故記抵蚳而不言取蚳

來降燕乃睇室畢沅云經睇下宋本有室字者非何治運云案傳有室字爲是

燕乙也乙音軋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其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莫見切音麪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句與與上舊衍取字莊寶琛云突穴取三字當在上昆小蟲傳不言取之下從不突穴取言不深探其穴取之俟蛤推卵出土而取也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傳本作人人內也云闕本作就家入人內也

此記萅分也卽月令所謂元鳥至古者立郊禖㠯元鳥至之日祠之燕燕鳦齊魯謂之乙取其名自呼燕㠯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㸐揚雄方言云南楚謂眄為睇許昚云睇目小視也眄目偏合也一曰衺視也秦語鄭元注易明夷作睇云旁視為睇注禮記內則云睇傾視也莊子曰鵲生于宎宎突通窟也許昚曰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蓋百鳥皆有巢居窟穴居者燕畏人而襲諸人閒故銜泥塗巢恆就家入人內謂之室也入人內猶人閒也釋宮云其內謂之家漢書鼂錯傳云家有一堂二內

剝鱓鱓唐韻常演切

㠯為鼓舊作皷俗字也

剝褫也脫也體解也剝鱓者剝其皮也說文解字曰鱓魚名皮可冒鼓鼉水蟲似蜥易長大本唐謂今經典用鱓字多作鼉此最為古史記曰鼉鱓與處李斯曰樹靈鱓之鼓皆得古誼毛詩

鼉鼓逢逢傳云鼉魚屬是毛已吕鱓爲鼉矣月令季夏取鼉與伐蛟登龜取黿爲類而鄭注云鼉皮又可吕冒鼓中山經岷山多鼉郭璞注旣云佀蜥易又云皮可吕冒鼓神靈圖神涉鼉注音從鼉魚之鼉鼉非魚也陸機疏旣云鼉形佀蜥易又云宜冒鼓是皆吕鼉爲鱓也逸周書會

稽吕鼉是鼉之別此書集賢本作韗則鱓之別耳後漢書注云臣賢案續漢及謝承書鱣皆作鱓然則鱣鱓古字通也攷工記曰凡冒鼓必吕启蟄之日注謂孟萅之中古術启蟄正月中也月令仲萅雷乃發聲此爲鼓蓋象雷聲故在二月夏周異制說文曰鼓郭也萅分之音萬物郭

皮甲而出故謂之鼓

有鳴倉庚

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黧黃也（黧黃舊作長股从何治運校本改黧鄰奚切音黎）

豳風吕此爲生蠶候也蓋虞夏相傳之語詩歌其舊俗耳倉庚商庚釋鳥文又曰黧黃何治運

云倉庚無長股之名本唐謂作黧黃與爾雅毛詩傳說文皆合

榮芸（無傳）

任兆麟云正月采芸二月榮芸見采之而不盡其榮也孔廣森云何吕記之箸采芸者未榮而采之榮蓺也

時有見蕛始收王海作梯始收脫上三字

有見蕛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

皆若是也蕛者所爲豆實傳云關本自也皆豆實也已下脫簡在五月承又言之時何也之後孫星衍云案當云自也已F至豆實今刊本誤也疑關本是不可云脫簡任兆麟夏小正補注因關本脫誤遂移此節在五月非是孫疑關本是亦誤

張爾岐云蕛萌櫱之可食者如筍蒲椿杞之屬

皆可采以爲豆實畢沅云正月有柳蕛又云見蕛故傳以爲小正之序時本唐謂時爾雅釋木謂之英梅即說文所謂某酸果邵晉涵爾雅正義亦謂郭璞注似杏實酢是此梅蕛發孚也字通作荑毛詩傳女桑荑桑也孔穎達正義謂取周易枯楊生稊之義然則釋木云女桑桋桑桋桑即荑桑也易大過釋文枯楊鄭音姑謂無姑山榆稊鄭作荑荑木更生音夷謂山榆之實然則釋木云無姑其實夷夷即荑也蜀都賦注引鄭注易解雷雨作而百果艸木皆甲宅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拆呼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拆呼謂發孚也此蕛則謂英梅萼落葉

芽含苞露實亦取生蕛爲義也有見者未盡見也正月某萼五月煑某今則有見蕛矣是其序也收聚也聚以爲豆實也某葉新生某實方繁未遽收也是收之始也故曰有見蕛而後始收必待紅綻梅肥津潤罅發乃煑之以爲豆實有見蕛非即爲豆實而所爲豆實之端箸亏此所

爲者先事之辭也詩鄭箋謂摽梅實三此夏鄉晚梅之墮落差多在者餘三耳則仲夏時也此經立文與他言時有有見者不同故傳詳之傳時字謂四時先言媞而後言蕩傳擧小正曰箸名凡例也有見稊而後始收傳發小正之序時亦凡例也

三月

參則伏

伏者非亾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

是月日在昴畢閒昏翼中參入西地未及戌卽書伏差早故曰則唐一行大衍歷日度議曰開元歷推夏時季春日在昴十一度半太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本唐謂參尚沒則心東出詩鄭箋云心見東方三月時也經不書心見書參伏者此書書見皆朝見其昏見槩略焉故曰參伏互明心見也八月書辰則伏內火之漸也知此月書參伏互明心見爲箕公立文也

經星常見不隱入日入而見星晝爲陽光所射則不見矣

攝桑

攝而記之急桑也

桑蠶所食葉木攝引持也詩猗彼女桑毛傳曰角而束之曰猗攝桑卽猗桑也蠶始生宜稚桑

桑稺可引取將生蠶之候也故求之急也

苑

楊（苑韓本王本作委俳本作萎引關本舊注萎一作苑苑音鬱傳同）

楊則苑而後記之（苑舊作花關本舊注一作范畢本改花作萼愈失其實）

苑與苑通詩苑彼桺斯鄭箋曰桺木茂盛有苑者桺毛傳曰苑茂木也釋文作木茂釋木楊蒲桺楊桺一物二種詩東門之楊箋云楊葉牂牂三月時也桑取其柔荑宜亏新生之蠶楊則茂蔭成乃爲入惕息耳苑舊本作范後漢書儒林傳范升易釋文引作苑升孔廣森云攝讀如爾雅葉畫聶謂桑葉始生亦舒之皃桑所急也故始生而記之楊非所急也故苑而後記之用此見小正之重民衣也

煒

芉（煒舊作⿰羊韋羽鬼切音韙畢本據說文改作煒从之傳同）

芉有相還之時其類煒煒然記變爾或曰煒羝也（羝音低）

煒舊本作⿰羊韋葢聲之誤也說文有煒無⿰羊韋韻書有者皆就此傳爲義畢沅云古無⿰羊韋字周書王會曰周頭煇羝其傳曰煇羝者芉也古字煒煇通二義當以或說爲正本唐叟以爲還猶云下來下指矣芉性好羣故云相還又云其類也有時謂從牧地而來有期節也煒煒然若有光載出載入以其茁壯光澤神之也神之也者以其能化記之也變猶化也初俊芙不能化成芉然後能化水艸肥美生氣益盛或曰煒芉卽是煒

羝博異聞耳舊說王廷相云羊性寒則散處爇則環聚如圜此時天將絜乃環聚故曰羵羊戴震云羵之言圜也謂其環聚還環古通用孔廣森云羊性寒而散爇而聚物之變也或曰羝者羝抵也二月初俊荚蓋至是始生角相抵觸孫星衍云或㠯羵卽說文羧字據說文羧次羸後爲羊相羧羵集韻㠯爲病疫非羵義任兆麟云集韻羵羵羊相逐皃羊性善羣傳還儀禮音患

穀則鳴穀尒疋注引作蟼音斛

穀天螻也螻洛侯切

𧖨說文作蠹从䖵𦒱聲螻螻蛄也从虫婁聲一曰蟼天螻與此傳俱本釋蟲釋蟲又有蟓蛻螻注蛻螻螻蛄類廣雅云炙鼠津姑螻蜮蝼蛉蛞螻螻蛄也月令孟夏螻蟈鳴蔡邕云螻螻蛄蟈蛙也高誘注呂覽淮南亦竝㠯爲螻蛄皆本諸此盧翰云螻當夏氣之盛則夜鳴聲佀蚯蚓此記亏三月曰則者亦盡其辭

粪𡗜粪舊作頒說文頒大頭也粪賦事也畢沅云應用此字傳及下皆同

粪𡗜者分𡗜㠯授大夫也

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𡗜西陸朝覿而出之又曰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亏老疾無不受𡗜所謂粪𡗜也又曰火出亏夏爲三月注左傳者服虔㠯爲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㠯是時出𡗜杜預云謂夏三月

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仌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周禮凌人夏頒仌正歲之夏四月也鄭元注引左傳朝覿鄭志答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則是鄭意以朝覿爲昴星朝見也蓋自季春之末逼夏三月凡用仌悉須頒仌其頒之之始則在三月火出時鄭云立夏者據

三月末得交四月節又在火出後矣凌人夏頒仌掌事統掌夏三月頒仌之事也小正三月頒仌以頒仌之始事言也若公始用之則月令所謂鮮羔開仌是在萅分時矣左傳又曰其藏仌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

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仌皆與焉大夫命婦喪祭用仌又曰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萅無淒風秌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作民不夭札此燮理陰陽王政之大者豳風七月詳詠其事蓋豳公當夏

世爲諸侯自禹頒夏時于邦國即世遵此頒仌之令也十二月正月不言藏仌者言頒則藏可知喪大記士併瓦槃無仌士喪禮士有仌則君之加賜者故傳言授大夫而已夏周同制

采識

識艸也

識卽藏釋艸謂黃蒢者郭璞云蘵艸葉佀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㠯作葅食顏之推家訓言江南有苦菜卽爾雅蘵黃蒢今河北謂之龍葵月令孟夏苦菜秀梁世講禮者㠯爲卽此是講禮者不辨苦菜之爲荼誤㠯蘵艸當之也此識字爾雅作蘵說文作職阮元挍勘記云蘵黃蒢唐石經霻悤本同釋文蘵字又作職諸弋反五經文字蘵音職釋文作織案玉篇蘵諸翼切蘵艸葉佀酸漿蘵同上釋文當爲織字又作蘵夏小正作識是識蘵職織蘵五字一艸也此經所記葢亦爲廟采爲豆實

妾子始蠶經本合下句爲一事傳各句分釋

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始下韓本無也字

執養宮事

執操也養長也長上聲

蠶吐絲蟲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周禮內宰職曰中萅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始浴種也禮記祭義曰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注大昕季萅朔旦是再浴種也則此始蠶爲入蠶始也月令云禁婦女毋觀婦女妾子也皇侃云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執養宮事謂操持養長蠶宮之事本唐宋內事婦詳而女略方學其事不遽責之備故傳解先妾而

後子曰事有漸也月令后妃親東鄉躬桑此經
惟言妾子不斥言尊者者則傳曰言自卑事者
始也正月說躬耕之禮儀緯厥耒用是見君之
亦有耒也優君也三月說躬桑之禮妾子始蠶
用是見后之亦親蠶也故曰言自卑事者始也
優后也惟對后立文故不曰外命婦內命婦外

宗內宗而曰妾子皆㠯卑事尊也卑事猶云下
執事矣傳崧卿云當云言事自卑者始非傳解
經意也宮記所謂公桑蠶室說采蘩詩者謂被
之僮僮祭先蠶也然則公侯之事公侯之宮其
卽宮事之謂與執宮事猶云執宮功矣詩豳風
十月上入執宮功正義謂亏茅索綯㠯待明年

蠶用也此月月蠶歲既畢矣卒蠶獻繭蠶成之
大功事畢亏此言始則終可知也蠶性惡溼食
而不飲三十二日老績而爲繭繭蟲爲蛾一名
蛹蛹破繭而爲蛾蛾羅生蠶子荀卿蠶賦云蛹
㠯爲母蛾㠯爲父周禮馬質禁原蠶者所㠯蕃
馬亦㠯佚蠶而吳都賦云鄉貢八蠶之緜則古

今南北之殊也禹貢曰桑土既蠶豳風曰蠶月
條桑自后妃親蠶衣被天下禮行亏貴近達亏
王畿徧亏邦國九州無不知蠶績者矣胡渭曰
蠶桑之利北土爲饒觀秦湛蠶書及濮州舊志
所言則近世猶未之改不知何時稍衰而吳越
之閒獨擅其名賦斂亦因㠯加重遂有杼柚其

空之歎古今事變之不同有如此者

祈麥實

麥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月令季春爲麥祈實文承薦鮪之下則祈于寢廟可知此所祈者葢亦在廟許叔曰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

徐鍇曰麥有二種大麥也來小麥也漢書曰種穀必備五種以備災害鄭元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月令孟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首種蔡邕以爲宿麥祈實者于含秀求其成也

越有小旱

越于也記是時恆有小旱

陽氣始盛故憂旱大荒東經曰大荒東北隅有山名曰凶犂土邱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注云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董仲舒言五時求雨之法里門開陰閉陽今用之亦時有驗月令季春之月修利

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備潦亦備旱也金履祥曰所以祈麥實者恐或有小旱也正月于農事三月于蠶麥言之不厭其詳孔廣森云小旱而記之勤雨也用此見小正之重民食也釋詁云粤于也粤越通

田鼠則化爲鴽則字舊闕據傳補鴽舊作鴽俗字說文鴽从隹奴聲人諸切鴽鴽或

从鳥傳及後倣此

鷙鶵也雛舊作鶵俗字說文雛从隹芻聲籀文从鳥作鶵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鷙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鴽鴾母也爾雅郭注云鶉也本此傳鴽鶉屬爾雅鴾母之母月令疏引舍人云母作無知月令注與公食禮注作鴽母無皆寫者誤也高誘注

呂覽云青州謂之鴾鴾周洛謂之鴽鴾鴾亦鴾母之訛田鼠傳解拄前化者陰爲陽所化故悉變而飛猶有陰焉未離其類也故夜則飛晝則伏舊本無則字簡爛脫耳孫星衍云案傳云盡其辭者皆釋則字經文當作則化

拂桐芭畢本芭作葩何治運云楚辭禮魂有傳芭之語此芭字不宜改本唐案傳兼二義何說是也

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皃拂拂然也

桐榮也芭葩也葩蕚也詩釋文引韓詩云拂弗也毛詩傳云弗夵也逸莊云桐乳致巢司馬彪注云桐子佀乳箸其葉而生桐蓋木之陰者陰

爲陽所散故白乳盡乃蕚若拂而夵之也拂夵乳而芭箸須成氣而後蕚也亦月令始蕚之說也故曰桐芭之時也蔡邕曰桐木之後蕚者拂也者拂也者此如易比者比也剝者剝也蒙者蒙也之例謂此拂訓過擊字卽拂夵字也拂亦通作髴拂拂猶言彷拂或佀指桐芭爲二物王

逸謂芭香艸名或言桐與芭始生皃相扐拂然桐亏此時始華非亏此時始生前說得之孔廣森云或據月令鳴鳩拂其羽疑拂字本在鳴鳩下而桐芭自為一事亦佀

鳴鳩

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鳩左傳謂之鶻鳩爾雅謂之鶻鵃離騷謂之雄鳩莊子謂之鶯鳩蔨來冬太郭璞曰佀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命名也謂其鳴若相呼然月令注云趣農急也故記之命名二字古同聲同義

夏小正校注卷之二

四月

昴則見（無傳說文昴从日丣聲莫飽切）

記立夏也鄭元周禮注據爾雅謂左傳西陸朝覿當此時今夏已一行大衍術議證之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則旦危中亏是昴始得見東方辰地矣言則者亦差早昴白虎宿星毛詩傳云昴畱也實沈初畢十二度終亏井十五度

初昏南門正

南門者星也歲再見一（舊作壹）正蓋大正所取洊也

唐學

此所㠯箸亢之中也南門者亢上下之星也大衍術議曰立夏昏角中南門入角距鄙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今案石氏星經云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門叀天官書曰亢爲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南門正則亢中矣月令仲夏昏亢中小正立夏後四

日亢得中也再見通昏旦一正舉昏中金履祥曰小正紀候之書謂之小固非其大也觀單子述夏令時儆則當時必有制度條敎之詳不可得聞矣孔廣森云大正疑亦夏記時之書此篇之事對彼爲小故㠯小正名周語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

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豈卽大正之遺與本唐謂政者正也大正㠯紀大政小正㠯紀小政周詩有大小雅蓋昉諸此雅亦正也周天數起壽星角亢爲列宿長南門當其衡日月五星所出入，蓋天之號令出于此爲天之外門故大正汯之㠯敬授民時建巳純陽

之月詩及春秌傳稱此月爲正月傳因及之

鳴札爾雅注引作蚻單沉云蚻札之俗字

札者寍縣也爾雅注引作虎縣寍舊作寍從單本改說文寍縣也從䖵寍聲奴丁切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札蜩之廣額而有文者爾雅曰蜻蜻衞風謂之螓舍人云小蟬也某氏云鳴蚻蚻者札鳴而麥

𠢕方言謂之麥蛩記吕爲麥候也月令曰麥秋
至
囿有見杏
囿者山之樊者也
正月杏則蕚矣有見者見其實也內則庋蕃三
十一物有桃與某杏馬端臨文獻通考引師曠

占曰杏多實不蟲來年秋禾善孔廣森云其言
山之樊者何因山爲囿也畢沅云正月囿有見
韭傳云囿園之樊者也益類物釋義韭應生亏
園杏應生亏山耳
鳴蜮說文蜮从虫或聲亏逼切蟈蜮又从國臣鉉等曰今俗古獲切吕爲蝦蟆之別名
蜮也者長股也長股也三字舊在有鳴倉庚傳爾庚者下莊寶琛云倉庚不名

長股長股也三字當在鳴蜮傳蜮也者下從之或曰屈造之屬也
周官蟈氏鄭衆讀爲蜮蝦蟆也畢沅云淮南子
鼓造辟兵高誘謂造亦蝦蟆又詩有戚施說文
作鼀䵷鼁與造古聲相近然則造即鼀字矣本
唐宋鄭注尚書大傳云詹諸鼁鼀也李昉太平
御覽引薛方注韓詩云戚施蟾蜍喻醜惡也屈

造蓋即蟾諸侶蝦蟆造戚古聲皆與蹙蹴鼀相
近莊寶琛云蜮與蟈同廣雅蟈長股也本此
王萯秀無傳說文萯王萯也从艸負聲房九切秀舊作莠從詩箋月令注引改
鄭元箋詩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注
月令云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
云王萯秀未聞孰是月令王瓜吕覽作王善高

誘注云善或作瓜𤬪瓤也張揖廣雅云蘷姑㼌瓤王瓜也本艸陶宏景注云卽今土瓜邢昺云土瓜卽王瓜葢王萯也菱也王瓜也其生也其秀也皆疑不能明也爾雅不榮而實者謂之秀阮元云陸德明云衆家竝無不字案當從衆家無不字毛詩傳曰榮而實曰秀正義本衍不字

因㠯爲之說

取荼莠編連下莠字斷句幽下云戴傳莠幽爲句

荼也者㠯爲君薦蔣也蔣假音字畢本改將

金履祥云荼苦菜也卽今苦蕒爾雅疏云苦菜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畢沅云將舊本作蔣非本唐宋禮籩豆謂之薦將資也齎也薦將猶云豆實矣孫星衍云荼字當爲筡說文折竹笢也隸書多寫竹爲艸不必改字蔣字當爲⿱竹將說文剖竹未厺節謂之⿱竹將薦⿱竹將謂竹席顧炎武謂夏小正取荼莠茅秀之荼也孔廣森云荼茅秀也周官掌荼掌㠯時聚荼儀禮用爲茵著廣雅曰薦蔣席也葢茵亦通稱焉本唐宋月令時

訓皆云苦菜秀易通卦驗云苦菜經冬歷春得夏乃成證之爾雅荼苦菜則是月取荼㠯荼成有司收取供御荼當爲苦菜矣詩豳風八月萑葦秦風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又深秋時此書七月秀萑葦灌荼兩紀芽秀之候則芽秀不當已亏四月取之明四月取荼荼不得爲芽秀矣惟

廣雅釋器席也條篠上出薦篛葢漢魏人習用傳語有已此稱席者證已周禮次席書篾席皆桃枝竹席底席篾纖致席豐席刮凍竹席筍席蒻竹席則荼據說文作荼亦得備一解陸德明曰荼今在釋艸篇本艸爲菜上品陶宏景乃疑是茗失之矣釋木篇有檟苦荼乃是茗耳

莠幽 無傳玉海引經無此二字說文莠禾粟下生莠从艸秀聲讀若酉與久切幽詩釋文於虯反

張龠岐徐世溥竝謂此卽詩四月秀葽說者多從之葢此書秀皆作莠葽幽聲相近故譌說文葽引詩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王應麟據已爲今遠志本唐謂說文蒬棘蒬也繫傳案龠雅本艸遠志也其葽字引詩及劉向所說象詩不及葽繞葽與蒬葢別月令云王瓜生此書云王萯秀秀非生也葢當如詩箋所疑葽是王萯則爲條已云王萯秀此不當複言秀葽矣他文莠皆秀之譌獨此莠應讀如字不誤幽讀爲詩其葉有幽毛傳云幽黑色也戰國策曰幽莠佀

禾莠禾下生艸幽言其色茂是月艸木盛蕃無記莠幽恐妨嘉穀之殖也

越有大旱

記時龠

陽氣盛常旱記雩祀之時也左傳曰龍見而雩服虔注云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

膏雨也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㠯求雨也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㠯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金履祥云此上必有闕

文本唐謂所㠯記㪅幽者恐亐時有大旱也任兆麟云一再記之者閔旱之心切矣

執陟攻駒

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數音疏數之數

馬二歲曰駒執也陟也攻也周禮及月令非一時事此合言之容夏制與實則通有之他經互言耳校人職春執駒月令仲夏縶騰駒執也執有二義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夏則爲其牝氣有餘相蹄齧也竝是隔遠父馬無令近母傳義同母猶牝也校人圉師竝

冬獻馬陟也校人注云兒成馬亐王也傳升之君卽其義庾人職阜馬佚特教駣攻駒攻也攻駒謂騬其蹄齧者教之服車亦其事舍休止也數舍之者不竭其力也安其血氣不使甚勞則亦佚特之說也周禮棄灰有禁原蠶有禁愛馬至矣而牧畜蕃息自夏之時其法益備

五月

參則見

參也者伐〔韓本訛作牧〕星也故盡其辭也

史天官書參三星直者爲衡石下有三星鋭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爲左右肩股伐罰同于時日在鬼旦奎中參體始見于辰其外猶隱也

指其見者則伐也伐統于參也毛詩傳云參伐也周禮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

浮游有殷〔浮蜉通游俗作蝣〕

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蟲〔从䖵巨聲强魚切〕蟟〔从虫尞聲离灼切〕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是月一陰生浮游殷陰慝作矣曰有者謹其幾也方言蜉游秦晉之閒謂之蟝蟼郭璞注云似天牛而小說文蟟蟲蟟也一曰浮游朝生莫死者郭注爾雅亦云皆本此傳淮南子曰浮游不食不飲三日而終與傳微異賈公彥曰殷與旅同竝是衆義

鴂則鳴〔鴂舊作鴃寧鴂也非本字月令作鵙鴃之譌字說文鴂伯勞也从鳥夬聲或从隹古

闃切〕

鴂者伯勞也〔伯韓本作百從傳本改勞舊作鵙刀鴂也非本字據爾雅改左傳作伯趙〕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句〕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此與月令時訓同豳風在七月者鄭箋云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王肅云七當爲五古

文五字㠯七故誤杜預云伯趙伯勞也爾雅云鶪伯勞也倉庚知分鳴則可蠶候鶪知至鳴則可績候孔廣森云辜略也古語稱大略曰辜較不云鳴鶪而云鶪則鳴是不略之也不略之者㠯記夏至之時也春秌辭繁而不殺者正也小正辭盡而不辜者善也鶪鳴盛于秌五月鳴之

始也始鳴而急記之故言則也歐陽詢藝文類聚引通卦驗云伯勞性好單棲其飛𤟉其鳴鶪鶪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

時有蓍日（蓍叢通余亮切傳及後十月經蓍夜及傳竝同日宋本作白）

蓍長（如字平聲）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有蓍日云也（韓本作有蓍日之也時字從傳本增云字從關本舊注訂）

記夏至也朱子曰大戴作蓍白㠯十月蓍夜攷之作日近是蓍讀爲永叢之叢釋詁叢長也說文解字曰叢水長也詩曰江之羕矣文選注引作江之漾矣薛方章句云漾長也㠯韓詩說證之毛詩爾雅說文與此傳訓蓍長也竝合孟子趙岐注云秋陽周之秌夏之五六月盛陽也李

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注云建午之月太陽欲長卽蓍日之說月令曰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㠯定晏陰之所成月言本末猶旬言上下月令注云長角見九月本也天棓見九月末也傳㠯中氣

早晚不同釋經時有之義

乃瓜傳本作乃衣瓜云舊注一作乃衣衣乃衣者急衣之辭也衣也者始創衣也今從韓本及玉海訂

乃者急瓜之辭也羅願爾雅翼吳澂事類賦引急瓜竝作治瓜瓜也者始食瓜也

迺乃也迺始也古者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場急桑㠯衣衰老急瓜㠯食農夫孔廣森云豳風七月食瓜五月其早孰者齊民要術二月辰日宜種瓜瓜上不疊乃字蒙上之辭文省黄叔琳秦蕙田本竝從傳本作乃衣瓜或引曲禮巾㠯絺綌證之非是

蜋蜩鳴蜋舊作良據爾雅注引改傳從爾雅改蜩从虫周聲徒聊切

蜋蜩也者五采具采爾雅注引作彩

蜩蟬也詩曰五月鳴蜩方言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閒謂之螗蜩陳鄭之閒謂之蜋蜩秦晉之閒謂之蟬海岱之閒謂之蟜博異語耳小正曰蜋蜩鳴又曰唐蜩鳴蓋辨之兩記蝘者一記形一記聲邢昺曰蜋蜩五采具者也螗蜩俗呼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也時訓解夏至後五日蜩始鳴月令作蟬蟬近陽依于木㠯陰而爲聲

蝘之興五日翕望乃伏蝘舊作匽據爾雅注引下傳文改望舊作望據說文改傳同

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㠯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五日也者十五

日也翕也者合也五日也者至合也十三字舊鐕在謂之伏下伏也者上
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
之伏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蝘即唐蜩說見下傳此記其形蝘化生者也不
胎不卵假物寓形氣之翕也倏焱興矣未幾委
蛻不知所終伏焉已耳乃猶而也謂其伏之速

纔及望也微陰喜附盛陽故不久而化亦感時
氣焱也經言蝘隨翕而興約一侯五日傳謂翕
蓐校兩侯則五日中含十五日也釋詁云合翕
也顧彪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釋名云望
月滿之名也張惠言云蝘與月望為節又有翼
而飛則離屬也夏至離初應之而生矣邵晉涵

云王充論衡云蠐螬化而為復育復育轉而為
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是不知其[illegible]之時也十
五日而合十五日而伏淮南子所謂蟬三十日
而蛻也

啟灌藍蓼蓼盧鳥切

啟者別也別彼列反陶而疏之也灌也者叢叢舊作聚叢誤

為藂藂譌為聚生者也記時也
藍染艸蔵也蓼辛菜薔也說文蔳藍蓼秀啟謂
接植拔栽鄭注月令令民毋刈藍已染云此月
藍始可別用傳義也蓼亦云是月別之灌如云
灌木矣啟灌者熊安生云言開闢此叢生藍蓼
分移使之稀散也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稉稻

陶遂注引薛方注韓詩云陶暢也說文解字曰疏通也傳又謂別者欲其通暢也氾勝之書言黍桑和種俱生鋤之令稀疏調適亦其事毛傳曰灌叢生也卽用此傳義知葛覃傳灌木藂木亦叢之誤也詩終朝采藍箋云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崔實月令曰榆莢落時可種藍

五月可刈藍㠯此經與詩及月令證之采藍當六月時五月未可刈也禮用蓼調和內則濡豚濡雞濡魚濡鼈皆云實蓼又云豚秋用蓼又云鶉羹雞羹鴽釀之蓼淮南子曰蓼菜成行㠯二物之資民用也廣故記其候

鳩爲鴈　傳解在正月

三陽動然後鴈爲鳩一陰生卽復鳩爲鴈蓋變而之仁者恆難變而之不仁者恆易也

唐蜩鳴　唐爾雅作螗

唐蜩者蝘也　蜩下舊衍鳴字爾雅注引作螗蜩者蝘也從所引訂蝘舊作匽從所引改

爾雅曰蜩蜋蜩螗蜩舍人注云梁宋㠯東謂蜩

爲蝘毛詩傳曰蜩蟬也螗蝘也孔穎達云蜩螗多聲之蟲此記其聲

初昏大火中　傳本玉海此下皆有種黍赤糜四字傳崧卿云或曰種黍赤糜㠯心中爲節傳因大火中而及之非小正文今㠯大戴禮本訂正傳所引或曰得之

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赤糜時也　赤舊作菽說文赤豆也菽俗字下經放此

大火次也屬卯自三月火出昏見東方至是始得中矣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穀梁傳曰濫亏大辰也范甯集解引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此書通例謂辰爲房謂火爲心左傳曰心爲大火何休云大火謂心郭璞云大火心也

在中最明故時候主馬皆循小正遺蹟大衍術議推此大火中爲房星正中與傳背非古法也堯典曰永星火㠯正仲夏豳風七月流火左傳火中寒暑乃退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文皆錎焉蓋小正與堯典合唐虞夏皆五月昏大火中周則六月昏火中七月西流歷洊歲差所從來

矣書考靈曜云主萅者鳥星昏中可㠯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㠯種黍主秌者虛星昏中可㠯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㠯斬伐具器械月令記四時之食皆順時氣亏夏食尗固宐此特言糜而傳又舉種黍在脊者記其時農事之殷與其時民食之艱也黍禾屬而黏者也

大體㠯稷尗眾豆之總名糜糁也煑米使糜爛

煑某

爲豆實也

此豆實卽籩實籩入饋食之籩有乾𦼮乾某也

說文解字曰後漢長沙王始煑艸爲𦼮繫傳曰今白某也知此煑某卽周禮乾𦼮矣賈思勰齊

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杲杏類也煑而暴乾爲脯寘羹臛齋中又可含吕香口亦蜜藏而食葢卽古煑杲法內則人君燕食二十六物有杲諸王肅云諸菹也

蓄蘭

爲沐浴也

蘭香艸也陸璣云其莖葉侶藥艸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箸粉中藏衣箸書中辟白魚徐鍇說文繫傳曰臣鍇案本艸蘭葉皆侶澤蘭方莖蘭員莖白萼紫萼皆生澤畔八月萼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萼本艸蘭艸辟不祥故潔齋吕事大神也臣又案本艸蘭入藥四五月采謂采枝葉也臧琳云唐徐堅初學記歲時部采艾縣亏戶上注引荊楚歲時記曰夏小正此月(日當作)蓄藥吕蠲除毒氣葢古本也今作蓄蘭徐氏所引同案楚辭浴蘭湯兮沐芳今本葢出此然小正所記皆要事若言爲沐浴蓄之淺矣當從歲時記所

引作蓄藥吕蠲除毒氣方有關燮理陰陽之事此傳所引葢非原文本唐案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共秬鬯注給淬浴鬱人注鄭衆云鬱爲艸若蘭賈公彥疏案王度記云天子吕鬯諸侯吕薰大夫吕蘭芝士吕蕭庶人吕艾此等皆吕和酒鬯人注鄭衆云鬯香艸今吕周禮證此書所云

葢古者用蘭和鬯酒王有齊事㠯洗浴使香美
丼用與鬱同也故記藹蘭也玉藻言大夫禮沐
稷醴粱進禨作樂將適公所則沐浴內則子婦
事親聘禮管人爲客皆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所
㠯潔齊志氣和順神明也等而上之王齊沐浴
九須備物矣

赤糜傳本作傳文今據大戴禮本訂

已在經中傳本作以在據經中矣又言之是何也時食豆

鬻而記之是字時字舊互訛豆鬻傳本作短閔韓本作短關朱子本作短關盧見曾校大戴禮本注云或曰當作豆鬻今從之鬻武悲切俗之六切

說文赤豆也釋詁鬻糜也豆鬻諸本作短閔短
關矩關皆字之誤戴震云上初昏大火中說曰

心中種黍赤糜時也謂種黍與赤糜二事皆㠯
心中爲候此民事之常記心中則二事自見故
云已在經中又言之非經重出此文也程瑤田
云赤糜者豆鬻也又言之者特箸其時食豆鬻
耳本唐謂不言種黍者經亏二月記櫌黍矣繼
事者不復詳也檀弓篇孔子曰啜赤釋文引王

肅云菽豆而食曰啜赤孔疏云㠯赤爲鬻㠯常
啜之葢貧家恆和米豆爲鬻而食是時新穀未
登舊穀已盡㠯民之啜赤而爲此廩廩也故不
從省文之例又反覆申明之也黃叔琳戴震竝
因韓本矩關之文黃云矩法也㠯爲食法之所
關而記之也戴云矩當爲巨大也夏時㠯赤爲

糜乃時所食之大關孫星衍挍本又因傳本亦糜通爲傳文引莊寶琛云當作是食梪繫而記之繫連也案此文亦糜已在經文又以莫杲與蓄蘭記時者以是豆實故連而及之也傳崧卿本作短閔謂夏時民食短少麥亦爲糜特閔念而記之爲經大火中下畢沉任兆麟因傳本王

本經有種黍亦糜四字竝改糜爲糜程瑤田又據伏生尚書大傳淮南子劉向說苑皆云大火中種黍亦滅糜字以爲衍文蓋向來傳本多誤直各以意解耳

䋎馬經合下句爲一事傳各句分釋

分夫婦之駒也夫婦傳本作大夫卿此從韓本

將閒諸則傳本王海皆不爲經文案傳此句宜爲經閒與閑同

或取離駒內之孔廣森云六字句內舊作納則法也

月令言班馬政所該廣矣此不言政故傳以䋎馬爲分駒則月令所謂游牝別羣也夫婦如云父母矣史平準書曰官假馬母漢書音義曰皆棄父馬說文夾以雌雄爲鳥母鳥父傳崧卿本

作大夫卿則校人職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皆授大夫卿當棄者孫星衍云秦刻石夫下重畫爲大夫閒當作閑調習也詩比物四驪閑之維則書大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孔廣森云離駒離母之駒也

取而內之涂教之駕馬本唐謂學記所謂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是也內之者內之車後也故經不但曰閑諸則而曰將閑諸則也古駕乘者皆用牡馬故曰四牡騑騑四牡騤騤分夫婦之駒者既別其羣卽取牡駒以供服御又于其中或取少者內而教之其牝駒惟充蕃字所謂艸馬也釋畜曰牡曰騭牝曰騇則涂也釋詁文

六月

初昏斗柄關本云注柄一作杓正在上

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正當心也不正正字舊作在从戴震校本訂蓋當依依尾也

是月斗建未據三統術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以推夏時于時日在張昏箕中則尾未逾午位而心退在未矣傳因經正在上之文故謂斗柄不正當心當依依尾也蓋指心尾之閒猶稍近午與正月斗建寅經曰初昏斗柄縣在下寅居東北北爲下也六月斗建未經曰初昏斗柄正在上未居南峚峚爲上也此斗柄蓋謂衡以下通爲杓耳古詩玉衡指孟冬李善文選注云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七月昏舉斗中衡殷舉斗也萬㛗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此斗柄蓋謂開陽歟文燿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

衡屬杓魁爲旋璣心三星爲明堂尾九星宋均云屬後宮場

煑桃

桃也者榹桃也榹桃也者山桃也煑吕爲豆實也

周禮籩實有桃賈公彥疏謂是溼桃別有乾桃也內則桃諸果諸卵鹽孔穎達云卽今之藏桃也藏果也欲藏之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䕩鄭云桃諸果諸是也劉熙釋名云桃諸藏桃也諸儲也藏吕爲儲偫給冬月用之也今叓吕此經證之益二諸先用卵鹽煎和火䒀之後凉曬令乾可藏至會時又吕卵鹽配之與齊民要

術有桃酏釋名云桃濫水漬而藏之丼味濫濫然酏也亦古灡桃遺意爾雅吕榹桃山桃與褉荆桃旄冬桃分別桃類傳獨稱榹桃者因正月之文也邢昺云生山中者名榹桃蜀都賦云榹桃函列太平御覽引裴淵廣洲記云山桃大如檳榔形亦佀之色黑而味甘酏傳崧卿云大戴禮梔佀柂爾雅椵柂郭璞注云白椵也樹佀白楊而古今字書有柂而無梔釋云木名亦無訓桃者爾雅榹桃山桃音斯唐韻亦云此書云梔桃也者山桃也梔當佀榹葢字之誤本唐案榹舊本佀柂傳本佀梔

雁

始鷺 鷺舊佀挐傳同月令注引亦同

始鷙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鷙云

鷙摯殺鳥也月令季夏䧹乃學習注學習攫搏也張惠言云處暑䧹乃祭鳥何有小暑䧹攫搏乎蓋䧹子始成學飛耳本唐謂張說誤也攫搏謂習其埶七月祭鳥乃行戮鄭注引用小正義最合始鷙猶學習也此後祭鳥戮禽經皆不及

變而之不仁益有不忍盡言者故傳曰諱殺焚非諱之也有非其殺之時有其殺之時辭有不盡者一言殺則仁人之心自有所不忍也月令疏引鄭小同鄭志集氏問云仲秌乃鳩化爲䧹仲春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有䧹學習乎張逸荅曰䧹雖爲鳩亦自有眞䧹可習矣小正五月曰鳩爲䧹六月曰䧹始鷙視後世說月令者爲確也

夏小正校注卷之三

七月

秀雚葦秀舊作莠雚舊作萑傳及下皆同金履祥云莠讀爲秀段玉裁云莠者魏晉已下俗字也說文萑薍也胡官切雚小爵

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言秀

毛詩傳薍爲萑葭爲葦此下傳萑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蓋本釋艸葭蘆菼薍略言其小大異名耳鄭箋詩彼茁者葭記蘆始生時也淮南修務訓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竝同傳義說文蒹雚之未秀者菼雚之初生葭葦之未秀者義則各別據下傳菼蘆乃雚葦二物未秀之名知詩大車傳云菼騅也蘆之初生者也葢寫者誤也阮

元云高誘注淮南時則及本經篇皆引爾雅榮而實曰秀俗本亦增不字

貍子肇肆傳本金本作貍韓本王本作狸孫星衍云狸貍皆貍字艸書之譌肆音四傳肆同肆殺他歷反

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傳崧卿云其字疑衍孔廣森云此與穀梁傳其一曰句法正相似或曰肆殺也

爾雅貍子隸注今或呼豾貍釋文出隸云眾家作肆肄脩豪注豪毛長釋文出肄云本又作隸亦作肆說文希脩豪獸顧野王玉篇貍子也今叚已此經肆證之隸肄希肆竝是一物貍之子名肆肆則脩豪也經不僅曰肆曰肇肆傳又訓肆爲遂者記貍子亏時體生長毛生意始遂也

至炑分則毛毨矣杲氏書傳杜預左傳注竝云
肆遂也𢑴始也釋詁文或曰殺者肆讀爲肆獻
祼周禮釋文肆解骨體獸人蔔炑獻獸物凡獸
皆可獻也及狐貍貍太正胥謂炑獻時始肆解
异體也漢時立炑有貙膢應劭風俗通當新始
殺食曰貙膢膢劉也劉殺也容古已有之貍伏

獸似貙任兆麟云即野貓貓貍虎貍香貍醜也
善食禽蟲鼠果感肅殺之氣而生遂也亦通

湟潦生苹 苹音平

湟下 畢沅云下讀爲汙 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潦而後有
苹艸也

湟隍通隍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雨水謂
之潦苹蓱無根浮水而生者池隍窪下停積流
潦輒生綠蓱時有霖雨故也傅崧卿云爾雅苹
藾蕭又曰萍蓱其大者蘋又曰荓馬帚據此則
上苹當作萍下苹當作荓本唐謂說文艸部無
萍字苹蓱也蓱苹也水部泙苹也蓋古只作苹
後乃於苹旁加水耳爾雅釋艸唐石經作苹蓱

阮元校勘記引單疏本亦作苹蓱釋文出苹音
平萍本或作蓱音瓶此苹字不宜改

爽
爽死

爽也者猶疏也

說文爽明也从㸚从大疏通也稀疏也徐鍇曰
㸚者稀疏之義與爽同意是爽猶疏也凡疏食

皆落驛稀疏爽與疏古今語異耳此爽讀爲靈爽物之精也所謂㚇蒿也艸木之臭味也以讀爲靡艸以淮南子金勝木故禾蔔生炑以許春曰禾木王而生金乇而以呂氏春秋云見以而穫以楊愼云謂靡艸以而麥秋至艸木黃落而禾登也疏與蔬踈疋竝通鄭注周禮大宰九職

疏材百艸桹實可食者注曲禮稻菰蔬之屬注尚書與稷敎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楊倞注荀子葷菜百踈踈與疏同孔鮒小爾雅菜謂之蔬時稻米蔬菜竝登入取其精英㠯蓄生氣旣盡稾本乃枯故曰爽以月令仲秋畜菜爽以而後乃可畜也禾從二月始生八月而孰七月爽

以蓋有早穫者矣淮南子春氣發而百艸生正得秋而萬實成今時人猶謂物之未盡孰成者爲未老

䒔秀䒔舊作莘據爾雅說文改䒔从艸幷聲薄經切

䒔也者馬帚也

郭璞曰佀著可㠯爲埽彗邢昺云今俗謂著䒔

李時珍本艸此卽蒿艸謂其可爲馬刷故名馬帚今河南人謂之鐵埽帚

漢案戶

漢也者天漢也大戴禮本脫者天漢也四字今據李善文選注引增傳本作漢

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也者河也御覽引作漢天河也

此所㠯箸南斗之中也謂立秋時漢天河也天

河水氣也精光轉運于天詩三星在戶傳直戶也案戶猶在戶也畢沅云古者戶南鄉故曰案戶言如案之直于戶也析木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是月昏南斗中則漢直戶矣正南北所謂

河直如繩

寒蟬鳴說文蟬㠯旁鳴者从虫單聲

蟬也者蝭蠑也傳本蟬下衍鳴字蝭田黎切音題蠑字書無此字

此與月令時訓竝同爾雅謂之蜺鹽鐵論謂之螇方言㠯爲瘖蜩蛭蟬也七月得風露乃鳴與仲夏之蟬異種蔡邕曰應陰而鳴鳴則天凉高誘曰青蟬也蟲陰類感氣鳴也爾雅又有蜓蚞螇螰郭璞云卽蝭蟧也一名蟪蛄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惠姑寒蝭也一名蝭蟧方言蛥蚗齊謂之螇螰自關而東謂之虭蟧或謂之蝭蟧郭璞云江東人呼蟂蟧畢沅云古字螔蠑蟧聲相同蝭螇聲相近知蝭蠑卽螇螰矣本唐謂蠑當讀爲蟧

初昏織女正東鄉無傳王應麟云文選注引之

此亦謂斗中也斗當南方午位女在巳東南隅婺女并北織女天女孫也續漢書云主果瓜孫毓云三星跂豗如隅

時有霖雨無傳

此亦謂當備水潦也雨自三日㠯往爲霖季夏大雨時行八月宿直畢畢好雨或肯月中氣未

晝或後月節有出幷月者亦不時有也金履祥云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而霖雨在七月今則霖雨在四五月呂令溽暑在季夏今則在仲夏蓋古今風氣不同南北風土亦異凡書傳所載亏今不同者亏此可㠯類推

灌荼

灌叢也荼萑葦之秀（此秀舊亦作莠下未秀不誤）爲（去聲）蔣楮之也萑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

詩箋周禮儀禮注皆云荼茅秀卽萑葦秀叢舊本作聚孔廣森云蔣茵也楮讀爲上褚五十衣之褚謂㠯荼褚茵中今時入猶用蘆花也將㠯褚蔣故聚之旣記幷秀之候復詳入事也本唐謂萑葦叢物故釋曰灌叢也與启灌藍蓼同義蔣當作將資也楮借爲褚蓄也傳明未秀爲菼蘆蓋必秀而成叢乃足資蓄故旣記秀又記灌也

斗柄縣在下則旦（無傳）

斗柄昏建申則旦指寅故曰縣在下

八月

剝瓜

剝瓜也者畜瓜之時也

五月乃瓜益宜早食者此則畜爲菹也詩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盧諶祭法夏祀秋祠皆用瓜一曰剝猶倮也臣瓚曰地上曰蓏蓏之言倮瓜蓏

屬時將築圃爲場瓜實專專倮露疆場須畜也
郊特牲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明其不與
民爭利也然則畜瓜者詔民㠯御麥之備耳

元校

元也者翜也校也者若綠色然綠大戴禮本作綠從傅本改吐亂切亦作褖婦人未嫁者衣之衣去聲

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周禮染人夏纁元鄭注
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
校讀爲效馬效羊效猶呈見蓋染元在盛夏亏
此月效其功周禮冬獻功者㠯兼有秋染夏耳
豳詩載元載黃亦因載績之文非亏八月染之
也元纁者天地之色㠯爲祭服獨書元者夏尚

翜也毛詩傳元翜而有赤者也鄭注鍾氏云凡
元色者在緅緇之閒其六入者與不記染記校
者當染時色之深淺未可知效則染功呈見考
錄其次第必質且㝵所㠯正一代服色也釋曰
元也者翜也校也者若綠色然正訓元爲翜緣
亦翜也㠯緣色爲元色擧佀謂效其色若此矣

非謂元與校爲二物孔廣森云校讀爲絞畢沅
云校或黝字竝失之綠舊本作綠詩綠衣箋綠
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內司服褖衣
注襍記曰夫人復褖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
㠯褖衣言褖衣者甚眾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
作褖衣也凡染事亦掌婦功禮染人在婦官因

及亏婦女孔穎達曲禮正義云古男女未冠笄者幷緇布襦袴七入爲緇與元緣色皆相若廣雅元緇黑也夏制無考周王后六服三翟㠯祭首褘衣元則亦尚元矣終之禒衣㠯燕居男子之禒衣黑則是亦黑也其外命婦唯㠯禮佐后夫人得服上服自亏其家則降焉特牲禮主婦

纚笄宵衣注此衣染之㠯黑記有元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少牢禮主婦被錫衣移袂注大夫妻亦綃衣而侈其袂耳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袇注女從者畢袗元則此衣亦元矣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亦元衣女從者畢袗元注袗同也上下皆元也然則婦服自非褕青闕狄鞠

黃展㠯及嫁或衣錦其禮服常服惟有元耳傳葢據周法㠯準夏時故釋曰婦入未嫁者衣之驕奢之情婦女尤爲難化舉內㠯見外約老與少㠯通上下貴賤人心風俗胥繫焉

剝棗剝普卜切音璞傳及下傳竝同

剝也者取也

詩豳風八月剝棗傳曰剝擊也釋文剝普卜反注同正義曰棗須撲擊之也阮元云剝棗卽今之撲棗也剝讀爲撲觀釋文自明撲者扑之俗扑者攴之變本唐調取讀如賓將掫說文掫夜戒有所擊也此取擊義與毛傳同

㮚零㮚韓本作栗王本作粟今从傳本

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降蔫落也艸曰零木曰落散則通耳霜降桌飄
其苞自裂而子墜蜀都賦曰至自零禮棗桌皆
籩實特牲禮棗蒸桌擇呂覽伊尹曰果之美者
江浦之橘箕山之桌

丹鳥羞白鳥

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蟁蚋也宋本丹鳥白鳥下兩也竝脫今從月令注所引增韓本蟁作蚊月令注引作閩傳本亦作閩禮記釋文云依字作蟁何治運云說文解字蟁齧人飛蟲从䖵民聲無分切蚊俗蟁从虫从文䘌蟁也从䖵甬聲武巾切康成注閩字當作䘌其謂之鳥者鳥者宋本譌鳥也從月令注改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羞進獻也禮例籩豆謂之薦亦謂之羞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羞有滋味者羞出于牲及禽獸㠯備滋味謂之庶羞周禮有羞籩羞豆儀禮有內羞庶羞此羞謂所食也若食之珍羞月令注引作九月孔穎達云鄭所見本異也丹鳥㠯白鳥爲珍羞重其所養之物

不盡食之雖蟲而爲鳥也古今注㠯丹良爲螢火皇侃亦云說文秦晉之閒謂之蜹楚謂之蚊羞進也釋詁文月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經書獸祭鳥羞皆㠯人事與之于是時也報本之恩祝餶祝餕之意足㠯興感人心矣大衍術依時訓爲候說孟喜易卦氣于此候云

卿大畜張惠言據月令注引此書云然則羣鳥者丹鳥非鳥而有翼重之爲鳥以卦象言之六畜通萃萃三至上兩體半離兌白巽亦白是白鳥也大畜四至上亦兩體半離以乾爲大赤丹鳥也乾通坤變萃有頤養象白鳥入大過死是丹鳥羞白鳥也

曟則伏从晶辰聲石倫反

曟也者房星也傳本佀謂星也韓本脫房字從戴震校本修改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記𡜊分也說文曟房星爲民田時者是月昏虛中房入酉地未至戌卽伏𢽤昴故曰則孔廣森云小正謂房曰曟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也故于此言曟則伏九月乃言內火

鹿人從

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之上韓本衍而字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大戴禮本作人人從也者大者于外小者放傳本有此放字大戴禮本脫于內率之也

金履祥云鹿人古山虞掌獸之官從從禽也謂始從禽也然則鹿當讀如衡鹿古官無名鹿人者穆天子傳鹿人之珤十金孫同元校以爲麃人之譌鹿加人以爲官非也易象傳卽鹿无虞以從禽也釋文出從云如字鄭黃子用反惠棟云從本古𠦬字然此無禽字云人從則不辭矣

本唐謂人從益旅字誤分爲二考說文聽從之
從伦刅隨從之從伦㲋旅伦㫃从㸚从刅古文
旅伦㫃䏶爛訛脫因誤會而析爲人㲋人刅㐺
从耳傳小者下亏內上傳本有放字卽旅字上
半僅存猶後人改竄可辨者儀禮鄉飲酒禮云
相旅燕禮大射禮竝云士旅食旅衆也俱也序

也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故
經曰鹿旅釋曰鹿旅者旅羣也離讀爲離坐離
立離麗也麗亦旅也然兩爲離三爲羣或離或
羣見食則相呼其養也既已是而善之矣所已
記旅不記離者牡麌牝麀兩相麗而娩其子麛
始生非所覺知時也不記是不言也非獨鹿也

君子亏居處幽隱皆不言也此謂取麛時也庖
人烍行犢麛士相見禮如麛執之注烍獻麛葢
麛卵有禁烍得弛矣然猶記鹿旅謂取麛必其
稍長能隨鹿旅食者也乃若生亏幽翳中則未
之及也是取麛亦寓不麛之意也或曰旅也者
吕下亦增成旅羣也之義謂鹿吕大小分外內

若五百人爲旅有帥吕帥之也鹿之有帥猶芺
之從帥率卽帥字小者旅亏內謂麛

鴽爲鼠 傳解在三月

正字通云田鼠化爲鴽鴽卽鶉也葢三月大晨
候當出火故田鼠至建辰月化爲鴽八月晨伏
九月當內火而鴽亏建酉月爲鼠者晨已伏也

參中則旦 無傳

昏虛中則旦不得參中經曰參中者參益星之最明者故昏旦未逾午位則猶指之曰則者比旦亦望畢一行以此疑小正疏簡過也

九月

內火

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

大火者日月所會卯之次也心其中星也內火者鄭衆云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杜預云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顧炎武云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見于辰而出火季秋時心昏伏于戌而內之本唐宋周禮司爟季春出火季秋內火左傳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皆謂出內人閒之火也此經內火傳作火內解言天時而人事在其中矣或疑小正季春不言出火非也三月書參則伏參伏則心見所以箸火出也顧炎武云古人用

火必取之于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取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于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

遰鴻雁 遰特計切傳同

遰往也

鴻雁既過周洛往居彭蠡也詩氾律樞天霜樹
落葉而鴻雁南飛張衡西京賦南翔衡陽爾雅
逝往也說文遰去也易明辯晳鄭元本作遰陸
績本作逝見釋文史屈原賈生列傳鳳漂漂其
高遰兮索隱遰音逝漢書作逝

主夫出火

主夫也者主㠯時縱火也

傳崧卿曰夫當作火主火虞屬也古虞官掌火
畢沅云周禮司烜氏㠯夫燧取明火亐日然則
夫者夫燧也主夫即司烜氏也今案司烜氏注
夫燧陽燧也鄭司爟云夫發聲如畢沅說當云
主燧不當云主夫矣任兆麟據司爟季春出火

鄭仲師注因移此節在三月引鄭仲師曰三月
本昏心星見亐辰上使民出火舊本錯簡在九
月今正之王鳴盛曰確當絕倫此條之誤㠯冉
華盧召弓吾㕛戴東原兩先生之博且精亦疏
漏未及駁正何治運云禮記季春出火為焚也
任兆麟佀得禮意本唐謂周禮季秌內火內始

鑄之火也此書亐內火時出火者出田獵之火
也鄭注司爟云火所㠯用陶冶民隨國而為之
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蓋周禮
使民出內火特指民閒用火隨時可變革者耳
而杜預注左傳㠯出內火乃云令民放火令民
內火禁放火失其旨矣若田獵之火正須火星

既內㠯後未出㠯歬而㠯時縱之禮記郊特牲季旾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注言祭社則此是仲旾之禮也仲旾㠯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旾出火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旾出火乃親誓社記者誤也孔疏此出火爲焚當在仲旾之月蓋火未出因

得出火焚萊必火既內故可出火縱獵也王制昆蟲未蟄不㠯火田左傳火伏而後蟄者畢羅氏蜡則作羅襦注謂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是皆謂十月小正躔度比周時校早一氣則九月中得㠯畢蟄火田賈公彥所謂火伏據月半後言者在夏固宜在九月本也此經上云內火下

云陟元鳥蟄熊羆貊貉鼶鼬則穴明火伏蟄畢故主火㠯時縱火也蔡邕月令章句曰秌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

陟元鳥蟄

陟升也元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

元鳥羽蟲也月令仲秌元鳥歸注歸謂去蟄也孔疏元鳥之歸雖不遠在四夷必于幽僻之處非中國所常見金履祥云古人重元鳥當其至而祠之故其來也書降其去也書陟皆貴之也秦蕙田云仲秌之月元鳥歸季秌之月始畢蟄也邵晉涵云今燕蟄毛羽盡脫多藏海濱坻岸

或枉湲山空木中

熊羆豹貐鼶鼬則穴大戴禮本玉海皆作貊此從傳本貉舊作貉據說文貉乃[illegible]貊字當作貐鼶鼬舊作鼬鼪從爾雅注引改鼶相支切音斯鼬爰救切音褎

若蟄而此三字玉海作經文今從傳本訂詩偏茾反而東京賦侯茾禕而皆吕而字叶句或作言蟄也吕臆改

毛蟲也穴曰則亦盡茾辭熊獸侶豕山居冬蟄

羆如熊黃白文豹侶虎貝文貐侶狐善睡獸論語曰狐貐之厚高誘吕田鼠爲鼢鼪鼠邵晉涵云鼪卽鼶鼠鼬侶貂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鼪

榮鞠傳本作榮鞠樹麥云或曰樹麥傳文玉海作榮鞠鞠作榮而植麥今據大戴禮本訂正傳所云或曰得之蘜舊作鞠草本作蘜傳同

鞠艸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徐鍇說文繫傳曰案本艸鞠卽九月黃華者也一名女精一名女華也又曰案本艸菊有十名不言治牆畢沅云鞠舊本作鞠攷爾雅鞠治牆郭璞曰今之秌華菊說文曰鞠日精侶秌華一字疑當吕爾雅爲正鞠省蘜而偕之耳何治運

云案說文蘜日精侶秌華宋本葉本作吕袁廷檮曰吕秌華者謂此爲月令有黃華之鞠吕別于鞠之爲治牆菊之爲大菊蘧麥也趙抄本及他本皆作侶而毛氏因之非是本唐謂吕繫傳觀之知徐鍇所據本實作吕也此經之例凡艸華皆曰榮卽爾雅所本孔廣森云鞠艸之細也

其榮不足記㠯爲麥候而記之月令仲秌乃勸種麥季秌鞠有黃華與此異本唐謂麥者接絕續乏之穀旹夏之交新穀未登麥秌先至少緩焉則民食不繼故經言祈實而傳謂急祈也凡穀㠯秌而成獨麥㠯秌而生少緩焉則嘉蘚弗育故經㠯榮鞠記時而傳謂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王始裘

王始裘者何也衣（去聲）裘之時也

周語單子曰隕霜而冬裘具此其時矣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壓遲周禮司裘職曰中秌獻良裘季秌獻功裘

辰繫于日（無傳 傳本王本皆不爲經文）

朱子曰疑八月辰則伏之類寫時脫也莊寶琛云㠯月令季秌日在房證之辰卽房繫日卽日在也孔廣森云辰亦謂房星也九月日躔大火龍尾伏辰房在日背如繫之然本唐案月令季秌日在房夏九月節日在心孔說得之內火者心與日俱匿沒也辰繫于日者房與日俱東出也周語曰駟見而隕霜韋昭注駟天駟房星也

雀入于海爲蛤（蛤从虫合聲古沓切）

蓋有矣非常入也

此卽晉語趙鞅所稱者鄭注月令云大水海也亦依此爲義說文雀依人小鳥也讀與爵同臣

鵲案雀豹古今注云一名家賓也禽屬有三皆生于海千歲化爲禽秦謂之牡厲又云百歲燕所化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禽陰類陰故須陽化也雁鼠言化雀雉不言化鳩駑復爲雁鼠禽蜃不常爲雀雉也傳謂雀雉亦不常爲禽蜃則經意愈圜矣許脊注淮南高誘注呂覽皆㠯候雁來爲句實錄老雀也㠯此證之知月令注來賓之義爲確也

夏小正校注卷之四

後[illegible]唐學

十月

豺祭獸

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豺獺皆不仁之物豺自殘其類則不仁之尤者謂之祭未絕之於仁也㠯其不遽食而先祭也釋獸曰豺狗足高誘曰豺佀狗而長毛其色黃于是月殺獸四圍陳之世所謂祭獸月令時訓竝候在九月王制豺祭獸然後田獵

南門見〔南門上舊衍初昏字據經星見例及術添刪改〕

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舊本作初昏南門見大衍術議曰定星方中則

南門伏非昏見也今案此書言星見者皆朝見初昏二字乃衍文是月旦軫中亢在巳地東南隅南門二星値亢之南北故曰南門見南門與牽牛織女竝非二十八星漢非星而小正昏旦舉之者㠯牽牛識牛南門識亢織女識女亦如月令稱弧與建也漢識南斗也任兆麟本移織

女正北鄉五字在初昏下移則旦字在南門見下引盧文弨曰南門朝見東南隅舊本互錯今從徐巨源說正之

黑鳥浴韓本王本竝作黑鳥浴傳本經亦作黑鳥浴傳作黑鳥浴黑鳥者何也云從闕本今㠯傳本傳文訂正

黑鳥者何也鳥也韓本脫黑鳥二字及下也字今從傳本訂浴也者

飛乍高乍下也

易曰觀鳥獸之文虞氏義鳥獸謂日月災則鳥者日也卽三足鳥黑夏所尚禮稽命徵曰天命㠯黑春秋元命苞曰流火爲鳥陽精在日中從天㠯照也謂鳥爲黑鳥猶謂螢爲元駒當時之言大荒東經曰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

方出皆載于鳥海外東經曰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曰日出于湯谷浴于咸池此直象其浴㠯爲占耳猶大荒南經云方日浴于甘淵注謂效其出入湯谷虞淵也蓋古候日之法

釋曰飛乍高乍下者是月陽氣閟藏于下方有待其來復盤桓不進故黑鳥若將飛而未翔茀

詞東君謂將上顧懷亦其意周髀家云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

時有養夜玉海脫夜字

養者長如字下同也若日之長也云韓本脫養字也下無云字從傳本增

書仲秌肎中杲氏傳云旹言日秌言夜互相備也此養夜與書同意時有謂後月節有出其月者當復之肯日短至故夜長至書日短在十一月此養夜在十月者日陽也養日陽之極也五月一陰已生而記養日陽常有餘也夜陰也養夜陰之極也十月一陽未復而記養夜陰已極亏此也復息於坤凝乾出震孟喜易卦氣六日七分其源蓋遠姚信云夏至極起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冬至極低日行地中深故夜長

雉入亏淮爲蜃傳本金本如此韓本王本雉上有元字藝文類聚引無之蜃从虫長聲時忍切

蜃者蒲盧也

此記立冬也亦晉語趙鞅所稱者鄭注月令云大水淮也竝依小正義左傳曰閉蟄而烝又曰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吕立秌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蜃大蛤也小曰蛤大曰蜃蜃卽蚌也周書曰東越海蛤且甌文蜃雉化蜃陽化陰也戴震云古語謂隨變而成者爲蒲盧畢沅

云蠶無蒲盧之稱應作盧蝸也盒修爲盧圜爲蝸古聲同孔廣森云國語曰移就蒲蠃于東海之濵蒲盧猶蒲蠃也本唐吕爲周禮醢人蠃盧蠶各一物此言蠶耳中山經云靑要之山北望河曲南望墠渚是多僕纍蒲盧郭璞注云僕纍者蝸牛也今吕此經證之知蒲盧卽蠶蠃宜與

虒蝓俱生河渚中而注又云蒲盧者螟蛉也則牽于詩及爾雅之説耳王引之經義述聞亦謂郭注吕蒲盧爲爾雅之果蠃蒲盧非也

織女正北鄉剮旦玉海無則旦二字

織女星名也

軨中女在寅地織女在其北孔廣森云織女兩

距小星恆鄉娵訾之口七月初昏斗中析木加午則娵訾加卯故織女正東鄉十月日在析木之津析木東升則娵訾正北故織女亦正北鄉

織女恆鄉娵訾者也

十有一月

王狩下兩條皆王狩時事傳各句分釋

王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

陳筋革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

嗇人不從說文从隨行也从辵从从从亦聲臣鍇曰古但爲相隨行之從松用反

不從者弗行

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三田者夏

不田葢夏時也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今獨書王狩者月令注凡田之禮惟狩爲備周禮大司馬職注云月令季秋天子敎亏田獵吕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吕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亏周爲中冬說者失之矣狩圍守也爾雅火田爲狩說文犬田也

冬獵爲狩亦爾雅文蔡邕云獵者捷取之名也左傳曰冬狩冬田爲狩順陰義也周禮曰中冬敎大閱大閱簡軍實也所謂陳筋革也筋肉之力也从肉从力从竹竹物之多筋者陳筋獸筋也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兵械也甲鎧也經皆言甲不言鎧

古者甲吕革爲之後世乃用金耳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考工記函人爲甲凡察革之道弓人爲弓凡相筋皆監造時也此則因田獵而選車徒凡軍資甲胄器械儲亏武庫授亏大宮陳削相察簡閱其不堪用者去

之經原其材爲筋革傳指其物爲兵甲也至獵畢飲至釋獲獻俘筋中爲弓革中爲函亦吕數軍實也嗇入嗇夫也夏書嗇夫馳某氏傳云主幣之官覲禮嗇夫承命亏天子注葢司空之屬也與漢時嗇夫詩箋吕謂田畯者葢別弗行者不從王行狩也畢沅云嗇入即嗇夫也月令十

月勞農夫休息之任兆麟云古者用民力役在冬時疑必嗇人身率其勞故不㠯狩也本唐謂古者寓兵于農惟田與追胥竭作大司馬所戒之衆庶卽鄉遂農民其伍兩卒旅之帥卽比閭族黨之長是平居本屬司徒役則屬之司空田則屬之司馬若皆弗行則無與狩矣葢嗇人非農官亦本無常職當狩時自有軍吏可用古夙樸質屬車所至侍從簡約不欲㠯侈張勞費輿衛驛騷故先時權所建作之官若嗇夫救日則主幣行覲則承命非常設者今罷之弗從行耳月令曰是月也可㠯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于時月也萬物不通無傳此二句傳本皆不爲經文玉海㠯萬物不通四字爲經文孔廣森云諸家㠯于時月也屬上絕之失其讀也時是也猶月令發端之事每言是月也㠯發之

謂冬至也易復象傳曰先王㠯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月令仲冬命有司曰㠯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韓非解老篇云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艸木也不茂白虎通曰至日所㠯休兵不興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㠯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劉昭後漢書補志禮儀志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長而後省事

隕麋角

隕墜也日（孔廣森云日人實反）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亦謂至也麋鹿屬冬至解其角麋之言迷也目上有眉因㠯爲名鹿爲山獸屬陽陽感陰而動故夏至解角麋爲澤獸屬陰陰感陽而釋故冬

至隕角隕墜也釋詁文易本命篇云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禽淮南子作麋盧辯注云麋鹿角長短大小佀律孔廣森補注云仲夏蕤賓之氣至鹿角解仲冬黃鍾之氣至麋角解氣與律相應也月令是月又㠯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水泉動爲候易通卦驗云蘭夜干生史天

官書云蘭棍出泉出躍皆冬至氣至之驗曰冬至猶云日短至日南至也夏之仲冬亏周爲春故易言至日左傳言南至此夏時則冬至也樂叶圖徵云八能之士常㠯日冬至成天文動者蕩也陰陽爭諸生蕩也物生必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鄭元易注云齊人謂萌爲蒙也爾雅曰

存存萌萌蒙蒙猶萌萌也史律書云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司馬貞讀符音孚符甲猶孚甲也書傳略說云周㠯至動殷㠯萌夏㠯牙此書十一月隕麋角釋曰陽氣至始動十二月隕麋角釋曰蓋陽氣旦睹也蓋亏十一月記動之時亏十二月正月之交記萌牙之時與漢陳寵

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㠯爲正周㠯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㠯爲正殷㠯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㠯爲正夏㠯爲春三微成著㠯通三統周㠯天元殷㠯地元夏㠯人元晉董巴

曰顓帝㠯今之孟萅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萅五星會于天術營室也湯作殷術弗復㠯正月朔旦立萅爲節叚㠯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唐一行大衍術議曰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正叚㠯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進乖夏術退非周

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今案夏數得天㠯夏正爲得四時之正其造術之法恆㠯甲子冬至爲術元故曰三王之正若循環此傳葢亦兼用黃帝殷周魯術㠯說夏時與

十有二月

鳴鳶 鳶舊作弋傳同據說文改舊音與專切從六書故說音逆各反

鳶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鳶者何也鳴而後知其鳶也

鳶舊本作弋金履祥云案當作鳶今雪霽霜風之晨則鳶鳴一說鳴弋猶言鳴弦弋者㠯生絲繫矢而射本唐謂當作鳶鳶鷙鳥也殺氣當極故鳴亦月令征鳥厲疾之意時訓大雪之日鶡

鳥鳴與此校兩氣鷙卽鵗也字則弋下鳥畢沅
本作鴆云傳云禽也者讀如易失前禽謂繳䠦
飛鳥也孔廣森云類篇有鴆字云鳥名不詳其
狀案篆文鳶雖非從弋但此記已經隸寫或又
轉誤而脫其半今案說文鴆卽今弋字王溱云
鷙弋聲弋宜戟切音近弋故譌作鳶耳然則鷙

爲弋益聲之誤也鷙也者禽也猶云隼者禽也
何治運云案說文鷙鷙鳥也从鳥弋聲音與專
切徐鉉曰弋非聲疑從雚省今俗別作鳶非是
戴侗六書故云鷙非與專之聲此卽鵗字孫音
誤也案戴說是也王引之聞之父念孫曰說文
㱙蚌鷙三字㠯弋爲聲則鷙字當與㱙蚌二字

同音五各反祇緣詩小雅四月篇匪鶉匪鳶說
文引作匪鵻匪鷙後人遂㠯鷙爲鳶而不知諧
聲之不可通也玉篇鷙次鳶下云同上則已誤
讀爲鳶而廣韻與專切有鳶無鷙集韻逆各鵗
鷙竝見則韻書尚有不誤者其鳶字說文未載
㠯諧聲之例求之則當從鳥戈聲而書作鳶鳶

字古音在元部古從戈之字多有讀入此部者
故說文閡從戈聲而讀若縣戌從戈聲而讀若
環鳶之從戈聲而讀與專切亦猶是也此聲之
相合者也鳶字上半與武字上半同體故隸書
減之則譌爲鳶增之則又譌鳶急就篇鳶鵅鴟
梟驚相視皇象碑本鳶作鳶昭十五年左傳㠯

鼓子戴鵔歸釋文云戴本又作舊漢書五行志泰山山桑谷有戴焚其巢地理志交趾郡朱戴縣梅福傳戴鵲遭害張公神碑戴鵲勤兮乳徘佪皆舊之誤也此文之可攷者也後人㠯舊爲舊失之遠矣

元駒賁賁逋昆切音奔

元駒也者蟻也賁者何也走亏地中也

詩鶉奔禮記引作賁左傳亦云鶉之賁賁賁奔通故傳訓走也方言蚍蜉齊魯之閒謂之蚼蟓西南梁益之閒謂之元蚼駒蚼皆俗字時靁扗地下蟲蟻未發蟄故走亏地中

內卵蒜玉海脫卵字內舊作納蒜从艸祘聲

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內者何也內之君也或曰祭韭也或下五字舊錯簡在正月初歲祭耒傳初者始也下

說文蒜葷菜繫傳曰辛臭之名古今注云蒜卵蒜也俗謂之小蒜蔡德晉曰小蒜其根如卵今案中山經有榮艸雞穀艸皆云其本如雞卵蓋傳語所出楊慎云山海經建木其實如欒欒卽

卵也古字凡卵欒皆通齊不茹葷葷菜非所㠯祭故傳不云豆實王藻膳亏君有葷桃茢注葷桃茢辟凶邪也葷薑及辛菜也士相見禮膳葷注謂可㠯止臥禽雅葛山蒜孫炎言能解豬芋艸毒癸則卵蒜者㠯解毒除穢故內之與臧琳云徧攷經傳祭品皆用韭不用蒜夏小正內卵

蒜疑當爲內韭卵正月圃有見韭記韭之初生也十二月內韭卵記爨人收子內之有司㠯昭祭事王彪之賦曰蒲韭冬藏本唐棠正月傳或曰祭韭也文無所承蓋當在此記別本有作韭者臧說與或曰合故附存之鹽鐵論楊豚韭卵禹貢甸服內總內銍內秸田賦之外無稅園圃之利悉歸亏民今所見亏小正者惟荼言取而蒜言內則貢獻亦有限矣內蒜內之君取荼㠯爲君薦將陟駒陟而升之君尊君也緯未見君亦有未君民一體也王始裘王狩經特書王者昭王制也顧炎武云夏小正言十有一月王狩夏之王見亏書者始此

虞人入梁

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网罟者也

周禮𩃬人掌㠯時𩃬爲梁鄭眾云梁水匽也匽水爲關空㠯笱承其空詩曰魚麗亏罶毛傳曰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虞人澤虞也朕虞之屬入梁者虞官始得命㠯梁入池籞而漁也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則孟冬時聽民取之矣而君猶不取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有嘗魚薦廟之文順陽氣之始升且重祭事也詩曰魚網爾雅曰魚罟馬融云罟猶网也虞翻云目之重者惟罟

隕麋角

蓋陽氣旦（旦傳本作旦今從大戴禮本）睹也故記之也

月令時訓皆十一月麋角解此十二月與十一月文重傳崧卿云益衍文非是孔穎達謂節氣早則十一月麋角隕墜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隕麋角故兩記之也本唐案毛詩傳二之日殷正月也月令所紀季冬雁北鄉雉雊雞乳皆此書正月之候此書十二月隕麋角則同于十一月于此見古人三正竝建之意姜上均曰旦睹猶言明見也向始動今明見始終之辭本唐謂夏已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已寅爲朔雞三號卒明則旦也于時物生出地故陽氣可睹論語子曰行夏之時何晏集解云據見萬物之生已爲

四時之始取其易知所謂陽氣旦睹也月令曰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此傳蓋據上元太初顓頊夏術已爲驗與

夏小正校注題後

嘉慶之季季唐始至京都因先達林文忠公假館先師道州何文安公邸第〻時官國子監祭酒嘗詔吕天下文風鼎盛所貴畱心經學實事求是否則雖自雕飾猶虛車也其何吕搢諸用遐而識之時廬陵王霞九師奉諱家居歸則迂道西江往視

師門世傳孝友其於仁義禮樂之實所得多矣貧賤也衣食於奔忝壬午公車再報罷癸未不復北行大兒秀仁稍長讀介疋能上口授吕小戴記至月令兼取大戴禮夏小正爲講解此書訛缺謬誤非一同季王成旗翁惠蕡王雁汀各出所藏本校勘又得友人何朊蕩悉出亓先人岐海貢士手訂各本見示抄撮成帙吕質諸游磻田師歲丁亥游粵東歸從同季何左卿得通志堂宋山陰傅子駿本重校成校注前序則磻田師已捐館矣壬辰自保陽請假時同門山左李戟門甫得新城令瀕行來敍別輒搜書簏得之欲爲刊行方遜謝未遑乃攖其序吕夻未幾南還畱寓文安公浙學使院中

數月何仲子子毅於別集中見前序屢索其書而未及與商搉乙未改職後稍加訂正丁酉惠蕡奉檄赴楚途次寓書至永安云吾兩人相憶不減短檠校夏小正時益追話隔季事也己亥何子貞典試東越旣蕆事袖此書投謁於延津比其抵都也竟不及見子毅其明季文安公亦遂騎箕歸夻矣

丁未督學李鐵某閣部挈秀仁至都謁執門觀察於都下甫覿面亟詢夏小正曾否付梓比郵筒往返間關未達而執門又復前逝嗚呼嗜痂如子毅執門可多得邪去歲於清源試院從公承督學黃莘農少司寇讌談始知盧陵諱問回憶辛卯出山時與雁汀偕至滄南趨侍旬日此景猶如昨也嗚

呼三十季間升沈存歿離合聚散俯仰遂爲陳迹顧自少而壯而老終日手一編間竊有所述率未易成就即如此編校注亭帚緘石豈堪持已問世抑平生師友相期之意不可忘也茲歲恭遇

今上龍飛

特命儒臣編輯五經講義伏讀邸抄自傷卑賤蟄滯東南不得與從事顧職屬學官猶願與學者闡明經訓互相切劘況此書爲先王對時育物布德行政磊落數大事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不且歷久而彌彰也哉

咸豐元年仲夏下浣又瓶魏本唐重識於晉江學署新修明倫堂堂迤北之愛卓齋蒲萄壓架清風

徐來對之思古懷舊殆不勝情云時季六十有一

〔清〕劉士毅撰

春秋疑義錄二卷

清乾隆刻本

春秋疑義錄二卷

春秋序

春秋何爲而作也孔子以淸議正人心而作也詩曰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法也彝常也懿美
也以法爲常以美爲好率是道也雖人盡堯舜可也然善
之所在理雖可好而害或中之惡之所在情雖可惡而利
或伏之懼害之心勝則從善之力微嗜利之情殷則去惡
之意怠貪亂之風用是滋矣聖人有作端好惡以立人極
愼刑賞以昭天命故率性而行者五服章焉觸情而動者
五刑用焉夫以人心固有之良而加以王者之勸懲則經
德所存典訓所著天下以死守之而弗敢越三代聖王所

以鼓舞人心而比戶可封者用此道也周室東遷祭號僅
存王者賞罰不復行於天下是以亂臣賊子接跡於時然
賴當世君子以歌咏之文寓美刺之義王澤雖竭淸議明
焉夫好惡之在人心有不言而同然者反人心而逆施之
則雖王者之賞罰其勢積輕以其僭濫所加不爲榮辱也
因人心而順導之則雖庶人之褒譏其勢積重以其根據
之確無能更易也詩人議論皆本至公勸懲之行何必勢
位是以揄揚所及不褒封而知榮焉譏貶所加不褫奪而
知辱焉當是時周道雖衰乾坤未毁撥厥由來豈非淸議
之爲功哉及時之衰淸議漸泯履道者無珥筆表章之榮

攻難者無青備誅伐之懼孔子恐清議不存則三綱淪而九法斁也故修魯史之文以繼詩人以存清議其重婚姻離合則關雎起化之思也其惡無禮於君則揚水白石之刺也其謹受命於父則惠於宗公之情也周襄以天子而言出衛文以諸侯而生名則巷伯之疾不避尊貴矣子哭以下士而稱字紀叔姬以妾媵而書歸則緇衣之好不遺微賤矣引伸觸類無非繼美刺以立文奉命討而起義然後清議明人心正亂臣賊子始有所忌而不敢肆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春秋之所以作既作之所以為功也或曰

先儒之論春秋為後世王者而修又曰文成口授以辟時患信乎曰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皆因救時起見故以次禹周之功而列為一治若使口授辟患則春秋成而孔子懼矣其何以懼亂賊耶或曰孔子匹夫也進退予奪天子之事也以匹夫而代天子之事尊卑之分安在曰大義之在天下不可一日不明道在上者上明之道在下者下明之明於上者萬世之經可以垂法明於下者一時之權可以建利故成王幼弱則周公以冢宰而制禮樂權也平王東遷則齊桓以諸侯而專征伐權也夫權之所通冢宰可以代天子諸侯可以代天子則冢宰諸侯之窮而通其

變於匹夫一致之理耳然而孔子之心終恐來世以為口實也故正其名曰竊取言非所據也引其責曰罪我言不可訓也後世史體有是非而無褒貶其知孔子引罪之心乎或曰春秋之後百家爭鳴今欲折衷歸一其將孰從而可曰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其閒孰為舊文孰為新例必親見國史始能知之而親見國史者左氏也今觀左傳卜筮鬼神雖似不軌於正至其正色談經簡而明信而通推以理而可據參以勢而可行乃知造膝貝傳非道聽塗說所敢望閒有不備闕疑致慎正不必以揣測妄參也公羊氏新周故宋得罪聖門穀梁氏日月為例小言破道程胡

氏二傳微言奧旨卓有可採然其失也以刻為明以鑿為細不稽周典而援夏商之古禮以為言不考策書而取傳聞之浮說以為信至若啖趙諸家憑臆說經雖有弋獲偏蔽眾矣韓文公曰觀孔子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毅亦曰治春秋之經者必自左傳始宗主既得然後旁參眾說以盡其蘊則聖人經世之書明行於天下矣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冬十月中旬雲强劉士毅題

春秋疑義錄序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揚子曰不可天俄而可測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由是言之六經之旨無窮如天地苟非期之皓首未可易言窮經況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其文約其旨隱史官舊注既闕落而不全先儒新說又紛紜而無主夫以游夏文學親炙聖旨然於麟經之作恂恂然莫能贊一辭況以孤陋寡聞之身去聖人遠而欲於衆言淆亂之餘獨窺筆削之宗旨豈不難哉雖然古也有志學乃有獲思則無遠學思不已幽渺可接矧聖經之文字可憑傳疏可參者其何遠之有

毅自成童受讀左氏春秋其時幼年好奇頗疑此傳說經平淺少理致繼見公穀傳而善之繼見胡氏傳而又善之探玆奧賾蓋覺向者所讀左氏傳眞如嚼蠟也其後四五年涉獵既廣漸苦諸說之紛如岐中又岐莫逐亡羊又其甚者一人之口自爲異同如一室之中矛盾相刺於是始爲折衷歸一之計錄春秋分類以備檢尋聚大全諸書以資討論每有疑難輒爲覃精研思參互考訂推之以理要之以勢酌之本事以尋旨歸參之他事以觀同異如是者旣久然後知左傳之平正通達眞得聖人本意其餘若公之斷決穀之精嚴程胡之廣博深厚皆有新義以相發明發義其所義非春秋之義者亦多矣往聞先儒博學詳說多有讀書錄因倣其意錄經義之疑而頗有質者始於辛亥迄今乙丑凡閱十五歲四易稿而得若干篇夫智者千慮不無一失愚者千慮不無一得今玆所錄謂爲愚者千慮之一所未敢信然以得自苦思不忍捐棄故書之筆札藏之篋笥庶藉手以就正有道亦以示子弟輩使知讀書之不可苟而已若曰志存翼經遂欲躋於先儒之列則豈其敢劉士毅又題

春秋疑義目錄

上卷

隱公

元年
春王正月 元年
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元年
鄭伯克段於鄢 元年
公子益師卒 元年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於紀 二年
紀子帛莒子盟於密 二年

夫人子氏薨 二年
君氏卒 三年
武氏子來求賻 三年
宋公和卒 三年
癸未葬宋穆公 三年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四年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四年
衛人立晉 四年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五年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七年
鄭伯使宛來歸祊 八年
宿男卒 八年
公及莒人盟於浮來 八年
無駭卒 八年
公薨 十一年

桓公

公即位 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 元年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二年
滕子來朝 二年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 二年

春正月 三年
有年 三年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四年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五年
壬午大閱 六年
子同生 六年
春正月己卯烝 八年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八年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 十一年

許叔入於許 十五年

莊公

夫人孫於齊 元年
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 二年
紀季以酅入于齊 三年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七年
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八年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九年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

宋師于乘丘 十年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年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十三年
齊人滅遂 十三年
齊人殲于遂 十七年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二十二年
蕭叔朝公 二十三年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二十四年
陳侯使女叔來聘 二十五年
曹殺其大夫 二十六年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二十八年

僖公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元年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元年
楚人伐鄭 元年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元年
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伐陳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四年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五年

杞伯姬來朝其子 五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八年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九年
諸侯城緣陵 十四年
沙鹿崩 十四年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五年
公子季友卒 十六年
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二十二年
天王出居于鄭 二十四年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二十六年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二十九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十一年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三十三年

下卷

文公

公卽位元年

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二年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二年

公子遂如齊納幣二年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二年

楚子使椒來聘九年

太室屋壞十三年

宋司馬華孫來盟十五年

宣公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元年

晉趙盾弒其君夷皐二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四年

冬十月乙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八年

齊侯使國佐來聘十年

楚子伐鄭十年

成公

王師敗績于茅戎元年

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三年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九年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十年

仲嬰齊卒十五年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十五年

襄公

莒人滅鄫六年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八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十年

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十年

作三軍十一年

會于蕭魚十一年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十六年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二十年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二十年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二十三年
齊崔杼弑其君光 二十五年
諸侯同盟于重丘 二十五年
衛侯入于夷儀 二十五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二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二十九年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三十年

昭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二年
陳災 九年
晉侯彪卒 十年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括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十一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十三年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十三年
公不與盟 十三年
意如至自晉 十四年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十九年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二十年
盜殺衛侯之兄縶 二十年
大蒐于昌間 二十二年
王室亂 二十二年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二十二年
王子猛 二十二年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
齧 二十三年
尹氏立王子朝 二十三年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二十五年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六年
公圍郕 二十六年
天王入于成周 二十六年
楚殺其大夫郤宛 二十七年
公在乾侯 三十年
定公
春王 元年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元年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元年

九月大雩 元年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十年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十三年

哀公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二年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三年

盜殺蔡侯申○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四年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四年

閏月葬齊景公 五年

用田賦 十二年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十三年

西狩獲麟 十四年

春秋疑義錄卷上

隱公

元年

董子曰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此元年之取義也而胡傳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又曰元仁也仁人心也毅按古人之文元皆訓大易稱元吉書稱元聖詩稱元龜皆是義也其以元為仁德之名則始於孔子之賛易過古義而借用之耳古人未有是也謂一為元其來已久今

以後人之說而易古人命名之意豈不求深而反鑿乎

春王正月 元年

胡氏曰春者夏時正者周月以夏時冠周月此行夏之志見於行事者也毅按夫子作經志存翼周故二百餘年之中皆以周王之禮治周世之人未有參用前代以亂時王之制者今曰夏時冠周月豈夢寐東周之志耶且左氏公穀皆周世之人其於周之正朔未有不熟悉者也如果夏時冠周月則改革大故未有不明辨者也今三子無一言及此則春為周人之春較然可知而乃以臆測之說輕言改物其亦未可為訓矣○據史記書秦正曰元年冬十月

則知不改時者亦不改月據春秋書周正曰元年春正月則知既改月者亦兼改時今胡氏曰夫子以夏時冠周月則是舊史之文當曰元年冬正月矣夫冬者時之終正者月之始以時之終冠月之始名義乖反亦何以爲一代之大典耶○史以行遠但言正月則恐世遠之後莫辨建寅建子也故正係以王所以別於夏而明其周月如是而已先儒之論謂其冠以王而明王道未免失鑿聖人之書孰非王道而必標之春秋以示不廣耶○胡氏又曰隱公不書卽位內不承國於先君外不禀命於天子故黜之以正大法以穀觀之隱公繼父卽位未嘗受命於周責以無上

誠有然者若所謂內不承國於先君則於經於傳非有明文之可據無可據而加人不孝之名亦異於罪疑惟輕之忠厚矣且夫臣不可以黜君子不可以黜父天下之達禮也孔子魯人而黜魯君之爵位臣子之義安在耶或曰春秋天子之事也黜陟諸侯宜矣曰有是言也然獨不曰爲尊親者諱乎夫不諱之比於黜相去遠矣猶且不敢而曰黜隱公以正大法其可信耶然則其不書卽位奈何曰國君踰年告廟臨羣臣則史承而書之隱公將以讓桓不修卽位之禮無其事故史不書春秋不得而益之也說經不取其平正切實而刻核求深豈得古人之意乎○或曰隱公讓桓穀梁子以爲成父之惡又以爲廢天倫而忘君父其說是也非耶曰穀梁之說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但隱之處此自有變而不失其正者未可執常法以相律耳惠之欲立桓也非衽席之私愛乃以仲子手文欲應天命也夫唐叔有手文之瑞而成伯十世天子賴焉成季有手文之瑞而間於兩社與國終始是知天之所啟其後必昌知者順之以致祥愚者逆之以召亂考之典冊律律可紀然則惠之欲立桓乃宗社之長計豈謂惡耶隱之讓桓所以成宗社之長計豈謂成父之惡耶況夫立桓之擧不成於惠而成於隱惠全其慈隱全其孝父子之間可謂兩

得由是觀之穀梁之說禮之經也隱公之擧義之權也經以垂萬世之法權以建一時之利所謂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末流紛爭之世制行如隱足以風矣又何必過從其刻耶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元年

邾儀父之字傳曰貴之而不言所以貴之穀伯鄧侯之名傳曰賤之而不言所以賤之此蓋史文散落不得其詳故但擧之以例而不敢妄有附會焉所以闕疑致愼也說者以繼好息民爲取貴之由則郳黎來之朝獨非繼好息民耶何以不取貴春秋耶○公羊氏曰會及暨皆與也其別

言之何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曁曁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此說析文甚精而考之事實不合者多左氏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而不言會盟之例其以會盟文事非若兵凶戰危故於彼於此不復致詳耶凡若此類非大義所關而左氏親見國史差爲可信姑從左而已矣○誥誓不及五帝詛盟不及三王則盟誓之作自非聖人所貴然自中古以還忠信衰薄則歃血要神以消攜貳亦窮變通久之不得已者故詩譏屢盟春秋貶匱盟惡其非禮者而已諸儒乃舉春秋之盟而一切惡之非所施於後世之天下也

鄭伯克段于鄢 元年

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德以致福其爲愛也大矣姑息以釀禍其爲不愛也亦大矣莊之與段義則君臣情則兄弟撫養教誨非異人任而溺於小仁縱惡勿治遂以譴句之徵愆馴致滅親之大禍是討賊者國而陷弟以可討者君也故其克之不目鄭人而目鄭伯以爲陷親於惡者之大戒○詩之將仲子述小仁以爲案其言婉而多風春秋之目鄭伯子大惡以爲斷其辭盡而不汙二者合參而克段之獄定漢文之於淮南宋文之於彭城惜聞此義不早耳○克段而稱鄭伯傳曰謂之鄭志志在親親也圉彭城而槩宋傳曰謂之宋志志在尊尊也親親尊尊天下之大經正矣

公子益師卒 元年

胡氏曰不書官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毅按爵者尊卑之列如公卿大夫士是也官者職業之名如師保傅冢宰司徒以下諸名是也春秋之例諸侯書爵天子冢宰書官大夫而以誅死者亦書爵其餘止錄名氏未有錄官以卒者今胡氏以不官爲貶果何所據耶且夫益師以還其以公子而爲卿者蓋不少矣彄也牙也友也肸也皆公子也而皆不書官則豈魯之公子皆不足以卿耶皆以公

子故而自爲卿耶夫魯之失政自宣公以下耳胡爲隱桓之公子遽已自爲卿而君不能禁也然則大夫之卒何以不書爵曰貴者從詳故君卒以爵賤者從略故卿卒以名氏上下之等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二年

昏姻之事備禮者書故夫家以禮逆者書逆父母家以禮遣者書歸逆自外錄歸自內錄其不錄者不成禮也若紀伯姬書逆書歸逆與遣皆以禮者也若齊王姬杞伯姬宋伯姬書歸不書逆遣以禮而逆不以禮者也若鄫季姬杞叔姬鄭伯姬齊子叔姬逆歸皆不書逆與遣皆不以禮者

也說者謂昏姻常事得禮不書書者皆譏此有貶無褒之刻論非君子之心也○大昏之禮君不命使或曰命自父兄或曰命自君母然竊以其故考之則祭公逆齊姜受命魯侯原伯逆陳媯受命虢公晉侯鄭伯而齊人請繼室於晉叔向稱韓起之命以對此則父兄命使見于行事之明徵也若夫國母命使先儒雖有其言當時未見其事且律以陰道無成之義則昏姻大故豈宜成自婦人以啟晨鳴之禍哉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二年

單伯爲魯故如齊則比之內大夫而書行書至紀子帛爲

魯故盟密則比之內大夫而序莒子之上其先莒子也非以臣先君以內先外也後之不明者泥于大夫不先諸侯之義而以爲闕誤踈矣其字則以解怨息爭造福人國貴之也

夫人子氏薨 二年

國君備禮于妾母公羊左氏以爲母從子貴禮也穀梁胡氏以爲庶並嫡尊非禮也二端孰是曰先王制禮有直而行者有曲而殺者直而行者以伸情也曲而殺者以明義也情義兼盡而人道自此立矣今夫妾母之所不敢並者嫡母耳故嫡母在堂則妾母守故班而不爲屈以尊尊也所謂曲而殺也嫡母既沒則妾母備隆儀而不爲過以親親也所謂直而行也且夫先王之禮父在爲母期父沒爲母三年以父沒則母得以伸其尊耳夫父沒而母得以伸其尊嫡母沒而妾母不得以伸其尊豈得先王之禮意也抑又考之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則妾母之薨雖以夫人治喪未嘗以夫人祔廟夫祭不祔廟則葬不入兆是備禮之中仍有不敢盡備者存也豈至亂嫡庶之分耶試觀仲子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事春秋書之無譏詞可以知聖人之意矣

君氏卒 三年

仲子既曰子氏薨聲子又曰子氏卒則莫知其爲誰故變文君氏以別正夫人以明其爲隱之母公穀脫口存尹以爲周大夫尹氏豈知周大夫告喪皆以天王之命其見于經者曰王子虎卒曰劉卷卒名而不爵乃其例也尹氏之稱豈天子所以呼其臣哉○或曰姜氏與姜氏姒氏與姒氏皆不別何獨于子氏而別之曰彼皆各君正嫡各成其尊彼此不須相辟仲子聲子同事惠公則妾媵之班禮當別于正夫人以示辟尊之義且姜姒諸夫人皆書葬書葬則書謚故可辨也若二子者無葬無謚若不別之以氏百世之下孰知前之書薨者爲桓母後之書卒者爲隱母哉

武氏子來求賻 三年

古者當喪未葬稱子則武氏子者其父死未葬之稱也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今也上則奪人之親下則忘其親而爲人所奪孝治之風其衰矣乎

宋公和卒 三年

春秋紀喪內君曰薨外君曰卒據杜氏解則略外以別內耳而胡氏曰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上不請命故因其告喪特筆書卒以示貶黜之義穀按春秋之世下陵上替諸侯之不命者固多然其間特承天寵如晉之惠文魯之文成錫命于王者亦當不少而今漫無差別槩以不

命絕之庸吏舉法未必至此况春秋之明允乎其不可通者一也王子猛受命景王以主神器宜無可黜之罪而經於其歿也亦書以卒如使書卒爲黜則世嫡之悼王不亦例從其黜耶其不可通者二也孔子作春秋非徒託之空言將欲見諸實事故文之所褒王者所必賞也文之所貶王者所必罰也如胡氏說諸侯皆貶則是世有王者宜比春秋之諸侯而盡誅之矣治道去太甚豈宜有此其不可通者三也或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古之制也今以諸侯之尊而下儕大夫之列豈不亂名實耶曰崩之爲言專於天子薨之爲言專於國君至於卒與不祿未嘗不通於上下春秋詳內略外故於魯君則以國君之辭言之於他國之君則以上下通稱言之史體然爾而曲說以爲貶甚矣其費辭也○諸侯不生名以尊貴也死則名之以示別也如使列國之君生死皆不名則爵同文同百世之下且莫知其爲誰矣○禮記言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孟子始然則孟子以前魯之夫人未嘗不請命於周而况君乎特以魯君未嘗如周親受王又鮮有重使來錫故見於史冊者少耳

癸未葬宋穆公 三年

日月之例莫詳於公穀亦莫舛於公穀胡氏黜之是矣然

胡氏之說備則書日略則書時亦似有不盡然者何則春秋書葬八十二而日者十一不日者七十一如謂略者不日則自十一紀日之外皆不禮於先君耶恐其無是理也且遍閱全經日與不日往往有不可解者如外盟皆不日也而隱八年瓦屋之盟獨書日內盟皆日也而隱元年蔑之盟獨不書日諸侯出奔復國皆不日也而衛獻之出入獨書日內外之戰皆日也而長岸之戰獨不書日宗廟之祭十而日者七不日者三子卒三而日者二不日者一弑君二十六而日者十五不日者十一列國之災五而日者二不日者三外夫人卒六而日者三不日者三山崩一也

而沙鹿日梁山不日立廟一也而武宮日煬宮不日若此之類雜出不倫不得而詳其義也竊意年月日時所以紀事之遠近非理義所關故其詳其略一從乎史文而不革耳必於此求義例焉則鑿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四年

據左傳州吁告宋之詞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是衛人明推宋人主兵矣宋人主兵自應宋公爲首而胡氏曰衛人主兵而先宋蓋治惡先治黨與之法毅按治獄之法先首而後從首惡者服上刑從惡者寘輕典此天理人情之至也今曰治惡先黨與然則聖人治獄固先從而後

首也況史文主宋而後儒更而主衛非無稽之言哉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四年

傳於夏之伐鄭曰諸侯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於秋之伐鄭曰諸侯復伐鄭敗其徒兵取其禾而還是則舊史記注明以夏秋所書各爲一事而胡氏曰言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伐鄭之役一事再叙見聖人惡惡之情毅按春秋之文善善而惡惡善善則錄之詳惡惡則言之略其詳者如中國之書爵書名其略者如戎狄之舉號此在全經皆有成準今如胡氏說惡惡之詞繁而不殺非略言人惡之旨且理可以思而通事不可以思而造以思造事何以翊翼聖經耶○善治國者起禍於無形銷患於未然故經於違命之臣誅之常嚴而於弑君之賊貶之反略此非詳輕略重以爲天下事圖之履霜則易爲功憂之戰野則難爲力故去翬族以示戒欲使有國有家者辯之於早也

衛人立晉 四年

春秋立之最嚴公私其私者以一人之詞言之其公者以一國之詞言之尹氏立王子朝一人之詞也衛人立晉一國之詞也書之以一國之詞則衜之從衆晉之得衆其美皆見先儒之說曰書立以著擅置其君之罪不稱公子以

明其專有其國之非毅按立之爲言建置之義易稱建侯孟子稱置君其所罪者誰耶且列國之故率皆先定其君後告於王經文不見所譏何獨於衛之立晉而深罪之若夫晉之不稱公子此自史文從略耳朝之干命且不絕其王子晉之得衆乃獨絕其公子豈理也哉○記曰魯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孟子始則孟子而上魯之夫人無不命於王者而况君乎齊管仲以國高爲天子之二守晉鞏朔不列六卿而王室以爲未有職司則齊晉之卿佐無不命於王者而况君乎由是推之春秋諸侯謂不操廢置於王則有之若謂專有其國不復禀命恐無是理或曰他國則

不知矣魯之錫命書者殊鮮何也曰魯有卿相如周請命則書王有重使來魯錫命則書往者既微來者又微例不應書如以經所不書便謂其無則經所不書之事甚多矣將謂皆無其事耶○大夫之去族有舊史本略因而不革者有惡其犯禮去以示貶者此非親見國史烏知其孰爲舊文孰爲新義故毅於此等處一從左氏也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五年

庶子爲君者既奉嫡母配享妾母無祭享之所於是別築宮以奉之有宮以奉既伸嗣君之恩不配先君亦無並嫡之失故周立姜嫄之廟魯考仲子之宮皆是物也先儒之

說曰仲子妾媵立宮非禮不思仲子之主既不祔廟又不立宮將使牲醴之奠遠就園陵抑霜露悽愴僅存情思而足也下吏庶人猶知奉母而身爲人君乃使斷棄慈親不得奉一日之祭揆情度禮亦何忍乎後世議禮者執重嫡之義則欲斷棄慈親伸念母之恩則欲陵蔑正后二者皆議遂成決裂若使考宮義明則義不妨恩親不犯貴彼此之間庶幾兩得矣○六佾爲諸侯之舞考宮用六反正也而說者曰仲子妾媵不宜用諸侯之禮然則四佾大夫之舞可施於仲子之廟乎周祭姜嫄不用六佾魯祭仲子豈用四佾以此斷之紛紛浮言未可聽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七年

胡氏曰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僖公私於同母施及其子釀成異日之禍故變文書弟以示貶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毅按春秋之中國君之子皆稱公子而君之同母獨稱兄弟者明其親貴異於常倫尊禮友愛不可缺耳今胡氏以爲貶而曰同母兄弟非有加親夫天地無私以爲德聖人有等以爲施故一視同仁者理之一也篤近舉遠者分之殊也明於理一分殊之旨而王道舉矣人道尊父而親母以父爲尊則同父之兄弟義不容苟異也此喪禮所以同服齊衰也以母爲親則異母之兄弟

情不能强同也此春秋所以獨異同母之文也夫兄弟之親亦由父母而推之耳自父推之而見其同自母推之而見其異安見同母兄弟之不加親也且夫齊之年鄭之語衛之黑背皆非有寵私之實足以爲據所以云云徒以無知二適而疑及年孫剽篡立而疑及黑背又以齊年衛黑背而疑及鄭語爾疑而加人以罪豈慎刑不濫之遺耶

鄭伯使宛來歸祊 八年

諸侯祀封內山川泰山非鄭境也何以祀諸鄭曰先王建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則不必地主承其祭矣故泰山在齊魯之郊而使鄭人承其祭所以寵鄭也鄭不稱寵而擅予

人故直文書歸以著不敎

宿男卒 八年

胡氏曰周制君薨赴不以名春秋之書名乃孔子筆之以別太上也果如所言列國赴告既不以名史文紀載又不書名則諸侯之名固已無所考矣孔子筆之將奔走列國求其名而著於經耶抑裁諸聖心而自爲之立名耶且春秋之例凡諸侯會公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亦辟不敏也夫會同天下大故遠近皆聞則在會之諸侯雖後至其誰不知盟必稱名以告神則同盟之名雖不赴其誰不知猶

辟不敏今乃立定哀之世以筆隱桓以來二百年之君名不慮其誤謬耶敎謂此義不如從左爲長耳

公及莒人盟於浮來 八年

大國之卿例稱名氏有貶則稱人小國之卿例稱人有貶則文無所寄故浮來之盟莒人以卑抗尊而書之不異於常非不貶也無詞以寄貶也說者見其如常謂爲不貶過矣○公與小國之大夫盟其恥已甚何以不諱公曰諱恥自是史體非聖人經世之法故翟泉之盟及處父盟則諱公浮來之盟澶淵之會則不諱公同一出孫而僖則不書昭則書同一貶惡而澶淵之叔孫豹則諱救鄭之公子遂則不諱凡此之類一皆史文之舊孔子因而不革若以爲事同文異必求異義焉則鑿矣

無駭卒 八年

古者天子賜姓諸侯命氏姓以明其祖氏以辨其宗然則姓氏之賜所以別生分類非賜族之後卽爲世官也今胡氏曰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云云獨不思無駭既賜族而子孫未嘗世官耶故胡氏之譏世官是也而以賜族爲世官則非也

公薨 十一年

公穀云君弒賊不討者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然以事實

考之魯桓蔡景之賊未討不宜書葬而書葬魯閔宋閔之賊既討宜書葬而不書葬義例乖反斯皆不可强通也且人臣能弒其君必能擅其政能擅其政必能貶其喪故晉欒書弒厲公葬諸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齊崔杼弒莊公側諸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車是皆傳有明文彰彰可考者依此以推則阨于賊臣而不得成喪者蓋多多矣况有逆賊雖誅而國亂不能備禮者又有彼雖備禮而魯人不會者安得謂不葬之故皆歸罪其臣子也左氏于隱之不葬釋之以不成喪義足通矣○東萊有言隱公之禍起于將授之一言將也者是貪位顧

借之心見于言者也以毅觀之將授之言未見隱公之貪位以此爲罪不足以服古人蓋隱公自有不仁不智之大端足以招尤而取禍者惜乎呂氏未之及也夫善惡之不容並立也如水火氷炭然故好仁者必惡不仁好仁之深者必惡不仁之切此非作而致其情也仁者吾之心而彼以不仁傷之則逆于耳而怵于心勢有固然耳今夫桓之于隱親則弟也尊則先公之世子也以素所尊者而一旦忽聞戕害之謀則瞿然而驚勁然而怒蓋天眞之不自已者而隱公者方且徐徐焉曉以爲其少之言旋旋然示以吾將授之旨投之以戕賊骨肉之言而油然不逆于耳則

父子兄弟之情其薄不可勝言矣以此招讒賊之口而啟桓公之疑又何怪也且夫羽父者人之不可測者也殺桓之請言之不可諱者也以不可測之人出此不可諱之言則聽之而桓受其刃不聽之而隱受其刃不待知者而後知矣隱公於此既無愛親之仁又無保身之智坦懷相與不虞覺之議其後世之闇于事變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嗟乎自古家國之禍未有無故而然君子觀受禍之由則知起禍無形防患未然其道不可不亟講矣

桓公

公卽位 元年

或曰國君既葬卒哭已行卽位之禮而經不書獨書其改元之卽位何也曰卒哭之卽位續先君之終也改元之卽位正嗣君之始也續終者其事輕正始者其義重故舍彼書此以爲審已正統履端于此矣或曰十二公之卽位其或書或否何也曰其書此禮行也其不書此禮不行也行禮者國之常不行禮者君之變善讀書者因常變之跡而考校得失則可矣若謂卽位有無裁自聖筆以爲予奪則荒謬之論也○程子曰桓公弒隱自立不天無王之極也故書春王正月公卽位以天道王法而正其罪毅按桓雖有罪而繼隱居位以歿其身相繼有國者皆其子孫則其

成君于魯久矣爲魯人計者念隱之見弒則賊在必誅念桓之成君則法在必廢今爲臣者爲先君而治後君之罪則爲子者亦將爲祖而治父之罪耶且五始之書諸公所同而獨以爲天道王法治桓公之罪其亦鑿矣

鄭伯以璧假許田 元年

許田者魯所受以朝宿之邑周公之廟在焉爲人子孫而以先祖之廟予人是謂不孝爲人臣而有不共朝貢之心是謂不敬不孝不敬罪之大者故以璧假爲文諱國惡也若夫尋常田邑私相授受雖法所不予然與祊殊科故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則實錄而已矣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二年

兩下相殺但曰某殺某不曰其大夫而孔父仇牧荀息獨稱大夫者上係其君不別之大夫則若二君然故曰弒其君某及其大夫某以著其別

滕子來朝 二年

胡傳曰隱公末年滕稱侯爵此稱子者以其先鄰國而朝亂賊黜之也然元年春先滕子以會桓者非鄭伯耶二年秋繼滕子以朝桓者非杞侯耶此其黨惡之罪宜不在滕子下而何以得不貶也其春秋用法失平乎抑後儒說經者謬也且古之用法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今以一人黨惡

而罪及子孫不復稱侯忠厚之旨似不如此抑又考之杞成無禮則貶稱子杞桓用禮則仍稱伯大改過也滕之子孫豈無率德改行如杞桓之爲者耶而誅貶者終春秋之世是春秋固沮人改過矣然則滕侯何以稱子曰時王黜之不然則小國不立自貶以媚大國若戰國之衛也或曰春秋之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曰春秋之始杞薛侯也而其後降稱爲伯邾郳附庸也而其後進爵爲子是皆王者之予奪也是之不察而謂升黜諸侯王室不及過矣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二年

春秋之會未有言所爲者獨稷之會著其事曰成宋亂澶淵之會著其事曰宋災故皆本其爲會之初志以尤其後之不然也夫平亂者誅亂臣討賊子以伸大義而郜鼎朝納華氏夕立爲義不終恥孰甚焉或曰澶淵之會諱叔孫豹而貶諸侯之大夫則稷之會何以不諱公而貶諸侯乎曰會澶淵者魯大夫也會稷者魯君也大夫可以與于貶君不可以與于貶此其所以爲異耳

春正月 三年

桓篇之不書王說者謂桓公無王與桓王之不王然以宣之簒弒匿之不討賊與此日二桓等而經皆書王豈桓公無王宣公獨有王耶桓王不王匡王猶能王耶且春秋之

意誠在誅惡則宜終桓之篇皆不書王而乃元年二年則稱王十年則稱王十八年則稱王參差不齊何以爲解家氏諸人雖加附會義曲辭費𣪂無取焉竊意桓之無王直舊史之闕耳杜氏以爲不頒朔者庶幾近之

有年 三年

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故無年之書與民同憂有年之書與民同樂乃胡氏曰桓宜之行得罪于天宜得凶災今乃有年是反常也故以爲異特存之以按弒逆者公之惡年穀者民之命以一人之惡而欲天之奪民命以爲罰于怒爲遷于刑爲頗非仁人所宜有且曰十二公多歷年所

豈無豐年而不見于經是仲尼削之又曰桓宣享國十八年獨此二年以有年書他年之歉可知嘗考周禮計年之文曰豐年曰中年曰無年曰凶年有年者豐年也大有年者大豐年也非僅免凶饑之謂也如胡氏說似謂螽螟水旱之不災即書有年其亦不講于文法矣且朱子綱目起于周威烈王終于後周恭帝遥遥一千三百餘年而六書大有則春秋之二百四十餘年而兩書大有豈至獨見少耶而以爲削耶以此論之經之再書有年亦史文之舊耳非夫子特存二者而削其餘也然則紀異之云固不如誌慶之說爲得其實矣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四年

天子冢宰何以書名父在也父在則子何以名曰父在爲子君在爲臣曲禮曰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言不敢備尊貴之體以辟親也春秋取此義而名糾以明父在爲子使爲子者凡事不敢自擬于其父耳如胡氏說以聘賤爲貶則家父之來獨非聘賤乎何以得無貶也如杜氏說以攝父職爲貶則父官子攝耳豈得直稱宰耶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五年

立國之道時晦與晦時熙與熙未有時方不利而悍然妄舉者周自幽平以來天厭其德民慢其政時之不利愚知同知爲桓王計者念祖修德順時養晦庶幾中興之烈日月以幾而王一不怏于鄭與大師動大衆赫然六飛以臨之嗚呼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文武之業自是不復振矣

壬午大閱　六年

善爲國者備豫于無事之日而鎮靜于有事之年無事而備故人不能謀有事而靜故人不能測諸葛之思意安閑如不欲戰謝安之軍書旁午命駕遊山此物此志也魯桓即位至是六年簡蒐軍實略不一見而一聞鄭怒輒爾震慄失圖非時大閱無事則怡然處堂有事則茫然失著敵

人聞此其殆有所侮而動矣若胡氏傳以失時厲農爲譏則存亡大故不可拘以常期至于邵氏以爲天子稱大諸侯大閱其失僭則尤誤矣大閱者大聚車徒而閱之也諸侯而大聚車徒何僭之有

子同生　六年

子生不悉書子同生何以書以太子生之禮舉之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太子之生何以獨異其禮曰聖人制禮所以起漏于無形防患于未然故昏而親迎重其配于始也重其配于始而妻妾之分定矣太子生而異禮重其嗣于始也重其嗣于始而嫡庶之分定矣夫卑之承尊賤之奉貴

妾子其分而不敢越豈一朝一夕之故蓋辨上下定民志者其來有自耳不然始之不異其禮繼將習以爲常世嫡既無尊重之勢庶孽將有覬覦之萌堅冰馴至龍戰何及此破國亡家所以相繼也試觀貴聘賤逆而出姜不免于魯失位在卑而太子朱不終于蔡然後知聖人之慮所維持者遠矣

春正月己卯烝 八年

傳例曰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閉蟄以十月而周之正月則十一月矣失閉蟄之時故書乃先儒曰周禮烝以仲冬建子之月正仲冬也烝祭未爲失時此當以再烝見瀆書耳

毅按周居西都魯封東國各隨風候早晩以定祭期何必周禮卽是魯禮且大夫大雩求雨一歲或至再三不必皆書龍見之雩以起其瀆則宗廟之烝亦何必以正月之烝起五月之瀆耶杜氏又曰上限起于孟月下限至于仲月故周之正月得爲烝祭毅按郊以周之三月四月而郊則以失時特書何獨宗廟之祭則以孟月爲上限仲月爲下限其理不得通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八年

祭公之來何以不稱使爲逆王后來魯受命非成使乎魯也而胡氏曰命魯主婚而使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不與其使不思祭公之來若止命魯主婚則魯人受命先當如紀請后紀人許婚然後納采問名次第舉行迨至六禮既備遠者數年近者數月豈有立談之間遽往逆后民家娶妻未必簡易若此况王后之尊重耶此其不可者一也遂者繼事之詞非專行之文而胡氏曰遂之爲言專也不思祭公爲逆后而來則自魯如紀乃承王命以行專于何有而以爲罪此其不可者二也冢宰爲六卿之官卑也師保爲三公之官尊也卑者稱官以冠其爵况尊者乎而祭公之書不冠以師保則非天子之三公亦明矣而胡氏曰稱公者天子三公不思周公之裔世稱周公苟以公爲三公

則師保之官豈一族所宜世襲耶此其不可者三也然則祭公何官也曰六卿之官也天子娶后卿逆公監之禮也上公之尊而爲六卿可乎曰畢公公也而爲司馬毛公公也而爲司空虢公公也而爲右卿士皆以上公而爲六卿之證也今之傳尙書者皆以毛畢爲三公異于此所云曰據顧命之文召公稱太保毛畢二公不稱師傅則知毛畢二公乃以公爵而入爲卿非以師傅而加爲公矣而說者云云蓋亦互相沿襲未之思耳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十一年

突何以不言鄭忽何以言鄭曰仲執突歸以二事併告故

連書之繫矣于仲而不言鄭省文也鄭忽出奔以一事特告故別書之而以鄭忽起其文皆屬辭之宜耳而胡氏曰不以突繫鄭不當立也忽以國氏正也然嘗考之昭公元年去疾入莒氏之以莒展輿奔吳亦氏之以莒之二人者以爲皆正耶則非春秋一統之常以爲一正一不正耶則非胡氏氏國之例斯則不知說之何出矣大抵列國之故併告則連書特告則別書連書則文有所承而不必贅別書則文無所承而不得不詳其大致也屑屑氏國不氏國之間以爲邪正其失則鑿矣

許叔入于許 十五年

許者叔所固有則入許之舉亦復其舊物云爾非攘奪人有以自封者也今胡氏曰不告天子方伯求復其國而因亂竊入故書入入者難辭也毅竊以時事考之東遷以後王政不綱天子無復抑强扶弱之權大國無復救患分災之志是故匪風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下泉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式微旄丘刺方伯連率之職不修也以此推之當時之天子方伯其不能存亡繼絕亦明矣而必欲圖功于不成之地請救于不應之人雖曰禮有大常何必迂踈至此或曰天子方伯雖不能舉事未嘗不能發命復國大事不待命而行之非順也曰天下之事經之所不行者必有權以通之而事乃可濟故人子之禮稟命于父而舜以無後之故不告而娶君子韙之人臣之禮稟命于君而春秋之法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是豈不以經之所窮必有權以通其變耶今夫鄭人肆虐許公失守此天下之大憤也復文武之封紹先祖之祀此天下之大義也鄭人內亂兄弟互爭此天下之大機也見機而不赴得時而不爲以瞬息萬變之秋而必請天子方伯之命以舉事如或鄭人聞變增修守備內興榮陽之甲外連齊魯之師以臨許郊則遊釜之魚吾不知救之何以善其後矣且夫王者之封諸侯命曰守臣則敵至而

拒之已失而復之乃其守土之職王命所及無事于復請者今胡氏曰見伐者不得擅戰已滅者不得擅復則是世有禮義乃所以掣守臣之肘而助賊自攻也亦見其無稽而不足聽矣或曰何以書入曰入者自外之辭何以稱叔曰光復先業故稱字以嘉之

莊公

夫人孫于齊 元年

母之別有三曰所生之母曰嫡母曰繼母嫡母繼母合以義所生之母合以恩合以義者以其作配于父而尊之則亦以其得罪于父而絕之若生母之合以恩者有根心之

情無絕屬之道何則立人之道莫先報本本之旣戕而曰
以伸大義天下豈有無本之義哉文姜爲人妻妾而與謀
弑夫罪固不赦然自莊公言之猶是生我之母也生我之
母而可繩以法乎故夫人之不稱姜氏絕齊于夫人也非
絕夫人于魯也姜齊姓夫人魯爵如先儒說欲絕文姜于
魯則宜削去夫人以示義而乃去齊姓存魯爵斯其取義
不旣反戾耶或曰別生母于嫡母繼母其有稽耶抑創爲
之耶曰儀禮喪服章嫡母繼母在父之室則母之不然則
否若所生之母雖已出已嫁猶喪之期年也是知生母無
絕道古訓然矣或曰父戕不治何以慰在天之靈曰母雖

有罪可以居子之室妻旣有罪不可以入夫之廟故爲之
節者奉養終身以伸嗣君之恩而別葬別祀以存先君之
恨情法之間庶幾兩得漢之呂后唐之武后皆當以此斷
之

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二年

慶父與莊公天屬也而又無罪惡可見天屬則情不忍疎
無罪可見則知不及料疎之不忍料之不及慶父固居然
貴戚也國有大命奚爲而不任之乃先儒之說以莊之任
慶父與隱之任翬同譏不思羽父無君已暴行路而隱公
晉然弗知戒備故去翬之族以譏公之闇若公子慶父有

同氣之親無陵上之罪所謂履霜堅冰者未見其形而逆
億以爲詐不信可乎故莊公之任慶父隱之任翬同事異
情未可以一例論也或曰國之貴戚而握兵權者三十年
識者所以寒心曰必謂同姓骨肉不忍操戈耶則蕭鸞高
湛何以絕武宣之世必謂異姓疎遠不敢染指耶則王莽
桓元何以移漢晉之鼎故人君之職在乎選賢與能分別
邪正而已今以慶父篡弑遂疑貴戚之不可專兵則嬴秦
之尺土不王曹魏之朝覲無路又足法耶夫周公以管叔
監殷而王室幾搖厥過不細然孟子爲之原心曰周公弟
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今以慶父未形之惡而

欲莊公逆探其情而不任以事此離親塞道之論不可施
于天下國家也

紀季以酅入于齊　三年

季者紀之公子則宜書名竊邑外附則宜書叛春秋于此
易名以字具叛以入若深取于季之爲者其意何居曰季
之入齊志在存祀非竊地以求利也志存宗祀則背國外
附可乎曰齊人强大不可敵矣紀人微弱不可救矣紀侯
不能下齊其志又不可回矣季意齊師一旦壓境恐欲爽
于附庸而不可得也故乘齊人之未舉而以酅入齊庶幾
先祀不絕社稷有奉蓋雖竊邑之迹有似于叛而要其慮

之所及爲已遠事之所全爲已大矣夫天下國家之故至于勢不俱全則必權其輕重以定取舍是故古之人以民故而變置其社稷知民之重于社稷也以社稷故而變置其君知社稷之重于君也然則紀季之舉以宗廟社稷之故不得已而專行知輕重矣所謂變而不失其正者歟先儒有言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其謂此類也夫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七年

周昭王十四年恒星不見佛書以爲釋迦降生光明所照此僞妄之說也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及此年恒星不見

史皆無占先儒之說或謂法度廢絕之象或謂伯統方作之祥曲說費辭君子不取焉○星隕如雨據劉向說蓋庶民流亡之象列宿貴臣也小星無名者庶民也隕墜如雨則流散而已矣○災異之來所以譴告人君而其占驗則或取諸時日或取諸分野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或在中國或在四夷或事出常理之外非星學所能測故傳中或占焉或否焉闕疑所以致愼也後世經儒每事必占每占必附其事或曲而難通或泛而不切皆經學之蠹也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善讀者闕疑而愼言其餘足矣必欲無疑之可闕焉則穿鑿而已矣

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八年

經文高簡凡內外之命皆不言其所爲其言及所爲者如公子買不卒戍言非其罪也如伐楚以救江次郎以俟陳人蔡人則直史文偶詳因而不革孟子所謂其文則史者耳先儒之說曰次以俟貶其無名妄動不思名之無繫于所伐不繫于所俟方俟同事何遽見兵出之無名耶且二百年中臣抗君子圖父反易天明者不知凡幾而獨于次郎之役特筆示貶豈理也哉○夫子作經以明大敎故筆削所及必有關君臣父子之大者也至于月日有先後文辭有繁簡因史而已以爲不足用吾筆削也先儒說經者

每事皆有是非每人皆有予奪每字皆有取舍所謂小言詹詹者爾聖人作經大綱正而萬目舉亦奚用此屑屑爲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九年

子糾何以不繫齊曰上連伐齊爲文從其省也小白何以不從省曰上爲魯事下爲齊事其文不得相屬故別以齊也糾何以稱子二名也子糾小白何以不稱公子史略文也鄭忽突曹羈赤莒展輿去疾皆不稱公子其明証矣乃胡傳曰糾不稱子不當立也小白繫齊宜有齊也又曰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穀梁子之爲言喪主之稱既未柩前卽位子之稱何爲來且小白稱子耶而以糾不稱子

謂爲不當立之文其誤一也又按左氏之經于納曰糾于殺曰子糾參互相考則知納糾之不稱子乃公穀闕文爾而必從其闕而不從其備其誤二也且子糾兄小白弟三傳管子荀子史記皆同胡氏不取乃獨取薄昭一言以爲桓長而糾幼夫薄昭何人也而以其言易千載之舊文其誤三也○糾桓長幼載在諸書斑斑可考而先儒曲信僻說以易二人天倫之舊推其意蓋以孔子仁管仲而斥召忽以匹夫之諒不得其解故意桓長糾幼則仲之改節猶得自解于徙義也自穀論之管仲之不失爲仁爲審于君主之辨而長幼之序其小焉者也古之典訓諸侯曰君大

夫曰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管召者君命所使傅公子其于公子主之也非君之也事主以勤展布四體足矣奚爲而以死殉之是以管仲之言曰夷吾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而家語載孔子之言亦曰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也據此則不死子糾確有依據非求生以害仁者比矣或曰管仲不死子糾可矣回面以事其讐于義曷取也曰事至兩難則酌輕重以取中所謂權也以君與天下之民較君爲重故釋君之讐建民之利則所得輕而所失重雖勛猷蓋世而不免爲罪人也以天下

之民與主較天下之民爲重故濟民之生忘主之怨則所失輕而所得重雖非剌叢集而不失爲仁人也然則仲之相桓以天下大利而釋未成君之讐知輕重矣豈得執常格以相律耶或曰桓公負殺兄之惡而管仲相之可謂不擇主矣曰三代而下其無過者未必有爲其有爲者未必無過故士之擇主者亦取其不弒君父而已小小得失未能細繩王魏不死建成而相太宗亦此類也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年

胡氏曰內不書敗諱恥也乾時不諱以與讐戰雖敗猶榮也自穀論之王者用法必原心以定賞罰春秋立文必稱

情以制襃貶今也齊雖仇讐之國而魯師實爲納君而與稱情以立文得免譏貶幸矣何至用復讐之例而爲無道生色耶或曰不如是則喪敗之恥何以不諱曰誌喪敗所以明示人君使知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也然則諱恥之說非與曰諱恥之說不必非但所以諱之者自有淺深之準耳春秋之義恥之大者沒其事而不書若隱閔之弑桓公之戕僖公之執其事皆不見經之類是也恥之小者著其事而沒公以爲諱若此年乾時之戰及文二年及處父盟皆不稱公之類是也然亦有不當諱而諱者如僖公之遜于邾叔弓之敗于費皆諱而不錄

此則史文之舊孔子因之而不能益耳非春秋之義例也如謂國家失意之事必當刪棄不錄則充其諱敗之類必將上啟人君好諛之心下杜忠臣陳戒之口此秦人所以作誹謗妖言之律者而誤以解聖人之經可乎

公敗齊師于長勺○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十年

子糾爲兄當立也小白爲弟不當立也自魯言之忘父讐而爲齊立君誠可罪矣自齊言之則納當立之公子以安定其社稷何徼罪于太公丁公而再三用兵耶長勺乘丘不稱侵伐惡無辭爾或曰始入魯境未及撻伐而已遭喪

敗故不稱侵伐其義亦通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年

胡氏曰奔不書名已無取滅之罪爲横逆所加爾敎按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義與國君共存亡者也故守土者內則修德以固本外則秉禮以睦鄰不幸被兵則當效死勿去以殉社稷此有國之定理也若譚子者事大無禮自取滅亡又失君死社稷之義夫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與謀尚爾況身自爲主者顧可見其危亡而去之耶斯人斯行而猶曲爲之解則後世守令委印棄城者無責焉矣然則何以不書名曰失地名滅同姓名春秋之常例譚子不名則史失其名雖欲益之而不可得耳以缺略不全者而曲說以爲聖人之褒貶此春秋所以日晦也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十三年

齊諸侯也會盟征伐天子之政也諸侯而行天子之政于義安乎曰據左氏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又據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然則諸侯之受命爲伯者可以攝天子之事自古爲然矣齊太公成王之命伯也主會盟專征伐太公之舊職也以太公之舊職而桓公修之孫率祖職乃其常爾且夫上令下共者萬世之常

分也濟世安民者一時之大利也分可安則貴有以守其經利可建則貴有以達其權是故成王幼弱則周公行王事以靖四方權也平王東遷則孔子取王義以治亂賊權也是皆志存利物變而不失其正者也夫周公冢宰也而可以攝王孔子匹夫也而可以攝王然則齊桓晉文以諸侯而攝王奚爲而不可曰仲尼之門羞稱五伯其義何居曰仲尼之所惡于五伯者以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非惡其主天下之政也試觀召陵城濮春秋書之無貶辭而聖人之情見矣

齊人滅遂 十三年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是故虞帝舞干而有苗來賓文王修教而崇侯歸命王道養人以善所以服天下之心也今覩齊侯于譚遂未至不知自反以增修其闕而遽焉興師暴滅其國所謂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者果安在耶荀卿所譏先詐力而後仁義其謂此類也夫

齊人殲于遂 十七年

遂人一不會于北杏而遽以社稷爲墟則無字小之仁民心未悅而强取之不虞人之議其後則無料事之知不仁不知則殲遂之禍乃其自取焉耳書曰齊人殲于遂所以

示反身自責之方也亦所以著恃强不義之戒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二十二年

陳殺世子何以不目君殺之罪以非君父之私意故以國討爲文也御寇何以不稱世子從赴也死非其罪則正世子之名以著戕害國本之惡如得其罪則或稱世子或稱公子非義所關亦從赴而已矣

蕭叔朝公 二十三年

兩君相見成禮于廟所以崇敬今叔之朝不于廟而于野則不敬主公之受朝不于廟而于野則不敬賓賓主相瀆不如已之爲愈矣昔齊莊公弔杞梁之妻于路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齊侯弔諸其室君子以爲禮蕭魯二君曾不如婦人之知禮也其何以師表萬民耶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二十四年

夫人何以不書至曰夫人至魯久矣與公有要稽延而未入耳故變文書入以著其實而夫人之女德不貞莊公之夫綱不正皆見一斑矣○至者不日而夫人之入獨日亦以異之之故

陳侯使女叔來聘 二十五年

先儒曰女叔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齊晉無命大夫蓋强大而專命爾穀嘗考齊管仲平戎于王王禮之以上卿辭

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夫二守繫之天子則國高二族世受王命以司宗祏顯然可見晉鞏朔獻齊捷于王王曰不使命卿鎭撫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是時朔爲大夫而王曰不使命卿未有職司又其昭然無疑者齊晉正卿皆命于王鄭宋魯衛可以例推而必祭仲女叔始爲天子之命大夫何其無據也曰然則女叔何以不名曰大夫稱字于例爲嘉至其所以取嘉則史冊散落莫得究其本末也曰杜氏以通聘結好爲解是耶非耶曰通聘結好列國常事獨嘉女叔于義無取杜氏求其故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耳

曹殺其大夫 二十六年

春秋之例君殺其大夫則稱國如鄭殺其大夫申侯晉殺其大夫里克之類是也大夫殺同列則稱名氏如王札子殺毛伯召伯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類是也賤者殺大夫則稱盜如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盜殺陳夏區夫之類是也此三者例之常也其有身犯名教國人不與者則雖見殺同列與賤者亦用國討之文此則聖人之書法而非常例矣或曰大夫例稱名有所嘉則稱字今此曹之大夫旣不名又不字其義何居曰文公二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然嘗考之于經以

爲衆者不名耶則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何以解焉以爲無罪者不名耶則陳殺其大夫洩冶何以解焉是皆推之以理而不可通者也竊意曹宋大夫所以不名蓋以歷年久遠文字磨滅不然則死亡衆多告者不詳其名史官不得而益之也如以是爲聖人之書法則無名無字無氏無官使千載而下茫然不知無罪者之爲誰則滅人之名而已豈所謂揚人之善者耶○或曰春秋之中凡殺世子母弟不以其罪者必目君以首惡誅其志也殺其大夫不以其罪亦可誅矣何以不目君曰世子母弟至親也而殺不以罪不仁之至故目君以甚之大夫之視世子母弟則有間矣故不計罪之有無而槪衆以國此詳親略疏之旨也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二十八年

胡傳曰以衛主戰者罪衛人之逆王命也毅按衛人逆命誠有罪矣而以主戰爲罪衛之辭則有不盡然者春秋書戰之例以內及外以大及小以尊及卑間有以主及客者上連侵伐文法宜爾也說者以主戰爲譏貶豈好戰樂戰皆在尊親之列耶且綱目所書王官討賊皆以王官主戰如胡氏例亦釋賊而罪天子之吏矣

僖公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元年

春秋大義君不後于臣大夫不後于微者今此聶北之序曹伯後于二師蓋伯者以意爲之經文不革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者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元年

立國之道三綱爲本三綱苟正天下事次第擧矣齊桓創覇未能經綸大經然擧其事之可稱者如殺哀姜而夫婦之義明拒子華而父子之誼篤葵丘下拜而君臣之禮正功在綱常沒世不泯夫禮義之在人心雖經陷溺未能遽亡苟有大力者爲之拯其衰俗示以經德則翻然悔悟之

機有如火然泉達而不自已者王跡既熄亂賊肆行人心之良日以晦蝕然賴此數事綱常粗立自是以後上有所循以爲賞罰下有所據以爲議論耳濡目染未能遽革則百年之間所以靖亂而造福者不可勝數矣是以孔子稱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不知其功在綱常也而猥以攘楚爲受賜之實不思盂之會盟主受辱穀之戍伯國見逼楚之暴橫即在桓公蓋棺之日將何以施于數百年之後耶○齊人殺哀姜以爲父母討女耶則既嫁從夫當歸其事于魯以爲踰王討列國夫人耶則同位不相刑當歸其事于周不

歸周魯而苟焉舉法以快一時之忿未爲協義然誅一淫亂之女而天下之亂人知懼則所全爲已大矣是以君子賢桓公

楚人伐鄭 元年

楚入春秋稱荆自是改稱楚說者曰荆者州名楚者國名州不若國則改荆稱楚似屬漸進而阻兵安忍殊不見其可進也則何說也且吳越之僭亂與楚人等而經不曰揚人重責楚而輕責吳越參差不倫非聖經所宜有然則楚之稱荆其義何居曰荆其本號楚其改名試觀魯頌作于史克其時未有孔子之春秋而其文曰荆舒是懲則荆之與舒同爲國名較然無疑以是爲據則知州舉之說作僞于公穀濫觴于諸儒而非春秋之義例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元年

莊於文姜僖於哀姜同然有罪未討而得失相懸蓋文姜者生母哀姜者嫡母絡生母之養是謂敵恩仁孝所以自達也請婦嫡之喪是謂廢法愚衆所以不振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四年

王者反己增修德教而人自服霸者責人窮極兵威而彊

不順齊桓定霸躬主夏盟宜諸侯之親附已而陳大夫爲謀不臧竟欲陷之危地此雖陳人過計亦以桓德未孚無以結其心爾不知自反其闕以爲柔服人心之計而執焉伐焉侵焉若不勝其忿者于此見桓之恩淺而量不宏矣胡氏謂其厚責人而不反己又謂楚方受盟志已驕溢其知言哉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五年

國有大命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衆議僉同而後舉事所以示無私也況國本所在豈有偏聽房帷輒加顯戮之理申生在晉久係人心縱其有罪猶當進卿士庶人而博議之

而獻公以一婦之私遽興大難遂使當局者切厲劍之思旁觀者騰進俎之誘故書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言出一人之私欲而非公討也所以惡晉侯而垂戒來世者深切著明矣○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愛人以德者成就以萬世之名愛人以姑息者鴆毒以一日之欲名莫尊于仁親欲莫汙于燕女申生愛父不傷所私而忍使主皂之身被誣以死愛則至矣所以愛之非其道也故君子之于太子哀之而已若曰以死順親可以勸天下之爲人子非知道之言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五年

朝會國之大禮非婦人所當與杞伯姬前會莊公于洮業已非事今又以子朝魯甚哉其陰凝也夫世子外朝不以君命而制于母夫人亂端見矣且非禮之敬君子弗受魯號秉禮而與無君命者周旋朝亡非所以訓子臣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八年

禘禮之行說者紛紛殽嘗會衆說而折其衷以爲魯之用禘者其別有四曰大禘曰時禘曰吉禘曰散禘家語曰禘者五年大祭之所及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注以爲一禘一祫而周官制度亦云月祭象月時祭象時三年之祫五年之禘象閏魯有禘無祫又不當三年一禘使盛祭反數于天子則魯之禘祭當五年一舉而已毀未毀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乃其事也此大禘之行于五年者其一也明堂位曰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孟春季夏以夏正言郊爲魯之歲事而與禘對舉爲言則禘之在魯每歲太廟一舉也然明堂位又云夏礿秋嘗冬烝而不言禘者蓋每歲建巳之月特禘周公于太廟分礿羣公于其宮此時禘之行于每歲者其二也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傳曰速也注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而吉祭故書以示譏僖公元年哀姜薨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注曰

禘行于喪制之終八年始行異常也以是爲據則魯喪既終新主入廟蓋亦特禘于太廟矣此吉禘之行于免喪者其三也昭公十五年經書有事武宮傳以爲禘定公八年經書從祀先公傳以爲禘于僖公昭公二十五年傳又有禘於襄公之文羣宮非行禘之所而經傳屢書其事則魯人有非常祈禱及別立廟之爲者又移用禘禮于羣宮矣此散禘之行于有故者其四也或曰分之所在不可以一毫僭周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于義安乎曰建非常之功者宜享非常之禮故伊尹有王功于商而太戊葬以天子之禮周公有王功于周而成王賜以郊禘之重祭此皆

哲王之令模報功之盛典推情度理莫得而非之且魯用王禮仍有不盡同于王者以外祭言之則有啟蟄之郊而無冬至之郊以內祭言之則殷祭有禘而無祫時祭有夏礿秋嘗冬烝而無春祠太廟天子明堂則同于天子之堂而不同于天子之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則同于天子之制而不同于天子之名是則參用王禮者所以彰其功而不盡同于王禮者所以別其分由是言之周魯賜受未至上下無等也或曰周公有大勳勞其用王禮宜矣羣宮而僭用焉于義何取哉曰羣宮而僭用天子之禮是誠不可然僭妄相承其來已久今無譏矣故經于羣宮

之僭禘錄實而已不見所譏切也或曰宋儒之論謂魯人禘文王于周公之廟其說然乎曰據明堂位之文言禘周公矣不言禘文王也據雜記之文言有事于祖矣不言有事于祖之所自出也又據左氏傳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凡蔣邢茅臨于周公之廟註曰周廟文王廟也是則文王在魯已有宮祭常所矣文王有所乃使去其所而就宮于周公之所可乎由是推之魯之用禘亦用其儀文度數而已不與周之禘所自出者同列也或曰左氏傳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獨不及禘何也曰大禘象閏有定年而無定月吉禘散禘非歲事之常不可以時言唯時禘有定年定月而魯人行之未嘗失時經所不譏故不發其例云爾或曰明堂位有夏礿而春秋所書止有秋嘗冬烝豈史文闕略耶曰史冊之制書其重者礿祭之禮犆而不祫儀物微薄故略之而不書此亦如四時之田止及蒐狩夏苗秋獮不必槩見于文也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九年

里克當國家多難之際進不能直諫以糾違退不能潔身以去亂則尸祿不義君生不敢犯其顏君死乃忍衡其命則倍死不仁況奚齊受命先君以主宗祧非篡立可比里克何人而敢犯之書曰里克殺其君之子言出一人之私

欲而非一國之公討也其所以罪里克者至矣

諸侯城緣陵十四年

胡氏曰齊城三國而書詞不同於邢有救患之義無封國之嫌故再序三國之師緣陵專矣故書諸侯而不序楚丘尤專故沒諸侯而不書今按楚丘之役既亡而封責以專擅義或有取若夫緣陵則以淮夷病杞遷都辟難比之于衛固無亡滅之迹比之邢并無奔潰之患安然獲其國家以往未嘗亡也封于何有未嘗封也專于何有胡氏見其略而不序也因加以專擅之名安所考據乎然則三役之書何以不同若是曰左氏有明訓矣于邢曰凡侯伯救患

分災討罪禮也于楚上曰不書所會後也于緣陵不書其人有闕也

沙鹿崩十四年

春秋之例凡書都邑無關意義者皆不繫國省文也山川亦然故沙鹿梁山不繫晉國自常例耳杜氏以爲災害繫于所災所害孫氏又以爲天下之異皆失其旨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十五年

春秋紀兵之例以伐戰并告者旣書伐又書戰若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是也告伐不告戰者止書伐若文十一年楚子伐麇不書防渚之戰是也告戰不告

伐者止書戰若是年晉秦戰韓不書秦伯伐晉是也今胡氏曰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然則泓之戰楚于盟主而經不書伐長岸之戰吳陵上國而經不書伐亦豈專罪宋楚而阻兵伐人者反無罪耶

公子季友卒十六年

公子而錄字以卒者三季友也仲遂也叔肹也自公穀言之則曰稱字以卒賢之也然公子遂殺嫡立庶罪大惡極而反得書字世固有弒逆之人得列于賢者耶自劉氏胡氏言之則曰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稱氏以卒惡時君之私也然無駭之賜族矣而子孫未嘗世官則賜族之典亦俾世祿仕者世祿先王之命典豈得以此罪時君之私耶唯杜氏解以爲時君所嘉書字示寵者庶幾近之

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二十二年

宋公以喪敗之餘而能合諸侯以伐鄭似非一籌莫展者然語曰前車覆後車戒又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宋公本不度德不量力取敗于盂則開釁速戾之端宜其惕然爲戒矣今又不自量度與楚爭鄭是蹈覆轍以自禍也且夫諸侯之服懷德而畏力德不足懷力無可畏鄭之至楚蓋亦無怪其然而宋襄不知自反遽與問罪之師所謂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者固如是耶夫覇者之興雖未能以善養

人然修禮信以屬諸侯從簡書以恤中夏猶有從容感喻待人自服之意未有立談之間威力相脅遽主諸侯之盟會者也宋襄小器苟欲速成文德不修戎車歲駕以此辱國喪師非不幸矣

天王出居于鄭二十四年

民物重乎兄弟重乎曰民物所疎兄弟所親則親者重兄弟重乎天祖重乎曰兄弟所卑天祖所尊則尊者重輕重之數明則取舍之分決是故管蔡逆節周公致辟非不愛也義起于敬天尊祖則得罪天祖者不得以私情苟赦爾子帶啟戎襄王違難念切先后寧使諸侯圖之相其存心

不可謂不厚然獨不思嗣登大寶所受者天命所守者文武之祀乎天命非母后所得衡文武之統非孽弟所得干今帶召狄伐周覬覦神器則以大義而絕其親以王法而治其罪事在不疑而襄王者以先后之故不忍討帶而違其難是不忍傷母后之心而忍棄上帝之命不忍誅支庶之弟而忍覆文武之宗也夫棄上帝之命者天絕之覆文武之宗者祖絕之天祖棄絕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厥後晉文成功子帶授首亦邀天之幸故周宗得以不滅耳設也晉師遷延而不出或師出敗衂而無功狄人得志遂據京邑吾不知襄之何以善其後矣春秋之例凡自周無

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言王之自絕于天也書曰周公出奔晉言周公之自絕于王也○國君繼世命曰守祀故國亡君死之正也其或事會交迫姑紓死以待其後亦不得已之權計若之何愛賊不討束手奔亡棄宗社之重于不問也若襄王者所謂溺于小仁而忘大義者爾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二十六年

胡傳曰諸侯之祀無過其祖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坐此見滅非其罪矣今按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則二祖之祀于夔也其來已久至是乃放而不祀耳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夔子何人輒敢廢其先世之常祀乎且夫念舊德而封者必追遠祖而祭故秦祀柏翳楚祀祝融蓼六祀皐陶顓臾須句祀伏羲此皆傳有明文彰彰可考者何獨至于夔而曰無過其祖哉由是言之楚之滅夔不爲無罪而胡氏之論失之無稽矣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二十九年

胡傳曰王臣下盟列國則上替諸侯上盟王臣則下陵是以皆貶穀意不然王官者天子之內臣也諸侯者天子之外臣也以天子之內臣與天子外臣歃血要盟翼戴天子亦古者同寅協恭之義烏覩所謂上替下陵者哉且僖之

八年王人嘗與盟于洮矣文之十年蘇子嘗與盟于女栗矣成之十七年尹子單子同盟于柯陵襄之三年單子嘗同盟于雞澤昭之十三年劉子嘗同盟于平丘定之四年劉子嘗與盟于皐鼬矣凡此之類皆王官也皆下盟也而經文不昇所譏則翟泉之盟何以得獨貶耶或曰王官盟諸侯義所安也王官承王命以盟諸侯則義所不安也試觀諸侯之大夫承君命以會盟者皆與君盟無異則王官承王命以與盟亦無異于天子之親盟矣君臣同盟豈可以訓此所以爲下陵上替之說也曰諸侯之大夫承君命以會盟者必稱君名以告神故與君盟無異王官與盟必

不稱王命以告神則歃血約誓亦王官自爲主而已王官自爲主又豈有天子與盟之嫌耶然則翟泉之盟何以皆貶曰在禮卿不會公侯卿會公侯則亢公侯會卿則卑是以人諸大夫惡其亢也諱公不書恥其卑也或曰諸侯之卿不敵公侯宜矣天子之卿六命賜官以敵公侯夫豈不可而何王子虎之併與于貶也曰周官之制天子內臣唯三公稱諸侯得與外諸侯同儀孤卿以下從其殺則知天子之卿視公侯以爲不敵不得相會也而王子虎者憪然以卑當尊亂常失序故併貶之以正班爵之義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三十一年

或曰魯郊行于何時曰家語云周之始郊月以冬至日用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也孟獻子亦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據此則魯人之郊月以啟蟄日用上辛禮之正也或曰如是則日月有常矣何以卜爲曰人事之宜雖曰有常然不敢以此必之于神故須卜以決之尊尊之義也或曰上辛不吉則如之何曰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又不吉則卜四月之上辛矣或曰公穀之傳以爲郊日專用上辛今曰卜及中辛下辛亦有稽乎曰專用上辛則一月止須一卜今觀春秋三月上辛爲卜郊之始至四月而已歷四卜五卜則郊日之不必上辛曉然可見且定公之辛亥哀公之辛巳上辛也成公之辛丑中辛也此一不必上辛之一驗也或曰郊以寅月則其紀郊牛之變始于子月何也曰帝牛必在滌三月未及三月不敢以祭所以致潔敬也子月牛傷則改卜之牛至卯月而後可用重其妨郊故謹而志之也或曰牛一也其或曰牛或曰牲何也曰左氏云牛卜日曰牲則牛者未得日之稱也牲者既得日之稱也或曰不郊一也其或曰免牲或曰不郊何也曰穀梁氏云有變而不郊則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又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

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然則縱牲于南郊者書以免牲不行此禮則但書不郊而已或曰郊有三望是將何祭曰公羊氏曰太山河海也杜氏曰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也然書曰望于山川則分星之祭不可以言望而周禮以祀四望祭山川別而爲二註曰四望謂五嶽四鎭四瀆則四望乃嶽瀆之盛祭非所遍施於封內之山川也故毅意杜氏之說不如公羊之說爲得之或曰太山河海不皆在魯封內其祭之也義何居曰公羊氏云太山之雲不崇朝而徧天下河海潤于千里夫魯郊起于祈穀則岳瀆之神有能興雲雨以及魯者其因祈穀以享之不亦宜乎或曰卜

郊不從郊牛死傷公穀以不郊爲禮左氏以不郊爲非禮爲公穀之說者曰禮時爲大過時而郊不敬莫大焉爲左氏之說者曰禮不卜常祀卜常祀是廢歲事也其說孰長曰是二說者非末學所能定也然竊以其私揣之鬼神之享享于克誠誠之未至斯神怒而不歆其祀卜郊不從郊牛死傷可謂不歆矣不以此際恐懼修省竭誠繼卜以祈神之終享而頑然廢祭而不舉是何異于父怒而不食而子遂不復供食者乎故當郊遇變增修改卜似于情理爲允愜耳或曰郊祀之重不以其時可乎曰時至而儀物不備人之罪也儀物既備而鬼神不以時歆鬼神之意也鬼

神之意又何不可之有故成十九年九月郊以未得吉日歷十餘卜而過其時者也定十五年四月郊哀元年五月郊以帝牛在滌未及三月而過其時者也夫四月五月可以郊則因牛死而廢郊者非矣九月可以郊則因不從而廢郊者亦非矣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三十三年

殽之役左穀之經曰敗秦師于殽公羊之經曰敗秦于殽秦非戎狄而舉之以國此公羊氏之闕文爾而胡氏曲爲說曰叛盟失信以貪勤民狄之道也夫殽之師誠不義矣然衛其罪之輕重則助臣抗君如莊五年五國之伐衛乎助子拒父如哀三年國夏之圍戚乎彼以常錄此以狄擯聖人用法不宜若是失輕重也且三人占從二人言衆之可信也今胡氏說經獨舍二而從一又不稽諸春秋之通例其亦誤矣

文公

公即位 元年

杜氏曰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依此爲解則公之當喪即位原無可疑而胡氏曰凶服不可入宗廟衰經又不可既成而復易則告廟臨羣臣宜出冢宰之攝行又曰商書太甲元年伊尹祠於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謹嘗考之康王冕服以受顧命魯公毀衰以征徐戎王制亦云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是衰絰之服既成復易者禮所恒有而曰一成不復易孰爲之耶孰傳之耶此其不可通者一也書曰伊尹祠於先王是相臣涖事也又曰奉嗣王祗見厥祖是嗣王主鬯也又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是太甲告廟既畢始臨羣臣始命百官聽伊尹也如使告廟臨羣臣悉出伊尹攝行則經文不得云嗣王見祖而百官總已以聽冢宰竟出伊尹自命矣此其不可通者二也賞罰號令諸事可攝唯告廟臨羣臣此事獨不可攝以其爲正始之盛禮也如使正始之盛禮而冢宰可以攝行則冢宰固已儼然正位矣履霜始疑何所不至此其不可通者三也春秋爲

正名之書故非公者不謂之公非王者不謂之王今也冢宰攝公假之爲公然則諸侯攝王亦將假之爲王亂名傷教孰大於此此其不可通者四也凡若此類不敢苟爲附會也

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二年

諸侯用兵王法所禁然孟子曰敵國不相征不曰敵國不相應則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者未可與加人之兵同類而共譏之也今胡氏之言曰不義見加宜告天子方伯若遽然興師與戰是以桀而攻桀然則道路壅絶使命不通或使命雖通而救援不至者皆宜坐而待斃矣且晉自文侯以來彤弓玈矢糾逖王慝司馬九伐實委重焉而今兵加於己乃以擅戰爲譏貶未知其可也抑又聞之諸侯有患諸侯救之禮之大者也今如胡氏之言見伐者不得擅戰況在鄰國而得擅相救乎見伐不戰聞難不救以危急存亡之秋而必待天子方伯之赴難然則狡焉啟疆者豈不得志古人當不若是也然則何以晉及秦曰尊卑之等也春秋之義不以卑及尊不以小及大不以外及內○或曰胡氏之例凡書救者皆善之豈以鄰救爲不可耶曰王國之戰所爲者宗廟社稷也鄰國之援所爲者兄弟甥舅也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得一戰解圍以兄弟甥舅之輕

乃可出師赴難此不知於義何取者也然則推戰之法則鄰國不得相救引善救之例則王國可以出戰今也嚴其法於王國而寬其責於鄰國豈天下之通論耶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二年

帝王相繼謂之天序天序既定廟制因之先君爲昭後君爲穆叔姪無躐位之文兄弟無同室之典非亂人倫尊天序也僖爲閔之庶兄文公躋之夫亦長幼之義而左氏譏之以爲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穀以爲先禰後祖國語以爲非昭穆是知兄弟繼位一如父子上躋固屬亂常並列亦嫌偪上故帝王傳天下之法二曰世曰及立宗廟之法

一曰世世者一昭一穆從父子之列而已矣或曰兄弟不異昭穆自魏晉以來皆然三傳國語先儒多非之者今曰兄弟異列其詳可得聞乎曰先帝君也後帝臣也君如父臣如子子不可以並父臣獨可以並君乎且兄弟相繼以本生之屬而並先君則尊屬繼位者勢必以本生之屬而並先君之祖考此乃唐宣宗所以撤四廟之主明世宗所以躋興獻於武宗者逆之至也或曰殷道立弟或至四五如以一人爲一世則小乙之世當祧其祖祖辛矣天子之祭上不及祖於禮安乎曰君以國爲體國以君爲世世歷六君則先君以國體遷祧禮也奚爲而不安耶由是言之帝王天之子故以天序爲昭穆士大夫人之臣故以人倫爲叔姪兄弟此非一人之言三代以來聖賢昭垂之明訓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二年

禮曰喪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以此爲據則三年之喪以二十五月爲斷古之定禮也今據杜氏所推僖公實薨於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則文公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已歷二十五月喪畢圖昏未爲失禮而先儒譏以喪娶且併夫人姜氏而

貶之其亦未之推耶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九年

據左傳三人作亂擅殺先克晉人討而殺之此國法之常爾而說者曰趙盾黨於先克專殺三人故稱人以殺不去其官而箕鄭書及以殺觀之晉於三人不分首從並置極典雖失好生之仁而三人挾私作亂大干國紀實有衆棄之罪誅得其罪不可謂黨執政舉法不可謂專且刑誅大故焉知非晉侯意而必府獄於盾想當然耶別有考耶且稱人諸說義例乖反尤有不得不明辨者春秋之制兩下

相殺貴者稱名賤者稱盜其稱國以殺與稱人以殺者皆國討之文也而說者曰稱人以殺衆人擅殺之詞非國討也試觀衞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殺者賊而稱者人其謂國討耶其謂非國討耶以是爲據則稱人之例非矣春秋之制君殺大夫書爵同列以下相殺皆不書爵而說者曰不去其官殺之不以其罪也求之全經弑君如里克敗師如先穀亂國如公孫黑皆不赦之罪而皆不去官不唯先都三人罪狀彰彰無可解免也以是爲據則稱官之例非矣春秋之制尊卑不敵者書及敵體者或書及或不書及史有詳畧爾而說者曰及者波及無辜之詞不思先都三

人同殺先克慶虎慶寅同叛其君是皆史有明文彰彰不誣者然經於其殺也皆書以及何所據依而知其無辜耶而以爲波及耶以是爲據則書及之例尤非矣○胡氏於先都之殺既曰稱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詞於公子嘉之殺又曰不稱人者殺之者有私意焉一經之傳而自相水火如此吾烏乎信

楚子使椒來聘九年

春秋之例善在一人則褒其人善在一事則美其事善在一國則進其國褒其人如華耦來盟其官皆從則書曰司馬華孫是也美其事如楚莊王納諫復封陳國則沒其縣陳本意而書楚子入陳是也進其國如文宣以後楚人用夏變夷則其君書爵其臣錄名氏與中國無異是也若吳越者雖能以小爲大以弱爲强而不能用夏變夷自進於禮則立國無本矣故夷之者終春秋之世厥後夫差亡吳無疆亡越而楚之盛强者且數百年然後知聖經之予奪其所見者遠矣○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則不閈人以自恃之門夷而中國則不絕人以自新之路此聖人所以扶持彝敎者也後之君子有私於中國之心於是有外楚之論豈知聖人作經以善惡爲予奪不以夷夏爲內外試觀紫陽作綱

目而以北魏南宋並列其國分注其年說之者曰元魏自中葉以後用夏變夷是宜進於中國斯蓋春秋不外楚之遺意也且閩廣滇黔古在荒服之外今皆一稟車書同於文物之邦矣而猶以左袵舊鄉不使得與齊魯同列可乎或曰楚人淫名僭號王法所不赦今曰春秋不外楚於義何居曰楚雖僭王而包茅致貢尙知臣周其與列國交賓王分庭亦未嘗有天子自爲之志是知楚之所僭特虛名耳惟其如是故春秋之文不稱其王不書其葬所以示奪也聘會錄上客侵伐錄元帥所以示不純於奪也有予有奪而後善無所失其名惡無所逃其罪後之經儒計惡不

討善以爲春秋始終內晉外楚非聖人忠恕之旨矣

太室屋壞十三年

孔子曰周人之思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樹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故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毁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禮也祖功宗德義也禮以守常義以制宜故商有三宗周有二世室漢有七制此天子之祖宗也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㨿武世室此諸侯之祖宗也臧紇告曾無廢二勳此大夫之祖宗也先儒或謂爲人子孫不可選擇祖考毅謂天下至公子孫不能廢故幽厲之謚皆自後人加之君子弗非

也况揄揚美善世祀不忘似不必以選擇爲譏爾夫以前代帝王盛烈在民者皆俎豆于百世况本朝祖考德澤如新顧乃限以世數而從祧乎理安乎或謂文武世室天子之制非諸侯所得僭則又不然誠其功德不足以存廟耳功烈卓然而曰未登大寶不得世祀則社稷五祀之神誰會受命而王耶且孔子論桓僖災而曰二公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是以天災加之是則諸侯之親盡者校論功德以爲存否與天子無異也而猥云諸侯不得爲世室豈孔子之言亦不足據耶太室屋壞公羊以太室爲世室而說者論祖宗之制多異同也毅故推而論之如此

宋司馬華孫來盟十五年

華耦來盟書官書氏左氏以爲其官皆從是以取貴其亦實而中情而信矣乃胡氏曰逆督之孫使掌兵權春秋所禁故曰宋司馬華孫不稱使者以是專行爲無君矣夫聖人之情善善長而惡惡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逆督之故波及曾孫非惡惡從短之旨且以蔡叔之甚閒王室而蔡仲邦于東夏此周公所爲萬世之明法也郤芮謀弑文公而郤缺列于正卿亦未嘗取譏于春秋是知用人者亦視其身之賢否不以父子兄弟之罪而波及之也而况于曾祖乎今曰罪人之世不可用是使蔡仲思改行而無

由郤缺耕冀上以終老矣且春秋之義經事有宜變事有權故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玆華耦出疆繼好結盟以安社稷正所謂變事之權義得自專者爾而胡氏斥爲無君不予其使此則膠柱調瑟非通人之論也况齊仲孫來高子來盟傳曰貴之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傳曰珍之是皆專行境外而取貴春秋者也而何疑于華耦之專行爲無君耶

宣公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元年

胡傳曰若將不言帥師君重于帥也大夫將言帥師大夫

之義與師敵也今既列數諸侯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于君（疑于君將不言帥師之例）故曰會晉師穀按君將不言帥師君行師眾事在不疑故文從畧也若大夫將則眾寡不同矣眾寡不同則文不得不詳故將尊師眾者稱將稱師將尊師少者稱將將卑師眾者稱師將卑師少者稱人此皆因事異文以紀其實初非以是衡公卿師旅之輕重而胡氏曰列數諸侯而又書大夫則臣疑于君云云然則成十七年伐鄭之役上書尹子晉侯而下列書國佐襄十六年伐許之役上書鄭伯而下列書荀偃甯殖何不別臣疑于君之嫌乎或曰如是則盾宜書名矣何以變文稱師曰四國

之君往會大夫尊卑淆亂不可以訓故不稱盾而稱師明此行取于會兵非爲大夫而往夫以會兵爲事則雖四國之君會一大夫亦無降尊就卑之嫌矣凡此之類皆聖人微文章教辨名定分之意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亦其類也

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二年

弒君者穿也而大史歸獄于盾其斷獄之詞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夫亡不越境則緩行耳反不討賊則廢法耳以是二者加之大惡不亦過乎曰此正太史推見至隱之筆孔子所以因而不革也自來去國之臣以道者從容待放以罪者惶遽逃生其勢異也盾既獲罪嗾獒速去自其分耳而乃徘徊境上欲去不果以彼君臣之分豈有賜環之望度其意不過明示族黨以逡巡待救而已彼自襄公蒐董以來執政者幾二十年黨援之盛半於晉國一旦明知其主之逡巡待救也其能不爲之生心耶趙黨生心而靈公之首領不可保矣故其亡不越境也是啟其黨以弒而待之也國有執政所以賞善而罰惡惡莫大于弒君刑莫重于討賊自盾執政無惡不誅而獨于弒君之賊聽其漏網豈伊不明致此疎畧特因實獲我心不忍誅也故其反不討賊也是幸其黨之弒而庇之也

夫未弒而有以啟之既弒而忍于幸之則首惡之名不盾之歸而誰歸耶或曰劉敞謂越境乃免非孔子之言信乎曰先儒註此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夫君子教人欲其務實不欲其務名今如所云不以討賊盡忠孝之實乃以越境避亂賊之名是孔子固教人作僞矣且所謂越境者其謂越境而不反耶抑越境而反耶如不反也則異國羇旅之臣誰得責以討賊之事者此不待言而著也况太史之詞固未嘗責其不反者耶如其反也則昔之義絕者今之義又屬矣而乃藉口越境縱賊勿治非至不仁何忍出此此其爲說支離晦昧所以來劉氏之駁也若

傳文本意則以盾既越境義與國絕趙盾息心當無弒君之禍縱其弒君亦非盾之有以啟之矣故越境之免免于啟弒君之名也非免于不討賊之議也夫太史之言明分越境討賊爲兩事而說者扭合爲一乃以越境爲不討賊之地傷敗彝倫誣罔經傳遂使後之亂人得以藉口然則大義所關作註釋者可不愼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四年

國有執政所以寄社稷之存亡託君父之安危故國有亂靖亂者其執政爲首也君有難赴難者其執政爲急也今觀歸生自文十七年貽書晉人以決去就宣公二年親統

大衆戰勝克敵則其躬執鄭政有自來矣夫以執政上卿不能匡國靖難以安社稷而以懼譖之故從人于弒逆之惡則負恩之深犯義之重視他人爲加等故宋也造謀而歸生首惡所以示執政之臣位尊責重不得以從惡末減耳若歸生名位僅班于宋或卑于宋則造謀有在不得歸獄于從逆之人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八年

雨不克葬禮歟曰禮也其所以爲禮者何也曰葬者奪情之事非孝子之所欲故在禮卜葬先遠日柩出于宮君命引之至再至三而後就道所以達孝子之哀慕也今以奪情之事而冒雨急行自非恝然無恩何忍忽遽至此且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冒雨而葬其能誠信乎其能無悔乎由斯言之喪未出宮固不可出喪既出宮亦不可葬停柩墓左以待雨霽禮也或曰據穀梁傳葬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解之者曰士喪禮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當兼備以是爲據則雨不克葬者信不可歟曰據曾子問諸侯相朝旅見天子

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夫朝覲之禮成于廟堂其禦雨也有宮室之可憑猶以張設不備不敢草草行禮矧中野之地松柏爲宮丘壠爲室雖有張設豈可遍施于執事之人遍覆于行事之地張設之所不及則泥淖之中其爲苟且何所不至而遽以爲張設兼備終事無傷或亦未之思矣或曰卜日得吉而避雨不踐不敬莫大焉曰日之吉與不吉其冥冥者也禮之成與不成其昭昭者也二者不可得兼則與其失於人事之昭昭毋寧違於人道之冥冥矣且夫天子之郊禘諸侯之社稷皆卜日得吉者也皆宜踐者也然有時以國家之變中事而廢何至喪葬之事獨不

可以遇雨之故違其卜日耶或曰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爲雨而止所廢多矣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喪豈遲一日之期若虞祭則因葬爲時耳何常之有以是二者冒雨而葬先君是所謂因小失大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十年

據孟子舜俟三年喪畢而避堯之子禹俟三年喪畢而避舜之子然則唐虞之禮嗣君蓋俟三年喪畢而後卽位也據尙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然則夏商之禮嗣君蓋俟三年喪畢而後親政也又據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然則周公制禮以來嗣君不言止於葬前

既葬卒哭則臨朝聽政矣今玆齊惠之卒在四月丁巳其葬在六月而頃公之使國佐在冬其于周世常行之禮豈有失哉而胡氏以未踰年命使譏其忘哀豈知三代異物周朋之居商禮之考非所以訓天下也大抵漢唐之儒知信心而不求典之可據二者皆譏而聖人之經不明不行于天下矣謹按此經仍當以胡氏傳爲正論蓋諸侯未踰年未卽位而遽命使聘鄰國非禮也

楚子伐鄭 十年

前年楚子伐鄭此年楚子伐鄭皆曰討二前年晉郤缺救鄭此年晉士會救鄭皆曰救患然則此年之楚不異前年之楚此年之晉不異前年之晉而胡氏曰九年書晉救則意在責楚而楚子之書爵爲貶詞此年不書晉救則意在責晉而楚子之書爵爲直詞夫責楚責晉不得所責之實而懸決之書救與否其說固已陋矣況伐者之得失不決于己之伐而決于人之救于義何取耶且使有伐無救又將何所寄以見得失耶

成公

王師敗績于茅戎 元年

左傳曰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穀梁傳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今胡氏曰王師于夷狄不言戰故茅戎之役不書戰于諸夏不言敗故繻葛之役不書

敗夫爲王諱戰者立天下之大防不爲王諱敗者存一時之實錄大防立而人臣有名義之閑矣實錄存而人君有危亡之懼矣故繻葛之不書敗非諱也告詞不及史不得而益也說者不察遽引爲諸夏不書敗之例失其解矣

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三年

書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詛盟之法自帝世而已然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左氏亦言先王之制歲聘間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則詛盟之法更三王而未改由是言之歃血要盟聖人所以維信義之

窮其來久矣今胡氏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豈知孔子相夾谷齊魯未嘗不盟耶然則譏盟誓之說非矣來聘繫國及盟不繫國蒙上屬辭從其省耳而胡氏曰專命生事非人臣之操故不繫國夫人臣出境苟可以利國家者專行未爲不可况二子尋盟實出君命明明載在史册耶然則譏專命之說非矣在禮卿不敵公侯謂會盟國外者耳若列國大夫來盟吾國則有賓主之分主道從謙禮之大常故列國涖盟皆君及大夫不惟魯公及二卿也而胡氏曰公與之盟而經不言公見二卿之抗殺按魯國之故若賓若祭凡成禮于國中者皆不言公豈不以賓

祭大典無疑公之不親故文從省耶夫賓祭皆省文則二盟之不稱公亦其類耳然則貶敵公之說亦非矣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九年

郜季姬生而復歸則其書曰季姬歸于郜如初嫁之文杞叔姬死而復反則杞伯親逆其喪如初娶之禮以是爲據則知妻之已出復反者兩家迎送皆如初昏不可苟也夫已出復反之妻其禮如此而初昏之時乃有棄信廢主相侯于堂宁者此所以多家國之亂也夫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十年

禮曰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宗族稱鄉黨稱其孝春秋

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大夫無世及之禮其于父也無干位之嫌猶不敢侈然當尊若此而况繼體之君乎傳曰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記曰子升自客階受弔于賓位是孝子之心君薨未葬猶不敢正位居尊也而况君父在堂時乎今者伐鄭之役晉侯雖疾尚在堂也父在爲子州蒲之分也而晉人以一日之權竟躋太子于君父之位是景固不父而厲亦不父其父也父不父子不子家國之亂必自是始矣或曰三代而下多內禪其事何如曰堯之禪舜也生而攝政死而後踐位舜之禪禹亦然豈不以萬物之情尊無二上臣旣躬履至尊將何以爲尊者之地耶

臣子一律臣不可生而代君子獨可生而代父乎由此言之君老而世子攝政可也君老而世子踐位是皆父不父子不子之尤者也孔子作春秋于州蒲之伐鄭而書以晉侯于獳之卒而又書以晉侯見其父子共國無復尊卑上下之別也所以惡晉人而垂戒來世者深切著明矣

仲嬰齊卒 十五年

古者公家之親子曰公子孫曰公孫公孫之子親屬旣遠不敢體公乃氏其王父字今嬰齊爲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禮稱公孫而氏其父字何也曰賀氏仲軾曰是時魯有兩嬰齊一爲叔肸子一爲仲遂子皆公孫也而皆見

于經如俱稱公孫則莫知爲誰故肸子稱公孫遂子稱仲以著其別據此則嬰齊氏仲爲別聲伯非有他義而公羊傳曰嬰齊爲歸父後故父歸父而祖仲遂因氏其子噫一字失解遂易天倫獨不聞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耶此公羊之非也穀梁傳曰子由父疏仲遂有罪故子絕公孫然考之史册仲遂首惡稱公子矣歸父其長子稱公孫矣父兄不疏而獨疏其子弟此何理也此穀梁之非也何氏休曰弟無後兄之義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按魯國氏族各有分別叔牙之後稱叔孫而叔肸之後別稱叔仲慶父之後稱仲孫而仲遂之後別稱仲以是

爲據嬰齊氏仲而不言孫賜族然也安所依據而有不言仲孫之疑耶此何休之非也劉氏炫曰仲遂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故其子孫稱仲氏古者賜族之典在公曾孫未聞公子之身生而賜氏者況無駭賜族矣而子孫未嘗世卿則賜族世卿似屬無稽此劉炫之非也至于孫氏黄氏謂嬰齊爲歸父之子故氏王父字其說據理爲通但未有據耳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五年

左氏例曰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解者曰稱人示衆惡也然不道于民衆所惡也無禮于君衆不惡乎而曹成之執斥書晉侯若出一人之私欲者此何以故曰善惡異位禮刑異用其人宜執則勿與盟其人宜盟則勿與執好惡不愆民知所適此之謂也今茲大舉先盟後執禮刑錯亂故稱晉侯以刺之非僅曰罪不及民之故也此義不明而以犯上爲私討刻下爲公討則失之遠矣

襄公

莒人滅鄫 六年

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是說先

儒多宗之然推以事理其可疑者有四請得而悉言之鄫雖小國其事嘗屢書于策矣如果名滅而實不滅則朝聘會盟豈其無事于中國而胡六年書滅以後寂寂不見于春秋之書也此其可疑者一也凡人之情必無子可立而後立他人子以爲嗣今鄫君既有巫以爲子矣而乃廢嫡長之血胤立非類之異姓此豈近于人情耶此其可疑者二也周景晉獻廢長立少未嘗求嗣于異姓也其效猶俟兵戈日尋數世乃定況舍其子而立異姓者其能使國人從命耶其能使世子不爭耶此其可疑者三也莒以公子後異姓不謂無過顧其取之者鄫人也律以首從之義鄫

宜首惡而乃釋鄫而歸罪于莒以為莒實滅鄫斯不亦衰貶失平耶此其可疑者四也或曰胡氏有言莒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所以釋鄫而罪莒然滅人之祀而有其國與滅已之祀而授人以國其情罪之輕重則有間矣且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鄫不自取非族莒亦烏能絕其祀耶又安見莒罪之深于鄫也由此言之左氏謂莒人用師取鄫其說是也諸儒謂莒人使公子後鄫其說非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八年

隱桓以來天子失權諸侯力政是故書于策者諸侯之會多而王官之會少成襄以降諸侯失權大夫竊命是故書于策者大夫之會多而諸侯之會少然則會盟之政逮于大夫非天下之細故而其間事有常變情有逆順不可執一論也雞澤之會以袁僑之不可敵諸侯也是故諸侯在會而使大夫盟袁僑溴梁之會以高厚之不可敵諸侯也是故諸侯在會而使大夫盟高厚此衡以名分而不欲其瀆也邢丘之會晉侯以諸侯之勞也使大夫聽命于會是故魯公在晉而季孫宿如會此恤以財力而不欲其煩也斯三者所謂事逆情順變而不失其正者也今胡氏曰諸侯不自為政而委于臣下是以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云云是知大夫不可專會盟而不知民勞財匱之餘固有時而變通也夫朝者君之事而有故使世子代朝征伐者君之事而有故則使大夫代將此皆舊史常書前哲不以為非者何獨會盟有故則大夫不可代君耶且夫前乎此者大夫常會于鍾離又會于戚矣後乎此者大夫常會于向又會于戚矣彼不見貶而獨貶于邢丘何所取義而輕重不倫若此耶由是言之貶大夫之說不如尊晉侯之義為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年

周禮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註曰既誓者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據此齊侯之世子既誓于王則執璧以次子男未誓于王則執皮帛以次子男乃其所也今晉侯以一日之愛遽躋光于小國諸侯之上以亂班制其亦縱私情而瀆大典矣

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十年

上下相戕國之大變故春秋書弒君必曰其君書殺大夫

必曰其大夫正其相屬之名以示相繫之義欲在下者有所忌而不敢在上者有所愛而不忍也至于大夫相殺與盜之殺大夫則不以其大夫書之者非苟異也誠以同列以下情異君臣責之淺故畧其文耳今胡氏曰不稱大夫失職也然則凡稱大夫者皆盡職矣而里克先穀之徒所謂盡職者果安在耶○或曰孔父仇牧荀息之死亦是同列相殺而皆稱其大夫其義何居曰三人之死皆繫弑君以爲文若不別之以大夫則嫌于二君故三子之稱大夫發例也非凡例也胡氏不察而以稱大夫爲同列相殺之例孔氏之說又以被殺者非同列以下所有故不得言其大夫皆失之矣

作三軍 十一年

胡傳曰據僖公之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魯有三軍舊矣但初時屬之于公今則屬之于私而舊法盡亡故曰作然襄十四年晉舍新軍爲三軍矣而平丘之會治兵邾南兵車四千乘昭五年魯舍中軍爲二軍矣而紅之蒐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是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者先王之制然耳春秋之世諸侯之所謂軍者其實皆倍乎其數而有餘矣（先王之制一軍用車百二十五乘卒萬二千五百人三軍共用車三百七十五乘卒三萬七千五百人也）據此則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即二軍之卒乘耳安得以爲三軍之證也耶且左氏曰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公羊氏曰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穀梁氏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是皆以爲魯人實有其事初不以爲孔子虛立其文也胡氏未免臆斷矣○古者建官之制天子六卿曰冢宰曰司徒曰宗伯曰司馬曰司寇曰司空諸侯三卿曰司徒曰司馬曰司空東遷以後王政不綱官制紛更非復周典然而散見經傳者大畧可考庶資討論以備遺忘魯自伯禽誓師稱三郊三遂說者以爲三卿所治襄公十一年作三軍左傳以爲三子各有其一昭公三年傳又別

三官之名曰季孫爲司徒以書名叔孫爲司馬以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以是爲據則魯之卿三而其名曰司徒司馬司空晉自莊公十二年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閔公元年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僖公二十七年作三軍軍有將佐皆命卿也三十一年作五軍益以新上軍新下軍成公三年作六軍又益以新中軍新軍將佐皆如三軍之制十六年舍新上下軍襄公十四年舍新軍仍爲三軍以是爲據則晉之常制卿官凡六而其名曰中軍將佐上軍將佐下軍將佐晉之中年卿官十二而于三軍將佐之外又益以新中軍將佐新上軍將佐新下軍將佐文公七

年宋成公卒傳列六卿之名曰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自是以後國有大故必序六官以是爲據則宋之卿六而其名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鄭有六卿屢見于傳而其名不臚列然據襄公十年傳曰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當國非卿號而司馬司空司徒則鄭三卿也又據襄公十九年鄭立子產爲卿而二十二年稱爲少正公孫僑子產始立必是下卿則少正者其鄭之下卿乎罕氏自子展世爲上卿而昭之元年趙孟稱子皮爲冢宰則冢宰者鄭之上卿也又據昭公十

八年鄭人救火使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司馬卿也而司寇與之同受重任則司寇之官蓋亦六卿之一矣以是爲據則鄭之卿六而其名曰冢宰司馬司空司徒司寇少正衛自康叔受封其誥文曰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說者曰圻父司馬也農父司徒也宏父司空也又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及公子郢讓國又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諸侯覲朝大夫特揖士旅之三揖必三卿也以是爲據則衛之卿三而其名曰司徒司馬司空陳小國見于文者頗畧然據襄公二十五年鄭人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傳又有司馬桓子司徒招司徒轅

頗之屬以是爲據則陳之卿三而其名亦曰司徒司馬司空楚之政卿惟令尹司馬位尊望重餘並輕微然春秋之制非卿不書而昭公元年公子比以右尹見經二十七年郤宛以左尹見經襄公二年公子申以右司馬見經是皆卿也左右一體右司馬旣居卿列則左司馬可知以是爲據則楚之卿六而其名曰令尹司馬左右尹左右司馬齊之官制不見其詳然僖公十一年管仲稱國高爲天子之二守而國語所載公與國高分治十五鄉各得其五其在于軍則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以是爲據則齊卿之命于天子者二而其名不可得詳也秦之卿官

見于傳者惟庶長蔡之卿官見于傳者惟司馬至于曹滕邾莒之屬事文彌畧官制多寡蓋亦無所考矣然列國之制有正卿有散卿正卿有常員而散卿無定數是以魯之正卿三季孫叔孫仲孫世居之而臧氏子叔氏亦見于經齊之正卿二國高世居之而崔氏慶氏亦見于經晉郤鈌以一命爲卿而未有軍行鄭公孫黑名見史册而不入六子之列是皆散位從卿不在正員之內者也依類以推不可枚舉先儒不察唯謂晉有散卿疎矣○或曰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則魯之司寇似是正卿與三官同列若非正卿則位望輕微孔子居之亦何能爲而諸侯

攸告至此曰是不可以臆測也亦求其文之可據而已據襄公二十一年傳季孫使臧孫詰盜臧孫對曰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是時季爲司徒臧爲司寇臧以司寇而稱季爲正卿則臧之所居其非正卿明甚况孔子請討陳恒哀公止曰告夫三子若司寇居然正卿則當四子並告何爲而獨畧其一耶○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周官之制有中大夫下大夫而無上大夫說者以爲卿卽上大夫也而考之左傳次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則又明分卿與上大夫爲二二端乖反孰爲得之曰諸侯之正卿曰卿其散卿曰上大夫推而

上之則散卿亦有卿之名引而下之則正卿亦有上大夫之號鄭公孫黑名登史冊位列散卿而子產數子南之辭曰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云云是則上大夫者散卿之正名也文公十二年秦晉戰河曲趙穿獨以其屬出趙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是時三軍將佐皆已有人趙穿不過散卿耳而直稱爲卿是散卿亦有卿之名也論語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說者以上大夫爲三家之屬三家皆之正卿而以上大夫爲稱是正卿亦有上大夫之號也由是觀之則王制周官之不別卿于上大夫者概言之也左氏之別卿于上大夫者析言之也其實不相悖也

會于蕭魚 十一年

古人有言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今晉悼不能修德謹禮以來鄭人而三年之中五興師徒其爲勞民傷財不亦甚乎然觀其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困楚以謀而不以戰廟算勝矣十年伐鄭則師于牛首十一年伐鄭則觀兵東門綏進師以待其服武不宄矣戲之盟子駟抗詞則兩用而不改其書夾潁之役鄭人叛盟則怨鄭而不伐其師寬而有禮矣鄭人未服則耀兵以收成鄭人旣服則歸虎牢赦鄭囚納斥候禁侵掠威立而惠行矣三年五伐鄭民不告勞諸侯不貳人心歸而用

師有制矣由是言之雖干羽兩階之義未能有行要其制勝以謀行師以禮非春秋戰國所能及也先儒曰春秋之盛烈三召陵以義勝城濮以謀勝蕭魚以善勝其知言哉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十六年

春秋之常會盟先主會征伐先主兵然或諸侯與大夫其事等卑懸殊不可以常例書則變例以起義是故垂隴之會士縠主會而先宋公許之伐荀偃主兵而先鄭伯所以明周班之舊立上下之防也而杜氏推左氏之意以解經曰不先荀偃而先鄭伯示大夫可以會伯子男毅按左氏之文曰齊子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夷平也地

本高而卑之曰夷人本尊而卑之亦曰夷傳之此言蓋謂諸侯同伐則先王兵之君大夫同伐則先王兵之大夫今鄭伯諸侯尊也荀偃大夫卑也若以王兵之例先書荀偃則夷鄭伯于大夫之列矣故變用兵之例而以尊卑列之所謂特文以章教也杜氏不察而以大夫會伯子男爲解謬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二十年

天生民而立之君貳之以卿所以爲民主也故爲政者因民之所好以爲好因民之所惡以爲惡好惡同民利物和義則司牧之職修矣若其專斷廟堂與民異趣以衆人之

實禍博一己之虛名則雖持議近正而罪與縱欲戕民者等蔡公子燮求從先君去楚事晉蔡人殺之左氏曰書以國討言不與衆同欲也而家氏曰稱國以殺不去其官錄之也夫蔡晉兄弟之國而晉又天子之命伯中華之與主譬之草木吾臭味而何敢差池然蔡之爲國近楚而遠晉楚之伐蔡也決于數日之內晉之救蔡也待于數月之外以數月之師救數日之禍此如西江之水不足起涸轍之困亦明矣是以前世之事江黃棄楚歸齊卒以亡滅陳侯棄楚歸晉終于逃盟齊桓晉悼二國誼主猶蠓乎夏夫豈不力而不足以庇三國者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勢固然也

蔡人有鑒於此不欲舍近事遠以招實禍正畏天保國之常耳而公子燮後恒求深排衆議以舉事則衆所不予禍敗隨之矛以國討亦固其所而說者以爲錄賢之詞過矣或曰楚人淫名僭號周之叛臣舍彼盟主事此叛臣于義乖矣曰楚人僭王罪自當誅然至于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則猶未敢以至試觀孔子周流亦至楚國拜聘可知聖人于楚不欲絕之已甚矣况吳人之淫名僭號不異荆楚而句踐事吳孟子猶有取焉則爲蔡計者以存亡之故不得已而從楚非所責也或曰盤庚遷都亦嘗違衆春秋何以獨罪公子燮也曰北蒙之遷民之大利愚者昧焉是以盤

庚不從其口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是謂善于因民非咈民以自便也然其違衆以遷也不以威力相脅而必申命再三明示以利害之故其意油然其氣温然此所以排衆議而天下安之也今蔡司馬所建者既非利民長策又不從容曉諭與衆共之則犯衆興禍乃其自然之理而乃援盤庚以爲口實豈其倫乎或曰春秋果罪蔡燮則南服諸侯皆將驅之入楚矣曰春秋之旨教因民耳豈教人事楚哉從衆者昌違衆者亡與衆同利而不貽後患者安犯衆興害而自以爲利者殘明于此旨而善其所施則仕者願立其朝農者願耕其野小邦懷德大邦畏力雖以

霸王可也而豈以區區事人較得失耶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二十年

諸侯兄弟以嘉事錄名者蓋皆因舊史爲文或稱公子或稱兄弟至于上下相戕變出非常則必盡其親以稱之者其義有二凡誘逐而稱弟者則罪君之不弟其弟如陳黃衛鱄秦鍼之出奔侯夫之見殺皆書以弟之類是也凡叛逆而稱弟者則罪弟之不成其弟如陳招之殺世子宋辰之帥衆出奔又入蕭以叛又自蕭來奔亦書以弟之類是也其罪君也若曰同氣至親而忍使無罪以受禍耶其罪弟也若曰義兼家國庇本是望而顧爲公室之不利耶凡

此二者名同實異據事以考其實知褒貶之所在矣或曰以陳招宋辰爲例則叛逆之人不絶其弟矣胡以鄭伯克段獨不言弟耶曰莊公養亂兄固不兄共叔作亂弟亦不弟不兄不弟厥罪維均若曰鄭伯克其弟段則君任其責臣逭其誅不可爲訓故上斥鄭伯下不言弟以示交譏所謂變文起義者也若以爲例而謂稱弟者不失其弟則陳招宋辰不可逭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二十三年

欒盈入曲沃以拒君命例宜書叛而經不書何也曰復入云者甚逆之詞蒙復入以爲文則入曲沃之爲叛逆不待言而著故書曰入于曲沃從其省也今杜氏曰盈據曲沃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夫叛者逆命之詞非外附之謂若以外附爲解則趙鞅入晉陽荀寅士吉射入朝歌華亥入南里公子辰入蕭豈欲出附他國者胡爲皆以叛書耶

齊崔杼弒其君光 二十五年

崔子弒齊君齊臣死亡者衆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卒不死亦不亡論者多以爲明于君臣之義可以正天下之輕生而不顧其安者然殺以爲晏子之不死是也其所以處夫不死者非也經曰父母之讐弗與共戴天遇諸

市朝不反兵而鬬臣之事君猶子事父父讐不共戴天則居君之讐者可類推矣而晏子大讐不報且與比肩共事以終其身是何畏亂賊之深而愛君父之淺也居讐者義固然耶且杼之同惡獨有慶封其他貴如國高親如子雅子尾才如鮑國北郭佐未聞與其謀也以晏子之賢而伏討賊之大義以召國人吾知其不難得志於崔慶若之何俯首屈伏以待其自敗也或曰晏子未爲正卿無體國之義未可責以正君討賊之事是則惑矣夫盧蒲癸王何者莊公之嬖臣耳而能手刃君讐以伸大義陳湏無者齊國之下僚耳而能棄家出奔以違弒君之賊晏子寵祿視三

臣何如耶而乃同其樂不同其憂上不能伸義以討賊下不能潔身以去亂所謂一心不貳之臣固如是乎雖然莊公之弒死者枕藉而晏子門啟而入伏屍盡哀太宮之盟載斧鉞以臨大夫而晏子抗詞自伸是二端者皆履虎尾而有咥人之凶非置生死于度外者不敢為也君子于是乎賢晏子

諸侯同盟于重丘 二十五年

齊桓伐楚楚人來服則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晉郤克伐齊齊人來服則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爰婁今茲晉平伐齊齊人使慶封如師亦屈完國佐

之類耳而經文削棄不書其義何居曰春秋之作所以善善而惡惡善善故錄之詳惡惡故書之畧錄之詳則善人有所觀法書之畧則惡人無所藉口此聖人所以範圍來世者也齊桓伐楚安夏攘夷郤克伐齊抑強扶弱是皆牧伯之常職糾慝之盛事詳文以錄君子固然若夫晉平伐齊黨起朝歌助臣伐君討齊不無有名而逞無厭之求乃以弒君為說教人事君豈有是耶請成許平概從刪削所以隱霸主之失教絕亂人之口實此亦如晉文召王使狩河陽夫子削其召使之實以示臣無召君之義爾或曰慶封獨使晉師不通諸侯故不書然據傳文晉侯使叔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之則諸侯非不聞此使矣○服齊之事既已不見于文則重丘之盟無所庸其貶故其書之與二幽之盟無異今之說者乃曰特筆書同以誅黨惡不思齊人請成業已不錄則所黨者為何人所誅者為何事春秋立義不宜若是之晦而難求矣○史官之文所以紀事事有異同文亦有詳畧然後可以紀事實垂久遠今觀春秋之文成十七年晉厲伐鄭盟于柯陵鄭人未與盟也其文曰某侯某侯伐鄭同盟于柯陵襄九年晉悼伐鄭盟于戲鄭人既與盟矣其文亦曰某侯某侯伐鄭同盟于戲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未有征伐服異之事其文曰某侯某

侯會于平丘同盟于平丘襄二十五年夷儀之會既有征伐服異之事其文亦曰某侯某侯會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凡若此類文既不詳事亦不白謂皆史文之舊因而未革孟子所謂義則丘文則史者也人知春秋為聖人之筆削而不知文之無關大義者多因舊史凡遇此等必求義例焉則鑿矣○同者均也同盟者言諸侯之均與此盟也史臣紀事畧其文則曰盟詳其文則曰同盟文法偶異旨趣不殊而後儒之說同盟者或曰同尊周或曰同外楚或曰服異則尊周外楚蓋諸侯會盟大旨不唯同盟十六為然而清丘斷道所謂同盟亦有不盡出于服異者是三說未

足據也若胡氏之說譏其反覆而書同特筆書同以誅黨惡云云則尤穿鑿不近理矣

衛侯入于夷儀 二十五年

記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然則衛侯失地例宜書名而夷儀之入爵而不名何義也曰春秋之法貴于傳信故有舊史所詳斷以義而削之者未有舊史所畧引以例而增之者如郕伯郎安夫鍾見棄國人宜以不孝絶之而不書名周公自絶于王悖悖適晉宜以不忠絶之而不書名是皆文無所承不得不仍其闕畧也今茲衛獻不名亦其類耳而胡氏曰有太

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則于義爲未絶云云夫義之絶與未絶亦視君德何如耳臣子之善豈足以蔽君父之惡耶必若所云則襄王居鄭有晉文秦穆爲之經營亦可援衛獻之例稍從末減胡爲書出以絶之于周耶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二十七年

向戌以弭兵爲名克合晉楚之成自是南北不交兵者二十餘年父老子弟藉以息肩此天下之駿功偉烈也然而後儒之論往往有不滿于宋盟者其一曰戎夏同盟紊中外之防其二曰晉楚之交相見使玉帛之君南向而屈辱于楚其三曰晉以弭兵之故君臣偷安戎車不駕中國自是無霸其四曰小國無征伐之懼驕淫亡亂以殺覿之楚人僭王雖爲春秋所惡然自圍椒聘魯以來君臣並見其錄之與中國無異則知楚之爲國所謂夷而進于中國者未可與淮夷赤狄之屬同類而共外之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聖人無私惟德是與不德之計而地之別晉楚同盟則曰紊防諸侯南朝則曰屈辱非春秋以善誘人之旨也晉之失霸晉之不競小國之亡小國之怠若以弭兵之故寘召亂亡則齊孝晉靈亦嘗失霸譚遂虞虢亦嘗亡國豈

皆宋盟弭兵使之然耶人徒見樂喜例書向戌引罪遂目爲以誣道蔽諸侯豈知子罕所言特以左師請賞矜功可惡故爲是矯枉之論耳推其本心豈眞以弭兵爲罪哉且天下之事有利者不能無害漢高大啟九國承衛天子而其後叛亂相繼陵遲不救者三代宋祖削弱藩鎭用尊朝廷而其後軍政不修卒困强敵理勢相因蓋有無可奈何者而必以弭兵之害苛責向戌過矣

春王正月公在楚 二十九年

凡公之行往書如還書至中恩春時不歸則書所在以存公例之常也僖公以十六年十二月會諸侯于淮歷次年

九月而歸昭公以十五年冬如晉歷次年夏而歸皆宜以正月存公而不書諱執也昭公自孫齊以後居鄆者凡五年亦宜以每春存公而不書哀君失所諱之也今茲公之在楚無所諱亦無所非故以常例書公所在或不察以爲非常過矣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三十年）

案諸傅伯姬之舍災左右請出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于火而死是事也左氏非之以爲女而不婦公穀是之以爲婦道盡矣二端各異孰爲得之曰嘗考孟子以食色與禮較則曰禮重以食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較則曰奚翅食重奚翅色重又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由是言之禮之大者視生爲重雖守常以死而不爲過禮之小者視生爲輕雖行權以濟而未爲不及古今通義也婦人以貞爲行故從一而終者所以正婦德禮之大者也傅母不在宵不下堂者所以別嫌疑禮之小者也爲伯姬計者所爲在從一之大耶則禮爲重身爲輕守舍以死可也所爲在待姆之小耶則身爲重禮爲輕下堂以避可也而伯姬守常不變竟以待姆之故逮于火而死是知禮之不可越而不知生之有時而不必捐也其亦未免賢知之過矣雖然世衰道微邪行交作載馳則刺于齊矣靜女則刺于衛矣廉恥道喪淫風流行而伯姬以別嫌明微之故捐生不辭豈非周于德而邪世不能亂者耶君子于是乎賢伯姬

昭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二年）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人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據此則公之失在輕出而不在徒反晉人之失在尊嬖寵而不在辭諸侯即季孫之往以賤代貴晉人之納辭重受輕於禮皆未爲失今胡氏罪公輕復而擬爲對晉之詞以期必入且曰昭公見出季

氏逐君晉人下比之兆胥見於此其咈矣哉本以嬖寵妾衆遂欲成人之嬖寵以爲嫡從義者似不如此又以季宿不臣遂並其未失臣節之事而譏之殊失情實非所以羽翼聖經也

陳災（九年）

春秋之義國災志邑災不志陳滅於楚則楚邑矣何以志災曰此聖人志在存亡繼絕情見乎辭者也孔子之作春秋也以文武建德之心爲心故絕人宗祀者未嘗不誅也救人亂亡者未嘗不善也弱而不立者未嘗不憫之惜之扶持無已也陳爲先聖之裔又無外內亂鳥獸行之罪而

楚虔肆其凶威一朝剪滅列國義憤莫甚於斯夫子閔三恪之不競懼凶狡之方熾故以亡國比於存國特筆誌災以見不予楚滅之意且水族得妃逐楚建陳明知之士皆能先見故其書之若曰天祚明德吾猶有望此所謂歸民心合天德神道以設教者也漢唐以來罷侯置守而先代之後功臣之世多不克永其祀亦異於春秋書陳災之旨矣

晉侯彪卒 十年

夫國之興不興於富強而興於勵精以圖治國之衰不衰於貧弱而衰於好樂以忘憂衛文廬漕革車三十乘可謂

貧且弱矣然而文公厲志有爲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則其季年至於三百乘衛以中興此所謂勵精圖治以貧而興者也晉平嗣位乘七世之烈因萬乘之資六合諸侯四合大夫可謂富且強矣然而平公耽溺逸樂不思遠圖則政歸私門伯權因之遂弱此所謂好樂忘憂以富強而衰者也夫晉自文公創伯襄公繼之悼公又繼之所以植基者不爲不厚矣而平公以數年之懷安遂使大業陵夷至此然則丹書之戒敬勝怠者興怠勝敬者滅豈不信而有徵耶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括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十一年

春秋之例諸侯謀事而無功大夫承命而失所皆加譏貶以懲不恪今此厥慭之會救蔡不果亦失所矣何以得無貶乎曰文十五年諸侯盟扈以伐齊十七年諸侯會扈以平宋皆以取賂之故無功而還聖人立教莫嚴義利之辨故兩會之諸侯畧而不序惡其賄也文九年五國之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十七年四國之大夫伐宋猶立文公人臣事君極身勿貳而二役之大夫奉有成命怠緩不攝此所以貶而稱人也今茲厥慭之會合八國之大夫而不敢至蔡人之城下伯者風烈萎矣其亡然擬之二扈既無圖賄

之迹擬之救鄭伐宋又無成命之受則其罪不得與數役者等故直文以錄而無譏貶於其間此忠恕之事所謂嚴而不苛者也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十三年

楚虔無道例宜稱國以弑而特斥比以首惡何也曰此聖人變例起義以明君臣之大教也春秋弑君二十六而變例以起義者五趙盾不弑君而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爲之弑君許止不弑父而以不舍藥物陷父死亡謂之弑父鄭靈之弑公子宋爲之爾而書公子歸生以其執政從賊當坐首惡不與小臣爲例也齊荼之弑陽生爲之爾而書

陳乞以其引賊入室則賊之殺人罪坐引者也楚靈之虐國人從亂如歸而斥比以弑所以明君臣之義內外如一苟稱兵以害宗國雖奔亡在外其罪當與內臣同科也或曰舊爲君臣者不以內外異禮也子干未嘗北面楚靈何爲責以君臣之義曰萬物以帝爲尊故能爲帝之主則帝之臣皆其臣矣國以社稷爲尊故能爲社稷之主則社稷之臣皆其臣矣楚靈雖虐然固社稷之主也楚比雖亡然固社稷之臣也以社稷之主臨社稷之臣則服職於內者分固不可干也避罪於外者義亦無所逃也安得曰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或曰郟敖弑子干奔則今之入楚

豈其無討賊之志而顧加以弑君之名何也曰志在討賊者仲大義而不私其利今比入楚靈未斃而已立乎其位則其反也亦志在乘亂篡位已耳安得以衛殺州吁齊殺無知之例予之耶

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十三年

比既弑君當受國討而稱弃疾以殺其義何居曰春秋原情以立文弃疾之情起于圖利則不得予以仗義之文且召子干子晳于晉依陳蔡人以軍殺太子于國散王師于訾梁非異人任皆弃疾爲之也弃疾實弑而予比以弑君之名而討之比雖就死而甘心乎書曰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言其出于一人之私意而非公討也所以惡弃疾者至矣

公不與盟 十三年

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審是則失意于外者必先反己無愧而後可以責人如其未然則方惴惴自責之不暇而暇摘人之短以自覆乎哉邾莒訴魯其辭有虛有實而晉人不加別白遽與暴怒不得爲明然伐莒取鄆貪利弃言魯亦惡得無罪今胡氏曰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云云是知晉人信讒不明而

不知魯人陵虐神主其罪不可得而辭也其亦昧于反身自責之方矣且明年意如至自晉傳以去族爲尊晉罪已則夫子之意固不以魯人無罪而晉人爲橫逆相加也說者何見而遽以自反既縮寬假魯人耶由是言之公之見辭以爲恥輕于執止而不諱其說是也以爲自反無歉而不恥其說非也○孔疏以爲宣公不與盟于黑壤昭公不與盟于平丘其事一也然而一諱一不諱者黑壤有惡平丘無惡故也穀意不然黑壤之盟晉人止公于會卒以賂免故恥之而不書平丘則但不與盟耳未有執止之辱故直書而不諱此其所以異爾

意如至自晉 十四年

春秋之義諸侯有明德者則退大夫以尊之故文二年伐秦之役秦有明德則退諸侯以尊秦伯襄八年邢丘之會晉有明德則退諸大夫以尊晉侯今玆意如之執信讒不明非有德義可尊也春秋何善焉而去族以尊之曰此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常人之情其責人也重以周其責已也輕以約惟其重以周也故人之情常憤焉而不能平惟其輕以約也故己之罪常積焉而不可解此家國之禍所以相尋而未有已也今夫平丘之討在魯則陵虐神主大國之討不患無辭在晉則讒慝

弘多小國之怨亦自有說然而夫子脩經必因意如之至以尊晉罪已者蓋曰晉人之討自他人言之而見爲暗者自魯人言之而止見爲明也自他人言之而見晉魯各分其罪者自魯人言之而止見罪之在已而不在人也此虞舜舞干格苗之心文王因壘服崇之義後之人誠得是說以治天下國家則身正人歸必無窮兵繁刑之禍矣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十九年

按左氏曰許悼公瘧則非不治之疾曰太子止之藥則藥由太子不由于醫曰飲藥而卒則悼公卒于藥不卒于疾曰太子奔晉則止有弑父之寔而不容於許國由是觀之藥由止進買由藥卒加之大惡無可疑者而或曰止之進藥有愛父之心無弑父之意雖不幸而陷父于死獨不可與剚刃君父者異其文耶曰止之無心于弑父固也然獨不聞過失殺人者之未始非殺耶夫以兩不相屬之人過失相殺猶必正其名曰殺人況誤害君父者獨可異文以爲諱耶且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人之敬其君父者如此其至也而許止者慢不知醫輒敢以君父之生死輕爲嘗試則充其不敬之心其又何知君父之爲尊親耶聖人推其情據其迹而正其名曰弑君所以謹履霜之萌堅冰之漸者深切著明矣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二十年

春秋之作義在勸善而懲惡故一人之始終而美惡可以並錄一事之本末而褒貶可以互施夫以一人一事之善惡前後且不相掩況祖父之善豈足掩其子孫之惡耶而說者釋曹會之奔曰奔而言自叛也叛而不書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夫喜時之德止于讓國猶爲其後諱惡則虞夏商周之後其惡孰不當諱而何以禹之後一用夷禮而稱子耶而何以文武之後一辟母弟之難而書出耶以禹湯文武之明德而春秋誅其後者未嘗末減則諱及賢者之後其說果足信與或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其說

非與曰及子孫者謂惠之以爵祿非私之以是非也是非所在爲賢假借則三代之直其所餘者幾何矣且惡莫大于叛逆叛逆而諱則惡之小于叛逆者誰得治之亂臣賊子其接跡于天下乎或曰奔未有言所自者此其言自何曰自國而奔者其文畧故止錄其出自外而奔者其文詳故兼錄其所自以出所以別內外也此亦如莊十七年齊執鄭詹囚之于國則畧其文曰齊人執鄭詹成十六年晉執行父囚之于外則詳其文曰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文三年公及晉侯盟于國則畧其文曰公及晉侯盟襄三年公及晉侯盟于外則詳其文曰公及晉侯盟于長

樗依類以推不可枚舉說者不察內外之別遽以華亥自南里宋辰自蕭之例目之爲叛其亦拘文牽義也矣

盜殺衞侯之兄縶　二十年

勸善之法在乎如其意以予之懲惡之法在乎反其意以奪之故襄元年圍楚彭城也而繫之宋以成諸侯之志襄十年戍晉虎牢也而繫之鄭以成晉侯之志此所謂如其意以予之也三叛人竊地出奔惡其聞也而反彰之以名衞齊豹虐殺親貴惡其不聞也而反微之以盜此所謂反其意以奪之也或曰春秋之世兩下相殺者衆矣在周則王札子殺毛伯召伯在陳則公子招殺世子偃師在楚則公子弃疾殺公子比皆齊豹之類也何以或書名或書盜曰札之舉爲爭政也招之舉爲立嬖也弃疾之舉爲爭國也其事既鄙而不足道其名亦汙而不可居故在彼方惡其名之彰而我即目其人以爲戒此其所以皆錄名也若豹之舉則激于縶之無禮而迫于君之不明其事既近于義勇之不屈其名將居于彊禦之不畏若使求名得名則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而禍敗不可救故守嗣大夫而書以盜所以襪囚人而懲其肆也以此坊民猶有如聶政之刺韓傀太史公之進游俠而退處士者

大蒐于昌間　二十二年

春秋之義凡有事于境外者必目其人以誌其事唯大夫以下名位不登史冊者然後畧其人凡有事于境內者必非常之故然後目其人其餘祀戎諸典歲有常節者錄事而止以爲國之常典其人莫與易故畧文以從省爾昌間之蒐胡氏以經不書公爲公不與其事則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經亦未言公也何以下文邾子來會公耶○或曰桓莊之狩皆言公昭定之蒐皆不言公蒐狩同爲國常何其書之不同若是曰桓莊之狩非大狩法不當書以公之故而特書也故以其重在公也而書以公昭定之蒐皆大蒐法所當書不以公之故而特書也故以其重在蒐也而

書以蒐然則蒐之不稱公者其常而狩之稱公者其偶也
說者以稱公爲春秋之通例其亦考稽不精矣

王室亂 二十二年

曷言乎王室亂爭戰方始未有成敗可書故畧言之也夫成敗未分則事亦未爾曷以誌乎策曰王室者諸夏之本王室實蠢蠢焉諸夏之憂于是乎切矣故特筆誌亂以示君父在難投袂思赴之義○王室猶云王家葢總指京畿言之書之同力王室詩之爲周室輔左傳之王室旣卑皆謂京畿不專京師一城也今胡氏曰京師爲室王畿爲堂諸夏爲庭戶四夷爲藩籬其曰王室亂譏國本之不正云

云然則詩書左傳之文亦專指京師不及畿輔耶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二十二年

景王已葬嗣王宜稱天王而書以名者微弱不成爲君周人稱名以告也嗣君稱名禮經所不載而春秋從赴不革者因人情之輕重以爲稱而君德之醕疵從茲而見爾然名而繫之以王則儼然文武之嗣避地而書之以居則居其所而義不可干也而于是猛之位定矣而于是天下之赴義者知所歸矣

王子猛卒 二十二年

前已稱王此又稱子何也曰國家多難之際未能備禮因以居喪未立之子喪之春秋從其赴也此亦如魯之子惡正位爲君然其死也喪之以子則經以子卒書之矣杜氏以未即位爲解旣未即位胡爲居皇而稱王耶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二十三年

吳敗七國何以不言戰未陣也不曰某師某師而曰某某之師省文也臚列六國而不言楚楚未接兵也蔡陳大國列于小國之下小國君將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滅之文居下獲之文居上文法順逆相承屬辭之宜也或曰諸侯之師未有不序者六國之師畧而不序賤之也今按

立國之勢強則使人弱則從役從役非所貴也不得已而從役非所賤也若曰中國之君不宜役屬于楚則楚人強大實司存亡逆天速亡又可以爲教乎或曰是役也楚爲戎首不書不予楚以主諸侯也今按昭四年伐吳之役楚以君主七國之師而予之文十六年滅庸之役楚以大夫主三國之師而亦予之彼予之此奪之于義何取耶若曰頓胡沈君也楚大夫也大夫不可主君故刪其文以明大敎則又不稽諸春秋之前事矣襄十五年春秋伐鄭主兵者荀偃也而書先鄭伯以此爲例則楚之大夫亦次于三國之君而已矣夫何大夫主君之嫌而必畧楚不書耶或

曰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其曰某某滅若曰非有滅之者自取之也今按春秋之敘比事屬辭上既順其文曰吳敗某某之師則下宜逆其文曰某某滅易所謂相雜曰文也陳大夫之詞與此不類者于文不可曰夏齧獲耳說者不知屬辭有宜偶見句法不類輒生異義釋滅曰自取釋自取曰役屬于楚則春秋之中以中國而役于南服以君而會師于大夫者多矣何以皆無貶耶且書爵書名諸侯紀終之常而亦穿鑿取義其殆小言破道矣夫〇立國之道戰勝攻取不爲福福之大者莫如積德以養民兵挫地削不爲禍禍之大者莫如殘民以

自逞古之帝者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古之王者武義皇皇兵征四方其兵征也非謂三革五刃可以定天下謂我欲養民而彼擾之使不得所養則好仁之心激而成惡不仁之用是故其毒民也其深于愛民也南巢牧野各以一戰定功衍祚數百仁之積耳今吳人者以爭地爭城爲先圖以殘民毒衆爲長策謂仁無益謂暴無傷自成襄以來戰伐剛滅之見于經者不下數十書則內外之暴骨沙塲者不可勝數矣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蘇子瞻曰以兵毒天下者未嘗不反中其身與其子孫吳之好戰樂禍如此將以光啓後

人而承天祿不亦難乎是以春秋以來戰勝攻取未有如吳之强者也身弒國亡亦未有如吳之烈者也試觀巢隕諸樊闔戕戴吳僚有專諸之陁光有勾踐之難延及夫差而姑蘇鹿遊忽諸不祀則知雞父柏舉之類非表功也錄其所以亡者以詔後世爾

尹氏立王子朝 二十三年

衛人立晉一國之辭也尹氏立王子朝一族之辭也一國公也一族私也別其爲私而朝之篡明矣而尹氏之助篡其惡亦著矣〇春秋之中出君十弒君二十六推原禍本鮮有不起于世卿者不惟尹氏世權濁亂王室也今諸儒

曰不稱尹子而稱尹氏所以譏世卿則世卿之禍見于前事者多矣不譏于前而譏于後義將何取若曰同則書重莫重乎其以王室亂也爲此說則惑矣王室之亂尸之者不惟一人召氏之奐也毛氏之得也皆世卿也皆與尹氏濁亂王室者也然經于其奉朝出奔也悉以爵舉則尹氏之獨譏世卿其近理乎然則尹之稱氏其義何居曰爵之與氏一從告辭周人告以族不告以名故史承而書之宜十年崔氏出奔衛義亦如是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二十五年

禮諸侯相朝次于境上以待主君之命則魯公適四方皆

嘗次于境矣此何以獨書憫公之失所故詳錄之以見臣子之情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六年

昭公去國居鄆而其行其至史册悉書若以為季氏告廟耶則公不行使于季季亦何所據而告廟若以為史官風聞紀事耶則風聞之說不登史册亦已久矣若以為夫子特書存公耶則郭公夏五魏多仲孫忌一字之疑闕文致愼豈有累年出入漫無承據而驟增入數十簡者然則公之出入何以悉書曰此蓋昭公遣使告廟史官承而書之也禮曰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兄弟宗

族猶存則反告于宗後以是為據則去國之臣易世之後苟有出入猶反告于舊君宗後也矧去國之君當身出入而有不反告祖禰者耶且衛獻倉卒出奔猶使祝宗告亡況昭公定居鄆邑事勢差安苟有出入豈不反告由是言之史之書公之告也或曰季氏强臣既不納君豈納其使曰據傳文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公扈之會范鞅以為事君如在國此其小禮邀名居然可見則告行告至之使其何害于季氏而必拒之不納以滋口實耶或曰君去其國太祝奉廟主以從行在有主則告主可耳何必反告于廟曰大祝奉主禮之當然倉卒逃死未必悉如禮制考之于傳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則公之出奔未暇至廟一辭訣也而況載主耶或又曰公次陽州受唁野井未入齊之國都也此何以至自齊曰齊旣唁公野井必與俱歸必不置公邊境以示疎外且傳曰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不入齊昭子亦何緣至齊與公言耶據此則齊侯唁公相將入齊次年春公乃自齊反鄆經之不書如齊者公未定居未暇遣使告廟耳

公圍成 二十六年

據左傳公圍成季氏距公戰于炊鼻其不言戰何曰王者諱戰于天下故繻葛之戰不書明天下莫之得校國君諱

戰于封內故炊鼻之戰不書明封內莫之得校

天王入于成周 二十六年

呂東萊曰漢河南縣卽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據此則成周原非王城不可以京師名也今胡氏曰不曰京師而曰成周黍離而次降為國風之義今按惲皐聞說東都故有王風領於太史平王東遷因以其詩附之非王室旣卑自雅降風也

說者不知詩旨乃據浮說以解春秋以誣孔子夫伯國假
仁尙知城成周以建天子孔子修教乃敢降王都以同列
侯是孔子之識反出列國大夫下也且夫萬物之所尊者
天耳天命未改而孔子以下國儒生乃敢奮筆而廢天子
所命此其罔上無禮雖問鼎請隧不啻焉孰謂孔子而忍
出於此夫文字之解一彼一此聽之可也義關綱常治亂
斯在不得不深思而明辨爾

楚殺其大夫郤宛 二十七年

郤宛之死禍由令尹宜斥囊瓦首惡而乃以國討爲文何
也曰楚子幼弱事決子常今此郤宛之難雖子常信讒所

致而以君命行之國法治之故其書之與君討大夫無異
非國人公棄之謂也

公在乾侯 三十年

胡氏曰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封
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故
書公所在以存君此其爲說主於情左氏此年傳曰不先
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謂先在鄆與乾侯不書所在至是乃書所以非責
公之妄且明過失不可掩次年傳曰言不能外內能能處也言不能與內外之人相處又
次年傳曰言不能用其人其人謂子家羈此其爲說主於義情以
相愛義以相正能愛能正可與事君矣

定公

春王 元年

古人終身之業定於始事故魯公元年雖無事必書正月
所以謹始而敎人君以審己正統也定公以六月卽位則
正月之時國未有君無始可謹不書正月乃其宜矣諸儒
說此者或曰定無正始或曰季氏不得承正朔求深反鑿
失經文之旨矣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元年

執未有言地者而仲幾之執獨書地若曰王者之都伯者
之政於是天子直若贅旒耳○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

賜鈇鉞然後殺晉人既受弓矢鈇鉞之賜則列邦有罪義
得舉法而非所論於王都之側也月近日掩光輝臣近君
損尊威天顏咫尺而擅執其賞罰之柄亦無以爲尊者之
地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元年

嗣君之禮初喪卽喪主之位既葬卽聽政之位踰年改元
而後告廟臨羣臣以正厥始其或君喪在外踰年而歸亦
必俟喪入之後正棺卽位以崇大順今胡氏曰成王崩於
乙丑召公卽於是日逆世子釗入翼室宅憂爲天下主今
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

知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云云穀按康王之翼室宅憂喪次之凶禮也定公之戊辰卽位廟中之吉禮也今胡氏以康王例定公是混吉凶二禮而一之也夫喪次之卽位正其爲子廟中之卽位正其爲君正其爲子者定於遭喪之初正其爲君者必行於喪入之後誠以未親其饋奠者不可襲其爵位且先君未卽所安孝子之心亦不忍爲告廟臨臣之盛舉爾說者以考典不明遽爲無已之責備其何以服季氏之心耶或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故君薨於內免喪卽位君薨於外正棺卽位其禮皆不行於後世因時制變則定之卽位亦何必俟喪入之後耶曰禮制之變

皆因勢不得已未有外無所迫而無故從薄者後世人心險薄又無勳德重臣以鎭之故卽位之禮定於初喪少緩則慮其生變若夫季氏在魯雖無勳德然世執國柄黎民響服苟已翼室有宗誰起而興窺伺之心者此亦何畏何慮而欲舉吉禮於梓宮未入之前耶由是言之立君不取公子而取公弟季之逞私不可恕也卽位不以未入之前而以旣殯之後季之用禮未可責也

九月大雩 七年

周人之禮喪不廢祭故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旣殯而祭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旣葬而祭諸侯之在國中猶天子之在畿內也故殯葬舉祭列國之常今玆魯國雖有大喪然六月戊辰旣殯矣七月癸巳旣葬矣魯國之故龍見而雩今也旣殯旣葬不以時祭而更延至九月是慢也故杜氏以爲書過後之說者曰三年之喪而行大雩見三桓之無上夫三桓固無上也而以大雩罪之則無稽之言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十年

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故凡以地以物予魯者皆書來歸其或書歸省來則史文偶畧因而不革非有義例之可尋而說者曰濟西田書歸讙闡書歸魯請而得之此

稱來歸齊人心服而歸之不思濟西之田魯之所以賂齊旣以賂人又輒請之此豈近於人情耶至於讙闡之歸傳言季姬嬖故是明以二邑之歸出自齊侯之意矣而必曲說以爲魯請亦何據而云爾耶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十三年

按左氏傳荀寅士吉射將作亂董安于請先備之趙孟不可七月范中行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以是爲據則鞅入晉陽乃與范中行爲難非有披邑背國之志而經文書之以叛斯其責鞅不亦過耶曰人臣之義共而從君苟有君命雖出小人之蠱惑不敢校焉非愛小人而

勿傷誠以小人之附君譬如鼠之近器惜器者併其鼠而不投敬君者併其小人而不敢校此重耳所以斬袂出奔也今夫趙鞅在晉知二子之難而不備聞安于之謀而不從其爲守法章章甚明而范中行蠱惑晉君竟以始禍之罪歸之晉陽此其情誠有不甘者顧獨不曰所托者君命所用者公家之師耶對君而言則鞅爲臣對公師而言則晉陽爲私黨臣不校君私不敵公而鞅不忍悁悁之忿竟以范中行故而拒命於君父則叛臣之名不鞅之歸而誰歸矣夫人置身名教孰甘以爲惡自棄所以陷於罪戾率皆自以爲善而不知義爾故趙鞅以范中行故而稱兵晉

陽李克用以田令孜故而稱兵太原之二人者原其本心豈以叛臣自爲哉特以爲之不知其義遂自夷於不赦之罪昔人有言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于簒弒之誅死罪之名信哉弗可易矣

哀公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二年

聖人之道貴乎得中惡其爭也亦無取乎苟讓古今來辭讓之不衷于義者有矣然考其亂倫常之重啟禍敗之端未有如衛郢讓輒之誤者也古者立嗣之義太子無罪而死則立太子之子太子有罪而廢則立太子之弟非以太子故而遷怒其子也以爲罪戮之餘不可以辱宗廟神弗歆耳今夫蒯聵之在靈嫡子也輒之在靈嫡孫也嫡子嫡孫禮誠當立然蒯聵以殺母之故負罪出奔義與廟絶則衛之土地人民其父子皆無分矣況蒯聵之出靈有立郢之命靈公之薨又申以夫人之命則踐阼以臨祭祀者舍郢其誰何居乎郢之必出于讓也且夫蒯聵之罪必不可以君衛夫人而知之也輒之義必不可以拒父夫人而知之也而蒯聵之志又不肯放廢以没齒夫人而知之也三者參會爲衛計者其將何適而可將伸嗣君之義而迎蒯聵耶則傷先君之心其從先君之命而討蒯聵耶又虧嗣

君之孝是故輒一嗣位而父子祖孫之際勢無俱全居然可見而公子郢者不詳慮其始終而苟焉以讓國成名則異日之父子相殘天倫澌滅不郢之責而誰責矣或曰蒯聵以子討母又因父喪以爲利是固名教之所不容而經猶書世子何也曰陳招宋辰不絶其母弟衛蒯聵不絶其世子以其失子弟之道故正名示義以愧其心爾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　三年

前年殺公子駟足以謝吴矣而又放公孫獵則非吴之無已于蔡而蔡侯之無已于國人也始者楚之伐蔡也嘗使彊漢汝矣蔡人許而不果豈非人情重遷雖挾大國之威

而不足以勝之耶既不從楚而乃請遷于吳豈國人之志必出蔡侯之獨斷焉可知也既已請遷于吳而又背之豈蔡侯之志其必出諸大夫之力沮焉又可知也夫蔡侯不得志于大夫是以挾大國之威誅駟放獵以洩其忿諸大夫見殘于蔡侯是以因其如吳恐其又遷而公孫翩之難作夫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是以功無不成求無不遂今茲蔡侯專欲以行大事而又殘虐親賢取媚于外是與國人爲難也專欲無成犯衆興禍若蔡昭者可以鑒矣

盜殺蔡侯申○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四年

弒君者名賤者窮諸盜公孫翩之稱盜賤也說者曰翩非微者其稱盜蓋以蔡侯背楚詐吳虐殺執政無以守身夫人得而害之也夫人君擅一國之名寵至於無以守身夫人得而害之則宜用國弒之例以示失道衆棄之戒而必迂其文於盜何也盜者一人之稱也國者衆人之詞也以一人弒固不如以衆人弒者其示警尤爲深切矣胡氏又曰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子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若此今按胡氏之例稱國以殺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也不去官不失職也書法若此則是二臣未失其職而衆人擅殺也夫人倫之大莫大於君臣人臣之惡莫惡於弒逆故人臣而不

與乎弒耶則不得濫加以大惡之名誠與聞乎弒耶則雖功存社稷澤被生民亦不掩其弒逆之罪況區區謀國之一得而可援以自解乎今如胡氏之言姓與霍皆翩之黨則是與聞乎弒矣而乃以謀國一得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然則爲人臣者苟有小善可稱雖弒逆猶不失職而國人之討賊皆當予以擅殺之罪也則弒君者得其志矣夫春秋之作所以正君臣親父子而傳註之蔽乃至於此益知志在窮經者當束諸造膝之傳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四年

文公執曹伯以與宋定公執戎蠻子以與楚其事一也然而經之書此一曰畀宋人一曰歸于楚何也曰曹伯之執制在晉人怒則畀宋喜則反曹故曰畀畀者與也與有反之道焉戎蠻子之執制在楚人彼怒而索之此懼而與之與則不復反矣故曰歸歸者不反之詞也此皆據事直書不施褒貶而先晉之强後晉之弱靡不畢見先儒以歸於京師歸於楚其文偶同遂以爲京師楚也拘文牽義失經旨矣或曰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亦不反乎曰彼之書歸以義也此之書歸以勢也以義言則歸者得理之稱也以勢言則歸者不反之詞也美惡不嫌同辭此之謂也

閏月葬齊景公 五年

周禮歸餘於終則閏月者閏十二月也諸侯五月而葬景公以九月卒以閏十二月葬是併閏數之而得五月也於是爲公羊之說者曰喪自期以上者不計閏自九月以下者計閏齊以閏月葬禮也爲穀梁之說者曰喪不計閏齊以閏月葬非禮也愚嘗折衷於二者之說以爲喪不計閏者近是先王之制禮也本人情以致哀準天時而殺禮故緦功齊斬之服其遠者取星紀之周天其近者取寒暑之易候未有天時不變而遽自易服者若夫閏月特出於積分之餘非天地之正氣故日官之說前半月之節候從前後半月之節候從後併閏爲數則名爲三月其實二月名

爲五月其實四月名爲九月其實八月天時未變於上人服遽革於下豈所謂準天以制節者也抑又閏之易服卜葬皆人情所不欲故先王之制宜爲其遲不爲其速辟不懷也今以奪情之事而併餘分閏位之月以爲數豈欲喪服之速去體耶由是言之喪葬之事皆不計閏奚問夫期之上九月之下也或曰先王之制殯殮以日計易服卜葬以月計以日計者不閏以朔虛之日而從減以月計者宜得以閏月之餘而從增耶曰喪事歸厚故閏餘之月從增朔虛之日不從減仁之至也

用田賦　十二年

據孔子家語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而下文曰以丘亦足矣則是魯之舊賦以丘起數今更欲以井起數夫析丘而井則其數必加多於舊矣又據國語曰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詎云其歲謂軍旅之歲夫爲田賦發論而第及芻米之數則此日之賦所益者軍糧而已車馬甲兵未之益也且孟子論冉求不曰賦甲倍他日而曰賦粟倍他日則田賦之主粟顯然可證今如杜預范甯之說以爲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愚按如此則當云用家賦不當

云用田賦且丘甲之作甲兵已益四分之一而至此又益甲焉不近理也如胡安國李廉之說以爲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以田易里害農利商非崇本抑末之意夫車馬甲兵起於丘甸不起於市廛自文王作法時已然今忽曰農出租商出賦不思市廛之說其入幾何而足以供大師之用耶先王之制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二法劃然今孫復曰宣公十二而稅其田哀公又十二而斂其財是混稅賦而一之也且所謂十二斂財者受之誰氏耶而鑿鑿言之若此古之征民者必以民之所有故稅田以粟稅里以布稅人以力計口率泉其說已自不經而蔿孝恭

日計口率泉哀公以爲不足用又計田而使之出泉以爲賦今按計田出泉後世之權宜漢唐以上未之有而以上詿春秋之經文無稽之言未足聽也司馬之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甸計五百七十六夫而共出七十五人是七家乃出一人耳而如陳長舉之說家賦一人以爲兵則七倍於古也如賈逵之說以一井出一丘之賦則十六倍於古也仁暴之行各以其漸魯雖殘暴豈應遽增七倍十六倍以厲民哉夫三代之書雖殘缺失次然苟旁引曲證平心以求必有可通之說不古之考

而心之師此經文所以日晦也○魯之變法者三初稅畝增田租也作丘甲益甲兵也用田賦廣軍糧也三法並用而民不聊生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十三年

隱十一年滕薛爭長而卒讓滕則傳曰乃先滕侯襄二十七年晉楚爭先而卒讓楚則傳曰乃先楚人以是爲例則黃池之會其曰乃先晉人云者乃謂晉人先歃耳說者不察以爲吳人先歃而晉亞之經之先晉乃夫子所改正誤矣○邑一也而或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或曰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大夫一也而或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或曰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諸侯一也而或曰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或曰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以是參觀則及之爲言亦史文偶詳不可以爲義例而黃池之書說者獨以爲兩伯之辭然則宋之盟號之會孰非兩伯以臨中國胡爲不以晉及楚耶

西狩獲麟　十四年

孔子作春秋何以絕筆於獲麟曰麟者聖王之嘉瑞聖王不作麟不虛生今兹春秋末世上無聖王而麟遊於魯之郊藪豈伊常人當此嘉瑞其必孔子聖德氣類相感故也然以非常嘉瑞見獲而死則斯文之不興哲人之將喪明

明見於先兆是以孔子修史至此愁焉傷心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子曰吾道窮矣痛傷之至此其所以絕筆也今如杜氏說感麟而作因以爲終則孔子作經覺世牖民自是平生之志豈因感麟始用筆削若如胡氏說制作三年文成致麟則刪詩書繫易象訂正禮樂夫孰不可致嘉瑞而必春秋耶且反袂拭面對嘉祥而隕涕孔子亦不應如此反戾也至於何氏以爲漢祖受命之符歐陽氏以爲讖在盡物則先儒已黜之兹無論焉